

太平广记

(四)

(宋)李昉等著

目 录

卷第二百九十八	神八.....	005
卷第二百九十九	神九.....	011
卷第三百	神十.....	016
卷第三百一	神十一.....	023
卷第三百二	神十二.....	029
卷第三百三	神十三.....	035
卷第三百四	神十四.....	043
卷第三百五	神十五.....	050
卷第三百六	神十六.....	058
卷第三百七	神十七.....	065
卷第三百八	神十八.....	074
卷第三百九	神十九.....	081
卷第三百一十	神二十.....	088
卷第三百一十一	神二十一.....	096
卷第三百一十二	神二十二.....	104
卷第三百一十三	神二十三.....	112
卷第三百一十四	神二十四.....	120
卷第三百一十五	神二十五.....	129
卷第三百一十六	鬼一.....	136
卷第三百一十七	鬼二.....	143
卷第三百一十八	鬼三.....	152
卷第三百一十九	鬼四.....	162
卷第三百二十	鬼五.....	171

卷第三百二十一	鬼六.....	180
卷第三百二十二	鬼七.....	188
卷第三百二十三	鬼八.....	197
卷第三百二十四	鬼九.....	206
卷第三百二十五	鬼十.....	215
卷第三百二十六	鬼十一.....	223
卷第三百二十七	鬼十二.....	230
卷第三百二十八	鬼十三.....	239
卷第三百二十九	鬼十四.....	248
卷第三百三十	鬼十五.....	256
卷第三百三十一	鬼十六.....	265
卷第三百三十二	鬼十七.....	273
卷第三百三十三	鬼十八.....	280
卷第三百三十四	鬼十九.....	288
卷第三百三十五	鬼二十.....	296
卷第三百三十六	鬼二十一.....	303
卷第三百三十七	鬼二十二.....	310
卷第三百三十八	鬼二十三.....	318
卷第三百三十九	鬼二十四.....	326
卷第三百四十	鬼二十五.....	333
卷第三百四十一	鬼二十六.....	340
卷第三百四十二	鬼二十七.....	347
卷第三百四十三	鬼二十八.....	355
卷第三百四十四	鬼二十九.....	361
卷第三百四十五	鬼三十.....	368
卷第三百四十六	鬼三十一.....	375
卷第三百四十七	鬼三十二.....	385

卷第三百四十八	鬼三十三	393
卷第三百四十九	鬼三十四	401
卷第三百五十	鬼三十五	409
卷第三百五十一	鬼三十六	417
卷第三百五十二	鬼三十七	424
卷第三百五十三	鬼三十八	432
卷第三百五十四	鬼三十九	441
卷第三百五十五	鬼四十	450
卷第三百五十六	夜叉一	458
卷第三百五十七	夜叉二	465
卷第三百五十八	神魂一	471
卷第三百五十九	妖怪一	480
卷第三百六十	妖怪二	490
卷第三百六十一	妖怪三	503
卷第三百六十二	妖怪四	513
卷第三百六十三	妖怪五	523
卷第三百六十四	妖怪六	531
卷第三百六十五	妖怪七	539
卷第三百六十六	妖怪八	546
卷第三百六十七	妖怪九	556
卷第三百六十八	精怪一	568
卷第三百六十九	精怪二	575
卷第三百七十	精怪三	581
卷第三百七十一	精怪四	588
卷第三百七十二	精怪五	596
卷第三百七十三	精怪六	603
卷第三百七十四	灵异	609

卷第三百七十五	再生一	621
卷第三百七十六	再生二	630
卷第三百七十七	再生三	638
卷第三百七十八	再生四	647
卷第三百七十九	再生五	655
卷第三百八十	再生六	663
卷第三百八十一	再生七	672
卷第三百八十二	再生八	682
卷第三百八十三	再生九	692
卷第三百八十四	再生十	701
卷第三百八十五	再生十一	710
卷第三百八十六	再生十二	718
卷第三百八十七	悟前生一	727
卷第三百八十八	悟前生二	733
卷第三百八十九	冢墓一	741
卷第三百九十	冢墓二	754
卷第三百九十一	铭记一	765
卷第三百九十二	铭记二	772
卷第三百九十三	雷一	779
卷第三百九十四	雷二	789
卷第三百九十五	雷三	798
卷第三百九十六	雨	807
卷第三百九十七	山	818

卷第二百九十八 神八

柳智感 李播 狄仁杰 王万彻 太学郑生 赵州参军妻

柳智感

唐河东柳智感，以贞观初为长举县令。一夜暴死，明旦而苏。说云：“始忽为冥官所追。大官府使者以智感见，谓感曰：‘今有一官缺，故枉君任之。’智感辞以亲老，且自陈福业，未应便死。王使勘籍，信然。因谓曰：‘君未当死，可权判录事。’智感许诺谢。吏引退至曹，有五判官，感为第六。其厅事是长屋，人坐三间，各有床案，务甚繁拥，西头一坐处无判官，吏引智感就空坐。群吏将文书簿帐来，取智感署，署案上，退立阶下。智感问之，对曰：“气恶逼公，但遥以中事答。”智感省读，如人间者，于是为判句文。有顷食来，诸判官同食。智感亦欲就之，诸判官曰：“君既权判，不宜食此。”感从之。日暮，吏送智感归家，苏而方晓。自归家中。日暝吏复来迎至旦如故。知幽显昼夜相反矣。于是夜判冥事，昼临县职。岁余，智感在冥曹，因起至厕，于堂西见一妇女。年三十许，姿容端正，衣服鲜明，立而掩涕。智感问何人，答曰：“兴州司仓参军之妇也。摄来此，方别夫子，是以悲伤。”智感以问吏，吏曰：“官摄来，有所案问，且以证其夫事。”智感因谓女人曰：“感长举县令也。夫人若被堪问，幸自分就。无为牵引司仓，俱死无益。”妇人曰：“诚不愿引之，恐官相逼耳。”感曰：

“夫人幸勿相牵，可无逼迫之虑。”妇人许之。既而还州，先问司仓妇有疾。司仓曰：“吾妇年少无疾。”智感以所见告之，说其衣服形貌，且劝令作福。司仓走归家，见妇在机中织，无患也，不甚信之。后十余日，司仓妇暴死。司仓始惧而作福禳之。又兴州官二人考满，当赴京选。谓智感曰：“君判冥道事，请问吾选得何官？”智感至冥，以某姓名问小录事。曰：“名簿并封左右函中，检之二日方可得。”后日，乃具告二人。二人至京选，吏部拟官，皆与报不同。州官闻之，以语智感。后问小录事，覆检簿，云：“定如所检，不错也。”既而选人过门下，门下审退之。吏部重送名，果是名簿检报者。于是众威信服。智感每于冥簿，见其亲识名状及死时日月，报之，使修福，多得免。智感权判三年，其吏部来告曰：“已得隆州李司户，授正官以代。公不复判矣。”智感至州，因告刺史李德凤，遣人往隆州审焉，其司户已卒。问其死日，即吏来告之时也。从此遂绝。州司遣智感领囚，送至凤州界。囚四人皆逃。智感忧惧，捕捉不获。夜宿传舍，忽见其故部吏来告曰：“囚尽得矣。一人死，三人在南山西谷中，并已擒缚。愿公勿忧。”言毕辞去。智感即请共入南山西谷，果得四囚。知走不免，因来抗拒。智感格之，杀一囚，三囚受缚，果如所告。智感今存，任慈州司法。光禄卿柳亨说之。亨为邛州刺史，见智感，亲问之。然御史裴同节亦云，见数人说如此。（出《冥报录》）

李 播

高宗将封东岳，而天久霖雨。帝疑之，使问华山道士李播，为奏玉京天帝。播，淳风之父也。因遣仆射刘仁轨至华山，问

播封禅事。播云：“待问泰山府君。”遂令呼之。良久，府君至，拜谒庭下，礼甚恭。播云：“唐皇帝欲封禅，如何？”府君对曰：“合封，后六十年，又合一封。”播揖之而去。时仁轨在播侧立，见府君屡顾之。播又呼回曰：“此是唐宰相，不识府君，无宜见怪。”既出，谓仁轨曰：“府君薄怪相公不拜，令左右录此人名，恐累盛德。所以呼回处分耳。”仁轨惶汗久之。播曰：“处分了，当无苦也。”其后帝遂封禅。（出《广异记》）

狄仁杰

高宗时，狄仁杰为监察御史。江岭神祠，焚烧略尽。至端州。有蛮神，仁杰欲烧之。使人入庙者立死。仁杰募能焚之者，赏钱百千。时有二人出应募。仁杰问往复何用，人云：“愿得敕牒。”仁杰以牒与之。其人持往，至庙，便云有敕，因开牒以入，宣之。神不复动，遂焚毁之。其后仁杰还至汴州，遇见鬼者曰：“侍御后有一蛮神。云被焚舍，常欲报复。”仁杰问：“事竟如何？”见鬼者云：“侍御方须台辅，还有鬼神二十余人随从。彼亦何所能为？久之，其神还岭南矣。”（出《广异记》）

王万彻

武太后暮年，宫人多死，一月之间，已数百人。太后乃召役鬼者王万彻，使祝宫中。彻奏曰：“天皇以陛下久临万国，

神灵不乐，以致是也。”太后曰：“可奈何？”彻曰：“臣能禳之。”乃施席于殿前，持刀噉水，四向而咒。有顷曰：“皇帝至。”彻乃廷诘帝曰：“天道有去就，时运有废兴。昔皇帝佐陛下，母临四海，大弘姜嫄、文母之化，遂见推载，万国归心。此天意，非人事也。陛下圣灵在天，幽明理隔，何至不识机会，损害生人，若此之酷哉？”帝乃空中谓之曰：“殆非我意，此王后诉冤得申耳。何止后宫，将不利于君。”太后及左右了了闻之，太后默然改容，乃命撤席。明年而五王援立中宗，迁太后于上阳宫，以幽崩。（出《广异记》）

太学郑生

垂拱中，驾在上阳宫。太学进士郑生晨发铜驼里，乘晓月，度洛桥。下有哭声甚哀，生即下马察之。见一艳女，翳然蒙袂曰：“孤养于兄嫂，嫂恶，苦我。今欲赴水，故留哀须臾。”生曰：“能逐我归乎？”应曰：“婢御无悔。”遂载与之归所居。号曰汜人，能诵《楚词》《九歌》《招魂》《九辩》之书，亦常拟词赋为怨歌。其词艳丽，也莫有属者。因撰《风光词》曰：“隆往秀兮昭盛时，播薰绿兮淑华归。故室萸与处萼兮，潜重房以饰姿。见耀态之韶华兮，蒙长霭以为帟，醉融光兮眇眇瀾瀾，远千里兮涵烟眉。晨陶陶兮暮熙熙，无婀娜之秣条兮，娉盈盈以披迟。醺游颜兮倡蔓卉，毅流倩电兮发随旒。”生居贫，汜人尝出轻缙一端卖之，有胡人酬千金。居岁余，生将游长安。是夕，谓生曰：“我湖中蛟室之妹也。谪而从君。今岁满，无以久留君所。”乃与生诀。生留之不能，竟去。后十余年，生兄为岳州刺史，会上巳日，与家徒发岳阳楼，望鄂渚，

张宴乐酣。生愁思吟曰：“情无限兮荡洋洋，怀佳期兮属三湘。”声未终，有画舫浮漾而来，中为彩楼，高百余尺。其上帷帐栏笼，尽饰帷囊。有弹弦鼓吹者，皆神仙峨眉，被服烟电，裾袖皆广尺。中一人起舞，含颦怨慕，形类汜人。舞而歌曰：“泝青春兮江之隅，拖湖波兮袅绿裾。荷拳拳兮来舒，非同归兮何如？”舞毕，敛袖索然。须臾，风涛崩怒，遂不知所往。（出《异闻集》）

赵州参军妻

赵州卢参军，新婚之任，其妻甚美。数年，罢官还都。五月五日，妻欲之市，求续命物，上于舅姑。车已临门，忽暴心痛，食顷而卒。卢生号哭毕，往见正谏大夫明崇俨，扣门甚急。崇俨惊曰：“此端午日，款关而厉，是必有急。”遂趋而出。卢氏再拜，具告其事。明云：“此泰山三郎所为。”遂书三符以授卢：“还家可速烧第一符，如人行十里，不活；更烧其次，若又不活；更烧第三符。横死必当复生，不来真死矣。”卢还如言，累烧三符，其妻遂活，顷之能言。初云：被车载至泰山顶，别有宫室，见一年少，云是三郎。令侍婢十余人拥入别室，侍妆梳。三郎在堂前，与他少年双陆，候妆梳毕，方拟宴会。婢等令速妆，已缘眷恋故人，尚且悲泪。有顷，闻人款门云：“是上利功曹，适奉都使处分，令问三郎，何以取卢家妇？宜即遣还。”三郎怒云：“自取他人之妻，预都使何事！”呵功曹令去。相与往复，其辞甚恶。须臾，又闻款门云：“是直符使者，都使令取卢家妇人。”对局劝之，不听。对局曰：“非独累君，当祸及我。”又不听。寻有疾风，吹黑云从崖顶来，

二使唱言：“太一直符，今且至矣！”三郎有惧色。风忽卷宅，高百余丈放之，人物糜碎，唯卢氏获存。三使送还，至堂上，见身卧床上，意甚凄恨，被推入形，遂活。（出《广异记》）

卷第二百九十九 神九

韦安道

韦安道

京兆韦安道，起居舍人真之子。举进士，久不第。唐大定年中，于洛阳早出，至慈惠里西门，晨鼓初发，见中衢有兵仗，如帝者之卫。前有甲骑数十队，次有官者，持大杖，衣画袴襦，夹道前驱，亦数十辈。又见黄屋左纛，有月旗而无日旗。又有近侍才人宫监之属，亦数百人。中有飞伞，伞下见衣珠翠之服，乘大马，如后之饰，美丽光艳，其容动人。又有后骑，皆妇人才官，持钺，负弓矢，乘马从，亦千余人。时天后在洛，安道初谓天后之游幸。时天尚未明，问同行者，皆云不见。又怪衢中金吾街吏，不为静路。久之渐明，见其后骑一宫监，驰马而至。安道因留问之：“前所过者，非人主乎？”宫监曰：“非也。”安道请问其事，宫监但指慈惠里之西门曰：“公但自此去，由里门，循墙而南，行百余步，有朱扉西向者，扣之问其由，当自知矣。”安道如其言扣之。久之，有朱衣官者出应门曰：“公非韦安道乎？”曰：“然。”官者曰：“后土夫人相候已久矣。”遂延入。见一大门如戟门者，官者入通，顷之，又延入。有紫衣宫监，与安道叙语于庭，延一宫中，置汤沐。顷之，以大箱奉美服一袭，其间有青袍牙笏绶及巾靴毕备，命安道服之。宫监曰：“可去矣。”遂乘安道以大马，女骑道从

者数人。宫监与安道联辔，出慈惠之西门，由正街西南，自通利街东行，出建春门。又东北行，约二十余里，渐见夹道成守者，拜于马前而去。凡数处，乃至一大城，甲士守卫甚严，如王者之城。凡经数重，遂见飞楼连阁，下有大门，如天子之居，而多宫监。安道乘马，经翠楼朱殿而过，又十余处，遂入一门内。行百步许，复有大殿，上陈广筵重乐，罗列罇俎，九奏万舞，若钧天之乐。美妇人十数，如妃主之状，列于筵左右。前所与同行宫监，引安道自西阶而上。顷之，见殿内宫监如赞者，命安道西间东向而立。顷之，自殿后门，见卫从者，先罗主殿中，乃微闻环珮之声。有美妇人，备首饰袿衣，如谒庙之服，至殿间西向，与安道对立，乃是昔于慈惠西街飞伞下所见者也。宫监乃赞曰：“后土夫人，乃冥数合为匹偶。”命安道拜，夫人受之；夫人拜，安道受之，如人间宾主之礼。遂去礼服，与安道对坐于筵上。前所见十数美妇人，亦列坐于左右，奏乐饮饌，及昏而罢。则以其夕偶之，尚处子也。如此者盖十余日，所服御饮饌。皆如帝王之家。夫人因谓安道曰：“某为子之妻，子有父母，不告而娶，不可谓礼。愿从子而归，庙见尊舅姑，得成妇之礼，幸也。”安道曰：“诺。”因下令，命车驾即日告备。夫人乘黄犊之车，车有金翠瑶玉之饰，盖人间所谓库车也。上有飞伞覆之，车徒从，如慈惠之西街所见。安道乘马，从车而行，安道左右侍者十数人，皆材官宦者之流。行十余里，有朱幕城供帐，女吏列后，乃行宫供顿之所。夫人遂入供帐中，命安道与同处，所进饮饌华美。顷之，又去。下令命所从车骑，减去十七八，相次又行三数里，复下令去从者。乃至建春门，左右才有二十骑人马，如王者之游。既入洛阳，欲至其家，安道先入，家人怪其车服之异。安道遂见其父母。二亲惊愕久之，谓曰：“不见尔者，盖月余矣，尔安适耶？”安道拜而明言曰：

“偶为一家迫以婚姻。”言新妇即至，故先上告。父母惊问未竟，车骑已及门矣。遂有侍婢及阍奴数十辈，自外正门，敷绣茵绮席，罗列于庭，及以翠屏画帷，饰于堂门，左右施细绳床一，请舅姑对坐。遂自门外，设二锦步幃，夫人衣礼服，垂珮而入。修妇礼毕，奉翠玉金瑶罗绮，盖十数箱，为人间贺遗之礼，置于舅姑之前。爰及叔伯诸姑家人，皆蒙其礼。因曰：“新妇请居东院。”遂又有侍婢阍奴。持房帷供帐之饰，置于东院，修饰甚周，遂居之。父母相与忧惧，莫知所来。是时天后朝，法令严峻，惧祸及之，乃具以事上奏请罪。天后曰：“此必魅物也，卿不足忧。朕有善咒术者，释门之师，九思、怀素二僧，可为卿去此妖也。”因诏九思、怀素往，僧曰：“此不过妖魅狐狸之属，以术去之易耳。当先命于新妇院中设馔，置坐位，请期翌日而至。”真归，具以二僧之语命之，新妇承命，具馔设位，辄无所惧。明日，二僧至，既毕馔端坐，请与新妇相见，将施其术。新妇遽至，亦致礼于二僧。二僧忽若物击之，俯伏称罪，目眦鼻口流血。又具以事上闻。天后问之。二僧对曰：“某所以咒者，不过妖魅鬼物，此不知其所从来，想不能制。”天后曰：“有正谏大夫明崇俨，以太一异术制录天地诸神祇，此必可使也。”遂召崇俨。崇俨谓真曰：“君可以今夕，于所居堂中，洁诚坐，以候新妇所居室上，见异物至而观。其胜则已，或不胜，则当更以别法制之。”真如其言，至甲夜，见有物如飞云，赤光若惊电，自崇俨之居，飞跃而至。及新妇屋上，忽若为物所扑灭者，因而不见。使人候新妇，乃平安如故。乙夜，又见物如赤龙之状，拿攫喷毒，声如群鼓，乘黑云有光者，至新妇屋上，又若为物所扑，有啾然之声而灭。使人候新妇，又如故。又至子夜，见有物朱发锯牙，盘铁轮，乘飞雷，轮锐角呼奔而至，既及其屋，又如物所杀，

称罪而灭。既而质明，真怪惧，不知其所为计，又具以事告。崇俨曰：“前所为法，是太乙符篆法也，但可摄制狐魅耳，今既无效，请更醮之。”因致坛醮之策，使征八纮厚地，山川河渚，丘墟水木，主职鬼魅之属，其数无缺，崇俨异之。翌日，又征人世上天界部八极之神，其数无缺。崇俨曰：“神祇所为魅者，则某能制之，若然，则不可得而知也！请试自见而顾之。”因命于新妇院设饌，请崇俨。崇俨至坐，请见新妇，新妇方肃答，将拜崇俨，

崇俨又忽若为物所击，奄然斥倒，称罪请命，目眦鼻口流血于地。真又益惊惧，不知所为。其妻因谓真曰：“此九思、怀素、明正谏，所不能制也，为之奈何？闻昔安道初与偶之时，云是后土夫人，此虽人间百术，亦不能制之。今观其与安道夫妇之道，亦甚相得，试使安道致词，请去之，或可也。”真即命安道谢之曰：“某寒门，新妇灵贵之神，今幸与小子伉俪，不敢称敌；又天后法严，惧因是祸及，幸新妇且归，为舅姑之计。”语未终，新妇泣涕而言曰：“某幸得配偶君子，奉事舅姑，夫为妇之道，所宜奉舅姑之命，今舅姑既有命，敢不敬从。”因以即日命驾而去，遂具礼告辞于堂下。因请曰：“新妇女子也，不敢独归，愿得与韦郎同去。”真悦而听之，遂与安道俱行，至建春门外，其前时车徒悉至，其所都城仆使兵卫悉如前。至城之明日，夫人被法服，居大殿中，如天子朝见之像，遂见奇容异人之来朝，或有长丈余者，皆戴华冠长剑，被朱紫之服，云是四海之内，岳渎河海之神。次有数千百人，云是诸山林树木之神而已。又乃天下诸国之王悉至。时安道与夫人坐侧，置一小床，令观之。因最后通一人，云：“大罗天女。”安道视之，天后也。夫人乃笑谓安道曰：“此是子之地主，少避之。”令安道入殿内小室中。既而天后拜于庭下，礼甚谨。

夫人乃延天后上，天后数四辞，然后登殿，再拜而坐。夫人谓天后曰：“某以有冥数，当与天后部内一人韦安道者为匹偶，今冥数已尽，自当离异，然不能与之无情。此人苦无寿。某当在某家，本愿与延寿三百岁，使官至三品，为其尊父母厌迫。不得久居人间，因不果与成其事。今天女幸至，为与之钱五百万，与官至五品，无使过此，恐不胜之，安道命薄耳。”因而命安道出，使拜天后。夫人谓天后曰：“此天女之属部人也，当受其拜。”天后进退，色若不足而受之。于是诺而去。夫人谓安道曰：以郎常善画，某为郎更益此艺，可成千世之名耳。”因居安道于一小殿，使垂帘设幕，召自古帝王及功臣之有名者于前，令安道图写。凡经月余，悉得其状，集成二十卷，于是安道请辞去。夫人命车驾，于所都城西，设离帐祖席，与安道诀别。涕泣执手，情若不自胜，并遗以金玉珠宝，盈载而去。安道既至东都，入建春门，闻金吾传令，于洛阳城中访韦安道，已将月余。既至，谒天后。坐小殿见之，且述前梦，与安道所叙同，遂以安道为魏王府长史，赐钱五百万。取安道所画帝王功臣图视之，与秘府之旧者皆验，至今行于代焉。天策中，安道竟卒于官。（出《异闻录》）

卷第三百 神十

杜鹏举 河东县尉妻 三卫 李湜 叶净能 王昌龄 张嘉佑

杜鹏举

景龙末，韦庶人专制。故安州都督赠太师杜鹏举，时尉济源县，为府召至洛城修籍。一夕暴卒，亲宾将具小殓。夫人尉迟氏，敬德之孙也，性通明强毅。曰：“公算术神妙，自言官至方伯，今岂长往耶？”安然不哭。洎二日三夕，乃心上稍温，翌日徐苏。数日方语云：“初见两人持符来召，遂相引徽安门出。门隙容寸，过之尚宽。直北上邙山，可十余里，有大坑，视不见底。使者令入，鹏举大惧。使者曰：“可闭目。”执手如飞，须臾足已履地。寻小径东行，凡数十时，天气昏惨，如冬凝阴。遂至一廨，墙宇宏壮。使者先入。有碧衣官出，趋拜颇恭，既退引入。碧衣者踞坐案后，命鹏举前，旁有一狗。人语云：“误姓名同，非此官也。”笞使者，改符令去。有一马，半身两足，跳梁而前曰：“往为杜鹏举杀，今请理冤。”鹏举亦醒然记之，诉云：“曾知驿，敕使将马令杀，非某所愿。”碧衣命吏取按，审然之，马遂退。旁见一吏，挥手动目，教以事理，意相庇脱。所证既毕，遂揖之出。碧衣拜送门外。云：“某是生人，安州编户。少府当为安州都督，故先施敬，愿自保持。”言讫，而向所教之吏趋出，云：“姓韦名鼎，亦是生人。在上都务本坊，自称向来有力，祈钱十万。鹏举辞不能致。

鼎云：“某虽生人，今于此用纸钱，易致耳。”遂许之。亦嘱云：“焚时愿以物籍之，幸不著地，兼呼韦鼎，某即自使人受。”鼎又云：“既至此，岂不要见当家簿书。”遂引入一院，题云户部。房廊四周，簿帐山积。当中三间，架阁特高，覆以赤黄帏帕，金字榜曰《皇籍》。余皆露架，往往有函，紫色盖之。韦鼎云：“宰相也”。因引诣杜氏籍，书笺云《濮阳房》。有紫函四，发开卷，鹏举三男，时未生者，籍名已具。遂求笔，书其名于臂。意愿踟蹰，更欲周览。韦鼎云：“既不住，亦要早归。”遂引出，令一吏送还。吏云：“某苦饥，不逢此便，无因得出。愿许别去，冀求一食。但寻此道，自至其所，留之不可。”鹏举遂西行。道左忽见一新城，异香闻数里。环城皆甲士持兵。鹏举问之，甲士云：“相王于此上天子，有四百天人来送。”鹏举曾为相王府官，忻闻此说。墙有大隙，窥见分明，天人数百，围绕相王。满地彩云，并衣仙服，皆如画者。相王前有女人，执香炉引。行近窥帘，衣裙带状似剪破，一如雁齿状。相王戴一日，光明辉赫，近可丈余。相王后凡有十九日，垒垒成行，大光明皆如所戴。须臾。有绋骑来迎。甲士令鹏举走，遂至故道，不觉已及徽安门。门闭闲过之，亦如去时容易。为群犬遮啮。行不可进。至家，见身在床上，跃入身中，遂寤。臂上所记，如朽木书，字尚分明。遂焚纸钱十万，呼赠韦鼎。心知卜代之数，中兴之期，遂以假故，来谒睿宗。上握手曰：“岂敢忘德？”寻求韦鼎，适卒矣。及睿宗登极，拜右拾遗。词云：“思入风雅，灵通鬼神。”敕宫人妃主数十，同其妆服。令视执炉者。鹏举遥识之，乃太平公主也。问裙带之由，其公主云：“方熨龙袞，忽为火迸，惊忙之中，不觉蕪带，仓惶不及更服。”公主唏嘘陈贺曰：“圣人之兴，固自天也。”鹏举所见，先睿宗龙飞前三年。故鹏举墓志云：“及睿宗践祚，

阴鹭祥符。 启圣期于化元， 定成命于幽数。” 后果为安州都督。（出《处士萧时和作传》）

又

一说，鹏举得释，复入一院，问帘下者为谁，曰：“魏元忠也。”有顷，敬挥至，下马，众接拜之。云是大理卿对推事。见武三思著枷、韦温、宗楚客、赵履温等著锁，李峤露头散腰立。闻元忠等云：“今年大计会。”果至六月，诛逆韦，宗赵韦等并斩，峤解官归第，皆如其言。（出《朝野僉载》）

河东县尉妻

景云中，河东南县尉李某，妻王氏，有美色，著称三辅。李朝趋府未归，王妆梳向毕，焚香闲坐，忽见黄门数人，御犊车，自云中下至堂所，王氏惊问所以。答曰：“华山府君，使来奉迎。”辞不获放，仓卒欲去，谓家人曰：“恨不得见李少府别。”挥泪而行，死于阶侧。俄而彩云捧车浮空，冉冉遂灭。李自州还，既不见妻，抚尸号恸，绝而复苏者数四。少顷，有人诣门，自言能活夫人。李罄折拜谒，求见卫护。其人坐床上，觅朱书符。朱未至，因书墨符飞之。须臾未至，又飞一符。笑谓李曰：“无苦，寻常得活。”有顷而王氏苏。李拜谢数十，竭力赠遗。人大笑曰：“救灾恤患，焉用物乎？”遂出门不见。王氏既悟，云：“初至华山，见王，王甚悦。列供帐于山椒，与其徒数人欢饮。宴乐毕，方申缱绻，适尔杯酌，忽见一人，

乘黑云至，云：“太一令唤王夫人。”神犹从容，请俟毕会。寻又一人乘赤云，大怒曰：“太一问华山何以辄取生人妇？不速送还，当有深谴。”神大惶惧，便令送至家。（出《广异记》）

三 卫

开元初，有三卫自京还青州，至华岳庙前，见青衣婢。衣服故恶。来白云：“娘子欲见。”因引前行。遇见一妇人，年十六七，容色憔悴。曰：“己非人，华岳第三新妇，夫婿极恶。家在北海，三年无书信，以此尤为岳子所薄。闻君远还，欲以尺书仰累，若能为达，家君当有厚报。”遂以书付之。其人亦信士也，问北海于何所送之，妇人云：“海池上第二树，但扣之，当有应者。”言讫诀去。及至北海，如言送书。扣树毕，忽见朱门在树下，有人从门中受事，人以书付之。入顷之，出云：“大王请客入。”随行百余步，后入一门，有朱衣人，长丈余，左右侍女数千百人。坐毕，乃曰：“三年不得女书。”读书大怒，曰：“奴辈敢尔！”乃传教，召左右虞侯。须臾而至，悉长丈余，巨头大鼻，状貌可恶。令调兵五万，至十五日，乃西伐华山，无令不胜。二人受教走出。乃谓三卫曰：“无以上报。”命左右取绢二疋赠使者。三卫不说，心怨二疋之少也。持别，朱衣人曰：“两绢得二万贯，方可卖，慎无贱与人也。”三卫既出，欲验其事，复往华阴。至十五日，既暮，遥见东方黑气如盖。稍稍西行，雷震电掣，声闻百里。须臾，华山大风折树，自西吹云，云势益壮，直至华山。雷火喧薄，遍山涸赤，久之方罢。及明，山色焦黑。三卫乃入京卖绢。买者闻求二万，莫不嗤骇，以为狂人。后数日，有白马丈夫来买，直还

二万，不复踌躇，其钱先已锁在西市。三卫因问买所用。丈夫曰：“今以渭川神嫁女，用此赠遗。天下唯北海绢最佳，方欲令人往市，闻君卖北海绢，故来尔。”三卫得钱，数月货易毕，东还青土，行至化阴，复见前时青衣云：“娘子故来谢恩。”便见青盖犊车，自山而下，左右从者十余辈。既至下车，亦是前时女郎，容服炳焕，流目清眇，迨不可识。见三卫，拜乃言曰：“蒙君厚恩，远报父母。自闹战之后，恩情颇深，但愧无可仰报尔。然三郎以君达书故，移怒于君，今将五百兵，于潼关相候。君若往，必为所害，可且还京，不久大驾东幸，鬼神惧鼓车，君若坐于鼓车，则无虑也。”言讫不见。三卫大惧，即时还京。后数十日，会玄宗幸洛，乃以钱与鼓者，随鼓车出关，因得无忧。（出《广异记》）

李 湜

赵君李湜，以开元中，谒华岳庙。过三夫人院，忽见神女悉是生人，邀入宝帐中，备极欢洽。三夫人迭与结欢，言终而出。临诀谓湜曰：“每年七月七日至十二日，岳神当上计于天。至时相迎，无宜辞让。今者相见，亦是其时，故得尽欢尔。”自尔七年，每悟其日，奄然气尽。家人守之，三日方悟。说云：“灵帐璫筵，绮席罗荐。摇月扇以轻暑，曳罗衣以纵香。玉珮清冷，香风斐亘。候湜之至，莫不笑开星靛，花媚玉颜。叙离异则涕零，论新观则情洽。三夫人皆其有也。湜才伟于器，尤为所重。各尽其欢清。及还家，莫不惆怅呜咽，延景惜别。”湜既寤，形貌流浹，辄病十来日而后可。有术者见湜云：“君有邪气。”为书一符。后虽相见，不得相近。二夫人一姓

王一姓杜，骂云：“酷无行，何以带符为？”小夫人姓萧，恩义特深，涕泣相顾，诫湜三年勿言。言之非独损君，亦当损我。湜问以官，云：“合进士及第，终小县令。”皆如其言。（出《广异记》）

叶净能

开元初，玄宗以皇后无子，乃令叶净能道士，奉章上玉京天帝，问：“皇后有子否？”久之章下，批云“无子”，迹甚分明。（出《广异记》）

王昌龄

开元中，琅琊王昌龄，自吴抵京国。舟行至马当山，属风便，而舟人云：“贵识至此，皆令谒庙。”昌龄不能驻，亦先有祷神之备。见舟人言，乃命使赍酒脯纸马，献于庙，及草履致于夫人。题诗云：“青骢一匹昆仑牵，奏上大王不取钱。直为猛风波滚骤，莫怪昌龄不下船。”读毕而过。当市草履时，兼市金错刀一副，贮在履内。至祷神时，忘取之。昌龄至前程，求错刀子，方转其误。又行数里，忽有赤鲤鱼，可长三尺。跃入昌龄舟中。呼使者烹之。既剖腹，得金错刀，宛是误送庙中者。（出《广博异志》）

张嘉祐

开元中，张嘉祐为相州刺史。使宅旧凶，嘉祐初至，便有鬼祟回祐家，备极扰乱。祐不之惧。其西院小厅铺设，及他食物，又被翻倒。嘉祐往观之。见一女子。嘉祐问女郎何神。女云：“己是周故大将军相州刺史尉迟府君女。家有至屈，欲见使君陈论。”嘉祐曰：“敬当以领。”有顷而至，容服魁岸，视瞻高远。先致敬于嘉祐，祐延坐，问之曰：“生为贤人，死为明神。胡为宵宰幽瞑，恐动儿女，遂令此州，前后号为凶阙，何为正直而至是耶？”云：“往者周室作殪，杨坚篡夺，我忝周之臣子，宁忍社稷崩殒。所以欲全臣节，首倡大义，冀乎匡复宇宙，以存太祖之业。韦孝宽周室旧臣，不能闻义而举，反受杨坚衔勒，为其所用。以一州之众，当天下累益之师。精诚虽欲贯天，四海竟无救助。寻而失守，一门遇害，合家六十余口骸骨，在此厅下。日月既多，幽怨愈甚，欲化别不可。欲白于人，悉皆惧死。无所控告至此，明公幸垂顾盼。若沉骸倘得不弃，幽魅有所招立，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嘉祐许诺。他日，出其积骸，以礼葬于厅后。便以厅为庙，岁时祷祠焉。祐有女八九岁，家人欲有所问，则令启白，神必有应。神欲白嘉祐，亦令小女出见。以为常也。其后嘉祐家人有所适，神必使阴兵送出境。兵还，具白送至某处。其西不过河阳桥。（出《广异记》）

卷第三百一 神十一

汝阴人 崔敏壳 张安 仇嘉福 食羊人 王峻

汝阴人

汝阴男子姓许，少孤。为人白皙，有姿调，好鲜衣良马，游骋无度。常牵黄犬，逐兽荒涧中，倦怠大树下。树高百余尺，大数十围，高柯旁挺，垂阴连数亩。仰视枝间，悬一五色彩囊，以为误有遗者，乃取归，而结不可解。甚爱异之，置巾箱中。向暮，化成一女子，手把名纸直前，云：“王女郎令相闻。”致名讫，遂去。有顷，异香满室，渐闻车马之声。许出户，望见列烛成行。有一少年，乘白马，从十余骑在前，直来诣许曰：“小妹粗家，窃慕盛德，欲托良缘于君子，如何？”许以其神，不敢苦辞。少年即命左右，洒扫别室。须臾，女车至，光香满路。侍女乘马数十人。皆有美色，持步障，拥女下车，延入别室，帟帐茵席毕具。家人大惊，视之皆见。少年促许沐浴，进新衣，侍女扶入女室。女郎年十六七，艳丽无双，著青桂襦，珠翠璀璨，下阶答拜。共升堂讫，少年乃去。房中施云母屏风，芙蓉翠帐，以鹿瑞锦障映四壁。大设珍肴，多诸异果，甘美鲜香，非人间者。食器有七子螺、九枝盘、红螺杯、藁叶碗，皆黄金隐起，错以瑰碧。有玉罍，贮车师葡萄酒，芬馨酷烈。座上置连心蜡烛，悉以紫玉为盘，光明如昼。许素轻薄无检，又为物色夸眩，意甚悦之。坐定，许问曰：“鄙夫固陋，

蓬室湫隘，不意乃能见顾之深，欢忭交并，未知所措。”答曰：“大人为中乐南部将军，不以儿之幽贱，欲使托身君子，躬奉砥砺。幸过良会，欣愿诚深。”又问：“南部将军今何官也？”曰：“是嵩君别部所治，若古之四镇将军也。”酒酣叹曰：“今夕何夕？见此良人。词韵清媚，非如闻见。”又援箏作飞鸿别鹤之曲，宛颈而歌，为许送酒。清声哀畅，容态荡越，殆不自持。许不胜其情，遽前拥之。乃微盼而笑曰：“既为诗人感悦之讥，又玷上客挂纓之笑，如何？”因顾令撤筵，去烛就帐。恣其欢狎，丰肌弱骨，柔滑如饴。明日，遍召家人，大申妇礼，赐与甚厚。积三日，前少年又来曰：“大人感愧良甚，愿得相见，使某奉迎。”乃与俱去，至前猎处，无复大树矣。但见朱门素壁，若今大官府中，左右列兵卫，皆迎拜，少年引入，见府君，冠平天帟，绛纱衣，坐高殿上，庭中排戟设熏。许拜谒，府君为起，揖之升阶，劳问曰：“少女幼失所恃，幸得托奉高明，感庆无量。然此亦冥期神契，非至精相感，何能及此。”许谢，乃与入内。门宇严邃，环廊曲阁，连亘相通。中堂高会，酣燕正欢，因命设乐。丝竹繁错，曲度新奇。歌妓数十人，皆妍冶上色。既罢，乃以金帛厚遗之，并资仆马，家遂贍给。仍为起宅于里中，皆极丰丽。女郎雅善玄素养生之术，许体力精爽，倍于常矣。以此知其审神人也。后时一归，皆女郎相随，府君辄馈送甚厚。数十年，有子五人，而姿色无损。后许卒，乃携子俱去，不知所在也。（出《广异记》）

崔敏壳

博陵崔敏壳，性耿直，不惧神鬼。年十岁时，常暴死，死

十八年而后活。自说被枉追，敏壳苦自申理，岁余获放。王谓敏壳曰：“汝合却还，然屋舍已坏，如何？”敏壳乞固求还，王曰：“宜更托生，倍与官禄。”敏壳不肯，王难以理屈，徘徊久之。敏壳陈诉称冤，王不得已。使人至西国，求重生药，数载方还。药至布骨，悉皆生肉，唯脚心不生，骨遂露焉。其后家频梦敏壳云：“吾已活。”遂开棺，初有气，养之月余方愈。敏壳在冥中，检身当得十政刺史，遂累求凶阙，轻侮鬼神，幸获无恙。其后为徐州刺史。皆不敢居正厅，相传云，项羽故殿也。敏壳到州，即敕赖洒扫。视事数日，空中忽闻大叫曰：“我西楚霸王也。崔敏壳何人，敢夺吾所居！”敏壳徐云：“鄙哉项羽！生不能与汉高祖西向争天下，死乃与崔敏壳争一败屋乎！且王死乌江，头行万里，纵有余灵，何足畏也。”乃帖然无声，其厅遂安。后为华州刺史。华岳祠旁，有人初夜，闻庙中喧呼。及视庭燎甚盛。兵数百人陈列，受敕云：“当与三郎迎妇。”又曰：“崔使君在州。勿妄飘风暴雨。”皆云：“不敢。”既出，遂无所见。（出《广异记》）

张 安

玄宗时，诏所在功臣、烈士、贞女、孝妇，令立祠祀之。江州有张安者，性落拓不羁。有时独醉，高歌市中，人或笑之，则益甚，以至于手舞足蹈，终不愧耻。时或冠带洁净，怀刺谒官吏，自称浮生子。后忽无疾而终，家人既葬之。每至夜，其魂即谒州牧，求立祠庙。言词慷慨，不异生存。时李玄为牧，气直不信妖妄。及累闻左右启白，遂朝服而坐，召问之，其魂随召而至。玄问曰：“尔已死，何能复化如人？言词朗然，求

见于余，得何道致此？必须先言，余即与尔议祠宇之事。”其魂曰：“大凡人之灵，无以尚之。物之妖怪，虽窃有灵。则云与泥矣。夫人禀天地和会之气，方能成形。故人面负五岳四渎之相，头象天之圆，足象地之方。自有智可以料万事，自有勇可以敌百恶，又那无死后之灵耶？况浮生子生之日，不以生为生；死之日，不以死为死。其生也既异于众，其死也亦异于众。生子今日闻使君之明，遇天子之恩，若不求一祠，则后人笑浮生子不及前代死者妇人女子也。幸详而念之。设若庙食自使君也，使浮生子死且贵于生，又足以见人间贪生恶死之非也。”州牧曰：“天子之前代之功臣、烈士、孝女、贞妇之祠者，示劝戒，欲后人仿效之。苟立祠于尔，不知以何使后人仿效耶？”魂曰：“浮生子无功无孝无贞可纪也。使君殊不知达人之道，高尚于功烈孝贞也。”州牧无以屈，命私立祠焉。（出《潇湘录》）

仇嘉福

唐仇嘉福者，京兆富平人，家在簿台村。应举入洛，出京，遇一少年，状若王者。裘马仆从甚盛。见嘉福有喜状，因问何适。嘉福云：“应举之都。”人云：“吾亦东行，喜君相逐。”嘉福问其姓，云：“姓白。”嘉福窃思朝廷无白氏贵人，心颇疑之。经一日，人谓嘉福：“君驴弱，不能偕行，乃以后乘见载。”数日，至华岳庙，谓嘉福曰：“吾非常人。天帝使我案天下鬼神，今须入庙鞠问。君命相与我有旧，业已如此，能入庙否？事毕，当俱入都。”嘉福不获已，随入庙门。便见翠幙云黯，陈设甚备，当前有床。贵人当案而坐，以竹倚床坐嘉

福。寻有教呼岳神，神至俯伏。贵人呼责数四，因命左右曳出。遍召关中诸神，点名阅视。未至昆明池神，呼上阶语。请嘉福宜小远，无预此议。嘉福出堂后幕中，闻幕外有痛楚声，扶幕，见己妇悬头在庭树上。审其必死，心色俱坏。须臾，贵人召还，见嘉福色恶，问其故，具以实对。再命审视，还答不谬，贵人惊云：“君妇若我妇也，宁得不料理之，遂传教召岳神，神至，问何取簿台村仇嘉福妇，致楚毒。神初不之知，有碧衣人，云是刺官，自后代对曰：“此事天曹所召。今见书状送。”贵人令持案来，敕左右封印之，至天帝所，当持出，已自白帝。顾谓岳神，可即放还。亦谓嘉福：“本欲至都，今不可矣。宜速还富平。”因屈指料行程，云：“四日方至，恐不及事，当以骏马相借。君后见思，可于净宝焚香，我当必至。”言讫辞去。既出门，神仆策马亦至，嘉福上马，便至其家。家人仓卒悲泣，嘉福直入，去妇面衣候气。顷之遂活，举家欢庆。村里长老，壶酒相贺，数日不已。

其后四五日，本身骑驴，与奴同还，家人不之辨也。内出外入，相遇便合，方知先还即其魂也。后岁余，嘉福又应举之都。至华岳祠下，遇邓州崔司法妻暴亡，哭声哀甚，惻然悯之。

躬往诣崔，令其辍哭，许为料理，崔甚忻悦。嘉福焚香净室，心念贵人，有顷遂至。欢叙毕，问其故，“此是岳神所为，诚可留也。为君致二百千，先求钱，然后下手。”因书九符，云：“先烧三符，若不愈，更烧六符，当还矣。”言讫飞去。嘉符以神言告崔，崔不敢违。始烧三符，日晚未愈。又烧其余，须臾遂活。崔问其妻，“初入店时，忽见云母车在阶下，健卒数百人，各持兵器，罗列左右。传言王使相迎，仓卒随去。王见喜，方欲结欢，忽有三人来云：‘太乙神问何以夺生人妻？’神惶惧，持簿书云：‘天配为已妻，非横取之。’然不肯遣。”

须臾，有大神五六人，持金杵，至玉庭。徒众骇散，独神立树下，乞宥其命。王遂引已还。”嘉福自尔方知贵人是太乙神也。尔后累思必至，为嘉福回换五六政官，大获其力也。（出《广异记》）

食羊人

开元末，有人好食羊头者。常晨出，有怪在门焉，羊头人身，衣冠甚伟。告其人曰：“吾未之神也，其属在羊。吾以汝好食羊头，故来求汝。辍食则已，若不尔，吾将杀之。”

其人大惧，遂不复食。（出《纪闻》）

王 峻

王峻气充雄壮，有龙虎之状，募义激励，有古人之风。馭下整肃，人吏畏而义之。峻卒后，信安王祚，于幽州讨奚告捷。奏称，军士咸见峻领兵为前军讨贼。户部郎中杨伯成上疏，请为峻坟增封域，降使享祭，优其子孙。玄宗从之。（出《谭宾录》）

卷第三百二 神十二

皇甫恂 卫庭训 韦秀庄 华岳神女 王僦

皇甫恂

皇甫恂，字君和。开元中，授华州参军。暴亡，其魂神若在长衢路中，夹道多槐树。见数吏拥篲，恂问之，答曰：“五道将军常于此息马。”恂方悟死耳，嗟叹而行。忽有黄衣吏数人，执符，言天曹迫，遂驱迫至一处。门阙甚崇，似上东门，又有一门，似尚书省门。门卫极众，方引入。一吏曰：“公有官，须别通，且伺务隙耳。”恂拱立候之。须臾，见街中人惊鬻辟易。俄见东来数百骑，戈矛前驱。恂匿身墙门以窥。渐近，见一老姥，拥大盖，策四马，从骑甚众。恂细视之，乃其亲叔母薛氏也。恂遂趋出拜伏，自言姓名。姥驻马问恂：“是何人？都不省记。”恂即称小名，姥乃喜曰：“汝安得来此？”恂以实对。姥曰：“子侄中唯尔福最隆，来当误尔。且吾近充职务，苦驱驰，汝就府相见也。”言毕遂过。逡巡，判官务隙命入。见一衣冠，昂然与之承迎，恂哀祈之。谓恂曰：“足下阳中有功德否？”恂对曰：“有之。”俛而笑曰：“此非妄语之所。”顾左右曰：“唤阍，割家来。”恂甚惶惧。忽闻疾报声，王有使者来，判官遽趋出，拜受命。恂窥之，见一阍人传命毕，方去。判官拜送门外，却入，谓恂：“向来大使有命，言足下未合来，所司误耳。足下自见大使，便可归也。”数吏

引去，西行三四里，至一府郡，旌旗拥门，恂被命入。仰视，乃见叔母据大殿，命上令坐，恂俯伏而坐，羽卫森然。旁有一僧趺宝座，二童子侍侧，恂亦理揖。叔母方叙平生委曲亲族，诲恂以仁义之道，陈报应之事。乃曰：“儿岂不闻地狱乎？此则其所也，须一观之。”叔母顾白僧：“愿导引此儿。”僧遂整衣，而命恂：“从我”。

恂随后行。比一二里，遥望黑风，自上属下，烟涨不见其际。中有黑城，飞焰赫然。渐近其城，其黑气即自去和尚丈余而开。至城，门即自启，其始入也。见左右罪人，初剥皮吮血，砍刺糜碎，其叫呼怨痛。宛转其间，莫究其数，楚毒之声动地。恂震怖不安，求还。又北望一门，炽然炎火，和尚指曰：“此无间门也。”言讫欲归，忽闻火中一人呼恂。恂视之，见一僧坐铁床，头上有铁钉钉其脑，流血至地。细视之，是恂门徒僧胡辨也。惊问之，僧曰：“生平与人及公饮酒食肉，今日之事，自悔何阶。君今随和尚，必当多福，幸垂救。”曰：“何以奉救？”僧曰：“写金光明经一部，及于都市为造石幢，某方得作畜牲耳。”恂悲而诺之。遂回至殿，具言悉见。叔母曰：“努力为善，自不至是。”又曰：“儿要知官爵否？”恂曰：“愿知之。”俄有黄衣抱案来，敕于庑下发视之。见京官至多。又一节，言太府卿贬绵州刺史，其后掩之。吏曰：“不合知矣。”遂令二人送恂归，再拜而出。出门后，问二吏姓氏，一姓焦，一姓王。相与西行十余里。有一羊三足，截路吼噉，骂恂曰：“我待尔久矣！何为割我一脚？”恂实不省，且问之，羊曰：“君某年日，向某县县尉厅上，誇能割羊脚。其时无羊，少府打屠伯，屠伯活割我一脚将去，我自此而毙。吾由尔而夭。”恂方省之，乃卑词以谢，诿以屠者自明。焦王二吏。亦同解纷。羊当路立，恂不得去。乃谢曰：“与尔造功德可乎？”羊曰：

“速为我写金刚经。”许之，羊遂喜而去。二吏又曰：“幸得奉送，亦须得同幸惠，各乞一卷。”并许之。更行里余，二吏曰：“某只合送至此，郎君自寻此迳。更一二里，有一卖浆店，店旁斜路，百步已下，则到家矣。”遂别去。恂独行，苦困渴。果至一店。店有水瓮，不见人。恂窃取浆饮，忽有一老翁大叫怒，持刀以趣，骂云：“盗饮我浆。”恂大惧却走，翁甚疾来。恂反顾，忽陷坑中，恍然遂活。而殓棺中，死已五六日。既而妻觉有变，发视之，绵绵有气。久而能言，令急写三卷金刚经。其夜忽闻敲门声，时有风欻欻然。空中朗言曰：“焦某王某，蒙君功德，今得生天矣。”举家闻之。更月余，胡辨师自京来，恂异之，而不复与饮。其僧甚恨，恂于静处，略为说冥中见师如此，师辄不为之信。既而去至信州，忽患顶疮。宿昔溃烂，困笃。僧曰：“恂言其神乎？”数日而卒。恂因为石中造石幢。幢工始毕，其日市中豕生六子，一白色。自诣幢，环绕数日，疲困而卒。今幢见存焉。恂后果为太府卿，贬绵州刺史而卒。（出《通幽记》）

卫庭训

卫庭训，河南人，累举不第。天宝初，乃以琴酒为事，凡饮皆敬酬之。恒游东市，遇友人饮于酒肆。一日，偶值一举人，相得甚欢，乃邀与之饮。庭训酌，此人昏然而醉。庭训曰：“君未饮，何醉也？”曰：“吾非人，乃华原梓桐神也。昨日从酒肆过，已醉君之酒。故今日访君，适醉者亦感君之志。今当归庙，他日有所不及，宜相访也。”言讫而去。后旬日，乃访之。至庙，神已令二使迎庭训入庙。庭训欲拜，神曰：“某

年少，请为弟。”神遂拜庭训为兄，为设酒食歌舞，既夕而归。来日复诣，告之以贫。神顾谓左右：“看华原县下有富人命衰者，可收生魂来。”鬼遍索之，其县令妻韦氏衰，乃收其魂。掩其心，韦氏忽心痛殆绝。神谓庭训曰：“可往，得二百千与疗。”庭训乃归主人，自署云：“解医心痛。”令召之。庭训入神教，求二百千，令许之。庭训投药，即愈如故。儿女忻怵，令亦喜，奉钱为宴饮。自尔无日不醉，主人谕之曰：“君当隐贫窘，何苦使用不节乎？”庭训曰：“但有梓桐神在，何苦贫也！”主人以告令，令召问之，具以实告。令怒，逐庭训而焚梓桐神庙。庭训夜宿村店，忽见梓桐神来曰：“非兄之过，乃弟合衰。弟今往濯锦江立庙，极盛于此，可诣彼也。”言讫不见。庭训又往濯锦江，果见新庙。神见梦于乡人，可请卫秀才为庙祝。明日，乡人请留之。岁暮，神谓庭训曰：“吾将至天曹，为兄问禄寿。”去数日归，谓庭训曰：“兄来岁合成名，官至泾阳主簿。秩不满，有人迎充判官。”于是神置酒饯之。至京，明年果成名，释褐授泾阳县主簿。在任二载，分务闲暇，独立厅事，有一黄衫吏，持书而入，拜曰：“天曹奉命为判官。”遂卒于是夕。（出《集异记》）

韦秀庄

开元中，滑州刺史韦秀庄，暇日来城楼望黄河。楼中忽见一人，长三尺许，紫衣朱冠。通名参谒，秀庄知非人类，问是何神。答曰：“即城隍之主。”又问何来。答曰：“黄河之神，欲毁我城，以端河路，我国不许。克后五日，大战于河湄，恐力不禁，故来求救于使君尔。若得二千人，持弓弩，物色相助，

必当克捷。君之城也，唯君图之。”秀庄许诺，神乃不见。至其日，秀庆帅劲卒二千人登城。河中忽尔晦冥，须臾，有白气直上十余丈，楼上有青气出，相萦绕。秀庄命弓弩乱射白气。气渐小，至灭，唯青气独存，逶迤如云峰之状，还入楼中。初时，黄河俯近城之下，此后渐退，至今五六里也。（出《广异记》）

华岳神女

近代有士人应举之京，途次关西，宿于逆旅舍小房中。俄有贵人奴仆数人，云：“公主来宿。”以幕围店及他店四五所。人初惶遽，未得移徙。须臾，公主车声大至，悉下。店中人便拒户寝，不敢出。公主于户前澡浴，令索房内。婢云：“不宜有人。”既而见某，群婢大骂。公主令呼出，熟视之曰：“此书生颇开人意，不宜挫辱。”第令入房，浴毕召之，言甚会意。使侍婢洗濯，舒以丽服。乃施绛帐，铺锦茵，及他寝玩之具，极世奢侈，为礼之好。明日相与还京。公主宅在怀远里，内外奴婢数百人，荣华盛贵，当时莫比。家人呼某为驸马，出入器服车马，不殊王公。某有父母，在其故宅。公主令婢诣宅起居，送钱亿贯，他物称是。某家因资，郁为荣贵。如是七岁，生二子一女，公主忽言，欲为之娶妇，某甚愕，怪有此语。主云：“我本非人，不合久为君妇，君亦当业有婚媾。知非恩爱之替也，其后亦更别婚，而往来不绝。婚家以其一往辄数日不还，使人候之。见某恒入废宅，恐为鬼神所魅。他日，饮之致醉，乃命术士书符，施衣服中，及其形体皆遍。某后复适公主家，令家人出止之，不令入。某初不了其故，倚门惆怅。公主寻出

门下，大相责让云：“君素贫士，我相抬举，今为贵人，此亦与君不薄，何故使妇家书符相间，以我不能为杀君也。”某视其身，方知有符，求谢甚至。公主云：“吾亦谅君此情，然符命已行，势不得住。”悉呼儿女，令与父诀，某涕泣哽咽。公主命左右促装，即日出城。某问其居，兼求名氏，公主云：“我华岳第三女也。”言毕诀去，出门不见。（出《广异记》）

王 儻

王儻者，少应通事舍人举。开元末，入京。至阙西，息槐树下，闻传诏声。忽见数骑，状如中使，谓儻曰：“为所宣传，真通事舍人矣。”因以后骑载儻。儻亦不知何人，仓卒随去。久之，至华岳神庙中。使置儻别院，诫云：“慎无私视。”便尔入内。儻独坐，闻棒杖楚痛之声，因前行窃窥。见其妇为所由系颈于树，以棒拷击。儻悲愁伫立，中使出，见惨怛而问其故。儻涕泗，具言其事。使云：“本欲留君，妻既死，理不可住。若更迟延，待归之后，即不能救。君宜速还开棺，此即放妻活。”乃命左右取驿马，送王舍人。俄见一狐来，儻不得已，骑狐而骋。其疾如风，两日至舍。骑狐乃其魂也，儻本身自魂出之后，失音不言。魂既至家，家人悲泣。儻命开棺，其妻已活，谓儻曰：“何以至耶？”举家欢悦。后旬日，本身方至。外传云：“王郎归！”失音已十余日。魂云：“王郎至矣。”出门迎往，遂与其魂相合焉。（出《广异记》）

卷第三百三 神十三

韩光祚 宣州司户 崔圆 郑仁钧
季广琛 刘可大 奴苍璧 南缜 王常

韩光祚

桃林令韩光祚，携家之官，途经华山庙，下车谒之。入庙门，而爱妾暴死。令巫请之，巫言：“三郎好汝妾，既请且免，至县当取。”光祚至县，乃召金工，为妾铸金为观世音菩萨像，然不之告。

五日，妾暴卒，半日方活，云：“适华山府君，备车骑见迎。出门，有一僧，金色，遮其前，车骑不敢过。神曰：‘且留，更三日迎之。’”光祚知其故，又以钱一千，图菩萨像。如期又死，有顷乃苏曰：“适又见迎，乃有二僧在，未及登车。神曰：‘未可取，更三日取之。’”光祚又以千钱召金工，令更造像。工以钱出县，遇人执猪，将烹之。工愍焉，尽以其钱赎之，像未之造也。而妾又死，俄既苏曰：“已免矣。适又见迎，车骑转盛，二僧守其门，不得入。有豪猪大如马，冲其骑，所向颠仆，车骑却走。神传言曰：‘更勿取之。’”于是散去。”光祚怪何得有猪拒之，金工乃言其故。

由是盖信内教。（出《纪闻》）

宣州司户

吴俗畏鬼，每州县必有城隍神。开元末，宣州司户卒，引见城隍神。神所居重深，殿宇崇峻，侍卫甲杖严肃。司户既入，府君问其生平行事，司户自陈无罪，枉见录。府君曰：“然，当令君去。君颇相识否？”司户曰：“鄙人贱陋，实未识。”府君曰：“吾即晋宣城内史桓彝也，为是神管郡耳。”司户既苏言之。（出《纪闻》）

崔 圆

天宝末，崔圆在益州。暮春上巳，与宾客将校数十百人，具舟楫游于江，都人纵观为堵。

是日，风色恬和，波流静谧，初宴作乐，宾从肃如。忽闻下流十数里，丝竹竞奏，笑语喧然，风水薄送，如咫尺。须臾渐近，楼船百艘，塞江而至。皆以锦繡为帆，金玉饰舟，旌纛盖伞，旌旗戈戟，缤纷照耀。中有朱紫数十人，绮罗妓女几百许，饮酒奏乐方酣。他舟则列从官武士五六千人持兵戒严。泝沿中流。良久而过。

圆即令访问，随行数里，近舟，舟中方言曰：“天子将幸巴剑，蜀中诸望神祇，迁移避驾，幸无深怪。”圆骇愕，因罢会。时朝廷无事，自此先为其备。明岁南狩，圆应卒无阙矣。（出《集异记》）

郑仁钧

郑仁钧，钦说之子也，博学多闻，有父风。洛阳上东门外有别墅，与弟某及姑子表弟某同居。弟有妹，嫁杨国忠之子。时表弟因时疾丧明，眉睫复自眦眦然。又自发际，当鼻准中分，至于颌下，其左冷如冰而色白，其右热如火而色赤。姑与弟皆哀怜之，不知其何疾也。时洛中有郑生者，号为卜祝之士。先是御史大夫崔琳，奉使河朔，路径洛阳，知郑生有术，乃召与俱行。及使回，入洛阳。郑生在后，至上东门道，素知仁钧庄居在路旁，乃诣之。未入里门，而郑生遽称死罪，或言合死，词色惶惧。仁钧问之，郑生无他言，唯云合死。仁钧因诘之，郑生曰：“某才过此，不幸饥渴，知吾宗在此，遽为不速之客。岂知殊不合来，此是合死于今日也。”仁钧曰：“吾与姑及弟在，更无异人，何畏惮如此？”郑生股慄愈惧。仁钧初以无目表弟，不之比数，忽念疾状冷热之异，安知郑生不属意于此乎？乃具语表弟之状。郑生曰：“彼天曹判官，某冥中胥吏。今日偶至此，非固有所犯。然谒之亦死，不谒亦死，礼须谒也。”遂书刺曰：“地府法曹吏郑某再拜谒。”时仁钧弟与表弟，堂上掷钱为戏。仁钧即于门屏呼引郑生，读其刺通之。郑生趋入，再拜谢罪而出。表弟再顾，长睫飒然，如有怒者。仁钧为谢曰：“彼不知弟在此，故来。愿赏其罪可乎？”良久朗言曰：“为兄恕之。”复诘之再三，终不复言。姑闻之，召于屏内，诱之以母子之情，感激使言，终不肯述其由。后数年，忽谓母曰：“促理行装，此地当有兵至，两京皆乱离。且拿我入城，投杨氏姊，丐三二百千，旬日便谋东归江淮避乱也。此时杨氏百口，皆当诛灭，唯姊与甥，可以免矣。”母居常已异之，乃

入京，馆于杨氏。其母具以表弟之言告于女。其姊素知弟有郑生之言，及见其状貌，益异之，密白其夫，以启其父。国忠怒曰：“姻亲需钱，何不以直告，乃妖言相恐耶？”终无一钱与之。其女告母曰：“尽箱篋所有，庶可得办，何以强吾舅？”时母子止杨氏，已四五日矣。表弟促之曰：“无过旬日也。”其女得二三十万，与母去。临别，表弟谓其姊曰：“别与我一短褐之袍。”其姊以紫绫加短絮为短褐，与之而别。明年，禄山叛。驾至马嵬，军士尽灭杨氏，无少长皆死。其姊闻乱。窜于旅舍后，潜匿草中得脱。及兵去之后，出于路隅，见杨氏一家。枕籍而死。于乱尸中，得乳儿青衣，已失一臂，犹能言。姊问：“我儿在否？”曰：“在主人榻上，先以比者紫褐复之。”其姊遽往视之，则其儿尚寐，于是乃抱之东走。姊初走之次，忽顾见一老姬继踵而来，曰：“杨新妇缓行，我欲汝偕隐。”姊问为谁，曰：“昔日门下卖履姬也。”兵散后能出及得儿者，皆此老姬导引保护，全于草莽。是无目表弟，使杨保持也。不然者，何以灭族之家，独漏此二人哉。（出《戎幕闲谈》）

季广琛

河西有女郎神。季广琛少时，曾游河西，憩于旅舍。昼寝，梦见云车，从者数十人，从空而下，称是女郎。姊妹二人来诣。广琛初甚忻悦，及觉开目，窃见仿佛犹在。琛疑是妖，于腰下取剑刃之。神乃骂曰：“久好相就，能忍恶心！”遂去。广琛说向主人，主人曰：“此是女郎神也。”琛乃自往市酒脯作祭，将谢前日之过，神终不悦也。于是琛乃题诗于其壁上，墨不成字。后夕，又梦女郎神来，尤怒曰：“终身遣君不得封邑也。”

（出《广异记》）

刘可大

刘可大，以天宝中举进士，入京。出东都，途遇少年，状如贵公子，服色华侈，持弹弓而行，宾从甚伟。初与可大相狎，数日同行。至华阴，云：“有庄在县东。”相邀往，随至庄所。室宇宏壮，下客于厅。入室良久，可大窃于中门窥觑，见一贵人，在内厅理事。庭中囚徒甚众，多受拷掠，其声酸楚。可大疑非人境，惶惧欲去。初少年将入，谓可大慎无私视，恐有相累。及出曰：“适以咨白，何尔负约？然以此不能复讳，家君是华山神，相与故人，终令有益，可无惧也。”须臾下食，顾从者，别取人间食与刘秀才。食至相对，各饱，兼致酒叙欢，无所不至。可大求检己簿，当何进达，今年身事复何如。回视黄衫吏为检。有顷吏云：“刘君明年当进士及第，历官七政。”可大苦求当年，吏云：“当年只得一政县尉。相为惜此，可大固求之，少年再为改。吏去，屡回央央，惜其减禄。可大恐鬼神不信，因再求之，后竟以此失职。明年辞去，至京及第，数年拜荥阳县尉而终。（出《广异记》）

奴苍璧

相国李林甫家一奴，号苍璧，性敏慧，林甫怜之。忽一日暴死，经宿复苏。林甫问之，奴曰：“死时因不觉其死，但忽于门前见仪仗。拥一贵人经过，有似君上。方潜窥之，遽有数

人走来擒之。随去，至一峭拔奇秀之山，俄及大楼下。须臾，有三四人黄衣小儿至，急唤苍壁入。经七重门宇，至一大殿下。黄衣小儿曰：‘且立于此，候君命。’见殿上卷一珍珠帘，一贵人临阶坐。似割割事。殿前东西立仗侍卫，约千余人。有一朱衣人，携一文簿奏言：‘是新奉命乱国革位者安禄山，及相次三朝乱主。兼同时悖乱贵人先定案。’殿上人问朱衣曰：‘大唐君隆基，君人之数，虽将足矣，寿命之数何如耶？’朱衣曰：‘大唐之君，奢侈不节俭，本合折数。但缘不好杀，有仁心，固寿命之数在焉。’又问曰：‘安禄山之后，数人僭伪为主，杀害黎元。当须速止之，无令杀人过多，以伤上帝心，虑罪及我府。事行之时，当速止之。’朱衣奏曰：‘唐君绍位临御以来，天下之人，安堵乐业，亦已久矣。据期运推迁之数，天下之人，自合罹乱惶惶。至于广害黎元，必不至伤上帝心也。’殿上人曰：‘宜便先追取李林甫、杨国忠也。’朱衣受命而退。俄又有一朱衣，捧一文簿至。奉言：‘是大唐第六朝天子复位，及佐命大臣文簿。’殿上人曰：‘可惜大唐世民，效力甚苦，方得天下治，到今日复乱也。虽嗣主复位，乃至子末，终不治也。’谓朱衣曰：‘但速行之。’朱衣又退。及将日夕，有一小儿下，急唤苍壁令对见。苍壁方子细，见殿上一人，坐碧玉床，衣道服，戴白玉冠，谓苍壁曰：‘当却回，寄语林甫，速来我紫府，应知人间之苦。’苍壁寻得放回。”林甫知世不久将乱矣，遂潜恣酒色焉。（出《潇湘录》）

南 纘

唐广汉守南纘，常为人言：至德中，有调选同州督邮者，

姓崔，忘其名字。轻骑赴任，出春明门，见一青袍人，乘马出，亦不知其姓字，因相揖偕行，徐问何官。青袍云：“新受同州督邮。”崔云：“某新授此官，君且不误乎？”青袍笑而不答。又相与行，悉云赴任。去同州数十里，至斜路中，有官吏拜迎。青袍谓崔生曰：“君为阳道录事，我为阴道录事。路从此别，岂不相送耶？”崔生异之，即与联辔入斜路。遂至一城郭，街衢局署，亦甚壮丽。青袍至厅，与崔生同坐。伍伯通胥传僧道等讫，次通词讼狱囚，崔之妻与焉。崔生大惊，谓青袍曰：“不知吾妻何得至此？”青袍即避案后，令崔生自与妻言。妻云：“被追至此，已是数日，君宜哀请录事耳！”崔生即祈求青袍，青袍因令吏促放崔生妻回。崔妻问犯何罪至此，青袍曰：“案家同州，应同州亡人，皆在此厅勘过。盖君管阳道，某管阴道。”崔生淹留半日，请回，青袍命胥吏拜送曰：“虽阴阳有殊，然俱是同州也，可不拜送督邮哉？”青袍亦饯送，再三勤款挥袂，又令斜路口而去。崔生至同州，问妻，云病七八日，冥然无所知，神识生人才得一日，崔生计之，恰放回日也。妻都不记阴道，见崔生言之，妻始悟为梦，亦不审记忆也。（出《玄怪录》）

王 常

王常者，洛阳人。负气而义，见人不平，必手刃之；见人饥寒，至于解衣推食，略无难色。唐至德二年，常入终南山，遇风雨，宿于山中。夜将半，雨霁，月朗风恬，慨然四望而叹曰：“我欲平天下祸乱，无一人之柄以佐我，无尺土之封以资我；我欲救天下饥寒，而衣食自亦不充。天地神祇福善，顾不

足信。”言讫有神人自空中而下，谓常曰：“尔何为此言？”常按剑良久曰：“我言者，平生志也。”神人曰：“我有术，黄金可成，水银可化，虽不足平祸乱，亦可济人之饥寒。尔能授此术乎？”常曰：“我闻此乃是神仙之术，空有名，未之睹也。徒闻秦始、汉武好此道，而终无成，只为千载讥诮尔！”神人曰：“昔秦皇、汉武，帝王也。处救人之位，自有救人之术而不行，反求神仙之术，则非也。尔无救人之位，而欲救天下之人，固可行此术。”常曰：“黄金成，水银化，真有之乎？”神人曰：“尔勿疑。夫黄金生于山石，其始乃山石之精液，千年为水银。水银受太阴之气，固流荡而不凝定，微偶纯阳之气合，则化黄金于倏忽也。金若以水银欲化黄金，不必须在山即化，不在山即不化。但偶纯阳之气合，即化矣。君当受勿疑。”常乃再拜。神人于袖中取一卷书，授常，常跪受之。神人戒曰：“异日当却付一人。勿轻授，勿终秘，勿授之以贵人。彼自有救人之术，勿授之以不义；彼不以饥寒为念，济人之外，无奢逸。如不然，天夺尔算。”常又再拜曰：“愿知何神也。”神人曰：“我山神也。昔有道人藏此书于我山，今遇尔义烈之人，是付尔。”言讫而灭。常得此书读之，成其术。尔后多游历天下，以黄金赈济乏绝。（出《潇湘录》）

卷第三百四 神十四

开业寺 女媧神 王籍 畅璀 乔龟年
张光晟 淮南军卒 元载张谓 颖阳里正

开业寺

至德二年，十月二十三日，丰乐里开业寺，有神人足迹甚长，自寺外门至佛殿。先是闾人宿门下，梦一人长二丈余，被金执槊，立于寺门外。俄而以手曳其门，扃鏐尽解，神人即俯而入寺。行至佛殿，顾望久而没。闾人惊寤，及晓视其门，已开矣。即具以梦白于寺僧，寺僧共视，见神人之迹。遂告以京兆，京兆以闻。肃宗命中使验之，如其言。（出《异室记》）

女媧神

肃宗将至灵武一驿。黄昏，有妇人长大，携双鲤，咤于营门曰：“皇帝何在？”众以为狂。上令潜视举止。妇止大树下，军人有逼视，见其臂上有鳞，俄天黑失所在。及上即位，归京阙，虢州刺史王奇光。奏女媧坟云，天宝十三载，大雨晦冥忽沈。今月一日夜，河上有人觉风雷声，晓见其坟涌出。上生双柳树，高丈余，下有巨石。上初克复，使祝史就其所祭之，至是而见。众疑妇人是其神也。（出《酉阳杂俎》）

王 籍

王籍者，太常璿之族子也。乾元中，客居会稽。其奴病死，数日复活，云，地下见吏，吏曰：‘汝谁家奴？’奴具言之。吏云：“今见召汝郎做五道将军，因为著力，得免回。”路中多见旌旗队仗，奴问为何所，答曰：“迎五将军尔。”既还数日，籍遂死。死之日，人见车骑缤纷，队仗无数。问其故，皆是迎籍之人也。（出《广异记》）

畅 璀

畅璀自负才气，年六十余，始为河北相卫间一宰。居常慷慨，在县唯寻术士日者，问将来穷达，而竟不遇。或窃言于畅曰：“何必远寻，公部下伍伯，判冥者也。”畅默喜。其日入，便具簪笏，召伍伯，升阶答拜，命坐设食。伍伯恐耸，不如所为。良久谓之曰：“某自揣才业不后于人，年已六十，官为县宰。不辞碌碌守职，但恐终不出下流。要知此后如何，苟能晚达。即且守之，若其终无，即当解绶入山，服饵寻道。未能一决，知公是幽冥主者，为一言也。”伍伯避席色沮曰：“小人蒙公异礼如此，是今日有隐于公，即负深恩；不隐即受祸，然势不得已而言也。某非幽明主者，所掌亦冥中伍伯耳。但于杖数量人之死生。凡人将有厄，皆先受数杖，二十已上皆死，二十已下，但重病耳。以此斟酌，往往误言于里中，未尝差也。”畅即诘之曰：“当今主者为谁？”曰：“召慎不可泄露，邻县令某是也。闻即当来此，公自求之，必不可言得之于某。”旬

日，邻宰果来，与畅俱诣州季集。畅凌晨远迎，馆于县宅，燕劳加等。既至，乃一老翁，七十余矣。当时天公承平，河北簿尉，皆豪贵子弟。令长甚适后土，老宰谢畅曰：“公名望高，某寒贱。以明法出身，幸因邻地。岂敢当此优礼。”词色感愧，乃与之俱诣郡。又与同归，馆于县宅，益为欢洽。明日将别，其夜，延于深室，具簪笏再拜，如问伍伯之词，而加恳切。老宰厉声曰：“是谁言耶？”词色甚怒，曰：“不白所言人。终不为公言也。”如是久之，畅不得已，乃告伍伯之名，既而俯首拗怒。顷刻，吏白曰：“伍伯于酒垆间暴卒。”畅闻益敬惧，而乞曰转恳。乃徐谓畅曰：“愧君意深礼重，固不可隐，宜洒扫一院，凡有孔隙，悉涂塞之。严戒家人，切不得窥，违者祸及其身。堂上设一榻，置案笔砚，纸七八幅。其夕宰入之，令畅躬自扃锁。天明，持钥相迓于此。畅拂旦秉简，启户见之，喜色被面而出。遥贺畅曰：“官禄甚高，不足忧也。”乃遗一书曰：“慎不可先览。但经一事，初改一官，即闻之。”后自此县辟从事，拜殿中侍御史，入为省郎谏议大夫。发其书，则除授时日皆不差。及贬辰州司马，取视之曰：“为某事贬也。”征为左丞，终工部尚书，所记事无有异词。（出《戎幕间谈》）

乔龟年

乔龟年者，善篆书。养母甚孝。大历中，每为人书大篆字，得钱即供甘旨。或见母稍失所，必仰天号泣，自恨贫乏。夏月，因自就井。汲新水奉母。忽有一青衣人，自井跃出，立于井旁，谓龟年曰：“君之贫乏，自前定也。何因母稍失所，必号泣诉天也？”龟年疑是神灵，遂拜而对曰：“余常恨自不能取富贵，

以丰侍养。且母年老，而旨甘每缺。虽不惮勤苦于佣笔，甚如所得资助，不足以济。是以不觉仰天号泣耳。”神人曰：“君之孝已极，上天知之矣。君当于此井中，收取钱百万，天之赐也。”言讫而灭。龟年乃取之，得钱一百万。每建珍饌以奉母，仍多不出游贵达门。后三年，母亡，龟年号慕几灭性。仍尽以余钱厚葬其母，复又贫乏。累年，因闲步，至先得钱之井，怅然而言曰：“我往日贫，天赐我钱。今日贫，天不赐之。若天以我为孝子以赐我，岂今日我非孝子耶？”俄尔神人复自井跃出，谓龟年曰：“往日天知尔孝养老母，故赐尔钱，以为甘旨，非济尔贫乏。今日无旨甘之用，那得恨也。若尔，则昔日之意不为亲，乃为已也。”龟年惊愕惭惧，复遂再拜。神人又曰：“尔昔者之孝，闻于上天。今日之不孝，亦闻上天也。当自驱驰，不然，则冻馁而死。今日一言，罪已深矣，不可追也。”言讫复灭。龟年果贫困而卒。

张光晟

贼臣张光晟，其本甚微，而有才用，性落拓嗜酒。壮年为潼关卒，屡被主将鞭笞。因奉役至华州，盛暑驱驰，心不平。过岳祠，遂脱衣买酒，致奠金天王，朗言曰：“张光晟身负才器，未遇知己。富贵贫贱，不能自料，唯神聪鉴，当赐诚告。”祀讫，因极饮大醉，昼寝于碑堂。忽梦传声曰：“唤张光晟。”迫蹙甚急，即入一府署，严邃异常。导者云：“张光晟到。”拜跪讫，遥见当厅贵人，有如王者，谓之曰：“欲知官禄，但光晟拜相，则天下太平。”言讫，惊寤洽汗，独怪之。后频立战功，积劳官至司农卿。及建中，德宗西狩，光晟奔从。已

至开远门，忽谓同行朝官曰：“今日乱兵，乃泾卒回戈耳！无所统，正应大掠而过。如令有主，祸未可知。朱泚见在泾源，素得人心。今者在城，倘收泾卒扶持，则难制矣。计其仓遑，未暇此谋。诸公能相逐径往至泚宅，召之俱西乎？”诸公持疑，光晟即奔马诣泚曰：“人主出京，公为大臣，岂是宴居之日？”泚曰：“愿从公去，命驾将行。”而泾卒已集其门矣。光晟自将逃去，因为泚所縻。然而奉泚甚力，每有战，常在其间。及神麈之阵，泚拜光晟仆射平章事，统兵出战，大败而还。方寤神告为征矣。（出《集异记》）

淮南军卒

陈少游镇淮南时，尝遣军卒赵某使京师，遗公卿书。将行，诫之曰：“吾有急事，候汝还报。以汝骁健，故使西去。不可少留，计日不至，当死。”赵日驰数百里，不敢怠。至华阴县，舍逆旅中，寝未熟，忽见一人绿衣，谓赵曰：“我吏于金天王，王命召君，宜疾去。”赵不测，即与使者偕行。至岳庙前，使者入白：“赵某至。”既而呼赵，趋拜阶下。

其堂上列烛，见一人据案而坐，侍卫甚严，徐谓赵曰：“吾有子婿，在蜀数年，欲驰使省视，无可为使者。闻汝善行，日数百里，将命汝使蜀，可乎？”赵辞以相国命西使长安，且有日期，不然当死。今为大王往蜀，是弃相国命也，实不敢还广陵。且某父母妻子俱在，忍生不归乡里。非敢以他辞不奉教，唯大王察之。王曰：“径为我去，当不至是。自蜀还由长安，未晚也。”即留赵宿庙后空舍中，具食饮。忧惑不敢寐。遂往蜀，且惧得罪；固辞不往，又虑祸及，计未决。俄而渐晓，闻

庙中喧阗有声，因出视，见庭中虎豹麋鹿，狐兔禽鸟，近数万。又有奇状鬼神千数，罗列曲躬，如朝谒礼。顷有诉讼者数人偕入，金天断理甚明，良久退去。既而谓左右呼赵，应声而去。王命上阶，于袖中出书一通，付赵曰：“持此为我至蜀郡，访成都萧敬之者与之。吾此吏辈甚多，但以事机密，虑有所洩，非生人传之不可。汝一二日当疾还，无久留。”因以钱一万遗之，赵拜谢而行。至门，告吏曰：“王赐以万钱，我徒行者，安所赆乎？”吏曰：“置怀中耳。”赵即以钱贮怀中，辄无所碍，亦不觉其重也。行未数里，探衣中，皆纸钱耳。即弃道旁。俄有追之者，以数千钱遗之，曰：“向吾误以阴道所用钱赐君，固无所用，今别赐此矣！”赵受之，昼夜兼行，逾旬至成都。访肖敬之，以书付之。敬之启视，喜甚，因命席，谓赵曰：“我人也，家汝郑间。昔岁赴调京师，途至华阴，遂为金天王所迫为亲。今我妻在，与生人不殊。向者力求一官，今则遂矣。故命君驰报。”即留赵一日，赠缣数段，以还书遣焉。过长安，遂达少游书。得还报，日夜驰行。至华阴，金天见之大喜，且慰劳：“非汝莫可使者。今遣汝还，设相国讯汝，但言为我使。遣汝为裨将，无惧。”即以数十缣与之，曰：“此人间缣帛，可用之。”赵拜谢而径归淮南，而少游讯其稽留，赵具以事对。少游怒不信，系狱中。是夕，少游梦一人，介金甲仗剑曰：“金天王告相国，向者实遣赵某使蜀。今闻得罪，愿释之。”少游悸寤，奇叹之且久。明日晨起，话于宾僚，即命释赵，署为裨将。元和中犹在。（出《宣室志》）

元载张谓

元载布衣时，常与故礼部侍郎张谓友善。贫无仆马，弊衣

徒行于陈蔡。一日天暮，忽大风雷，原野曛黑，二人相与诣道左神庙中以避焉。时有盗数辈，皆仗剑佩弧矢，匿于庙宇下。元张二人忽见之，惶惧益甚，且虑为其所害。二人即负壁而立，不敢动。俄闻庙中有呼者曰：“元相国张侍郎且至，群盗当疾去，无有害于贵人。”群盗相目而惊，遂驰去。二人因偕贺：“吾向者以殍死为忧，今日真神人之语也。”且喜且叹。其后载果相代宗。谓终礼部侍郎。（出《宣室志》）

颖阴里正

颖阳里正说某不得名，曾乘醉还村，至少妇祠醉，因系马卧祠门下。久之欲醒，头向转，未能起。闻有人击庙门，其声甚厉。俄闻中问是何人，答云所由，令觅一人行雨。庙中云：“举家往岳庙作客，今更无人。”其人云：“只将门下卧者亦得。”庙中人云：“此过客，那得使他。”苦争不免，遂呼某令起。随至一处，濛濛悉是云气，有物如骆驼。某人抱某上驼背，以一瓶授之，诫云：“但正抱瓶，无令倾侧。”其物遂行。瓶中水纷纷然做点而下，时天久旱。下视见其居处，恐雨不足，因而倾瓶。行雨既毕，所由放还。到庙门见己尸在水中，乃前入便活，乘马还家。以倾瓶之故，其宅为水所漂，人家尽死。某自此发狂，数月亦卒。（出《广异记》）

卷第三百五 神十五

王法智 李佐时 韦皋 窦参
李伯禽 肖复第 李纳 崔汾 卒秘

王法智

桐庐女子王法智者，幼事郎子神。大历中，忽闻神作大人语声，法智之父问：“此言非圣贤乎？”曰：“然。我姓滕，名传胤。本京兆万年人，宅在崇贤坊。本与法智有因缘。”与酬对，深得物理，前后州县甚重之。桐庐县令郑锋，好奇之士，常呼法智至舍。令屈滕十二郎，久之方至。其辨对言语，深有士风，锋听之不倦。每见词人，谈经诵诗，欢言终日。

常有客僧诣法智乞丐者，神与交言，赠诗云：“卓立不求名出家，长怀片志在青霞。今日英雄气冲盖，谁能久坐宝莲花。”又曾为诗赠人云：“平生才不足，立身信有余。自叹无大故，君子莫相疏。”六年二月二十五日疲，戴孚与左卫兵曹徐晃、龙泉令崔向、丹阳县丞李从训、邑人韩谓苏修，集于锋宅。会法智至，令召滕传胤，久之方至，与晃等酬献数百言。

因谓诸贤：“请人各诵一章。”诵毕，众求其诗，率然便诵二首云：“浦口潮来初淼漫，莲舟摇荡采花难。春心不惬空归去，会待潮平更折看。”云：“众人莫厮笑。”又诵云：“忽然湖上片云飞，不觉舟中雨湿衣。折得莲花浑忘却，空将荷叶盖头归。”白云：“此作亦颇蹉躞。”又嘱法智弟与锋献

酬数百言，乃去。（出《广异记》）

李佐时

山阴县尉李佐时者，以大历二年遇劳，病数十日中愈，自会稽至龙丘。会宗人述为令，佐时止令厅数日。夕复与客李举，明灯而坐。忽见衣绯紫等二十人，悉秉戎器，趋谒庭下。

佐时问何人，答曰：“鬼兵也。大王用君为判官，特奉命迎候，以充驱使。”佐时曰：“己在哀制，为是非礼。且王何以得知有我？”答云：“是武义县令窦堪举君。”佐时云：“堪不相知，何故见举？”答云：“恩命已行，难以辞绝。”须臾堪至，礼谒，蕴籍如平人，坐谓佐时曰：“王求一子婿，兼令取甲族，所以奉举，亦由缘业使然。”佐时固辞不果。须臾王女亦至，芬香芳馥，车骑云合。佐时下阶迎拜，见女容姿服御，心颇悦之。堪谓佐时曰：“人谁不死，如君盖稀。无宜数辞，以致王怒。”佐时知终不免。久之，王女与堪去，留将从二百余人，祇承判官。翌日，述并弟造，同诣佐时。佐时且说始末，云：“既以不活，为求一顿食。”述为致盛饌。佐时食雉臠，忽云：“不见碗。”呵左右：“何以收羹？”仆于食案，便卒。其妻郑氏在会稽，丧船至之夕，婢忽作佐时灵语云：“王女已别嫁，但遣我送妻还。”言甚凄怆也。（出《广异记》）

韦皋

韦皋初薄游剑外，西川节度使兵部尚书平章事张延赏以女

妻之，既而恶焉，厌薄之情日露。公郁郁不得志，时入幕府，与宾朋从游，且攄其忿。延赏愈恶之，谓皋曰：“幕僚无非时奇，延赏尚敬惮之，韦郎无事，不必数到。”其轻之如此。他日，其妻尤憫之曰：“男儿固有四方志，今厌贱如此不知，欢然度日，奇哉！妾辞家事君子，荒隅一间茅屋，亦君之居；炊菽羹藜，箠食瓢饮，亦君之食。何必忍愧强安，为有血气者所笑。”于是入告张行意，延赏遗帛五十疋。夫人薄之，不敢言。时有女巫在焉，见皋入西院，问夫人曰：“向之绿衣入西院者为谁？”曰：“韦郎。”曰：“此人极贵，位过宰相远矣。其禄将发，不久亦镇此，宜殊待之。”问其所以，曰：“贵人之所行，必有阴吏。相国之侍一二十人耳，如韦郎者，乃百余人。”夫人闻之大喜，遽言于延赏，延赏怒曰：“赠薄请益可矣，奈何假托巫妖，以相调乎？”韦行月余日到歧，歧帅以西川之贵婿，延置幕中，奏大理评事。寻以鞫狱平允，加监察，以陇州刺史卒出知州事。俄而朱泚乱，驾幸奉天。陇州有泚旧卒五百人，兵马使牛云光主之。云光谋作乱，不克，率其众奔朱泚。道遇泚使，以伪诏除皋御史中丞，因与之俱还。皋受其命，谓云光曰：“受命必无疑矣，可悉纳器械，以明不相诈。”云光从之。翌日大飨，伏甲尽杀之，立坛盟诸将。泚复许皋凤翔节度，皋斩其使。行在闻之，人心皆奋，乃除陇州刺史奉义军节度使。及驾还宫，乃授兵部尚书西川节度使。延赏闻之，将自抉其目，以惩不知人。（出《续玄怪录》）

窦参

窦参常为蒲圻县令，县有神祠，前后令宰皆祀之，窦至即

欲除毁，有日矣。梦神谓己曰：“欲毁吾所居，吾害公未得者，盖以公当为相。然幸且相存，自知与君往来，可以预知休咎。”既惊觉，乃自入祠祭酹，以兄事之。后凡有迁命，皆先报之，颇与神交焉。其神欲相见，必具盛饌于空室之内，围以帘幕。竈入之后，左右闻二人笑语声。竈为郴州别驾，官舍有空院，竈因闭之。俄闻有呼声三四，寻之则无人。竈心动，乃具服仰问之曰：“得非几兄乎？”曰：“是也。君宜促理家事，三两日内有北使到，君不免矣。”竈依言处之。坐待使。不数日，王人遽至，果有后命。（出《戎幕闲谈》）

李伯禽

贞元五年，李伯子伯禽，充嘉兴监徐浦下场余盐官。场界有蔡侍郎庙，伯禽因谒庙。顾见庙中神女数人，中有美丽者，因戏言曰：“娶妇得如此，足矣。”遂沥酒祝语之。后数日，正昼视事，忽闻门外有车骑声。伯禽惊起，良久，具服迎于门，乃折旋而入。人吏惊愕，莫知其由。乃命酒肴，久之，祇叙而去。后乃语蔡侍郎来。明日又来，傍人并不之见。

伯禽迎于门庭，言叙云：“幸蒙见录，得事高门。”再拜而坐，竟夕饮食而去。伯禽乃告其家曰：“吾已许蔡侍郎论亲。”治家事，别亲党，数日而卒。（出《通幽记》）

肖复第

肖复亲弟，少慕道不仕。服食芝桂，能琴，尤善南风。因

游衡湘，维舟江岸。见一老人，负书携琴。肖生揖坐曰：“父善琴，得南风耶？”曰：“素善此。”因请抚之，尤妙绝，遂尽传其法。饮酒数杯，问其所居，笑而不答。及北归，至沅江口，上岸理南风。有女子双鬟，挈一小竹笼曰：“娘子在近好琴，欲走报也。”肖问何来此，曰：“采果耳。”去顷却回，曰：“娘子召君。”肖久在船，颇思闲行，遂许之。俄有苍头棹画舸至。肖登之，行一里余，有门馆甚华。召生升堂，见二美人于上，前拜。美人曰：“无怪相迎，知君善南风，某亦素爱，久不习理，忘其半，愿得传受。”生遂为奏，美人亦命取琴。肖弹毕，二美人及左右皆掩泣。问生授于何人，乃言老父，具言其状。美人流涕曰：“舜也。此亦上帝遣君子受之，传于某，某即舜二妃。舜九天为司徒已千年，别受此曲，年多忘之。”遂留生啜茶数碗。生辞去，曰：“珍重厚惠。”然亦不欲言之于人。遂出门，复乘画舸，至弹琴之所。明日寻之，都不见矣。（出《逸史》）

李 纳

贞元初，平卢帅李纳病笃，遣押衙王祐，禱于岱岳。斋戒而往，及岳之西南，遥见山上有四五人，衣碧汗衫半臂。其余三四人，杂色服饰，乃从者也。碧衣持弹弓，弹古树上山鸟。一发而中，鸟堕树，从者争掩捉。王祐见前到山下人，尽下车却盖，向山齐拜。比祐欲到，路人皆止祐下车：“此三郎子、七郎子也。”遂拜碧衣人。从者挥路人，令上车，路人踌躇，碧衣人自挥手，又令人上。持弹弓，于殿西南，以弹弓斫地俯视，如有所伺。见王祐，乃召之前曰：“何为来？”祐具以对。

碧衣曰：“君本使已来矣，何必更为此行。要见使者乎？”遂命一人曰：“引王祐见本使。”遂开西院门引入，见李纳荷校灭耳，踞席坐于庭。王祐惊泣前伏，抱纳左脚，噬其肤。引者曰：“王祐可退。”却引出。碧衣犹在殿阶，谓祐曰：“要见新使邪？”又命一人从东来，形状短阔，神彩可爱。碧衣曰：“此君新使也。”祐拜讫无言。祐似欠嚏而迟者久之，忽无所见，唯苍苔松柏，悄然严静。乃荐奠而回。见纳，纳呼入卧内。问王祐，祐但以荐奠毕，掷樗蒲投，具得吉兆告纳。纳曰：“祐何不实言？何故噬吾足？”于是举足，乃祐所噬足迹。祐顿首，具以实告。纳曰：“适见新使为谁？”祐曰：“见则识，不知其名也。”纳乃召三人出，至师古，曰：“此是也。”纳遂授以后事，言毕而卒。王祐初见纳荷校，问曰：“仆射何故如此？”纳曰：“平生为臣之辜也，盖不得已如何。今日复奚言也。”（出《集异记》）

崔 汾

澧泉尉崔汾，仲兄居长安崇贤里。夏夜，乘凉于庭际。月色方午，风过，觉有异香。俄闻南垣土动簌簌，崔生意其蛇鼠也。忽见一道士，大言曰：“大好月色。”崔惊惧避之。道士缓步庭中，年可四十，风仪清古。良久，妓女十余。排大门而入，轻绡翠翹，艳色绝世。有从者具香茵，列坐月下。崔生疑其妖魅，以枕击门惊之。道士小顾，怒曰：“我以此差静，复贪月色。初无延伫之意，敢此粗率。”乃厉声曰：“此处有地界耶？”欵有二人，长才三尺，巨首僂耳，唯伏其前。道士顾指崔生所止曰：“此人合有亲属入阴籍，可领来。”二人趋出。

俄见其父母及兄悉至，卫者数人，摔拽批扶之。道士叱曰：“我在此，敢纵子无礼乎？”父母叩头曰：“幽明隔绝，诃责不及。”道人叱遣之。复顾二鬼曰：“捉此疑人来。”二鬼跳及门，以赤物如弹丸，遥投崔生口中，乃细赤绋也。遂钓出于庭，又叱辱。崔惊失音，不得自理，崔仆妾悉哭泣。其妓罗拜曰：“彼凡人，因讶仙官无状而至，似非大过。”怒解，乃拂衣由大门而去。崔某病如中恶，五六日方差。因迎祭酒醮谢，亦无他。崔生初隙见亡兄，以帛抹唇，如损状。仆使共诃之，一婢泣曰：“儿郎就木之时，而衣忘开口。其时匆匆就剪，误伤下吻。然旁人无见者，不知幽冥中二十余年，尤负此苦。”（出《酉阳杂俎》）

辛 秘

辛秘五经擢第后，常州赴婚。行至陕，因息于树阴。旁有乞儿箕坐，痂面虬衣。访辛行止，辛不对即去，乞儿迹随之。辛马劣，不能相远，乞儿强言不已。前及一绿衣者，辛揖而与之俱行里余。绿衣者忽前马骤去，辛怪之，独言：“此人何忽如是？”乞儿曰：“彼时至，岂自由乎？”辛觉语异，始问之曰：“君言时至何也？”乞儿曰：“少顷当自知之。”将及店，见数十人拥店门，问之，乃绿衣者卒矣。辛惊异，遽卑下之，因解衣衣之，脱乘乘之。乞儿初无谢意，语言往往有精义。至汴，谓辛曰：“某止是矣，公所适何事也？”辛以娶约语之。乞儿笑曰：“公士人，业不可止此行。然非君妻，公婚期甚远。”隔一日，乃扛一器酒与辛别，指相国寺刹曰：“及午而焚，可迟此而别。”如期，刹无故火发，坏其相轮。临去，以绫帊

复赠辛，带有一结，语辛：“异时有疑，当发视也。”积二十余年，辛为谓南尉，始婚裴氏。洎裴生日，会亲宾客，忽忆乞儿之言。解帊复结，得幅纸，大如手板，署曰：“辛秘妻河东裴氏，某月日生。”乃其日也。辛计别乞儿之日，妻尚未生。
(出《酉阳杂俎》)

卷第三百六 神十六

陈袁生 冉遂 魏耽 卢佩

陈袁生

贞元初，陈郡袁生者，尝任参军于唐安。罢秩游巴川，舍于逆旅氏。忽有一夫，白衣来谒。既坐，谓生曰：“某高氏子也，家于此郡新明县。往者常职军伍间，今则免矣。故旅游至此。”生与语，其聪辩敏博，迥出于人，袁生奇之。”又曰：“某善算者，能析君平生事。”生即讯之，遂述既往事，一一如笔写，生大惊。是夕，夜既深，密谓袁生曰：“我非人也，幸一陈于君子，可乎？”袁生闻之惧，即起曰：“君非人，果鬼乎？是将祸我耶？”高生曰：“吾非鬼，亦非祸君，所以来者。将有托于君耳。我赤水神，有祠在新明之南。去岁淫雨数月，居舍尽圯，郡人无有治者，使我为风日所侵铄。且日如樵牧者欺侮，里中人视我若一坏土耳。今我诉于子，子以为可则言，不则去。无恨也。”袁生曰：“神既有愿，又何不可哉！”神曰：“子来岁当调补新明令，倘为我重建祠宇，以时奠祀，则真幸之甚也。愿无忘。”袁生诺之。既而又曰：“君初至邑时，当一见诣。然而人神理隔，虑君仆吏有黷于我，君当屏去其吏，独入庙中。冀尽一言耳。”袁生曰：“谨奉教。”是岁冬，袁生果补新明令。及至任，讯之，果有赤水神庙，在县南数里。旬余，遂诣之。未至百余步，下马屏车吏，独入庙中。

见其檐宇摧毁，蓬荒如积。伫望久之，有一白衣丈夫自庙后来，高生也。色甚喜，既拜。谓袁生曰：“君不忘前约，今日乃诣我，幸何甚哉！”于是偕行庙中。见阶垣下有一老僧，具桎梏，数人立其旁。袁生问曰：“此何为者？”神曰：“此僧乃县东兰若道成师也。有殃，故吾系之一岁矣。每旦夕则鞭捶之。从此旬余，当解之。袁生又曰：“此僧既存，安得系于此乎？”神曰：“以生魄系之，则其人自沈疾，亦安能知吾之为哉！”神告袁生曰：“君幸诺我建庙，可疾图之。”袁生曰：“不敢忘。”既归，将计其工。然贫甚，无以为资。因自念曰：“神人所言，系道成师之魄，当沉疾。又云，从此去旬余，当解之。吾今假于他语，俾建其庙宇，又安有疑乎？”于是经往县东兰若问之，果有成师者，卧疾一岁矣。道成曰：“某病且死，旦夕则一身尽痛。”袁生曰：“师疾如是，且近于死矣，然我能愈之。师能以缙货建赤水神庙乎？”道成曰：“疾果愈，又安能以缙货为事哉！”袁生既给曰：“吾善视鬼，近谒赤水神庙，见师魂，具桎梏势于垣下。因召赤水神问其事，曰：‘此僧有宿殃，故繫于此。’吾怜师之苦，因告其神：‘何为繫生人，可疾解之。吾当命此僧以修建庙宇，慎无违也。’神喜而诺我曰：‘从此去旬余，当舍其罪。’吾故告师疾将愈，宜修赤水神庙也。无以疾愈，遂怠其心。为此则祸且及矣。”道成伪语曰：“敬受教”后旬余，果愈。因召门弟子告曰：“吾少年弃家，学浮屠氏法，迨今年五十，不幸沈疾。向者袁君谓我曰：‘师之病，赤水神所为也。疾捶可修补其庙。’夫置神庙者，所以祐兆人，祈福应。今既有害于我，安得不除之乎？”即与其徒，持锤诣庙，尽去神像及祠宇，无一遗者。又明日，道成谒袁生。袁生喜曰：“师病果愈乎。吾之语岂妄耶？”道成曰：“然，幸君救我，何敢忘君之恩乎？”袁生曰：“可疾计修

赤水神庙也，不然，具惧为祸。”道成曰：“夫神所以赖于人者，以其福可延，戾可弭，旱亢则雩之以泽，潦淫则禱之以霁。故天子诏天下郡国，虽一邑一里，必建其祠。盖用为民之福也。若赤水神者，无以福人，而有害于人焉，可不去之。已尽毁其庙矣。”袁生且惊且惧，遂谢之。道成气益丰，而袁生惧甚。后月余。吏有罪，袁生朴之。无何吏死，其家诉于郡，坐徙端溪。行至三峡，忽遇一白衣，立于路左。视之，乃赤水神也。曰：“向托君修我祠宇，奈何致道成毁我之舍，弃我之像？使一旦无所归，君之罪也。今君弃逐穷荒，亦我报仇耳！”袁生既谢曰：“毁君者道成也。何为罪我？”神曰：“道成师福盛甚，吾不能动。今君禄与命衰，故我得以报。”言已不见。生恶之，后数日，意以疾卒。（出《宣室志》）

冉 遂

冉遂者，齐人也，父邑宰。遂婚长山赵玉女。遂既丧父，又幼性不惠，略不知书，无以进达，因耕于长山。其妻赵氏，美姿质，性复轻荡。一日独游于林藪间，见一人衣锦衣，乘白马，侍从百余人，皆携剑戟过之。赵氏曰：“我若得此夫，死亦无恨。”锦衣人回顾笑之。左右问赵氏曰：“暂为夫可否？”赵氏应声曰：“君若暂为我夫，我亦怀君恩也。”锦衣遽下马，入林内。既别，谓赵氏曰：“当生一子，为明神，善保爱之。”赵氏果有孕，及期生一儿，发赤面青，遍身赤毛，仅长五寸，眼有光耀。遂甚怪之，曰：“此必妖也，可杀之。”赵氏曰：“此儿托体于君，又何妖？或是异人，何杀之耶？必杀反为害。若何？”遂惧而止，赵氏藏之密室。及七岁，其儿忽

长一丈。俄又自空有一大鸟飞下，儿走出，跃上鸟背飞去，其母朝夕哭之。经数月，儿自外来，擐金甲，佩剑弯弓，引兵士可千余人。至门直入，拜母曰：“我是游察使者子，幸托身于母。受生育之恩，未能一报，我今日后，时一来拜觐，待我微答母恩，即不来矣。”赵氏曰：“儿自为何神也？”儿曰：“母慎勿言，我已补东方擒恶将军。东方之地，不遵明祇，擅为恶者，我皆得以诛之。”赵氏取酒炙以饲之，乃谓儿：“我无多酒炙，不可以及将士。”儿笑曰：“母但以一杯酒洒空中，即兵士皆饮酒也。”母从之。见空中洒下起雨，兵士尽仰面而饮之。儿乃遽止曰：“少饮，”临别，谓母曰：“若有急，但焚香遥告，我当立至。”言讫，上马如风雨而去。后一年，赵氏父亡，赵氏往葬之。其父家，每月有鬼兵可千余，围其宅。有神扣门言曰：“我要为祠宇，尔家翁见来投我，尔当速去，不然，皆杀之。”赵氏忽思儿留言，乃焚香以告。其夕，儿引兵士千余至，令一使诘之，神人茫然收兵为队，自缚于儿前。儿呵责。尽杀其众。谓母曰：“此非神也，是强鬼耳。生为史朝义将，战亡之后无所归，自收战亡兵，引之来此，欲擅立祠宇耳。”母曰：“适闻言，家翁已在我左右，尔试问之。”其儿令擒神人问之曰：“尔所谋事，我尽知之，不须言也。任何以无故追赵玉耶？今在何处？”其人泣告曰：“望将军哀念。生为一将，不能自立功，而死于阵前。死后欲求一神，又不能良图。今日有犯斧钺，若或将军不以此罪告上天。容在麾下，必效死节。”又问曰：“赵玉何在？”神曰：“寄在郑大夫塚内。”儿乃立命于塚内取赵玉至，赵玉寻苏。赵氏切劝儿恕神之罪，儿乃释缚，命于部内为小将。乃辞其母，泣而言曰：“我在神道，不当频出迹于人间，不复来矣，母善自爱。”又为风雨而去，迨后绝然不至矣。（出《奇事记》）

魏 耽

贞元中，吉州刺史魏耽，罢任居洛。有女子，年甫十六，颜色甚美丽。夏中，俱纳凉于庭。急仰视天裂，有长人于裂处下，直至耽前。衣紫佩金，黑而髯，曰：“我姓朱，天遣与君为女婿。”耽不敢阻，请俟排比，再三乃许。约期后月，乃腾空而去。耽与其妻，虽甚忧迫，亦具酒食而俟之。有圉人突入拜耽，耽曰：“何不秣马而突入，太无礼也。”圉人曰：“窃见使君有忧色，故请言其事。”耽曰：“尔何要知之？”圉人固请，耽因告之。圉人曰：“使君不足，小事耳。”言讫而出。佩金者及期而至，圉人复突入，佩金者见之，趋下再拜。圉人作色而叱之曰：“天怒尔，罚汝在人间，奈何又复扰人如是？”对曰：“死罪。”复拜。圉人辄升堂而坐，召佩金者坐，命洒。圉人于大沙锣，取饮数器，器可三斗余。饮讫，又取一铁杵，折而嚼之。乃以沙锣饮佩金者，佩金者甚有惧色，乃饮之。唯言死罪。更无他词。圉人曰：“送天狱禁百日。”乃腾空而去。圉人曰：“吾乃使君此斗本命星也，魏使君昼夜焚修，今乃报之。适无礼者，既贼星也，今已禁之，请去他虑。”言讫而去。（出《闻奇录》）

卢 佩

贞元末，渭南县丞卢佩，性笃孝。其母先病腰脚，至是病甚，不能下床榻者累年，晓夜不堪痛楚。佩即弃官，奉母归长安，寓于长乐里之别第，将欲竭产而求国医王彦伯治之。彦伯

声势重，造次不可一见，佩日往祈请焉。半年余，乃许一到，佩期某日平旦。是日亭午不来，佩候望于门，心摇目断。日既渐晚，佩益怅然。忽见一白衣妇人，姿容绝丽，乘一骏马，从一女僮，自曲之西，疾驰东过。有顷，复自东来，至佩处驻马，谓佩曰：“观君颜色忧沮，似有所候待来，请问之。”佩志于王彦伯，初不觉妇人之来，既被顾问再三，乃具以情告焉。妇人曰：“彦伯国医，无容至此。妾有薄技，不减王彦伯所能。请一见太夫人，必取平差。”佩惊喜，拜于马首曰：“诚得如此，请以身为仆隶相酬。佩即先入白母，母方呻吟酸楚之次，闻佩言，忽觉小廖。遂引妇人至母前，妇人才举手候之，其母已能自动矣。于是一家欢跃，竟持所有金帛，以遗妇人。妇人曰：“此犹未也，当要进一服药，非止尽除痼疾，抑亦永享眉寿。”母曰：“老妇将死之骨，为天师再生，未知何阶上答全德。”妇人曰：“但不弃细微，许奉九郎巾栉。常得在太夫人左右则可，安敢论功乎？”母曰：“佩犹愿以身为天师奴，今反得为丈夫，有何不可？”妇人再拜称谢，遂于女僮手。取所持小庄奩中，取药一刀圭，以和进母。母入口，积年诸苦，释然顿平。即具六礼，纳为妻。妇入朝夕供养，妻道严谨。然每十日，即请一归本家。佩欲以车舆送迎，即终因辞拒，唯乘旧马。从女僮，倏忽往来，略无踪迹。初且欲顺适其意，不能究寻，后既多时，颇以为异。一旦，伺其将出，佩即潜往窥之。见乘马出延兴门，马行空中。佩惊问行者，皆不见。佩又随至城东墓田中，巫者陈设酒肴，沥酒祭地，即见妇人下马，就接而饮之。其女僮随后收拾纸钱，载于马上，即变为铜钱。又见妇人以策画地，巫者随指其处曰：“此可以为穴。”事毕，即乘马而回。佩心甚恶之，归具告母，母曰：“吾固知是妖异，为之奈何？”自是妇人绝不复归佩家，佩亦幸焉。后数十日，

佩因出南街中，忽逢妇人行李，佩呼曰：“夫人何久不归？”妇人不顾，促辔而去。明日，使女僮传语佩曰：“妾诚非匹敌，但以君有孝行相感，故为君治太夫人疾。得平和。君自请相约为夫妇。今既见疑，信当决矣。”佩问女僮：“娘子今安在？”女僮曰：“娘子前日已改嫁靖恭李谿议矣。”佩曰：“虽欲相弃，何其速欤？”女僮曰：“娘子是地祇，管京兆府三百里内人家丧葬所在。长须在京城中作生人妻，无自居也。”女僮又曰：“娘子终不失所，但嗟九郎福祐太薄，向使娘子长为妻，九郎一家，皆为地仙矣。”卢佩第九也。（出《河东记》）

卷第三百七 神十七

沈聿 党国清 太原小吏 村人陈翁 乐坤 永清县庙
崔泽 韩愈 李逢吉 樊宗训 裴度 张仲殷 凌华

沈 聿

贞元中，庶子沈华致仕永崇里。其子聿尉三原。素有别业，在邑之西，聿因官遂修葺焉。于庄之北，平原十余里，垣古埏以建牛坊。秩满。因归农焉。一日，寢堂之东轩。忽惊寤，见二黄吏谓聿曰：“府司召郎。聿自谓官罢。无事诣府。拒之未行。二吏坚呼，聿不觉随出。经历亲爱泊家人，挥霍告语，曾无应者。二吏呵驱甚迫，遂北行可二十里。至一城署，人民稀少，道路芜荟，正衙之东街，南北二巨门对启。吏导入北门，止聿屏外。入云，追沈聿到。”良久，厅上读状，付司责问。聿惶惧而逃，莫知所诣，遂突入南门。门内有厅，重施帘幙，聿危急，径入帘下。则见紫衣贵人，寢书案后。聿欣有所投，又惧二吏之至，因声气撼动，紫衣遂寤。熟视聿曰：“子为何者？”聿即称官及姓名。紫衣曰：“吾与子亲且故，子其知乎？”聿惊感未对。又曰：“子非张氏之弥甥乎？吾而祖舅也。子在人间，亦知张谓侍郎乎？”聿曰：“幼稚时则闻之。家有文集，尚能记念。”紫衣喜曰：“试为我言。”聿念樱桃解结垂檐子，杨柳能低入户枝。”紫衣大悦。二吏走至前庭曰：“秋局召沈聿。”因遥拜，呼紫衣曰“生曹”，礼谒甚恭。紫衣

谓曰：“沈聿吾之外孙也，尔可致吾意于秋局，希缓其期。”二吏承命而出。俄返曰：“敬依教。”紫衣曰：“尔死矣，宜速归。”聿谢辞而出，吏伺聿于门，笑谓聿曰：“生曹之德，其可忘哉。”因引聿而南。聿大以酒食钱帛许之。忽若梦觉，日已夕矣。亦不以告人，即令致奠二吏于野外。聿亦无恙。又五日，聿晚于庄门复见二吏曰：“冤诉不已，须得郎为证。”聿即询其事犯，二吏曰：“郎建牛坊，平夷十古塚，大被论理，候郎对辩。”聿谓曰：“此主役之家人银钥擅意也。”二吏相顾曰：“置即召奴，或可矣。”因忽不见。其夜，银钥气蹶而卒。数日，忽复遇二吏，谓聿曰：“银钥称郎指教，屈辞甚切，郎宜自往。”聿又勤求，特希一为告于生曹，二吏许诺。有顷复至，曰：“生曹遣郎今夕潜遁，慎不得泄。藏伏三日，事则济矣。”言讫不见。聿乃密择捷马，乘夜独游。聿曾于同州法轮寺寓居习业，因往诣之。及至，遇所友之僧出，因投其房。当宿累日，惧贻严君之忧，则径归京，不敢以实启。庄夫至云：“前夜火发，北原之牛坊，已为煨烬矣。”聿终免焉。（出《集异记》）

党国清

晋阳东南二十里，有台骀庙，在汾水旁。元和中，王鐔镇河东时，有里民党国清者，善建屋。一夕，梦黑衣人至门，谓国清曰：“台骀神召汝。”随之而去。出都门，行二十里，至台骀神庙。庙门外有吏卒数十，被甲执兵，罗列左右，国清恐悸不敢进。使者曰：“子无惧。”已而入谒。见有兵士百余人，传导甚严，既再拜。台骀神召国清升阶曰：“吾庙宇隳漏，风

日飘损，每天雨，即吾之衣裾几席沾湿。且尔为吾塞其罅隙，无使有风雨之苦。”国清曰：“谨受命。”于是搏涂登庙舍，尽补其漏。

即毕，神召黑衣者。送国清还。出庙门，西北而去，未行十里，忽闻传呼之声，使者与国清俱匿于道左。俄见百余骑，自北而南，执兵设辟者数十。有一人具冠冕，紫衣金佩，御白马，仪壮魁伟，殿后者最众。使者曰：“磨笄山神也，以明日会食于李氏之门，今夕故先谒吾君于庙耳。”国清与使者俱入城门，忽觉目皆微惨，以手搔之，悸然而寤。

明日，往台骀庙中，见几上有屋坏泄雨之迹。视其屋，果有补葺之处。及归，行未六七里，闻道西村堡中有箫鼓声，因往谒焉。见设筵，有巫者呼舞，乃醮神也。

国清讯之，曰：“此李氏之居也。李存古尝为衙将，往年范司徒罪其慢法，以有军功，故宥其死，殡于雁门郡。雁门有磨笄山神，存古常祷其庙，愿得生还。近者以赦获归。存古谓磨笄山神所祐，于是醮之。”果与国清梦同也。（出《河东记》）

太原小吏

王锴镇太原，尝一日亭午之际，有小吏，见一神人，长丈余，介金仗剑，自衙门缓步而来。既而伫立久之，若有所伺。小吏见之甚惧，白于衙将靳坦、张和。偕视之，如小吏言。

俄有暴风起，因忽不见。后月余而锴薨，时元和中也。（出《宣室志》）

村人陈翁

云朔之间尝大旱，时暑亦甚，里人病热者以千数。有甿陈翁者，因独行田间，忽逢一人，仪状其异，擐金甲，左右佩弧矢，执长剑，御良马，朱纓金佩，光采华焕，鞭马疾驰。适遇陈翁，因驻马而语曰：“汝非里中人乎？”翁曰：“某农人，家于此已有年矣。”神人曰：“我天使，上帝以汝里中人俱病热，岂独骄阳之所为乎？且有厉鬼在君邑中。故邑人多病，上帝命我逐之。”已而不见。陈翁即以其事白于里人。自是云朔之间，病热皆愈。（出《宣室记》）

乐 坤

乐坤，旧名冲，累举不第。元和十二年，乃罢举东归，至华阴。夜祷岳庙，以下进退之计。中夜，忽梦一青绶人，检簿出来报云：“来年有乐坤名已到，冥簿不见乐冲也。”冲遂改为坤。来年如其说。春闱后，经岳祈谢，又祝官位所至。梦中称官历四资，郡守而已，乃终于郢州。（出《云溪友议》）

永清县庙

房州永清县，去郡东百二十里，山邑残毁，城郭萧条。穆宗时，有县令至任逾年，其弟宁省，乍睹见牢落，不胜其忧。暇日，周览四隅，无非榛棘，见荒庙岿然，土偶罗列，无门榜

牌记，莫知谁氏。访之邑吏，但云永清大王而已。令弟徙倚久之，昏然成寐，与神相接。神曰：“我名迹不显久矣。郁然欲自述其由，恐为妖怪。今吾子致问，得伸积年之愤。我毗陵人也，大父子隐，吴书有传。诛南山之虎，斩长桥之蛟，与民除害，阴功昭著。余素有壮志，以功佐时。余名廓，为上帝所命，于金商均房四郡之间，捕鸷兽。余数年之内，剿戮猛虎，不可胜数，生聚顿安。虎之首帅在西城郡，其形伟博，便捷异常，身如白锦，额有圆光如镜，害人最多，余亦诛之。居人怀恩，为余立庙。自襄汉之北，蓝关之南，凡三十余处，皆余憩息之所也。岁祀绵远，俗传多误，以余为白虎神。幸君子访问，愿为显示，以正其非。”他日，令弟言于襄阳从事，乃出版值于庙中。尘侵雨渍，文字将灭，大中壬申岁，襄州观察判官王澄，刻石于庙。（出《集异记》）

崔 泽

王锷镇太原，有清河崔泽者，长庆中刺坊州。常避暑于庭，时风月清朗。忽见一丈夫身甚长，峨冠广袖，自堂之前轩而降，立于阶所，厉声而呼，凡三呼而止。崔氏一家皆见，泽惧而且恶，命家僮逼之，已亡见矣。是夕，泽被疾。至明日，发使献书，愿解官归老，相府不许。后月余，卒于郡。（出《宣室志》）

韩 愈

吏部侍郎韩愈，长庆四年夏，以疾不治务。至秋九月免，

疾益甚。冬十一月，于靖安里昼卧。见一神人。长丈余，被甲仗剑，佩弧矢，仪状甚峻，至寢室，立于榻前。久而谓愈曰：“帝命与卿计事。”愈遽起，整冠而坐曰：“臣不幸有疾，敢以踞见王。”神人曰：“威粹骨蕤国，世与韩氏为仇，今欲讨之而力不足。卿以为何如？”对曰：“臣愿从大王讨之。”神人颔而去。于是书其词，置于座侧，数日不能解。至十二月而卒。（出《宣室志》）

李逢吉

故相李逢吉，尝为司空范希朝从事于单于府。时金城寺有老僧无为者，年七十余。尝一日独处禅斋，负壁而坐，瞬目数息。忽有一介甲持笏者，由寺而至。食顷，闻报李从事来，自是逢吉将游金城寺。无为辄见向者神人先至，率以为常。衙将简郢，与无为弟子法真善，常为郢语之。（出《宣室志》）

樊宗训

硤石县西有圣女神祠，县令韦谋，与前县令樊宗训游焉。宗训性疏复，不以神鬼为意，以鞭划其墙壁，抉剔其衣袂，言笑慢褻。归数日，邑中有狂僧，忽突入县门大呼曰：“县令当持法，奈何放纵恶人，遣凌轹恣横？”谋遣人逐出，亦不察其意也。旬余，谋小女病，召巫者视之曰：“圣女传语长官，土地神灵，尽望长官庇护。岂有教人侵夺？前者遣阿师白于长官，又不见喻。”韦君曰：“恶人是谁？即与捕捉。”曰：“前县

令樊宗训，又已发，无可奈何。以后幸长官留意，勿令如此。小娘子疾苦即应愈。”韦君谢之，令人焚香洒扫，邑中皆加敬畏，其女数日即愈。（出《室异记》）

裴 度

裴度少时，有术士云：“命属北斗廉贞星神，宜每存敬，祭以果酒。”度从之，奉事甚谨。及为相，机务繁冗，乃致遗忘。心恒不足，然未尝言之于人，诸子亦不知。京师有道者来谒，留之与语。曰：“公昔年尊奉神，何故中道而止？崇护不已，亦有感于相公。”度笑而已。后为太原节度使，家人病，迎女巫视之。弹胡琴，颠倒良久，蹶然而起曰：“请裴相公。廉贞将军遣传语‘大无情，都不相知耶？’将军甚怒，相公何不谢之。”度甚惊。巫曰：“当择良日洁斋，于净院焚香，具酒果，廉贞将军亦欲现形于相公。其日，度沐浴，具公服，立于阶下，东向奠酒再拜。见一人金甲持戈，长三丈余，北向而立。裴公汗洽，俯伏不敢动，少顷即不见。问左右，皆云无之。度尊奉不敢怠忽也。（出《逸史》）

张仲殷

户部郎中张滂之子，曰仲殷，于南山内读书，遂结时流子弟三四人。仲殷性亦聪利，但不攻文学，好习弓马。时与同侣挟弹，游步林藪。去所止数里，见一老人持弓，逐一鹿绕林，一矢中之，洞胸而倒。仲殷惊赏。老人曰：“君能此乎？”仲

殷曰：“固所好也。”老人曰：“获此一鹿，吾无所用，奉赠君，以充一饭之费。”仲殷等敬谢之。老人曰：“明日能来看射否？”

明日至，亦见老人逐鹿。复射之，与前无异，复又与仲殷。仲殷益异之。如是三度，仲殷乃拜乞射法。老人曰：“观子似可教也。明日复期于此，不用令他人知也。”仲殷乃明日复至其所。老人还至，遂引仲殷西行四五里，入一谷口。路渐低下，如入洞中，草树有异人间，仲殷弥敬之。约行三十余里，至一大庄，如卿相之别业焉。止仲殷于中门外厅中，老人整服而入，有修谒之状。出曰：“姨知君来此，明日往相见。”仲殷敬诺而宿于厅。

至明日，敕奴仆与仲殷备汤沐，更易新衣。老人具饌于中堂，延仲殷入拜母。仲殷拜堂下，母不为起，亦无辞让。老人又延升堂就坐，视其状貌，不多类人，或似过老变易，又如猿獠之状。其所食品物甚多，仲饮食次，亦不见其母动匕箸，倏忽而毕。久视之，敛坐如故，既而食物皆尽。

老人复引仲殷出，于厅前树下，施床而坐。老人即命弓矢，仰首指一树枝曰：“十箭取此一尺。”遂发矢十枝，射落碎枝十段，接成一尺，谓仲殷曰：“此定如何？”仲殷拜于床下曰：“敬服。”又命墙头上立十针焉，去三十步，举其第一也。乃按次射之，发无不中者也。遂教仲殷屈伸距跗之势。但约臂腕骨，臂腕骨相柱，而弓已满。故无强弱，皆不费力也。

数日，仲殷已得其妙。老人抚之，谓仲殷曰：“止于此矣。勉驰此名，左右各教取五千人，以救乱世也。”遂却引归至故处。而仲殷艺日新，果有善射之名。受其教者，虽童子妇人，即可与谈武矣。后父卒除服，偶游于东平军，乃教得数千人而卒。其老人盖山神也。善射者必趨度通臂，故母类于猿焉。

(出《原化记》)

凌 华

杭州富阳狱吏曰凌华，骨状不凡。常遇施翁相曰：“能舍吏，当为上将军。”华为吏酷暴，每有縲紲者，必扼喉撞心，以取贿赂。元和初，病一夕而死。将死，见黄衫吏赍诏而前，宣云：“牒奉处分，以华昔日曾宰剧县，甚著能绩。后有缺行，败其成功。谪官圜扉，伺其修省。既迷所履，太乖乃心。玉枕嶷然，委于庸贱。念兹贵骨，须有所归。今镇海军讨逆诸臣，合为上将。骨未圆实，难壮威棱。宜易之以得人，免块然而妄处。付司追凌华，凿玉枕骨送上。仍令所司，量事优恤。”于是黄衫人引入。有绿冠裳者隔帘语曰：“今日之来，德之不修也。见小吏而失禄，窃为吾子惜焉。”命左右取钳槌。俄顷，有缁衣豹袖执斤斧者三人。绿裳赐华酒王盅，昏然而醉。唯闻琢其脑，声绝而华醉醒。复止华于西阶以听命。移时，有宣言曰：“亡贵之人，理宜裨补。量延半纪，仍赉十千。”宣讫，绿裳延华升阶语曰：“吾汉朝隐屠钓之人也。盖求全身，微规小利。既歿之后，责受此官。位卑职猥，殊不快志。足下莫叹失其贵骨，此事稍大，非独一人。”命酒与华对酌别。饮数杯，冥然无所知。既醒，宛然在废床之上。扞其脑而骨已亡，其胣流赙助，凡十千焉。后十五年而卒。(出《集异记》)

卷第三百八 神十八

李回 李序 蔡荣 刘元迴
郑翦 柳澥 马总 崔龟从

李 回

唐故相李回，少时常久疾。兄駉，召巫覡，于庭中设酒食，以乐神。方面壁而卧，忽闻庭中喧然。回视，见堂下有数十人，或衣黄衣绿，竞接酒食而啖之。良久将散，巫欲撤其席，忽有一人自空而下，左右两翅。诸鬼皆辟易而退，且曰：“陆大夫神至矣。”巫者亦惊曰：“陆大夫神来。”即命致酒食于庭。其首俯于筵上，食之且尽，乃就饮其酒。俄顷，其貌頹然，若有醉色。遂飞去，群鬼亦随而失。后数日，回疾愈。（出《宣室志》）

李 序

元和四年，寿州霍丘县有李六郎，自称神人御史大夫李序。与人言，不见其形。有王筠者，为之役。至霍丘月余，赁宅住，更无余物，唯几案绳床而已。有人请事者，皆投状。王筠铺于案侧，文字温润，须臾满纸。能书。字体分明，休咎皆应。时河南长孙郢为镇遏使，初不之信，及见实，时与来往。先是官

宅后院空宽，夜后或泉鸣狐叫，小大为畏。乃命李六郎与疏理，遂云诺。每行，似风雨霏霏之声，须臾闻咿捶之声。遣之云：“更不得来。”自是后院遂安。时御史大夫李湘为州牧，侍御史张宗本为副使。岁余，宗本行县。先知有李序之异而不信，乃长孙郢召之，须臾而至。宗本求一札，欲以呈于牧守，取纸笔而请。序曰：“接对诸公，便书可乎？”张曰：“可也。”初，案上三管笔，俄而忽失一管，旋见文字满纸。后云：“御史大夫李序顿首。”宗本心服，归而告湘，湘乃令使邀之。遂往来数日，云：“是五狱之神之弟也。第七舍弟在蕲州，某于阴道管此郡。”亦饮酒，语声如女人，言词切要，宛畅笑咏。常作笑巫诗曰：“魑魑何曾见，头旋即下神。图他衫子段，诈道大王嗔。”如此极多，亦不全记。后云：“暂往蕲州看舍弟。”到蕲乃七月中，仍令王筠送新粳米二斗，札一封，与长孙。邻近数州人，皆请休咎于李序。其批判处犹存。（出《博异志》）

蔡 荣

中牟县三异乡木工蔡荣者，自幼信神祈。每食必分置于地，潜祝土地，至长未常暂忘也。元和二年春，卧疾六七日。方暮，有武吏走来，谓母曰：“蔡荣衣服器用，速藏之，勿使人见，乃速为妇人服饰。有来问者，必给之曰：‘出矣。’求其处，则亦意对，勿令知所在也。”言讫走去。妻母从其言。才毕，有将军乘马，从十余人，执弓矢，直入堂中，呼蔡荣。其母惊惶曰：“不在。”曰：“何往。”对曰：“荣醉归，怠于其业，老妇怒而笞之，荣或潜去，不知何在也，十余日矣。”将军遣吏入搜，搜者出曰：“房中无丈夫，亦无器物。”将军连呼地

界。教藏者出曰：“诺，”责曰：“蔡荣出行，岂不知处。”对曰：“怒而私出，不告所由。”将军曰：“王后殿倾，须此巧匠。期限向尽，何人堪替？”对曰：“梁城乡叶干者，巧于蔡荣。计其年限，正当追役。”将军者走马而去。有顷，教藏者复来曰：“某地界所由也，以蔡荣每食必相召，故投恩耳。”遂去。母视荣，即汗洽矣。自此疾愈。俄闻梁城乡叶干者暴卒。干妻乃荣母之犹子也。审其死者，正当荣服雌服之时。有李复者，从母夫杨曙，为中弁团户于三异乡，遍周其事。就召荣母问之。回以相告。其泛祭之见德者，岂其然乎？（出《续玄怪录》）

刘元迥

刘元迥者，狡妄人也。自言能炼水银作黄金，又巧以鬼道惑众，众多迷之，以是致富。李师古镇平卢，招延四方之士，一艺者至，则厚给之。元迥遂以此术干师古，师古异之，面试其能，或十铢五铢。皆立成焉。盖先以金屑置于汞中也。师古曰：“此诚至宝，宜何用？”元迥贵成其奸，不虞后害，乃曰：“杂之他药，徐烧三年，可以飞仙；为食器，可以避毒；以为玩用，可以辟邪。”师古大神之，因曰：“再烧其期稍缓，子且为我化十斤，将备吾所急之器也。”元迥本炫此术，规师古钱帛，逡巡则谋遁去。为师古縻之，专令烧金。其数极广，元迥无从而致，因以鬼道说师古曰：“公绍续一方，三十余载，虽戎马仓廩，天下莫与之俦，然欲遣四方仰归威德，所图必遂者，须假神祈之力。”师古甚悦，因而询之，元迥则曰：“泰岳天齐王，玄宗东封，因以沈香刻制其像。所以玄宗享国永年。

公能以他宝易其像，则受福与开元等矣。”师古狂悖，甚然之。元迴乃曰：“全驱而至，或恐卒不能办。且以黄金十五斤，铸换其首，因当获祐矣。”师古曰：“君便先为烧之，速成其事。”元迴大笑曰：“天齐虽曰贵神，乃鬼类耳。若以吾金为其首，岂冥鬼敢依至灵之物哉！是则斥逐天齐，何希其福哉！但以山泽纯金而易之，则可矣。”师古尤异之，则以藏金二十斤，恣元迴所为，仍命元迴就岳庙而易焉。元迴乃以铅锡杂类，镕其外而易之。怀其真金以归，为师古作饮食器皿，靡不办集矣。师古尤加礼重，事之如兄。玉帛姬妾居第，资奉甚厚。明年，师古方宴僚属将吏，忽有庖人，自厨径诣师古。于众会之中，因举身丈余，蹈空而立，大诟曰：“我五岳之神，是何贼盗，残我仪质？我上诉于帝，涉岁方归。及归，我之甲兵军马，帑藏财物，皆为黄石公所掠去。”则又极骂，复耸身数丈，良久履地。师古令曳去。庖人无复知觉，但若沉醉者数日。师古则令画作戎车战士，戈甲旌旗，及纸钱绫帛数十车，就泰山而焚之。尚未悟元迴之奸。方将理之，而师古暴殒。不数日，脑溃而卒。其弟师道领事，即令判官李文会、虞早等按之。元迴词穷，戮之于市。（出《集异记》）

郑 翦

穆宗有事于南郊，将谒太清宫。长安县主簿郑翦主役，于御院之西序，见白衣老人云：“此下有井，正值黄帝路过，汝速实之。不然，罪在不测。”翦惶惧，使修之。其处已陷数尺，发之则古井也。惊顾之际，已失老人所在。功德使护军中尉刘弘规奏之。帝至宫朝献毕，赴南郊，于宫门驻马。宰臣及供奉

官称贺，遂命翰林学士韦处厚撰记，令起居郎柳公权，书于实井之上，名曰《望瑞感应纪》。仍赐郑翦绯衣。（出《唐统记》）

柳 澥

柳澥少贫，游岭表。广州节度使孔戣，遇之甚厚，赠百余金，谕令西上。遂与秀才严烛、曾黯数人，同舟北归。至阳朔县南六十里，方博于舟中，忽推去博局，起离席，以手接一物。初视之，若有人投刺者。即急命衫带，泊舟而下。立于沙岸，拱揖而言曰：“澥幸得与诸君同事。符命虽至，当须到桂州。然议行李，君宜前路相候。”曾严见澥之所为，不觉惶然，亦皆舛舛如有所睹。澥即却入舟中，偃卧吁嗟，良久谓二友曰：“仆已受泰山主簿，向者车乘吏从毕至，已与约至桂州矣。”自是无复笑言，亦无疾。但每至夜泊之处，则必箕踞而坐。指挥处分，皆非生者所为。阳朔去州尚三日程，其五十滩，常须舟人尽力乃过，至是一宿而至。澥常见二紫衣，具军容，执锤，驱百余卒，在水中推挽其舟。澥至桂州，修家书才毕而卒。时唐元和十四年八月也。（出《河东记》）

马 总

马总为天平节度使。暇日方修远书，时术人程居在傍。总凭几，忽若假寐，而神色惨蹙，不类于常。程不敢惊，乃徐起，诣其佐相元封告之。俄而总召元封，屏人谓曰：“异事异事，某适有所诣，严邃崇闕，王者之居不若也。为人导前，见故杜

十丈司徒，笑而下阶相迎曰：‘久延望。甚喜相见。’因留连曰：‘之此官，亦人世之中书令耳。六合之内，靡不关由。然久处会剧，心力殆倦，将求贤自代。公之识度，诚克大用，况亲且故，所以奉邀。敬以相授。’总因辞退，至于泣下。良久，杜乃曰：‘既未为愿，则且归矣。然二十年，当复相见？’”总既寤，大喜其寿之遐远。自是后二年而死，岂马公误听，将祐增其年，以悦其意也？（出《集异记》）

崔龟从

崔龟从，长庆三年，以大理评事从事河中府。一夕，梦与人入官署，及其庭，望见室内有人当阳，仪卫甚盛。又一人侧坐，容饰略同。皆隆准眄目，擗管视状，若决事者。因疾趋及阶，拜唯而退。行及西庙，视庑下牖间，文簿堆积于大格，若今之吏舍。有吏抱案而出，因迎问之：“此当是阴府，某愿知禄寿几何。”吏应曰：“二人后且皆为此州刺史，无劳阅簿也。”及出门，又见同时从事，席地而樗蒲。归寤，大异之，仿佛在目。唯所与同行者，梦中问之，其姓名是常所交游，及觉，遂妄其人。明日入公府，话于同舍，皆以为吉。解曰：“君梦得君，而又见樗蒲者，蒲也。君后当如主公，节临蒲州矣。”尔后每入祠庙，辄思所梦，尝屡谒河渚。及为华州，拜西岳庙宇神像，皆非梦中所见。开成中，自户部侍郎，出为宣州，去前梦二十年矣。五月至郡，吏告曰：“敬亭神实州人所严奉，每岁无贵贱，必一祠焉。其他祈祷报谢无虚日。以故廉使辄备礼祠谒。”龟从时病，至秋乃愈，因谒庙。及门恍然，屏上有画人，抱案而鞠躬，乃梦中之吏也。入庙所经历，无非昔梦，

唯无同行者。归以告妻子。明年七月，龟从又病，苦下泄，尤不喜食，暮夜辄大剧。因自诊前梦，以为“吏所告者，吾其终于此乎？”因心祷之。既寐，又梦晨起视事如常时。将就便室，及侧门，有家吏姚珪者，附耳言曰：“左府君使人传语。”闻之心悸而毛竖，意其非常人。就室未及坐，有一人，戎服提刀，奔趋而入。视其状魁岸，面黝而加赤，不类人色。紫衣黧剥，乃敬亭庙中阶下土偶人也。未及语，龟从厉声言曰：“我年得几许？”遽应曰：“得六十几。”梦中记其言，及觉，遂忘其奇载，意者神不欲人逆知其终欤？迟明，自为文以祝神，具道所以。命儿侄将酒牢庙中以祷。先是疾作，医言疾由寒而发，服热药辄剧。遂求医于浙西，医沈中遂乘驿而至。既切脉，直言公之疾，热过而气壅，当以阳治之，药剂以甘草犀角为主。如其言，涉旬而稍间，经月而良已。自以为必神之助，又自为文以祝神。因出私俸，修庙之坏隳，加置土偶人，写垣墉之画绘皆新之。大设乐以享神，自举襟袖以舞。始长庆感梦之时，绝不为五木之戏，及至江南，方与从事复为之。龟从后入相，罢为少保归洛。大中七年卒。（出《龟从自叙》）

卷第三百九 神十九

蒋琛 张遵言

蒋琛

霁人蒋琛，精熟二经，常教授于乡里。每秋冬，于霁溪太湖中流，设网罟以给食，常获巨龟，以其质状殊异，乃顾而言曰：“虽入余且之网。俾免刳肠之患。既在四灵之列，得无愧于鄙叟乎？”乃释之。龟及中流，凡返顾六七。后岁余，一夕风雨晦冥。闻波间汹汹声，则前之龟扣舷人立而言曰：“今夕太湖霁溪松江神境会，川渚诸长，亦闻应召。开筵解榻，密迓渔舟。以足下淹滞此地，持网且久，纤鳞细介，苦于数网。脱祸之辈，常怀怨心。恐水族乘便，得肆胸臆。昔日恩遇，常贮悃诚，由斯而来，冀答万一。能退咫尺以远害乎？”琛曰：“诺。”遂于安流中，缆舟以伺焉。未顷，有龟鼉鱼鳖，不可胜计，周匝二里余，蹙波为城，遏浪为地。开三门，垣通衢，异怪千余。皆人质螭首，执戈戟，列行伍，守卫如有所待。续有蛟虺数十，东西驰来，乃吁气为楼台，为琼宫珠殿，为歌筵舞席，为座褥，顷刻毕备。其尊田径罍器皿玩用之物，皆非人世所有。又有神鱼数百，吐火珠，引甲士百余辈，拥青衣黑冠者，由霁溪南津而出。复见水兽亦数百，衔耀，引铁骑二百余，拥朱衣赤冠者，自太湖中流而来。至城门，下马交拜，溪神曰：“一不展觐，五纪于兹虽鱼雁不绝，而笑言久旷。勤

企盛德，衷肠怒然。”湖神曰：“我心亦知此。”揖让次，有老蛟前唱曰：“安流王上马。”于是二神之候焉。则有衣虎豹之衣，朱其额，青其足，执蜡炬，引旌旗戈甲之卒，凡千余，拥紫衣朱冠者，自松江西派而至。二神迎于门，设礼甚谨，叙暄凉竟。江神曰：“此去有将为宰执者北渡，而神貌未扬，行李甚艰。恐神不识不知，事须帖屏翳收风，冯夷息浪。斯亦上帝素命，礼宜躬亲。候吾子清尘，得免举罚否。然窃于水滨拉得范相国来，足以补其尤矣。”乃有披褐者，仗剑而前，溪湖神曰：“钦奉实久。”范君曰：“凉德韦泯，吴人怀恩，立祠于江濱，春秋设薄祀。为村醪所困，遂为江公驱来。唐突盛宴，益增慚慄。”于是揖让入门。既即席。则有老蛟前唱曰：“湘王去城二里，俄闻駟阘车马声。”则有绿衣玄冠者，气貌甚伟，驱殿亦百余。既升阶，与三神相见。曰：“适辄与汨罗屈副使俱来。”乃有服饰与容貌惨悴者，伛偻而进。方即席，范相笑谓屈原曰：“被放逐之臣负波涛之困，谗痕谤迹骨销未灭，何惨面目，更猎其杯盘？”屈原曰：“湘江之孤魂，鱼腹之余肉，焉敢将喉舌酬对相国乎？然无闻穿七札之箭，不射笼中之鸟；荆洪锺之剑；不刮几上之肉。且足下亡吴霸越，功成身退，逍遥于五湖之上，辉焕于万古之后。故鄙夫窃仰重德盛名，不敢以常意奉待。何今日戏谑于绮席，恃意气于放臣？则何异射病鸟于笼中，刮腐肉于几上？窃于君子惜金镞与利刃也。”于是湘神动色，命酒罚范君。君将饮，有女乐数十辈，皆执所习于舞筵。有俳优扬言曰：“皤皤美女，喝《公无渡河歌》。”其词曰：“浊波扬扬兮凝晓雾，公无渡河兮公竟渡。风号水激兮呼不闻，捉衣看入兮中流去。流排衣兮随步没，沈尸深入兮蛟螭窟。蛟螭尽醉兮君血干，推出黄沙兮泛君骨。当时君死兮妾何适，遂就波澜兮合魂魄。愿持精卫衔石心，穷取河源塞泉脉。”

歌竟，俳优复扬言：“谢秋娘舞《采桑曲》。”凡十余迭，曲韵哀怨。舞未竟，外有宣言：“申徒先生从河上来，徐处士与鸱夷君自海滨至。”乃随导而入。江溪湘湖，礼接甚厚。屈大夫曰：“子非蹈瓮抱石扶眼之徒与？”对曰：“然。”屈曰：“余得朋矣。”于是朱弦雅张，清管徐奏。酌瑶觥，飞玉觞。陆海珍味，靡不臻极。舞竟，俳优又扬言：“曹娥喝喝《怨江波》。”凡五叠，琛所记者唯三。其词曰：“悲风淅淅兮波绵绵，芦花万里兮凝苍烟。虬螭窟宅兮渊且玄，排波叠浪兮沈我天。所复不全兮身宁全，溢眸恨血兮往涟涟。誓将柔荑扶锯齿之啄，空水府而藏其腥涎。青娥翠黛兮沉江壖，碧云斜月兮空婣娟。吞声饮恨兮语无力，徒扬哀怨兮登歌筵。”歌竟，四座为之惨容。江神把酒，太湖神起舞作歌曰：“白露溥兮西风高，碧波万里兮翻洪涛。莫言天下至柔者，载舟复舟皆我曹。”江神倾杯，起舞作歌曰：“君不见，夜来渡口拥千艘，中载万姓之脂膏。当楼船泛泛于叠流，恨珠贝又轻于鸿毛。又不见，潮来津亭维一舸，中有一士青其袍。赴宰邑之良日，任波吼而风号。是知溺名溺利者，不免为水府之腥臊。”湘王持杯，雪溪神歌曰：“山势萦回水脉分，水光山色翠连云。四时尽入诗人咏，役杀吴兴柳使君。”酒至溪神，湘王歌曰：“渺渺烟波接九疑，几人经此泣江篱。年年绿水青山色，不改重华南狩时。”于是范相国献境会夜宴诗曰：“浪阔波澄秋气凉，沈沈水殿夜初长。自怜休退五湖客，何幸追陪百谷王。香袅碧云飘风席，觥飞白玉滟椒浆。酒酣独泛扁舟去，笑入琴高不死乡。”徐衍处士献《境会夜宴并简范诗》曰：“珠光龙耀火燿燿，夜接朝云宴渚宫。凤管清吹凄极浦，朱弦闲奏冷秋空。论心幸遇同归友，揣分惭无辅佐功。云雨各飞真境后，不堪波上起悲风。”屈大夫左持杯，右击盘。朗朗作歌曰：“凤骞骞以降瑞兮，患

山鸡之杂飞。玉温温以呈器兮。国碱硃之争辉。当候门之四辟兮，瑾嘉谟之重扉。既瑞器而无庸兮，宜昏暗之相微。徒剗石以为舟兮，顾沿流而志违。将刻木而作羽兮，与超腾之理非。矜子子于空阔兮，靡群援之可依。血淋淋而滂流兮，顾江鱼之腹而将归。西风萧萧兮湘水悠悠，白芷芳歇兮江篱秋。日晚晚兮川云牧，棹回起兮悲风幽。羁魂汨没兮，我名永浮。碧波虽涸兮，厥誉长流。向使甘言顺行于曩昔，岂今日居君王之座头。是知贪名徇禄而随世磨灭者，虽正寝而死兮，无得与吾侪。当鼎足之嘉会兮，获周旋于君侯。雕盘玉豆兮罗珍羞，金卮琼斝兮方献酬。敢写心兮歌一曲，无谓余持杯以淹流。”申屠先生献《境会夜宴诗》曰：“行殿秋未晚，水宫风初凉。谁言此中夜，得接朝宗行。灵鼉振冬冬，神龙耀煌煌。红楼压波起，翠幄连云张。玉箫冷吟秋，瑶瑟清含商。贤臻江湖叟，贵列川渚王。谅予衰俗人，无能振颓纲。分辞昏乱世，乐寐蛟螭乡。栖迟幽岛间，几见波成桑。尔来尽流俗，难与倾壶觞。今日登华筵，稍觉神扬扬。方欢沧浪侣，遽恐白日光。海人瑞锦前，岂敢言文章。聊歌灵境会，此会诚难忘。”

鸱夷君衔杯作歌曰：“云集大野兮血波汹汹，玄黄交战兮吴无全垒。既霸业之将坠，宜嘉谟之不从。国步颠蹶兮，吾道遭凶。处鸱夷之大困，入渊泉之九重。上帝愍余之非辜兮，俾大江鼓怒其冤踪。所以鞭浪山而疾驱波岳，亦粗足展余拂郁之心胸。当灵境之良宴兮，谬尊俎之相容。击箫鼓兮撞歌钟，吴讴赵舞兮欢未极。遽军城晓鼓之冬冬，愿保上善之柔德，何行乐之地兮难相逢。”歌终，鼙郡城楼早鼓绝，洞庭山寺晨钟鸣。而飘风勃兴，玄云四起，波间车马音犹合沓。顷之，无所见。曙色既分，巨龟复延首于中流。顾眄琛而去。（出《集异记》）

张遵言

南阳张遵言，求名下第，途次商山山馆。中夜晦黑，因起厅堂督舂秣，见东墙下一物，凝白耀人。使仆者视之，乃一白犬，大如猫，须睫爪牙皆如玉，毛彩清润，悦怿可爱。遵言怜爱之，目为捷飞，言骏奔之甚于飞也。常与之俱，初令仆人张至诚袖之，每饮饲，则未尝不持目前。时或饮令不快，则必伺其嗜而啖之。苟或不足，宁遵言辍味，不令捷飞之不足也。一年余，志诚袖行，意以懈怠，由是遵言每行，自袖之。饮食转加精爱，夜则同寝，昼则同处，首尾四年。后遵言因行于梁山路，日将夕，天且阴，未至所诣，而风雨骤来。遵言与仆等隐大树下，于时昏晦，默无所睹。忽失捷飞所在，遵言惊叹，命志诚等分头搜讨，未获次。忽见一人，衣白衣，长八尺余，形状可爱。遵言豁然如月中立，各得辨色。问白衣人何许来，何姓氏，白衣人曰：“我姓苏，第四。”谓遵言曰：“我已知子姓字矣。君知捷飞去处否？则我是也。君今灾厄合死，我缘爱君恩深，四年已来，能活我至于尽力辍味，曾无毫厘悔恨，我今誓脱子厄。然须损十余人命耳。”言讫，遂乘遵言马而行，遵言步以从之。可十里许，遥见一塚上有三四人，衣白衣冠，人长丈余，手持弓箭，形状瑰伟。见苏四郎，俯倭迎趋而拜，拜讫，莫敢仰视。四郎问何故相见，白衣人曰：“奉大王帖，追张遵言秀才。”言讫，偷目盗视遵言。遵言恐，欲踏地。四郎曰：“不得无礼，我与遵言往还，君等须与我且去。”四人忧恚啼泣。而四郎谓遵言曰：“勿忧惧，此辈亦不能戾吾。”更行十里，又见夜叉辈六七人，皆持兵器，铜头铁额，状貌可憎恶，跳梁企踞，进退犷暴。遥见四郎，戢毒慄立，惕伏战悚

而拜。四郎喝问曰：“作何来？”夜叉等霁狞毒为戚施之颜，肘行而前曰：“奉大王帖，专取张遵言秀才。”偷目盗视之状如初。四郎曰：“遵言我之故人，取固不可也。”夜叉等一时叩地流血而言曰：“在前白衣者四人，为取遵言不到，大王已各使决铁杖五百，死者活者尚未分。四郎今不与去，某等尽死。伏乞哀其性命，暂遣遵言往。”四郎大怒，叱夜叉，夜叉等辟易，崩倒者数十步外，流血跳迸，涕泪又言。四郎曰：“小鬼等敢尔，不然，且急死。”夜叉等啼泣暗鸣而去。四郎又谓遵言曰：“此数辈甚难与语，今既去，则奉为之事成矣。”行七八里，见兵仗等五十余人，形神则常人耳，又列拜于四郎前。四郎曰：“何故来？”对答如夜叉等。又言曰：“前者夜叉牛叔良等七人，为追张遵言不到，尽以付法。某等惶惧，不知四郎有何术，救得我等全生。”四郎曰：“第随我来，或希冀耳。”凡五十人，言可者半。须臾，至大乌头门。又行数里，见城堞甚严。有一人具军容，走马而前。传王言曰：“四郎远到，某为所主有限，法不得迎拜于路。请且于南馆小休，即当邀迓。”入馆未安，信使相继而召，兼屈张秀才。俄而从行，宫室栏署，皆真王者也。入门，见王披兗垂旒，迎四郎而拜，四郎酬拜，礼甚轻易，言词唯唯而已。大王尽礼，前揖四郎升阶，四郎亦微揖而上。回谓遵言曰：“地主之分，不可不迓。”王曰：“前殿浅陋，非四郎所宴处。”又揖四郎。凡过殿者三，每殿中皆有陈设盘榻食具供帐之备。至四重殿中方坐，所食之物及器皿，非人间所有。食讫，王揖四郎上夜明楼。楼上四角柱，尽饰明珠，其光为昼。命酒具乐，饮数巡，王谓四郎曰：“有佐酒者，欲命之。”四郎曰：“有何不可。”女乐七八人，饮酒者十余人，皆神仙间容貌粒饰耳。王与四郎各衣便服，谈笑亦邻于人间少年。有顷，四郎戏一美人，美人正色不接。四郎

又戏之，美人怒曰：“我是刘根妻，不为奉上元夫人处分，焉涉于此。君子何容易乎？中间许长史，于云林王夫人会上轻言，某已赠语杜兰香姊妹。至多微言，犹不敢掉谗，君何容易欤？”四郎怒，以酒卮击牙盘一声，其柱上明珠，鞞鞞而落，暝然无所睹。遵言良久懵而复醒，元在树下，与四郎及鞍马同处。四郎曰：“君已过厄矣，与君便别。”遵言曰：“某受生成之恩已极矣。都不知四郎之由，以归感戴之所。又某之一生，更有何所赖也？”四郎曰：“吾不能言。汝但于商州龙兴寺东廊缝衲老僧处问之，可知也。”言毕，腾空而去。天已向曙，遵言遂整辔适商州，果有龙兴寺。见缝衲老僧，遂礼拜。初甚拒遵言，遵言求之不已。老僧夜深乃言曰：“君子苦求，吾焉可不应？苏四郎者，乃是太白星精也；大王者，仙府之谪官也，今居于此。”遵言以他事问老僧，老僧竟不对，曰：“吾今已离此矣。”即命遵言归，明辰寻之，已不知其处所矣。（出《博异记》）

卷第三百一十 神二十

张无颇 王筠 马朝 郗元位
夏阳赵尉 卢嗣宗 三史 王生 张生

张无颇

长庆中，进士张无颇，居南康，将赴举，游丐番禺。值府帅改移，投诣无所。愁疾卧于逆旅，仆从皆逃。忽遇善易者袁大娘，来主人舍，瞪视无颇曰：“子岂久穷悴耶？”遂脱衣买酒而饮之，曰：“君窘厄如是，能取某一计，不旬朔。自当富贍，兼获延龄。”无颇曰：“某困饿如是，敢不受教。”大娘曰：“某有玉龙膏一合子。不惟还魂起死。因此永遇名姝。但立一表白，曰，能治业疾。若常人求医，但言不可治；若遇异人请之，必须持此药而一往，自能富贵耳。”无颇拜谢受药，以暖金合盛之。曰：“寒时但出此盒，则一室暄热，不假炉炭矣。”无颇依其言，立表数日，果有黄衣若宦者，扣门甚急，曰：“广利王知君有膏，故使召见。”无颇志大娘之言，遂从使者而往。江畔有画舸，登之甚轻疾。食顷，忽睹城宇极峻，守卫甚严。宦者引无颇入十数重门，至殿庭。多列美女，服饰甚鲜，卓然侍立。宦者趋而言曰：“召张无颇至。”遂闻殿上使轴帘，见一丈夫。衣王者之衣，戴远游冠，二紫衣侍女，扶立而临砌，招无颇曰：“请不拜。”王曰：“知秀才非南越人，不相统摄，幸勿展礼。”无颇强拜，王罄折而谢曰：“寡人薄

德，远邀大贤，盖缘爱女有疾，一心钟念，知君有神膏。倘获痊平，实所媿戴。”遂令阿监二人，引入贵主院。无颇又经数重户，至一小殿。廊宇皆缀明玕，翠楹楣，焕耀若布金钿，异香氤郁，满其庭户。俄有二女褰帘，召无颇入。睹真珠绣帐中。有一女子，才及笄年，衣翠罗缕金之襦。无颇切其脉，良久曰：“贵主所疾，是心之所苦。”遂出龙膏，以酒吞之，立愈。贵主遂抽翠玉双鸾篋而遗无颇，目成者久之。无颇不敢受，贵主曰：“此不足酬君子。但表其情耳。然王当有献遗。”无颇媿谢。阿监遂引之见王。王出骇鸡犀翡翠碗丽玉明瑰，而赠无颇。无颇拜谢。宦者复引送于画舸，归番禺。主人莫能觉，才货其犀，已巨万矣。无颇睹贵主华艳动人，颇思之。月余。忽有青衣，扣门而送红笺。有诗二首，莫题姓字。无颇捧之。青衣倏忽不见。无颇曰：“此必仙女所制也。”词曰：“羞解明珰寻汉渚。但凭春梦访天涯。红楼日暮莺飞去，愁杀深宫落砌花。”又曰：“燕语春泥堕锦筵，情愁无意整花钿。寒闺欹枕梦不成，香炷金炉自袅烟。”顷之，前时宦者又至，谓曰：“王令复召，贵主有疾如初。”无颇忻然复往。见贵主，复切脉次。左右云：“王后至。”无颇降阶，闻环之响，宫人侍卫罗列。见一女子，可三十许，服饰如后妃。无颇拜之，后曰：“再劳贤哲，实所怀惭。然女子所疾，又是何苦？”无颇曰：“前所疾耳，心有击触而复作焉。若再饵药，当去根干耳。”后曰：“药何在？”无颇进药合，后睹之默然，色不乐，慰喻贵主而去。后遂白王曰：“爱女非疾，私其无颇矣。不然者，何以宫中暖金合，得在斯人处耶？”王愀然良久曰：“复为贾充女耶？吾亦当继其事而成之，无使久苦也。”无颇出，王命延之别馆，丰厚宴犒。后王召之曰：“寡人窃慕君子之为人，辄欲以爱女奉托，如何？”无颇再拜辞谢，心喜不自胜。遂命

有司，择吉日，具礼待之。王与后敬仰愈于诸婿，遂止月余，欢宴俱极。王曰：“张郎不同诸婿，须归人间。昨夜检于幽府云，当是冥数，即寡人之女，不至苦矣。番禺地近，恐为时人所怪。南康又远，况别封疆，不如归韶阳甚便。”无颇曰：“某意亦欲如此。”遂具舟楫，服饰异珍，金珠宝玉。无颇曰：“唯侍卫辈即须自置，无使阴人，此减算耳。”遂与王别。曰：“三年即一到彼，无言于人。”无颇挈家居于韶阳。人罕知者。住月余，忽袁大娘扣门见无颇。无颇大惊，大娘曰：“张郎今日赛口，及小娘子酬媒人可矣。”二人各具珍宝赏之，然后告去。无颇诘妻，妻曰：“此袁天纲女，程先生妻也，暖金合即某宫中宝也。”后每三岁，广利王必夜至张室。后无颇为人疑讶，于是去之，不知所适。（出《传奇》）

王 锜

天兴丞王锜，宝历中，尝游陇州。道息于大树下，解鞍籍地而寝。忽闻道骑传呼自西来，见紫衣乘车，从数骑，敕左右曰：“屈王丞来。”引锜至，则帐幄陈设已具。与锜坐语良久，锜不知所呼，每承言，即徘徊鹵莽。紫衣觉之，乃曰：“某潦倒一任二十年，足下要相呼，亦可谓为王耳。”锜曰：“未谕大王何所自？”曰：“恬昔为秦筑长城，以此微功，屡蒙重任。洎始皇帝晏驾，某为群小所构，横被诛夷。上帝仍以长城之役，劳功害民，配守吴岳。当时吴山有岳号，众咸谓某为王。其后岳职却归于华山，某罚配年月未滿，官曹移便，无所主管，但守空山。人迹所稀，寂寞颇甚。又缘已被虚名，不能下就小职，遂至今空窃假王之号。偶此相遇，思少从容。”锜曰：“某名

迹幽沉，质性孱懦，幸蒙一顾之惠，不知何以奉教？”恬曰：“本缘奉慕，顾展风仪，何幸遽垂厚意。诚有事则又如何？”锜曰：“幸甚。”恬曰：“久闲散，思有以效用。如今士马处处有主，不可夺他权柄。此后三年，兴元当有八百人无主健儿。若早图谋，必可将领。所必奉托者，可致纸钱万张，某以此藉手，方谐矣。”锜许诺而寤，流汗霏霏，乃市纸万张以焚之。乃太和四年。兴元节度使李绛遇害，后节度使温造，诛其凶党八百人。（出《河东记》）

马朝

马朝者，天平军步卒也。太和初，沧州李同捷叛，诏郓师讨之，朝在是行。至平原南，与贼相持累旬。朝之子士俊，自郓馈食，适至军中。会战有期，朝年老，启其将曰：“长男士俊，年少有力，又善弓矢。来日之行，乞请自代。”主将许之。乃战，郓师小北，而士俊连中重疮，仆于鬪场，夜久得苏。忽有传呼，语言颇类将吏十数人者。且无烛，士俊窥之不见。但闻按据簿书，称点姓名。俄次士俊，则呼马朝。傍有人曰：“不是本身，速令追召。言旋遂过，及远，犹闻其检阅未已。士俊惶惑，力起徐归。四更方至营门，营吏纳之，因扶持送至朝所。朝谓其已死，及见惊喜，即洗疮傅药。乃曰：“汝可饮少酒粥，以求寝也。”即出汲水。时营中士马极众，每三二百人，则同一井。井乃周圆百步，皆为隧道，渐以及泉，盖使众人得以环汲也。时朝以瓮汲水，引重之际，泥滑，颠仆于地。地中素有折刀，朝心正贯其刃。久而士俊惧其未回，告于同幕者。及到则已绝矣。士俊旬日乃愈。（出《河东记》）

郟元位

河东衙将郟元位者，太和初，常奉使京辇。行至沙苑，会日暮。见一人，长丈余，衣紫佩金，容状丰伟。御白马，其马亦高丈余。导从近十辈，形状非常，执弧矢，自南来。元位甚惊异，立马避之。神人忽举鞭西指，若有所见，其导从辈俱随指而望。元位亦西望，寂然无睹。及回视之，皆不见矣。元位瘁然汗发，髀战心惊，不觉堕马。因病热，肩舆以归，旬余方愈。时河东连帅司空李愿卒。（出《宣室志》）

夏阳赵尉

冯翊之属县夏阳，据大河。县东有池馆，当太华中条，烟霭岚霏，昏旦在望。又有瀆泉穴其南，泉水清澈，毫缕无隐。太和中，有赵生者，尉于夏阳。尝一夕雨霁，赵生与友数辈，联步望月于瀆泉上。忽见一人，貌甚黑，被绿袍，自水中流，沿泳久之。吟曰：“夜月明皎皎，绿波空悠悠。”赵生方惊，其人忽回望水滨，若有所惧，遂入水，唯露其首，有顷亦没。赵生明日又至泉所。是岸傍数十步，有神祠，表共门曰瀆水神。赵生因入庙，见神坐之左右，搏埴为偶人，被绿袍者，视其貌，若前时所见水中人也。赵生曰：“此瀆壤也，尚能惑众，非怪而何？”将用划其庙。有县吏曰：“此神庙，且能以风雨助生植。苟若毁其屋，适足为邑人之患。”于是不果隳。（出《宣室志》）

卢嗣宗

蒲津有舜祠，又有娥皇、女英祠，在舜祠之侧。土偶之容，颇尽巧丽。开成中，范阳卢嗣宗，假职于蒲津。一日，与其友数辈，同游舜庙。至娥皇女英祠，嗣宗戏曰：“吾愿为帝子之隶，可乎？”再拜而祝者久之。众皆谓曰：“何侮易之言，渎于神乎？”嗣宗笑益酣。自是往往独游娥皇祠，酒酣，多为褻渎语。俄被疾，肩舁以归。色悸而战，身汗如沥，其夕遂卒。家僮辈见十余人，摔拽嗣宗出门，望舜祠而去。及视嗣宗尸，其背有赤文甚多，若为所扑。蒲之人咸异其事。（出《宣室志》）

三史王生

有王生者，不记其名，业三史，博览甚精。性好夸炫，语甚容易。每辩古昔，多以臆断。旁有议者，必大言折之。尝游沛，因醉入高祖庙，顾其神座，笑而言曰：“提三尺剑，灭暴秦，剪强楚，而不能免其母乌老之称。徒歌大风起兮云飞扬，曷能威加四海哉！”徘徊庭庑间，肆目久之，乃还所止。是夕才寐而卒。见十数骑，擒至庙庭。汉祖按剑大怒曰：“史籍未览数纸，而敢褻渎尊神。‘乌老’之言。出自何典？若无所据，尔罪难逃。”王生顿首曰：“臣常览大王《本纪》见司马迁及班固云，‘母刘媪。’而注云乌老反。释云，‘老母之称也’。见之于史，闻之于师，载之于籍，炳然明如白日。非臣下敢出于胸襟尔。”汉祖益怒曰：“朕中外泗水亭长碑，昭然具载矣。曷以外族温氏而妄称乌老乎？读错本书，且不见义，敢恃酒喧

于殿庭。付所司劾犯上之罪。”语未终，而西南有清道者，扬言太公来。方及阶，顾王生曰：“斯何人而见辱之甚也？”汉祖降阶对曰：“此虚妄侮慢之人也，罪当斩之。”王生逞目太公，遂厉声而言曰：“臣览史籍，见侮慢其君亲者，尚无所贬。而贱臣戏语于神庙，岂期肆于市朝哉！”汉祖又怒曰：“在典册，岂载侮慢君亲者？当试征之。”王生曰：“臣敢征大王可乎？”汉祖曰：“然。”王生曰：“王即位，会群臣，置酒前殿，献太上皇寿。有之乎？”汉祖曰：“有之。”“既献寿，乃曰。‘大人常以臣无赖，不事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孰与仲多？’有之乎？”汉祖曰：“有之。”“殿上群臣皆呼万岁，大笑为乐，有之乎？”曰：“有之。”王生曰：“是侮慢其君亲矣。”太公曰：“此人理不可屈，宜速逐之。不尔，必遭杯羹之让也。”汉祖默然良久曰：“斩此物，污我三尺刃。令搦发者搦之。”一搦惘然而苏，东方明矣，以镜视腮。有若指踪，数日方灭。（出《纂异记》）

张 生

进士张生，善鼓琴，好读孟轲书。下第游浦关，入舜城。日将暮，乃排闥耸轡争进，因而马蹶。顷之马死，生无所投足。遂诣庙吏，求止一夕。吏止檐庑下曰：“舍此无所诣矣。”遂止。初夜方寝，见降衣者二人，前言曰：“帝召书生。”生遽往，帝问曰：“业何道艺之人？”生对曰：“臣儒家子，常习孔孟书。”帝曰：“孔圣人也，朕知久矣。孟是何人？得与孔同科而语？”生曰：“孟亦传圣人意也。祖尚仁义，设礼乐而施教化。”帝曰：“著书乎？”生曰：“著书七千二百章，盖

与孔门之徒难疑答问，及鲁论齐论。俱善言也。”帝曰：“记其文乎？”曰：“非独晓其文，抑亦深其义。”帝乃令生朗念，倾耳听之。念《万章问》：“舜往于田，号位于旻天。何为其号泣也？孟子曰：‘怨慕也。’万章问曰：‘父母爱之，喜而不忘；父母恶之，劳而不怨。然则舜怨乎？’答曰：‘长息问于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则吾得闻命矣。号泣于旻天，怨于父母，则吾不知也。’”帝止生之词，恍然叹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亦此之谓矣。朕舍天下千八百二十载，暴秦窃位，毒痛四海，焚我典籍，泯我帝图，蒙蔽群言，逞恣私欲。百代之后，经史差谬。辞意相及，邻于诙谐。常闻赞唐尧之美曰：‘垂衣裳而天下理，’盖明无事也。然则平章百姓，协和万邦，至于滔天怀山襄陵。下民其咨，夫如是则与垂衣之义乖矣。亦闻赞朕之美曰：‘无为而治。’乃载于典则云：‘宾四门，齐七政，类上帝，禋六宗，望山川，遍群神，流共工，放驺欢兜，殛鲧，窜三苗。’夫如是与无为之道远矣。今又闻泣于旻天，怨慕也，非朕之所行。夫莫之为而为之者，天也；莫之致而致之者，命也。朕泣者，怨己之命，不合于父母，而诉于旻天也。何万章之问，孟轲不知其对？传圣人之意，岂宜如是乎？”嗟不能已，久之谓生曰：“学琴乎？”曰：“嗜之而不善。”帝乃顾左右取琴，曰：“不闻鼓五弦，歌《南风》，奚足以光其归路？”乃抚琴以歌之曰：“南风薰薰兮草芊芊，妙有之音兮归清弦。荡荡之教兮由自然，熙熙之化兮吾道全。薰薰兮思何传。”歌讫，鼓琴为《南风弄》。音韵清畅，爽朗心骨，生因发言曰：“妙哉！”乃遂惊悟。（出《纂异记》）

卷第三百一十一 神二十一

萧旷 史遂 田布
进士崔生 张偃 裴氏子 韦骅

萧 旷

太和处士萧旷，自洛东游。至孝义馆，夜息于双美亭，时月朗风清。旷善琴，遂取琴弹之。夜半，调甚苦。俄闻洛水之上，有长叹者。渐相逼，乃一美人。旷因舍琴而揖之曰，“彼何人斯？”女曰：“洛浦神女也。昔陈思王有赋，子不忆耶？”旷曰：“然。”旷又问曰：“或闻洛神即甄皇后，谢世，陈思王遇其魄于洛滨，遂为《感甄赋》。后觉事之不正，改为《洛神赋》，托意于宓妃。有之乎？”女曰：“妾即甄后也。为慕陈思王之才调，文帝怒而幽死。后精魄遇王洛水之上，叙其冤抑，因感而赋之。觉事不典，易其题，乃不缪矣。”俄有双鬟，持茵席，具酒肴而至。谓旷曰：“妾为袁家新妇时，性好鼓琴。每弹至《悲风》及《三峡流泉》，未尝不尽夕而止。适闻君琴韵清雅，愿一听之。”旷乃弹《别鹤操》及《悲风》。神女长叹曰：“真蔡中郎之俦也。”问旷曰：“陈思王《洛神赋》如何？”旷曰：“真体物浏，为梁昭明之精选耳。”女微笑曰：“状妾之举止云‘翩若惊鸿，宛若游龙’，得无疏矣。”旷曰：“陈思王之精魄今何在？”女曰：“见为遮须国王。”旷曰：“何为遮须国？”女曰：“刘聪子死而复生，语其父曰：

‘有人告某云，遮须国久无主，待汝父来作主。’即此国是也。”俄有一青衣，引一女曰：“织绡娘子至矣。”神女曰：“洛浦龙王之处女，善织绡于水府。适令召之尔。”旷因语织绡曰：“近日人世或传柳毅灵姻之事，有之乎？”女曰：“十得其四五尔，余皆饰词，不可惑也。”旷曰：“或谓龙畏铁，有之乎？”女曰：“龙之神化，虽铁石金玉，尽可透达，何独畏铁乎？畏者蛟螭辈也。”旷又曰：“雷氏子佩丰城剑，至延平津，跃入水，化为龙。有之乎？”女曰：“妄也。龙，木类，剑乃金。金既克木，而不相生，焉能变化，岂同雀入水为蛤，野鸡入水为蜃哉！但宝剑灵物，金水相生，而入水雷生，自不能沉于泉。信其下搜剑不获，乃妄言为龙。且雷焕只言化去，张司空但言终合，俱不说为龙。任剑之灵异，且人之鼓铸锻炼，非自然之物。是知终不为龙，明矣。”旷又曰：“梭化为龙如何？”女曰：“梭木也，龙本属木，变化归木，又何怪也？”旷又曰：“龙之变化如神，又何病而求马师皇疗之？”女曰：“师皇是上界高真，哀马之负重引远，故为马医，愈其疾者万有匹。上天降鉴，化其疾于龙唇吻间，欲验师皇之能。龙后负而登天，天假之。非龙真有病也？”旷又曰：“龙之嗜燕血，有之乎？”女曰：“龙之清虚，食饮沆瀣。若食燕血，岂能行藏。盖嗜者乃蛟蜃辈。无信造作，皆梁朝四公诞妄之词尔。”旷又曰：“龙何好？”曰：“好睡，大即千年，小不下数百岁。偃仰于洞穴，鳞甲间聚其沙尘。或有鸟衔木实，遗弃其上。乃甲拆生树，至于合抱，龙方觉悟。遂振迅修行，脱其体而入虚无，澄其神而归寂灭。自然形之与气，随其化用。散入真空，若未胚臑，若未凝结。如物有恍惚，精奇杳冥。当此之时，虽百骸五体，尽可入于芥子之内。随举止，无所不之。自得還元返本之术，与造化争功矣。”旷又曰：“龙之修行，向何门而

得？”女曰：“高真所修之术何异？上士修之，形神具达；中士修之，神超形沉；下士修之，形神俱堕。且当修之时，气爽而神凝，有物出焉。即老子云‘恍恍惚惚，其中有物也’。其于幽微，不敢泄露，恐为上天谴谪尔。”神女遂命左右，传觴叙语。情况昵洽，兰艳动人，若左琼枝而右玉树，缱绻永夕，感畅冥怀。旷曰：“遇二仙娥于此，真所谓双美亭也。”忽闻鸡鸣，神女乃留诗曰：“玉筋凝腮忆魏宫，朱丝一弄洗清风。明晨追赏应愁寂，沙渚烟销翠羽空。”织绡诗曰：“织绡泉底少欢娱，更劝萧郎尽酒壶。愁见玉琴弹别鹤，又将清泪滴珍珠。”旷答二女诗曰：“红兰吐艳间天桃，自喜寻芳数已遭。珠珮鹊桥从此断，遥天空恨碧云高。”神女遂出明珠、翠羽二物赠旷曰：“此乃陈思王赋云‘或采明珠，或拾翠羽’，故有斯赠，以成洛神赋之咏也。”龙女出轻绡一疋赠旷曰：“若有胡人购之，非万金不可。”神女曰：“君有亲骨异相，当出世。但淡味薄俗，清襟养真，妾当为阴助。”言讫，超然蹶虚而去，无所睹矣。后旷保其珠绡，多游嵩岳。友人尝遇之，备写其事。今遁世不复见焉。（出《传记》）

史 遂

会昌中，小黄门史遂，因疾退于家。一日，忽召所亲，自言初得疾时，见一黄衣人，执文牒曰：“阴司录君二魂对事。量留一魂主身。”不觉随去。出通化门，东南入荒径，渡灞浐。陟兰田山。山上约行数十里，忽见一骑执黑幡，云：“太一登殿已久，罪人毕录。尔何迟也。”督之而去。至一城，甲士翼门。直北至一宫，宫门守卫甚严。有赤衣吏，引使者同入。萧

屏间，有一吏自内出曰：“受教受教。”使者鞠躬受命。宣曰：“史遂前世括苍山主录大夫侍者，始者恭恪，中间废堕，谪官黄门，冀其醒悟。今大夫复位，侍者宜迁，付所司准法。”遂领就一院，见一人，白须鬓，紫衣，左右十数列侍。拜讫仰视，乃少傅白居易也。遂元和初为翰林小吏，因问曰：“少傅何为至此？”白怡然曰：“侍者忆前事耶？”俄如睡觉，神气顿如旧。诸黄门闻其疾愈，竟访之。是夕，居易薨于洛中。临终，谓所亲曰：“昔自蓬莱，与帝有闰浮之因。帝于闰浮为麟德之别。”言毕而逝。人莫晓也。较其日月，当捐馆之时，乃上宴麟德殿也。（出《唐年补录》）

田 布

唐相崔铉镇淮南。卢耽罢浙西，张择罢常州，俱经维扬，谒铉。铉因暇日，与二客方奕，吏报女巫与故魏博节度史田布偕至，泊逆旅某亭者。铉甚异之，复曰：“显验，与他巫异，请改舍于都候之解。”铉趣召巫者至，乃与神迭拜，曰：“谢相公。”铉曰：“何谢？”神答曰：“布有不肖子，黠货无厌，郡事不治。当犯大辟，赖公阴德免焉。使布之家庙血食不绝者，公之恩也。”铉矍然曰：“异哉。铉为相日，夏州节度奏银州刺史田鈞犯赃罪，私造铠甲，以易市边马布帛。帝赫怒曰：‘赃自别议。且委以边州，所宜防盗。以甲资敌，非反而何？’命中书以法论，将赤其族。翌日，铉从容言于上曰：‘鈞赃罪自有宪章。然是弘正之孙，田布之子。弘正首以河朔入觐，奉吏员。布亦成父之命，继以忠教，伏剑而死。今若行法以固边圉，未若因事弘贷，激劝忠烈。上意乃解。止黜授远郡司马。

而铉未尝一出口于亲戚私昵，已将忘之。今神之言，正是其事。”乃命廊下素服而见焉。谓之曰：“君以义烈而死，奈何区区为愚妇人所使乎？”神曰：“布尝负此姬八十万钱，今方忍耻偿之。”铉与二客及监军使幕下，共偿其钱。神乃辞去，因言事不验。（梁楫李琪作传）

进士崔生

进士崔生，自关东赴举，早行潼关外十余里。夜方五鼓，路无人行，唯一仆一担一驴而已。忽遇列炬呵殿，旗帜戈甲，二百许人，若方镇者。生映树自匿。既过，行不三二里，前之导从复回，乃徐行随之。有健步押茶器，行甚迟，生因问为谁。曰：“岳神迎天官崔侍御也。秀才方应举，何不一谒，以卜身事。”生谢以无由自达，健步许侦之。既及庙门，天犹未曙，健步约生伺之于门侧。入良久出曰：“白侍御矣。”遽引相见，甚喜。逡巡岳神至，立语，便邀崔侍御入庙中。陈设帐幄，筵席鼓乐极盛。顷之，张乐饮酒。崔临赴宴，约敕侍者，只待于生，供以汤茶所须，情旨敦厚。饮且移时，生倦，徐行周览，不觉出门。忽见其表丈人，握手话旧。颜色憔悴，衣服褴褛。生曰：“丈人久辞人间，何得至此？”答曰：“仆离人世，十五年矣，未有所诣。近做敷水桥神，倦于送迎，而窘于衣食。穷困之状，迨不可济。知侄与天官侍御相善，又宗姓之分，必可相荐，故来投诚。若得南山觜神祈，即粗免饥穷。此后迁转，得居天秩矣。”生辞以“乍相识，不知果可相荐否。然试为道之。”侍御寻亦罢宴而归，谓曰：“后年方及第，今年不就试亦可。余少顷公事亦毕，即当归去，程期甚迫，不可久留。”

生因以表丈人所求告之。侍御曰：“觜神似人间选补，极是清资，敷水桥神卑杂，岂可便得。然试为言之，岳神必不相阻。”即复诣岳神迎奉。生潜还伺之，历闻所托，岳神果许之。即命出牒补署。俄尔受牒入谢，迎官将吏一二百人，侍从甚整。生因出贺，觜神泣曰：“非吾侄之力，不可得此位也。后一转，便入天司矣。今年渭水泛滥，侄庄当飘坏。一道所损三五百家，已令为侄护之，五六月必免此祸。更有五百缣相酬。”须臾，觜神驱殿而去，侍御亦发，岳神出送。生独在庙中，歛如梦觉。出访仆使，只在店中，一无所睹。

于是不复入关，回止别墅。其夏，渭水泛滥，漂损甚多，唯崔生庄独免。庄前泊一空船，水涸之后，船有绢五百疋。明年果擢第矣。（出《录异记》）

张 偃

进士张偃者赴举，行及金天王庙前，遇大雨，于庙门避雨，至暮不止。不及诣店，遂入庙中门宿。至四更，闻金天视事之声，嗚喝甚厉。须臾，闻唤张偃，来日午时，行至某村，为赤狸虎所食。偃闻之甚惧，侯庭下静，遂于门下匍匐而入。自通名而拜，金天曰：“汝生人，何事而来？”遂具前事告金天。金天曰：“召虎来。”须臾虎至。金天曰：“与二大兽食而代之。”虎曰：“冤家合食，他物代之不可。”金天曰：“检虎何日死。”有一吏来曰：“未时为某村王存射杀死。”金天曰：“命张偃过所食时即行。”及行至前路，果见人喧闹，问之，乃曰：“某村王存，射赤狸虎。”果金天所言。偃遂自市酒，求鹿脯，亲往庙谢之。（出《奇录》）

裴氏子

天水彭郡裴氏子，咸通中，于东阁学孤林法。淫其亲表妇女，事发系狱。每日供其饮食，悉是孤林法神为致之。狱吏怪而谓其神曰：“神既灵异，何不为免此刑？”神曰：“受吾法者，只可全身远害，方便济人。既违戒誓，岂但王法，神亦不容也。今之殷勤，以酬香火之功。”竟笞杀之。（出《录异记》）

韦 驹

韦驹者，明五音，善长啸，自称逸群公子。举进士，一不第便已。曰：“男子四方之志，岂屈节于风尘哉。”游岳阳，岳阳太守以亲知见辟，数月谢病去。驹亲弟駉，舟行，溺于洞庭湖。驹乃水滨恸哭。移舟湖神庙下，欲焚湖神庙，曰：“千里估胡，安稳获济。吾弟穷悴，乃罹此殃。焉用尔庙为？”忽于舟中假寐，梦神人盛服来谒，谓驹曰：“幽冥之途，无枉杀者。明公先君，昔为城守，方闻说正，鬼神避之。撤淫祠甚多，不当废者有二。二神上诉，帝初不许，因请十余年，乃许与后嗣一人，谢二废庙之主。然亦须退不能知其道，进无以补于时者，故贤弟当之耳。倘求丧不获，即我之过，当令水工送尸湖上。”驹惊悟，其事遂止。遂命渔舟施钩缁，果获弟之尸于岸。是夕，又梦神谢曰：“鬼神不畏愤怒，而畏果敢，以其诚也。君今为人果敢。昔洞庭张乐，是吾所司。愿以至音酬君厚惠，所冀观咸池之节奏，释浮世之忧烦也。”忽睹金石羽籥，铿锵

振作。驹甚叹异，以为非据，曲终乃寤。（出《甘泽谣》）

卷第三百一十二 神二十二

楚州人 陷河神 謩宗儒 滑能 柳晦 刘山甫 尔朱氏
李仲吕 新昌坊民 裴氏女 夏侯祯 徐焕 罗弘信 李嶢

楚州人

近楚泗之间，有人寄妻及奴婢数人于村落。客游数年，一日归至。村中长少，相率携酒访之，延入共饮，酒酣甚乐。村人唯吹笛为《乐神曲》。殆欲彻曙，忽前舞者为著神下语云：“大王欲与主人相见，合与主人论亲情。”此子大惊，呵斥曰：“神道无欺，我且无儿女，与汝何亲情？”神曰：“我合聘得君妻，可速庄梳，少顷既来迎娶。”此子大怒，村人各散，以为舞者村人，醉言无识。少顷即天明，忽闻门外马嘶鸣。此子大怪，欲出自叱之。乃见一胡神，紫衣多髯。身長丈余，首出墙头。唤曰：“娘子可发去也。”此子不知所以，其妻于室中仆倒而卒。（出《原化记》）

陷河神

陷河神者，舊州舊县有张翁夫妇，老而无子。翁日往溪谷采薪以自给。无何，一日，于岩窦间刃伤其指。其血滂注，滴在一石穴中，以木叶塞之而归。他日复至其所，因抽木叶视之，

仍化为一小蛇。翁取于掌中，戏玩移时。此物眷眷然，似有所恋，因截竹贮而怀之。至家则啖以杂肉，如是甚驯扰。经时渐长。一年后，夜盗鸡犬而食。二年后，盗羊豕。邻家颇怪失其所畜，翁姬不言。其后县令失一蜀马，寻其迹，入翁之居，迫而访之，已吞在蛇腹矣。令惊异，因责翁蓄此毒物。翁伏罪，欲杀之。忽一夕，雷电大震，一县并陷巨湫，渺弥无际，唯张翁夫妇独存。其后人蛇俱失，因改为陷河县，曰蛇为张恶子。尔后姚苻游蜀，至梓潼岭上，息于路旁。有布衣来，谓苻曰：“君宜早还秦，秦人将无主。其康济者在君乎？”请其氏，曰：“吾张恶子也，他日勿相忘。”苻还后，果称帝于长安。因命使至蜀，求之弗获，遂立庙于所见之处，今张相公庙是也。僖宗幸蜀日。其神自庙出十余里，列伏迎驾。白雾之中，仿佛见其形，因解佩剑赐之，祝令效顺，指期贼平。驾回，广赠珍玩，人莫敢窥。王铎有诗刊石曰：“夜雨龙抛三尺匣。春云凤入九重城。”（出《王氏见闻》）

蹇宗儒

黔南军校姓蹇者，不记其初名。性鲠直，贫而乐。所居邻宣父庙，家每食，必先荐之。如是累年。咸通二年，蛮寇侵境，廉使阅兵，择将未获。蹇忽梦一人，冠服若王者，谓曰：“我则仲尼也。媿君每倾心于吾，吾当助若。乃更名宗儒，自此富贵矣。”既觉，喜而请行，兼请易名。是时人尽难之，忽闻宗儒请行，遂遣之。一战而大破蛮寇，余孽皆遁。黔帅表上其功，授朗州刺史。秩满诣京师，累迁司农卿，赐赆复多。数年卒官。（出《南楚新闻》）

滑 能

唐咸通中，翰林待诏滑能，棋品最高。有张生者，年可四十，来请对局。初饶一路，滑生精思久之。方下一子，张随手应之，或起行庭际。候滑生更下，又随应之。及黄寇犯阙，僖宗幸蜀，滑将赴行在，欲取金州路入，张曰：“不必前适，某非棋客，天帝命我取公棋耳。”滑惊愕，妻子啜泣，奋然而逝。（出《北梦琐言》）

柳 晦

柳晦，河东人，少有文学，始以瘡补。咸通末，官至拾遗，因上疏不纳，乃去官，庐于终南山。一日入城，访故友于宣阳里。忽遇一人求食，晦与之。此人但三嗅而已，晦怪而问之，答曰：“吾阴府掌事者，蒙君设食，深愧于心。君自此三年，当为相。”言讫不见。晦未之信也。及黄巢犯阙，求能檄者，或荐晦。巢乃驰骑迎之，逼使为檄。檄达行在，僖宗知晦所作，乃曰：“晦自求退，非朕遗弃。何讪谤之甚耶？”贼平，议不赦。巢命晦为中书舍人，寻授伪相。（出《补录记传》）

刘山甫

唐彭城刘山甫，中朝士族也。其父官于岭外，侍从北归，舟于青草湖。登岸，见有北方天王祠，因诣之。见庙宇摧颓，

香火不续。山甫少有才思。因题诗曰：“坏墙风雨几经春，草色盈庭一座尘。自是神明无感应，盛衰何得却由人。”是夜梦为天王所责。自云：“我非天王，南岳神也，主张此地，何为见侮？”俄而惊觉。网浪暴起，殆欲沉溺，遽起悔过，令撤诗板，然后方定。（出《山甫自序》）

尔朱氏

咸通中，有姓尔朱者，家于巫峡，每岁贾于荆益瞿塘之壩。有白马神祠，尔朱尝祷焉。一日，自蜀回，复祀之，忽闻神语曰：“愧子频年相知，吾将舍此境，故明言与君别尔。”

客惊问：“神安适耶？”曰：“吾当为湖南城隍神，上帝以吾有薄德于三峡民，遂此升擢耳。然天下将乱，今天子亦不久馭世也。”尔朱复惊曰：“嗣君谁也？”曰：“唐德尚盛。”客请其讳，神曰：“固不可泄。”客恳求之，乃曰：“昨见天符，但有双日也。”语竟，不复言。是岁懿皇升遐，僖宗以晋王即位。（出《南楚新闻》）

李仲吕

姑臧李仲吕，咸通末，调授汝之鲁山令。为政明练，吏不敢欺。遇旱，请祷群望，皆不应。仲吕乃洁齐斋，自祷于县二十里鲁山尧祠，以所乘乌马及驹人张翰为献。祭毕，将下山，云雾暴起，及平泽而大雨，仆马皆暴殒。于是仲吕复设祭，图仆马于东壁。（出《三水小牋》）

新昌坊民

青龙寺西廊近北，有绘释氏部族曰毗沙门天王者，精新如动，祈请辄奏。有居新昌里者，因时疫，百骸绵弱，不能胜衣，医巫莫能疗。一日，自言欲从释氏，因肩置绘壁之下。厚施主僧，服食于寺庖。逾旬，梦有人如天王之状，持筋类纆，以食病者。复促迫之。咀嚼坚韧，力食袤丈，遽觉绵骨木强。又明日能步，又明日能驰，逾月以力闻。先是禁军悬六钧弓于门，曰：“能引起半者，倍粮以赐，至满者又倍之。”民应募，随引而满，于是服厚禄以终身。（出《唐阙史》）

裴氏女

唐黄巢之乱，有朝士裴某，挈妻子，南趋汉中。才发京都，其室女暴亡，兵难挥霍，不暇藏瘞。行及洛谷，夜间其女有言，不见其形。父母诘之，女云：“我为浚水神子强暴，诱我归其家。其父责怒，以妄杀生人，遽笞之。兼逊谢抚慰，令人送来。而旦夕未有所托。且欲随大人南行，俾拔茅为抱致于箱笥之中，庶以魂识依止。”饮食语言，不异于常。尔后又言已有生处，悲咽告辞而去。（出《北梦琐言》）

夏侯祜

汝州鲁山县西六十里，小山间有祠，曰灵女观。其像独一

女子焉，低鬟嚬蛾，艳冶而有怨慕之色。祠堂后平地，左右围数亩，上擢三峰，皆十余丈，森如太华。父老云，大中初，斯地忽暴风疾雨，一夕而止，遂有此山。其神见形于樵苏者曰：“吾商於之女也，帝命有此百里之境。可告乡里，立祠于前山，山名女灵，吾持来者也。咸通末，县主簿皇甫枚，因时祭，与友人夏侯禎偕行。祭毕，与禎纵观。禎独眷眷不能去，乃索卮酒酌曰：“夏侯禎少年无有匹偶，今者仰睹灵姿，愿为庙中扫除之隶，既舍爵乃归。”其夕，夏侯生惆怅不能寐，若为阴物所中。其仆来告，枚走视之，则目瞪口呆，不能言矣。谓曰：“得非女灵乎？”禎颔之。枚命吏禱之曰：“夏侯禎不胜西颯之余，至有慢言，渎于神听，今疾作矣。岂降之罚耶？抑果其请耶？若降之罚，是以一言而毙一国士乎？违好生之德，当专戮之辜，帝岂不降鉴，而使神滋虐于下乎？若果其请，是以一言舍贞静之道，播淫佚之风；念张硕而动云駟，顾交甫而解明珮。若九阍一叫，必貽帙箝不修之责言。况天下多美丈夫，何必是也？神其听之。”奠讫，夏侯生康豫如故。（出《三水小牘》）

徐 焕

弋阳郡东南，有黑水河，河岸有黑水将军祠。太和中，薛用弱自仪曹郎出守此郡，为政严而不残。一夕，梦赞者曰：“黑水将军至。”延之，乃魁岸丈夫，须目雄杰，介金附鞬。

既坐，曰：“某顷溺于滋水，自以秉仁义之心，得展上诉于帝。帝曰：‘尔阴位方崇，遂授此任’郎中可为立祠河上，当保佑斯民。”言许而寤。遂命建祠设祭，水旱灾沴，禱之皆

应。用弱有葛谿宝剑，复梦求之，遂以为赠。仍剝神前柱，并匣置之，外设小扉，加扃鍍焉。乾符戊戌岁，大理少卿徐焕，以决狱平允，授弋阳郡。秋七月出京，时方淋霪，东道泥泞。历嶠函，度东周，由许蔡，略无霁日。既渡长淮，宿于嘉鹿馆，则弋阳之西境也。时方苦雨凄风，徒御多寒色。焕具酒祈之，其夕乃霁。焕由是加敬，每春秋常祀，必躬亲之。明年冬十月，贼党数千人，来攻郡城。焕坚守，城不可拔，乃引兵西入义阳。时有无赖者，以庙剑言于贼裨将。将乃率徒，破柱取去。既而晓出纵掠，气雾四合，莫知所如。忽遇一樵童，遂执之，令前导。既越山雾开，乃义营张周寨也。卒与贼遇，尽杀之，张周亲擒其首，解其剑，复归诸庙，至今时享不废。（出《三水小牘》）

罗弘信

中和年，魏博帅罗弘信，初为本军步射小校，掌牧圉之事，曾宿于魏州观音院门外，其地有神祠，俗号白须翁。巫有宗千者，忽诣弘信谓曰：“夜来神忽有语，君不久为此地主。”弘信怒曰：“欲危我耶？”他日，复以此言来告，弘信因令密之。不期岁，果有军变，推弘信为帅。弘信状貌丰伟，多力善射，虽声名未振，众已服之。累加至太尉临淮王。（出《北梦琐言》）

李 嶠

唐乾宁中，刘昌美为夔州刺史。属夏潦，峡涨湍险。里俗

云：“滄瀨大如馬，瞿塘不可下。”于是行旅輟棹以候之。學士李嶢，挈家，自蜀沿流，將之江陵。昌美以水勢正惡，止之。嶢忽遽而行，俄爾舟復。一家溺死焉。唯乳媪一人，隔夜為駭浪推送江岸而蘇。先是永安鹽灶戶陳小奴，棹空船下瞿塘。見崖下有一人，裹四縫帽，著窄白衫，青褲，執鐵棘梨。問嶢行程，自云迎候。及乳媪既蘇，亦言于刺史云，李學士至一官署上事，朱門白壁，寮吏參賀。又聞云，此行無乳媪名，遂送出水。（出《北夢瑣言》）

卷第三百一十三 神二十三

杨镡 张璟 崔从事 王审知 张怀武
李玫 赵瑜 关承湍妻 李冰祠 郑君雄
钟离王祠 盘古祠 狄仁杰祠 葛氏妇 马希声 庞式

杨 镡

唐杨镡，相国收之子，少年为江西从事。秋祭大孤神，镡悦神像之容，偶以言戏之。祭毕回舟，而见空中云雾，有一女子，容质甚丽，诣镡，呼为杨郎，云：“家姊多幸，蒙杨郎采顾，便希回橈，以成礼也，故来奉迎。”镡惊怪，乃曰：“前言戏之耳。”神女曰：“家姊本无意辄慕君子，而杨郎先自发言。苟或中辍，立恐不利于君。”镡不得已，遂诺之。希从容一月，处理家事。归家理命讫，仓卒而卒，似有鬼神迎也。补阙薛泽，与镡有姻，尝言此事甚详。近者故登州节度判官史在德郎中，子光泽，甚聪俊，方修举业。自别墅归，乘醉入泰山庙，谓神曰：“与神做第三儿可乎？”自是归家精神恍惚，似有召之者，逾月而卒。（出《北梦琐言》）

张 璟

庐山书生张璟，乾宁中，以所业之桂州。至衡州犬嗅滩，

损船上岸，寝于江庙，为神所责。璟以素业对之，神为改容。延坐从容，云：“有巫立仁者，罪合族，庙神为理之于岳神，无人作奏。”璟为草之，既奏，岳神许之，庙神喜，以白金十饼为赠。刘山甫与校书郎廖隙。亲见璟说其事甚详。（出《北梦琐言》）

崔从事

福建崔从事，忘其名，正直检身，幕府所重。奉使湖湘，复命，在道遇贼。同行皆死，唯崔仓惶中，忽有人引路获免。中途复患疟疾，求药无所。途次延平津庙，梦为药神赐药三丸，服之，惊觉顿愈。彭城刘山甫白云，外族李敬彝为郎中，宅在东都毓财坊，土地最灵。家人张行周，事之有应。未大水前，预梦告张，求饮食。至其日，率其类遏水头，并不冲圯李宅。（出《北梦琐言》）

王审知

福州海口黄碕岸，横石免巉峭，常为舟楫之患。王审知为福建观察使，思欲制置，惮于役力。乾宁中，因梦金甲神，自称吴安王，许助开凿。及觉，言于宾寮。因命判官刘山甫往设祭，祭未终，海内灵怪俱见。山甫息于僧院，凭高观之。风雷暴兴，见一物，非鱼非龙，鳞黄鬣赤。凡三日，风雷乃霁。已别开一港，甚便行旅。驿表以闻，赐号甘棠港。闽从事刘山甫，乃中朝旧族也，著《金溪闲谈》十二卷，具载其事。（出《北

梦琐言》)

张怀武

南平王钟傅，镇江西。遣道士沈太虚，祷庐山九天使者庙。太虚醮罢，夜坐廊庑间。恍然若梦，见壁画一人，前揖太虚曰：“身张怀武也，常为将军。上帝以微有阴功及物，今配此庙为灵官。”既寤，起视壁画，署曰五百灵官。太虚归，以语进士沈彬。彬后二十年，游澧陵，县令陆生客之。方食，有军吏许生后至，语及张怀武，彬因问之。许曰：“怀武者，蔡之神将，某之长史也。顷甲辰年大饥，闻预章独稔。即与一他将，各率共属奔预章。既即路，两军稍不相能。比至五昌，一隙大构。克日将决战，禁之不可。怀武乃携剑上戍楼，去其梯，谓其徒曰：‘吾与汝今日之行，非有他图，直救性命耳。奈何不忍小忿，而相攻战。夫战，必疆者伤而弱者亡。如是则何以去父母之国，而死于道路耶？凡两军所以致争者，以有怀武故也。今为汝等死，两军为一。无构难也。’遂自刎，于是两军之士，皆伏楼下恸哭。遂相与和亲，比及预章，无一逃亡者。”许但怀其旧恩，亦不知灵官之事，彬因述记，以申明之。岂天意将感发死义之事，故以胖蜚告人乎？（出《稽神录》）

李 玫

天祐初，舒州有仓官李玫，自言少时有病，遂见鬼，为人言祸福，多中。淮南大将张颢，专废立之权，威振中外。玫时

宿于灊山司命真君庙。翌日，与道士崔繹然数人，将入城。去庙数里，忽止同行于道侧，自映大树以窥之。良久乃行，繹然曰：“复见鬼耶？”曰：“向见一人，桎梏甚严，吏卒数十人卫之，向庙而去，是必为真君考召也。虽意气尚在，已不自免矣。”或问为谁，久之乃肯言曰：“张颢也。”闻者皆惧，共秘之，不旬日而闻颢诛。李宗造开元寺成，大会文武僧道于寺中。

既罢，玃复谓繹然曰：“向坐中有客，为二吏固揖之而去，是不久矣。”言其衣服容貌，则团练巡官陈绛也。

不数日，绛暴疾卒。道士邵修默，崔之弟子，视见之。
(出《稽神录》)

赵瑜

明经赵瑜，鲁人，累举不第，困厄甚。因游太山，祈死于岳庙。将出门，忽有小吏自后至曰：“判官召。”随之而去。奄至一厅事，帘中有人云：“人所重者生，君何为祈死？”对曰：“瑜应乡荐，累举不第。退无躬耕之资，湮厄贫病。无复生意，故祈死耳。”

良久，闻帘中检阅簿书，既而言曰：“君命至薄，名第禄仕皆无分。既此见告，当有以奉济。今以一药方授君，君以此足给衣食。然不可置家，置家则贫矣。”瑜拜谢而出。

至门外，空中飘大桐叶至瑜前，视之，乃书巴豆丸方于其上，亦与人间之方正同。瑜遂自称前长水令，卖药于夷门市。饵其药者，病无不愈，获利甚多。道士李德阳，亲见其桐叶，已十余年，尚如新。(出《稽神录》)

关承湍妻

青城县岷江暴涨，漂垫民居。县民关承湍妻计氏，有孩提子在怀抱，乃上木柜，为骇浪推漾大江。唯见赤帟佩刀者，泊朱衣秉筒者，安存之，令泊县溉植。乃随流泛泛，至县溉，为舟子迎拯而出，子母无恙。（出《北梦琐言》）

李冰祠

天祐七年夏，成都大雨，江涨，坏京口江灌堰上。夜闻呼噪之声，千百人，炬无数，风暴雨而火影不灭。

及明，堰移数百丈，堰水入新津江。李阳冰祠中所立旗帜皆湿。

是时，津嘉眉水害尤多，京江不加溢焉。（出《录异记》）

郑君雄

郑君雄为遂州刺史，一日晚，忽见兵士数千人，在水东灞内，旗帜弋甲，人物喧闹，与军行无异。不敢诘问，警备而已。未晓，密侦之，大军已去，只三五人在后。侦者问之，曰：“江口神也。数年川府不安，移在峡内。今远近安矣，却归川中。”

复视之，有下营及火幕踪迹，一一可验焉。（出《录异记》）

钟离王祠

遂州东岸唐村，云，昔有一人，衣大袖，戴古冠帻，立于道左。语村人曰：“我钟离王也。旧有神在下流十余里，因水摧损。今像溯流而止，将至矣。汝可于此为我立庙。”村人诣江视之，得一木人，长数尺，遂于所见处立庙，号唐村神。至今祷祈皆验。或云，初见时如道士状。（出《录异记》）

盘古祠

广都县有盘古三郎庙，颇有灵应。民之过门，稍不致敬，多为殴击，或道途颠蹶。县民杨知遇者，尝受正一明威录。一夕醉甚，将还其家。路远月黑，无伴还家，愿得神力，示以归路。俄有一炬火，自庙门出，前引至其家。二十余里，虽狭桥编路，无蹉跌，火炬亦无见矣。乡里之人尤惊。（出《录异记》）

狄仁杰祠

魏州南郭狄仁杰庙，即生祠堂也。天后朝，仁杰为魏州刺史，有善政，吏民为之立生祠。及入朝，魏之士女，每至月首，皆诣祠奠醑。仁杰方朝，是日亦有醉色。天后素知仁杰初不饮酒，诘之，具以事对。天后使验问，乃信。庄宗观霸河朔，尝有人醉宿庙廊之下。夜分即醒。见有人于堂陛下，罄折咨事，堂中有人问之，对曰：“奉符于魏州索万人。”堂中语曰：

“此州虚耗，灾祸频仍，移于他处。”此人曰：“诺。请往白之。”遂去。少顷复至，则曰：“已移命于镇州矣。”语竟不见。是岁，庄宗分兵讨镇州，至于攻下，两军所杀甚众焉。（出《玉堂闲话》）

葛氏妇

兖之东钞里泗水上有亭，亭下有天齐王祠，中有三郎君祠神者。巫云，天齐王之爱子，其神甚灵异。相传岱宗之下，樵童牧竖，或有逢羽猎者，骑从华丽，有如侯王，即此神也。鲁人畏敬，过于天齐。朱梁时，葛周镇兖部署，尝举家妇女游于泗亭，遂至神祠。周有子十二郎者，其妇美容止，拜于三郎君前，熟视而退。俄而病心痛，踣地闷绝久之。举族大悸，即祷神，有顷乃瘳。自是神情失常，梦寐恍惚，尝与神遇。其家惧，送妇往东京以避之。未几，其神亦至，谓妇曰：“吾寻汝久矣，今复相遇。”其后信宿辄来，每神将至，妇则先伸欠呵嚏，谓侍者曰：“彼已至矣。”即起入帷中，侍者属耳伺之，则闻私窃语笑，逡巡方去。率以为常。其夫畏神，竟不敢与妇同居，久之妇卒。（出《玉堂闲话》）

马希声

湖南马希声，嗣父位。连年亢旱，祈祷不应。乃封闭南岳司天王庙，及境内神祠。竟亦不雨。其兄希振，入谏之，饮酒至中夜而退。闻堂前喧闹，连召希振复入，见希声倒立于阶下，

衣裳不披，其首已碎。令亲信舆上，以帛蒙首。翌日发丧，以弟希范嗣位。先是大将周达，自南岳回，见江上云雾中，拥执希声而去，秘不敢言。夕有物如黑幕，突入空堂，即时而卒。（出《北梦琐言》）

庞 式

唐长兴三年，进士庞式，疑业于嵩阳观之侧，临水结庵以居。一日，晨往前村未返。庵内唯薛生，东郡人也，少年纯悫，师事于式。晨兴，就涧水盥漱毕，见庵之东南林内，有五人，皆星冠霞帔，或缝掖之衣，衣各一色，神彩俊拔，语音清响，目光射人，香闻十余步。薛生惊异，遍拜之。问薛曰：“尔何人？”生具以对。又问：“尔能随吾去否？”薛辞以父母年老，期之异日。又曰：“尔既不去，吾当书尔之背志之。”遂令肉袒。唯觉其背上如风之吹，书毕，却入林中，并失其处。斯须庞式至，具述，且示之背，见朱书字一行，字体杂以篆籀，唯两字稍若官体贵人字，余皆不别。薛生又以手扪之，数字拿破，色鲜如血，数日，香尚不销。后庞式登第，除乐乡县令，为叛帅安从进所杀，薛氏子寻归滑台，殁于家。（出《玉堂闲话》）

卷三百一十四 神二十四

清泰主 仆射陂 李泳子 谯义俊 刘峭 袁州父老
朱廷禹 僧德林 司马正彝 刘宣 黄鲁 张鋌 郭厚
浚阳县吏 朱元吉 沽酒王氏 鲍回 刘皞 崔练师

清泰主

唐清泰主，乃晋高祖之妇兄也。明宗始为太原将帅，二主军职未高。因击鞠，入赵襄子庙，俱见土偶避位而立，甚讶之，潜亦自负。及明宗功高，常危惧。二主曰：“赵襄子终能致福邪？”尔后二主迭享大位。（出《北梦琐言》）

仆射陂

乙未岁，契丹据河朔，晋师拒于澶渊。天下骚然，疲于战伐。翰林学士王仁裕，奉使冯翊，路由于郑，过仆射陂。见州民及军营妇女，填咽于道路，皆执错彩小旗子，插于陂中，不知其数。询其居人，皆曰：“郑人比家梦李卫公云：‘请多造旗幡，置于陂中。我见集得无数兵，为中原剪除戎寇，所乏者旌旗耳。’是以家别献此幡旗。”初未之信，以为妖言，果旬月之间，击败胡虏。及使回，过其陂，使仆者下路，访于草际，存者尚多。（出《玉堂闲话》）

李泳子

蜀大理少卿李泳，尝归邨城别墅。过桥，见一婴儿，以蕉叶荐之，泳怜其形相貌异，哺养为子。六七年，能书，善读笑，父母钟爱之，过于亲子。至十二岁，经史未见者，皆览之如夙习，人皆谓之神智。尝独居一室中阅书，父母偶潜窥之，见一人持簿书，复有二童子接引呈过，其子便大书数行，却授之去。父母异之，来日，因待立，泳疑曲谓之曰：“吾夜来窃有所睹，汝得非判阴府事乎？”曰：“然。”重问则唯拜不对。泳曰：“阴府人间，事意不同，吾不欲苦问，汝宜善保。”子又拜。却后六年，一旦白于父母：“儿只合与少卿夫人为儿一十八年，今则事毕。来日申时，却归冥司。”因泣下久之，父母亦为之出涕。泳问曰：“吾官至何？”答曰：“只在大理少卿。”果来日申时，其子卒，故泳有退闲之志。未久，坐事遂罢。（出《野人闲话》）

谯义俊

罗江县道士谯义俊，壮年。忽梦太山府君追之，赐以黄敕，补为杖直。昼归阴间，夜赴冥府，如此二十余年。常说人间有命未终为恶者，追生魂笞之，其人在阳间之病或贫乞是也。往见亲戚及里人被笞者，明旦往视之，皆验，然恒愿得免。忽于冥间遇道士，不言姓名，谓曰：“尔何不致名香？昼于阳间上告南辰北极，必得免。”义俊依此虔告。忽尔太山府君却追黄敕，自是遂免。因入道攻易，年八十余。（出《野人闲话》）

刘 峭

辛酉岁，金水主簿刘峭，因游云顶山，睹山庙盛饰一堂，有土偶，朱衣据鞍。峭讶之，诘于山主昭讷，昭讷曰：“余三夕连梦见王，语近辟一判官，宜设堂宇，塑朱衣一官而祀之。故有此作。”峭不之信。明年秩满，还成都，遇都官员外孙逢吉。言其事，逢吉曰：“顷为安仲古弥留之际，语长幼云：‘顶山王已具书马聘礼，辟吾作判官。’言绝，俨然端坐长逝。”（出《撒诚录》）

袁州父老

袁州城中有老父，性谨厚，为乡里所推，家亦甚富。一日有紫衣少年，车仆甚盛，诣其家求食。老父即延入，设食甚至，徧及仆者。老父侍食于前，因思长吏朝使行县，当有顿地，此何人哉？意色甚疑。少年觉之，谓曰：“君疑我，我不能复为君隐。仰山神也。”父悚然再拜，曰：“仰山日厌于祭祀，奈何求食乎？”神曰：“凡人之祀我，皆从我求福。我有力不能致者，或非其人不当受福者，我皆不敢享之。以君长者，故从君求食耳。”食讫，辞让而去，遂不见。（出《稽神录》）

朱廷禹

江南内臣朱廷禹，言其所亲泛海遇风，舟将复者数矣。海

师云：“此海神有所求。可即取舟中所载，弃之水中。”物将尽，有一黄衣妇人，容色绝世，乘舟而来，四青衣卒刺船，皆朱发豕牙，貌甚可畏。妇人竟上船，问有好发髻，可以见与。其人忙怖，不复记，但云：“物已尽矣。”妇人云：“在船后挂壁篋中。”如言而得之。船屋上有脯腊，妇人取以食四卒。视其手，乌爪也。持髻而去，舟乃达。廷禹又言，其诸亲自江西如广陵，携十一岁儿，行至马当泊，登岸晚望。及还船，失其儿。遍寻之，得于茂林中，已如痴矣。翌日，乃能言。云：“为人召去，有所教我。”乃吹指长啸，有山禽数十百只，应声而至，毛彩怪异，人莫能识。自尔东下，时时吹啸，众禽必至。至白沙，不敢复入。博访医巫治之，久乃愈。（出《稽神录》）

僧德林

浙西僧德林，少时游舒州，路左见一夫，荷锄治方丈之地。左右数十里不见居人，问之，对云：“顷时自舒至桐城。至此暴得痼疾，不能去，因卧草中。及稍醒，已昏矣。四望无人烟，唯虎豹吼叫，自分必死。俄有一人，部从如大将，至此下马。据胡床坐。良久，召二卒曰：‘善守此人，明日送至桐城县下。’遂上马去，倏忽不见，唯二卒在焉。某即强起问之，答：‘此茅将军也，常夜出猎虎，忧汝被伤，故使护汝。’欲更问之，困而复卧。及觉，已日出。不复见二卒，即起而行，意甚轻健，若无疾者。至桐城，顷之疾愈。故以所见之处，立祠祀之。”德林上舒州十年，及回，则村落皆立茅将军祠矣。”（出《稽神录》）

司马正彝

司马正彝者，始为小吏。行溧水道中，去前店尚远，而饥渴甚，意颇忧之。俄而遇一新草店数间，独一妇人迎客，为设饮食，甚丰洁。天彝谢之，妇人云：“至都，有好粉胭脂，宜以为惠。”正彝许诺。至建业，遇其所知往溧水，因市粉脂诣遗之。具告其处，既至，不复见店，但一神女庙，因置所遗而去。正彝后为溧水令，相传云，往往有遇之者，未知其审。（出《稽神录》）

刘 宣

戊寅岁，吴师征越，败于临安。裨将刘宣伤重，卧于死人中。至夜，有官吏数人，持簿书至，遍阅死者。至宣，乃扶起视之曰：“此汉非是。”引出十余步，置路左而去。明日贼退，宣乃得归。宣肥白如瓠，初伏于地，越人割其尻肉，宣不敢动。后疮愈，肉不复生，臀竟小偏。十余年乃卒。（出《稽神录》）

黄 鲁

徐三海为抚州录事参军，其下干力黄鲁者，郡之傔人。年少，颇白皙，有父母在乡中，数月一告归，归旬日复来。一旦，归月余不至，三海遣吏至其家召之。家人云：“久不归矣。”于是散寻之。又月余，乃见在深山中，黄衣屣履，挟弹而游。

与他少年数人，皆衣服相类。捕之不获。鲁家富，乃多募人，伏草间以伺之。数日，果擒之，而诸少年皆走。既归，问其故，曰：“山中有石氏者，其家如王公。纳我为婿。”他无所言。留数日，复失去，又于山中求得之，如是者三。后一日竟去，遂不复见。寻石氏之居，亦不能得。此山乃临川人采石之所，盖石之神也。（出《稽神录》）

张 鋌

张鋌者，任邑宰，以廉直称。后为彭泽令，使至县宅。堂后有神祠，祠前巨木成林，乌鸢野禽，群巢其上，粪秽积于堂中。人畏其神，故莫敢犯。鋌大恶之，使巫祈于神曰：“所为土地之神。当洁清县署，以奉居人，奈何腥秽如是邪？尔三日中，当尽逐众禽。不然，吾将焚庙而伐树矣！”居二日，有数大鸮，奋击而至，尽坏群巢，又一日大雨。粪秽皆净。自此宅居清洁矣。（出《稽神录》）

郭 厚

李宗为舒州刺史，重造开元寺。工徒始集，将浚一废井。井“土寇犯阙，天下乱。僧辈利吾行资，杀我投此井中，今骸骨在是。为我白李公，幸葬我，无见弃也。”主者以告宗，翌日亲至井上，使发之，果得骸骨。即为具衣衾棺槨，设祭而葬之。葬日，伍伯复仆地。鬼告曰：“为我谢李公，幽魂处此，已三十年，籍公之惠，今九州社令，已补我为土地之神，配食

于此矣。”寺中至今祀之。（出《稽神录》）

浔阳县吏

庚寅岁，江西节度使徐知谏，以钱百万施庐山使者庙。浔阳令遣一吏典其事。此吏尝入城，召一画工俱往，画工负荷丹彩杂物从之。始出城，吏昏然若醉，自解腰带投地。画工以为醉，而随之。

须臾，复脱衣弃帽，比至山中，殆至裸身。近庙涧水中，有一卒，青衣，白韦蔽膝。吏至。乃执之。画工救之曰：“此醉人也。”卒怒曰：“交交加加，谁能得会。”竟擒之，坐于水中。工知其非人也，走往庙中告人。竟往视之，已不见，其吏犹坐水中，已死矣。乃阅其出给之籍，则已乾没过半。进士谢岳亲见之。（出《稽神录》）

朱元吉

乌江县令朱元吉，言其所知泛舟至采石，遇风。同行者数舟皆没，某既溺，不复见水，道路如人间。其人驱之东行，可在东岸山下，有大府署，门外堆坏船板木如丘陵，复有人运诸溺者财物入库中甚众。

入门，堂上有官人，遍召溺者，阅籍审之。至某独曰：“此人不合来，可令送出。”吏即引去，复至舟所。舟中财物，亦皆还之。恍然不自知，出水，已在西岸沙上矣。举船俨然，亦无沾湿。（出《稽神录》）

沽酒王氏

建康江宁县廨之后，有沽酒王氏，以平直称。癸卯岁，二月既望夜，店人将闭外户，忽有朱衣数人，仆马甚盛，奄至户前，叱曰：“开门，吾将暂憩于此。”店人奔走告其主。其主曰出迎，则已入坐矣。主人因设酒食甚备，又犒诸从者，客甚谢焉。

顷之，有仆夫执捆绳百千丈，又一人执橛杙数百枚，前白：“请布围。”紫衣可之。即出，以钉地，系绳其上，围坊曲人家使遍。良久白事讫，紫衣起至户外。从者曰：“此店亦在围中矣。”紫衣相谓曰：“主人相待甚厚，免此一店可乎？”皆曰：“一家尔，何为不可？”即命移杙，出店于围外。顾主人曰：“以此相报。”

遂去，倏忽不见？顾视绳杙，已亡矣。俄而巡使欧阳进逻巡夜，至店前，问何故深夜开门，又不灭灯烛何也。主人具告所见，进不信。执之下狱，将以妖言罪之。

居二日，建康大火，自朱雀桥西至凤台山，居人焚之殆尽。此店四邻皆为煨烬，而王氏独免。（出《稽神录》）

鲍回

鲍回者，尝入深山捕猎，见一少年，裸卧大树下，毛发委地。回欲射之，少年曰：“我山神也，避君不及。勿杀我，富贵可致。”回以刃刺其口，血皆逆流，遂杀之。无何回卒。（出《稽神录》）

刘 皞

汉宗正卿刘皞，忽梦一人，手执文簿，殆似冥吏，意其知人命禄，乃诘之，仍希阅己将来穷达。吏曰：“作齐王判官，后为司徒宗正卿。”皞自以朝籍已高，不乐却为王府官职。

梦觉，历历记之，亦言于亲友。后衔命使吴越，路由郢州，忽于公馆染疾。恍惚意其曾梦为齐王判官，恐是太山神天齐王也。乃令亲侍就庙，陈所梦，炷香掷茭以质之。一掷果应，宗卿以家事未了，更将明恳神祈，俟过海回，得以从命。频掷不允，俄卒于邮亭。（出《玉堂闲话》）

崔练师

晋州女道士崔练师，忘其名，莫知所造何道。置辘车一乘，佣而自给。或立小小阴功，人亦不觉。一旦，车于路辄杀一小儿，其父母诉官，追摄驾车之夫，械之。欲以其牛车偿死儿之家，其人曰：“此物是崔练师处租来。”官司召练师，并繫之。太守栾元福，夜梦冥司崔判官谓曰：“崔练师我之侄女，何罪而繫之？”梦觉，召练师，以梦中之言告之。练师对曰：“某虽姓崔，莫知是何长行。”俄尔死儿复活。周高祖闻而异之，召崔练师入京，仍择道士，往晋州紫极宫修斋焉。（出《玉堂闲话》）

卷第三百一十五 神二十五（淫祠附）

梨山庙 吴延瑫 淫祠 余光祠 鮎父庙
鲍君 张助著饵石人 洛西古墓 豫章树 狄仁杰檄
飞布山庙（有目无文） 画琵琶 壁山神

梨山庙

建州梨山庙。土人云。故相李回之庙。回贬为建州刺史，后卒于临川。卒之夕，建安人咸梦四乘白马，入梨山。及凶问至。因立祠焉。世传灵应。王延政在建安，与福州构隙，使其将吴某，帅兵向晋安。吴新铸一剑。甚利。将行，携剑禱于梨山庙，且曰：“某愿以此剑，手杀千人。其夕，梦人谓己曰：“人不当发恶愿，吾祐汝，使汝不死于人之手。”既战败绩，左右皆溃散。追兵将及，某自度不免，即以此剑自刎而死。（出《稽神录》）

吴延瑫

广陵豆仓官吴延瑫者，其弟既冠，将为求妇。邻有媒姬，素受吴氏之命。一日，有人诣门曰：“张司空家使召。”随之而去。在政胜寺之东南，宅甚雄壮。姬云：“初不闻有张公在是。”其人云：“公没于临安之战。故少人知者。”久知其家

陈设炳焕，如王公家。见一老姥，云是县君，之坐。顷之，其女亦出，姥谓姬曰：“闻君谓吴家求婚，吾欲以此女事之。”姬曰：“吴氏小吏贫家，岂当与贵人为婚邪？”女因自言曰：“儿以母老。无兄弟。家业既大，事托善人。闻吴氏子孝谨可事，岂求高门邪！”姬曰：“诺，将问之。”归以告延瑫，异之。未敢言。数日，忽有车舆数乘，诣邻姬之室，乃张氏女与二老婢俱至。使召延瑫之妻即席，具酒食甚丰，皆张氏所备也。其女自议婚事，瑫妻内思之，此女虽极端丽，然可年三十余。其小郎年节少，未必欢也。其女即言曰：“夫妻皆系前定，义知有合，岂老少邪？”瑫妻耸然，不敢复言。女即出红白罗二疋曰：“以此为礼，其他赠遗甚多。”至暮，邀邻姬俱归其家，留数宿，谓姬曰：“吾家至富，人不知耳，他日皆吴郎所有也。”室中三大厨，其高至屋，因开示之。一厨实以金，二厨实以银。又指地曰：“此中皆钱也。”即命掘之，深尺余，即见钱充积。又至外厅，庭中系朱鬣白马，傍有一豕。曰：“此皆礼物也。”厅之西复有广厦，百工制作毕备。曰：“此亦造礼物也。”至夜就寝，闻豕如有惊，呼诸婢曰：“此豕不宜在外，是必为蛇所啮也。”姬曰：“蛇岂食猪者邪？”女曰：“此中常有之。”即相与秉烛视之，果见大赤蛇，自地出，萦绕其豕，复入地去，救之得免。明日，方与姬别，忽召二青衣，夹侍左右，谓姬曰：“吾有故近出，少选当还。”即与青衣凌虚而去，姬大惊。其母曰：“吾女暂之天上会计，但坐，无苦也。”食顷，乃见自外而入，微有酒气，曰：“诸仙留饮，吾以媒姬在此，固辞得还。”妇归，益骇异而不敢言。又月余，复召姬去。县君疾亟，及往，其母已卒。因姬至葬，葬于杨子县北徐氏村中，尽室往会。徐氏有女，可十余岁。张女抚之曰：“此女有相，当为淮北一武将之妻，善视之。”既葬，复后赠姬，举家

南去，莫知所之，婚事亦竟不成。姬归，访其故居，但里舍数间。问其里中，云：“住此已久，相传云张司空之居，竟不得其是。”

后十年。广陵乱，吴氏之弟归于建业，亦竟无恙。（出《稽神录》）

淫祠

余光祠

汉灵帝初平三年，起裸游馆。盛夏避暑，长夜饮宴醉，迷于天晓。内官以巨烛投于殿下，帝乃觉悟。及董卓破京师，焚其馆宇。

至魏咸熙中，其投烛之所，冥夜有光如星。时人以为神光，于此立室，名曰“余光祠”，以祈福。至明帝末，稍除焉。（出《拾遗记》）

鮓父庙

会稽石亭墟，有大枫树，其中朽空。每雨，水辄满。有估客携生鮓至此，辄放一头于朽树中。村民见之，以鱼鮓非树中之物，咸神之。乃依树起室，宰牲祭祀，未尝虚日，目为鮓父庙。有祷请及秽慢，则祸福立至。

后估客复至，大笑，乃求鮓臠食之，其神遂绝。（出刘敬叔《异苑》）

鲍 君

昔汝南有人，于田中设绳，以捕獐而得者。其主未觉，有行人见之，因窃取獐去，犹念取之不俟其主，有鲍鱼，乃以一头置置中而去。本主来，于置中得鲍鱼，怪之以为神，不敢持归。于是村里因共而置屋立庙，号为鲍君。后转多奉之者，丹楹藻梲，钟鼓不绝。病或有偶愈者，则谓有神。行道经过，莫不至祠焉。积七八年，鲍鱼主后行过庙下，问其故。人具为说。乃曰：“此是我鲍鱼耳，何神之有？”于是乃息。（出《抱朴子》）

张 助

南顿人张助者，耕于田中。种禾，见一李核，乃掘取之，以湿土封其根，置空桑中，遂忘取之。助后作远职，不在。其后里中人见桑中忽生李，谓之神。有病目痛者，荫息此桑下，因祝之，言“李君能令我目愈者，谢一豚。”其目偶愈，便杀豚祭之。传者过差，便言此树能令盲者得视。远近翕然，互来请福。其下常车马填溢，酒肉滂沱。如此数年，张助罢职来还，见之，乃曰：“此是我昔所置李核耳，何有神乎？”乃斫去。（出《风俗通》）

著饵石人

又汝阳有彭氏墓，近大道，墓口有一石人。田家老母到市，

买数片饵以归。天热，过荫彭氏墓口树下，以所买饵，暂著石人头上。及去，忘取之。后来者见石人头上有饵，求而问之，或人调曰：“此石人有神，能治病，病愈者以饵来谢之。”如此转以相语，云：“头痛者，摩石人头。腹痛者，摩石人腹，亦还以自摩，无不愈者。”遂千里来就石人治病。初具鸡豚，后用牛羊，为立帷帐，管弦不绝。如此数年，前忘饵母闻之，乃为人说，无复往者。（出《抱朴子》）

洛西古墓

洛西有古墓，穿坏多时，水满墓中，多石灰汁。主治疮。夏日行人，有病疮烦热，见此墓中水清好，因自洗浴，疮偶便愈。于是诸病者闻之，悉往自洗。转有饮者以治腹内者。近墓居人，便于墓所立庙舍，而卖此水。而往买者，又当祭庙中。酒肉不绝，而来者转多。此水行尽，于是卖者常夜窃运他水以益之。其远道人不能往者，皆因行使，或持器遗信买。于是卖水者大富。或言其水无神，官家禁止，遂填塞之，乃绝。（出《抱朴子》）

豫章树

唐洪州有豫章树，从秦至今，千年以上，远近崇敬。或索女妇，或索猪羊。有胡超师，隐于白鹤山中，时游洪府。见猪羊妇女遮列，诉称此神枉见杀害，超乃积薪将焚之，犹惊惧。其树上有鹳雀巢数十，欲烧前三日，鹳翔空中，徘徊不下。及

四边居宅栉比，皆是竹木，恐火延烧。于时大风起，吹焰直上，旁无损害，遂奏其地置观焉。（出《抱朴子》）

狄仁杰檄

唐垂拱四年，安抚大使狄仁杰，檄告西楚霸王项君将校等，其略曰：“鸿名不可以谬假，神器不可以力争。应天者膺乐推之名，背时者非见几之主。自祖龙御宇，横噬诸侯。任赵高以当轴，弃蒙恬而齿剑。沙丘作祸于前，望夷复灭于后。七庙隳圯，万姓屠原。鸟思静于飞尘，鱼岂安于沸水。赫矣皇汉，受命玄穹。膺赤帝之贞符，当四灵之钦运。俯张地纽，彰凤纪之祥；仰缉天纲，郁龙兴之兆。而君潜游泽国，啸聚水乡。矜扛鼎之雄，逞拔山之力。莫测大符之所会，不知历数之有归。遂奋关中之翼，竟垂垓下之翅。盖实由于人事，焉有属于天亡。虽驱百万之兵，终弃八千之子。以为殷监，岂不惜哉。因当匿魄东峰，收魂北极。岂合虚承庙食，广费牲牢？仁杰受命方隅，循革攸寄。今遣焚燎祠宇，削平台室，使蕙帷销尽，羽帐随烟。君宜速迁，勿为人患。檄到如律令。”（出《吴兴掌故集》）

飞布山庙

[正文原缺。共六行。行二十二字。]

画琵琶

[原缺二行。行二十二字。]

泊船。书生因上山闲步。入林数十步，上有一坡。见僧房

院开，中有床。床塌，门外小廊数间，傍有笔砚。书生攻画，遂把笔，于房门素壁上，画一琵琶，大小与真不异。画毕，风静船发。僧归，见画处，不知何人，乃告村人曰：“恐是五台山圣琵琶。”当亦戏言，而遂为村人传说，礼施求福甚效。书生便到杨家，入吴经年，乃闻人说江西路僧室，有圣琵琶，灵应非一。书生疑之，因还江西时，令船人泊船此处。上访之，僧亦不在。所画琵琶依旧，前幡花香炉。书生取水洗之尽，僧亦未归。书生夜宿于船中，至明日又上。僧夜已归，觉失琵琶。以告，邻人大集，相与悲叹。书生故问，具言前验，今应有人背着，琵琶所以潜隐。书生大笑，为说画之因由，及拭却之由。僧及村人信之，是圣亦绝耳。（出《原化记》）

壁山神

合州有壁山神，乡人祭，必以太牢，不尔致祸，州里惧之。每岁烹宰，不知纪极。蜀僧善晓，早为州县官，苦于调选，乃剃削为沙门，坚持戒律，云水参礼。行经此庙，乃曰：“天地郊社，荐享有仪，斯鬼何得潜于天地。牛者稼穡之资，尔淫其祀，无乃过乎？”乃命斧击碎土偶数躯，残一偶，而僧亦力困。稍苏其气，方次击之。庙祝祈僧曰：“此一神从来蔬食，由是存之。”军州惊愕，申闻本道，而僧端然无恙。斯以正理责之，神亦不敢加祸也。（出《北梦琐言》）

卷第三百一十六 鬼一

韩重 公孙达 鲜于冀 卢充 谈生 陈蕃
刘照 张汉植 范丹 费季 周式 陈阿登

韩 重

吴王夫差，小女曰玉，年十八。童子韩重，年十九。玉悦之，私交信问，许为之妻。重学于齐鲁之间，属其父母使求婚。王怒不与。玉结气死，葬阖门外。三年重归，问其父母，父母曰：“王大怒，玉结气死，已葬矣。”重哭泣哀恻，具牲币往吊。玉从墓侧表形见，谓重曰：“昔尔行之后，令二亲从王相求，谓必克从大愿。不图别后，遭命奈何。”玉左顾宛颈而歌曰，南山有乌，北山张罗。志欲从君，谗言孔多。悲结生疾，没命黄垆。命之不造，冤如之何？羽族之长，名为凤凰。一日失雄，三年感伤。虽有众鸟，不为匹双。故见鄙姿，逢君辉光。身远心近，何尝暂忘。”歌毕。歔歔泣流，不能自胜。要重还冢，重曰：“死生异道，惧有尤愆，不敢承命。”玉曰：“死生异路，吾亦知之。然一别永无后期，子将畏我为鬼而祸子乎？欲诚所奉。宁不相信？”重感其言。送之还冢。玉与之饮宴，三日三夜，尽夫妇之礼。临出，取径寸明珠以送重曰。既毁其名，又绝其愿，复何言哉！愿郎自爱，若至吾家，致敬大王。”重既出，遂诣王自说其事，王大怒曰：“吾女既死，而重造讹言，以玷秽亡灵。此不过发冢取物，托以鬼神。”欲收重，

重脱走，至玉墓所诉玉。玉曰：“无忧，今归白王。”玉妆梳忽见，王惊愕悲喜，问曰：“尔何缘生。”玉跪而言曰：“昔诸生韩重来求玉，大王不许。今名毁义绝，自致身亡。重从远还，闻玉已死，故赍牲币，诣冢吊唁。感其笃终，辄与相见。因以珠遗之，不为发冢，愿勿推治。”夫人闻之，出而抱之，正如烟然。（出《录异传》）

公孙达

任城公孙达，甘露中，陈郡卒官，将敛，儿及郡吏数十人临丧。达五岁儿，忽作灵语，音声如父，呵众人哭止。因呼诸子，以次教诫。儿等悲哀不能自胜，及慰勉之曰：“四时之运，犹有始终。人修短殊，谁不致此？”语千余言，皆合文章。儿又问曰：“人亡皆无所知，唯大人聪明殊特，有神灵耶？”答曰：“鬼神之事，非尔所知也。”因索纸笔作书，辞义满纸，投地遂绝。（出《列异传》）

鲜于冀

后汉建武二年，西河鲜于冀为清河太守，作公廨。未就而亡。后守赵高，计功用二百万，王官黄秉、功曹刘适言四百万钱。冀乃鬼见，白日导从入府。与高及秉等，对共计校，定为适秉所割匿。冀乃书表自理，其略言：“高贵尚小节。亩垄之人，而踞遗类。研密失机。婢妾其性，媚世求显，偷窃狠鄙。有辱天官，易讥负乘，诚高之谓。臣不胜鬼言，谨因千里驿闻，

付高上之。”便西北去三十里。车马皆灭。不复见。秉等皆伏地物故，高以状闻。诏下，还冀西河田宅妻子焉，兼为差代，以弥冥中之讼。（出《水经》）

卢 充

卢充，范阳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年二十。冬至一日，出宅西猎，射獐中之，獐倒而起，充逐之。不觉忽见道北一里许，高门瓦屋，四周有如府舍。不复见獐，门中一铃下，唱客前，有一人投一袂新衣，曰：“府君以遗郎。”充着讫进见，少府语充曰：“尊府君不以仆门鄙陋，近得书，为君索小女为婚，故相迎耳。”便以书示充。父亡时。充虽小，然已识父手迹。即欷歔无复辞免。便敕内，卢郎已来，便可使女妆严，即就东廊。”至黄昏。内白女郎妆严毕，崔语充：“君可至东廊。”即至，女已下车，立席头，却共拜，时为三日。给食三日毕，崔谓充曰：“君可归。女生男，当以相还，无相疑，生女当留养。”敕内严车送客。充便辞出，崔送至中门，执手涕零。出门见一犊车，驾青衣。又见本所着衣及弓箭，故在门外。寻遣传教将一人捉袂衣与充。相问曰：“姻缘始尔，别甚怅恨。今故致衣一袭，被褥自副。”充上车，去如电逝，须臾至家。母见，问其故，充悉以状对。别后四年三月，充临水戏，忽见傍有犊车，乍沉乍浮，既而上岸，同坐皆见。而充往开其车后户，见崔氏女与三岁男共载。女抱儿以还充，又与金碗，并赠诗曰：“煌煌灵芝质，光丽何猗猗。华艳当时显，嘉异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荣耀长幽灭，世路永无施。不悟阴阳运，哲人忽来仪。今时一别后，何得重会时？”

充取儿碗及诗，忽然不见。充后乘车入市卖碗，冀有识者。有一婢识此，还白大家曰：“市中见一人乘车，卖崔氏女郎棺中碗。”大家既崔氏亲姨母也。遣儿视之，果如婢言。乃上车叙姓名，语充曰：“昔我姨嫁少府，女未出而亡，家亲痛之，赠一金碗著棺中。可说得碗本末。”充以事对，此儿亦为悲咽，赍还白母。母即令诣充家迎儿还。诸亲悉集，儿有崔氏之状，又复似充貌。儿碗俱验，姨母曰：“我外甥也，即字温休。”温休者，是幽婚也。遂成令器，历郡守。子孙冠盖相承至今，其后植字干，有名天下。（出《搜神记》）

谈 生

谈生者，年四十，无妇，常感激读书。忽夜半有女子，可年十五六，姿颜服饰。天下无双，来就生为夫妇。乃言：“我与人不同，勿以火照我也。三年之后，方可照。”为夫妻，生一儿，已二岁。不能忍，夜伺其寝后，盗照视之，其腰上已生肉如人，腰下但有枯骨。妇觉，遂言曰：“君负我，我垂生矣，何不能忍一岁而竟相照也？”生辞谢。涕泣不可复止，云：“与君虽大义永离，然顾念我儿。若贫不能自偕活者。暂随我去，方遗君物。”生随之去，入华堂，室宇器物不凡。以一珠袍与之曰：“可以自给。”裂取生衣裾，留之而去。后生持袍诣市，睢阳王家买之，得钱千万。王识之曰：“是我女袍，此必发墓。”乃取拷之。生具以实对，王犹不信。乃视女塚，塚完如故。发视之，果棺盖下得衣裾。呼其儿，正类王女，王乃信之。即召谈生，复赐遗衣，以为主婿。表其儿以为侍中。（出《列异传》）

陈 蕃

陈蕃微时，尝行宿主人黄申家。申妇夜产，蕃不知。夜三更。有扣门者，久许，闻里有人应云：“门里有人，不可前。”相告云：“从后门往。”俄闻往者还，门内者问之：“见何儿？名何？当几岁？”还者云：“是男，名阿权，当十五岁。”又问曰：“后当若为死？”答曰：“为人作屋，落地死。”蕃闻而不信。后十五年，为豫章太守，遣吏征问，昔儿阿奴所在。家云，助东家作屋，堕棟亡没。（出《幽明录》）

刘 照

刘照，建安中，为河间太守。妇亡。埋棺于府园中。遭黄巾贼，照委郡走。后太守至，夜梦见一妇人往就之。后又遗一双锁，太守不能名。妇曰：“此萋蕤锁也，以金缕相连，屈申在人，实珍物。吾方当去，故以相别，慎无告人。”后二十日。照遣儿迎丧。守乃悟云云。儿见锁感动，不能自胜。（出《录异传》）

张汉植

陈国张汉植，至南阳，从京兆尹延叔坚，学《左氏传》。行后数月，鬼物持其妹，为之扬言曰：“我病死，丧在陌上。常苦饥寒，操一三量不借，挂屋后楮上。傅子方送我五百钱，

在北牖下。皆望取之。又买李幼牛一头，本券在书篋中。”往索，悉如其言，妇尚不知有此。妹新归宁，非其所及。家人哀伤，益以为审。父母兄弟，椎结迎丧。去精舍数里，遇汉植与诸生相随。汉植顾见家人，怪其如此。家见汉植。良以为鬼也。恍恍有间，汉植乃前，为父说其本末如此。得妖物之为？（出《风俗通》）

范 丹

陈留外黄范丹，字史云，少为尉从佐，使檄谒督邮。丹有志节，自恚为斯役小吏。及于陈留大泽中，杀所乘马，捐弃官帻，诈逢劫者。有神下其家曰：“我史云也。为劫人所杀，疾取我衣于陈留大泽中，家取得一帻。丹随之南郡，转入三辅。从英贤游学。十三年乃归。家人不复识焉。陈留人高其志行，及歿。号曰贞节先生。（出《搜神记》）

费 季

吴人费季，客贾数年。时道多劫，妻常忧之。季与同辈旅宿庐山下，各相问去家几时，季曰：“吾去家已数年。临来，与妻别，就求金钗以行，欲观其志，当与吾否耳。得钗。仍以著户楣上。临发忘道。此钗故当在户上也。”尔夕。妻梦季曰：“吾行遇盗，死已二年。若不信吾言，吾取汝钗，遂不以行。留在户楣上。可往取之。”妻觉，揣钗得之。家遂发丧，后一年余，季行来归还。（出《搜神记》）

周 式

汉下邳周式。尝至东海。道逢一吏。持一卷书，求寄载。行十余里，谓式曰：“吾暂有所过，留书寄君船中。慎勿发之。”去后，式盗发视书，皆诸死人录，下条有式名。须臾吏还，式犹视书，吏怒曰：“故以相告，何忽视之？”式扣头流血，良久曰：“感卿远相载，此书不可除。卿今日已去，还家，三年勿出门，可得度也。勿道见吾书。”式还不出，已二年余，家皆怪之。邻人卒亡，父怒，使往吊之，式不得止。适出门，便见此吏，吏曰：“吾令汝三年勿出，而今出门，知复奈何？吾求不见，连相为得鞭杖。今已见汝，无可奈何，后三日日中，当相取也。”式还涕泣，具道如此。父故不信，母昼夜与相守涕泣，至三日日中时，见来取，便死。（出《法苑珠林》）

陈阿登

汉会稽句章人，至东野还。暮不及门，见路傍小屋然火，因投宿。至，有一少女，不欲与丈夫共宿，呼邻家女自伴。夜共弹箜篌，歌曰：“连绵葛上藤，一缓复一絙。汝欲知我姓，姓陈名阿登。”明至东郭外。有卖食母在肆中。此人寄坐。因说昨所见。母惊曰：“此是我女，近亡，葬于郭外尔。”（出《灵怪集》）

卷第三百一十七 鬼二

吴祥 周翁仲 田畴 文颖 王樊 秦巨伯
宗岱 郑奇 钟繇 夏侯玄 嵇康 倪彦思
沈季 糜竺 王弼 陈仙 胡熙 鲁肃

吴 祥

汉诸暨县吏吴祥者，惮役委顿。将投窜深山，行至一溪。日欲暮，见年少女子。采衣甚美，云：“我一身独居，又无乡里，唯有一孤姬，相去十余步耳。”祥闻甚悦，便既随去。

行一里余。即至女家。家甚贫陋。为祥设食。至一更竟。闻一姬唤云：“张姑子。”女应曰：“诺。”祥问是谁，答云：“向所道孤姬也。”二人共寝至晓，鸡鸣祥去。二情相恋，女以紫巾赠祥，祥以布手巾报。行至昨夜所遇处，过溪，其夜水暴溢，深不可涉。乃回向女家，都不见昨处。但有一塚耳。（出《法苑珠林》）

周翁仲

汝南周翁仲，初为太尉掾。妇产男。及为北海相。吏周光能见鬼，署为主簿。使还致敬于本郡县，因告之曰：“事讫，腊日可与小儿俱侍祠。”主簿事讫还，翁仲问之，对曰：“但

见屠人。弊衣蠹髻而踞神坐，持刀割肉。有衣冠青墨绶数人，彷徨堂东西厢，不进，不知何故。”翁仲因持剑上堂，谓姬曰：“汝何故养此子？”姬大怒曰：“君常言，儿体貌声气喜学似我。老翁欲死，作为狂语。”翁仲具告之，祠祭如此，不具服，子母立截。姬涕泣言：“昔以年长无男。不自安。实以女易屠者之男。畀钱一万，此子年已十八。遣归其家。迎其女，已嫁卖饼者妻。后适西平李之思，文思官至南阳太守。（见《风俗通》）”

田 畴

田畴，北平人也。刘虞为公孙瓒所害，畴追慕无已，往虞墓，设鸡酒之礼哭之。音动林野，翔鸟为之凑鸣，走兽为之悲吟。畴卧于草间，忽有人通云：“刘幽州来，欲与田子泰言生平之事。”畴神悟远识。知是刘虞之魂，既进而拜。畴泣不自止，因相与进鸡进酒。畴醉。虞曰：“公孙瓒购求子甚急，宜窜伏避害。”畴对曰：“君臣之道，生则尽其义。今见君之灵，愿得同归九泉。骨且不朽，安可逃乎？”虞曰：“子万古之高士也，深慎尔仪。”奄然不见，而畴醉亦醒。

文 颖

汉南阳文颖，字叔长，建安中，为甘陵府丞。过界止宿，夜三鼓时，梦见一人跪前曰：“昔我先人，葬我于此。水来湍墓，棺木溺，渍水处半，然无以自温。闻君在此。故来相依。”

欲屈明日，暂住须臾。幸为相迁高燥处。”鬼披衣示颖，而皆沾湿。颖心怆然，即寤。访诸左右，曰：“梦为虚耳，何是怪？”颖乃还眠，向晨，复梦见，谓颖曰：“我以穷苦告君，奈何不相愍悼乎？”颖梦中问曰：“子为谁？”对曰：“吾本赵人。今属河芒氏之神。”颖曰：“子棺今何所在？”对曰：“近在君帐北十数步，水侧枯杨树下，即是吾也。天将明，不复得见，君必念之。”颖答曰：“诺。”忽然便寤。天明可发，颖曰：“虽云梦不足怪，此何太过。”左右曰：“亦何惜须臾，不验之耶？”颖即起，率十数人将导，顺水上，果得一枯杨。曰：“是矣。”掘其下，未几，果得棺，棺甚朽坏，没半水中。颖谓左右曰：“向闻于人，谓之虚矣。世俗所传，不可无验。”为移其棺，葬之而去。（出《搜神记》）

王 樊

《敦煌实录》云，王樊卒，有盗开其塚。见樊与人樗蒲，以酒赐盗者。盗者惶怖，饮之。见有人牵铜马出塚者。夜有神人至城门，白云：“我王樊之使，今有发塚者。以酒墨其唇讫。旦至。可以验而擒之。”盗即入城，城门者乃缚诘之，如神所言。（出《独异志》）

秦巨伯

琅邪秦巨伯，年六十。尝夜行饮酒，道经蓬山庙。忽见其两孙迎之，扶持百余步，便捽伯颈着地骂：“老奴，汝某日捶

我，我今当杀汝。”伯思惟：某时信捶此孙。伯乃佯死，乃置伯去。伯归家，欲治两孙。孙惊惧叩头，言为子孙，宁可有此，恐是鬼魅。乞更试之，伯意悟。数日，乃诈醉，行此庙间。复见两孙来扶持伯。伯乃急持。动作不得。达家，乃是两人也。伯著火灸之，腹背俱焦坼，出著庭中，夜皆亡去，伯恨不得之。后月，又佯酒醉夜行，怀刀以去，家不知也。极夜不还，其孙又恐为此鬼所困，仍俱往迎之，伯乃刺杀之。（出《搜神记》）

宗岱

宗岱为青州刺史，禁淫祀，著《无鬼论》。甚精，无能屈者。邻州咸化之。后有一书生。葛巾，修刺诣岱。与之谈甚久，岱理未屈。辞或未畅，书生辄为申之。次及无鬼论，便苦难岱，岱理欲屈。书生乃振衣而起曰：“君绝我辈血食二十余年。君有青牛髻奴，未得相困耳。今奴已叛，牛已死，令日得相制矣。”言绝，遂失书生，明日而岱亡。

郑奇

后汉时，汝南汝阳西门亭有鬼魅，宾客宿止多死亡。或亡发失精。郡侍奉掾宜禄郑奇休，去亭六七里，有美妇人乞寄载，奇初难之。然后上车。入亭，趋至楼下，吏卒白楼不可上。奇曰：“恶也。”亦昏冥，遂上楼。与妇人接宿，未明发去。亭卒上楼扫除，见死妇，大惊，走白亭长。击鼓会诸庐吏，共集诊之，乃享西北八里吴氏妇，新亡，夜临殡火灭，及火至失之。

其家即持去。奇发，行数里，腹痛。到南顿利阳亭，加剧物故。楼遂无敢复上。（出《风俗通》）

钟 繇

钟繇忽不复朝会，意性有异于常。寮友问其故，云：“常有妇人来，美丽非凡间者。”曰：“必是鬼物，可杀之。”后来止户外，曰：“何以有相杀意？”元常曰：“无此。”殷勤呼入。意亦有不忍，乃微伤之，便出去，以新绵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寻迹，至一大塚，棺中一妇人。形体如生，白练衫，丹繡褌裆。伤一髀，以褌裆中绵拭血。自此便绝。（出《幽明录》）

夏侯玄

夏侯玄被司马景王所诛，宗人为设祭。忽玄来灵座，脱头于边，悉敛果鱼酒肉之属，以内颈中毕，还自安其头。既而言曰：“吾得请于帝矣。子元无嗣也。”寻有永嘉之役，军还，世宗殂而无子。（出《异苑》）

稽 康

稽康灯下弹琴，忽有一人，长丈余，著黑单衣，革带。康熟视之，乃吹火灭之曰：“耻与魑魅争光。”尝行，去路数十

里，有亭名月华。投此亭，由来杀人，中散心神萧散，了无惧意。至一更操琴，先作诸弄。雅声逸奏，空中称善。中散抚琴而呼之：“君是何人？”答云：“身是故人，幽没于此。闻君弹琴，音曲清和，昔所好。故来听耳。身不幸非理就终，形体残毁，不直接见君子。然爱君之琴，要当相见，君勿怪恶之。君可更作数曲。”中散复为抚琴，击节。曰：“夜已久。何不来也？形骸之间。复何足计？”乃手挈其头曰：“闻君奏琴。不觉心开神悟。恍若暂生。遂与共论音声之趣，辞甚清辩。谓中散曰：“君试以琴见与。”乃弹《广陵散》。便从受之。果悉得。中散先所受引，殊不及。与中散誓，不得教人。天明，语中散。”相与虽一遇于今夕，可以远同千载，于此长绝。”不胜怅然。（出《灵鬼志》）

倪彦思

吴时。嘉兴倪彦思。居县西埏里。有鬼魅在其家。与人语。饮食如人，唯不见形。彦思奴婢，有窃骂大家者，云“今当以语。”彦思治之，无敢詈之者。彦思有小妻，魅从求之。彦思乃迎道士逐之。酒肴即设，鬼乃取厕中草粪，布著其上。道士便盛击鼓，召请著神。魅乃取虎伏，于神座上吹作角声音。有顷。道士忽觉背上冷，惊起解衣，乃虎伏也。于是道士罢去。彦思夜于被中，窃于姬语，共患此魅。魅即屋梁上，谓彦思曰：“汝与妇道吾，吾今当截汝屋梁。”即隆隆有声。彦思惧梁断，取火照视，魅即灭火，截梁声愈急。彦思惧屋坏。大小悉遣出，更取火，视梁如故。魅大笑，问彦思：“复道吾不？”郡中典农闻之曰：“此神正当是狸物耳！”此魅即往谓典农曰：

“汝取官若千百斛谷，藏著某处，为吏污秽，而敢论吾。今当白于官，将人取汝所盗谷。”典农大怖而谢之，自后无敢道。三年后去，不知所在。（出《搜神记》）

沈季

吴兴沈季，吴天纪二年，为豫章太守。白日，于厅上见一人，著黄巾练衣，自称汝南平兴许子将，求改葬，悠然不见。季求其丧，不知所在，遂招魂葬之。（《豫章记》）

糜竺

糜竺用陶朱公计术，日益亿万之利，赏拟王侯。有宝库千间。竺性能振生死，家马厩屋侧，有古塚，中有伏尸。竺夜闻其泣声，忽见一妇人，袒背而来，云：“昔汉末为赤眉所发，扣棺见剥，今袒肉在地，垂二百余年，就将军求更深埋，并乞弊衣自掩。”竺即令为石椁瓦棺。设祭既毕，以青布衫裙，置于塚上。经一年。行于路曲，忽见前妇人葬所，青气如龙蛇之形。或有人问竺曰：“将非龙怪耶？”竺乃疑此异，乃问其家僮，曰：“时见一青芦杖，自然出入于门，疑其神也，不敢言。”竺为性多忌，信厌求之士，有言中忤，即加刑戮，故家童不言。竺货贷如丘山，不可算记，内以方诸为具。及大珠如卵，散满于庭，故谓之宝庭，而外人不得窥。数日，忽见有青衣童子数人来曰：“糜竺家当有火厄，万不遗一。赖君能恻愍枯骨，天道不辜君德，故来褫却此火，当使君财物不尽。自今以后，

亦宜自卫。”竺乃掘沟渠，围绕其库内。

旬日，火从库内起，烧其珠玉，十分得一。皆是阳燧得早烁，自能烧物也。火盛时，见数十青衣童子来扑火，有青气如云，复火上即灭。童子又云，多聚鸛鸟之类以禳灾，鸛能聚水巢上也。家人乃收集鸛数千头，养于池渠之中，厌火也。竺叹曰：“人生财运有限，不得盈溢。”竺惧为身之患，时三国交兵，军用万倍。乃输其珍宝车服，以助先主。黄金一亿斤，锦绮繡耗闕，积如丘山，骏马千匹。及蜀破后。无所有。饮恨而终。（出《王子年拾遗记》）

王 弼

王弼注《易》，辄笑郑玄为儒，云：“老奴无意。”于时夜分，忽闻外阁有著屐声，须臾便进，自云郑玄，责之曰：“君年少，何以轻穿凿文句，而妄讥诋老子也。”极有忿色，言竟便退。弼恶之，后遇疠而卒。

陈 仙

吴时，陈仙以商贾为事。驱驴行，忽过一空宅，广厦朱门，都不见人。仙牵驴入宿，至夜，闻有语声：“小人无畏，敢见行灾。”便有一人，迳到仙前，叱之曰：“汝敢辄入官舍。”时笼月暧昧，见其面上廕深，目无瞳子，唇褰齿露，手执黄丝。仙既奔走后村，具说事状。父老云：“旧有恶鬼。”明日，看所见屋宅处，并高坟深塚。（出《幽明录》）

胡 熙

吴左中郎广陵相胡熙，字元光。女名中，许嫁当出。而歛有身。女亦不自觉。熙父信，严而有法，乃遣熙妻丁氏杀之，歛有鬼语腹中，音声啧啧曰：“何故杀我母，我某月某日当出。”左右惊怪，以白信。信自往听，乃舍之。及产儿遗地，则不见形，止闻儿声。在于左右。及长大，音语亦如人，熙妻别为施帐。时自言，当见形，使姥见。熙妻视之，在丹帷裏，前后钉金钗，好手臂，善弹琴。时问姥及母嗜欲，为得酒脯枣之属以还。母坐作衣，儿来抱膝缘背数戏，中不耐之，意窃怒曰：“人家岂与鬼子相随。”即于旁怒曰：“就母戏耳。乃骂作鬼子。今当从母指中，入于母腹，使母知之。”中指即直而痛，渐渐上入臂髀，若有贯刺之者。须臾欲死，熙妻乃设馔，祝请之，有顷而止。（出《录异传》）

鲁 肃

孙权病，巫启云：“有鬼著绢巾，似是故将相，呵叱初不顾，径进入宫。”其夜，权见鲁肃来。衣巾悉如其言。（出《幽明录》）

卷第三百一十八 鬼三

陆机 赵伯伦 朱彦 桓回 周子长
荀泽 桓軌 朱子之 杨羨 王肇宗 张禹
邵公 吴士季 周子文 王恭伯 李经
谢邈之 彭虎子 司马恬 阮德如 陈庆孙 甄冲

陆 机

陆机初入洛，次河南。入偃师，时阴晦，望道左，若有民居，因投宿。见一少年，神姿端远，置《易》投壶。与机言伦，妙得玄微。机心伏其能，无以酬抗，既晓便去。

税驂逆旅，逆旅姬曰：“此东十数里无村落，有山阳王家塚耳。”机往视之，空野霾云，拱木蔽日。方知昨所遇者，信王弼也。（出《异苑》）

赵伯伦

秣陵人赵伯伦，曾往襄阳。船人以猪豕为祷，及祭，但狨肩而已。尔夕，伦等梦见一翁一姥，鬓首苍素，皆著布衣，手持橈楫，怒之。明发，辄触沙冲石，皆非人力所禁。更施厚饌，即获流通。（出《幽明录》）

朱彦

永嘉朱彦，居永宁。披荒立舍，便闻弦管之声，及小儿啼呼之音。夜见一人，身甚壮大，吹杀其火。彦素胆勇，不以为惧，即不移居，亦无后患。（出《异苑》）

桓回

并州祭酒桓回，以刘聪建元三年，于途遇一老父。问之云：“有乐工成凭，今何职？我与其人有旧，为致清谈，得察孝廉。君若相见，令知消息。”回问姓字，曰：“我吴郡麻子轩也。”言毕而失。回见凭，具宣其意，凭叹曰：“昔有此人，计去世近五十年。”中郎荀彦舒闻之，为造祝文，令凭设酒饭，祀于通衢之上。（出《异苑》）

周子长

周子长，居武昌五大浦东冈头，咸康三年，子长至寒溪中嵇家。家去五大数里。合暮还五大，未达。先是空冈，忽见四匝瓦屋当道，门卒便捉子长头，子长曰：“我佛弟子，何足捉我？”吏曰：“若是佛弟子，能经呗不？子长先能诵四天王及庶子经。诵之三四过，捉故不置，便骂之曰：“武昌痴鬼，语汝，我是佛弟子，为汝诵经数偈，故不放入。”捉者便放，不复见屋，鬼故逐之。过家门前，鬼遮不得入，亦不得做声。而

将鬼至寒溪寺中过，子长便擒鬼胸云：“将汝至寺中和尚前。”鬼擒子长胸，相拖渡五丈塘，西行。后鬼谓捉者曰：“放为，西将牵我入寺中。”捉者曰：“已擒不放。”子长复为后者曰：“寺中正有秃辈，乃未肯畏之？”后一鬼小语曰：“汝近城东逢秃时，面何以败。”便共大笑。子长比达家，已三更尽矣。（出《灵鬼志》）

荀 泽

颍川荀泽，以太元中亡。恒形见还，与妇鲁国孔氏，媿婉绸缪。遂有娠焉。十月而产，产悉是水。别房作酱。泽曰：“我知丧家不当作酱，而故为之。今上官责我数豆粒，致令劬不复堪。”径少时而绝。（出《异苑》）

桓 軌

桓軌，太原中为巴东太守，留家江陵。妻乳母姓陈，儿道生，随軌之郡，堕瀨死。道生形见云：“今获在河伯左右，蒙假二十日，得暂还。”母哀至，軌有一黑鸟，以翅掩其口，舌上遂生一瘤，从此便不得复哭。（出《异苑》）

朱子之

东阳郡朱子之，有一鬼，恒来其家。子之儿病心痛，鬼语

之：“我为汝寻方。”云：“烧虎丸饮即差。汝觅大戟与我，我为汝取也。”其家便持戟与鬼，鬼持戟去，须臾还。放戟中庭，掷虎丸著地，犹尚暖。（出《齐谐记》）

杨 羨

孝武帝太元末，吴县杨羨，有一物似猴，人面有发。羨每食，鬼恒夺之。羨妇在机织，羨提刀杀鬼，鬼走向机，妇形变为鬼，羨因斫之。见鬼跳出，抚掌大笑。鬼去，羨始悟。视妇成十余段，妇妊身殆六月，腹内儿发已生，羨惋痛而死。（出《广古今五行记》）

王肇宗

太原王肇宗病亡，亡后形见，于其母刘及妻韩共语。就母索酒，举杯与之。曰：“好酒。”语妻曰：“与卿三年别耳。”及服终妻疾，曰：“同穴之义，古之所难。幸者如存，岂非至愿。”遂不服药而歿。（出《述异记》）

张 禹

永嘉中，黄门将张禹，曾行经大泽中。天阴晦，忽见一宅门大开。禹遂前至厅事。有一婢出问之，禹曰：“行次遇雨，欲寄宿耳。”婢入报之，寻出，呼禹前。见一女子，年三十许，

坐帐中，有侍婢二十余人，衣服皆灿丽。问禹所欲，禹曰：“自有饭，唯须饮耳。”女敕取铛与之，因燃火作汤，虽闻沸声，探之尚冷。女曰：“我亡人也，塚墓之间，无以相共，惭愧而已。”因欷歔告禹曰：“我是任城县孙家女，父为中山太守，出适顿丘李氏。有一男一女，男年十一，女年七岁。亡后，李氏幸我旧使婢承贵者。今我儿每被捶楚，不避头面。常痛极心髓，欲杀此婢。然亡人气弱，须有所凭，托君助济此事，当厚报君。”禹曰：“虽念夫人言，缘杀人事大，不敢承命。”妇人曰：“何缘令君手刃？唯欲因君为我语李氏家，说我告君事状。李氏念惜承贵，必做禳除。君当语之，自言能为厌断之法。李氏闻此，必令承贵莅事，我因伺便杀之。”禹许诺。及明而出，遂语李氏，具以其言告之。李氏惊愕，以语承贵。大惧，遂求救于禹。既而禹见孙氏自外来，侍婢二十余人，悉持刀刺承贵，应手扑地而死。未几，禹复经过泽中，此人遣婢送五十匹杂采以报禹。（出《志怪》）

邵公

邵公者，患疟，经年不差。后独在墅居，疟作之际，见有数小儿，持公手足。公因阳暝，忽起，捉得一小儿，化成黄鹞，其余皆走。仍缚以还家，悬于窗，将杀食之。及曙，失鹞所在，而疟遂愈。于时有患疟者，但呼邵公即差。（出《录异传》）

吴士季

嘉兴令吴士季者，曾患疟。乘船经武昌庙过，遂遣人辞谢，

乞断疟鬼焉。既而去庙二十余里，寢际，忽梦塘上有一骑追之，意甚疾速，见土季乃下。与一吏共入船后，缚一小儿将去，既而疟疾遂愈。（出《录异传》）

周子文

元帝末。谯郡周子文。小字阿鼠。家在晋陵郡延陵县。少时猎射，常入山射猎，伴侣相失。

忽山岫间见一人，长五尺许，捉弓箭。箭镞头广二尺许，白如霜雪。此人忽出唤曰：“阿鼠！”子文不觉应诺。此人牵弓满，向子文，便伏，不能复动，遂不见此人。猎伴寻求子文，都不能语，舆还家，数日而卒。（出《广古今五行记》）

王恭伯

晋世王恭伯，字子升，会稽人，美姿容，善鼓琴。为东宫舍人，求假休吴。到阊门邮亭，望月鼓琴。

俄有一女子，从一女，谓恭伯曰：“妾平生爱琴，愿共抚之。”其姿质甚丽，恭伯留之宿，向晓而别。以锦褥香囊为诀，恭伯以玉簪赠行。俄而天晓，闻邻船有吴县令刘惠基亡女，灵前失锦褥主香囊。

斯须，有官吏遍搜邻船，至恭伯船，获之，恭伯惧，因述其言：“我亦赠其玉簪。”惠基令检，果于亡女头上获之。惠基乃恸哭，因呼恭伯以子婿之礼。其女名稚华，年十六而卒。（出刑子才《山河别记》）

李 经

桂阳人李经，与朱平带戟逐焉。行百余步，忽见一鬼，长丈余，止之曰：“李经有命，岂可杀之？无为，必伤汝手。”平乘醉，直往经家，鬼亦随之。平既见经，方欲奋刃，忽屹然不动，如被执缚，果伤左手指焉。遂立庭间，至暮，乃醒而去。鬼曰：“我先语汝，云何不从？”言终而灭。（出《幽明录》）

谢邈之

谢邈之为吴兴郡，帐下给使邹览，乘樵船在部伍后。至平望亭，夜风雨，前部任顿住。览露船，无所庇宿，顾见塘下有人家灯火，便往投之。至有一茅屋，中有一男子，年可五十，夜织薄。别床有小儿，年十岁。览求寄宿，此人欣然相许。小儿啼泣歔歔，此人喻止之不住，啼遂至晓。览问何意，曰：“是仆儿，其母当嫁，悲恋故啼耳。”将晓览去。顾视不见向屋，唯有两塚，草莽湛深。行逢一女子乘船，谓览曰：“此中非人所行，君何故从中出？”览具以昨夜所见事告之，女子曰：“此是我儿，实欲改适，故来辞墓。”因哽咽。至塚号陶，不复嫁。（出《录异传》）

彭虎子

彭虎子，少壮有膂力，常谓无鬼神。母死，俗巫诫之云：

“某日殃煞当还，重有所杀，宜出避之。”合家细弱，悉出逃隐，虎子独留不去。夜中，有人排门入，至东西屋，觅人不得。次入屋，向庐室中，虎子遑遽无计，床头先有一瓮，便入其中，以板盖头。觉母在板上，有人问：“板下无人耶？”母云：“无。”相率而去。（出《稽神录》）

司马恬

邓艾庙在京口，止有一草屋。晋安北将军司马恬，于病中梦见一老翁曰：“我邓公，屋舍倾坏，君为治之。”后访之，乃知艾庙，为立瓦屋。隆安中，有人与女子会于神座上，有一蛇来，绕之数匝。女家追寻见之，以酒脯祷神，然后得解。（出《幽明录》）

阮德如

阮德如，尝于厕见一鬼，长丈余，色黑而眼大，著白单衣，平上帻，去之咫尺。德如心安气定，徐笑而谓之曰：“人言鬼可憎，果然。”鬼赧而退。（出《幽明录》）

陈庆孙

颍川陈庆孙家后有神树，多就求福，遂起庙，名天神庙。庆孙有乌牛，神于空中言：“我是天神，乐卿此牛，若不与我，

来月二十日，当杀尔儿。”庆孙曰：“人生有命，命不由汝。”至日，儿果死。复言：“汝不与我，至五月杀汝妇。”又不与，至时，妇果死。又来言：“汝不与我，秋当杀汝。”又不与，至秋，遂不死。鬼乃来谢曰：“君为人心正，方受大福。愿莫道此事，天地闻之，我罪不细。实见小鬼得作司命度事干，见君妇儿终期，为此欺君索食耳。愿深恕亮。君录籍年八十三，家方如意，鬼神佑助。吾说当奴仆相事。”遂闻稽顙声。（出《幽明录》）

甄 冲

甄冲，字叔让，中山人，为云社令。未至惠怀县，忽有一人来通，云：“社郎，须臾便至。”年少，容貌美净，既坐寒温，云：“大人见使，贪慕高援，欲以妹与君婚，故来宣此意。”甄愕然曰：“仆长大，且已有家，何缘此议？”社郎复云：“仆妹年少，且令色少双，必欲得佳对。云何见拒？”甄曰：“仆老翁，见有妇，岂容违越。”相与反复数过，甄殊无动意。社郎有恚色，云：“大人当自来，恐不得违尔。”既去，便见两岸上有人著帻，捉马鞭，罗列相随，行从甚多。社公寻至，鹵簿导从如方伯，乘马辇，青幢赤络，覆车数乘。女郎乘四望车，锦步障数十张，婢子八人，来车前，衣服文彩，所未尝见。便于甄旁边岸上，张幔屋，舒荐席。社公下，隐膝几坐，白旃坐褥，玉唾壶。以玳瑁为手巾笼，捉白麈尾。女郎却在东岸，黄门白拂夹车立，婢子在前。社公引佐吏令前坐，当六十人，命作乐，器悉如琉璃。社公谓甄曰：“仆有陋女，情所钟爱，以君体德令茂，贪结亲援。因遣小儿，已具宣此旨。”甄曰：

“仆既老悴，已有室家，儿子且大。虽贪贵聘，不敢闻命。”社公复云：“仆女年始二十，姿色淑气，四德克备。今在岸上，勿复为烦，但当成礼耳。”甄拒之转苦，谓是邪魅，便拔刀横膝上，以死拒之，不复与语。社公大怒，便气呼三斑两虎来，张口正赤。号呼裂地，径跳上。如此者数十次，相守到天明，无如之何，便去。留一牵车，将从数十人，欲以迎甄。甄便移至惠怀上县中住，所迎车及人至门中。有一人著单衣帻，向之揖，于此便住，不得前。甄停十余日，方敢去。故见二人著帻捉马鞭，随至家。至家少日而染病，遂亡。（出《幽明录》）

卷第三百一十九 鬼四

张子长 桓道愍 周临贺 胡茂回阮瞻临湘令 顾氏
江州录事 陈素 胡章 苏韶 夏侯恺 刘他 王戎 王仲文

张子长

晋时，武都太守李仲文，在邵丧女。年十八，权假葬邵城北。有张世之代为邵，世之男字子长，年二十，侍从在廨中。梦一女，年可十七八，颜色不常。自言前府君女，不幸早亡，会今当更生，心相爱乐，故来相见就。如此五六夕，忽然昼见，衣服薰香殊绝，遂为夫妻。寢息衣皆有洿，如处女焉。后仲文遣婢视女墓，因过世之妇相问。入廨中，见此女一只履，在子长床下，取之啼泣，呼言发冢。持履归，此以示仲文。仲文惊愕，遣问世之：“君儿何由得亡女履也？”世之呼问，儿具陈本末，李张并谓可怪。发棺视之，女体已生肉，颜姿如故，唯右脚有履。子长梦女曰：“我比得生，今为所发，自尔之后，遂死肉烂，不得生矣。万恨之心，当复何言？”泣涕而别。（出《法苑珠林》）

桓道愍

晋桓道愍，谯人也，隆安四年丧妇，内顾甚笃，缠痛无已。

其年，夜始寝，视屏风上，见一人手。擎起秉炬，照屏风外，乃其妇也。形貌装饰俱如生，道愍了不畏惧，遂引共卧。言语往还，陈叙存亡，道愍曰：“卿亡来初无音影，今夕哪得忽还？”答曰：“欲还何极。人神道殊，各有司属，自由自任耳。新妇生时，差无余罪，止恒疑君怜爱婢使，以此妒忌之心，受报地狱，始获免脱。今当受生为人，故来与君别也。”道愍曰：“当生何处？可得寻之不？”答曰：“但知当生，不测何处。一为世人，无容复知宿命，何由相寻求耶？”至晓辞去，涕泗而别。道愍送至步廊下而归，已而方大怖惧，恍惚时积。（出《法苑珠林》）

周临贺

晋义兴人姓周，永和年中，出郭乘马，从两人行。未至村，日暮。道边有一新小草屋，见一女子出门望，年可十六七，姿容端正，衣服鲜洁，见周过，谓曰：“日已暮，前村尚远，临贺讵得至？”周便求寄宿。此女为燃火作食。向一更，闻外有小儿唤阿香声，女应曰：“诺。”寻云：“官唤汝推雷车。”女乃辞行，云：“今有事当去。”夜遂大雷雨。向晓女还，周既上马，看昨所宿处，只见一新冢，冢口有马尿及余草。周甚惊惋，至后五年，果作临贺太守。（出《法苑珠林》）

胡茂回

晋淮南胡茂回，能见鬼，虽不喜见，而不可止。后行至扬

州，还历阳。城东有神祠，正值民将巫祝祀之。至须臾，有群鬼相叱曰：“上官来。”各进出祠去。茂回顾，见二沙门来，入祠中。诸鬼，两两三三相抱持，在祠边草中，望见沙门，皆有怖惧。须臾沙门去后，诸鬼皆还祠中。茂回于是精诚奉佛。（出《法苑珠林》）

阮瞻

阮瞻素秉无鬼论。有一鬼通姓名，作客诣之，寒温，聊谈名理。客甚有才情，未及鬼神事，反复甚苦。客遂屈之，仍作色曰：“鬼神古今圣贤所共传，君何独言无？”即变为异形，须臾便灭。阮嘿然，意色大恶，年余病死。（出《幽冥录》）

临湘令

隆安初，陈郡殷氏为临湘令。县中一鬼，长三丈余，踞上屋，犹垂脚至地。殷入，便来命之。每摇屏风，动窗户，病转甚。其弟观亦见，恒拔刀在侧，与言争。鬼语云：“勿为骂我，当打汝口破。”鬼忽隐形，打口流血。后遂喎偏，成残废人。（出《幽明录》）

顾氏

吴中人姓顾，往田舍。昼行，去舍十余里，但闻西北隐隐。

因举首，见四五百人，皆赤衣，长二丈，倏忽而至。三重围之，顾气奄奄不通，辗转不得。旦至晡，围不解。口不得语，心呼此斗。又食顷，鬼相谓曰：“彼正心在神，可舍去。”豁为雾除。顾归舍，病极卧。其夕，户前一处，火甚盛而不燃，鬼纷纭相就。或往或来，呼顾谈，或入去其被，或上头而轻于鸿毛，开晨失。（出《幽明录》）

江州录事

晋桓豹奴为江州时，有甘录事者，家在临川郡治下。儿年十三，遇病死，埋著家东群冢之间。旬日，忽闻东路有打鼓倡乐声，可百许人，径到甘家，问：“录事在否？故来相诣。贤子亦在此。”止闻人声，亦不见其形也。乃出两罍酒与之，俄倾失去，两罍皆空。始闻有鼓声，临川太守谓是人戏，必来诣己。既而寂尔不到，闻甘说之，大惊。（出《幽明录》）

陈素

晋升平元年，剡县陈素家富，娶妇十年无儿。夫欲娶妾，妇祷祠神明，突然有身。邻家小人妇亦同有，因货邻妇云：“我生若男，天愿也；若是女，汝是男者，当交易之。”便共将许。邻人生男，此妇后三日生女，便交取之。素忻喜，养至十三。当祠祀，家有老婢，素见鬼，云：“见府君家先人，来到门首便住。但见一群小人，来座所食噉此祭。”父甚疑怪，便迎见鬼人至。祠时转令看，言语皆同。素便入问妇，妇惧，

且说言此事。还男本家，唤女归。（出《幽明录》）

胡 章

郟县胡章，与上虞管双，喜好干戈。双死后，章梦见之，跃刃戏其前，觉甚不乐。明日，以符贴壁。章欲近行，已汎舟理楫。忽见双来攀留之，云：“夫人相知，情贯千载，昨夜就卿戏。值眠，吾即去。今何故以符相厌，大丈夫不体天下之理，我畏符乎？”（出《幽明录》）

苏 韶

苏韶，字孝先，安平人也，仕至中牟令，卒。韶伯父承，为南中郎军司而亡。诸子迎丧还，到襄城。第九子节，夜梦见卤簿，行列甚肃，见韶，使呼节曰：“卿犯卤簿，罪应髡刑。”节俛受剃，惊觉摸头，即得断发。明暮，与人共寝，梦见韶曰：“卿髡头未竟。”即复剃如前夕。其日暮，自备甚谨，明灯火，设符刻，复梦见韶。髡之如前夕者五。节素美发，五夕而尽。间六七日，不复梦见。后节在车上，昼日，韶自外入。乘马，著黑介帻，黄練单衣，白袜幽履。凭节车辕，节谓其兄弟曰：“中牟在此。”兄弟皆愕视，无所见。问韶：“君何由来？”韶曰：“吾欲改葬，即求去。”曰：“吾当更来。”出门不见，数日又来。兄弟遂与韶坐，节曰：“若必改葬，别自敕儿。”韶曰：“吾将为书。”节授笔，韶不肯，曰：“死者书与生者异。”为节作其字，像胡书出，乃笑，即唤节为书曰：

“古昔魏武侯，浮于西河，而下中流，顾谓吴起曰：‘美哉河山之固，此魏国之宝也。’吾性爱好京洛，每往来出入，瞻视邙上。乐哉，万世之墓也。北背孟津，洋洋之河；南望天邑，济济之盛。此志虽未言，铭之于心矣，不图奄忽，所怀未果。前去十月，便速改葬。在军司墓次，买数亩地，便足矣。”节与韶语，徒见其口动，亮气高声，终不为傍人所闻。延韶入室，设坐祀之，不肯坐。又无所飧，谓韶曰：“中牟平生好鱼，可少饮。”韶手执杯饮尽，曰：“佳酒也。”节视杯空，既去，杯酒乃如故。前后三十余来，兄弟狎玩。节问所疑，韶曰：“言天上及地下事，亦不能悉知也。颜渊、卜商，今见在为修文郎。修文郎凡有八人，鬼之圣者。今项梁、成贤者、吴季子。”节问死何如生，韶曰：“无异，而死者虚，生者实，此其异也。”节曰：“死者何不归尸体？”韶曰：“比如断脚一臂以投地，就剥削之，于脚有患不？死之却骸，如此也。”节曰：“厚葬于坟垆，死者乐此否？”韶曰：“无在也。”节曰：“若无在，何故改葬？”韶曰：“今我诚无所在，但欲述生时意耳。”弟曰：“儿尚小，嫂少，门户坎坷，君顾念否？”韶曰：“我无复情耳。节曰：“有寿命否？”韶曰：“各有。”节曰：“节等寿命，君知之否？”曰：“知语卿也。”节曰：“今年大疫病何。韶曰：“何？”韶曰：“刘孔才为太山公，欲反，擅取人以为徒众。北帝知孔才如此，今已诛灭矣。”节曰：“前梦君剪发，君之卤簿导谁也？”韶曰：“济南王也。卿当死，吾念护卿，故以刑论卿。”节曰：“能益生人否？”韶曰：“死者时自发意念生，则吾所益卿也。若此自无情，而生人祭祀以求福，无益也。”节曰：“前梦见君，岂实相见否？韶曰：“夫生者梦见亡者，亡者见之也。”节曰：“生时仇怨，复能害之否？”韶曰：“鬼重杀，不得自从。”节下车，

韶大笑节短，云：“似赵麟舒。”赵麟舒短小，是韶妇兄弟也。韶欲去，节留之，闭门下锁匙，韶为之少住。

韶去，节见门故闭，韶已去矣。韶与节别曰：“吾今见为修文郎，守职不得来也。”节执手，手软弱，捉觉之，乃别。自是遂绝。（出王隐《晋书》）

夏侯愷

夏侯愷，字万仁，病亡。愷家宗人儿狗奴，素见鬼，见愷数归。欲取马，及其弟阮公将去。阮逃狗奴家，解喻，及冬得止。愷长子统，向其家说：“昨梦人见缚，与力大争，尔乃得解。”

语讫，阁门忽有光明为昼，见愷著平上情单衣，入坐如生平。坐西壁大床，悲笑如生时，声讫，便切齿作声，言：“人易我门户，诬统藏人。袒衫见缚，赖我遣人救之，得解。将数十人，大者在外，八行随愷。”

阮牵床离壁，愷见语阮：“何取床？”又说：“家无主，不成居。”阮答何不娶妻。愷曰：“卿与其居尔许年，而作此语也。诸鬼中当有一人达。”阮问谁，愷曰：“儿辈意，不足悦也。”

呼见孙儿，云：“少者气弱，勿令近我。”又说：“大女有相，勿辄嫁人。”愷问阮：“欲见亡女，可呼之。”阮曰：“女亡已久，不愿见也。”愷曰：“数欲见父，而禁限未得见。”

又说：“我本未应死，尚有九年。官记室缺，总召十人，不识，书不中，皆得出。我书中，遂逼留补缺。”（出王隐《晋书》）

刘 他

刘他在下口居，忽有一鬼，来住刘家。初因暗，仿佛见形如人，著白布袴。自尔后，数日一来，不复隐形，便不去。喜偷食，不以为患，然且难之。初不敢呵骂。吉翼子者，强梁不信鬼，至刘家。谓主人：“卿家鬼何在？唤来，今为卿骂之。”即闻屋梁作声。时大有客，共仰视欣，便纷纭掷一物下，正著翼子面。视之，乃主人家妇女褰衣，恶犹著焉。众共大笑为乐，吉大惭，洗面而去。有人语刘，此鬼偷食乃食尽，必有形之物，可以毒药中之。刘即于他家煮冶葛，取二升汁，密赍还。向夜，令作糜，著于几上，以盆复之。后闻鬼外来，发盆取糜。既吃，掷破瓿出去。须臾，闻在屋头吐，嗔怒非常，仗棒打窗户。刘先以防备，与斗，亦不敢入户，至四更中，然后遂绝。（出《续搜神记》）

王 戎

安丰侯王戎，尝赴人家殡殓。主人治棺未竟，送者悉在厅事上。安丰车中卧，忽见空中有一异物，如鸟，熟视转大。渐近，见一乘赤马车，一人在中，著赭赤衣，手持一斧。至地下车，径入王车中，回几容之。谓王曰：“君神明清照，物无隐情，亦有身，故来相从。然当赠君一言。凡人家殡殓葬送，苟非至亲，不可急往。良不获已，可乘青牛，令髻奴御之。及乘白马，则可褻之。”谓戎：“君当致位三公。”语良久，主人内棺当殡，众客悉入，此鬼亦入。既入户，鬼便持斧，行棺墙

上。有一亲趣棺，欲与亡人诀，鬼便以斧正打其额，即倒地，左右扶出。鬼于棺上视戎而笑，众悉见，鬼变持斧而出。（出《续搜神记》）

王仲文

王仲文为何南郡主簿，居缙氏县北。得休应归，道经水泽，见后有一白狗，仲文甚之。欲便取，忽变如人。长六尺，状似方相。目赤如火，磋齿嚼舌，甚有憎恶。欲击之，或却，或欲上车。仲文大怖，便使奴打，不能奈何。因下车，佐奴共又打，亦不禁。并力尽，不能复打，于是舍走。告人家，合十余人，持刀捉火，自来视之，便不知所在。月余日，仲文忽复见之，与奴并走，未到人家，伏地俱死。（出《续搜神记》）

卷第三百二十 鬼五

索邈 冯述 任怀仁 王明 王彪之 王凝之
姚牛 桓恭阮瑜之 刘澄 刘道锡 赵吉 司马隆

蔡 谟

蔡谟征为光禄大夫，在家，忽闻东南啼哭声，有若新死。便见一少年女，死人并离啼哭。不解所为，恐是人家忿争耳。忽闻呼魂声，便见生女。从空中去上天，意甚恶之。少时疾患，遂薨。（出《灵异志》）

又

一说，谟在厅事上坐，忽闻邻左复魄声。乃出庭前望，正见新死之家，有一老姬，上著黄罗半袖，下著缥裙，飘然升天。闻一唤声，辄回顾，三唤三顾。徘徊良久，声既绝，亦不复见。问丧家，云，亡者衣服如此。（出《幽明录》）

姚元起

河内姚元起，居近山林，举家恒入野耕种。唯有七岁女守

屋，而渐觉瘦，父母问女，女云：“常有一人，长丈余而有四面，面皆有七孔。自号离天大将军，来辄见吞，逐出下部。为此数过”。云：“慎勿道我，道我，当长留腹中。”阖门骇惋，遂移避。（出《灵鬼志》）

閻 勣

吴兴武唐閻勣，凌晨闻外拍手，自出看。见二乌帟吏，迳将至渚，云：“官使乘船送豆至。”乃令勣桡，二吏絙挽。至嘉兴郡，暂住逆旅。乃平望亭，潜逃得归。十余日，外复有呼声，又见二吏云：“汝何敢委叛。”将至船，犹多菽，又令捉桡船，二吏絙挽。始前至嘉乐故塚，谓勣曰：“我须过一处，留汝在后，慎勿复走。若有饮食，自当相唤。”须臾，一吏呼勣上。见高门瓦屋，欢嚙盈堂。仍令勣行酒，并赐炙啖。天将晓，二吏云：“而见去，汝且停。”顷之，但见高坟森木。勣心迷乱，其家寻觅，经日方得。寻发大疮而死。（出《灵鬼志》）

孙 稚

晋孙稚，字法暉，齐般阳县人也。父祚，晋太中大夫。稚幼奉佛法，年十八，以咸康元年八月亡。祚后移居武昌，至三年四月八日，沙门于法阶行尊像。经家门，夫妻大小出观，见稚亦在人众之中，随侍像行。见父母，见跪问讯，随共还家。祚先病，稚去，无他祸祟，不自将护所致耳。五月当差，言毕辞去，其年七月十五日复归。跪拜问讯，悉如生时。说其外祖

父为泰山府君，见稚，说母字曰：“汝是某甲儿耶？未应便来，那得至此。”稚答伯父将来，欲以代讎，有教推问，欲鞭解之，稚救得原。稚兄容，字思渊，时在其侧，稚谓曰：“虽离故形，在优乐处。但读书，无他作，愿兄无忧也，他但勤精进，福自随人矣。我二年学成，当生国王家。同辈有五百人，今在福堂，学成，皆当上生第六天上。我本亦应上生，但以解救先人，因缘缠缚，故独生王家耳。到五年七月七日复归。”说郟城当有寇难，事例甚多，悉皆如言。家人秘之，故无传者。又云：“先人多人罪讎，宜为作福。我今受身人中，不须复营，但救先人也。愿父兄勤为功德，作福食时，务使鲜洁。一一如法者受上福。次者次福。若不能然，徒费设耳。当使平等，心无彼我，其福乃多。”祚时有婢，稚未还时，忽疾殆死。通身皆痛。稚云：“此婢欲叛，我前与鞭，不复得去耳。”推问婢云，前实欲叛，与人为期，日垂至而便住云耳。（出《法苑珠林》）

索 逊

升平中，徐州刺史索逊，乘船往晋陵。会暗发，回河行数里，有人寄索载，云：“我家在韩塚，脚痛不能行，寄君船去。”四更时，至韩塚，此人便去。逊二人牵船，过一渡，施力殊不便。骂此人曰：“我数里载汝来，迳去，不与人牵船，欲与痛手。”此人便还，与牵，不觉用力而得渡，人便迳入诸塚间。逊疑非人。使窃寻看，此经塚间，便不复见。须臾复出，至一塚呼曰：“载公。”有出者应。此人说：“我向载人船来，不为共牵，奴便欲打我，今当往报之。欲暂借甘罗来。”载公曰：

“坏我甘罗，不可得，此人无所苦，我试之耳。”逖闻此，即还船，须臾。岸上有物来。赤如百斗箭，长二丈许，迳来向船，逖便大呼：“奴载我船，不与我牵。不得痛手，方便载公甘罗。今欲击我，今日要当打坏奴。”甘罗忽然失却，于是遂进。（出《续搜神记》）

冯 述

上党冯述，晋元熙中，为相府将。假归虎牢，忽逢四人，各持绳及杖，来赴述，述策马避焉。不肯进，四人各捉马一足，倏然便倒河上。问述：“欲渡否？”述曰：“水深不测，既无舟楫，何由得过？君正欲见杀耳？”四人云：“不相杀，当持君赴官。”遂复捉马脚，涉河而北。述但闻波浪声，而不觉水。垂至岸，四人相谓曰：“此人不净，那得将去。”时述有弟服，深恐鬼离之，便当溺水死，乃鞭马作势，迳登岸，述辞谢曰：“既蒙恩德，何敢复烦劳。”（出《续搜神记》）

任怀仁

晋升平元年，任怀仁年十三，为台书佐。乡里有王祖复为令史，恒宠之。怀仁已十五六矣，颇有异意，祖衔恨。至嘉兴，杀怀仁，以棺殡埋于徐祚家田头。祚后宿息田上，忽见有塚。至朝中暮三时食，辄分以祭之，呼云：“田头鬼，来就我食。”至瞑眠时，亦云：“来伴我宿。”如此积时。后夜忽见形云：“我家明当除服作祭，祭甚丰厚，君明随去。”祚云：“我

是生人。不当相见。”鬼云：“我自隐君形。”祚便随鬼去。计行食顷，便到其家。家大有客，鬼将祚上灵座，大食灭，合家号泣，不能自胜，讼其儿还。见王祖来，便曰：“此是杀我人。”犹畏之，便走出。祚即形露，家中大惊，具问祚，因叙本末。遂随祚迎丧，既去，鬼便断绝。（出《幽明录》）

王明

东莱王明儿，居在江西，死经一年，忽形见。还家经日，命招亲好，叙平生，云：“天曹许以暂归。”言及将离，语便流涕。问讯乡里，备有情焉。敕儿曰：“吾去人间，便已一周，思覩桑梓。”命儿同观乡闾。行经邓艾庙，令烧之，儿大惊曰：“艾生时为征东将军，没而有灵，百姓祠以祈福，奈何焚之？”怒曰：“艾今在尚方摩铠，十指垂掘，岂其有神？”因云：“王大将军亦作牛，驱驰殆毙。桓温为卒，同在地狱。此等并困剧理尽，安能为人损益。汝欲求多福者，正当恭慎，尽忠孝顺。无恚怒，便善流无极。”又令可录指爪甲，死后可以赎罪。又使高作户限，鬼来入人室内，记人罪过，越限拨脚，则忘事矣。（出《幽明录》）

王彪之

晋王彪之，年少未官。尝独坐斋中，前有竹。忽闻有叹声，彪之畅然，怪似其母，因往看之。见母衣服如昔，彪之跪拜献款。母曰：“汝方有奇厄，自今以去。当日见白狗，若能东行

出千里，三年，然后得免灾。”忽不复见。彪之悲怅达旦，既明，独见一白狗。恒随行止，便经营竹装，装往会稽。及出千里外，所见便肃然都尽。

过三年乃归，复还先斋住。忽闻前声，往见母如先。谓：“从吾，故来庆汝。汝自今已后，年逾八十，位班台司。”皆如母言。（出《幽明录》）

王凝之

晋左军琅邪王凝之，夫人谢氏，顿亡二男，痛惜过甚，衔泪六年。

后忽见二儿俱还，并著械，慰其母曰：“可自割，儿并有罪谴，宜为作福。”于是得止哀，而勤为求请。（出《幽明录》）

姚牛

须县民姚牛，年十余。父为乡人所杀，牛尝卖衣服，市刀戟，图欲报仇。后在县门前相遇，手刃之于众中，吏擒得。官长深矜孝节，为推迁其事，会赦得免。又为州郡论救，遂得无他。令后出猎，逐鹿入草中，有古深井数处。马将趣之，忽见一翁，举杖击马。马惊避，不得及鹿。令奴引弓将射之，翁曰：“此中有井，悲君堕耳。”令曰：“汝为何人？”翁长跽曰：“民姚牛父也，感君活牛，故来谢。”因灭不见。（出《幽明录》）

桓 慕

桓慕为桓石民参军，在丹徒，所住廨，床前一小隐穴，详视是古墓，棺已朽坏。桓食，常先以鲑饭投穴中，如此经年。后眠始觉，见一人在床前云：“吾终没以来，七百余年，后绝嗣灭，蒸尝莫及。君恒食见播及，感德无已。依君籍，当应为宁州刺史。”后果如言。（出《幽明录》）

阮瑜之

晋太元十年，阮瑜之居在始兴佛图前。少孤贫不立，哭泣无时。忽见一鬼，书埴著前云：“父死归玄冥，何为久哭泣？即后三年中，君家可得立。仆当寄君家，不使有损失，勿畏我为凶，要为君作吉。”后鬼恒在家，家须用者，鬼与之。二三年，君小差，为鬼作食，共谈笑语议。阮问姓，答云：“姓李名留之，是君姊夫耳。”阮问：“君那得来？”鬼云：“仆受罪已毕，今暂生鬼道，权寄君家。后四五年当去。”曰：“复何处去？”答曰：“当生世间。”至期，果别而去。（出《幽明录》）

刘 澄

晋义熙五年，彭城刘澄，常见鬼。及为左卫司马，与将军巢营廨宇相接，澄夜相就坐语。见一小儿赭衣，手把赤帟，团团似芙蓉花。数日，巢大遭火。（出《幽明录》）

刘道锡

刘道锡与从弟康祖，少不信有鬼。从兄兴伯，少来见鬼。但辞论，不能相屈。尝于京口长广桥宅东，云：“有杀鬼，在东篱上。”道锡笑，便问其处，牵兴伯俱去，捉大刀欲斫之。兴伯在后唤云：“鬼击汝。”道锡未及鬼处，便闻如有大杖声，道锡因倒地，经宿乃醒，一月日都差。兴伯复云：“厅事东头桑树上，有鬼，形尚孺，长必害人。”康祖不信，问在树高下，指处分明。经十余日，是月晦夕，道锡逃暗中，以戟刺鬼所住。便还，人无知者。明日，兴伯早来，忽惊曰：“此鬼昨夜那得人刺之，殆死，都不能复动，死亦当不久。”康大笑。（出《幽明录》）

赵吉

邺县故尉赵吉，常在田陌间。昔日有一蹇人死，埋在陌边。后二十余年，有一远方人，过赵所门处。远方人行十余步，忽作蹇，赵怪问其做，远人笑曰：“前有一蹇鬼，故效以戏耳。”（出《幽明录》）

司马隆

东魏徐，忘名，还作本郡卒，墓在东安灵山。墓先为人所发，棺枢已毁。谢玄在彭城，将有齐郡司马隆、弟进、及东安

王箱等，共取坏棺，分以作车。少时三人悉见患，更相注连，凶祸不已。箱母灵语子孙曰：“箱昔与司马隆兄弟，取徐府君墓中棺为车，隆等死亡丧破，皆由此也。”（出《幽明录》）

卷第三百二十一 鬼六

郭翻 王瑗之 牵腾 新鬼 刘青松 庾亮 司马义
李元明 张闾 庾绍之 韦氏 胡馥之 贾雍 宋定伯 吕光

郭 翻

晋郭翻，字长翔，武昌人，敬言之弟子也，征聘不起。亡数日，其少子忽如中恶状，不复识人，作灵语，音声如其父。多知阴世，所问皆答。而昔时庾亮欲取为上佐，不就，家问曰：“君生有令德，没为神明，今岂有官职也？”答曰：“我本无仕进之志，以庾公欲见取，不愿，放得脱。今复为羈繫，不得从初愿，故尔戚戚也。”问：“庾今何官？”答云：“为天所用，作抚军大将军。现居东海之东，统领神兵。取吾为司马，本欲取谢仁为祖之选以为资望未足，且蒋大侯先取为都尉，是以不能。”因官问：“陶太尉何官？”答云：“陶辛苦不可言，方在罪谪之候。过此大得叙用也。”又问：“王丞相今何职？”答曰：“王公为尚书郎，大屈事更万机。位虽不及生时，而贵势无异也。”诸人曰：“亡后还思后人否？”长翔曰：“亡已久，则不复念生人，如吾始死，私心未歇，犹自有念也。”灵语儿，求纸笔，欲作书与亲旧，捉笔以命儿书之。皆横行，似胡书，已成一纸，曰：“此是鬼书，人莫能识。”使人持纸，口授作书。书毕，诸人言，苏孝先多作此语久。下作复授作诗二首曰：“神散登旻苍，性躯忽以亡。追念畴昔志，精魂还道

遥。秉心不得令，不免时所要。薄言告所亲，恐谓言妖忘。”大没无识在昔有苏韶，于是绝响而去。

王瑗之

广汉王瑗之，为信安令。在县，忽有一鬼，自称姓蔡名伯喈。俄复谈议诗，揆知古今，靡所不谕。问是昔日蔡邕否，答云：“非也，与之同姓字耳。”问前伯喈今何在，云：“在天上作仙人，甚是受福，甚快乐。非复畴昔也。”（出《齐谐记》）

牵 腾

牵腾，以咸和三年为沛郡太守。出行不节，梦乌衣人告曰：“何数出不辍，唯当断马足。”腾后出行，马足自断。腾近行廓外，忽然而暗，有一人，长丈余，玄冠白衣。遥叱将车人，使避之，俄而长人至，以马鞭击御者，即倒。既明，从人视车空，觅腾所在，行六七十步。见在榛莽中，隐几而坐，云：“了不自知。”腾五十日被诛。（出《幽明录》）

新 鬼

有新死鬼，形疲瘦顿。忽见生时友人，死及二十年，肥健，相问讯曰：“卿那尔？”曰：“吾饥饿，殆不自任。卿知诸方便，故当以法见教。”友鬼云：“此甚易耳，但为人作怪，人

必大怖，当与卿食。”新鬼往入大墟东头，有一家奉佛精进，屋西厢有磨，鬼就推推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此磨，如人推法。此家主语子弟曰：“佛怜吾家贫，令鬼推磨，乃犂麦与之。”

至夕，磨数斛，疲顿乃去，遂骂友鬼：“卿那诳我？”又曰：“但复去，自当得也。”复从墟西头入一家，家奉道。门旁有碓，此鬼便上碓，为人舂状。此人言：“昨日鬼助某甲，今复来助吾，可犂谷与之。”又给婢簸筛。

至夕，力疲甚，不与鬼食。鬼暮归，大怒曰：“吾自与卿为婚姻，非他比，如何见欺？二日助人，不得一瓯饮食。”友鬼曰：“卿自不偶耳，此二家奉佛事道，情自难动。今去可觅百姓家作怪，则无不得。”鬼复出，得一家，门首有竹竿，从门入。见有一群女子，窗前共食。至庭中。有一白狗，便抱令空中行，其家见之大惊，言自来未有此怪。

占云：“有客鬼索食，可杀狗，并甘果酒饭，于庭中祀之，可得无他。”其家如师言，鬼果大得食，自此后恒作怪，友鬼之教也。(出《幽明录》)

刘青松

广陵刘青松，晨起，见一人著公服，赍板云：“召为鲁郡太守。”言讫便去。去后亦不复见。

至来日复至。曰：“君便应到职。”青松知必死，入告妻子，处分家事。

沐浴至晡。见车马吏侍左右，青松奄忽而绝。家人咸见其升车，南出百余步，渐高而没。(出《幽明录》)

庾亮

庾亮镇荆州，亮登厕，忽见厕中一物。如方相，两眼尽赤，身有光耀，渐渐从土中出。庾乃攘臂，以拳击之，应手有声，缩入地。因而寝疾，遂亡。（出《甄异录》）

司马义

金吾司马义妾碧玉，善絃歌。义以太元中病笃，谓碧玉曰：“吾死，汝不得别嫁。当杀汝。”曰：“谨奉命。”葬后，其邻家欲娶之，碧玉当去。见义乘马入门，引弓射之，正中其喉。喉便痛极，姿态失常，奄忽便绝。十余日乃苏，不能语。四肢如被挝损。周岁始能言。犹不分明。碧玉色甚不美。本以声见取，既被患，遂不得嫁。（出《甄异录》）

李元明

前唐李元明，尝在床上卧，时夜半，忽闻人呼云：“元明元明。”久乃出应，有二人便牵将去。入屋下，舍去，不知所在。

至逾时，竟鲜所见。徐扞所坐床，是棺木，四壁皆是冢。恐怖不安，欲去，难如升天，不复能出。家人左右索，不知所往，因率领仆从乃共大呼其名，元明于冢中闻，遥应之，乃凿门出之。

张 闾

城张闾，以建武二年，从野还宅。见一人卧道侧，问之，云：“足病，不能复去，家在南楚，无所告诉。”闾悯之，有后车载物，弃以载之。既达家，此人了无感色，且语闾曰：“向实不病，聊相试耳。”闾大怒曰：“君是何人，而敢弄我也？”答曰：“我是鬼耳，承北台使来相收录。见君长者，不忍相取，故佯为病卧道侧。向乃捐物见载，诚衔此意。然被命来，不自由，奈何？”闾惊。请留鬼。以豚酒祀之。鬼相为酌享。于是流涕，因请求救，鬼曰：“有与君同名字者否？”闾曰：“有侨人黄闾。”鬼曰：“君可诣之，我当自往。”闾到家，主人出见，鬼以赤髻髻其头，因回手，以小铍刺其心。主人觉，鬼便出，谓闾曰：“君有贵相，某为惜之，故亏法以相济。然神道幽密，不可宣泄。”闾去后，主人暴心痛，夜半便死。闾年六十，位至光禄大夫。（出《甄异录》）

庾绍之

晋新野庾绍之，小字道覆，湘东太守。与南阳宗协，中表昆弟，情好绸缪。绍元兴末病亡，义熙中，忽见形诣协。形貌衣服，俱如平生，而两脚著械。既至，脱械置地而坐。协问何由得来，答云：“暂蒙假归，与卿亲好，故相过也。”协问鬼神之事，言辄漫略，不甚谐对。唯云：“宜勤精进。不可杀生，若不能都断，可勿宰牛。食肉之时，勿啗物心。”协云：“五脏与肉。乃有异耶。答曰：“心者藏神之宅也。其罪尤重。

具问亲戚。因谈世事。未复求酒，协时与茱萸酒。因为设之。酒至杯不饮，云有茱萸气。协曰：“为恶耶。答云。下官皆畏之。非独我也。”绍之为人。语声高壮，比言伦时，不异恒日。有顷，协儿邃之来。绍闻履声，极有惧色，谓协曰：“生气见陵，不复得住。与卿三年别耳。”因贯械而起，出户便灭。协后为正员郎，果三年而卒。（出《冥祥记》）

韦 氏

安定人姓韦。北伐姚泓之时归国。至都。住亲知家。时扰乱，齐有客来问之，韦云：“今虽免虑，而体气然，未有气力。思做一羹，尤莫能得，至凄苦，夜中眠熟。”忽有叩床而来告者云：“官与君钱。”便惊出户，忽一钱在外，又见一乌纱冠帻于执板背户而立。呼主人共视。比来已不复见，而取钱用之。（出《幽明录》）

胡馥之

上郡胡馥之，娶妇李氏，十余年无子而妇卒。哭之恸：“汝竟无遗体，怨酷何深？”妇忽起坐曰：“感君痛悼，我不即朽。可人定后见就。依平生时，当为君生一男。”

语毕还卧。馥之如言，不取灯烛。暗而就之。复曰：“亡人亦无生理。可侧作屋见置。须伺满十月然后殓。”尔后觉妇身微暖，如未亡。即十月后，生一男，男名灵产。（出《幽明录》）

贾 雍

豫章太守贾雍，有神术。出界讨贼，为贼所杀，失头。上马回营，胸中语曰：“战不利，为贼所伤。诸君视有头佳乎，无头佳乎？”吏涕泣曰：“有头佳。”雍曰：“不然，无头亦佳。”言毕遂死。（出《幽明录》）

宋定伯

南阳宋定伯，年少时，夜行逢鬼。问之，鬼言：“我是鬼。”鬼问：“汝复谁？”定伯诳之，言：“我亦鬼。”鬼问：“欲至何所？”答曰：“欲至宛市。”鬼言：“我亦欲至宛市。”遂行数里。鬼言：“步行太迟。可共递相担，何如？”定伯曰：“大善。”鬼便先担定伯数里。鬼言：“卿太重，不是鬼也。”定伯言：“我新鬼，故身重耳。”定伯因复担鬼，鬼略无重。

如是再三。定伯复言：“我新鬼，不知有何所恶忌。”鬼答言：“唯不喜人唾。”于是共行。道遇水。定伯令鬼渡，听之了然无水音。定伯自渡，漕漕作声。鬼复言：“何以有声。”定伯曰：“新死，不习渡水故尔。勿怪吾也。”行欲至宛市，伯便担鬼至肩上，急执之。鬼大呼，声咋咋然，索下，不复听之。

经至宛市中，下著地，化为一羊，便卖之。恐其变化，唾之。得钱千五百，乃去。当时有言：“定伯卖鬼，得钱千五。”（出《列异传》）

吕 光

吕光承康元年，有鬼叫于都街曰：“兄弟相灭百姓弊。”
微吏寻视之，则无所见。其年光死，子绍代立。五日，绍庶兄
篡，杀绍自立。（出《述异记》）

卷第三百二十二 鬼七

陶侃 谢尚 襄阳军人 吕顺 桓恭 庾崇
曹公船 王志都 唐邦 王矩 周义 袁乞
王恒之 刘遁 王思规 华逸 张君林 蛮兵
陈皋 袁无忌 新蔡王昭平 远学诸生

陶侃

陶侃，字士竹，曾如厕，见数十人，悉持大印。有一人单衣平上帻，自称后帝，云：“君长者，故出见。三载勿言，富贵至极。”侃便起，旋失所在。有大印作公字，当其秽所。杂五行书曰：“厕神曰后帝也。”（出《异苑》）

谢尚

夏侯弘自云见鬼，与其言语。镇西谢尚所乘马忽死，忧恼甚至，谢曰：“卿若能令此马生者，卿真为见鬼也。”弘去良久，还曰：“庙神乐君马，故取之。当活。”尚对死马坐，须臾，马忽自门外走还，至马尸间，便灭，应时能动起行。谢曰：“我无嗣，是我一身之罚？”弘经时无所告，曰：“顷所见小鬼耳，必不能辨此源由。”后忽逢一鬼，乘新车，从十许人，着青丝布袍。弘前提牛鼻，车中人谓弘曰：“何以见阻？”弘

曰：“欲有所问，镇西将军谢尚无儿，此君风流令望，不可使之绝嗣？”车中人动容曰：“君所道，正是仆儿。年少时，与家中婢通，誓约不再婚而违约。今此婢死，在天诉之。是故无儿？”弘具以告。尚曰：“吾少时诚有此事。”弘于江陵，见一大鬼，提矛戟，有小鬼随从数人。弘畏惧，下路避之。大鬼过后，提得一小鬼。问此何物，曰：“杀人以此矛戟，若中心腹者，无不辄死。”弘曰：“治此病有方否？”鬼曰：“以乌鸡薄之，即差。”弘又曰：“今欲何行也？”鬼曰：“当至荆扬二州。”尔时比日行心腹病，无有不死者，弘乃教人杀乌鸡以薄之，十不失八九。今有中恶，辄用乌鸡薄之，弘之由也。（出《志怪录》）

襄阳军人

晋太元初，苻坚遣将杨安侵襄阳。其一人于军中亡，有同乡人扶丧归，明日应到家，死者夜与妇梦曰：“所送者非我尸，仓乐面下者是也。汝昔为吾作结发犹存，可解看便知。”迨明日送丧者果至。妇语母如此，母不然之。妇自至南半细检他家尸，发如先分明是其手迹。（出《幽明录》）

吕 顺

吕顺丧妇，要娶妻之从妹，因作三墓。构累垂就，辄无成。一日顺昼卧，见其妇来就同寝，体冷如冰。顺以死生之隔，语使去。后妇又见其妹，怒曰：“天下男子复何限，汝乃与我共

一婿，作冢不成，我使然也。”
俄而夫妇俱殪。（出《幽明录》）

桓 恭

桓恭与桓安民参军，在丹阳，所住廨，床前有一陷穴。详见古冢，视之果有坏棺。恭每食，常先以饭投穴中。

如此经年，忽见一人在床前，云：“吾没已来七百余年，嗣息绝灭，烝尝莫及。常食见餐，感君之德，报君以宁州刺史也。”

未几果迁。（出《幽明录》）

庾 崇

庾崇者，建元中，于江州溺死。尔日即还家见形，一如平生，多在妻乐氏室中。妻初恐惧，每呼诸从女作伴。于是作伴渐疏，时或暂来。辄恚骂云：“贪与生者接耳。反致疑恶，岂副我归意耶？”从女在内纺绩，忽见纺绩之具在空中，有物拨乱，或投之于地。从女怖惧皆去，鬼即常见。有一男，才三岁，就母求食，母曰：“无钱，食那可得？”鬼乃凄怆，抚其儿头曰：“我不幸早世，令汝穷乏，愧汝念汝，情何极也。”忽见将二百钱置妻前，云：“可为儿买食。”

如此径年，妻转贫苦不立，鬼云：“卿既守节，而贫苦若此，直当相迎耳。”

未几。妻得疾亡，鬼乃寂然。（出《幽明录》）

曹公船

濡须口有大船，船覆在水中，水小时便出见。长老云：“是曹公船。”常有渔人夜宿其旁，以船系之。但闻竽笛弦歌之音，又香气非常，渔人始得眠。梦人驱遣云：“勿近官妓。”传曰，曹公载妓船覆于此，至今在焉。（出《广古今五行记》）

王志都

马仲叔、王志都，并辽东人也。相知至厚，叔先亡。后年忽形见，谓曰：“吾不幸早亡，心恒相念。念卿无妇，当为卿得妇。期至十一月二十日，送诣卿家，但扫除设床席待之。”至日，都密扫除施設，天忽大风，白日昼昏，向暮风止。寝室中忽有红帐自施，发视其中，床上有一妇，花媚庄严。卧床上，才能气息。中表内外惊怖，无敢近者，唯都得往。须臾便苏，起坐。都问卿是谁，妇曰：“我河南人，父为清河太守。临当见嫁，不知何由，忽然在此。”都具语其意，妇曰：“天应令我为君妻。”遂成夫妇。往诣其家，大喜，亦以为天相与也，遂与之。生一男，后为南郡太守。（出《幽明录》）

唐 邦

恒山唐邦，义熙中，闻扣门者。出视，见两朱衣吏。云：“官欲得汝。”遂将至县东岗殷安冢中，冢中有人语吏云：

“本取唐福，何以滥取唐邦？”敕鞭之，遣将出。唐福少时而死。（出《异苑》）

王 矩

衡阳太守王矩，为广州。矩至长沙，见一人长丈余，着白布单衣。将奏在岸上，呼：“矩奴子过我。”矩省奏，为杜灵之。入船共语，称叙希阔。矩问：“君京兆人，何时发来？”答矩朝发。矩怪问之，杜曰：“天上京兆，身是鬼，见使来诣君耳。”矩大惧，因求纸笔，曰：“君必不解天上书，乃更作。”折卷之，从矩求一小箱盛之，封付矩曰：“君今无开，比到广州，可视耳。”

矩到数月，悒悒，乃开视，书云：“令召王矩为左司命主簿。”

矩意大恶，因疾卒。（出《幽明录》）

周 义

汝南周义，取沛国刘旦孙女为妻。义豫章艾县令弟，路中得病，未至县十里，义语：“弟必不济。”便留家人在后，先与弟至县。一宿死，妇至临尸，义举手别妇，妇为梳头，因复拔妇钗。验讫，妇房宿，义乃上床，谓妇曰：“与卿共事虽浅，然情相重，不幸至此。兄不仁，离隔人室家，终没不得执别。实为可恨。我向举手别，他又拔卿钗，因欲起，人多气逼不果。”自此每夕来寢息，与平生无异。（出《述异记》）

袁 乞

吴兴袁乞，妻临亡，把乞手云：“我死，君再婚否？”乞曰：“不忍。”后遂更娶。白日见其妇语云：“君先结誓，何为负言？”因以刀割阴，虽不致死，人理永废也。（出《异苑》）

王恒之

沙门竺法师，会稽人，与北中郎王恒之，周旋甚厚，共论死生罪福报应之事，茫昧难明，因便共要，若有先死，当先报语。

后王于庙中，忽见法师来曰：“贫道以某月日命过，罪福皆不虚，应若影响，檀越当勤修道德，以升跻神明耳。先与君要，先死者相报，故来相语。”言讫，不复见。（出《续搜神记》）

刘 遁

安帝义熙中，刘遁母忧在家。常有一鬼，来住遁家。搬徙床几，倾覆器物，歌哭骂詈。好道人之阴私，仆役不敢为罪。遁令弟守屋，遁见绳系弟头，悬著屋梁，狼狽下之，因失魂，逾月乃差。遁每爨欲熟，辄失之。遁密市野葛，煮作糜，鬼复窃之，于屋北乃闻吐声，从此寂灭。故世传刘遁药鬼。遁后为刘毅参军，为宋高祖所杀。（出《广古今五行记》）

王思规

长沙王思规，为海盐令。忽见一吏，思规问是谁。吏云：“命召君为主簿。”因出板置床前。吏又曰：“期限长远，在十月。若不给我，到七月十五日日中时，视天上，当有所见。”思规敕家人，至期看天。闻有哭声，空中见人，垂旒罗列，状为送葬。（出《甄异录》）

华逸

广陵华逸，寓居江陵，亡后七年来还。初闻语声，不见其形。家人苦请，求得见之。答云：“我因瘁，未忍见汝。”问其所由，云：“我本命虽不长，犹应未尽。坐平生时伐撻失道，又杀卒反奴，以此减算。”云：“受使到长沙，还当复过。”如期果至，教其二子云：“我既早亡，汝等当勤自勸励。门户沦没，岂是人子。”又责其兄不垂教诲，色甚不平，乃曰：“孟禹已名配死录，正余有日限耳。”尔时，禹气强力壮，后到所期，暴亡。（出《甄异录》）

张君林

吴县张君林，居东乡杨里。隆安中，忽有鬼来助驱使。林原有旧藏器物中破甑，已无所用，鬼使撞瓮底穿为甑。比家人起，饭已熟。此鬼无他须，唯喝甘蔗。自称高褐。或云，此鬼

为反语，高褐者葛号。丘垅累积，尤多古冢，疑此物是其鬼也。林每独见之，形如少女，年可十七八许，面青黑色。遍身青衣。乃令林家取白罌，盛水，覆头。明旦视之，有物在中。林家素贫，遂致富。尝语：“毋恶我，日月尽自去。”后果去。（出《甄异录》）

蛮 兵

南平国蛮兵，义熙初，随众来姑熟，便有鬼附之。声呦呦细长，或在檐宇之际，或在庭树上。若占吉凶，辄先索琵琶，随弹而言。于时郗倚为府长史，问当迁官，云：“不久持节也。”寻为南蛮校尉，予为国郎中，亲领此土。荆州俗语云，是老鼠所作，名曰鬼侯。（出《灵鬼志》）

陈 皋

平原陈皋，于义熙中，从广陵樊梁后乘船出。忽有一赤鬼，长可丈许，首戴绛冠，形如鹿角，就皋求载，倏尔上船。皋素能禁气，因歌俗家南地之曲，鬼乃吐舌张服。以杖竿掷之，即四散成火，照于野。皋无几而死。（出《灵鬼志》）

袁无忌

晋陈国袁无忌，寓居东平。永嘉初，得疫病，家百余口，

死亡垂尽。徙避大宅，权住田舍。有一小屋，兄弟共寝，板床荐席数重。夜眠及晓，床出在户外，宿昔如此。兄弟怪怖，不能得眠。后见一妇人，来在户前，知忌等不眠，前却户外。时未曙月明，共窥之，綵衣白妆，头上有花插及银钗象牙梳。无忌等共逐之，初绕屋走而倒，头髻及花插之属皆坠，无忌悉拾之，仍复出门南走。临道有井，遂入其中。无忌还眠，天晓，视花钗牙梳，并是真物。遂坏井，得一楸棺，具已朽坏。乃易棺并服，迁于高燥处葬之，遂断。（出《志怪录》）

新蔡王昭平

晋世新蔡王昭平，犊车在厅事上，夜无故自入斋室中，触壁而后出。又数闻呼噪攻击之声，四面而来。昭乃聚众，设弓弩战斗之备，指声弓弩俱发，而鬼应声接矢，数枚皆倒入土中。（出《搜神记》）

远学诸生

有诸生远学，其父母夜作，儿忽至，叹息曰：“今我但魂魄耳，非复生人。”父母问之，儿曰：“此月初病，以今日某时亡，今在琅邪任子成家。明日当殓，来迎父母。”父母曰：“去此千里，虽复颠倒，那得及汝！”儿曰：“外有车乘，但乘之，自得至矣。”父母从之，上车忽若睡，比鸡鸣，已至所在，视其驾乘，但魂车木马。遂与主人相见，临儿悲哀，问其疾消息，如其言。（出《续搜神记》）

卷第三百二十三 鬼八

张隆 吉岩石 富阳人 给使 甄法崇 谢晦 谢灵运
梁清 徐道饶 东莱陈氏 谢道欣 沈寂之 王胡
陶继之 朱泰 戴承伯 章授 旋续门生 张道虚

张 隆

宋永初三年，吴郡张隆家，忽有一鬼。云：“汝与我食，当相佑助。”后为作食，因以大刀斫其所食处。便闻数十人哭，哭亦甚悲，云：“死何由得棺？”又闻云：“主人家有破船，奴甚爱惜，当取为棺。”见取船至，有釜锯声。日既暝，闻呼唤举尸置船中。隆皆不见，惟闻处分。便见船渐升空，入云霄中。及灭后，复闻如有数十人大笑云：“汝那能杀我也，但向以恶我憎汝，故隐没汝船耳。”隆便回意奉事此鬼，问吉凶及将来之计，语隆曰：“汝可以大瓮著壁角中，我为觅物也。”十日一倒，有钱及金银铜铁鱼腥之属。（出《幽明录》）

吉岩石

吉未翰从弟名岩石，先作檀道济参军。尝病，因见人著朱衣前来，揖云：“特来相迎。”岩石厚为施设，求免。鬼曰：“感君延接，当为少停。”乃不复见。岩石渐差。后丁艰，还

寿阳，复见鬼曰：“迎使寻至，君便可束装。”宕石曰：“君前已留怀，复得见愍否？”鬼曰：“前召欲相使役，故停耳。今泰山屈君为主簿，又使随至，不可辞也。”便见车马传教，油戟罗列于前，指示家人，人莫见也。宕石介书呼亲友告别，语笑之中，便奄然而尽。（出《幽明录》）

富阳人

宋元嘉初，富阳人姓王，于穷渚中作蟹簖。旦往视，见一材头，长二尺许，在簖裂开，蟹出都尽，乃修治簖，出材岸上。明往看之，见材复在簖中，败如前。王又治簖，再往视，所见如初。王疑此材妖异，乃取纳蟹笼中，系担头归，云：“至家当破燃之。”未之家三里，闻中倅动，转顾，见向材头变成一物，人面猴身，一手一足，语王曰：“我性嗜蟹，此实入水破若蟹簖，相负已多，望君见恕。开笼出我，我是山神，当相佑助，使全簖大待蟹。”王曰：“汝犯暴人，前后非一，罪自应死。”此物转顿，请乞放，又频问君姓名为何，王回顾不应答。去家转近，物曰：“既不放我，又不告我姓名，当复何计，但应就死耳。”王至家，炽火焚之，后寂无复异。土俗谓之山魃，云：“知人姓名，则能中伤人，所以勤问，正欲害人自免。”（出《述异记》）

给使

近世有人得一小给使，频求还家未遂。后日久，此吏在南

窗下眠。此人见门中有一妇人，年五六十，肥大，行步艰难。吏眠失复，妇人至床边，取被以复之。

回复出门去，吏转侧衣落，妇人复如初。此人心怪，明问吏：“以何事求归？”吏云：“母病。”次问状貌及年，皆为所见，唯云形瘦不同。又问母何患，答云：“病肿。”而即与吏假，使出。便得家信云：“母丧。”追什所见之肥，乃是其肿状也。（出《幽明录》）

甄法崇

宋甄法崇，永初中，为江陵令，在任严明。其时南平繆士为江安令，卒于官。

后一年，崇在厅，忽见一人从门而入，云：“繆士谨通。”法崇知其亡，因问卿貌何故瘦，答云：“我生时所行，善不补恶，罹系苦，复勤剧理墨。”又云：“卿县民某甲，负我米千余担，无券书。悍不还。今儿累穷毙，乞为严勅。”法崇曰：“卿可作词。”士云：“向不费纸，且又不复书矣。”法崇令省事取笔，疏其语，士口授，其言历历。词成，谢而去。法崇以事问繆家，云：“有此。登时摄问，负米者畏怖，依实输还。（出《诸宫旧事》）

谢晦

谢晦在荆州，壁角间有一赤鬼，长可三尺，来至其前，手擎铜盘，满中是血。晦得乃纸盘，须臾而没。（出《异苑》）

谢灵运

谢灵运以元嘉五年，忽见谢晦，手提其头，来坐别床，血流淋落，不可忍视。又所服貂裘，血淹满筐。及为临川郡，饭中欸有大虫。遂被诛。（出《异苑》）

梁 清

宋文帝世，天水梁清，家在京师新亭。腊月将祀，使婢于爨室造食，忽觉空中有物，操杖打婢。婢走告清，清遂往，见瓯器自运，盛饮斟羹，罗列案上，闻哺啜之声。清曰：“何不形见？”乃见一人，著平上帻，乌皮裤褶，云：“我京兆人，亡没飘寄，闻卿好士，故来相从。”清便席地共坐，设肴酒。鬼云：“卿有祀事云云。”清图某郡，先以访鬼，鬼云：“所规必谐。”某月某日除出，果然。鬼云：“郡甚优闲，吾愿周旋。”清答：“甚善。”后停舟石头，待之五日，鬼不来。于是引路，达彭城，方见至。同在郡数年，还都，亦相随而返。（出《述异记》）

徐道饶

徐道饶，以元嘉十年，忽见一鬼，自言是其先人。于时冬日，天气晴朗，先积稻屋下，云：“汝明日可曝谷，天方大雨，未有晴时。”饶从其教，鬼亦助犂。后果霖雨。时有见者，形

如猕猴。饶就道士请符，悬著窗户。鬼便大笑：“欲以此断我，我自能从狗窦中入。”虽则此语，而不复进。经数日，叹云：“徐叔宝来，吾不宜见之。”后日果至，于是遂绝。（出《异苑》）

东莱陈氏

东莱有一家姓陈，家百余口。朝炊釜不沸，举甑看之，忽有一白头公，从釜中出。便诣师，师云：“此大怪，应灭门。便归大作械，械成，使置门壁下，坚闭门在内。有马骑麾盖来叩门者，慎勿应。”乃归，合手伐得百余械，置门屋下。果有人至，呼不应。主帅大怒，令缘门入。从人窥门内，见大小械百余。出门还说如此，帅大惶惋。语左右云：“教速来。不速来，遂无复一人当去，何以解罪也？从此北行，可八十里，有一百三口，取以当之。”后十日中，此家死亡都尽。此家亦姓陈。（出《搜神记》）

谢道欣

会稽郡常有大鬼，长数丈，腰大数十围，高冠玄服。郡将吉凶，先于雷门示忧喜之兆。谢氏一族，忧喜必告。谢弘道未遭母艰数月，鬼晨夕来临。及后将转吏部尚书，拊掌三节舞，自大门至中庭，寻而迁问至。谢道欣遭重艰，至离塘行墓地。往向夜，见离塘有双炬。须臾，火忽入水中，仍舒长数十丈，色白如练。稍稍渐还赤，散成数百炬，追逐车从而行。悉见火

中有鬼，甚长大，头如五石罗，其状如大醉者，左右小鬼共扶之。是年孙恩作乱，会稽大小，莫不翼戴。时以为欣之所见，乱之征也。禹会诸侯会稽，防风之鬼也。（出《志怪录》）

沈寂之

吴兴沈寂之，以元嘉中，忽有鬼于空中语笑。或歌或哭，至夜偏盛。寂之有灵车，鬼共牵走，车为坏。寂之有长刀，乃以置瓮中，有大镜，亦摄以纳器中。（出《异苑》）

王 胡

宋王胡者，长安人也。叔死数载，元嘉二十三年，忽形见还家。责胡以修谨有缺，家事不理，罚胡五杖。傍人及邻里，并闻其语及杖声，又见杖瘢，而不见其形。唯胡独得亲接。叔谓胡曰：“吾不应死，神道须吾算诸鬼录。今大从吏兵，恐惊损乡里，故不将进耳。”胡亦大见众鬼纷闹于村外。俄而辞去曰：“吾来年七月七日，当复暂还。欲将汝行，游历幽途，使知罪福之报也。不须费设，若意不已，止可茶食耳。”至期果还，语胡家人云：“吾今将胡游观，观毕当还，不足忧也。”胡即顿卧床上，泯然如尽。叔于是将胡遍观群山，备观鬼怪。未至嵩高山，诸鬼道胡，并有饌设，其品味不异世中，唯姜甚脆美。胡怀之将还，左右人笑云：“止可此食，不得将远也。”胡又见一处，屋宇华旷，帐筵精美，有二少僧居焉。胡造之，二僧为设杂果槟榔等，胡游历久之，备见罪福苦乐之报，及辞

归，叔谓曰：“汝即已知善之当修，返家寻白足阿练。此人戒行精高，可师事也。”长安道人足白，故时人谓为白足阿练也。甚为魏虜所敬，虜王事为师。

胡即奉此训，遂与嵩山上年少僧者游学。众中忽见二僧，胡大惊，与叙乖阔，问何时来此。二僧云：“贫道本住此寺，往日不意与君相识。”胡复说嵩高之遇，众僧云：“君谬耳，岂有此耶？”

至明日，二僧不辞而去。胡乃具告诸沙门，叙说往日嵩山所见，众咸惊怪。即追求二僧，不知所在。

陶继之

陶继之，元嘉末为秣陵令，尝枉杀乐伎。夜梦伎来云：“昔枉见杀，诉天得理，今故取君。”遂跳入陶口，仍落腹中。须臾复出，乃相谓曰：“今直取陶秣陵，亦无所用，更议上丹阳耳。”言讫并没。陶未几而卒，王丹阳果亡。（出《述异记》）

朱 泰

朱泰家在江陵。宋元徽中，病亡未殓，忽形见，还坐尸侧，慰勉其母，众皆见之，指挥送终之具，务从俭约，谓母曰：“家比贫，泰又亡歿。永违侍养，殓殮何可广费？”（出《述异记》）

戴承伯

宋戴承伯，元徽中，买荆州治下枇杷寺，其额乃候东空地为宅。日暮，忽闻恚骂之声。起视，有人形状可怪，承伯问之，答曰：“我姓龚，本居此宅。君为何强夺？”承伯曰：“戴瑾卖地，不应见咎。”鬼曰：“利身妨物，何预瑾乎？不速去，当令君知。”言讫而没，承伯性刚，不为之动。旬日，暴疾卒。（出《诸宫旧事》）

章 授

丹阳郡史章授，使到吴郡，经毗陵。有一人，年三十余，黄色单衣，从授寄载笥。行数日，略不食，所过乡甲，辄周旋。里中即闻有呼魄者，良久还船。授疑之，伺行后，发其笥，有文书数卷，皆是吴郡诸人名。又有针数百枚，去或将一管。后还，得升余酒，数片脯，谓授曰：“君知我是鬼也，附载相烦，求得少酒，相与别。所以多持针者，当病者，以针针其神焉。今所至皆此郡人，丹阳别有使往。今年多病，君勿至病者家。”授从乞药，答言：“我但能行病杀人，不主药治病也。”元嘉末，有长安僧什昙爽，来游江南，具说如此也。（出《法苑珠林》）

施续门生

吴兴施续，有门生，常乘无鬼论。忽有一单衣白袷客，与

共语，遂及鬼神。移日，客辞屈，乃曰：“君辞巧，理不足。仆即是鬼，何以云无？”问鬼何以来，答曰：“受使来取君，期尽明日食时。”门生请乞酸苦，鬼问：“有人似君者否？”云：“施续帐下都督，与仆相似。”便与俱往。与都督对坐，鬼手中出一铁凿，可尺余，安著都督头，便举椎打之。都督云：“头觉微痛。”向来转剧，食顷便亡。（出《搜神记》）

张道虚

吴郡张道虚、张顺，知名士也，居在闾门。遭母丧中，买新宅。日暮，闻人扣门云：“君是佳人，何为危人自安也？”答云：“仆自买宅，得君棺器，为市鬻作冢相移，有何负？”鬼曰：“移身著吴将军冢，吾是小人，日夜斗，不可堪忍。不信，君可随我视之。”于是二张恍惚，便至闾门外。二张听之，但闻冢中淘淘打拍。鬼便语云：“当令君知。”少时兄弟俱亡。（出《神鬼录》）

卷第三百二十四 鬼九

秦树 竺惠炽 郭铨 驾思令 山都 区敬之
刘隽 檀道济 石秀之 夏侯祖观 张承吉
梁清 崔茂伯 巢氏 胡庇之 索颐

秦 树

沛郡人秦树者，家在曲阿小辛村。尝自京归，未至二十里许，天暗失道。遥望火光，往投之。见一女子，秉烛出云：“女弱独居，不得宿客。”树曰：“欲进路，碍夜不可前去，乞寄外住。”女然之。树既进坐，竟以此女独处一室，虑其夫至，不敢安眠。女曰：“何以过嫌，保无虑，不相误也。”为树设食，食物悉是陈久。树曰：“承未出适，我亦未婚。欲结大义，能相顾否？”女笑曰：“自顾鄙薄，岂足伉俪？”遂与寝止。向晨树去，乃俱起执别，女泣曰：“与君一睹，后面莫期。”以指环一双赠之，结置衣带，相送出门。树低头急去数十步，顾其宿处，乃是冢墓。居数日，亡其指环，结带如故。（出《甄异录》）

竺惠炽

沙门竺惠炽，住江陵四层佛寺，以永初二年年。葬后，弟

子七日会，举寺悉出，唯僧明道先患病，独停。忽见惠炽，谓明曰：“我生不能断肉，今落饿狗地狱，令知有报。”（出《异苑》）

郭 铨

郭铨，字仲衡，义熙初，以党附桓玄被杀。乃元嘉八年，忽乘舆导从，显形谓女婿刘凝之曰：“仆有谪事，可四十僧会，得免脱也。”又女梦曰：“吾有谪罚，令汝夫作福。何以至今，设会不能见矜耶？”女问当何处设斋，答曰：“可归吾舍。”倏然复没。办会毕，有人称铨信，与凝之言：“感君厚惠，事始获宥。”（出《冥祥记》）

贺思令

会稽贺思令，善弹琴，尝夜在月中坐，临风抚奏。忽有一人，形器甚伟，著械有惨色，至其中庭。称善，便与共语。自云是嵇中散，谓贺云：“君下手极快，但于古法未合。”因授以《广陵散》。贺因得之，于今不绝。（出《幽明录》）

山 都

山都，形为昆仑人，通身生毛，见人辄闭眼张口如笑。好居深树中，翻石觅蟹啗之。《述异记》曰，南康有神，名曰山

都，形如人，长二尺余，黑色赤目，发黄披身。于深山树中作窠，窠形为卵而坚，长三尺许，内甚泽，五色鲜明。二枚沓之，中央相连。土人云，上者雄舍，下者雌室。旁悉开口如规，体质虚轻，颇似木筒，中央以鸟毛为褥。此神能变化隐形，猝睹其状，盖木客山林之类也。赣县西北十五里，有古塘，名余公塘。上有大梓树，可二十围，老树空中，有山都窠。宋元嘉元年，县治民有道训道灵兄弟二人，伐倒此树，取窠还家。山都见形，骂二人曰：“我居荒野，何预汝事？山木可用，岂可胜数？树有我窠，故伐倒之。今当焚汝宇，以报汝之无道。”至二更中，内处屋上，一时起火，舍宅荡尽矣。木客，邓清明《南康记》曰，木客头面语声，亦不全异人，但手脚爪如钩利。高岩绝岭，然后居之。能斫榜，索著树上聚之。昔有人欲就其买榜，先置物树下，随置多少取之。若合其意，便将榜与人，不取亦不横犯也。但终不与人面对与交作市井。死皆加殓殮之。曾有人往看其葬，以酒及鱼生肉遗宾，自作饮食，终不令人见其形也。葬棺法，每在高岸树梢，或藏石窠之中。南康三营伐船兵说，往亲睹葬所，舞唱之节，虽异于人，听如风林汛响，声类歌吹之和。义熙中，徐道复南出，遣人伐榜，以装舟楫，木客及献其榜而不得见。（出《南康记》）

区敬之

南康县营民区敬之，宋元嘉元年，与息共乘舫，自县溯流。深入小溪，幽荒险绝，人迹所未尝至。夕登岸，停止舍中，敬之中恶猝死，其子燃火守尸。忽闻远哭声，呼阿舅。孝子惊疑，俛仰间，哭者已至。如人长大，披发至足，发多蔽面，不见七

窃。因呼孝子姓名，慰唁之。孝子恐惧，遂聚薪以燃火。此物言“故来相慰，当何所畏？”将须燃火，此物坐亡人头边哭。孝子于火光中窃窥之，见此物以面掩亡人面，亡人面须臾裂剥露骨。孝子惧，欲击之，无兵杖。

须臾，其父尸见白骨连续，而皮肉都尽。
竟不测此物是何鬼神。（出《述异记》）

刘 隽

元嘉初，散骑常侍刘隽，家在丹阳。

后尝遇骤雨，见门前有三小儿，皆可六七岁，相率狡狴，面并不沾濡。俄见共争一匏壶子，隽引弹弹之，正中壶，霍然不见。隽得壶，因挂阁边。

明日，有一妇人入门，执壶而泣，隽问之，对曰：“此是吾儿物，不知何由在此？”隽具语所以，妇持壶埋儿墓前。

间一日，又见向小儿持来门侧，举之，笑语隽曰：“阿依已复得壶矣。”言终而隐。（出《幽明录》）

檀道济

檀道济居清溪，第二儿夜忽见人来缚己，欲呼不得，至晓乃解，犹见绳痕在。

此宅先是吴将步阐所居，谚云：“扬州青，是鬼营。”青溪青扬是也。自步及檀，皆被诛。（出《异苑》）

石秀之

丹阳石秀之，宋元嘉中，堂上忽有一人，著平巾帻，乌布裤褶，擎一板及门，授之曰：“闻巧侔班垂，刻杭尤妙。太山府君故使相召。”秀之自陈：“止能造车，制杭不及高平刘儒。”忽持板而没。刘儒时为朝请，除历阳郡丞，数旬而歿。（出《广古今五行记》）

夏侯祖观

元嘉中，夏侯祖观为兖州刺史，镇瑕丘，卒于官。沈僧荣代之，经年，夏侯来谒僧荣，语如平生，每论幽冥事。僧荣床上有一织成宝饰络带，夏侯曰：“岂能见与，必以为施，可命焚之。”僧荣令对烧之，烟焰未灭，已见夏侯带在腰上。僧荣明年在镇，夜设女乐，忽有一女人在户外，沈问之：“吾本是杜青州弹筝妓采芝，杜以致夏侯兖州为宠妾。唯愿座上一妓为伴戏。”指下坐琵琶。妓啼云：“官何忽以赐鬼。”鬼曰：“汝无多言，必不相放。”入与同房别，饮酌未终，心痛而死。死气方绝，魂神已复人形，在采芝侧。（出《广古今五行记》）

张承吉

魏郡张承吉息元庆，年十二。元嘉中，见一鬼，长三尺，一足而鸟爪，背有鳞甲。来召元庆，恍惚如狂，游走非所，父

母搯之。俄闻空中云：“是我所教，幸勿与罚。”张有二卷羊中敬书，忽失所在。鬼于梁上掷还，一卷少裂坏，乃为补治。王家嫁女，就张借，鬼求纸笔代答。张素工巧，尝造一弹弓，鬼借之，明日送还，而皆折坏。（出《异苑》）

梁 清

宋安定梁清，字道修，居扬州右尚方闲桓徐州故宅。元嘉十四年二月，数有异光，又闻擗箏声，令婢子松罗往看。见二人，问；云：“姓华名芙蓉，为六甲至尊所使。从太微紫室仙人，来过旧居。”仍留不去。或鸟首人身，举面是毛。松罗惊。以箭射之，应弦而灭，并有绛汗染箭。又覩一物，仿佛如人行树樛，令人刺中其髀，堕地淹没。经日，又从屋上跛行，就婢乞食，团饭授之，顿造二升。数日，众鬼群至，丑恶不可称论。拉椳床障，尘石飞扬，累晨不息。婢采药，路逢一鬼，著衣帻，乘马。卫从数十，谓采药曰：“我是天上仙人，勿名做鬼。”问何以恒擗秽汗。答曰：“粪汗者，钱财之像也；投擗者，速迁之征也。”顷之，清果为扬武将军北鲁郡太守。清厌毒既久，乃呼外国道人波罗迭诵呪，见诸鬼怖惧，逾垣穴壁而走，皆作鸟声，如此都绝。在郡少时，夜中，松罗复见威仪器械，从众数十人，戴帻。送书粗纸，七十许字，笔迹婉媚，远拟羲、献。又歌云：“坐依孔雀楼，遥闻凤凰鼓。下我邹山头，仿佛见梁鲁。”鬼有叙吊，不异世人。鬼传教曾乞松罗一函书，题云“故孔修之死罪白笈。”以吊其叔丧。叙致哀情，甚有铨此。复云，近往西方，见一沙门，自名大摩杀，问君消息，寄五丸香以相与。清先本使敦煌，曾见此僧。清家有婢产，于是而绝。

（出《异苑》）

崔茂伯

崔茂伯女，结婚裴祖儿。婚家相去五百余里，数岁不通。八月中，崔女暴亡，裴未知也。

日将暮，女诣裴门，拊掌求前。提金罍，受二升许。到床前而立，裴令坐，问所由。女曰：“我是清河崔府君女，少闻大人以我配君，不幸丧亡。大义不遂，虽同牢未显，然断金已著，所以故来报君耳。”便别以金罍赠裴。女去后，裴以事启父，父欲遣信参之。裴曰：“少结崔氏姻，而今感应如此，必当自往也。”父许焉。裴至，女果丧，因相吊唁。裴具述情事，出罍示茂伯，先以此罍送女入瘞，既见罍，遂与裴俱造女墓。未至十余里，裴复见女在墓言语，旁人悉闻声，不见其形。

裴怀内结，遂发病死，因以合葬。

巢氏

元嘉中，太山巢氏，先为湘县令，居晋陵。家婢采薪，忽有一人追之，如相问讯，遂共通情。随婢还家，仍住不复去。巢恐为祸，夜辄出婢。闻与婢讴歌言语，大小悉闻，不使人见，见者唯婢而已。恒得钱物酒食，日以充足。每与饮，吹笛而歌，歌云：“闲夜寂已清，长笛亮且明。若欲知我者，姓郭字长生。”（出《幽明录》）

胡庇之

宋豫章胡庇之，尝为武昌郡丞，元嘉二十六年入廨，便有鬼在焉。中宵胧月，户牖小开，有人倚立户外，状似小儿。户闭，便闻人行，如著木屐声。看则无所见，如此甚数。

二十八年二月，举家悉得时病，空中投掷瓦石，或是干土。夏中病者皆差，而投掷之势更猛。乃请道人斋戒转经，竟从倍来如雨，唯不著道人及经卷而已。秋冬渐有音声，瓦石掷人，肉皆青暗，而亦甚痛。有一老奶，好骂詈。鬼在边大嚇。庇之迎祭酒上章，施符驱逐。渐复歇绝。

至二十九年，鬼复来，剧于前。

明年，丞廨火频四发，狼狽浇沃并息。鬼每有声如犬，家人每呼吃惊，后忽语音似吴。三更叩户，庇之问：“谁也？”答曰：“程邵陵。”把火出看，了无所见。

数日，三更中，复外户叩掌，便复骂之。答云：“君勿骂我，我是善神，非前后来者。陶御史见遣报君。”庇之曰：“我不识陶御史。”鬼云：“陶敬玄，君昔与之周旋。”庇之云：“吾与之在京日，服事衡阳，又不常作御史。”云：“陶今处福地，作天上御史。前后相侵，是沈公所为。此廨本是沈宅，来看宅，聊复投掷狡狴。忿戾褻却太过，乃至骂詈。命婢使无礼向之，复令祭酒上章，告罪状，事彻天曹。沈今为天然君，是佛三归弟子，那不从佛家请福，乃使祭酒上章。自今唯愿专意奉法，不须与恶鬼相当。”

率之因请诸僧诵经斋戒讫，经一宿后。复闻户外御史相闻：“白胡丞，今沈相讼甚苦。如其所言，君颇无理。若能归诚正觉，习经持戒，则群邪屏绝。依依曩情，故相白也。”（出

《法苑珠林》)

索 颐

宋襄城索颐，其父为人，不信妖邪。有一宅凶，居者辄死，父便买居之，多年安吉，子孙昌盛，为二千石。当徙家之官，临去，请会内外亲戚。酒食既行，父乃言曰：“天下竟有吉凶否？此向来言凶，自吾居之，多年安吉，又得迁官，鬼为何在？自今以后，便为吉宅，居无嫌也。”语讫如厕，须臾，见壁中有一物，为卷席大，高五尺许。颐父便还取刀斫之，中断，便化为两人。复横斫之，又成四人。便夺取刀，反斫索，杀之。持刀至座上，斫杀其子弟。凡姓索必死，唯异姓无他。颐尚幼，乳母抱出后门，藏他家，止其一身获免。颐字景真，位至湘东太守。（出《法苑珠林》）

卷第三百二十五 鬼十

王骋之 孟襄 司马文宣 虞德严猛 郭庆之
薄绍之 索万兴 郭秀之 庾季随 申翼之 王怀之
柳叔伦 刘廓 王瑶 王文明 夏侯文规

王骋之

琅邪王骋之妻，陈郡谢氏，生一男，小字奴子。经年后，王以奴婢招利为妾，谢元嘉八年病终。王之墓在会稽，假瘞建康东冈，既窆反虞，舆灵入屋，凭几忽于空中掷地。便有嗔声曰：“何不作挽歌，令我寂寂而行耶？”骋之云：“非为永葬，故不具仪耳。”（出《法苑珠林》）

孟襄

孟襄，字宝称。元嘉十一年，为吴宁令。其妻蔡氏，在县亡。未几，忽有推窗打户，长啸歌吟，撒掷燥土。复于空中挥运刀矛，状欲加人。数数起火，或发箱篋之内，衣服焦而外不觉。因假作蔡氏言语，一如平生。襄因问曰：“卿何以短寿？”答曰：“是天命耳。然有一罪，为女时曾宰一鸡，被录到地狱三日。闻人说，铸铜像者可免，因脱金指环一双以助之，故获解免。”时县有巫覡者，襄令召而看之，鬼即震惧。良久，

巫者云：“见二物，其一如豕，一似雄鸡，两目直监竖。作亡人言是鸡形者。”时又有慧兰道人，善于呪术，即召之，令诵经呪。鬼初犹学之，有顷，失所在。（出《法苑珠林》）

司马文宣

司马文宣，河内人也，颇信佛。元嘉元年，丁母艰。弟丧数月，望旦，见其弟在灵座上，不异平日。回惶叹咤，讽求饮食。文宣试与言曰：“汝平生勤修行善，若如经言，应得升天，或在人道，何故乃坠此鬼中。”即沉吟俯仰，默然无对。文宣即夕梦见其弟云：“生所修善，蒙报生天。灵床之鬼，是魔魅耳，非某身也。恐兄疑怪，故以白兄。”文宣明旦请僧转《首楞严经》，令人扑击之。鬼乃逃入床下。又走户外，形稍丑恶，举家骇惧，詈叱遣之。鬼云：“饥乞食耳，经日乃去。”顷之，母灵床头有一鬼。肤体赤色，身甚长壮。文宣长子孝祖与言，往反答对周悉。妆虽恐惧，久稍安习之。鬼亦转相附狎，居处出入，殆同家人。于京师转相报告，往来观者，门限迭迹。时南林寺有僧，与灵珠寺僧舍沙门，与鬼言伦，亦甚款曲。鬼云：“昔世尝为尊贵，以犯众恶，受报未竟，果此鬼身。”云：“寅年有四百部鬼，大行疾疠，所应罹灾者。不悟道人耳，而犯横极众，多滥福善，故使我来监察之也，僧以食与之。”鬼曰：“我自有的粮，不得进此食也。”舍曰：“鬼多知，我生来何因作道人。”答曰：“人中来，出家因缘，本誓愿也，问诸存亡生死所趣，略皆答对，具有灵验，条次繁多，故不曲载。”舍曰：“人鬼道殊，汝既不求食，何为久留。”鬼曰：“此间有一女子，应在收捕。而奉戒精勤，故难得。比日稽留，

因此故也。籍乱主人，有愧不少。”自此以后，不甚见形。复往视者，但闻语耳。时之喜十年也。至三月二十八日，语文宣云：“暂来寄住，而汝倾家营福，见畏如此，那得久留。”孝祖云：“听汝寄住，何故据人先亡灵筵耶。”答曰：“汝家亡者，后有所属，此座空设，故权寄耳。”于是辞去。（出冥报记）

虞德严猛

武陵龙阳虞德，流寓益阳，止主人夏蛮舍中。见有白纸一幅，长尺，标蛮女头，乃起扳取。俄顷，有虎到户而退。寻见何老母擗如初，德又取之，如斯三返。乃具以语蛮，于是相与执杖侍候，须臾虎至，即共格之。同县黄期，具说如此。又会籍严猛，妇出采薪，为虎所害。后一年，猛行至蒿中，忽见妻云：“君今日行，必遭不善，我当相免也。”既而俱前，忽逢一虎，跳梁向猛。妇举手指搗，状如遮护。须臾，有二胡人前过，妇因指之，虎即击胡，婿得无他。（出《异苑》）

郭庆之

黄州治下，有黄父鬼，出则为祟。所著衣袷皆黄，至人家，张口而笑，必得疫疠。长短无定，随篱高下。自不出已十余年，土俗畏怖。庐陵人郭庆之，有家生婢，名采薇，年少有色。宋孝建中，忽有一人，自称山灵。如人裸身，长丈余，臂脑皆有黄色，肤貌端洁。言音周正，土俗呼为黄父鬼。来通此婢，婢

云，意事如人。鬼遂数来，常隐其身，时或露形。形变无常，乍大乍小。或似烟气，或为石，或作小儿或妇人，或如鸟如兽。足迹如人，长二尺许，或似鹅迹，掌大如盘。开户闭牖，其入如神。与婢戏笑如人。（出《述异记》）

薄绍之

薄绍之尝为减质参军，元嘉二十四年，寄居东府之西宾别宅中。

与祖法开邻舍。开母刘，寝疾弥旬，以二十二年五月一日夜半亡。二日，绍之见群鼠，大者如豚，鲜泽五色，或纯或驳，或著平上帻，或著笼头。大小百数，弥日累夜。

至十九日黄昏，内屋四檐上有一白鼠，长二尺许，走入壁下，入处起火。以水灌之，火不灭，良久自灭。其夜见人，修壮赤色，身光如火，从烧壁中出，径入床下。又出壁外，虽隔一壁，当时光明洞彻，了不觉又隔障。四更，复有四人，或与绍之言相佑，或瞋目吐舌。自暮迄旦，后夕复烧屋。有二人，长九尺许，骑马挟弓矢，宾从数十人，呼为将军。绍之问：“汝行何向？”答云：“被使往东边病人还。”

二十一日，群党又至。家先有一白狗，自有鬼怪，暮常失之，至晓辄还。尔夕试系之，须臾，有一女子来云：“忽系此狗，愿以见乞。”答便以相与，投绳竟不敢解，倏然走出。狗于是呻唤垂死，经日不能动。有一人披锦袍，弯弧注镞，直向绍之。谓：“汝是妖邪，敢干恐人。我不畏汝，汝若不速去，令大道神寻收治汝。”鬼弛弦纵矢。策马而去。（出《述异记》）

索万兴

敦煌索万兴，昼坐厅事东间斋中，一奴子忽见一人著帻，牵一驃马，直从门入。负一物，状如乌皮隐囊，置砌下，便牵马出行。囊自轮转，径入斋中，缘床脚而上，止于兴膝前。皮即四处卷开，见其中周匝是眼，动瞬甚可憎恶。良久，又还更舒合，仍轮转下床，落砌而去。兴令奴子逐至司厅事东头灭，恶之，因得疾亡。（出《述异记》）

郭秀之

郭秀之，寓居海陵。宋元嘉二十九年，年七十三，病止堂屋。北有大枣树，高四丈许。小婢晨起，开户扫地，见枣树上有一人，修壮黑色，著皂幞帽，乌韦裤褶，手操弧矢，正立南面。举家出看，见了了。秀之扶杖视之。此人谓秀之曰：“仆来召君，君宜速装。”日出便不复见，积五十三日如此，秀之亡后便绝。（出《述异记》）

庾季随

庾季随，有节概，膂力绝人。宋元嘉中，得疾昼卧。有白气如云，出于室内，高五尺许。有顷，化为雄鸡，飞集别床。季随斫之，应手有声，形即灭，地血滂流。仍闻蛮姬哭声，但呼阿子，自远而来，径至血处。季随复斫，有物类猴，走出户

外，瞋目顾视季随，忽然不见。至晡，有二青衣小儿，直从门入，唱云：“庾季随杀官！”俄而有百余人，或黑衣，或朱衣，达屋，齐唤云：“庾季随杀官！”季随挥刀大呼，鬼皆走出灭形，还步忽投寺中。子勿失父所在，至寺，见父有鬼逐后，以皮囊收其气。数日遂亡。（出《述异记》）

申翼之

广陵盛道儿，元嘉十四年亡，托孤女于妇弟申翼之。服阕，翼之以其女嫁北卿严齐息，寒门也，丰其礼赂始成。道儿忽室中怒曰：“吾喘唾乏气，举门户以相托，如何昧利忘义。结婚微族！”翼大惶愧。（出《搜神记》）

王怀之

王怀之，元嘉二十年，丁母忧。葬毕，忽见 树上有姬，头戴大发，身服白罗裙，足不践柯，亭然虚立。还家叙述，其女遂得暴疾，面仍变作向树杪鬼状。乃与麝香服之，寻如常。世云，麝香辟恶，此其验也。（出《异苑》）

柳叔伦

宋孝武大明初，太尉柳叔伦，住故衡阳王故第。大明五年，忽见一脚迹，长二寸。伦有婢细辛，使取水浣衣，空中有物，

倾器倒水。伦拔刀呼婢，在侧闻有物行声，以刀斫之，觉有所中。以火照之，流血覆地。后二十日，婢病死。伦即移尸出外，明日觅尸，不知所在。（出《广古今五行记》）

刘 廓

宋沈攸之在镇，朱道珍尝为孱陵令，刘廓为荆州户曹，各相并居江陵，皆好围棋，日夜相就。道珍元徽三年六日亡，至数月，廓坐斋中，忽见一人，以书授廓云，朱孱陵书。题云：“每思棋聚，非意致阔。方有来缘，想能近顾。”廓读毕，失信所在，寝疾寻卒。（出《诸宫旧事》）

王 瑶

王瑶，宋大明三年，在都病亡。瑶亡后，有一鬼，细长黑色，袒著犊鼻褌，恒来其家。或歌啸，或学人语。常以糞秽投入食中，又于东邻庾家犯触人。不异王家时，庾语鬼：“以土石投我，了非所畏，若以钱见掷，此真见困。”鬼便以新钱数十，飞掷庾额。庾复言：“新钱不能令痛，唯畏乌钱耳。”鬼以乌钱掷之，前后六七过，合得百余钱。（出《述异记》）

王文明

王文明，宋太始末江安令。妻久病，女于外为母作粥，将

熟，变而为血。弃之更作。复如初。母寻亡。其后儿女在灵前哭，忽见其母卧灵床上，如平生，诸儿号戚，奄然而灭。文明先爱其妻所使婢，妊身将产。葬其妻日，使婢守屋，余人悉诣墓所。部伍始发，妻便入户打婢。其后诸女为父办食，杀鸡，割洗已竟，鸡忽跳起，轩道长鸣。文明寻卒，诸男相续丧亡。（出《述异记》）

夏侯文规

夏侯文规居京，亡后一年，见形还家，乘犊车，宾从数十人，自云北海太守。家设馔，见所饮食，当时皆尽，去后器满如故。家人号泣，文规曰：“勿哭，寻便来。”或一月或四五十日辄来，或停半日。其所将赤衣驹导，形皆短小，坐息篱间及厢屋中，不知文规当去时，家人每呼令起，玩习不为异物。文规有数岁孙，念之抱来，其左右鬼神抱取以进。此儿不堪鬼气，便绝，不复识之，文规索水噉之，乃醒。见庭中桃树，乃曰：“此桃我所种，子甚美好。”其妇曰：“人言亡者畏桃，君何为不畏？”答曰：“桃东南枝长二尺八寸，向日者憎之，或亦不畏。”见地有蒜壳，令拾去之，观其意，似憎蒜而畏桃也。（出《甄异录》）

卷第三百二十六 鬼十一

袁炳 费庆伯 刘朗之 长孙绍祖
刘导 刘氏 崔罗什 沈警

袁 炳

宋袁炳，字叔焕，陈郡人，秦始皇末，为临湘令。

亡后积年，友人司马逊，于将晓间如梦。见炳来，陈叙阔别，讯问安否。既而谓逊曰：“吾等平生立意着论，常言生为驰役，死为休息。今日始知，定不然矣。恒患在世为人，务驰求金币，共相赠遗。幽途此事，亦复如之。”逊问罪福应报，定实何如。炳曰：“如我旧见，与经教所说，不尽符同，将是圣人抑引之谈耳。如今所见，善恶大科，略不异也。然杀生故最为重禁，慎不可犯也。”逊曰：“卿此征相示，良不可言，当以语白尚书也。”炳曰：“甚善，亦请卿敬诣尚书。”时司空王僧虔为吏部，炳、逊世为其游宾，故及之。

往返可数百语，辞去。逊曰：“阔别之久，恒思少集。相值甚难，何不且住？”炳曰：“止暂来耳，不可得久留。且此辈语，不容得委悉。”揖别而去。

初炳来暗夜，逊亦了不觉所以，天明得睹见。炳既去，逊下床送之。始蹑履而还暗，见炳脚间有光，可尺许，亦得照其两足，余地犹皆暗云。（出《冥祥记》）

费庆伯

宋费庆伯者，孝建中，仕为州治中。假归至家，忽见三驹，皆赤帻，同来云：“官唤。”庆伯云：“才谒归，那得见召。且汝常黑帻，今何得皆赤帻也？”驹答云：“非此间官也。”庆后方知非生人，遂叩头祈之，三驹同词，因许回换，言：“却后四日，当更诣君。可办少酒食见待，慎勿泄也。”如期果至，云：“已得为力矣。”庆伯欣喜拜谢，躬设酒食，见鬼饮噉不异生人。临去曰：“哀君故尔，乞秘隐也。”庆伯妻性猜妬，谓伯云：“此必妖魅所罔也。”庆伯不得已，因具告其状。俄见向三驹，楚搯流血，怒而立于前曰：“君何相误也。”言讫，失所在。庆伯遂得暴疾，未旦而卒。（出《述异记》）

刘朗之

梁安成王在镇，以罗舍故宅，借录事刘朗之。尝见丈夫衣冠甚伟，敛衿而立，朗之惊问，忽然失之。未久，而朗之以罪见黜，时人谓君章有神。（出《述异记》）

长孙绍祖

长孙绍祖，常行陈蔡间。日暮，路侧有一人家，呼宿，房内闻弹箜篌声。窃于窗中窥之，见一少女，容态娴婉，明烛独处。绍祖微调之，女抚弦不辍。笑而歌曰：“宿昔相思苦，今

宵良会稀。欲持留客被，一愿抚君衣。”绍祖悦怿，直前抚慰。女亦欣然曰：“何处公子，横来相干。”因与会合，又谓绍祖曰：“昨夜好梦，今果有征。”屏风衾枕，率皆华整。左右有婢，仍命饌，颇有珍羞，而悉无味。又饮白醪酒，女曰：“猝值上客，不暇更营佳味。”才饮数杯，女复歌，歌曰：“星汉纵复斜，风霜悽已切。薄陈君不御，谁知思欲绝。”因前拥绍祖，呼婢撤烛共寝，仍以小婢配其苍头。将曙，女挥泪与别，赠以金缕小盒子：“无复后期，时可相念。”绍祖乘马出门百余步，顾视，乃一小坟也。怆然而去，其所赠合子，尘埃积中，非生人所用物也。（出《志怪录》）

刘 导

刘导，字仁成，沛国人，梁真简先生瓛三从侄。父騫，梁左卫率。导好学笃志，专勤经籍。慕晋关康曾隐京口，与同志李士炯同宴，于时秦江初霁，共叹金陵，皆伤兴废。俄闻松间数女子笑声，乃见一青衣女童，立导之前曰：“馆娃宫归路经此，闻君志道高闲，欲冀少留，愿垂顾盼。”语讫，二女已至。容质甚异，皆如仙者，衣红紫绢縠，馨香袭人，现年二十余。导与士炯，不觉起拜，谓曰：“人间下俗，何降神仙？”二女相视而笑曰：“住尔轻言，愿从容以陈幽抱。”导揖就席谓曰：“尘浊酒不可以进。”二女笑曰：“既来叙会，敢不同觞。”衣红绢者，西施也，谓导曰：“适自广陵渡江而至，殆不可堪，深愿思饮焉。”衣紫绢者，夷光也，谓导曰：“同官三妹，久旷深幽，与妾此行，盖谓君子。”导语夷光曰：“夫人之姊，固为导匹。”乃指士炯曰：“此夫人之偶也。”夷光大笑而熟

视之。西施曰：“李郎风仪，亦足相匹。”夷光曰：“阿妇夫容貌，岂得动人。”合座喧笑，俱起就寝。临晓请去，尚未天明。西施谓导曰：“妾本浣沙之女，吴王之姬，君固知之矣。为越所迁，妾落他人之手。吴王歿后，复居故国。今吴王已耄，不任妾等。夷光是越王之女，越昔贡吴王者。妾与夷光相爱，坐则同席，出则同车。今者之行，亦因缘会。”言讫惘然。导与士炯深感恨，闻京口晓钟，各执手曰：“后会无期。”西施以宝钿一只，留与导。夷光拆裙珠一双，亦赠士炯。言讫，共乘宝车，去如风雨，音犹在耳，顷刻不见。时梁武帝天监十一年七月也。（出《穷怪录》）

刘氏

梁武帝末年，有人姓刘，而不知名。于堂屋脊，见一物，面如狮子，两颊垂白毛，长尺许，手足如人，徐徐举一足。须臾不见，少时刘死。（出《广古今五行记》）

崔罗什

长白山西有夫人墓，魏孝昭之世，搜扬天下。清河崔罗什，弱冠有令望，被征诣州，道经于此。忽见朱门粉壁，楼阁相接。俄有一青衣出，语什曰：“女郎须见崔郎。”什恍然下马，两重门内，有一青衣，通问引前。什曰：“行李之中，忽重蒙厚命，素既不叙，无宜深入。”青衣曰：“女郎平陵刘府君之妻，侍中吴质之女，府君先行，故欲相见。”什遂前，什就床坐，

其女在户东坐，与什叙温凉。室内二婢秉烛，女呼一婢，令以玉夹膝置什前。什素有才藻，颇善讽咏，虽疑其非人，亦惬意好也。女曰：“比见崔郎息驾，庭树皆若吟啸，故入一叙玉颜。”什遂问曰：“魏帝与尊公书，称尊公为元城令，然否也？”女曰：“家君元城之日，妾生之岁。”什仍与论汉魏时事，悉与魏史符合，言多不能备载。什曰：“贵夫刘氏，愿告其名。”女曰：“狂夫刘孔才之第二子，名瑶，字仲璋。比有罪被摄，乃去不返。”什下床辞出，女曰：“从此十年，当更奉面。”什遂以玳瑁簪留之，女以指上玉环赠什。什上马行数十步，回顾，乃见一大冢。什屈历下，以为不祥，遂躬设斋，以环布施。天统末，什为王事所牵，筑河堤于桓家冢。遂于幕下，话斯事于济南奚叔布，因下泣曰：“今岁乃是十年，如何？”什在园中食杏，忽见一人云：“报女郎信。”俄即去，食一杏未尽而卒。十二为郡功曹，为州里推重，及死，无不伤叹。（出《酉阳杂俎》）

沈 警

沈警，字玄机，吴兴武康人。美风调，善吟咏，为梁东宫常侍，名著当时。每公卿宴集，必致骑邀之。语曰：“玄机在席，颠倒宾客。”其推重如此。后荆楚陷没，入周为上柱国，奉使秦陇，途过张女郎庙。旅行多以酒肴祈祷，警独酌水具祝词曰：“酌彼寒泉水，红芳掇岳谷。虽致之非遥，而荐之随俗。丹诚在此，神其感录。”既暮，宿传舍。凭轩望月，作《凤将雏含娇曲》。其词曰：“命啸无人啸，含娇何处娇。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怜宵。”又续为歌曰：“靡靡春风至，微微春露轻。

可惜关山月，还成无用明。”吟毕，闻帘外叹赏之声，复云：“闲宵岂虚掷，朗月岂无明。”音旨清婉，颇异于常。忽见一女子褰帘而入，拜云：“张女郎姊妹见使致意。”警异之，乃县衣冠，未离坐而二女已入，谓警曰：“跋涉山川，因劳动止。”警曰：“行役在途，春宵多感，聊因吟咏，稍遣旅愁。岂意女郎猥降仙驾。愿知伯仲。”二女郎相顾而微笑，大女郎谓警曰：“妾是女郎妹，适庐山夫人长男。”指小女郎云：“适衡山府君小子，并以生日，同觐大姊。属大姊今朝层城未旋，山中幽寂，良夜多怀，辄欲奉屈。无惮劳也。”遂携手出门，共登一輶駟车，驾六马，驰空而行。俄至一处，朱楼飞阁，备极焕丽。令警止一水阁，香气自外入内，帘幌多金缕翠羽，间以珠玑，光照满室。须臾，二女郎自阁后，冉冉而至。揖警就坐，又具酒肴。于是大女郎弹箜篌，小女郎援琴。为数弄，皆非人世所闻。警嗟赏良久，愿请琴写之。小女郎笑而谓警曰：“此是秦穆公、周灵王太子、神仙所制，不可传于人间。”警粗记数弄，不复敢访。及酒酣，大女郎歌曰：“人神相合兮后会难，邂逅相遇兮暂为欢。星汉移兮夜将阑，心未极兮且盘醒。”小女郎歌曰：“洞箫响兮风生流，清夜阑兮管弦道。长相思兮衡山曲，心断绝兮秦陇头。”又题曰：“陇上云车不复居，湘川斑竹泪沾余。谁念衡山烟雾里，空看雁足不传书。”警歌曰：“义熙曾历许多年，张硕凡得几时怜。何意今人不及昔，暂来相见更无缘。”二女郎相顾流涕，警亦下泪。小女郎谓警曰：“兰香姨、智琼姊，亦常怀此恨矣。”警见二郎歌咏极欢，而未知密契所在，警顾小女郎曰：“润玉，此人可念也。”良久，大女郎命履，与小女郎同出。及门，谓小女郎曰：“润玉可使伴沈郎寝。”警欣喜如不自得，遂携手入门，已见小婢前施卧具。小女郎执警手曰：“昔从二妃游湘川，见君子舜帝庙读相

王碑，此时想念颇切，不意今宵得谐宿愿。”警亦备记此事，执手款叙，不能自己。小婢丽质，前致词曰：“人神路隔，别促会赊。况姮娥妬人，不肯留照；织女无赖，已复斜河。寸阴几时，何劳烦琐。”遂掩户就寝，备极欢昵。将晓，小女郎起，谓警曰：“人神事异，无宜卜昼，大姊已在门首。”警于是抱持置于膝，共叙衷款。须臾，大女郎即复至前，相对流涕，不能自胜。

复置酒，警又歌曰：“直恁行人心不平，那宜万里阻关情。只今陇上分流水，更泛从来呜咽声。”警乃赠小女郎指环，小女郎赠警金合欢结。歌曰：“结心缠万缕，结缕几千回。结怨无穷极，结心终不开。”大女郎赠警瑶镜子，歌曰：“忆昔窥瑶镜，相望看明月。彼此俱照人，莫令光彩灭。”赠答极多，不能备记，粗忆数首而已。遂相与出门，复驾輶辇，送至下庙，乃执手呜咽而别。及至馆，怀中探得瑶镜金缕结。良久，乃言于主人，夜而失所在。时同侣咸怪警夜有异香。警后使回，至庙中，于神座后得一碧笺，乃是小女郎与警书。备叙离恨，书末有篇云：“飞书报沈郎，寻已到衡阳。若存金石契，风月两相望。”从此遂绝矣。（出《异闻录》）

卷第三百二十七 鬼十二

崔子武 马道猷 顾总 邢鸾 肖摩侯
道人法力 肖思遇 任胄 董寿之 樊孝谦
李文府 史万岁 房玄龄 魏征 唐俭

崔子武

齐崔子武幼时，宿于外祖扬州刺史赵郡李宪家。夜梦一女子，姿色甚丽，自谓云龙王女，愿与崔郎私好。子武悦之，牵其衣裾，微有裂绽。未晓告辞，结带而别。

至明，往山祠中观之，傍有画女，容状即梦中见者，裂裾结带犹在。子武自是通梦，恍惚成疾。后逢医禁之，乃绝。（出《三国典略》）

马道猷

南齐马道猷为尚书令史，永明元年，坐省中，忽见鬼满前，而傍人不见。

须臾两鬼入其耳中，推出魂，魂落屐上。指以示人：“诸君见否？”旁人并不见。问魂形状云何，道猷曰：“魂正似虾蟆。”云：“必无活理，鬼今犹在耳中。”视其耳皆肿，明日便死。（出《述异记》）

顾 总

梁天监元年，武昌小吏顾，性昏憨，不任事。数为县令鞭朴，尝郁郁怀愤，因逃墟墓之间，彷徨惆怅，不知所适。忽有二黄衣，顾见总曰：“刘君颇憶畴日周旋耶？”总曰：“敝宗乃顾氏，先未曾面清颜，何有周旋之问？”二人曰：“仆王粲、徐干也，足下前生是刘禎，为坤明侍中，以纳赂金，谪为小吏。公当自知矣。然公言辞历历，犹见记事音旨。”因出袖中轴书示之曰：“此君集也，当谛视之。”总试省览。乃了然明悟，便觉文思坌涌。其集人多有本，唯卒后数篇记得。诗一章题云《从驾游幽丽宫，却忆平生西园文会，因寄地文府正郎蔡伯喈》诗曰：“在汉绳纲绪，溟渎多腾湍。煌煌魏英祖，拯溺静波澜。天纪已垂定，邦人亦保完。大开相公府，掇拾尽幽兰。始从众君子，日侍贤王欢。文皇在春宫，蒸孝踰问安。监抚多余暇，园圃恣游观。未臣戴簪笔，翊圣从和銮。月出行殿凉，珍木清露团。天文信辉丽，铿锵振琅干。被命仰为和，顾已试所难。弱质不自持，危脆朽菱残。岂意十余年，陵寝梧楸寒。今来坤明国，再顾簪蝉冠。侍游于离宫，足躡浮云端。却想西园时，生死暂悲酸。君昔汉公卿，未央冠群贤。倘若念平生，览此同怆然。”其余七篇，传者失本。王粲谓总曰：“吾本短小，无何娶乐进女。女似其父，短小尤甚。自别君后，改娶刘荆州女，寻生一子。荆州与字翁奴，今年十八，长七尺三寸。所恨未得参丈人也。当渠年十一，与予同览镜。予谓之曰：‘汝首魁梧于予。’渠立应予曰：‘防风骨节专车，不如白起头小而锐。’予又谓曰：‘汝长大当为将。’又应予曰：‘仲尼三尺童子，羞言霸道。况承大人严训，敢措意于斫刺乎。’予知其了了过

人矣。不知足下生来，有郎娘否？”良久沈思，稍如相识，因曰：“二君既是总友人，何计可脱小吏之厄？”徐干曰：“君但执前集，诉于县宰则脱矣。”总又问：“坤明是何国？”干曰：“魏武开国邺地也。公昔为其国侍中，遽忘耶？”公在坤明家累，悉无恙。贤小娇羞娘，有一篇《奉忆》，昨者已诵似丈人矣。诗曰：“忆爷爷，抛女不归家。不作侍中为小吏，就他辛苦弃荣华。愿爷相念早相见，与儿买李市甘瓜。””诵讫，总不觉涕泗交下，因为一章《寄娇羞娘》云：“忆儿貌。念儿心。望儿不见泪沾襟，时移世异难相见。弃谢此生当重寻。”既而王粲、徐干与总殷勤叙别，乃遗刘桢集五卷。见县令，具陈其事。令见桢集后诗，惊曰：“不可使刘公干为小吏。”既解遣，以宾礼侍之。后不知总所在，集亦寻失。时人勸子弟，皆曰：“死刘桢犹庇得生顾总，可不修进哉。”（出《玄怪录》）

邢 鸾

后魏洛阳永和里，汉太师董卓之宅也。里南北皆有池，卓之所造，水冬夏不竭。里中太傅录尚书长孙稚，尚书右仆射郭祚，吏部尚书邢鸾，廷尉卿元洪超，卫尉卿许伯桃，凉州刺史尉成兴等六宅，皆高门华屋，斋馆敞丽，楸槐荫途，桐杨夹植。当世名为贵里。

掘此地，辄得金玉宝玩之物。时邢鸾家，常掘得丹砂及钱数十万，铭云：“董太师之物。”

后卓夜中随鸾索此物，鸾不与之，终年而鸾卒。（出《洛阳伽蓝记》）

肖摩侯

后魏胡太后末年，泽州田参军肖摩侯家人，浣一黄衫，晒之庭树，日暮忘收。夜半，摩侯家起出，见此衣为风所动，仿佛类人。谓是窃盗，持刀往击，就视乃是衣。自此之后，内外恐惧。更数日，忽有二十骑，尽为戎服，直造其家，扬旗举杖，往来掩袭。前后六七处。家人惶惧，不知何方御之。有一人云，按药方，烧羴羊角，妖自绝。即于屠肆得之，遂烧此等。后来至，掩鼻曰：“此家不知烧何物，臭秽如此！”翻然回，自此便绝。（出《五行记》）

道人法力

广州显明寺道人法力，向晨诣厕，于户中见一鬼，状若昆仑，两目尽黄，裸身无衣。法力素有臂力，便缚着堂柱，以杖鞭之，终无声。乃以铁锁缚之，观其能变去否，日已昏暗，失鬼所在。

肖思遇

肖思遇，梁武帝从侄孙。父恚，为侯景所杀。思遇以父遭害，不乐仕进。常慕道，有翼神人，故名思遇而字望明，言望遇神明也。居虎丘东山，性简静，爱琴书。每松风之夜，罢琴长啸，一山楼宇皆惊。常雨中坐石酣歌。忽闻扣柴门者，思遇

心疑有异，命侍者遥问。乃应曰：“不须问。”但言雨中从浣溪来。及侍童开户，见一美女，二青衣女奴从之，并神仙之容。思遇加山人之服，以礼见之，曰：“适闻夫人云，从浣溪来。雨中道远，不知所乘何车耶？”女曰：“闻先生心怀异道，以简洁为心，不用车舆，乘风而至。”思遇曰：“若浣溪来，得非西施乎？”女回顾二童而笑，复问：“先生何以知之？”思遇曰：“不必虑怀，应就寝耳。”及天晚将别，女以金钏子一只留诀。思遇称“无物叙情”，又曰：“但有此心不忘。”夫人曰：“此最珍奇。”思遇曰：“夫人此去，何时来？”女乃掩涕曰：“未敢有期，空劳情意。”思遇亦怆然。言讫，遂乘风而去。须臾不见，唯闻香气犹在寝室。时陈文帝天嘉元年二月二日也。（出《博物志》）

任 胄

东魏丞相司马任胄，谋杀高欢，事泄伏诛，其家未之知。家内忽见其头在饭甑上，相召看之，少顷，失所在。俄知被戮。（出《三国典略》）

董寿之

北齐董寿之被诛，其家尚未之知。其妻夜坐，忽见寿之居其侧，叹息不已。妻问夜间何得而归，寿都不应答。有顷出门，绕鸡笼而行，笼中鸡惊叫。其妻疑有异，持火出户视之，见其血数斗，而寿失所在。遂以告姑，因与大小号哭，知有变。及

晨，果得死闻。（出《续搜神记》）

樊孝谦

北齐樊孝谦，少有才名。年二十二，答秀才策，累迁至员外散骑侍郎。尝于其门首，观贵人葬车，揖方相而别。

是后周年，至此葬日，有人扣门。孝谦出视，乃见所揖方相。门首立云：“君去年此日，共我语否。”孝谦惊倒。须臾便卒。

贞观初，崔信明为洋州，与县丞向瓘无二说。（出《五行记》）

李文府

隋文帝开皇初，安定李文府，住邺都石桥坊。

曾夜置酒瓶于床下。半夜觉，忽闻瓶倒漏酒声，使婢看之，酒瓶不倒，盖塞如旧。须臾，复闻有物嗒水声，索火照看，屋内静无所见。灭烛下关，未睡，似有以手指斫其膝。至三，文府起扞之，又无所得。乃拔刀四面挥之，即闻有声如飞蝉曳响，冲而出。文府后仕兖州须昌县丞，至开皇八年，见州故录事孔瓚，即须昌人，先亡。忽白日至文府厅前再拜，文府惊问何为，云：“太山府君选好人，瓚以公明干，则相荐举。”文府忧惶叩头。瓚良久云：“今更为方便，慎勿漏言。”

至十年，自说之，说讫，便觉不快，须臾而死。（出《五行记》）

史万岁

长安待贤坊，隋北领军大将军史万岁宅。其宅初常有鬼怪，居者则死，万岁不信，因即居之。

夜见人衣冠甚伟，来就万岁。万岁问其由，鬼曰：“我汉将军樊哙，墓近君居厕，常苦秽恶。幸移他所，必当厚报。”万岁许诺。因责杀生人所由，鬼曰：“各自怖而死，非我杀也。”及掘得骸骨，因为改葬。后夜又来谢曰：“君当为将，吾必助君。”

后万岁为隋将，每遇贼，便觉鬼兵助己，战必大捷。（出《两京记》）

房玄龄

房玄龄、杜如晦微时，尝自周偕之秦，宿敷水店。适有酒肉，夜深对食。忽见两黑毛手出于灯下，若有所请，乃各以一炙置手中。有顷复出，若掬，又各斟酒与之，遂不复见。

食讫，背灯就寝，至二更，闻街中有连呼王文昂者，忽闻一人应于灯下。

呼者乃曰：“正东二十里，村人有筵神者，酒食甚丰，汝能去否？”对曰：“吾已醉饱于酒肉，有公事，去不得。劳君相召。”呼者曰：“汝终日饥困，何有酒肉。本非吏人，安得公事。何妄语也？”对曰：“吾被累吏差直二相，蒙赐酒肉，故不得去。若常时闻命，即子行吾走矣。”呼者谢而去。（出《续玄怪录》）

魏 征

郑国公魏征，少时好道学，不信鬼神。尝访道至恒山，将及山下，忽大风雪，天地昏暗，不能进。忽有道士，策青竹杖，悬《黄庭经》。亦至路次。谓征曰：“何之？”征曰：“访道来此，为风雪所阻。”道士曰：“去此一二里，予家也，可一宿会语乎？”征许之，遂同行，至一宅，外甚荒凉，内即雕刻。延征于深阁，对灯火而坐，进以美酒嘉肴。从容论道，词理博辨，征不能屈。临曙，道士言及鬼神之事，征切言不能侵正直也。道士曰：“子之所奉者仙道也，何全诬鬼神乎？有天地来有鬼神，夫道高则鬼神妖怪必伏之；若奉道自未高，则鬼神妖怪，反可致之也。何轻之哉？”征不答，及平旦，道士复命酒以送征，仍附一筒，达恒山中隐士。征既行，寻山路，回顾宿处，乃一大冢耳。探其筒，题云：“寄上恒山神佐。”征恶之，投于地，其筒化一鼠而走，征自此稍信鬼神。（出《潇湘录》）

唐 俭

唐俭少时，乘驴将适吴楚。过洛城，渴甚，见路旁一小室，有妇人年二十余，向明缝衣，投之乞浆，则缝袜也。遂问别室取浆，郎渴甚，为求之。逡巡，持一盂至。俭视其室内，无厨灶，及还而问曰：“夫人之居，何不置火？”曰：“贫无以炊，侧近求食耳。”言既，复缝袜，意绪甚忙。又问何故急速也，曰：“妾之夫薛良，贫贩者也，事事十余年矣。未尝一归侍舅姑，明早郎来迎，故忙耳。”俭微挑之，拒不答，俭愧谢之，

遗饼两轴而去。行十余里，忽记所要书有忘之者，归洛取之，明晨复至此，将出都，为涂刍之阻。问何人，对曰：“货师薛良之柩也。”骇其姓名，乃昨妇人之夫也，遂问所在，曰：“良婚五年而妻死，葬故城中。又五年而良死，良兄发其柩，将祔先茔耳。”俭随观焉，至其殡所，是求水之处。俄而启殡，棺上有饼两轴，新袜一双。俭悲而异之，遂东去。舟次扬州禅智寺东南，有士子二人，各领徒，相去百余步，发故殡者。一人惊叹久之，其徒往往聚笑。一人执锺，碎其柩而骂之。俭遂造之，叹者曰：“璋姓韦，前太湖令，此发者，璋之亡子。窆十年矣，适开易其棺，棺中丧其履，而有妇人履一只。彼乃裴冀，前江都尉，其发者爱姬也。平生龙之，裴到任二年而卒，葬于此一年。今秩满将归，不忍弃去，将还于洛。既开棺，丧其一履，而有丈夫履一只。两处互惊，取合之，彼此成对。盖吾不肖子淫于彼，往复无常，遂遗之耳。”俭闻言，登舟静思之曰：“货师之妻死五年，犹有事舅姑之心。逾宠之姬，死尚如此，生复何望哉。士君子可溺于此辈而薄其妻也？”（出《续玄怪录》）

卷第三百二十八 鬼十三

慕容垂 李勣女 解裯人 漕店人
张琮 刘门奴 阎庚 明崇俨 王怀智
沙门英禅师 陈导 王志 巴峡人 陆余庆

慕容垂

唐太宗征辽，行至定州，路侧有一鬼，衣黄衣，立高冢上，神采特异。太宗遣使问之，答曰：“我昔胜君昔，君今胜我今。荣华各异代，何用苦追寻。”言讫不见，问之，乃慕容垂墓。（出《灵怪集》）

李勣女

贞观元年，李勣爱女卒，葬北邙，使家僮庐于墓侧。一日，女子忽诣家僮曰：“我本不死，被大树之神窃我。今值其神出朝西岳，故得便奔出。知尔在此，是以来。我已离父母，复有此辱耻，不可归。幸你匿我，我能以致富报尔。”家僮骇愕，良久乃许，遂别置一室。其女或朝出暮至，或夜出晓来，行步如风。一月后，忽携黄金十斤以赐，家僮受之。出卖数两，乃民家所失，主者执家僮以告。洛阳令推穷其由，家僮具述此事，及追取，此女已失，其余金尽化为黄石焉。（出《孙相录》）

解袱人

江南有数人行船，见岸上两人，与船并行数里。岸上人云：“暂寄歇息。”船人许之。怪其跳踉上船，其疾如风。

须臾，两人云：“暂至村，各有小袱，且寄船上，慎勿开也。”殷勤戒之，两人去后，船中一人解袱共看。每袱有五百贴子，似纸，非篆隶，并不可识。共惊，还结如故。

俄顷二人回，云：“开讫，何因讳？”乃捉解袱人云：“是此人解。”遂掷解袱上岸，如掷婴儿。又于村中取人，拥之而去。

经数日，一人欲放解袱者，一人不许，曰：“会遣一二年受辛苦。”乃解至富人家。其人家有好马，恒于庭中置槽，自看饮饲。此时已夜，堂门闭，欲取富人无由。一人云：“此人爱马，解马放，即应开门出。”如言，富人果出。一人提之，应手即死。取得富人，遂弃解袱人而去。此家忙惧，唯见此人在，即共殴。缚之送县，以解袱等事为辞。州县不信，遂断死，此人自雪无由，久禁乃出。（出《异闻录》）

漕店人

贞观中，长安城西漕店人，葬父母，凶具甚华。一二年后，忽见亡弟来，容貌憔悴。言为兄厚葬父母之故，被差为林皋驿马，只承困苦不堪，故来请兄代。兄大惊惧，更多与纸钱，遣努力且作。其后数月，又见弟来云，只承不济，兄遂不免去，其兄应时而卒。（出《异闻录》）

张琮

永徽初，张琮为南阳令。寝阁中，闻阶前竹有呻吟之声，就视则无所见。如此数夜，怪之，乃祝曰：“有神灵者，当相语。”其夜，忽有一人从竹中出，形甚弊陋，前自陈曰：“朱粲之乱，某在兵中，为粲所杀。尸骸正在明府阁前，一目为竹根所损，不堪楚痛。以明府仁明，故辄投告。幸见移葬，敢忘厚恩。”令谓曰：“如是何不早相闻。”乃许之。明日，为具棺槨，使掘之，果得一尸，竹根贯其左目。仍加时服，改葬城外。其后令笞杀一乡老，其家将复仇，谋须令夜出，乃要杀之。俄而城中失火，延烧十余家，令将出按行之。乃见前鬼遮令马曰：“明府深夜何所之，将有异谋。”令问为谁，曰：“前时得罪于明府者。”令乃复入。明日，掩捕其家，问之皆验，遂穷治之。夜更祭其墓，刻石铭于前曰：“身殉国难，死不忘忠。烈烈贞魂，实为鬼雄。”（出《广异记》）

刘门奴

高宗营大明宫，宣政殿始成，每夜，闻数十骑行殿左右，殿中宿卫者皆见焉，衣马甚洁。如此十余日，高宗乃使术者刘门奴问其故，对曰：“我汉楚王戊之太子也。”门奴诘问之：“案《汉书》，楚王与七国谋反，汉兵诛之，夷宗灭族，安有遗嗣乎？”答曰：“王起兵时，留吾在长安。及王诛后，天子念我，置而不杀，养于宫中。后以病死，葬于此。天子怜我，殓以玉鱼一双，今在正殿东北角。史臣遗略，是以不见于书。”

门奴曰：“今皇帝在此，汝何敢庭中扰扰乎？”对曰：“此是我故宅，今既在天子宫中，动出颇见拘限，甚不乐。乞改葬我于高敞美地，诚所望也。慎无夺我玉鱼。”门奴奏之，帝命改葬。发其处，果得古坟，棺已朽腐，旁有玉鱼一双，制甚精巧。乃敕易棺槨，以礼葬之于苑外，并以玉鱼随之。于此遂绝。（出《广异记》）

阎 庚

张仁亶，幼时贫乏，恒在东都北市寓居。有阎庚者，马牙荀子之子也，好善自喜。慕仁亶之德，恒窃父资，以给其衣食，亦累年矣。荀子每怒庚云：“汝商贩之流，彼才学之士，于汝何有，而破产以奉？”仁亶闻其辞，谓庚曰：“坐我累君，今将适诣白鹿山。所劳相资，不敢忘也。”庚久为仁亶胥附之友，心不忍别，谓仁亶曰：“方愿志学，今欲皆行。”仁亶奇有志，许焉。庚乃私备驴马粮食同去。六日至陈留，宿逆旅。仁亶舍其内房，房内有床。久之，一客后至，坐于床所。仁亶见其视瞻非凡，谓庚自外持壶酒至。仁亶以酒先属客，客不敢受，固属之，因与合饮。酒酣欢甚，乃同房而宿。中夕，相问行李，客答曰：“吾非人，乃地曹耳。地府令主河北婚姻，绊男女脚。”仁亶开视其衣装，见袋中细绳，方信焉。因求问己荣位年寿，鬼言：“亶年八十余，位极人臣。”复问庚，鬼云：“庚命贫，无位禄。”仁亶问何以致之，鬼云：“或绊得佳女，配之有相，当能得耳。今河北去白鹿山百余里，有一村中王老女，相极贵。顷已绊与人讫，当相为，解彼绊此，以成阎侯也。第速行，欲至其村，当有大雨濡湿，以此为信。”因诀去。仁亶与庚，行

六七日，至村，遇大雨，衣装湿汗。乃至村西，求王氏舍焉。款门，久之方出，谢客云：“家有小不得意，所以迟迟，无讶也。”仁亶问其故，云：“已唯一女，先许适西村张家。今日纳财，非意单寡，此乃相轻之义。已罢婚矣。”仁亶等相顾微哂，留数日。主人极欢，仁亶乃云：“閤侯是已外弟，盛年志学，未结婚姻。”主人辞以田舍家，然有喜色。仁亶固求，方许焉。以马驴及他贲为贲，当日成亲毕，留閤侯止王氏，仁亶独往，主人赠送之。其后数年，仁亶迁侍御史、并州长史、御史大夫知政事，后庚累遇提挈，竟至一州。（出《广异记》）

明崇俨

唐正谏大夫明崇俨，少时，父为县令。县之门卒有道术，俨求教。教以见鬼方，兼役使之法。遗书两卷，俨阅之，书人名也。俨于野外独处，按而呼之，皆应曰：“唯。”见数百人。于是每须役使，则呼其名，无不立至者。俨尝行，见名流合祔二亲者，輒已出郊，俨随而行，召其家人谓曰：“汝主君合葬二亲乎？”曰：“然。”曰：“汝取灵柩，得无误发他人冢乎？”曰：“无。”俨曰：“吾前见紫车，后有夫人，年五十余，长大名家妇也。而后有一鬼，年甚壮，寡发弊衣，距跃大喜，而随夫人。夫人泣而怒曰：‘合葬何谓也？’汝试以吾言白汝主君，云明正谏有言如此。”祔亲者闻之，大惊，泣而谓俨曰：“吾幼失父，昨迁葬，决老竖取之，不知乃误如此。”崇俨乃与至发墓所，命开近西境，按铭记，果得之。乃弃他人之骨，而祔其先人。俨在内言事，及人间厌胜至多，备述人口，故不繁述。（出《纪闻》）

王怀智

唐坊州人上柱国王怀智，显庆初年。其母孙氏，及弟怀善、怀表并存。至四年六月，雍州高陵，有一人失其姓名，死经七日，背上已烂而苏，云：“在地下见怀智，见任太山录事。”遣此人执笔，口授为书，谓之曰：“汝虽合死，今方便放汝归家，宜为我持此书至坊州。访我家，白我母云：‘怀智今为太山录事，幸蒙安太。但家中曾贷寺家木作门，此既功德物，早偿之。怀善将死，不合久住。速作经像求助，不然，恐无济理。’”此人既苏，即赍书特送其舍。所谓家事，无不暗合。至三日，怀善暴死。合州道俗闻者，莫不增修功德。鄜州人勋卫侯智纯说之。（出《法苑珠林》）

沙门英禅师

唐法海寺沙门英禅师，具言每见鬼，寺主沙门惠兰，怪而问焉。英曰：“向秦庄襄王遣人传语：‘饥虚甚，以师大慈，又自有所见，从者二百许人，勿辞劳费也。’吾也报云：‘后日晓时书来，专相候待。’”惠兰便备酒脯之类。至时秦王果来，侍从甚众，贵贱罗列，坐食甚急，谓英曰：“弟子不食八十年矣。”英问其故，答曰：“吾生时未有佛法，地下见责功德，吾但以放生矜恤茆孤应之。以福薄，受罪未了。受此一餐，更四十年。方便得食。”因指坐上人云：“是陈轸，多为虚诈。”又指二人云：“是白起、王翦，为杀人多，受罪亦未了。”英曰：“王何不从人索食，而自受饥窘也。”答曰：“慈心少，

且余人又不相见。吾贵人，不可妄作祸祟，所以然也。”因指酒脯曰：“寺主将来耶？深耽愧。”临去时，谓英曰：“甚愧禅师，弟子有物在，当相送。城东门通化外尖冢，是弟子墓。时人不知，妄云吕不韦冢耳。”英曰：“往赤眉贼发掘，何得更有物在？”鬼曰：“贼将龕物去，细者深，贼取不得。见在。”英曰：“贫道出家，无用物处，必莫将来。”言讫谢去。（出《两京记》）

陈 导

唐陈导者，豫章人也，以商贾为业。龙朔中，乃泛舟之楚，夜泊江浦，见一舟溯流而来，亦宿于此。导乃移舟近之，见一人厖眉大鼻如吏，在舟检勘文书，从者三五人。导以同旅相值，因问之曰：“君子何往？幸喜同宿此浦。”厖眉人曰：“某以公事到楚，幸此相遇。”导乃邀过船中，厖眉亦随之。导备酒馔，饮经数巡，导乃问以姓氏，厖眉人曰：“某姓司徒，名弁。被差至楚，已来充使。”导又问曰：“所主何公事也？”弁曰：“公不宜见问。君子此行，慎勿以楚为意，愿适他土耳。”导曰：“何也？”弁曰：“吾非人也，冥司使者。”导惊曰：“何故不得之楚？”弁曰：“吾往楚行灾，君亦其人也。感君之惠，故相报耳。然君须以钱物计会，方免斯难。”导恳苦求之，弁曰：“但俟我从楚回，君可备婚钱一二万相贐，当免君家。”导许诺，告谢而别。是岁果荆楚大火，延烧数万家，荡无子遗。导自别弁后，以忧虑系怀，及移舟而返，既至豫章，弁亦至矣。导以慳鄙为性，托以他事未办所许钱，使者怒，乃命从者持书一缄与导。导开读未终，而宅内掀然火起，凡所财

物悉尽。是夕无损他室，仅烧导家。弁亦不见，盖以导慳嗇负前约而致之也。（出《集异记》）

王 志

唐显庆三年，岐州人王志，任益州县令，考满还乡。

有女美，未嫁道亡，停县州寺中累月。寺中先有学生停一房，夜初见此女来，妆饰华丽，欲伸繾綣，学生纳之。

相知经月，此女赠生一铜镜，巾栉各一。令欲上道，女与生密共辞别。

家人求此物不得，令遗巡房求索，于生房得之。令遗左右缚此生，以为私盗。学生诉其事，非唯得此物，兼留上下二衣。令遗人开棺验之，果无此衣。

既见此征，于是释之。问其乡里，乃岐州人，因从父南任，父母俱亡，游诸州学问，不久当还。令给衣马装束同归，以为女夫，怜爱甚重。（出《法苑珠林》）

巴 峡 人

调露年中，有人行于巴峡。

夜泊舟，忽闻有人朗咏诗曰：“秋逢填黄叶，寒摧露草根。猿声一叫断，客泪数重痕。”其音甚厉，激昂而悲。如是通霄，凡吟数十遍。

初闻，以为舟行者未之寝也，晓访之而更无舟船，但空山石泉，谿谷幽绝，咏诗处有人骨一具。（出《纪闻》）

陆余庆

陆余庆，吴郡人，进士擢第。累授长城尉，拜员外监察。久视中，迁凤阁舍人，历陕州刺史、洛州长史、大理寺少府监。主睿宗辔车不精，出授沂州刺史。余庆少时，尝冬日于徐亳间夜行，左右以囊橐前行，余庆缓辔蹠之。寒甚，会群鬼环火而坐，庆以为人，驰而遂下就火。讶火焰炽而不煖，庆谓之曰：“火何冷，为我脱靴。”群鬼但俯而笑，不应。庆顾视之，郡鬼悉有面衣。庆惊，策马避之，竟无患。其旁居人谓庆曰：“此处有鬼为祟，遭之者多毙。郎君竟无所惊惧，必福助也。当富贵矣！”（出《御史台记》）

卷第三百二十九 鬼十四

夏文荣 张希望 郑从简 房颖叔 刘讽
相州刺史 王湛 狄仁杰 李皓 张守珪 杨瑒

夏文荣

周长安年初，前遂州长江县丞夏文荣，时人以为判冥事。张鷟时为御史，出为处州司仓，替归，往问焉。荣以杖画地作柳字，曰：“君当为此州。”至后果除柳州司户，后改德州平昌令。荣尅时日，晷漏无差。

又苏州嘉兴令杨廷玉，则天之表侄也，贪猥无厌，著词曰：“回波尔时廷玉，打獠取钱未足。阿姑婆见作天子，旁人不得抵触。”差摄御史康豈推，奏断死。时母在都，见夏文荣。荣索一千张白纸，一千张黄纸，为廷玉禱。后十日来，母如其言。荣曰：“且免死矣，后十日内有进止。”果六日有敕：“杨廷玉奉养老母残年。”

又天官令史柳无忌造荣，荣书卫汉郴字曰：“卫多不成，汉郴二州，交加不定。”后果唱卫州录事，关重，即唱汉州录事。时鸾台凤阁令史进状，诉天官注拟不平。则天责侍郎崔玄暉，暉奏：“臣注官极平。”则天曰：“若尔，吏部令史官共鸾台凤阁交换。”遂以无忌为郴州平阳主簿，鸾台令史为汉州录事焉。（出《朝野僉载》）

张希望

周司礼卿张希望，移旧居改造。见鬼人冯毅见之曰：“当新厩下，有一伏尸，极怒，公可避之。”望笑曰：“吾少长已来，未曾信如事，公勿言。”后月余，毅入，见鬼持弓矢，随希望后。适及阶，鬼引弓射中肩膊，希望觉背痛，以手抚之，其日卒。（出《志怪》）

郑从简

周左司员外郎郑从简，所居厅事常不宁，令巫者视之，曰：“有伏尸，姓宗，妻姓寇，在厅基之下。”使问之曰：“君坐我门上，我出入常值君，君自不嘉，非我之为也。”掘地三尺，果得旧骸，有铭如其言。移出改葬，于是遂绝。（出《朝野僉载》）

房颖叔

周地官郎中房颖叔，除天官侍郎。
明日欲上，其夜，有厨子王老，夜半起。忽闻外有人唤云：“王老不须起，房侍郎不上。后三日，李侍郎上。”王老却卧至晓，房果病，两日而卒。所司奏状下，即除李迥秀为侍郎，其日谢，即上。王老以其言问诸人，皆云不知，方悟是神明所告也。（出《朝野僉载》）

刘 讽

文明年，竟陵掾刘讽，夜投夷陵空馆。月明不寝，忽有一女郎西轩至，仪质温丽，缓歌闲步，徐徐至中轩。回命青衣曰：“紫绶取西堂花茵来，兼屈刘家六姨姨、十四舅母、南邻翘翘小娘子，并将溢奴来。”传语道：“此间好风月，足得游乐。弹琴咏诗，大是好事。虽有竟陵判司，此人已睡，明月下不足回避也。”未几而三女郎至，一孩儿，色皆绝国。紫绶铺花茵于庭中，揖让班坐。坐中设犀角酒樽，象牙杓，绿罽花觥，白琉璃盏。醪醴馨香。远闻空际。女郎谈谑歌咏，音词清婉。一女郎为录，一女郎为明府，举觞酌酒曰：“惟愿三姨寿等祁山，六姨姨与三姨婆等，刘姨夫得太山府虬成判官，翘翘小娘子嫁得朱余国太子，溢奴便作朱余国宰相。某三四女伴，嚶嫁地府司文舍人。不然，嫁得平等王郎君六郎子七郎子，则平生望足矣。”一时皆笑曰：“须与蔡家娘子赏口。”翘翘时为录事，独下一筹，罚蔡家娘子曰：“刘姨夫才貌温茂，何故不与他五道主使，空称虬成判官，怕刘姨姨不欢。请吃一盏。”蔡家娘子即持杯曰：“诚知被罚。直缘姨夫大年老昏暗，恐看五道黄纸文书不得，误大神伯公事。饮亦何伤。”于是众女郎皆笑倒。又一女郎起，传口令，仍抽一翠簪。急说，传翠簪过令，不通即罚。令曰：“鸾老头脑好，好头脑鸾老。”传说数巡，因令翠绶下坐，使说令。翠绶素吃讷，令至，但称“鸾老鸾老”。女郎皆大笑曰：“昔贺若弼弄长孙鸾侍郎，以其年老口吃，又无发，故造此令。”三更后，皆弹琴击筑，更唱迭和。歌曰：“明月秋风，良宵会同。星河易翻，欢娱不终。绿樽翠杓，为君斟酌。今夕不饮，何时欢乐。”又歌曰：“杨柳杨柳，袅袅

随风急。西楼美人春梦长，繡帘斜卷千条入。”

又歌曰：“玉口金缸，愿陪君主。邯郸宫中，金石丝簧。卫女秦娥，左右成行。绮縠缤纷，翠眉红妆。王欢顾盼，为王歌舞。愿得君欢，常无灾苦。”

歌竟，已是四更，即有一黄衫人，头有角，仪貌甚伟，走入拜曰：“婆提王命娘子速来。”女郎等皆起而受命，即传语曰：“不知王见召，适相与望月至此，敢不奔赴！”因命青衣收拾盘筵。讽因大声嚏咳，视庭中无复一物。

明旦，拾得翠钗数双，将以示人，不知是何物也。（出《玄怪录》）

相州刺史

唐王道坚为相州刺史，州人造板籍，毕则失之。后于州室梁间散得之，籍皆中截为短卷，遂不用矣，弃之。又有李使君在州，明早将祀社，夜洁斋，卧于厅事。梦其父母尽来迎己，觉而恶之，具告其妻。因疾，数日卒。

朱希玉为刺史，宅西院恒闭之，希玉退衙，忽一人紫服，戴高鬘，乘马直入，二苍头亦乘导之，至阁乃下。直吏以为亲姻家通信也，从而视之。其人正服徐行，直入中院，院门为之开，入已复闭。乃索苍头及马，皆无之。走白希玉，希玉命开中院，但见四周除扫甚洁，帐幄围匝，施设粲然，华筵广座，馔饌穷极水陆，数十人食具器物，尽金银也。希玉见之大惊，乃酌酒酹之以祈福。

遂出，闭其门。明日更开，则如旧矣。室宇封闭，草蔓荒凉，二年而希玉卒。（出《纪闻》）

王 湛

王湛判冥事，初叔玄式，任荆州富阳令，取部内人吴实钱一百贯。后诬以他事，决杀之以灭口。式带别优，并有上下考，五选不得官。

以问，湛白为叔检之。经宿曰：“叔前任富阳令日，合有负心事。其案见在，冥司判云：‘杀人之罪，身后科罚。取钱一百贯，当折四年禄。’”叔曰：“诚有此事，吾之罪也。”（出《朝野僉载》）

狄仁杰

则天时，狄仁杰为宁州刺史。其宅素凶，先时刺史死者十余辈。杰初至，吏白官舍久凶，先后无敢居者。且榛荒棘毁，已不可居，请舍他所。杰曰：“刺史不舍本宅，何别舍乎？”命去封锁葺治，居之不疑。

数夕，诡怪奇异，不可胜纪。杰怒谓曰：“吾是刺史，此即吾宅。汝曲吾直，何为不识分理，反乃以邪忤正。汝若是神，速听明教；若是鬼魅，何敢相干！吾无惧汝之心，徒为千变万化耳。必理要相见，何不以礼出耶？”

斯须，有一人具衣冠而前曰：“某是某朝官，葬堂阶西树下，体魄为树根所穿，楚痛不堪忍。顷前数公，多欲自陈，其人辄死。幽途不达，以至于今。使君诚能改葬，何敢迁延于此！”言讫不见。

明日，杰令发之，果如其言，乃为改葬，自此绝也。（出《广异记》。）

李 皓

唐兵部尚书李皓，时之正人也。开元初，有妇人诣皓，容貌风流，言语学识，为时第一，皓不敢受。会太常卿姜皎至，皓以妇人与之。皎大会公卿，妇人自云善相。见张说曰：“宰臣之相。”遂相诸公卿，言无不中。谓皎曰：“君虽有相，然不得寿终。”酒阑，皎狎之于别室。媚言遍至，将及其私。公卿迭往窥睹，时皓在座，最后往视。妇人于是啾然有声，皎惊堕地。取火照之，见床下有白骨。当时议者，以皓贞正，故鬼神惧焉。（出《广异记》）

张守珪

幽州节度张守珪，少时为河西主将，守玉门关。其军校皆勤勇善斗，每探候深入，颇以劫掠为事。西域胡僧者，自西京造袈裟二十余驮，还大竺国，其徒二十余人。探骑意是罗绵等物，乃劫掠之，杀其众尽。至胡僧，刀棒乱下而不能伤，探者异焉。既而索驮，唯得袈裟，意甚悔恨。因于僧前追悔，擗踊悲泣久之，僧乃曰：“此辈前身，皆负守将令，唯趣僧鬼是枉死耳。然汝守将禄位重，后当为节度大夫等官。此辈亦如君何？可白守将，为修福耳。然后数年，守将合有小厄，亦有所以免之。”骑还白守珪，珪留僧供养，累年去。后守珪与其徒二十五人，至伊兰山探贼。胡骑数千猝至，守珪力不能抗，下马脱鞍，示以闲暇。骑来渐逼，守珪谓左右：“为之奈何？若不获已，事理须战。”忽见山下红旗数百骑，突前出战，守珪

随之，穿其一角，寻俱得出。虜不敢逐。红旗下将谓守珪曰：“吾是汉之李广，知君有难，故此相救。后富贵，毋相忘也。”言讫不见。守珪竟至幽州节度御史大夫。（出《广异记》）

杨 瑒

开元中，洛阳令杨瑒，常因出行，见槐阴下有卜者，令过，端坐自若。伍伯诃使起避，不动。瑒令散手拘至厅事，将捶之，躬自责问。术者举首曰：“君是两日县令，何以责人？”瑒问其事，曰：“两日后，君当命终。”瑒甚愕，问何以知之，术者县告所见，举家惊惧，谓术者曰：“子能知之，必能禳之，若之何而免也？”瑒再拜求解，术者曰：“当以君之闻见，以卫执事。免之与否，未可知也。”乃引瑒入东院亭中。令瑒被发跣足，墙面而立，己则据案而书符。中夕之后，喜谓瑒曰：“今夕且幸免其即来。明日，可以三十张纸作钱，及多造饼餠，与壶酒，出定罪门外，桑林之间，俟人过者则饮之。皂裘右袒，即召君之使也。若留而饮餠，君其无忧。不然，实难以济。君亦宜易衣服，处小室，以伺之，善为辞谢，问以所欲。子之策尽于是矣。”瑒如其言。泊日西景，酒餠将专罄，而皂裘不至。瑒深以为忧，须臾遂至。使人邀屈，皂裘欣然，累有所进。瑒乃拜谒。人云：“君昨何之，数至所居，遂不复见。疑于东院安处，善神监护，故不敢犯。今地府相招未已，奈何？”瑒再拜求救者千数，兼烧纸钱，资其行用。鬼云：“感施大惠，明日，当与府中诸吏同来谋之，宜盛饌相待。”言讫不见。明日，瑒设供帐，极诸海陆候之。日晚，使者与其徒数十人同至，宴乐殊常浩畅，相语曰：“杨长官事，焉得不尽心耶？”久之，

谓瑒：“君对坊杨锡，亦有才干，今措王作金以取彼。君至五更，鼓声动，宜于锡门相候。若闻哭声，君则免矣。”瑒如其往，见鬼便在树头，欲往锡舍，为狗所咋，未能得前。俄从缺墙中入，迟回闻哭声，瑒遂获免。（出《广异记》）

卷第三百三十 鬼十五

张果女 华妃 郭知运 王光本
幽州衙将韦氏女 崔尚 河湄人 中官王鑑
李令问 僧韬光 僧仪光 尼员智 杨元英

张果女

开元中，易州司马张果女，年十五，病死。不忍远弃，权瘞于东院阁下。后转郑州长史，以路远须复送丧，遂留。俄有刘乙代之。其子常止阁中，日暮仍行门外，见一女子，容貌丰丽，自外而来。刘疑有相奔者，即前诣之，欣然款浹。同留共宿，情态缠绵，举止闲婉。刘爱惜甚至，后暮辄来，达曙方去。经数月，忽谓刘曰：“我前张司马女，不幸夭没，近殡此阁。命当重活，与君好合。后三日，君可见发，徐候气息，慎无横见惊伤也。”指其所瘞处而去。刘至期甚喜，独与左右一奴夜发，深四五尺，得一漆棺。徐开视之，女颜色鲜发，肢体温软，衣服汝梳，无污坏者。举置床上，细细有鼻气。少顷，口中有气，灌以薄糜，少少能咽，至明复活，渐能言语坐起。数日，始恐父母之知也，因辞以习书，不便出阁，常使赍饮食诣阁中。乙疑子有异，因其在外送客，窃视其房，见女存焉。问其所由，悉具白，棺木尚在床下，乙与妻歔歔曰：“此既冥期至感，何不早相闻？”遂匿于堂中。儿不见女，甚惊。父乃谓曰：“此既申契殊会，千载所无，白我何伤乎？而过为隐蔽。”因遣使

诣郑州，具以报果，因请结婚。父母哀感惊喜，则尅日赴婚，遂成嘉偶，后产数子。（出《广异记》）

华妃

开元初，华妃有宠，生庆王琮，薨葬长安。至二十八年，有盗欲发妃冢，遂于茔外百余步，伪筑大坟，若将葬者。乃于其内潜通地道，直达冢中。剖棺，妃面如生，四肢皆可屈伸，盗等恣行凌辱。仍截腕取金钏，兼去其舌。恐通梦也，侧立其尸，而于阴中置烛。悉取藏内珍宝，不可胜数，皆徙置伪冢。乃于城中，以辆车载空棺会。日暮，便宿墓中，取诸物置魂车及送葬车中，方掩而归。其未葬之前，庆王梦妃被发裸形，悲泣而来曰：“盗发吾冢，又加截辱，孤魂幽枉，如何可言。然吾必伺其败于春明门也。”因备说其状而去。王素至孝，忽惊起涕泣。明旦入奏，帝乃召京兆尹万年令，以物色备盗甚急。及盗载物归也，欲入春明门，门吏诃止之，乃搜车中，皆诸宝物，尽收群盗。拷掠即服，逮捕数十人，皆贵戚子弟无行检者。王乃请其魁帅五人，得亲报仇，帝许之。皆探取五脏，烹而祭之，其余尽榜杀于京兆门外。改葬贵妃，王心丧三年。（出《广异记》）

郭知运

开元中，凉州节度郭知运出巡，去州百里，于驿中暴卒。其魂遂出，令驿长锁房勿开，因而却回府，徒从不知也。至舍

四十余日，处置公私事毕，遂使人往驿，迎己丧。既至，自看其殓。殓讫，因与家人辞诀，投身入棺，遂不复见。（出《广异记》）

王光本

王光本，开元时为洛州别驾。春月，刺史使光本行县。去数日，其妻李氏暴卒。及还，追以不亲医药，意是枉死。居恒恸哭，哀感旁邻，后十余日，属诸子尽哭。光本因复恸哭百余声，忽见李氏自帟而出，靓妆炫服，有逾平素。光本辍哭，问其死事，李氏云：“妾尚未得去，犹在此堂。闻君哀哭恸之甚，某在泉途，倍益凄感。语云：‘生人过悲，使幽壤不安。’信斯言也。自兹以往，不欲主君如是，以累幽冥耳。”因付嘱家人，度女为尼，放婢为平人，事事有理。留一食许，谓光本曰：“人鬼道殊，不宜久住，此益深恨。”言讫，入堂中遂灭。男女及他人，但闻李氏言，唯光本见耳。（出《广异记》）

幽州衙将

开元中，有幽州衙将姓张者，妻孔氏，生五子而卒。后娶妻李氏，悍妒狠戾，虐遇五子，且鞭捶之。五子不堪其苦，哭于其母墓前，母忽于冢中出，抚其子，悲恸久之。因以白布巾题诗赠张曰：“不忿成故人，掩涕每盈巾。死生今有隔，相见永无因。匣里残汝粉，留将与后人。黄泉无用处，恨作冢中尘。有意怀男女，无情亦任君。欲知肠断处，明月照孤坟。”五子

得诗，以呈其父。其父恸哭，诉于连帅，帅上闻，勅李氏决一百，流岭南，张停所职。（出《本事诗》）

韦氏女

洛阳韦氏，有女殊色。少孤，与兄居。邻有崔氏子，窥见悦之。厚赂其婢，遂令通意，并有赠遗。女亦素知崔有风调，乃许之，期于竹间红亭之中。忽有曳履声，疑崔将至，遂前赴之。乃见一人，身長七尺，张口哆唇，目如电光，直来擒女。女奔走惊叫，家人持火视之，但见白骨委积，血流满地。兄乃诘婢得实。杀其婢而剪其竹也。（出《惊听录》）

崔尚

开元时，有崔尚者，著《无鬼论》，词甚有理。既成，将进之。忽有道士诣门，求见其论。读竟，谓尚曰：“词理甚工，然天地之间，若云无鬼，此谬矣。”尚谓：“何以言之？”道士曰：“我则鬼也，岂可谓无？君若进本，当为诸鬼神所杀。不如焚之。”因而不见，竟失其本。（出《玄怪录》）

河湄人

开元六年，有人泊舟于河湄者，见岸边枯骨，因投食而与之。俄闻空中愧谢之声，及诗曰：“我本邯郸士，祇役死河湄。”

不得家人哭，劳君行路悲。”（出《灵怪录》）

中 官

有中官行，宿于官坡馆，脱絳裳，覆锦衣，灯下寝。忽见一童子，捧一樽酒，冲扉而入。续有三人至焉，皆古衣冠，相谓云：“崔常侍来何迟？”俄复有一人续至，凄凄然有离别之意，盖崔常侍也。及至举酒，赋诗聊句，未即崔常侍之词也。中官将起，四人相顾，哀啸而去，如风雨之声。及视其户，扃闭如旧，但见酒樽及诗在。中官异之，旦馆吏云：“里人有会者，失其酒樽。”中官出示之，乃里人所失者。聊句歌曰：“床头锦衾斑复斑，架上朱衣殷复殷。空庭朗月闲复闲，夜长路远山复山。”（出《灵怪集》）

王 鑑

兖州王鑑，性刚鸷，无所惮畏，常陵侮鬼神。开元中，乘醉往庄，去郭三十里。鑑不涉此路，已五六年矣。行十里已来，会日暮。长林下见一妇人，问鑑所往。请寄一袱，而忽不见。乃开袱视之，皆纸钱枯骨之类。鑑笑曰：“愚鬼弄尔公。”策马前去，忽遇十余人聚向火。时天寒，日已昏，鑑下马诣之。话适所见，皆无应者。鑑视之，向火之人半无头，有头者皆有面衣。鑑惊惧，上马驰去。夜艾，方至庄，庄门已闭。频打无人出，遂大叫骂。俄有一奴开门，鑑问曰：“奴婢辈今并在何处？”令取灯而火色青暗，鑑怒，欲挞奴，奴云：“十日来，

一庄七人疾病，相次死尽。”鑑问：“汝且如何？”答曰：“亦已死矣。向者闻郎君呼叫，起尸来耳。”因忽颠仆，既无气矣。鑑大惧，走投别村而宿。周岁，发疾而卒。（出《灵异集》）

李令问

李令问，开元中为秘书监，左迁集州长史。令问好服玩饮馔，以奢闻于天下。其炙驴罍鹅之属，惨毒取味。天下言服馔者，莫不祖述李监，以为美谈。令问至集州，染疾，久之渐笃。刺史以其名士，兼是同宗，恒令夜开城门，纵令问家人出入。刺史之子，尝夜与奴私出游。至城门，遥见甲仗数百人，随一火车，当街而行。惊曰：“不闻有兵，何得此辈？”意欲驰告父，且复伺其所之。寻而已至城壕，火车从水上过，曾不渍灭，方知是鬼。走投其门，门已闭。不得归，遂奔令问门中处之。既入，火车亦至令问中门外。其子虽恐惧，仍窃窥之。忽闻堂中十余人诵经，甲仗等迟回良久。有一朱衣鬼，径三踢关，声如雷震，经声未绝。火车移上堂阶，遥见堂中灯火清静，尚有十余人侍疾。朱衣鬼又抉窗棂，其声如前，令问左右者皆走散。鬼自门持令问出，遂掷于火车中，群鬼拥之而去。其子还舍，述其事。刺史明日令人问疾。令问家中余口，无敢起者。使者叫呼方出，云：“昨夜被惊，至今战惧未已。令问尸为鬼所掷，在堂西北陈重床之下。”家人乃集而哭焉。（出《灵怪录》）

僧韬光

青龙寺僧和众、韬光，相与友善。韬光富平人，将归，谓

和众曰：“吾三数月不离家，师若行，必访我。”和众许之，逾两月余。和众往中都，道出富平，因寻韬光。和众日暮至，离居尚远，而韬光来迎之曰：“劳师相寻，故来迎候。”与行里余，将到家。谓和众曰：“北去即是吾家，师但入须我，我有少务，要至村东，少选当还。”言已东去。和众怪之，窃言曰：“彼来迎候，何预知也？欲到家舍吾，何无情也？”至其家扣门，韬光父哭而出曰：“韬光师不幸，亡来十日，殓在村东北。常言师欲来，恨不奉见。”和众吊唁毕，父引入，于韬光常所居房舍之。和众谓韬光父曰：“吾适至村，而韬光师自迎吾来，相与谈话里余。欲到，指示吾家而东去。云要至村东，少闲当返。吾都不知是鬼，适见父，方知之。”韬光父母惊谓和众曰：“彼既许来，来当执之。吾欲见也。”于是夜久，韬光复来，入房谓和众曰：“贫居客来，无以供给。”和众请同坐，因执之叫呼。其父与家人并至，秉烛照之，形言皆韬光也。纳之瓮中，以盆覆之。瓮中忽哀诉曰：“吾非韬光师，乃守墓人也。知师与韬光师善，故假为之。如不相烦，可恕造次，放吾还也。”其家不开之，瓮中密祈请转苦。日出后却覆，如惊颺飞去，而和众亦还。后不复见焉。（出《纪闻》）

僧仪光

青龙寺禅师仪光，行业至高。开元十五年，有朝士妻丧，请之至家修福。师往其家数日，居于庑前，大申供养。俗每人死谒巫，即言其杀出日，必有妨害，死家多出避之。其夜，朝士家皆出北门潜去，不告师。师但于堂明灯诵经，忽见二人侍之。夜将半，忽闻堂中人起取衣开门声，有一妇人出堂，便往

厨中营食，汲水吹火。师以为家人，不之怪也。及将曙，妇人进食，捧盘来前，独带面衣，徒跣。再拜言曰：“劳师降临，今家人总出，恐斋粥失时，弟子故起，为师造之。”师知是亡人，乃受其献。方祝，祝未毕，闻开堂北户声。妇人惶遽曰：“儿子来矣。”因奔赴堂内，则闻哭。哭毕，家人谒师，问安否。见盘中粥，问师曰：“弟子等夜来实避殃祸，不令师知，家中无人，此粥谁所造？”师笑不答，堂内青衣惊曰：“亡者夜来尸忽横卧，手有面汗，足又染泥。何谓也？”师乃指所造粥以示之，其家惊异焉。（出《纪闻》）

尼员智

广敬寺尼员智，尝与同侣于终南山中结夏。夏夜月明下，有哭而来者，其声雄大，甚悲。既至，乃一人，长八尺余，立于庐前。声不辍，遂至夜半，声甚呜咽，涕泪横流。尼等执心正念不惧，而哭者竟不言而去。（出《纪闻》）

杨元英

杨元英，则天时为太常卿，开元中，亡已二十载。其子因至冶成坊削家，识其父冢中剑。心异之，问削师：“何得此剑？”云：“有贵人形状衣服，将令修理，期明日五时来取。”子意是父授，复疑父冢为人所开。至日，与弟同往削师家室中，伺之。至时取剑，乃其父也，骑白马，衣服如生时，从者五六人。兄弟出拜道左，悲涕久之。元英取剑下马，引诸子于僻处，

分处家事。未问：“汝母在家否？”云：“合葬已十五年。”元英言：“我初不知。”再三叹息，谓子曰：“我有公事，不获久住。明日，汝等可再至此，当取少资，助汝辛苦。”子如期至，元英亦至，得三百千，诫之云：“数日须用尽。”言讫诀去，子等随行涕泣。元英又谓子曰：“汝等不了此事，人鬼路殊，宁有百年父子耶？”言讫诀去。子随骑出上东门，遥望入邙山中，数十步忽隐不见。数日，市具都尽。三日后，市人皆得纸钱。（出《广异记》）

卷第三百三十一 鬼十六

薛矜 朱七娘 李光远 李霸 洛阳鬼兵
道德里书生 安宜坊书生 裴盛 杨溥 薛直 刘洪

薛 矜

薛矜者，开元中为长安尉，主知宫市，迭日于东西二市。一日于东市市前，见一坐车，车中妇人，手如白雪。

矜慕之，使左右持银篋小合，立于车侧。妇人使侍婢问价，云：“此是长安薛少府物，处分令车中若问，便宜饷之。”妇人甚喜谢，矜微挑之，遂欣然，便谓矜曰：“我在金光门外，君宜相访也。”矜使左右随至宅。

翌日往来过，见妇人门外骑甚众，跃蹶未通。客各引去，矜令白己在门，使左右送刺。乃邀至外厅，令矜坐，云：“待汝束。”矜觉火冷，心窃疑怪。

须臾，引入堂中。其幔是青布，遥见一灯，火色微暗，将近又远，疑非人也。然业已求见，见毕当去，心中恒诵千手观音咒。

至内，见坐中帐中，以罗巾蒙首，矜苦牵曳，久之方落，见妇人面长尺余，正青色，有声如狗，矜遂绝倒。

从者至其室宇，但见殡宫，矜在其内，绝无间隙。遽推壁倒，见矜已死，微心上暖。移就店将息，经月余方苏矣。（出《广异记》）

朱七娘

东都思恭坊朱七娘者，倡姬也，有王将军，素与交通。开元中，王遇疾卒，已半岁，朱不知也。其年七月，王忽来朱处，久之日暮，曰：“能随至温柔坊宅否？”朱欲许焉，其女弹唱有名，不欲母往。乃曰：“将军止此故佳，将还有所惮耶？”不获已，王以后骑载去。入院，欢洽如故。明旦，王氏使婢收灵床被，见一妇人在被中，遽走还白。王氏诸子，惊而来视。问其故，知之父所引。哀恻久之，遂送还家焉。（出《广异记》）

李光远

李光远，开元中，为馆陶令。时大旱，光远大为旱书，书就暴卒。卒后，县申州，州司马覆破其旱。百姓胥怨，有恸哭者，皆曰：“长官不死，宁有是耶？”其夜，光远忽乘白马，来诣旱坊，谓百姓曰：“我虽死，旱不虑不成。司马何人，敢沮斯议。”遂与百姓诣司马宅，通云：“李明府欲见。”司马大慎，使人致谢。光远责云：“公非人，旱是百姓事，何以生死为准？宜速成之，不然，当为厉矣。”言讫，与百姓辞诀方去。其年旱成，百姓赖焉。（出《广异记》）

李霸

岐阳令李霸者，严酷刚鸷，所遇无恩。自承尉已下，典吏

皆被其毒。然性清婢自喜，妻子不免饥寒。一考后暴亡。既敛庭绝吊客。其妻每抚棺恸哭，呼曰：“李霸在生云何？今妻子受此寂寞。”数日后，棺中忽语曰：“夫人无苦，当自办归。”其日晚衙，令家人于厅事设案几，霸见形，令传呼召诸吏等。吏人素所畏惧，闻命奔走，见霸莫不战惧股慄。又使召丞及簿尉，既至。霸诃怒云：“君等无情，何至于此！为我不能杀君等耶？”言讫，悉颠仆无气。家人皆来拜庭中祈祷，霸云：“但通物数，无忧不活。卒以五束绢为准，绢至便生。”各谢讫去后，谓两衙典：“吾素厚于汝，何故亦同众人？唯杀汝一身，亦复何益？当令两家马死为验。”须臾，数百疋一时皆倒欲死。遂人通两疋细马，马复如故，因谓诸吏曰：“我虽素清，今已死，谢诸君，可能不惠涓滴乎？”又率以五疋绢毕。指令某官出车，某出骑，某吏等修，违者必死。一更后方散。后日处分悉了，家人便引道，每至祭所，留下歃飧，飧毕，又上马去。凡十余里，已及郊外，遂不见。至夜，停车骑，妻子欲哭，棺中语云：“吾在此，汝等困弊，无用哭也。”霸家在都，去岐阳千余里，每至宿处，皆不令哭。行数百里，忽谓子曰：“今夜可无寐，有人欲盗好马，宜预为防也。”家人远涉困弊，不依约束，尔夕竟失马。及明启白，霸云：“吾令防盗，何故贪寐？虽然，马终不失也。近店东有路向南，可遵此行十余里，有藜林，马系在林下，往取。”如言得之。及至都，亲族闻其异，竞来吊慰，朝夕谒请，霸棺中皆酬对，莫不踖踖。观听聚喧，家人不堪其烦。霸忽谓子云：“客等往来，不过欲见我耳。汝可设厅事，我欲一见诸亲。”其子如言，众人于庭伺候。久之曰：“我来矣！”命捲帟，忽见霸，头大如雍，眼亦睛突，瞪视诸客等。客莫不颠仆，稍稍引去。霸谓子曰：“人神道殊，屋中非我久居之所，速殡野外。”言讫不见，其语遂绝。（出

《广异记》)

洛阳鬼兵

贞元二十三年，夏六月，帝在东京。百姓相惊以鬼兵，皆奔走不知所在，或自冲击破伤。其鬼兵初过于洛水之南，坊市喧喧，渐至水北。闻其过时，空中如数千万骑甲兵，人马嘈嘈有声，俄而过尽。每夜过，至于再，至于三。帝恶之，使巫祝禳厌，每夜于洛水滨设饮食。尝读《北齐书》。亦有此事。天宝中，晋阳云有鬼兵，百姓竟击铜铁以畏之，皆不久丧也。（出《纪闻》）

道德里书生

唐东都道德里有一书生，日晚行至中桥，遇贵人部从，车马甚盛。见书生，呼与语，令从后。有贵主，年二十余，丰姿绝世，与书生语不辍。因而南去长夏门，遂至龙门，入一甲第，华堂兰室。召书生赐珍馐，因与寝。夜过半，书生觉，见所卧处，乃石窟。前有一死妇人，身王洪涨，月光照之，秽不可闻。书生乃履危攀石，仅能出焉。晓至香山寺，为僧说之，僧送还家，数日而死。（出《纪闻》）

安宜坊书生

开元末，东京安宜坊有书生，夜中闭门理书。门隙中，忽

见一人出头。呵问何辈，答云：“我是鬼，暂欲相就。”因邀书生出门。书生随至门外，画地作十字，因尔前行。出坊，至寺门铺，书生云：“寺观见，必不得度。”鬼言：“但随我行，无苦也。”俄至定鼎门内，鬼负书生从门隙中出，前至五桥，道旁一冢，天窗中有火光。鬼复负书生上天窗侧，俯见一妇人，对病小儿啼哭，其夫在旁假寐。鬼遂透下，以手掩灯，妇人惧，呵其夫云：“儿今垂死，何忍贪卧！适有恶物掩火，可强起明灯。”夫起添烛，鬼回避妇人。忽取布袋盛儿，儿犹能动于布袋中。鬼遂负出，至天窗上，兼负书生下地。送入定鼎门，至书生宅，谢曰：“吾奉地下处分，取小儿，事须生人作伴，所以有此烦君。当可恕之。”言讫乃去，其人初随鬼行，所止之处，辄书十字。翌日，引其兄弟覆之，十字皆验。因至失儿家问之，亦同也。（出《广异记》）

裴 盛

董士元云，义兴尉裴盛昼寝，忽为鬼引，形神随去。云：“奉一儿。”至儿家，父母夹儿卧，前有佛事。鬼云：“以其佛。”生人既至，鬼手一挥，父母皆寐。鬼令盛抱儿出床，抱儿喉有声，父母惊起。鬼乃引盛出，盛苦邀甚至舍，推入形中乃悟。（出《广异记》）

杨 溥

豫章诸县，尽出良材，求利者采之，将至广陵，利则数倍。

天宝五载，有杨溥者，与数人入林求木。冬夕雪飞，山深寄宿无处。有大木横卧，其中空焉，可容数人，乃入中同宿。而导者未眠时，向山林再拜咒曰：“土田公，今夜寄眠，愿见护助。”如是三请而后寝。夜深雪甚，近南树下，忽有人呼曰：“张礼。”树头有人应曰：“诺。”“今夜北村嫁女，大有酒食，相与去来。”树头人曰：“有客在此，须守至明。若去，黑狗子无知，恐伤不宥。”树下又曰：“雪寒若是，且求饮食，理须同去。”树上又曰：“雪寒虽甚，已受其请，理不可行，须防黑狗子。”呼者乃去，及明装毕，撤所卧毯，有黑虺在下，其大若瓶，长三尺而螫不动，方惊骇焉。（出《纪闻》）

薛直

胜州都督薛直，丞相纳之子也，好杀伐，不知鬼神。直在州，行县还归，去州二驿，逢友人自京来谒。直延入驿厅，命食，友人未食先祭，直曰：“出此食谓何？”友人曰：“佛经云，有旷野鬼，食人血肉，佛往化之，令其不杀，故制此戒。又俗所传，每食先施，得寿长命。”直曰：“公大妄诞，何处有佛？何者是鬼？俗人相诳，愚者雷同，智者不惑。公盖俗人耳！”言未久，空中有声云：“薛直，汝大狂愚！宁知无佛！宁知无鬼！来祸于君，命终必不见妻子。当死于此，何言妄耶？”直闻之大惊，趋下再拜，谢曰：“鄙人蒙固，不知有神，神其诲之。”空中又言曰：“汝命尽午时，当急返，得与妻孥相见。不尔，殡越于此矣！”直大恐，与友人驰赴郡，行一驿，直入厅休偃。从者皆休，忽见直去，从者百余人，皆左右从人。驿吏入户，已死矣。于是驿报其家。直已先至家，呼妻与别曰：

“吾已死北驿，身在今是鬼，恐不得面诀，故此暂来。”执妻子之手，但言努力，复乘马出门，奄然而歿。（出《纪闻》）

刘 洪

沛国刘洪，性刚直，父为折冲都尉，薛楚玉之在范阳，召为行军。洪随之蓟，因得给事楚玉，楚玉悦之。楚玉补屯官，洪请行。檀州有屯曰太和，任者辄死，屯遂荒废，洪乃请为之。楚玉以凶难之，洪曰：“妖由人兴，妖不自作。洪且不惧，公何惜焉？”楚玉遂以为太和屯官。洪将人吏到屯。屯有故墟落，洪依之架屋。匠人方运斧而度，木自折举，击匠人立死。洪怒，叱吏卒，扶匠人起而笞之。询曰：“汝是何鬼，吾方治屯，汝则干之，罪死不赦！”笞数发，匠人言说：“愿见宽恕，吾非前后杀屯官者也。杀屯官者，自是辅国将军。所居去此不远，吾乃守佛殿基鬼耳。此故墟者，旧佛殿也。以其净所，故守之。吾因为人有罪，配守此基。基与地平，吾方得去。今者来，故诉于公。公为平之，吾乃去为人矣。”洪曰：“汝言辅国不远，可即擒来。”鬼曰：“诺。”须臾，匠人言曰：“刘洪，吾辅国将军也。汝为人强直，兼有才干，吾甚重之，将任汝以职。今当辟汝，即大富贵矣。勉之。”因索纸，作诗二章。其匠人兵卒也，素不知诗。及其下笔，书迹特妙，可方王右军。薛楚玉取而珍之，其诗曰：“乌乌在虚飞，玄驹遂野依。名今编户籍，翠过叶生稀。”其二章曰：“个树枝条朽，三花五面啼。移家朝度日，谁觉。”诗成而去。匠人乃屯属役。数日疾甚，昇至范阳。其父谒名医薛，亦会疾。洪言语如常，而二冷密冷气侵。洪初得鬼诗，思不可解。及卒，皆黑，遂以

载棺。“名今编户籍”，盖洪名。“生希”者。言洪死像也。其二章“个树枝条朽”，故条枝朽也。“三花五面啼”者，洪家有八口，洪又二人亡，所谓三花也。五人哭之，所谓五面啼。洪死后二十日，故吏野外见洪紫衣，从二百骑，神色甚壮。告吏曰：“吾已为辅国将军所用，大富贵矣。今将骑从向都迎母。”母先在都。初洪舅有女，养于刘氏，年与洪齿，尝与洪言曰：“吾闻死者有知，吾二人，先死必扰乱存者，使知之。”是日，女在洪母前行，忽有引其衣者，令不得前，女怪之。须臾得前，又引其中，取其梳，如相狎者。洪母惊曰：“洪存日尝有言，须来在军，久绝书问。今见死乎？何与平生言协也？”母言未毕，洪即形见庭中，衣紫金章，仆从多至。母问曰：“汝何缘来？”洪已富贵，身亦非人。福乐难言，故迎母供养。”于是车舆皆进，母则升舆，洪乃侍从，遂去。去后而母殂，其见故吏时，亦母殂之日也。（出《纪闻》）

卷第三百三十二 鬼十七

唐 晁 萧正人 韦镒 赵夏日
茹子颜 刘子贡 刘平 萧颖士

唐 晁

唐晁者，晋昌人也。其姑适张恭，即安定张辄之后。隐居滑州卫南，人多重之。有子三人，进士擢第。女三人，长适辛氏，次适梁氏，小女姑钟念，习以诗礼，颇有令德。开元中，父亡，哀毁过礼，晁常慕之，及终制，乃娶焉，而留之卫南庄。开元十八年，晁以故入洛，累月不得归。夜宿主人，梦其妻隔花泣，俄而窥井笑，及觉，心恶之。明日，就日者问之，曰：“隔花泣者，颜随风谢；窥井笑者，喜于泉路也。”居数日，果有凶信。晁悲恻倍常。后居数岁，方得归卫南，追其陈迹，感而赋诗曰：“寝室悲长簟，妆楼泣镜台。独悲桃李节，不共夜泉开。魂兮若有感，仿佛梦中来。”又曰：“常时华堂静，笑语度更筹。恍惚人事改，冥寞委荒丘。阳原歌薤露，阴壑悼藏舟。清夜庄台月，空想画眉愁。”是夕风露清虚，晁耿耿不寐。更深，悲吟前悼亡诗。忽闻暗中若泣声，初远，渐近。晁惊侧，觉有异，乃祝之曰：“偿是十娘子之灵，何惜一相见叙也？勿以幽冥，隔碍宿昔之爱。”须臾，闻言曰：“儿郎张氏也，闻君悲吟相念，虽处阴冥，实所恻怆。晁君诚心，不以沉魂可弃，每所记念，是以此夕与君相闻。”晁惊叹，流涕呜咽。

曰：“在心之事，卒难申叙。然须一见颜色，死不恨矣。”答曰：“隐显道隔，相见殊难。亦虑君亦有疑心，妾非不欲尽也。”

晁词益恳，誓无疑贰。俄而闻唤罗敷取镜，又闻暗中飒飒然人行声，罗敷先出前拜。言：“娘子欲叙夙昔，正期与七郎相见。”晁问罗敷曰：“我开元八年，典汝与仙州康家。闻汝已于康家死矣，今何得在此？”答曰：“被娘子赎来，今看阿美。”阿美即晁之亡女也。晁又恻然。须臾命灯烛，立于阼阶之北。晁趋前，泣而拜，妻答拜，晁乃执手，叙以平生。妻亦流涕谓晁曰：“阴阳道隔，与君久别，虽冥冥无据，至于相思，尝不去心。今六合之日，冥官感君诚恳，放儿暂来。千年一遇，悲喜兼集。又美娘又小，嘱付无人。今夕何夕，再遂申款。”晁乃命家人列拜起居。徙灯入室，施布帷帐。不肯先坐，乃曰：“阴阳尊卑，以生人为贵，君可先坐。”晁即如言。笑谓晁曰：“君情既不易平生，然闻已再婚，新故有间乎？”晁甚怍。妻曰：“论业君合再婚。君新人在淮南，吾亦知甚平善。”因语“人生修短，固有定乎？”答曰：“必定矣。”又问：“佛称宿因不谬乎？”答曰：“理端可鉴，何谬之有？”又问：“佛与道孰是非？”答曰：“同源异派耳。别有太极仙品，总灵之司，出有入无之化，其道大哉。其余悉如人间所说。今不合具言，彼此为累。”晁惧，不敢复问。因问：“欲何膳？”答曰：“冥中珍羞亦备，唯无浆水粥，不可致耳。”晁即令备之。既至，索别器，摊之而食，向口如尽。及撤之，粥宛然。晁悉饭其从

者，有老姥，不肯同坐。妻曰：“倚是旧人，不同群小。”谓晁曰：“此是紫菊妳，岂不识耶？”晁方记念。别席饭。其馀侍者，晁多不识，闻呼名字，乃是晁从京回日，多剪纸人奴婢，所题之名。问妻，妻曰：“皆君所与者，乃知钱财奴婢，

无不得也。”妻曰：“往日常弄一金镂合子，藏于堂屋西北斗栱中，无有人知处。”叟取果得。又曰：“岂不欲见美娘乎，今已长成。”叟曰：“美娘亡时襁褓，地下岂受岁乎？”答曰：“无异也。”须臾，美娘至，可五六岁。叟抚之而泣，妻曰：“莫抱惊儿。”罗敷却抱，忽不见。叟令下帘帷，申繾綣，宛如平生。叟觉手足呼吸冷耳。又问：“冥中居何处？”答曰：“在舅姑左右。”叟曰：“娘子神灵如此，何不还返生？”答曰：“人死之后，魂魄异处，皆有所录，杳不关形骸也。君何不验梦中，安能记其身也？儿亡之后，都不记死时，亦不知殡葬之处。钱财奴婢，君与则知。至如形骸，实总不管。”既而绸缪夜深，叟曰：“同穴不远矣。”妻曰：“曾闻合葬之礼，盖同形骸。至精神，实都不见，何烦此言也？”叟曰：“妇人没地，不亦有再适乎？”答曰：“死生同流，贞邪各异。且儿亡，堂上欲夺儿志，嫁与北庭都护郑乾观侄明远。儿誓志确然，上下矜闵，得免。”叟闻抚然，感怀而赠诗曰：“峯阳桐半死，延津剑一沈。如何宿昔内，空负百年心。”妻曰：“方见君情，辄欲留答，可乎？”叟曰：“曩日不属文，何以为词？”妻曰：“文词素慕，虑君嫌猜而不为。言志之事，今夕何爽？”遂裂带题诗曰：“不分殊幽显，那堪异古今。阴阳途自隔，聚散两难心。”又曰：“兰阶兔月斜，银烛半含花。自怜长夜客，泉路以为家。”叟含涕言叙，悲喜之间，不觉天明。须臾，闻扣门声。翁婆使丹参传语：“令催新妇，恐天明冥司督责。”妻泣而起，与叟诀别，叟修启状以附之，整衣，闻香郁然，不与世同，“此香何方得？”答言：“韩寿余香，儿来，堂上见赐。”叟执手曰：“何时再一见？”答曰：“四十年耳。”留一罗帛子，与叟为念。叟答一金钿合子。即曰：“前途日限，不可久留。自非四十年内，若于墓祭祀，都无益。必有相殮，

但于月尽日、黄昏时，于野田中，或于河畔，呼名字，几尽得也。匆匆不果久语，愿自爱。”言讫，登车而去，扬袂，久之方灭。举家皆见，事见唐晁手记。（出《通幽记》）

萧正人

琅邪太守许诚言，尝言，幼时与中外兄弟，夜中言及鬼神。其中雄猛者，或言：“吾不信邪，何处有鬼？”言未终，前檐头鬼忽垂下二胫，胫甚壮大，黑毛且长，足履于地。言者走匿。内弟萧正人，沉静少言，独不惧，直抱鬼胫，以解衣束之甚急。鬼拳胫至檐，正人束之，不得升，复下，如此数四。既无救者，正人放之，鬼遂灭。而正人无他。（出《纪闻》）

韦 镒

监察御史韦镒，自贬降量移虢州司户参军。镒与守有故，请开虢州西郭道。镒主之，凡开数里，平夷丘墓数百。既而守念镒，至湖按覆。有人至湖，告镒妻死。镒妻亡七日，召寺僧斋。镒神伤丧志，诸僧慰勉。斋罢，镒送僧出门，言未毕，若有所见，则揖僧退，且言曰：“弟子亡妻形见。”则若揖让酬答，至堂仆地，遂卒。人以为平夷丘墓之祸焉。（出《纪闻》）

赵夏日

宁王文学赵夏日，文章知名，以文学卒官。终后，每处理

家事如平生，家内大小，不敢为非。常于灵帐中言，其声甚厉。第二子常见之，率常在宅。及三岁，令其子传语，遍别人，因绝去。（出《纪闻》）

茹子颜

吴人茹子颜，以明经为双流尉，颇有才识，善医方，由是朝贤多识之。子颜好京兆府博士，及选，请为之。既拜，常在朝贵家。及归学，车马不绝。子颜之娅张虚仪，选授梓州通泉尉。家贫，不能与其妻行。仍有债数万，请子颜保。虚仪去后两月余，子颜夜坐，忽檐间语曰：“吾通泉尉张虚仪也，到县数日亡。今吾柩还，已发县矣。吾平生与君特善，赴任日，又债负累君。吾今亡，家又贫匮，进退相扰，深觉厚颜。”子颜问曰：“君何日当至京，吾使人迎候。”鬼乃具言发时日，且求食。子颜命食，于坐谈笑如故。至期，丧果至。子颜为之召债家，而归其负。鬼又旦夕来谢恩，其言甚恳，月余而绝。子颜亦不以介意。数旬，子颜亦死。（出《纪闻》）

刘子贡

京北人刘子贡，五月二十二日，在病热卒。明日乃苏，自言被录至冥司，同过者十九人。官召二人出，木括其头，加钉焉，命击之，曰：“此二人罪重，留，余者且释去。”又引子贡历观诸狱，但空墙垣为数十院，不见人。子贡问曰：“此为何处？”人曰：“此皆地狱也。缘同光王生，故休罪人七日，

此中受罪者暂停。若遇其鼓作，罪人受苦，可惊骇耳目。”子贡娶于难江县令苏元宗，见元宗于途，问之曰：“丈人在生好善，何得在此？”元宗曰：“吾前生有过，故留。然事已办，今将生天，不久矣。”又问：“二子先死者何在？”“长者愿而信，死便生天，少儿贼而杀，见在地狱。”又遇邻人季暉，暉曰：“君为传语吾儿，吾坐前坐罪，大被拘留。为吾造观世音菩萨像一，写《妙法莲花经》一部，则生天矣。”又遇其父慎，慎曰：“吾以同光王生，故得假在外。不然，每日受罪，苦不可言。坐吾弹杀鸟兽故，每日被牛头狱卒，烧铁弹数千，其色如火，破吾身皮数百道，纳热弹其中。痛苦不可忍。”又见身存者多为鬼。子贡以二十三日生，生七日，至二十九日又殂，遂不活矣。（出《纪闻》）

刘平

唐咸通中，有五经博士庐昝，得神仙补养之道。自言生于隋代，宿旧朝士，皆云童幼时见，奕世奉之，不穷其寿。安史之乱，隐于终南山中。其后或出或处，令狐绚喻以柱下漆园之事。稍从宦于京师。常言与处士刘平善。天宝中，居于齐鲁。尤善吐纳之术，能夜中视物，不假灯烛。安禄山在范阳，厚弊致于门下。平见禄山左右，常有鬼物数十，殊形诡状，持炉执盖，以为导从。平心异之，谓禄山必为人杰。及禄山朝覲，与平俱至华阴县。值叶法善投龙西岳，平旋见二青衣童子，乘虚而至。所谓禄山鬼物，皆弃炉投盖，狼狈而走。平因知禄山为邪物所辅，必不以正道克终。及禄山归范阳，遂逃入华山而隐。（出《剧谈录》）

萧颖士

兰陵萧颖士，为扬州功曹，秩满南游。济瓜洲渡，船中有二少年，熟视颖，相顾曰：“此人甚似鄱阳忠烈王也。”颖士即鄱阳曾孙。乃自款陈，二子曰：“吾识尔祖久矣。”颖士以广众中，未敢询访。俟及岸，方将问之，二子忽遽负担而去。颖士必谓非神即仙，虔心向嘱而已。明年，颖士比归，至于盱眙，方与邑长下帘昼坐，吏白云：“擒获发冢盗六人。”登令召入，束缚甚固，旅之于庭，二人者亦在其中，颖士大惊。因具述曩事。邑长即令先穷二子，须臾款伏，左验明著，皆云发墓有年。尝开鄱阳公塚，大获金玉。当门有贵人，颜色如生，年方五十许，须鬓斑白，僵卧于石塌，姿状正与颖士相类，无少差异。昔舟中相遇，又知萧氏，固是鄱阳裔也，岂有他术哉。（出《集异记》）

卷第三百三十三 鬼十八

黎阳客 李迥秀 琅邪人 崔咸
季攸 武德县田叟 裴徽 李陶
长洲陆氏女 刁緌 王无有 王升 高生

黎阳客

开元中，有士人家贫，投丐河朔，所抵无应者。转至黎阳，日已暮，而前程尚遥。忽见路旁一门，宅宇甚壮，夜将投宿。乃前扣门，良久，奴方出。客曰：“日暮，前路不可及，辄寄外舍，可乎？”奴曰：“请白郎君。”乃入。须臾闻曳履声，及出，乃衣冠美丈夫，姿度闲远，昂然秀异。命延客，与相拜谒，曰：“行李得无苦辛，有弊庐，不足辱长者。”客窃怪其异，且欲审察之，乃俱就馆，颇能清论，说齐周已来，了了皆如目见。客问名，曰：“我颍川荀季和，先人因官，遂居此焉。”命设酒肴，皆精洁，而不甚有味。有顷，命具榻舍中。邀客入，仍敕一婢侍宿。客候婢款狎，乃问曰：“郎君今为何官？”曰：“见为河公主簿，慎勿说也。”俄闻外有叫呼受痛之声，乃窃于窗中窥之。见主人据胡床，列灯烛，前有一人，被发裸形，左右呼群鸟啄其目，流血至地。主人色甚怒曰：“更敢暴我乎？”客谓曰：“何人也？”曰：“何须强知他事。”固问之，曰：“黎阳令也，好射猎，数逐兽，犯吾垣墙，以此受治也。”客窃记之。明旦顾视，乃大冢也。前问，人云是荀使君

墓。至黎阳，令果辞以目疾。客曰：“能疗之。”令喜，乃召入，具为说之。令曰：“信有之。”乃暗令乡正，具薪数万束，积于垣侧。一日，令率群吏，纵火焚之，遂易其墓，目即愈。厚以谢客而不告也。后客还至其处，见一人头面焦烂，身衣败絮，蹲于榛棘中，直前诣，客不识也。曰：“君颇忆前寄宿否？”客乃惊曰：“何至此耶？”曰：“前为令所苦，然亦知非君本意，吾自运穷耳。”客甚愧悔之，为设薄酌，焚其故衣以赠之。鬼忻受遂去。（出《广异记》）

李迥秀

尚书李迥秀，素与清禅寺僧灵贞厚善。迥秀卒数年，灵贞忽见两吏，赍符追之，遂逼促就路，奄然而卒。前至一处，若官曹中。须臾延谒，一人朱衣银章，灵贞自疑命当未死。朱衣曰：“弟子误相追，闾梨当还。”命敕前吏送去。欲取旧路，吏曰：“此乃不可往，当别取北路耳。”乃别北行，路甚荒塞，灵贞不怿。可行数十里，又至一府城，府甚丽。门吏前呵云：“可方便见将军。”即引入，见一人紫衣，据厅事，年貌与李公相类，谓曰：“贞公那得远来？”灵贞乃知正是。因延升阶，叙及平日。临别握手曰：“欲与闾梨论及家事，所不忍言。”遂忽见泪下。灵贞固请之，乃曰：“弟子血祀将绝，无复奈何。可报季友等，四时享奠，勤致丰洁。兼为写《法华经》一部，是所望也。”即挥涕诀。灵贞遂苏，具以所见告。诸子及季友，素有至性焉，为设斋及写经。唯斋损独怒曰：“妖僧妄诞，欲诬玷先灵耳！”其后竟与权梁山等谋反伏诛，兄弟流窜，竟无种嗣矣。（出《广异记》）

琅邪人

琅邪有人行过任城，暮宿郭外。主人相见甚欢，为设杂果。客探取怀中犀鞞小刀子，将以割梨，主人色变，遂奄然而逝。所见乃冢中物也。客甚惧，然亦以此刀自护。且视冢旁有一穴，日照其中颇明，见棺梓已腐败，果盘乃树叶贮焉。客匍匐得出，问左右人，无识此冢者。（出《广异记》）

崔 咸

博陵崔咸，少习静，家于相州，居常葺理园林。独在斋中，夜雷雨后，忽有一女子，年十六七，逾垣而入。拥之入室，问其所从来，而终无言。咸疑其遁者，乃深藏之。将旦而毙，咸惊惧，未敢发。乃出于里内，占其失女家。须臾，有奴婢六七人，丧服行语，若有寻求者。相与语曰：“死尚逸，况生乎？”咸从而问之，对曰：“郎君何用问？”固问之，乃曰：“吾舍小娘子，亡来三日。昨夜方殓，被雷震，尸起出，忽不知所向。”咸问其形容衣服，皆是宵遁者，乃具昨夜之状。引至家验之，果是其尸，衣裳足履皆泥污。其家大异之。归将葬，其尸重不可致，咸乃奠酒祝语之，乃去，时天宝元年六月。（出《通幽记》）

季 攸

天宝初，会稽主簿季攸，有女二人，及携外甥孤女之官。

有求之者，则嫁己女，己女尽而不及甥。甥恨之，因结怨而死，殡之东郊。经数月，所给主簿市胥吏姓杨，大族子也，家甚富，貌且美。其家忽有失胥，推寻不得。意其为魅所惑也，则于废墟墓访之。时大雪，而女殡室有衣裾出。胥家人引之，则闻屋内胥叫声，而殡宫中甚完，不知从何人。遽告主簿，主簿发其棺，女在棺中，与胥同寝，女貌如生。其家乃出胥，复修殡屋。胥既出如愚，数日方愈。女则下言于主簿曰：“吾恨舅不嫁，惟怜己女，不知有吾，故气结死。今神道使吾嫁与市吏，故辄引与之同衾。既此邑已知，理须见嫁。后月一日，可合婚姻。惟舅不以胥吏见期，而违神道。请即知闻，受其所聘，仍待以女胥礼。至月一日，当具饮食，吾迎杨郎。望伏所请焉。”主簿惊叹，乃召胥一问。为杨胥，于是纳钱数万，其父母皆会焉。攸乃为外生女造作衣裳帷帐，至月一日，又造饌大会。杨氏鬼又言曰：“蒙恩许嫁，不胜其喜，今日故此亲迎杨郎。”言毕，胥暴卒，乃设宴婚礼，厚加棺殓，合葬于东郊。（出《纪闻》）

武德县田叟

武德县酒封村田叟，日晚，将往河内府南，视女家礼事。出村，有二人随之。与叟言，谓叟曰：“吾往河南府北，喜翁相随。”及至路而二人不肯去。叟视之非凡，乃下驴谓之曰：“吾与汝非旧相识，在途相逢，吾观汝指顾，非吉人也。汝姑行，吾从此南出。汝若随吾，吾有返而已，不能偕矣。”二人曰：“慕老父德，故此陪随。如不愿俱，请从此逝，翁何怒也？”方酬答，适会田叟邻舍子，自东来，问叟何为，叟县以告。邻舍子告二人，老父不愿与君俱，可东去，从老父南行，

君何须相绊也？”二人曰：“诺。”因东去，叟遂南。邻舍子亦西还，到家未几，闻父老惊家叫。邻舍子问之，叟男曰：“父往女家，计今适到。而所乘驴乃却来，何谓也？”邻舍子乃告以田叟逢二人状，因与叟男寻之。至与二人言处，叟死沟中，而衣服甚完，无损伤。乃知二人取叟之鬼也。（出《纪闻》）

裴 徽

河东裴徽，河南令回之兄子也。天宝中，曾独步行庄侧，途中见一妇人，容色殊丽，瞻靚艳洸，久之。徽问：“何以独行？”答云：“适婢等有少交易，迟迟不来，故出伺之。”徽有才思，以艳词相调，妇人初不易色，齐献酬数四。前至其家，邀徽相过。室宇宏丽。入门后，闻老婢怒云：“女子何故令他人来？名教中宁有此事。”女辞门有贤客，家人问者甚众。有倾老婢出，见徽辞谢，举动深有士风。须臾，张灯施幕，邀徽入坐。侍数人，各美色，香气芳馥，进止甚闲。寻令小娘子出云：“裴郎何须相避？”妇人出，不复入。徽窃见室中甚器，设绮帐锦茵，如欲嫁者，独心喜欲留。会腹胀，起如厕，所持古剑，可以辟恶。厕毕。取剑坏纸，忽见剑光粲然，执之欲回，不复见室宇人物。顾视在孤墓上丛棘中，因大号叫。家人识徽，持烛寻之。去庄百余步，瞪视不能言，久之方悟尔。（出《广异记》）

李 陶

天宝中，陇西李陶，寓居新郑。常寝其室，睡中有人摇之，

陶惊起，见一婢袍裤，容色甚美。陶问：“那忽得至此？”婢云：“郑女郎欲相诣。”顷之，异香芬馥，有美女从西北隙壁中出，至床所再拜。陶知是鬼，初不交语，妇人惭怍却退。婢慢骂数四云：“田舍郎，待人故如是耶？令我女郎愧耻无量。”陶悦其美色，亦心讶之，因给云：“女郎何在？吾本未见，可更呼之。”婢云“来。”又云：“女郎重君旧缘，且将复至，忽复如初，可以殷勤也。”及至，陶下床致敬，延止偶坐，须臾相近。女郎貌既绝代，陶深悦之，留连十余日。陶母躬自窥覩，累使左右呼陶，陶恐阻己志，亦终不出。妇云：“大家召君，何以不往？得无坐罪于我？”陶乃诣母，母流涕谓陶曰：“汝承人昭穆，乃有鬼妇乎？”陶云改之。自尔留连，半岁不去。其后陶参选，之上都，留妇在房。陶后遇疾笃，鬼妇在房，谓其婢云：“李郎今疾亟，为之奈何？当相与往省问。”至潼关，为鬼关司所遏，不得过者数日。会陶堂兄亦赴选入关，鬼得随过。其夕，至陶所，相见忻悦。陶问：“何得至此？”云：“见卿疾甚，故此相视。”素所持药，因和以饮陶，陶疾寻愈。其年选得临津尉，与妇同众至舍。数日，当之官。鬼辞不行，问其故，云：“相与缘尽，不得复去。”言别凄怆，自此遂绝。（出《广异记》）

长洲陆氏女

长洲县丞陆某，家素贫。三月三日，家人悉游虎丘寺，女年十五六，以无衣不得往，独与一婢守舍。父母既行，慨叹投井而死。父母以是为感，悲泣数日，乃权殡长洲县。后一岁许，有陆某者，曾省其姑。姑家与女殡相近，经殡宫过，有小婢随

后，云：“女郎欲暂相见。”某不得已，随至其家。家门卑小，女郎靓妆，容色婉丽。问云：“君得非长洲百姓耶？我是陆丞女，非人，鬼耳。欲请君传语与府。今临顿李十八求婚，吾是室女，义难自嫁。可与白大人，若许为婚，当传语至此，其人尚留殡宫中。”少时，当州坊正，从殡宫边过，见有衣带出外，视之，见妇人。以白丞。丞自往，使开壁取某，置之厅上，数日能言。问焉得至彼，某以女言对，丞叹息。寻令人问临顿李十八，果有之，而无恙自若。初不为信，后数日乃病，病数日卒。举家叹恨，竟将女与李子为冥婚。（出《广异记》）

刁 緬

宣城太守刁緬，本以武进。初为玉门军使，有厕神形见外廐，形如大猪，遍体皆有眼，出入溷中，游行院内。緬时不在，官吏兵卒见者千余人。如是数日。緬归，祭以祈福，厕神乃灭。緬旬迁伊州刺史，又改左卫率右骁卫将军左羽林将军，遂贵矣。（出《纪闻》）

王无有

楚丘主簿王无有，新娶，妻美而妒。无有疾，将如厕，而难独行，欲与侍婢俱，妻不可。无有至厕，于垣穴中，见人背坐，色黑且壮。无有以为役夫，不之怪也。顷之，此人回顾，深目巨鼻，虎口乌爪。谓无有曰：“盍与子鞋。”无有惊，未及应，怪自穴引手，直取其鞋，口咀之。鞋中血见，如食肉状，

遂尽之。无有恐，先告其妻，且尤之曰：“仆有疾如厕，虽一婢相送，君适固拒。果遇妖怪，奈何？”妇犹不信，乃同观之。无有坐厕，怪又见，夺余一鞋。妻恐，扶无有还。他日，无有至后院，怪又见，语无有曰：“吾归汝鞋。”因投其旁，鞋并无伤。无有请巫解奏，鬼复谓巫：“王主簿禄尽，余百日寿。不速归，死于此。”无有遂归乡，如期而卒。（出《纪闻》）

王 升

吴郡陆望，寄居河内。表弟王升，与望居相近。晨谒望，行至庄南故村人杨侃宅篱间，忽见物两手据厕，大耳深目，虎鼻猪牙，面色紫而斑斓，直视于升，惧而走。见望言之，望曰：“吾闻见厕神无不立死，汝其勉之。”升意大恶，及还即死。（出《纪闻》）

高 生

天宝中，有渤海高生者，亡其名。病热而瘖，其臆痛不可忍。召医视之，医曰：“有鬼在臆中，药可以及。”于是煮药而饮之，忽觉暗中动摇。有顷，吐涎斗余，其中凝固不可解，以刀剖之，有一人涎中起。初甚么麽，俄长数尺。高生欲苦之，其人趋出，降阶遽不见。自是疾闻。（出《宣室志》）

卷第三百三十四 鬼十九

杨准 王乙 韦栗 河间刘别驾 王玄之
郑德懋 朱敖 裴虬 赵佐 岐州佐史

杨 准

唐杨准者，宋城人，士流名族。因出郊野，见一妇人。容色殊丽。准见挑之，与野合。经月余日，每来斋中，复求引准去。准不肯从，忽而心痛不可忍，乃云：“必不得已，当随君去，何至苦相料理。”其疾遂愈，更随妇人行十余里。至舍，院宇分明，而门户卑小。妇人为准设食，每一举尽椀。心怪之，然亦未知是鬼。其后方知。每准去之时，闭房门，尸卧床上，积六七日方活。如是经二三年。准兄渭准曰：“汝为人子，当应绍续。奈何忽与鬼为匹乎？”准惭惧，出家被缁服，鬼遂不至。其后准反初服。选为县尉，别婚家人子。一年后，在厅事理文案，忽见妇人从门而入，容色甚怒。准惶惧，下阶乞命，妇人云：“是度无放君理。”极辞搏之，准遇疾而卒。（出《广异记》）

王 乙

临汝郡有官渠店，店北半里许李氏庄王乙者，因赴集，从

庄门过。遥见一女年可十五六，相待欣悦，使侍婢传语。乙徘徊槐阴，便至日暮，因诣庄求宿。主人相见甚欢，供设亦厚。二更后，侍婢来云：“夜尚未深，宜留烛相待。”女不久至，便叙绸缪，事毕。女悄然忽患，乙云：“本不相识，幸相见招。今叙平生，义即至重。有何不畅耶？”女云：非不尽心，但适出门闭，逾垣而来。墙角下有铁爬，爬齿刺脚，贯彻心痛，痛不可忍。”便出足视之。言讫辞还，云：“已应必死。君若有情，回日过访，以慰幽魂耳。”后乙得官东归，涂次李氏庄所，闻其女已亡。私与侍婢持酒饌至殡宫外祭之，因而痛哭。须臾，见女从殡宫中出，乙乃伏地而卒，侍婢见乙魂魄与女同入殡宫，二家为冥婚焉。（出《广异记》）

韦 栗

韦栗者，天宝时为新淦丞，有少女十余岁。将之官，行上扬州，女向栗，欲市一漆背金花镜。栗曰：“我上官艰辛，焉得此物？待至官与汝求之。”岁余女死，栗亦不记宿事。秩满，载丧北归，至扬州，泊河次。女将一婢持钱市镜，行人见其色甚艳，状如贵人家子，争欲求卖。有一少年年二十余，白皙可喜，女以黄钱五千余之，少年与漆背金花镜，径尺余。另一人云：“有镜胜此，只取三千。”少年复减两千。女因留连。色授神与，须臾辞去。少年有意淫之，令人随去，至其所居。须臾至铺，但得黄纸三贯，少年持至栗船所，云：“适有女郎持钱市镜，入此船中。今成纸钱。”栗云：“唯有一女，死数年矣。君所见者，其状如何？”少年具言服色容貌，栗夫妻哭之。女正复如此。因领少年入船搜检，初无所得。其母剪黄纸九贯，

置在椽边案上，检失三贯，众颇异之，乃复开棺，见镜在焉，莫不悲叹。少年云：“钱已不论。”具言本意，复赠十千，为女设斋。（出《广异记》）

河间刘别驾

河间刘别驾者，常云：“世间无妇人，何以适意？”后至西京通化门，见车中妇人有美色，心喜爱悦，因随至其舍，在资圣寺后曲。妇人留连数宵，彼此兼畅。刘侯不觉有异，但中宵寒甚，茵衾累重，然犹肉不煖。心窃怪之，后一日将曙，忽失妇人并屋宇所在，其身卧荒园中数重乱叶下，因此遇痼病。（出《广异记》）

王玄之

高密王玄之，少美风彩，为蕲春丞，秩满归乡里，家在郭西。尝日晚徙倚门外，见一妇人从西来，将入郭，姿色殊绝，可年十八九。明日出门又见，如此数四，日暮辄来。王戏问之曰：“家在何处？向暮来此？”女笑曰：“儿家近在南冈，有事须至郭耳。”王试挑之，女遂欣然，因留宿，甚相亲昵，明旦辞去。数夜辄一来，后乃夜夜来宿。王情爱甚至，试谓曰：“家既近，许相过否？”答曰：“家甚狭陋，不堪延客，且与亡兄遗女同居，不能无嫌疑耳。”王遂信之，宠念转密。于女工特妙，王之衣服，皆其裁制，见者莫不叹赏之。左右一婢，亦有美色，常随其后。虽在昼日，亦不复去。王问曰：“兄女

得无相望乎？”答曰：“何须强预他家事？”如此积一年，后一夜忽来，色甚不悦，啼泣而已。王问之，曰：“过蒙爱接，乃复离去，奈何？”因呜咽不能止，王惊问故，女曰：“得无相难乎？儿本前高密令女，嫁为任氏妻，任无行见薄，父母怜念，呼令归。后乃遇疾卒，殁于此。今家迎丧，明日当去。”王既爱念，不复嫌忌。乃便悲惋。”问明日得至何时，曰：“日暮耳。”一夜叙别不眠，明日临别，女以金缕玉杯及玉环一双留赠，王以繡衣答之，握手挥涕而别。明日至期，王于南冈视之，果有家人迎丧。发衬，女颜色不变，粉黛如故。见繡衣一箱在棺中，而失其所送金杯及玉环。家人方觉有异。王乃前见陈之，兼示之玉杯与环，皆捧之而悲泣。因问曰：“兄女是谁？”曰：“家中二郎女，十岁病死，亦殁其旁。”婢亦帐中木人也，其貌正与从者相似。王乃临枢悲泣而别，左右皆感伤。后念之，遂恍惚成病，数日方愈。然每思辄忘寝食也。（出《广异记》）

郑德懋

荥阳郑德懋，常独乘马，逢一婢，姿色甚美，马前拜云：“崔夫人奉迎郑郎。”鄂然曰：“素不识崔夫人，我又未婚，何故相迎？”婢曰：“夫人小女，颇有容质，且以清门令族，宜相匹敌。”郑知非人，欲拒之，即有黄衣苍头十余人至曰：“夫人趣郎进。”辄控马。其行甚疾，耳中但闻风鸣。奄至一处，崇垣高门，外皆列植楸桐。郑立于门外，婢先白。须臾，命引郑郎入。进历数门，馆宇甚盛，夫人著梅绿罗裙，可年四十许，姿容可爱，立于东阶下。侍婢八九，皆鲜整。郑趋谒再

拜。夫人曰：“无怪相屈耶？以郑郎清族美才，愿托姻好。小女无堪，幸能垂意。”郑见逼，不知所对，但唯而已。夫人乃堂上命引郑郎自西阶升。堂上悉以花麴荐地，左右施局脚床七宝屏风黄金屈膝，门垂碧箔，银钩珠络。长筵列饌，皆极丰洁。乃命坐。夫人善清谈，叙置轻重，世难以比。食毕命酒，以银贮之，可三斗余，琥珀色，酌以镂杯。侍婢行酒，味极甘香。向暮，一婢前白：“女郎已严妆讫。”乃命引郑郎出就外间，浴以百味香汤，左右进衣冠履珮。美婢十人扶入，恣为调谑。自堂及门，步致花烛，乃延就帐。女年十四五，姿色甚艳，目所未见。被服粲丽，冠绝当时，郑遂欣然，其后遂成礼。明日，夫人命女与就东堂，堂中置红罗繡帐，衾褥茵席，皆悉精绝。女善弹箜篌，曲词新异。郑问：“所迎婚前乘来马，今何在许？”曰：“今已反矣。”如此百余日，郑虽情爱颇重，而心稍嫌忌。因谓女曰：“可得同归乎？”女惨然曰：“幸托契会，得侍中栉。然幽冥理隔，不遂如何？”因涕泣交下。郑审其怪异，乃白夫人曰：“家中相失，颇有疑怪，乞赐还也。”夫人曰：“适蒙见顾，良深感慕。然幽冥殊途，理当暂隔。分离之际，能不泫然。”郑亦泣下。乃大醮会，与别曰：“后三年，当相迎也。”郑因拜辞，妇出门，挥泪握手曰：“虽有后期，尚延年岁。欢会尚浅，乖离苦长。努力自爱。”郑亦悲惋。妇以衬体红衫及金钗一双赠别，曰：“若未相忘，以此为念。”乃分袂而去。夫人敕送郑郎，乃前青骢，被带甚精。郑乘马出门，倏忽复至其家，奴遂云：“家中失已一年矣。”视其所赠，皆真物也。其家语云：“郎君出行后，其马自归，不见有人送来。”郑始寻其故处，唯见大坟，旁有小塚，莹前列树，皆已枯矣。而前所见，悉华茂成阴。其左右人传崔夫人及小郎墓也。郑尤异之，自度三年之期，必当死矣。后至期，果见前所使婢

乘车来迎。郑曰：“生死固有定命，苟得乐处，吾得何忧？”乃悉分判家事，预为终期，明日乃卒。（出《宣室志》）

朱 敖

杭州别驾朱敖旧隐河南之少室山。天宝初，阳翟县尉李舒在岳寺，使骑招敖。乘马便骋，从者在后，稍行至少姨庙下，时盛暑，见绿袍女子，年十五六，姿色甚丽。敖意是人家臧获，亦讶其暑月挟纁。驰马问之，女子笑而不言，走入庙中。敖亦下马，不见有人。遂壁上观画，见绿袍女子，乃途中睹者也，叹息久之。至寺具说其事，舒等尤所叹异。尔夕既寐，梦女子至，把被欣悦，精气越洩，累夕如此。嵩岳道士吴筠书一符辟之，不可。又吴以道术制之，亦不可。他日，宿程道士房。程于法清净，神乃不至。敖后于河南府应举，与渭南县令陈察微往诣道士程谷神。为设薯药，不托莲花，鲜胡麻饌。留连笑语，日暮方回。去少室五里所，忽嵩黑云腾踊，中掣火电。须臾晦昧，骤雨如泻。敖与察微从者一人伏栢林下，旁抵巨壑。久之，有异光，与日月殊状。忽于光中遍是松林，见天女数人，持一舞筵，周竟数里，施为松林上。有天女数十人，状如天仙，对舞筵上。兼有诸神若观世音。终其两舞，如半日许。曲终，有数人状如俳優，卷筵回去，便天地昧黑，复不见人。敖等夤缘夜半，方至舍耳。（出《广异记》）

裴 虬

苏州山人陆去奢亭子者，即宋散骑戴颙宅也。天宝末，河

东裴虬常旅寄此亭，暴亡，久之方悟。说云：“初一人来云：‘戴君见召。’虬问戴为谁，人曰：‘君知宋散骑常侍戴颙乎？’虬曰：‘知之。’曰：‘今呼君者，即是人也。’虬至见颙，颙求以己女妻虬，云：‘先以结婚，不当再娶。’颙曰：‘人神殊道，何若也？’虬言‘已适有禄位，不合为君女婿。’久之，言相往来。颙笑虬不可屈，乃释之，遂活也。”（出《广异记》）

赵 佐

赵佐者，天宝末辅国子四门生。常寝疾，恍惚有二黄衣吏拘行至温泉宫观风楼西，别有府署。吏引入，始见一人如王者。佐前拜谒，王谓佐曰：“君识我否？”佐辞不识。王曰：“君闻秦始皇乎？我即是也。君人主于我家侧造诸宫殿，每奏妓乐，备极奢侈，诚美王也。故我亦如此起楼以观乐。”因访问人间事甚众。又问佐曰：“人间不久大乱，宜自谋免难，无久住京城也。”言讫。使人送还。（出《广异记》）

岐州佐史

岐州佐史尝因事至京，停兴道里。忽见二人及一无头人来云：“王令追己。”佐史知其鬼，因问：君在地下，并何职掌？”云：“是捉事。”佐史谓曰：“幸与诸君臭味颇同，能相救否？事了，当奉万张纸钱。”王人许诺：“期后五日，若不复来者，即是事了。其钱可至天门街烧之。”至五日不来，吏

乃烧钱毕，因移居崇仁里。后京中事了，西还岐州，至杏树店，复逢二人，问：“何所来？”顷于旧处相访不是，所处分事已得免，劳致钱贱地，所由已给永年优复牒讫。非大期至，更无疾病耳。”（出《广异记》）

卷第三百三十五 鬼二十

浚仪王氏 章仇兼琼 李林甫 陈希烈
杨国忠 李叔霁 新繁县令 姚肖品 梁守威

浚仪王氏

浚仪王氏，士人也。其母葬，女婿裴郎饮酒醉，入冢卧棺后，家人不知，遂掩圻。后经数日不见裴郎，家诬为王氏所杀，遂相讼。王氏实无此，举家思虑。葬日恐在圻中，遂开圻得之，气息奄奄，以粥灌之，数日平复。说云，初葬之夕，酒向醒，无由得出。举目窃视，见人无数，文柏为堂，宅宇甚丽。王氏先亡长幼皆集，众鬼见裴郎甚惊，其间一鬼曰：“何不杀之？”妻母云：“小女幼稚仰此，奈何欲杀？”苦争得免。既见长筵美饌，歌乐欢洽。俄闻云：“唤裴郎。”某惧不敢起。又闻群婢连臂踏歌，词曰：“柏堂新成乐未央，回来回去绕裴郎。”有一婢名秬华，以纸烛烧其鼻准成疮，痛不可忍，遂起遍拜，诸鬼等频命裴郎歌舞。饥请食，妻母云：“鬼食不堪。”命取瓶中食与之，如此数夜。奴婢皆是明器，不复有本形象。（出《广异记》）

章仇兼琼

唐天宝中，章仇兼琼为剑南节度，数载入朝。蜀川有张夜

叉者，状如狂人，而言事多中。兼琼将行，呼而问之，夜叉云：“大使若住蜀，有无涯之寿。若必入朝，不见其吉。”兼琼初甚惶惧，久之曰：“安有是耶？”遂行。至汉州，入驿，堕马身死，独心上微煖。彭州刺史李先，令洛阳尉马某送药酒罨药兼起居。洛阳去汉州五十里，奉命便行。至汉州入驿到兼琼所，忽然颠倒而卒。后兼琼乃苏，云地下所由，以马尉见。马氏亦死，便至其家，家人惊异，云：“适尔奉命，还何处也？”不言，视天太息。其妻再问：“宾从何在？又不把笏，何也？”马殊不言。遽挥使去，因流涕言：“已代章仇大使死。适于地下苦论，地下所由并为他无如之何？自念到官日浅，远客孤弱，故还取别。”举言悲号，又谓其妻曰：“无苦，我代其死，彼亦当有深恤。无忧不得还乡。但便尔仓卒，死生永隔，以此为恨耳！”言讫不见。子等初犹恍然疑之，寻见床舁尸还。兼琼翌日还成都，赙马氏钱五百万，敕敕彭州赙五百万，兼还四年秩禄云。（出《广异记》）

李林甫

唐李林甫为相既久，自以为阴祸且多，天下颇怨望，有鬼灾，乃致方术士以禳去之。后得一术士曰：“相国豪贵久矣，积怨者亦多矣。为祸之基，非一朝一夕之故。虽然，庶可免者，朝夕之祸也。”林甫曰：“若之何？”术士曰：“可于长安市，求一善射者以备之。”林甫乃于西市召募之得焉。自云尝厕军伍间，以善射称，近为病，他无所知。林甫即资其衣食，月计以给。后一夕，林甫会宴于庭，燕赵翼侍。度曲未终，忽然中绝。善射者异而听之，无闻矣。乃默筹曰：“夜未阑，忽如是，

非有他耶？抑术士之言耶？”乃执弓矢，踰垣以入伺之。忽见垣之南，有一物堕而下，又一人逾来，善射者一发中之，乃惊去。因至林甫长乐之地，见歌者舞者噤而不能噤其喉，屹而不得翻其袖，寂寂然若木偶状者。因视垣南堕下之物，即一囊而结者。解其中，有数百签，皆林甫及家僮名氏也。于是以名呼，一一而应。遂宴饮如初。其明日，术士来，且贺：“以赖此人，不然几为所祸。乃负冤而死者也。明公久专机要，积戾万状。自兹十稔，乃非吾之所知。”其后林甫籍没，果期十年也。（出《宣室志》）

陈希烈

陈希烈为相，家有鬼焉。或咏诗，或歌呼，声甚微细激切，而历历可听。家人问之曰：“汝何人而在此？”鬼曰：“吾此中戏游，游毕当去。”或索衣服，或求饮食，得之即去，不得即骂。如此数朝，后忽谈经史，鬼甚博览。家人呼希烈侄婿司直季履济命与鬼谈，谓履济曰：“吾因行，固于此戏，闻君特谕，今日豁然。有事当去，君好住。”因去。（出《纪闻》）

杨国忠

唐天宝中，杨国忠，权势薰灼，朝廷无比。忽有一妇人诣宅请见，阍人拒之，妇人大叫曰：“我有大事，要见杨公，尔何阻我！若不见我，当令火发。尽焚杨公之宅！”阍人惧，告国忠。国忠见之，妇人谓国忠曰：“公为相国，何不知否泰之

道？耻公位极人臣，又联国戚，名动区宇，亦已久矣。奢纵不节，德义不修，而壅塞贤路，谄媚君上，又亦久矣。略不能效前朝房杜之踪迹，不以社稷为意，贤与愚不能别。但纳贿于门者，爵而禄之。大才大德之士，伏于林泉，曾不一顾。以恩付兵柄，以爱使牧民。噫！欲社稷安而保家族，必不可也！”国忠大怒，问妇人曰：“自何来？何造次触犯宰相，不惧死罪也？”妇人曰：“公自不知死罪，翻以我为死罪。”国忠怒，命左右斩之。妇人忽不见。国志惊未已，又复立于前。国忠乃问曰：“是何妖耶？”妇人曰：“我实惜高祖太宗之社稷，被一匹夫倾覆。公不解为宰相，虽处佐辅之位，而无佐辅之功。公一死小事耳，可痛者，国朝自此弱。几不保其宗庙，胡怒之耶？我来白于公，胡多事也？今我却退，胡有功也？公胡死耶？民胡哭也？”言讫，笑而出，令人逐之，不见。后至禄山起兵，方悟“胡”字。

李叔霁

唐天宝末，禄山作乱。赵郡李叔霁，与其妻自武关南奔襄阳，妻与二子死于路，叔霁游荆楚。久之，禄山既据东京。妻之姑寡居不能自免，尚住城中，辛苦甚至。役使婢洛女出城采樵，遥见犊走甚急，有紫衣人骑马在后。车中妇人频呼洛女既近，问：“识我否？”婢惊喜曰：“李郎何往？娘子乃尔独行。”妻乃悲泣云：“行至襄阳，叔霁及两儿并死于贼。我缘饥馁，携小儿女嫁此车后人。”遂与洛女见姑。哭毕，问：“姊姊何在？”“姑言近在外。”曰：“此行忽速，不可复待。”留停半日许，时民饥，姑乃设食，粗粝无味。妻子于车中取粳米饭

及他美饌，呼其夫与姑餐。餐毕便发。临别之际，谓曰：“此间辛苦，亦合少物相留，为囊贲已前行。今车中唯有一疋半绢，且留充衣服。深以少为恨也。”乾元中，肃宗克复二京，其姑与子同下扬州。月余，叔霁亦至，相见悲泣，再叹其妻于客中因产歿故，兼小儿女相次夭逝。言讫又悲泣。姑初惭怍，为其侄女为贼所掠。及见叔霁情至，因说其事。云所著裙，即此留绢也。叔霁咨嗟而已。吴郡朱敖，尝于陈留赋中识一军将，自言索得李霁妇云。（出《广异记》）

新繁县令

新繁县令妻亡，命女工作凶服。中有妇人，婉丽殊绝，县令悦而留之，甚见宠爱。后数月，一旦憔悴，言辞顿咽。令怪而问之，曰：“本夫将至，身方远适，所以悲耳。”令曰：“我在此谁如我何？第自饮食，无苦也。”后数日求去，止之不可，留银酒杯一枚为别。谓令曰：“幸甚相思，以此为念。”命赠罗十疋。去后恒思之，持银杯不舍手，每至公衙，即放案上。县尉已罢职还乡里，其妻神枢尚在新繁，故远来移转。投刺谒命，令待甚厚。尉见银杯，数窃视之。令问其故，对云：“此是亡妻棺中物，不知何得至此？”令叹良久，因具言始末，兼论妇人形状音旨，及留杯赠罗之事。尉愤怒终日，后方开棺，见妇人抱罗而卧，尉怒甚，积薪焚之。（出《广异记》）

姚肖品

姚肖品者，杭州钱塘人。其家会客，因在酒座死，经食顷

乃活。云初见一人来唤，意是县家所由。出门看之，便被捉出。至北郭门，有数吏在船中。捉者令品牵船，品云：“忝是绪余，未尝引挽。”遂被捶击，辞不获已。力为牵之，至驿亭桥，已八九里所，鬼不复防御。因尔绝走得脱也。（出《广异记》）

梁守威

唐肃宗时，安史之党方乱。邢州正在贼境，刺史颇有安时之志。长安梁守威者，以文武才辨自负，自长安潜行，因往邢州，欲说州牧至州西南界，方夜息于路旁古墓间，忽有一少年手携一剑亦至，呵问守威曰：“是何人？”守威曰：“我游说之士欲入邢州说州牧，命立功报君。”少年曰：“我亦游说之士也。”守威喜而揖，共坐草中，论以世乱。少年曰：“君见邢牧，何辞以说？”守威曰：“方令天子承祧，上皇又存，佐国大臣，足得戮力同心，以尽灭丑类。故不假多辞，邢牧其应声而奉我教也，可谓乘势因时也。”少年曰：“君如其一，不知其二。今太子传位，上皇犹在。君以为天下有主耶？有归耶？然太子至灵武，六军大臣推戴，欲以为天下主。其如自立不孝也，徒欲使天下怒，又焉得为天下主也？设若太子但奉行上皇，而征兵四海，力剪群盗，收复京城，唯抚而辑之，爵赏军功，亦行后而闻之，则不期而大定也。今日之大事已失，卒不可平天下。我未闻自负不孝之名，而欲诛不忠之辈者也。欲安天下，宁群盗，必待仁主得位。君无说邢牧，我若可说，早已说之。”守威知少年有才略，因长叹曰：“我何之？昔刘琨闻天下乱而喜，我今遇天下乱而忧。”少年乃命行，诣一大林，乃达曙，至林下。见百余人，皆擐甲执兵，乃少年之从者。少

年索酒馔，同欢话而别。谓守威曰：“我授君之一言，君当听之。但回长安，必可取爵禄也。太子新授位，自贱而贵者多矣。关内乱之极也，人皆思治愿安，君但以治平之术教关内诸侯，因依而进。何虑不自立功耶？”守威拜谢而回，才行十步已来，顾之不见。乃却诣林下访之，惟见坏墓甚多。（出《潇湘录》）

卷第三百三十六 鬼二十一

常夷 张守一 郑望 宇文勰 李莹 裴暕 李氏

常夷

唐建康常夷，字叔通，博览经典，雅有文艺。性耿正清直，以世业自尚。家近清溪，常昼日独坐。有黄衫小儿赍书直至阁前曰：“朱秀才相闻。”夷未尝识也，甚怪之。始发其书，云：“吴郡秀才朱均，白常高士。”书中悉非生人语，大抵“家近在西岗，幸为善邻，思奉颜色。”末有一诗云：“具陈平生游城郭，殂没委荒榛。自我辞人世，不知秋与春，牛羊久来牧，松柏几成薪。分绝车马好，甘随狐兔群。何处清风至，君子幸为邻。烈烈盛名德，依依伫良宾。千年何旦暮，一室动人神。乔木如在望，通衢良易遵。高门倘无隔，向与折龙津。”其纸墨皆故弊。常夷以感契殊深，叹异久之，乃为答书，殷勤切至。仍直克期，请与相见。既去，令随视之，至舍西一里许，入古坟中。至期，夷为具酒果。须臾，闻扣门，见前小儿云：“朱秀才来谒。”夷束带出迎。秀才著角巾葛单衣曳履，可年五十许，风度闲和。雅有清致。与相劳苦，秀才曰：“仆梁朝时，本州举秀才高第。属四方多难，遂无宦情，屏居求志。陈永定未终此地，久处泉壤，常钦风味，幽明路绝，遂废将迎。幸因良会，大君子不见嫌弃，得申郁积，何乐如之。”夷答曰：“仆以暗劣，不意冥灵所在咫尺，久阙承稟，幸蒙殊顾，欣感

实多。”因就坐噉果饮酒，问其梁陈间事，历历分明。白云朱异从子。说异事武帝，恩幸无匹。帝有织成金缕屏风，珊瑚钗、玉柄麈尾，林邑所献七宝澡瓶、沉香镂枕，皆帝所秘惜。常于承云殿讲竟，悉将以赐异。昭明太子薨时，有白雾四塞。葬时玄鹄四双，翔绕陵上，徘徊悲鸣，葬毕乃去。元帝一目失明，深忌讳之。为湘东镇荆州，王尝使博士讲《论语》。至于见瞽者必变色，语不为隐，帝太怒，乃鸩杀之。

又尝破北虏，手斩一裨将。于谨破江陵，帝见害，时行刀者乃其子也。沈约母拜建昌太夫人，时帝使散骑侍郎就家读策受印绶，自仆射何敬容已下数百人，就门拜贺，宋梁以来命妇未有其荣。庚肩吾少事陶先生，颇多艺术。

尝盛夏会客，向空大嘘气，尽成雪，又禁诸器物悉住空中。简文帝诏襄阳造凤林寺，少刹柱木未至，津吏于江中获一樟木，正与诸柱相符。帝性至孝，居丁贵嫔柩，涕泣不绝，卧痛溃烂，面尽生疮。侯景陷台城，城中水米隔绝，武帝既敕进粥，官中无米，于黄门布囊中赍得四升，食尽遂绝，所求不给而崩。景所得梁人，为长枷，悉纳其头，命军士以三投矢乱射杀之，虽衣冠贵人，亦无异也。陈武帝既杀王僧辩，天下大雨百余日。又说陈武微时，家甚贫，为人庸保以自给。常盗取长城豪富包氏池中鱼，擒得以担竿击，甚困。即祚后，灭包氏。此皆史所脱遗。事类甚多，不可悉载。后数相来往，谈宴赋诗，才甚清举，甚成密交。夷家有吉凶，皆预报之。

后夷病甚，秀才谓曰：“司命追君为长史，吾亦预巡察，此职甚重，尤难其选，冥中贵盛无比。生人会当有死，纵复强延数年，何似居此地。君当勿辞也。”夷遂欣然，不加药疗，数日而卒。（出《广异记》）

张守一

乾元有张守一，为大理少卿。性仁恕，以平反折狱，死囚出免者甚多。后当早朝，有白头老人，伛偻策杖，诣马前拜谢。守一问故，请避从者，曰：“非生人，明公所出死囚之父也。幽明卑贱，无以报德。明公倘有助身之求，或能致耳。请受教。”守一曰：“贤子无罪，非我屈法伸恩，不敢当此。忝列九卿，颇得自给，幸无劳苦。”再三慰遣之，鬼曰：“当尔且去，倘有求不致者，幸相念。”遂不见。

俄尔有诏赐酺，城中纵观，守一于会中窥见士人家女，姿色艳绝，相悦之而防闲甚急，计无从出，试呼前鬼：“颇能为我致否？”言讫即至，曰：“此易事耳，然不得多时，才可七日。”曰：“足矣。得非变化相惑耶？”鬼曰：“明公何疑之深，仆以他物代取其身。”遂营寂静之处，设帷帐。有顷，奄然而至。良久寤惊曰：“此何处？”唯守一及鬼在傍，给云：“此是天上天使”因与款昵，情爱甚切。

至七日，谓女曰：“天上人间当隔异，欢会尚浅，便尔乖离如何？”因流涕取别。鬼复掩其目送还。守一后私覘女家，云：“家女卒中恶，不识人，七日而醒。”

后经十年，又逢此鬼曰：“天曹相召，便当承诀。今奉药一丸，此能点化杂骨，为骨髀刀把之良者。愿公宝之，有急当用。因歔歔而去。”药如鸡卵许大。

至武太后时，守一以持法宽平，为酷吏所构。流徙岭表，资用窘竭，乃以药点骨，信然。因取给，药尽遂卒。（出《广异记》）

郑 望

乾元中，有郑望者，自都入京，夜投野狐泉店宿，未至五六里而昏黑。忽于道侧见人家，试问门者，云是王将军，与其亡父有旧，望甚喜。乃通名参承，将军出，与望相见。叙悲泣，人事备之，因尔留宿，为设饌饮。中夜酒酣，令呼蘧蔭三娘唱歌送酒。少间，三娘至，容色甚丽，尤工唱《阿鹊监》，及晓别去。将军夫人传语，令买锦袴及头髻花红朱粉等。后数月东归，过送所求物。”将军相见欢洽，留宿如初。望问：“何以不见蘧蔭三娘？”将军云：“已随其夫还东京。”以明日辞去，出门不复见宅，但余丘陇。望恍然却回，至野狐泉，问居人，曰：“是王将军塚。塚边伶人至店，其妻暴疾亡，以苇席裹尸，葬将军坟侧。故呼曰”蘧蔭三娘”云。旬日前，伶官亦移其尸归葬长安讫。”（出《玄怪录》）

宇文觊

韩彻者，以乾元中任陇州吴山令。素与进士宇文觊、辛稷等相善，并随彻至吴山读书，兼许秋赋之给。吴山县令号凶阹，前任多死。令厅有大槐树，觊、稷等意为精魅所凭，私与典正欲彻不在，砍伐去之。期有一日矣，更白彻。彻谓二子曰：“命在于天，责不在树，子等无然。”其谋遂止。后数日，觊、稷行树，得一孔，旁甚润泽，中有青气，上升为云。伺彻还寝，乃命县人掘之。深数尺，得一塚，塚中有棺木而已烂坏，有少齿发及胫骨胯骨犹在。遥望西北阹有一物，众谓是怪异，乃以

五千雇二人取之。初缒，然昼烛一束，二人背刀缘索往视其食瓶，瓶中有水，水上有林擒缒夹等物，泻出地上，悉如烟销。彻至，命佐史收骨发以新棺敛葬诸野。佐史偷钱，用小书函，折骨埋之。既至舍，仓卒欲死，家人白彻，彻命巫视之。巫于彻前灵语，云：“己是晋将军契苾镞，身以战死，受葬于此县。立塚近马坊，恒苦糞秽，欲求迁改。前后累有所白，多遇合死人，遂令冥苦无可上达。今明府恩及幽壤，俸钱市椽，甚惠厚。胥吏酷恶，乃以书函见贮骨发，骨长函短，断我胫脛，不胜楚痛，故复仇之耳。”彻辞谢数四，自陈：“为主不明，令吏人等有此伪欺。当令市椽，以衣被相送。而可小赦其罪，诚幸也。”又灵语云：“寻当释之，然创造此谋，是宇文七及辛四。幽魂佩戴，岂敢忘之？辛候不久自当擢禄，足光其身。但宇文生命薄无位，虽获一第，终不及禄，且多厄难。无当救其三死，若忽为官，虽我亦不能救。”言毕乃去。佐史见释，方获礼葬。觊家在岐山，久之，镞忽空中语云：“七郎夫人在庄疾亟，适已往彼营救，令亦小痊。寻有庄人来报，无可惧也。若还，妻可之后，慎无食马肉。”须臾使至，具如所白。觊入门，其妻亦愈。会庄客马驹死，以熟肠及肉馈觊。觊忘其言而食之，遇乾霍乱，闷而气绝者数矣。忽闻镞言云：“令君勿食马，何故违约？马是前世冤家，我若不在，君无活理；我在，亦无苦也。”遂令左右执笔疏方，药至服之，乃愈。后觊还吴山，会岐州土贼欲僭伪号，署置百官，觊有名，被署中书舍人。贼寻被官兵所杀，觊等七十余人，系州狱待旨。镞复至觊妻所语云：“七郎犯事，我在地中大为求请。然要三千贯钱。”妻辞贫家，实不能办。镞曰：“地府所用，是人间纸钱。”妻云：“纸钱当力办之。”焚毕，复至狱中谓觊曰：“我适于夫人所得三千贯为君属请，事亦解矣。有刘使君至者，即当得放，饱食无忧

也。”寻而诏用刘晏为陇州刺史，辞日奏曰：“占污名贤，曾未相见，所由但以为逆所引，悉皆系狱。臣至州日，请一切释免。”上可其奏。晏至州，上毕，悉召狱囚宣出放之。覬既以为贼所署，耻而还家。半岁余，吕崇贲为河东节度，求书记之士。在朝多言覬者，崇贲奏覬左卫兵曹河东书记，敕赐衣一袭，崇贲送绢百疋。敕至，覬甚喜。受敕，衣绿裳西向拜

蹈，奴忽倒地。锷灵语叹息久之，谓覬：“勿令作官，何故受之？此度不能相救矣。”覬云：“令却还之，如何？”答云：“已受官毕，何谓复还？千万珍重，不复来矣。”后四日，覬遇疾卒。初女巫见锷衣冠甚伟，鬓发洞赤，状若今之库莫奚云。（出《广异记》）

李莹

寿昌令赵郡李莹，同堂妹第十三未嫁。至德初，随诸兄南渡，卒，葬于吴之海盐。其亲兄岷庄在济源，有妹寡居，去庄十余里。禄山之乱，不获南出。上元中，忽见妹还，问其由来，云为贼所掠，言对有理，家人不之诘。姊以乱故，恐不相全，仓卒将嫁近庄张氏。积四五年，有子一人，性甚明惠，靡所不了，恒于岷家独鑿一房，来去安堵。岷家田地，多为人所影占，皆公讼收复之。永泰中，国步既清，岷及诸弟，自江东入京参选。事毕还庄，欲至数百里。妹在庄忽谓婢云：“诸兄弟等，数日当至，我须暂住张家。”又过姊别，姊问其故，曰：“频梦云尔。”婢送至中路，遣婢还。行十余步，回顾不复见，婢颇怪之。后二日，张氏报云已死，姨及外甥等，悲泣适已，而诸兄弟遂至。因发张氏妹丧。岷言：“渠上元中死，殡在海盐，

何得至此？恐其鬼魅。”因往张家临视，举被不复见尸。验其衣镜，皆入棺时物。子亦寻死。（出《广异记》）

裴 斌

河东裴斌，幼好弹箏。时有弹箏师，善为新曲，斌妹欲就学，难其亲受。于是斌就学，转受其妹，遂有能名。久之斌客江湘，卒于南楚。母妹在家，斌忽轻身独还，家惊喜，问其故，云：“囊赍并奴等在后，日暮方至。”欢庆之后，因求箏弹，复令其妹理曲。有所误错，悉皆正之。累正十余曲，因不复见。须臾丧舆乃至云。（出《广异记》）

李 氏

上都来庭里妇人李氏者，昼坐家堂，忽见其夫亡娣，身衣白服，戴布帻巾，迳来逐己。李氏绕床避走，追逐不止，乃出门绝骋。崎岖之中，莫敢支吾救援之者。有北门万骑卒，以马鞭击之，随手而消，止有幞头布，奄然至地，其下得一髑髅骨焉。（出《广异记》）

卷第三百三十七 鬼二十二

韦璜 薛万石 范俶 李浣 张勅
牛爽 李咸 李昼 元载 萧审

韦 璜

潞城县令周混妻者，姓韦名璜，容色妍丽，性多黠惠。恒与其嫂妹期曰：“若有先死，幽冥之事，期以相报。”后适周氏，生二女，乾元中卒，月余，忽至其家，空闻灵语，谓家人曰：“本期相报，故以是来。我已见阎罗王兼亲属。”家人问见锅汤剑树否，答云：“我是何人，得见是事？”后复附婢灵语云：“太山府君嫁女，知我能妆梳，所以见召。明日事了，当复来耳。”明日，婢又灵语云：“我至太山手，有胭脂极赤，与粉，并不异人间物。又云：“府君家撒帐钱甚大，四十鬼不能举一枚，我亦致之。”因空中落钱，钱大如盏。复谓：“府君知我善染红，乃令我染。我辞已虽染，亲不下手，平素是家婢所以，但承已指挥耳。府君令我取婢，今不得已，暂将婢去，明日当遣之还。”女云：“一家唯仰此婢，奈何夺之？”韦云：“但借两日耳。若过两日，保汝宜击髻呼之。夫髻一振，鬼神毕闻。”婢忽气尽，经二日不返，女等鸣髻。少选，复空中语云：“我朝染毕，已遣婢还，何以不至？当是迷路耳。”须臾婢至，乃活，两手忽变作深红色。又制五言诗，与姊嫂夫数首，其寄诗云：“修短各有分，浮华亦非真。断肠泉壤下，幽忧难

具陈。凄凄白杨风，日暮堪愁人。”又二章寄夫，题云泉台客人韦璜。诗云：“不得长相守，青春天舜华。旧游今永已，泉路却为家。”其一：“早知别离切人心，悔作从来恩爱深。黄泉冥寞虽长逝，白日屏帷还重寻。”赠嫂一章，序云《阿嫂相疑留诗》，曰：“赤心用尽为相知，虑后防前只定疑。案牒可申生节目，桃符虽圣欲何为。”见其亲说云尔。（出《广异记》）

薛万石

薛万石，河东人。广德初，浙东观察薛兼训用万石为永嘉令。数月，忽谓其妻曰：“后十日家内食尽，食尽时，我亦当死。米谷荒贵，为之奈何？”妇曰：“君身康强，何为自作不详之语？”万石云：“死甚可恶，有言者，不得已耳。”至期果暴卒，殓毕，棺中忽令呼录事佐史等。既至，谓曰：“万石不幸身死，言之凄怆。然自此未尝扰君，今妻子饥穷，远归无路。所相召者，欲以亲爱累君。”尔时永嘉米贵，斗至万钱，万石于录事已下求米有差。吏人凶惧，罔不依送。迨至丞尉亦有赠。

后数日，谓家人曰：“我暂往越州，谒见薛公。汝辈既有粮食，吾不忧矣。”自尔十余日无言，妇悲泣疲顿，昼寝，忽闻其语，惊起曰：“君何所求？”答云：“吾从越还，中丞已知吾亡，见令张卿来迎，又为见两女择得两婿。兄弟之情，可为厚矣。宜速装饰，张卿到来，即可便发。不尔，当罹山贼之劫，第宜速去也。”家人因是装束。会卿至，即日首途，去永嘉二百里温州为贼所破。家人在道危急，即焚香谳白，必有所言。不问即否。亲见家人白之。（出《广异记》）

范 俶

范俶者，广德初，于苏州开酒肆。日晚，有妇人从门过，色态甚异。俶留宿，妇人初不辞让。乃秉烛，以发覆面，向暗而坐。其夜与申宴私之好，未明求去，云失梳子。觅不得，临别之际，啮俶臂而去。及晓，于床前得一纸梳，心甚恶之。因而体痛红肿，六七日死矣。（出《广异记》）

李 浣

河中少尹李浣，以广德二年薨。初七日，家人设斋毕，忽于中门见浣独骑从门而入。奴等再拜，持浣下马，入座于西廊。诸子拜谒泣，浣云：“生死是命，何用悲耶？只搅亡者心耳。”判嘱家事久之。浣先娶项妃妹，生子四人。项卒，再娶河东窦滔女，有美色，特为浣所爱。尔窦惧不出，浣使呼之。逆谓之曰：“生死虽殊，至于恩情，所未尝替，何惧而不出耶？每在地下，闻君哭声，辄令凄断。悲卿亦寿命不永，于我相去不出二年。夫妻义重，如今同行，岂不乐乎？人生会当有死，不必一二年在于人间为胜。卿意如何？”窦初不言，浣云：“卿欲不从，亦不及矣。后日，当使车骑至此相迎，幸无辞也。”遂呼诸婢，谓四人曰：“汝等素事娘子，亦宜从行。”复取其妻衣服，手自别之，分为数袋，以付四婢，曰：“后日可持此随娘子来。”又谓诸子曰：“吾虽先婚汝母，然在地下殊不相见，不宜以汝母与吾合葬，可以窦氏同穴。若违吾言，神道是殛。”言毕便出。奴等送至门外，见浣驶骑走，而从东转西不复见。

后日车骑至门，他人不之见，唯四婢者见之。便装束，取所选衣服，与家人诀，遂各倒地死亡。（出《广异记》）

张 勅

代宗时，河朔未宁，寇贼劫掠。张勅者，恒阳人也，因出游被掠。其后亦自聚众，因杀害行旅，而誓不伤恒阳人。一日引众千人至恒阳东界，夜半月明，方息大林下，忽逢百余人，列花烛，奏歌乐，与数妇人同行。见勅，遥叱之曰：“官军耶？贼党耶？”勅左右曰：“张将军也。”行人曰：“张将军是绿林将军耶？又何军容之整，士卒之整也？”左右怒，白勅，请杀之，因领小将百人与战。行人持戈甲者不过三二十人，合战多伤士卒。勅怒，自领兵直前，又数战不利。内一人自称幽地王，“得恒阳王女为妻，今来新迎。此夜静月下涉原野，欲避繁杂，不谓偶逢将军。候从无礼，方叱止之。因不犯将军之怒。然素闻将军誓言，不害恒阳人。将军幸不违言。”以恒阳之故，勅许舍之，乃曰：“君辈皆舍，妇人即留。”对曰：“留妇人即不可，欲斗即可。”勂又入战，复不利，勂欲退。左右皆愤怒，愿死格。遂尽出其兵，分三队更斗，又数战不利。见幽地王挥剑出入如风，勂惧，乃力止左右。勂独退而问曰：“君兵士是人也？非人也？何不见伤？”幽地王笑言曰：“君为短贼之长，行不平之事，而复欲与我阴军竞力也。”勂方下马再拜。又谓勂曰：“安禄山父子死，史氏僭命，君为盗，奚不以众归之，自当富贵。”勂又拜曰：“我无战术，偶然贼众推我为长，我何可佐人？”幽地王乃出兵书一卷，以授之而去。勂得此书，颇达兵术。寻以兵归史思明，果用之为将。数年而

卒。(出《潇湘录》)

牛 爽

永泰中，牛爽授庐州别驾。将之任，有乳母乘驴，为镫研破股，岁余，疮不差。一旦苦疮痒，抑搔之，若虫行状。忽有数蝉，从疮中飞出，集庭树，悲鸣竟夕。家人命巫卜之，有女巫颇通神鬼，巫至。向树呵之，咄咄语。诘之，答：见一鬼黑衣冠，据枝间，以手指蝉以导，其词曰：“东堂下，余所处。享我致福，欺我致祸及三女。”巫又言，黑衣者灶神耳。爽不信之，网蝉杀之，逐巫者。后岁余，无异变。爽有三女，在闺房。夏月夜褰闼，爽忽觉前床有一长大尸，白衾覆而僵卧。爽大怖，私语其妻，妻见甚惧。爽尝畜宝剑，潜取击之，划然而内惊叫。及烛，失其鬼，而闺中长女腰断矣，流血满地，爽惊恸失据。大小乱哭，莫知其由。既后半年，夜晦冥，爽列灯于奥，方寝心动，惊觉。又见前鬼在床，爽神迷，仓卒复刎之，断去。闺中乱喧，次女又断腰矣。举家惶振，议者令爽徙居，明鬼神不可与竞，爽终不改。明年又见，卒杀三女。而亲友强徙之他第，爽抱疾亦卒，果如蝉言。后有华岳道士褚乘霞，善驱除，素与爽善，闻之而来。郡以是宅凶，废之。霞至独入，结坛守。其日暮，内闻雷霆，搜索及明，发屋拔木。道士告郡，命锹锸，发堂下丈余，得古坟，铭曰“卓女坟”。道士说，宵中，初有甲兵与霞战，鬼败而溃散。须臾，有一女子，年二十许，叩头谢，言是卓女郎。霞让之，答曰：“非某过也，宿命有素。值爽及女命尽，且不修德，而强梁诬欺，自当尔。”乘霞遂徙其坟，宅后不复凶矣。(出《通幽录》)

李 咸

太原王容与姨弟赵郡李咸，居相卫间。永泰中，有故之荆襄，假公行乘传。次邓州，夜宿邮之厅。时夏月，二人各据一床于东西间，仆隶息外舍。二人相与言论，将夕各罢息，而王生窃不得寐。三更后，云月朦胧，而王卧视庭木。荫宇萧萧然，忽见厨屏间有一妇人窥覩，去而复还者再三。须臾出半身，绿裙红衫，素颜夺目。时又窃见李生起坐，招手以挑之。王生谓李昔日有契，又必谓妇人是驿吏之妻，王生乃佯寐以窥其变。俄而李子起就妇人，相执于屏间，语切切然。久之，遂携手大门外。王生潜行阴处，遥覩之。二人俱坐，言笑殊狎。须臾，见李独归，行甚急，妇人在外屏立以待。李入厨取烛，开出书笥，颜色惨凄。取纸笔作书，又取衣物等，皆缄题之。王生窃见之，直谓封衣以遗妇人，辄不忍惊，伺其睡，乃拟掩执。封衣毕，置床上却出。顾王生且睡，遂出屏，与妇人语。久之，把被俱入下厅偏院。院中有堂，堂有床帐，供树森森然。既入食顷，王生自度曰：“我往袭之，必同私狎。”乃持所卧枕往，潜欲惊之。比至入帘，正见李生卧于床，而妇人以披帛绞李之颈，咯咯然垂死。妇人白面，长三尺余，不见面目，下按悉力以勒之。王生仓卒惊叫，因以枕投之，不中，妇人遂走。王生乘势奔逐，直入西北隅厨屋中。据床坐，头及屋梁，久之方灭。童隶闻呼声悉起，见李生毙，七窍流血，犹心稍缓耳。方为招魂将养，及明而苏。王生取所封书开视之，乃是寄书与家人，叙以辞诀，衣物为信念。不陈所往。但词句郑重，读书恻怆。及李生能言，问之，都不省记。但言仿佛梦一丽人，相诱去耳，诸不记焉。驿之故吏云，旧传厕有神，失天中，已曾杀一客使。

此事王容逢人则说，劝人夜不令独寐。（出《通幽录》）

李 昼

李昼为许州吏，庄在扶沟。永泰二年春，因清明归，欲至泊梁河。先是路旁有冢，去路约二十步，其上无草，牧童所戏。其夜，李昼忽见冢上有穴，大如盘，兼有火光。昼异之，下马跻冢焉。见五女子，衣华服，依五方，坐而纫针。俱低头就烛，矻矻不歇。昼叱之一声，五烛皆灭，五女亦失所在。昼恐，上马而走。未上大路，五炬火从冢出，逐昼。昼走不能脱，以鞭挥拂，为火所爇。近行十里。方达伯梁河，有犬至，方灭。明日，看马尾被烧尽，及股胫亦烧损。自后遂目此为五女冢，今存焉。（出《博异志》）

元 载

大历九年春，中书侍郎平章事元载，早入朝，有献文章者，令左右收之。此人若欲载读，载云：“侯至中书，当为看。”人言：“若不能读，请自诵一首。”诵毕不见，方知非人耳。诗曰：“城东城西旧居处，城里飞花乱如絮。海燕啣泥欲下来，屋里无人却飞去。”载后竟破家，妻子被杀云。（出《玄怪录》）

萧 审

萧审者，工部尚书旻之子，永泰中，为长洲令，性贪暴，

然有理迹，邑人惧惮焉。审居长洲三年，前后取受无纪极。四年五月，守门者见紫衣人三十余骑，从外入门。迎问所以，骑初不言，直至堂院。厅内治书者皆见。门者走入，白审曰：“适有紫衣将军三十骑直入，不待通。”审问：“其人安在？焉得不见？”门者出至厅，须臾，见骑从内出，以白衫蒙审。步行。门者又白奇事，审顾不言。诸吏送至门，不复见。俄闻内哭，方委审卒。后七日，其弟宇复墓，忽倒地作审灵语，责宇不了家事，数十百言。又云：“安胡者，将吾米二百石，绢八十匹，经纪求利。今幸我死，此胡辜恩，已走矣。明日食时，为物色捉之。”宇还至舍，记事白嫂，嫂尔日亦灵语云然。宇具以白刺史常元甫，元甫令押衙候捉，果得安胡。米绢具在，初又云：“米是己钱，绢是枉法物，可施之。”宇竟施绢。（出《广异记》）

卷第三百三十八 鬼二十三

卢仲海 王垂 武丘寺 李佐公
窦裕 商顺 李载 高励 萧遇 朱自劝

卢仲海

大历四年，处士卢仲海与从叔缙客于吴。夜就主人饮，欢甚，大醉。郡属皆散，而缙大吐，甚困。更深无救者，独仲海侍之。仲海性孝友，悉篋中之物药以护之。半夜缙亡，仲海悲惶，伺其心尚煖，计无所出。忽思礼有招魂望反诸幽之旨，又先是有力士说招魂之验，乃大呼缙名，连声不息，数万计。忽苏而能言曰：“赖尔呼救我。”即问其状，答曰：“我向被数吏引，言郎中命邀迎。问其名，乃称尹。逡巡至宅，门阙甚峻，车马极盛，引入。尹迎劳曰：‘饮道如何，常思曩日破酒纵思，忽承戾止。浣濯难申，故奉迎耳。’乃遥入，诣竹亭坐。客人皆朱紫，相揖而坐。左右进酒，杯盘炳曜，妓乐云集，吾意且洽，都亡行李之事。中宴之际，忽闻尔唤声。众乐齐奏，心神已眩，爵行无数，吾始忘之。俄顷，又闻尔唤声且悲，我心惻然。如是数四，且心不便，请辞，主人苦留，吾告以家中有急，主人暂放我来，当或继请。授吾职事，吾向以虚诺。及到此，方知是死，若不呼我，都忘身在此。吾始去也，宛然如梦。今但畏再命，为之奈何？”仲海曰：“情之至隐，复无可行。前事既验，当复执用耳。”因焚香诵咒以备之。言语之际，忽然

又没，仲海又呼之，声且哀厉激切，直至欲明方苏。曰：“还赖尔呼我，我向复饮，至于酣畅。坐寮径醉，主人方敕文牒，授我职。闻尔唤声哀厉，依前恻怛。主人讶我不始，又暂乞放归再三。主人笑曰：‘大奇’。遂放我来。今去留未决。鸡鸣兴，阴物向息，又闻鬼神不越疆。吾与尔逃之，可乎？”仲海曰：“上计也。”即具舟，倍道併行而愈。（出《通幽录》）

王 垂

太原王垂，与范阳卢收友善，唐大历初，尝乘舟于淮浙往来。至石门驿旁，见一妇人於树下，容色殊丽，衣服甚华，负一锦囊。王卢相谓曰：“妇人独息，妇囊可图耳。”乃弥棹伺之，妇人果问曰：“船何适？可容寄载否？妾夫病在嘉兴，今欲省之，足痛不能去。”二人曰：“虚舟且便可寄尔。”妇人携囊而上，居船之首。又徐挑之，妇人正容曰：“暂附何得不正耶？”二人色炸。垂善鼓琴，以琴悦之。妇人美艳粲然，二人振荡，乃曰：“娘子固善琴耶？”妇人曰：“少所习。”王生拱琴以授，乃抚《軫泛弄》泠然。王生曰：“未尝闻之，有以见文君之诚心矣。”妇人笑曰：“委相如之深也。”遂稍亲合，其诙谐慧辨不可言，相视感悦，是夕与垂偶会船前。收稍被隔碍而深叹慕。夜深，收窃探囊中物，视之，满囊骷髅耳。收大骇，知是鬼矣，而无因达于垂。听其私狎甚缱绻。既而天明，妇人有故暂下，收告垂，垂大惧曰：“计将安出？”收曰：“宜伏箬下。”如其言。须臾妇人来问：“王生安在？”收给之曰：“适上岸矣。”妇人甚剧，委收而迫垂，望之稍远，乃弃于岸。併棹倍行数十里外，不见来，夜藏船处闹。半夜后，

妇人至，直入船，拽垂头。妇人四面有眼，腥秽甚，齿咬垂，垂困。二人大呼，众船皆助，遂失妇人。明日，得纸梳于席上，垂数月而卒。（出《通幽记》）

武丘寺

苏州武丘寺，山嵌峯，石林玲珑，楼雉叠起，绿云窈窕，入者忘归。大历初，寺僧夜见二白衣上楼，竟不下，寻之无所见。明日，峻高上见题三首，信鬼语也。其词曰：“幽明虽异路，平昔添工文。欲知潜寐处，山北两孤坟。”“高松多悲风，潇潇清且哀。南山接幽陇，幽陇空崔嵬。白日徒煦煦，不照长夜台。谁知生者乐，魂魄安能回。况复念所亲，恸哭心肝摧。恸器更何言，哀哉复哀哉。”“神仙不可学，形化空游魂。白日非我朝，青松围我门。虽复隔生死，犹知念子孙。何以遣悲惋，万物归其根。寄语世上人，莫厌临芳樽。”庄上有墓林，古冢累累，其文尚存焉。（出《通幽记》）

李佐公

李佐公，大历中在卢州。有书吏王庾请假归。夜行郭外，忽值引骑呵避，书吏映大树窥之，且怪此无尊官也。导骑后一人紫衣，仪卫如大使。后有车一乘，方渡水，御者前曰：“车鞣索断。”紫衣曰：“检簿。”遂见数吏检之曰：“合取卢州某里张道妻脊筋修之。”乃书吏之姨也。顷刻吏回，持两条白物各长数尺，乃渡水而去。至姨家，尚无恙。经宿患背痛，半

日而卒。

窦 裕

大历中有进士窦裕者，家寄淮海。下第将之成都，至洋州无疾卒。常与淮阴令吴兴沈生善，别有年矣。声尘两绝，莫知其适。沈生自淮海调补金堂令，至洋州舍于馆亭中。是夕，风月晴朗，夜将半。生独若有所亡，而不得其寢。俄见一白衣丈夫，自门步来，且吟且嗟，似有恨而不舒者。久之，今日：“家依楚水岸，身寄洋州馆。望月独相思，尘襟泪痕满。”生见之，甚觉类窦裕，特起与语，未及，遂无见矣。乃叹曰：“吾与窦君别久矣，定为鬼耶？”明日驾而去，行未数里，有殡在路前。有识者曰：“进士窦裕殡宫。”生惊，即驰至馆，问馆吏，曰：“有进士窦裕，自京游蜀，至此暴亡。太守命殡于馆南二里外，道左殡宫是也。”即至奠拜泣而去。（出《宣室志》）

商 顺

丹阳商顺，娶吴郡张昶女。昶为京兆少尹，卒葬浈水东，去其别业十里。顺选集在长安，久之，张氏使奴入城迎商郎。顺日暮与俱往，奴盗饮极醉，与顺相失。不觉其城门已闭，无如之何，乃独前行。天渐昏黑，雨雪交下，且所驴甚蹇，迷路不知所之，但信驴所诣。计行十数里，而不得见村墅，转入深草，苦寒甚战。少顷，至一涧，涧南望见灯火。顺甚喜，行至，

乃紫篱茅屋数间，扣门数百下方应，顺问曰：“远客迷路，苦寒，暂欲寄宿。”应曰：“夜暗，雨雪如此，知君是何人。且所居狭陋，不堪止宿。”固拒之，商郎乃问张尹庄去此几许，曰：“近西南四五里，顺以路近可到。”乃出涧，西南行十余里，不至庄。雨雪转甚，顺自审必死，既不可，行欲何之，乃系驴于桑下，倚树而坐。须臾，见一物，状若烛笼，光照数丈，直诣顺前，尺余而止。顺初甚惧，寻而问曰：“得非张公神灵引导余乎？”乃前拜曰：“若是丈人，当示归路。”视光中有小道，顺乃乘驴随之，稍近火移，恒在前尺余。行六七里，望见持火来迎，笼光遂灭。及火至，乃张氏守茔奴也。顺问何以知己来，奴云：“适闻郎君大呼某，言商郎从东来，急往迎。如此再三，是以知之。”遂宿奴庐中，明旦方去。（出《广异记》）

李 载

大历七年，转运使吏部刘晏在部为尚书，大理评事李载摄监察御史，知福建留后。载于建州浦城置使院，浦城至建州七百里，犹为清凉。载心惧瘴疠，不乐职事，经半载卒。后一日，复生如故。家人进食，载如平常食之。谓家人曰：“已死，今暂还者，了使事耳。”乃追其下未了者，使知一切，交割付之。后修状与尚书别，兼作遗书，处分家事。妻崔氏先亡，左右唯一小妻，因谓之曰：“地下见先妻，我言有汝，其人甚怒，将欲有所不相利益，为之奈何？今日欲至，不宜久留也。”言讫，分财与之，使行官送还北。小妻便尔下船，行官少事未即就路。载亦知之，召行官至，杖五下，使骤去。事毕食讫，遂卒。（出《广异记》）

高 励

高励者，崔士光之丈人。夏日，在其庄前桑下，看人家打麦。见一人从东走马来，至励再拜，云：“请治马足。”励云：“我非马医，焉得疗马？”其人笑云：“但为胶粘即得。”励初不解其言，其人乃告曰：“我非人，是鬼耳。此马是木马，君但洋胶粘之，便济行程。”励乃取胶煮烂，出至马所，以见变是木马。病在前足，因为粘之。送胶还舍，及出，见人已在马边。马其骏，还谢励讫。便上马而去。（出《广异记》）

萧 遇

信州刺史萧遇少孤，不知母墓。数十年，将改葬。旧茔在都，既至，启，乃误开卢会昌墓。既而知其非，号恸而归。闻河阳方士道华者，善召鬼，乃厚弊以迎。既至，具以情诉，华曰：“试可耳。”乃置坛洁诚，立召卢会昌至，一丈夫也，衣冠甚伟，呵之曰：“萧郎中太夫人茔，被尔墓侵杂，使其迷误。忽急寻求，不尔，当旦夕加罪。”会昌再拜曰：“某贱役者，所管地累土三尺，方十里，力可及。周外则不知矣。但管内无萧郎中太夫人墓，当为索之。以旦日为期。”及朝，华与遇俱往。行里余，遥见会昌奔来曰：“吾缘寻索，颇扰鬼神，今使按责甚急，二人可疾去。”言讫而灭，二人去之数百步，顾视，见青黑气覆地，竟日乃散。既而会昌来曰：“吾为君寻求，大受阴司谴罚，今计穷矣。”请辞去。华归河阳，遇号哭。自是端居一室。夜忽如梦中，闻户外有声，呼遇小名曰：“吾是尔

母。”遇惊走，出户拜迎。

见其母，母从暗中出。遇与相见如平生，谓遇曰：“汝至孝动天，诚达星神，祇灵降鉴，今我与汝相见，悲怆盈怀。”遇号恸久之，又叹曰：“吾家孝子，有闻于天，虽在泉壤，其为众流所仰。然孝子之感天达神，非惟毁形灭性，所尚由哀耳。”因与遇论幽冥报应之旨，性命变通之道。乃曰：“祸福由人，但可累德。上天下临，实如影响。其有树善不感者，皆是心不同耳。”言叙久之，遇悲慰感激曰：“不意更闻过奖之言，庶万分不恨矣。”乃述迷误莹域之恨，乃曰：“吾来亦为此。年岁寝远，汝小，何由而知？吾墓上已有李五娘墓，亦已平坦，何可辨也？汝明日，但见乌鹊群集，其下是也。”又曰：“若护我西行，当以二魂舆入关。”问其故，答曰：“为叔母在此，亦须归乡。”遇曰：“叔母为谁耶？”母曰：“叔母则是汝外婆，吾亦自呼作叔母，怜吾孤独，尝从咸阳来此伴吾。后因神祇隔绝，不得去，故要二魂舆耳。”言讫而去，倏忽不见。遇哀号待晓，即于乌鹊所集平地，掘之。信是李五娘墓，更于下得母墓，方得合葬。（出《通幽记》）

朱自劝

吴县朱自劝以宝应年亡。大历三年，其女寺尼某乙，令往市买胡饼，充斋馔物。于河西见自劝与数骑宾从二十人，状如为官。见婢歔歔，问：“汝和尚好在，将安之。”婢云：“命市胡饼作斋。”劝云：“吾此正复有饼。”回命从者，以三十饼遗之，兼传问讯。婢至寺白尼，尼悲涕不食，饼为众人所食。后十余日，婢往市，路又见自劝，慰问如初。复谓婢曰：“汝

和尚不了，死生常理，何可悲涕，故寄饼亦复不食。今可将三十饼往，宜令食也。”婢还，终不食。后十日，婢于市，复见自劝。问讯毕，谓婢曰：“方冬严寒，闻汝和尚未挟纩。今附绢二匹，与和尚作寒具。”婢承命持还，以绢授尼。尼以一匹制裤，一留贮之。后十余日，婢复遇自劝，谓曰：“有客数十人，可持二绢。令和尚于房中作馔，为午食。明日午时，吾当来彼。”婢还，尼卖绢，市诸珍膳。翌日待之，至午，婢忽冥昧久之，灵语因言客至。婢起只供食，食方毕，又言曰：“和尚好住，吾与诸客饮食致饱，今往已。”婢送自劝出门，久之方悟，自尔不见。（出《广异记》）

卷第三百三十九 鬼二十四

罗元则 李元平 刘参 闫敬立
崔书生 李则 陆凭 浚阳李生

罗元则

历阳罗元则，尝乘舟往广陵，道遇雨，有一人求寄载，元则引船载之。察其似长者，供待甚厚。无他装囊，但有书函一枚，元则窃异之。夜与同卧，旦至一村，乃求“暂下岸，少顷当还。君可驻船见待，慎无发我函中书也。”许之乃下去。须臾，闻村中哭声，则知有异。乃窃其书视之，曰：“某日至某村，当取其乙，某村名良是。”元则名次在某下，元则甚惧而鬼还。责曰：“君何视我书函？”元则乃前自陈伏，因乞哀甚苦。鬼愍然，谓：“君尝负人否？”元则熟思之曰：“平生唯有夺同县张明道十亩田，遂至失业，其人身已死矣。”鬼曰：“此人诉君耳。”元则泣曰：“父母年老，惟恃元则一身，幸见恩贷。”良久曰：“念君厚恩相载，今舍去，君当趋归。三年无出门，此后可延十年耳。”即下船去。元则归家中，岁余，其父使至田中收稻，即固辞之。父怒曰：“田家当自力，乃欲偷安甘寝，妄为妖辞耶？”将杖之，元则不得已。乃出门，即见前鬼，髡头裸体，背尽疮烂，前持曰：“吾为君至此，又不能自保惜。今即相逢，不能相置。”元则曰：“舍我辞二亲。”鬼许，具以白父。言讫，奄然遂绝。其父方痛恨之，月余亦卒。（出《广异记》）

李元平

李元平者，睦州刺史伯成之子，以大历五年客于东阳精舍读书。岁余暮际，忽有一美女服红罗裙襦，容色甚丽，有青衣婢随来。入元平所居院他僧房中，平悦而趋之，问以所适，及其姓氏。青衣怒云：“素未相识，遽尔见逼，非所望王孙也。”元平初不酬对，但求拜见。须臾，女从中出，相见忻悦，有如旧识，欢言者久之，谓元平曰：“所以来者，亦欲见君，论宿昔事，我已非人，君无惧乎？”元平心既相悦，略无疑阻，谓女曰：“任当言之，仆亦何惧？”女云：“己大人昔任江州刺史，君前生是江州门夫，恒在君家长直，虽生于贫贱，而容止可悦。我以因缘之故，私与交，通君才百日，患霍乱没。故我不敢哭，哀倍常情。素持千手千眼菩萨呪，所愿后身各生贵家，重为婚姻。以朱笔涂君左股为志，君试看之。若有朱者，我言验矣。”元平自视如其言，益信，因留之宿。久之，情契既洽，欢愜亦甚。欲曙，忽谓元平曰：“讎生时至，不得久留，意甚恨恨。”言讫悲涕，云：“后身父为今县令，及我年十六，当得方伯。此时方合为婚姻，未间。幸无婚也。然天命已定，君虽欲婚，亦不可得。”言讫诀去。（出《广异记》）

刘 参

唐建中二年，江淮讹言有厉鬼自湖南来，或曰毛鬼，或曰毛人，或曰柩，不恒其称。而鬼变化无方。人言鬼好食人心，少女稚男，全取之。民恐惧，多聚居，夜烈火不敢寐，持弓刀

以备。每鬼入一家，万家击板及铜器为声，声振天地。人有狂悞而死者。所在如此，官禁不能息。前兖州功曹刘参者，旧业淮泗，因家广陵。有男六人，皆好勇，刘氏率其子，操弓矢夜守。有数女闭堂内，诸郎巡外。夜半后，天色暝晦，忽闻堂中惊叫，言鬼已在堂中，诸郎骇。既闭户，无因入就，乃守窥之。见一物方如床，毛鬣如蝟，高三四尺，四面有足，转走堂内。旁又有鬼，玄毛披体，爪牙如剑，把小女置床上，更擒次女。事且迫矣，诸郎坏壁面而入，以射毛床，毛床走，其鬼亦走。须臾，失鬼所在，而毛床东奔，中镞百数，且不能走。一人擒得，抱其毛，力扞之。食顷，俱堕河梁，大呼曰：“我今抱得鬼。”鬼困。急以火相救，及以火照之，但见抱桥柱耳。刘子尽爪损，小女遗于路。居数日，营中一卒夜见毛鬼飞驰屋上，射之不可，叫呼颇动众，明日伏罪。以令百姓，因而有盗，窃托以妖妄。既而自弥。亦不知其然。（出《通幽记》）

闫敬立

兴元元年，朱泚乱长安。有闫敬立为段秀实告密使，潜途出凤翔山，夜欲抵太平馆。其馆移十里，旧馆无人已久，敬立误入之，但讶莱芜鳃涩。即有二皂衫人迎门而拜，控轡至厅。即问此馆何以寂寞如是，皂衫人对曰：“亦可住。”既坐，亦如当馆驿之礼。须臾，皂衫人通曰：“知馆官前凤州河池县尉刘俶。”敬立见之，问曰：“此馆甚荒芜，何也？”对曰：“今天下榛莽，非独此馆，宫阙尚生荆棘矣。”敬立奇其言，语论皆出人右。俶乃云：“此馆所由并散逃。”因指二皂衫人曰：“此皆某家昆仑奴，一名道奴，一名知远，权且应奉尔。”

敬立因于烛下，细目其奴。皂衫下皆衣紫白衣，面皆昆仑，兼以白字印面分明，信是俶家人也。令覘厨中，有三数婢供饌具，甚忙，信是无所由。良久，盘筵至。食精。敬立与俶同食，甚饱。畜仆等皆如法，乃寝。敬立问俶曰：“缘倍程行，马瘦甚，可别假一马耶？”答曰：“小事耳。”至四更，敬立命驾欲发，俶又具饌，亦如法。俶处分知远，以西槽马，送大使至前馆。兼令道奴被东槽马：“我钱送大使至上路。”须臾马至，敬立乃乘西槽马而行，俶亦行。可二里，俶即却回执别，异于常馆官。别后数里，敬立觉所借马，有人粪之秽，俄而渐盛，乃换己马被驮。而行四五里，东方似明。前馆方有吏迎拜，敬立惊曰：“吾才发馆耳。”曰：“前馆无人。”大使何以宿，大讶。及问所送仆马，俱已不见，其所驮辘重，已却回百余步置路侧。至前馆，馆吏曰：“昔有前官凤州河池县尉刘少府殡宫，在彼馆后园，久已颓毁。”敬立却回验之，废馆更无物，唯墙后有古殡宫。东厂前有搭鞍木马，西侧中有高脚木马，门前废墩子二，殡宫前有冥器数人。渐觉喉中有生食气，须臾吐昨夜所食，皆作朽烂气。如黄衣曲尘之色。斯乃椁中送亡人之食也。童仆皆大吐，三日方复旧。（出《博异记》）

崔书生

博陵崔书生，往长安永乐里。先有旧业在渭南。贞元中，尝因清明节归渭南，行至昭应北墟垆之间，日已晚，歇马于古道左。比百余步，见一女人，靓粧华服，穿越榛莽，似失路于松柏间。崔闲步，剎逼渐近，乃以袂掩面，而足趾跌蹶，屡欲仆地。崔使小童逼而覘之，乃二八绝代之妹也。遂令小童诘之曰：

“日暮何无俦侣，而惶惶於墟间耶？”默不对。又令一童，将所乘马逐之，更以仆马奉送。美人回顾，意似微纳，崔乃倭而缓逐之，以观其近远耳。美人上马，一仆控之而前。才数百步，忽见女奴三数人。哆口盆息，踉跄而谓女郎曰：“何处来？数处求之不得。”拥马行十余步，则长年青衣驻立以俟。崔渐近，乃拜谢崔曰：“郎君悯小娘失路，脱骖仆以济之，今日色已暮，邀郎君至庄可矣？”崔曰：“小娘子何忽独步凄惶如此？”青衣曰：“因被酒兴酣至此。”取北行一二里，复到一树林，室屋甚盛，桃李甚芳。又有青衣七八人，迎女郎而入。

少顷，一青衣出，传主母命曰：“小外生因避醉，逃席失路，赖遇君子，卹以仆马。不然日暮，或值恶狼狐媚，何所不加。阖室戴佩。且憩，即当奉邀。”青衣数人更出候问，如亲戚之密。顷之，邀崔入宅。既见，乃命食。食毕酒至，从容叙言：“某王氏外生女，丽艳精巧，人间无双，欲待君子巾带，何如？”崔放逸者，因酒拜谢于座侧。俄命生出，实神仙也。一住三日，宴游欢洽，无不酣畅。王氏常呼其姨曰玉姨。玉姨好与崔生长行，爱崔口脂合子。玉姨输，则有玉环相酬。崔输且多，先于长安买得合子六七枚，半已输玉姨，崔亦赢玉指环二枚。忽一日，一家大惊曰：“有贼至。”其妻推崔生于后门出。才出，妻已不见，但自于一穴中。唯见荒花半落，松风晚清，黄萼紫英，草露沾衣而已。其赢玉指环犹在衣带。却省初见美人之路而行，见童仆以锹锄发掘一塞穴，已至椽中，见铭记曰：“原周赵王女玉姨之墓。平生怜重王氏外生，外生先歿，后令与生同葬。棺柩俨然，开椽，中有一合，合内有玉环六七枚。崔比其睹者，略无异矣。又一合，中有口脂合子数枚，乃崔生输者也。崔生问仆人，‘但见郎君入柏林，寻觅不得，方寻掘此穴，果不误也。’玉姨呼崔生奴仆为贼耳。崔生感之，

急为掩瘞仍旧矣。（出《博物志》）

李 则

贞元初，河南少尹李则卒，未敛，有一朱衣人来，投刺申吊，自称苏郎中。既入，哀恸尤甚。

俄顷尸起，与之相搏。家人子惊走出堂，二人闭门殴击，及暮方息，孝子乃敢入。见二尸共卧在床，长短形状，姿貌须髯衣服，一无差异。於是聚族不能识，遂同棺葬之。（出《独异志》）

陆 凭

吴郡陆凭少有志行，神彩秀澈，笃信谦让。家于湖州长城，性悦山水，一闻奇丽，千里而往，其纵逸未尝宁居。

贞元乙丑三月，游永嘉，遘疾而歿。凭素与吴兴沈苾友善，苾梦凭颜色憔悴，曰：“我游至永嘉，苦疾将困。君为知我者，愿托家事。”苾悲之。又叙旧欢，宴语久之。因述文章，话虚无之事，乃谓苾曰：赠君《浮云诗》一篇，以寄其怀。诗曰：“虚虚复空空，瞬息天地中。假合成此像，吾亦非吾躬。”悲吟数四。临去曰：“凭船已发来，明日午时到此。”执手而去。及觉，所记甚分明，乃书而录之。如期而凭丧船至。苾抚孤而恸，贖助倍礼。词人杨丹为之誌，具旌神感，铭曰：“笃生府君，美秀而文。没而不起，寄音浮云。”（出《通幽记》）

浔阳李生

李生者，贞元中，举进士，下第归浔阳，途次商洛。会汉南节使入觐，为道骑所迫。四顾唯苍山万重，不知所适。时日暮马劣，无仆徒。见荆棘之深，有殡宫在焉，生遂投匿其中。使既过，方将前去，又不知道途之几何，乃叹曰：“吾之寄是，岂非命哉？”于是止于殡宫中，先拜而祝曰：“某家庐山，下第南归，至此为府公前驱所迫，既不得进，又不得退，是以来。魂如有知，愿容一夕之安。”既而闲望，时风月澄霁。虽郊原数里，皆可洞见。又有殡宫，在百步外，仿佛见一人，渐近，乃一女子，妆饰严丽，短不尽尺，至殡宫南，入穴中。生且听之，闻其言曰：“金华夫人奉白崔女郎，今夕风月好，可以肆目，时难再得，愿稍留念。”穴中应曰：“属有贵客，寄吾之舍，吾不忍去，乖一夕之欢，不足甚矣。”其人乃去，归殡宫下。生明日至逆族问之，有知者，是博陵崔氏女也，随父为尉江南，至此而歿，遂藁葬焉。生感之，乃以酒膳致奠而去。（出宣室志）

卷第三百四十 鬼二十五

韩弇 卢瑱 李章武

韩 弇

河中节度使侍中浑瑊与西蕃会盟，蕃戎背信，掌书记韩弇遇害。弇素与栎阳尉李绩友，因昼寝，忽梦弇被发披衣，面目尽血。绩初不识，乃称姓名，相劳勉如平生。谓绩曰：“今从秃发大使填漳河，憔悴困苦不可言，间来奉诣耳。别后有一诗奉呈。”悲吟曰：“我有敌国仇，无人可为雪。每至秦陇头，游魂自呜咽。”临别，谓绩曰：“吾久饥渴，君至明日午时，于宅西南，为置酒馔钱物，亦平生之分尽矣。”绩许之，及觉。悲怆待旦。至午时，如言祭之。忽有黑风自西来，旋转筵上，飘卷纸钱及酒食皆飞去。举邑人观之，时贞元四年。（出《河东记》）

卢 瑱

贞元六年十月，范阳卢瑱家於钱塘，妻弘农杨氏。其姑王氏，早岁出家，隶邑之安养寺。瑱宅於寺之北里，有家婢曰小金，年可十五六。瑱家贫，假食於郡内郭西堰。堰去其宅数十步，每令小金于堰主事。常有一妇人不知何来，年可四十余，

著瑟瑟裙，蓬发曳漆履，直诣小金坐。自言姓朱，第十二，久之而去。如是数日。时天寒，小金爇火以燎。须臾，妇人至，顾见床下炭，怒谓小金曰：“有炭而焚烟熏我，何也？”举足踏火，火即灭。以手批小金，小金绝倒于地。小金有弟年可四五岁，在旁大骇，驰报于家。家人至，已失妇人，而小金瞑然如睡，其身僵强如束。命巫人祀之，释然。如是具陈其事。居数日，妇人至，抱一物如狸状，尖嘴卷尾，尾类犬，身斑似虎。谓小金曰：“何不食我猫儿？”小金曰：“素无为之，奈何？”复批之，小金又倒，火亦扑灭。童子奔归以报，家人至，小金复瞑然。又祝之，随而愈。自此不令之堰。后数日，令小金引船于寺迎外姑。船至寺门外，寺殿后有一塔，小金忽见塔下有车马，朱紫甚盛。伫立而观之，即觉身不自制。须臾，车马出，左右辟易，小金遂倒。见一紫衣人策马，问小金是何人，旁有一人对答。二人举扶阶上，不令损。

紫衣者驻马，促后骑曰：“可速行，冷落他筵饌。”小金问傍人曰：“行何适？”人曰：“过大云寺主家耳。”须臾，车马过尽。其院中人来，方见小金倒于阶上，复惊异载归，祀酹之而醒。是夕冬至除夜，卢家方备粢盛之具，其妇人鬼倏闪於牖户之间。以其闹，不得入。卢生以二虎目击小金左右臂。夜久，家人怠寝，妇人忽曳，小金惊叫，妇人怒曰：“作饼子，何不啖我？”家人惊起，小金乃醒，而左臂失一虎目。忽窗外即言“还你”，遂掷窗有声，烛之果得。后数日视之，帛裹干茄子，不复虎目矣。冬至方旦，有女巫来坐，话其事未毕，而妇人来，小金即瞑然。其女巫甚惧，方食，遂夹一枚馄饨，置户限上，祝之。於时小金笑曰：“笑朱十二喫馄饨，以两手拒地，合面于馄饨上吸之。”卢生以古镜照之，小金遂泣。言：“朱十二母在盐官县，若得一顿馄饨，及顾船钱，则不来。”

卢生如言，遂诀别而去。方欲焚钱财之时，已见妇人背上负钱。焚毕而去，小金遂释然。居间者，小金母先患风疾，不能言，忽于厨中应诺，便入房，切切然语。出大门，良久，扞衣阔步而入，若人骑马状，直至堂而拜曰：“花容起居。”其家大惊，花容即杨氏家旧婢，死来十余年，语声行动酷似之，乃问花容：“何得来？”答曰：“杨郎遣来，传语娘子，别久好在。杨郎，卢生舅也，要小金母子，故遣取来。”卢生具传，恳辞以留，受语而出门。久之，复命曰：“杨郎见传语，切令不用也，急作纸人代之。”依言剪人，题其名字，焚之。又言：“杨郎在养安寺塔上，与杨二郎双陆。”又问：“杨二郎是何人？”答曰：“神人耳。又有木下三郎，亦在其中。”又问：“小金前见车马何人？”曰：“此是精魅耳。本是东邻吴家阿嫂朱氏，平生苦毒，罚作蛇身。今在天竺寺褚树中有穴，久而能变化通灵，故化作妇人。”又问：“既是蛇身，如何得衣裳著？”答曰：“向某家塚中偷来。”又问：“前抱来者何物？”言“野狸”。遂辞去。即酌一杯令饮，饮讫，更请一杯与门前钁八。问：“钁八是何人？”云：“是杨二郎下行官。”又问：“杨二郎出入如此，人遇之皆祸否？”答曰：“如他杨二郎等神物，出入如风如雨。在虚中，下视人如蝼蚁然，命衰者则自祸耳，他亦无意焉。”言讫而去。至门方醒，醒后问之，皆不知也。后小金夜梦一老人，骑大狮子。狮子如文殊所乘，毛彩奋迅，不可视。旁有二昆仑奴操辔。老人谓小金曰：“吾闻尔被鬼物缠绕，故万里来救。汝是衰厄之年，故鬼点尔作客。”云：“以取钱应点而已，渠亦自得钱。汝若不值我来，至四月，当被作土户，汝则不免死矣。汝於某日拾得秀佛子否？”小金曰：“然。”“汝看此样，绣取七躯佛子，七口幡子。”言讫，又曰：“作八口，吾误言耳。八口，一伴四口，又截头发少许，

赎香以供养之，其厄侧除矣。”小金曰：“受教矣。今苦腰背痛，不可忍，慈悲为除之。”老人曰：“易耳。”即令昆仑奴向前，令展手，便於手掌摩指，则如黑漆，染指上。便背上点二灸处。小金方醒，具说其事，即造佛及幡。视背上，信有二点处，遂灸之，背痛立愈。卢琐秉志刚直，不信其事，又骂之曰：“焉有圣贤，来救一婢？此必是鬼耳。”其夜又梦老人曰：“吾哀尔疾危，是以来救。汝愚郎主，却唤我作鬼魅也，吾亦不计此事。汝至四月，必作土户。然至三月末，当须出杭州界以避之矣。夫鬼神所部，州县各异，亦犹人有逃户。”小金曰：“於余杭可乎？”老人曰：“余杭亦杭州耳，何益也？”又曰：“嘉兴可乎？”曰：“可。”老人曰：“汝於嘉兴投谁家？”答曰：“某家有亲，欲投之。”老人曰：“某家是孝，汝今避鬼，还投鬼家，何益也？”凡孝有灵筵，神道交通，他则知汝所在。汝投吉人家，则可矣。又临发时，脱汝所爱惜衣一事，剪去身，留领缝襟带，余处尽去之。缚一草人衣之，著宅之阴暗处，汝则易衣而潜去也。”小金曰：“诺。圣贤前度灸背，当时获愈，今尚苦腰痛。”老人曰：“吾前不除尔腰者，令尔知有我耳。汝今欲除之耶？”复于昆仑手掌中研黑，点腰间一处而去。悟而验之，信有点迹，便灸之，又差。其后妇人亦不来矣，至三月尽。如言潜之嘉兴，自后无事。（出《通幽录》）

李章武

李章武，字飞卿，其先中山人。生而敏博，遇事便了。工文学，皆得极至。虽弘道自高，恶为洁饰，而容貌闲美，即之温然。与清河崔信友善，信亦雅士，多聚古物，以章武精敏，

每访辩论，皆洞达玄微，研究原本。时人比之张华。贞元三年，崔信任华州别驾，章武自长安诣之。数日，出行，於市北街见一妇女甚美，因给信云：“须州外与亲故知闻。”遂赁舍于美人之家。主人姓王，此则其子妇也，乃悦而私焉。居月余日，所计用直三万余，子妇所供费倍之。即而两心克谐，情好弥切。无何，章武系事，先归长安，殷勤叙别。章武留交颈鸳鸯绮一端，仍赠诗曰：“鸳鸯绮，知结几千丝。别后寻交颈，应伤未别时。”子妇答白玉指环一，又赠诗曰：“捻指环相思，见环重相忆。愿君永持玩，循环无终极。”章有仆杨果者，子妇赍钱一千以奖其敬事之勤。既别，积八九年。章武家长安，亦无从与之相闻。至贞元十一年，因友人张元宗寓居下邳县，章武又自京师与元会。忽思曩好，乃回车涉渭而访之。日暝达华州，将舍于王氏之室，至其门，则阒无行迹，但外有宾榻而已。章武以为下里或废业即农，暂居郊野，或亲宾邀集，未始归复。但休止其门，将别适他舍。见东邻之妇，就而访之，乃云：“王氏之长老，皆捨业而出游，其子妇歿已再周矣。”又详与之谈，即云：“某姓杨，第六，为东邻妻，复访郎何姓？”章武具语之。又云：“曩曾有僦姓杨名果乎？”曰：“有之”。因泣告曰：“某为里中妇五年，与王氏相善。尝云：‘我夫室犹如传舍，阅人多矣。其于往来见调者，皆殫财穷产，甘辞厚誓，未尝动心。顷岁有李十八郎，曾舍于我家。我初见之，不觉自失，后遂私侍枕席。实蒙欢爱，今与之别累年矣。思慕之心，或竟日不食，终夜无寝。我家人故不可托，复被彼夫东西，不时会遇。脱有至者，愿以物色名氏求之。如不参差，相托祇奉，并语深意。但有仆夫杨果即是。’不二三年，子妇寝疾。临死，复见托曰：‘我本寒微，曾辱君子厚顾。心常感念，久以成疾，自料不治。曩所奉托，万一到此，愿申九泉啣恨，千

古睽离之叹。仍乞留止此，冀神会于仿佛之中。’”章武乃求邻妇为开门，命从者市薪刍食物。方将具綯席，忽有一妇人持帚扫地，邻妇亦不之识。章武因访所从者，云是舍中人。又逼而诘之，即徐曰：“王家亡妇，感郎恩情深，将见会。恐生怪怖，致使相闻。”章武许诺，云：“章武所由来者，正为此也。虽显晦殊途，人皆忌惮，而思念情至，实所不疑。”言毕，执帚人欣然而去。逡巡映门，即不复见。乃具饮馔，呼祭。自食饮毕，安寝。至二更许，灯在床之东南，忽尔稍暗，如此再三。章武心知有变，因命移烛背墙，置室东南隅。旋闻室北角窸窣有声，如有人形，冉冉而至。五六岁，即可辨其状。视衣服，乃主人子妇也。与昔见不异，但举止浮急，音调轻清耳。章武下床，迎拥携手，款若平生之欢。自云：“在冥录以来，都忘亲戚，但思君子之心，如平昔耳。”章武倍与狎匿，亦无他异，但数请令人视明星，若出，当须还，不可久住。每交欢之暇，即恳托在邻妇杨氏，云：“非此人，谁达幽恨。”至五更，有人告可还，子妇泣下床，与章武连臂出门。仰望天汉，遂呜咽悲怨。却入室，自於裙带解锦囊，囊中取一物以赠之。其色绀碧，质又坚密，似玉而冷，状如小叶，章武不之识也。子妇曰：“此所谓鞞鞞宝，出昆仑玄圃中，彼亦不可得。妾近於西岳与玉京夫人戏，见此物在众宝瑯上，爱而访之，夫人遂假以相授，云：‘洞天群仙每得此一宝，皆为光荣。’以郎奉玄道，有精识，故以投献，常愿宝之，此非人间之有。”遂赠诗曰：“河汉已倾斜，神魂欲超越。愿郎更回抱，终无从此诀。”章武取白玉宝簪一以酬之，并答诗曰：“分从幽显隔，岂谓有佳期。宁辞重重别，所叹去何之。”因相持泣。良久，子妇又赠诗曰：“昔辞怀后会，今别便终天。新悲与旧恨，千古闲穷泉。”章武答曰：“后期杳无约，前恨已相寻。别路无行信，何因得寄

心？”款曲叙别讫，遂却赴西北隅。行数步，犹回顾拭泪，云：“李郎无捨，念此泉下人。”复哽咽伫立，视天欲明，急趋至角，即不复见。空室窅然，寒灯半灭而已。章武乃促装，却自下邳归长安武定堡。下邳郡官与张元宗携酒宴饮。既酣，章武怀念，因即事赋诗曰：“水不西归月暂圆，令人惆怅古城边。萧条明早分歧路，知更相逢何岁年？”吟毕，与郡官别。独行数里，又自吟诵。忽闻空中有叹赏，音调凄恻，更审听之，乃王氏子妇也。自云：“冥中各有地分，今于此别，无日交会。知郎思眷，故冒阴司之责，远来奉送。千万自爱。”章武愈惑之。及至长安，与道友陇西李助话，亦感其诚而赋曰：“石沉辽海阔，剑别楚天长。会合知无日，离心满夕阳。”章武既事东平丞相府，因闲召玉工视所得鞞鞫宝。工不知，不敢雕刻。后奉使大梁，又召玉工，粗能辨。乃因其形，雕作榭叶象。奉使上京，每以此物贮怀中。至市东街，偶见一胡僧，忽近马叩头云：“君有宝玉在怀，乞一见耳。”乃引于静处开视。僧捧玩移时，云：“此天上之物，非人间有也。”章武后往来华州，访遗杨六娘，至今不绝。（出李景亮为作传）

卷第三百四十一 鬼二十六

李俊 李赤 韦浦 郑驯 魏朋 道政坊宅 郑琼罗

李俊

岳州刺史李俊举进士，连不中第。贞元二年，有故人国子祭酒包佶者，通于主司，援成之。榜前一日，当以名闻执政。初五更，俊将候佶，里门未开，立马门侧。旁有卖糕者，其气烛烛。有一吏若外郡之邮檄者，小囊毡帽，坐于其侧，颇有欲糕之色。俊为买而食之，客甚喜，啗数片。俄而里门开，众竞出，客独附俊马曰：“愿请问。”俊下听之。“某乃冥之吏送进士名者。君非其徒耶？”俊曰：“然。”曰：“送堂之榜在此，可自寻之。”因出视。俊无名，垂泣曰：“苦心笔砚，二十余年，偕计者亦十年。今复无名，岂终无成乎？”曰：“君之成名，在十年之外，禄位甚盛。今欲求之，亦非难。但于本录耗半，且多屯剥，才获一郡，如何？”俊曰：“所求者名，名得足矣。”客曰：“能行少赂于冥吏，即于此，取其同姓者易其名，可乎？”俊问：“几何可？”曰：“阴钱三万贯。某感恩而以诚告，其钱非某敢取，将遗牒吏。来日午时送可也。”复授笔，使俊自注。从上有故太子少师李夷简名，俊欲揩之，客遽曰：“不可，此人禄重，未易动也。”又其下有李温名，客曰：“可矣。”乃揩去“温”字，注“俊”字。客遽卷而行曰：“无违约。”即而俊诣佶，佶未冠，闻俊来怒，出曰：

“吾与主司分深，一言状头可致。公何躁甚？”频见问：“吾其轻言者耶？”俊再拜对曰：“俊愚于名者，若恩决此一朝。今当呈榜之晨，冒责奉谒。”佶唯唯，色犹不平。俊愈忧之。乃变服伺佶出随之，经皇城东此隅，逢春官怀其榜，将赴中书。佶揖问曰：“前言遂否。”春官曰：“诚知获罪，负荆不足以谢。然迫于大权，难副高命。”佶自以交分之深，意谓无阻，闻之怒曰：“季布所以名重天下者，能立然诺。今君移妄于某，盖以某官闲也。平生交契，今日绝矣！”不揖而行，春官遂追之曰：“迫于豪权，留之不得。窃恃深顾，处于形骸，见责如此。宁得罪于权右耳。”请同寻榜，揩名填之。祭酒开榜，见李公夷简，欲揩，春官急曰：“此人宰相处分，不可去。”指其下李温曰：“可矣。”遂揩去“温”字，注“俊”字。及榜出，俊名果在已前所指处。其日午时，随众参谢，不及赴糕客之约。追暮将归，道逢糕客，泣示之背曰：“为君所误，得杖矣。牒吏将举勘，某更他祈。”其止之，某背实有重杖者。俊惊谢之，且曰：“当如何？”客曰：“来日午时，送五万缗，亦可无追勘之厄。”俊曰：“诺。”及到时焚之，遂不复见。然后筮仕之后，追勘贬降，不绝于道。才得岳州刺史，未几而终。（出《续玄怪录》）

李 赤

贞元中，吴郡进士李赤者，与赵敏之相同游闽。行及衢之信安，去县三十里，宿于馆厅。宵分，忽有一妇人入庭中。赤于睡中蹶起下阶，与之揖让。良久既上厅，开篋取纸笔，作一书与其亲，云：“某为郭氏所选为婿。”词旨重叠，讫，乃封

于篋中。复下庭，妇人抽其巾缢之，敏之走出大叫，妇人乃收巾而走。乃视其书，赤如梦中所为。明日，又偕行，南次建中驿，白昼又失赤。敏之即遽往厕，见赤坐于床，大怒敏之曰：“方当礼谢，为尔所惊。”浹日至闽，属寮有与赤游旧者，设燕饮次，又失赤。敏之疾于厕，见赤僵仆于地，气已绝矣。（出《独异志》）

韦 浦

韦浦者，自寿州士曹赴选，至阆乡逆旅，方就食，忽有一人前拜曰：“客归元昶，常力鞭辔之任，愿备门下厮养卒。”浦视之，衣甚垢而神彩爽迈，因谓曰：“尔何从而至？”对曰：“某早蒙冯六郎职在河中，岁月颇多，给事亦勤，甚见亲任。昨六郎绛州轩辕四郎同至此，求卜判官买腰带。某于其下丐茶酒直，遂有言语相及。六郎谓某有所欺，斥留于此。某佣贱，复鲜资用，非有符牒，不能越关禁。伏知二十二郎将西去，偿因而获归，为愿足矣。或不弃顽下，终赐鞭驱，小人之分，又何幸焉？”浦许之。食毕，乃行十数里，承顺指顾，无不先意，浦极谓得人。俄而憩于茶肆，有扁乘数十适至，方解辕纵牛，屹草路边。归趋过牛群，以手批一牛足，牛即鸣痛不能前。主初不之见，遽将求医，归谓曰：“吾常为兽医，为尔疗此牛。”即於墙下捻碎少许土，傅牛脚上，因疾驱数十步，牛遂如故。众皆兴叹。其主乃赏茶二斤，即进於浦曰：“庸奴幸蒙见诺，思以薄伎所获，傲献芹者。”浦益怜之。次於潼关，主人有稚儿戏於门下，乃见归以手捏其背，稚儿即惊闷绝，食顷不寤。主人曰：“是状为中恶。”疾呼二娘，久方至。二娘巫者也，

至则以琵琶迎神，欠嚏良久，曰：“三郎至矣。传语主人，此客鬼为祟，吾且录之矣。”言其状与服色，真归也。又曰：“若以兰汤浴之，此患除矣。”如言而稚儿立愈。浦见归所为，已恶之。及巫者有说，呼则不至矣。明日又行，次赤水西。路旁忽见元昶，破弊紫衫，有若负而顾步甚重，曰：“某不敢以为羞耻，便不见二十二郎。某客鬼也，昨日之事，不敢复言，已见责於华岳神君。巫者所云三郎，即金天也。某为此界，不果闲行，受笞至重。方见二十二郎，到京当得本处县令，无足忧也。他日亦此伧还车耳。”浦云：“尔前所说冯六郎等，岂皆人也？”归曰：“冯六郎名夷，即河伯，轩辕天子之爱子也。卞判官名和，即昔别足者也。善别宝，地府以为荆山玉使判官，轩辕家奴客，小事不相容忍。遽令某失冯六郎意。今日违蹠，实此之由。”浦曰：“冯何得第六？”曰：“冯水官也，水成数六耳。故黄帝四子，轩辕四郎，即其最小者也。”浦其年选授霍丘令，如其言。及赴官至此，虽无所覩，舛飧如有物焉。（出《河东记》）

郑 驯

郑驯，贞元中进士擢第，调补门下典仪，第三十五。庄居在华阴县南五六里，为一县之胜。驯兄弟四人，曰駟，曰驥，曰駒。駒与驯，有科名时誉，县大夫泊邑客无不倾向之。驯与渭桥给纳判官高叔让中外相厚，时往求丐。高为设鮓食，其夜，暴病霍乱而卒。时方暑，不及候其家人，即为具棺椁衾襚敛之，冥器奴马，无不精备。题冥器童背，一曰鹰儿，一曰鸽子。马有青色者，题云撒豆搃。十数日，柩归华阴别墅。时邑客李道

古游虢川半月矣，未知训之死也。回至潼关西永丰仓路，忽逢驯自北来。车仆甚盛，李曰：“别来旬日，行李何盛耶？”色气忻然谓李曰：“多荷渭桥老高所致。”即呼二童鹰儿、鸽子参李大郎。戏谓曰：“明时文士，乃蓄鹰鹤耶？”驯又指所乘马曰：“兼请看仆撒豆搃。”李曰：“仆颇有羨色如何？”驯曰：“但勤修令德，致之何难。”乃相与并辔，至野狐泉，李欲留食，驯以马策过曰：“去家咫尺，何必食为。”有顷，到华阴岳庙东。驯揖李曰：“自此迳路归矣。”李曰：“且相随至县，幸不回路。”驯曰：“仆离家半月，还要早归。”固不肯过岳庙。须臾，李至县，问吏曰：“令与诸官何在？”曰：“适往县南慰郑三十四郎矣。”李曰：“慰何事？”吏曰：“郑三十五郎，今月初向渭桥亡，神枢昨夜归庄耳。”李鞫然曰：“我适与郑偕自潼关来。”一县人吏皆曰不虚，李愕然，犹未之信，即策马疾驰，往郑庄。中路逢县吏崔频、县丞裴悬、主簿卢士琼、县尉庄儒，及其弟庄古、邑客韦纳、郭存中，并自郑庄回。立马叙言，李乃大惊，良久方能言，且忧身之及祸。后往来者。往往於京城中闹处相逢，行李仆马，不异李之所见，而不复有言。（出《河东集》）

魏 朋

建州刺史魏朋，辞满后，客居南昌。素无诗思，后遇病，迷惑失心，如有人相引接，勿索笔抄诗言：“孤愤临清江，每睹向日晚。松影摇长风，蟾光落岩甸。故乡千里余，亲戚罕相见。望望空云山，哀哀泪如霰。恨为泉台客，复此异乡县。愿言敦畴昔，忽以弃疵贱。”诗意如其亡妻以赠朋也。后十余日，

朋卒。(出《玄怪录》)

道政坊宅

道政里十字街东，贞元中，有小宅，怪异日见，人居者必大遭凶祸。时进士房次卿假西院住，累月无患，乃众夸之云：“仆前程事，可以自得矣。咸谓此宅凶，於次卿无何有。”李直方闻而答曰：“是先辈凶於宅。”人皆大笑。后为东平节度李师古买为进奏院。是时东平军每贺冬正常五六十人，鹰犬随之，武将军吏，烹炰屠宰，悉以为常。进士李章武初及第，亦负壮气，诘朝，访太史丞徐泽。遇早出，遂憩马於其院。此日东平军士悉归，忽见堂上有伛背衣黧绯老人，目且赤而有泪，临街曝阳。西轩有一衣暗黄裙白褙褙老母，荷担二笼，皆盛亡人碎骸及驴马等骨，又插六七枚人肋骨於其髻为钗，似欲移徙。老人呼曰：“四娘子何为至此？”老母应曰：“高八丈万福。”遽云：“且辟八丈移去，近来此宅大蹠聒，求住不得也。”章武知音亲说，此宅本凶。或云，章武因此玥粉黛耳。(出《乾鑿子》)

郑琼罗

段文昌从弟某者，贞元末，自信安还洛，暮达瓜洲，宿於舟中。夜久弹琴，忽外有嗟叹声，止息即无。如此数四，乃缓轸还寝。梦一女年二十余，形悴衣败，前拜曰：“妾姓郑名琼罗，本居丹徒。父母早亡，依於孀嫂。嫂不幸又没，遂来杨子

寻姨。夜至逆旅，市吏子王惟举乘醉逼辱，妾知不免，因以领巾绞颈自杀。市吏子乃潜埋於鱼行西渠中。其夕，再见梦於杨子令石义，竟不为理。复见冤气於江，石尚谓非烟之祥，图而表奏。抱恨四十年，无人雪。妾父母俱善琴，适听君琴声，奇弄翕响，不觉来此。”寻至洛北河清县温谷，访内弟樊元则，少有异术。居数日，忽曰：“兄安得一女鬼相随？请言遣之。”乃张灯焚香作法，顷之，灯后窸窣有声，元则曰：“是请纸笔也，好投纸笔于灯影中。”少顷，满纸疾落，灯前视之，书盈於幅。书若杂言七字，辞甚凄恨。元则遽令录之，言鬼书不久辄漫灭。及晓，纸上若煤污，无复字也。元刚复令具酒脯纸钱，乘昏焚於道。有风旋灰，直上数尺，及闻悲泣声。诗凡二百六十二字，率叙幽冤之意，语不甚晓，词故不载。其中二十八字曰：“痛填心兮不能语，寸断肠兮诉何处？春生万物妾不生，更恨香魂不相遇。”（出《酉阳杂俎》）

卷第三百四十二 鬼二十七

独孤穆 华州参军 赵叔牙 周济川

独孤穆

唐贞元中，河南独孤穆者，客淮南。夜投大仪县宿，未至十里余，见一青衣乘马，颜色颇丽。穆微以词调之，青衣对答甚有风格。俄有车路北下道者，引之而去。穆遂谓曰：“向者粗承颜色，谓可以终接周旋，何乃顿相捨乎？”青衣笑曰：“愧耻之意，诚亦不足。但娘子少年独居，性甚严整，难以相许耳。”穆因问娘子姓氏及中外亲族，青衣曰：“姓杨第六。”不答其他。既而不觉行数里。俄至一处，门馆甚肃。青衣下马入，久之乃出，延客就馆曰：“自绝宾客，已数年矣。娘子以上客至，无所为辞。勿嫌疏漏也。”於是秉烛陈榻，衾褥备具。有顷，青衣出谓穆曰：“君非隋将独孤盛之后乎？”穆乃自陈，是盛八代孙。青衣曰：“果如是，娘子与郎君乃有旧。”穆询其故，青衣曰：“某贱人也，不知其由，娘子即当自出申达。”须臾设食，水陆必备。食讫，青衣数十人前导曰：“县主至。”见一女，年可十三四，姿色绝代。拜跪讫，就坐，谓穆曰：“庄居寂寞，久绝宾客，不意君子惠顾。然而与君有旧，不敢使婢仆言之，幸勿为笑。”穆曰：“羁旅之人，馆穀是惠，岂意特赐相见，兼许叙故。且穆平生未离京洛，是以江淮亲故，多不相识，幸尽言也。”县主曰：“欲自陈叙，窃恐惊动长者。妾离人间，已二百年矣。君亦何从而识？”初穆闻姓杨，自称

县主，意已疑之，及闻此言，乃知是鬼，亦无所惧。县主曰：“以君独孤将军之贵裔，故欲奉托，勿以幽冥见疑。”穆曰：“穆之先祖，为隋室将军。县主必以穆忝有祖风，欲相顾托，乃平生之乐闻也。有何疑焉？”县主曰：“欲自宣泄，实增悲感。妾父齐王，隋帝第二子。隋室倾覆，妾之君父，同时遇害。”大臣宿将，无不从逆。唯君先将军，力拒逆党。妾时年幼，常在左右，具见始末。及乱兵入宫，贼党有欲相逼者，妾因辱骂之，遂为所害。”因悲不自胜。穆因问其当时人物及大业末事，大约多同隋史。久之，命酒对饮。言多悲咽，为诗以赠穆曰：“江都昔丧乱，阙下多构兵。豺虎恣吞噬，戈干日纵横。逆徒自外至，半夜开重城。膏血浸宫殿，刀枪倚檐楹。今知从逆者，乃是公与卿。白刃污黄屋，邦家遂因倾。疾风知劲草，世乱识忠臣。哀哀独孤公，临死乃结纒。天地既板荡，云雷时未亨。今者二百载，幽怀犹未平，山河风月古，陵寝露烟青。君子乘祖德，方垂忠烈名。华轩一会顾，土室以为荣。丈夫立志操，存没感其情。求义若可托，谁能抱幽贞。”穆深嗟叹，以为班婕妤所不及也。因问其平生制作，对曰：“妾本无才，但好读古集。常见谢家姊妹及鲍氏诸女皆善属文，私怀景慕。帝亦雅好文学，时时被命。当时薛道衡名高海内，妾每见其文，心颇鄙之。向者情发於中，但直叙事耳，何足称赞？”穆曰：“县主才自天授，乃邺中七子之流。道衡安足比拟？”穆遂赋诗以答之曰：“皇天昔降祸，隋室若缀旒。患难在双阙，干戈连九州。出门皆凶竖，所向多逆谋。白日忽然暮，颓波不可收。望夷既结衅，宗社亦貽羞。温室兵始合，宫闱血已流。悯哉吹萧子，悲啼下凤楼。霜刃徒见逼，玉笄不可求。罗襦遗侍者，粉黛成仇雠。邦国已沧覆，余生誓不留。英英将军祖，独以社稷忧。丹血溅黼宸，丰肌染戈矛。今来见禾黍，尽日悲宗周。”

玉树已寂寞，泉台千万秋。感兹一顾重，愿以死节酬。幽显傥不昧，中焉契绸缪。”县主吟讽数四，悲不自堪者久之。逡巡，青衣数人皆持乐器，而有一人前白县主曰：“言及旧事，但恐使人悲感，且独郎新至，岂可终夜啼泪相对乎？某请充使，召来家娘子相伴。”县主许之。既而谓穆曰：“此大将军来护儿歌人，亦当时遇害。近在於此？”俄顷即至，甚有姿色，善言笑。因作乐，纵饮甚欢。来氏歌数曲，穆唯记其一曰：“平阳县中树，久作广陵尘。不意阿郎至，黄泉重见春。”良久曰：“妾与县主居此二百余年，岂期今日忽有佳礼？”县主曰：“本以独孤公忠烈之家，愿一相见，欲豁幽愤耳。岂可以尘土之质，厚诬君子。”穆因吟县主诗落句云：“求义若可托，谁能抱幽贞。”县主微笑曰：“亦大强记。”穆因以歌讽之曰：“金闺久无主，罗袂坐生尘。愿作吹萧伴，同为骑凤人。”县主亦以歌答曰：“朱轩下长路，青草启孤坟。犹胜阳台上，空看朝暮云。”来氏曰：“曩日萧皇后欲以县主配后兄子，正见江都之乱，其事遂寝。独孤冠冕盛族，忠烈之家。今日相对，正为佳耦。”穆问县主所封何邑，县主云：“儿以仁寿四年生於京师，时驾幸仁寿宫，因名寿儿。明年，太子即位，封清河县主。上幸江都宫，徙封临淄县主。特为皇后所爱，常在宫内。”来曰：“夜已深矣，独孤郎宜且成礼。某当奉候於东阁，伺晓拜贺。”於是群婢戏谑，皆若人间之仪。既入卧内，但觉其气奄然。其身颇冷。顷之，泣谓穆曰：“殂谢之人，久为尘灰。幸将奉事巾栉，死且不朽。”於是复召来氏，饮宴如初。因问穆曰：“承君今适江都，何日当回？有以奉托可乎？”穆曰：“死且不顾。其他有何不可乎？”县主曰：“帝既改葬，妾独居此。今为恶王墓所扰，欲聘妾为姬。妾以帝王之家，义不为凶鬼所辱。本愿相见，正为此耳。君将适江都，路出其墓

下，以妾之故，必为其所困。道士王善交书符於淮南市，能制鬼神。君若求之，即免矣。”又曰：“妾居此亦终不安。君江南回日，能挈我俱去，葬我洛阳北坡上，得与君相近。永有依托，生成之惠也。”穆皆许诺，曰：“迁葬之礼，乃穆家事矣。”酒酣，倚穆而歌曰：“露草芊芊，颓荣未迁。自我居此，於今几年。与君先祖，畴昔恩波。死生契阔，忽此相过。谁谓佳期，寻当别离。俟君之北，携手同归。”因下泪沾巾，来氏亦泣语穆曰：“独孤郎勿负县主厚意。穆因以歌答曰：“伊彼谁阳，在天一方。驱马悠悠，忽来异乡。情通幽显，获此相见。义感畴昔，言存缱绻。清江桂州，可以遨游。惟子之故，不遑淹流。”县主泣谢穆曰：“一辰佳祝，永以为好。”须臾，天将明，县主涕泣，穆亦相对而泣。凡在坐者，穆皆与辞诀。既出门，回顾无所见。地平坦，亦无坟墓之象。穆意恍惚，良久乃定，因徙柳树一株以志之。家人索穆颇甚，忽复数日，穆乃入淮南市果遇王善交於市，遂获一符。既至恶王墓下，为旋风所扑三四，穆因出符示之，乃止。先是穆颇不信鬼神之事，及县主言，无不明晓，穆乃深叹讶，亦私为亲者言之。时年正月，自江南回，发其地数尺，得骸骨一具。以衣衾敛之。穆以其死时草草，葬必有阙，既至洛阳，大具威仪，亲为祝文以祭之，葬于安善门外。其夜，独宿于村墅，县主复至，谓穆曰：“迁神之德，万古不忘。幽滞之人，分不及此者久矣。幸君惠存旧好，使我永得安宅。道途之间，所不奉见者，以君见我腐秽，恐致嫌恶耳。”穆睹其车舆导从，悉光赫於当时。县主亦指之曰：“皆君之赐也。岁至己卯，当遂相见。”其夕因宿穆所，至明乃去。穆既为数千里迁葬，复倡言其事，凡穆之故旧亲戚无不毕知。贞元十五年，岁在己卯，穆晨起将出，忽见数车至其家，谓穆曰：“县主有命。”穆曰：“相见之期至乎？”其

夕暴亡，遂合葬于杨氏。（出《异闻录》）

华州参军

华州柳参军，名族之子。寡欲早孤，无兄弟。罢官，於长安闲游。上巳日，曲江见一车子，饰以金碧，半立浅水之中。后帘徐褰，见搵手如玉，指画令摘芙蓉。女之容色绝代，斜睨柳生良久。柳生鞭马从之，即见车子入永崇里。柳生访其姓崔氏，女亦有母。有青衣，字轻红。柳生不甚贫，多方略轻红，竟不之受。他日，崔氏女有疾，其舅执金吾王，因候其妹，且告之，请为子纳焉。崔氏不乐，其母不敢违兄之命。女曰：“愿嫁得前时柳生足矣。必不允，某与外兄终恐不生全。”其母念女之深，乃命轻红於荐福寺僧道省院达意。柳生为轻红所诱，又悦轻红，轻红大怒曰：“君性正粗，奈何小娘子如此待於君？某一微贱，便忘前好，欲保岁寒，其可得乎？某且以足下事白小娘子。”柳生再拜，谢不敏然。始曰：“夫人惜小娘子情切，今小娘子不乐适王家，夫人是以偷成婚约。君可三两日内就礼事。”柳生极喜，自备数百千财礼，期内结婚。后五日，柳挈妻与轻红於金城里居。及旬月外，金吾到永崇，其母王氏泣云：“某夫亡，子女孤独，被侄不待礼会，强窃女去矣。兄岂无教训之道？”金吾大怒，归笞其子数十。密令捕访，弥年无获。无何，王氏殁，柳生挈妻与轻红自金城赴丧。金吾之子既见，遂告父，父擒柳生。生云：“某於外姑王氏处纳采娶妻，非越礼私诱也。家人大小皆熟知之。”王氏既歿，无所明，遂讼於官。公断王家先下财礼，合归王家。金吾子常悦表妹，亦不怨前横也。经数年，轻红竟洁己处焉。金吾又亡，移其宅

於崇义里。崔氏不乐事外兄，乃使轻红访柳生所在，时柳生尚居金城。崔氏又使轻红与柳生为期，兼赍看圃竖，令积粪堆与宅垣齐，崔氏女遂与轻红蹑之，同诣柳生。柳生惊喜，又不出城，只迁群贤里。后本夫终寻崔氏女，知群贤里住，复与讼夺之。王生情深，崔氏万途求免，托以体孕，又不责而纳焉。柳生长流江陵。

二年，崔氏女与轻红相继而歿，王生送丧，哀恸之礼至矣。轻红亦葬於崔氏坟侧。

柳生江南闲居，春二月，繁花满庭，追念崔氏女，凝想形影，且不知存亡。忽闻扣门甚急，俄见轻红抱妆奁而进，乃曰：“小娘子且至。”闻似车马之声，比崔氏女入门，更无他见。柳生与崔氏女契阔，悲欢之甚。问其由，则曰：“某已与王氏诀，自此可以同穴矣。人生意专，必果夙愿。”因言曰：“某少习乐，箜篌中颇有功。”柳生即时买箜篌，调弄绝妙。二年间，可谓尽平生矣。

无何，王生旧使苍头过柳生之门，见轻红，惊不知其然。又疑人有相似者，未敢遽言。问闾里，又云流人柳参军。弥怪，更伺之，轻红亦知是王生家人，因具言於柳生，匿之。王生苍头却还城，具以其事言於王生。王生闻之，命驾千里而来。

既至柳生家门，於隙窥之，正见柳生坦腹於临轩榻上，崔氏女新妆，轻红捧镜於其侧，崔氏匀铜黄未竟。王生门外极叫，轻红镜坠地，有声如磬，崔氏与王生无憾。遂入，柳生惊，亦待如宾礼。俄又失崔氏所在。柳生与王生从容言事，二人相看不喻，大异之。相与造长安，发崔氏所葬验之，即江陵所施铅黄如新，衣服肌肉，且无损败，轻红亦然。柳与王相誓，却葬之。二人入终南山访道，遂不返焉。（出《乾鑿子》）

赵叔牙

贞元十四年戊寅夏五月旱，徐州散将赵叔牙移入新宅。夜中，有物窗外动摇窗纸声，问之，其物是鬼，吴时刘得言，窟宅在公床下，往来稍难。公为我移出，城南台雨山下有双大树，是我妻墓，墓东埋之。后必相报。”叔牙明旦出城，视之信。即日掘床下，深三尺，得骸骨，如其言葬之。其夜，鬼来言谢，曰：“今时旱，不出三日有雨。公且告长史。”叔牙至明通状，请祈雨，期三日雨足。节度使司空张建封许之，给其所须，叔牙於石佛山设坛。至三日，且无雨，当截耳。城中观者数千人，时与寇邻，建封以为诈妄有谋，晚衙杖杀之。昏时大雨，即令致祭，补男为散骑。时人以为事君当诚实，今赵叔牙隐鬼所报雨至之期，故自当死耳。（出《祥异记》）

周济川

周济川，汝南人，有别墅在扬州之西。兄弟四人俱好学，尝一夜讲授罢，可三更，各就榻将寐。忽闻窗外有格格之声，久而不已。济川於窗间窥之，乃一白骨小儿也，於庭中东西南北趋走。始则叉手，俄而摆臂。格格者，骨节相磨之声也。济川呼兄弟共覘之。良久，其弟巨川厉声呵之，一声小儿跳上阶，再声入门，三声即欲上床。巨川元呵骂转急。小儿曰：“阿母与儿乳。”巨川以掌击之，随掌堕地，举即在床矣，腾踉之捷若猿獾。家人闻之，这意有非，遂持刀棒而至。小儿又曰：“阿母与儿乳。”家人以棒击之，其中也，小儿节节解散如星，

而复聚者数四。又曰：“阿母与儿乳。”家人以布囊盛之，提出，远犹求乳。出郭四五里，掷一枯井。明夜又至，手擎布囊，抛掷跳跃自得。家人辈拥得，又以布囊，如前法盛之，以索括囊，悬巨石而沉诸河，欲负趋出，於囊中仍云：“还同昨夜客耳。”余日又来，左手携囊，右手执断索，趋驰戏弄如前。家人先备大木，凿空其中，如鼓扑，拥小儿於内，以大铁叶，冒其两端而钉之，然后锁一铁，悬巨石，流之大江。负欲趋出，云：“谢以棺槨相送。”自是更不复来，时贞元十七年。（出《祥异记》）

卷第三百四十三 鬼二十八

陆乔 卢江冯媪 窦玉 李和子 李僖伯

陆 乔

元和初，有进士陆乔者，好为歌诗，人颇称之。家於丹阳，所居有台沼，号为胜境。乔家富而好客。一夕，风月晴莹，有扣门者。出视之，见一丈夫，衣冠甚伟，仪状秀逸。乔延入，与生谈议朗畅，出於意表。乔重之，以为人无及者，因请其名氏，曰：“我沈约也。闻君善诗，故来候耳。”乔惊起曰：“某一贱士，不意君之见临也，愿得少留，以侍谈笑。”既而命酒。约曰：“吾平生不饮酒，非阻君也。”又谓乔曰：“吾友范仆射云，子知之乎？”乔对曰：“某常读梁史，熟范公之名久矣。”约曰：“吾将邀之。”乔曰：“幸甚。”约乃命侍者邀范仆射。顷之，云至，乔即拜延坐。云谓约曰：“休文安得而至是耶？”约曰：“吾慕主人能诗，且好宾客，步月至此。”遂相谈谑。久之，约乎左右曰：“往召青箱来。”俄有一儿至，年可十余岁，风貌明秀。约指谓乔曰：“此吾爱子，少聪敏，好读书。吾甚怜之，因以青箱名焉。欲使传吾学也，不幸先吾逝。今令谒君。”即命其子拜乔。又曰：“此子亦好为诗，近从吾与仆谢同过台城。”因命为《感旧》，援笔立成，甚有可观。即讽之曰：“六代旧江川，兴亡几百年。繁华今寂寞，朝市昔渲阗。夜月琉璃水，春风卵色天。伤时与怀古，垂泪国

门前。”乔叹赏久之，因问约曰：“某常览昭明所集之选，见其编录诗句，皆不拘音律，谓之齐梁体。自唐朝沈佺期、宋之问方好为律诗。青箱之诗，乃效今体，何哉？”约曰：“今日为之，而为今体，亦何讶乎？”云又谓约曰：“昔我与君及玄晖、彦升俱游於竟陵之门，日夕笑语卢博。此时之欢，不可追矣。及萧公禅代，吾与君俱为佐命之臣，虽位甚崇，恩愈厚，而心常忧惕，无曩日之欢矣。诸葛长民有言，‘贫贱常思富贵。富贵又践危机。’此言不虚哉！”约亦吁嗟久之。又叹曰：“自梁及今，四百年矣。江山风月，不异当时，但人物潜换耳，能不悲乎？”既而谓云曰：“吾辈为蔡公郢州记室，常梦一人告我曰：‘吾君后当至端揆，然终不及台司。’及吾为仆射尚书令，论者颇以此见许，而终不得。乃知人事无非命也。”时夜已分，云谓约曰：“可归矣。”因相与去，谓乔曰：“此地当有兵起，不过二岁。”乔送至门，行未数步。俱亡所见。乔话於亲友。后岁余，李筠叛，又一年而乔卒。（出《宣室志》）

卢江冯媪

冯媪者，庐江里中啬夫之妇，穷寡无子，为乡民贱弃。元和四年，淮楚大歉，媪逐食於舒。途经牧犊墅，暝值风雨，止于桑下。忽见路隅一室，灯烛荧荧。媪因诣求宿，见一女子，年二十余，容服美丽，携三岁儿，倚门悲泣。前又见老叟与媪，据床而坐，神气惨戚，言语咕囁，有若徵索财物追蹙之状。见冯媪至，叟媪默然舍去。女久乃止泣，入户备饮食，理床榻，邀媪食息焉。媪问其故，女复泣曰：“此儿父，我之夫也，明日别娶。”媪曰：“向者二老人，何人也？於汝何求而发怒？”

女曰：“我舅姑也，今嗣子别娶，征我筐筥刀尺祭祀旧物，以授新人。我不忍与，是有斯责。”媪曰：“汝前夫何在？”女曰：“我淮阴令梁倩女，适董氏七年，有二男一女，男皆随父，女即此也。今前邑中董江，即其人也。江官为鄴丞，家累巨产。”发言不胜呜咽，媪不之异，又久困寒饿，得美食甘寝，不复言。女泣至晓。媪辞去，行二十里，至桐城县。县东有甲第，张帘帷，具羔雁，人物纷然。云：“今日有官家礼事。”媪问其郎，即董江也。媪曰：“董有妻，何更娶也？”邑人曰：“董妻及女亡矣。”媪曰：“昨宵我遇雨，寄宿董妻梁氏舍，何得言亡？”邑人询其处，即董妻墓也。询其二老容貌，即董江之先父母也。董江本舒州人，里中之人，皆得详之，有告董江者。董以妖妄罪之，令部者迫逐媪去。媪言於邑人，邑人皆为感叹。是夕，董竟就婚焉。元和六年，夏五月，江淮从事李公佐，使至京。回次汉南，与渤海高铖、天水赵攒、河南宇文鼎会於传舍，宵话征异，各尽见闻。铖具道其事，公佐因为之传。（出《异闻录》）

窦 玉

进士王胜、盖夷，元和中，求荐於同州。时宾馆填溢，假郡功曹王翥第，以俟试。既而他室皆有客，唯正堂，以小绳系门。自牖而窥其内，独床上有褐衾，床北有破笼，此外更无有。问其邻，曰：“处士窦三郎玉居也。”二客以西厢为窄，思与同居，甚嘉其无姬仆也。及暮，窦处士者，一驴一仆，乘醉而来。夷、胜前谒，且曰：“胜求解於郡，以宾馆喧，故寓於此。所得西廊，亦甚窄。君子既无姬仆，又是方外之人，愿略同此

室，以俟郡试。”玉固辞，接对之色甚傲。夜深将寝，忽闻异香。惊起寻之，则见堂中垂帘帷，喧然语笑。於是夷、胜突入其堂中。屏帷四合，奇香扑人，雕盘珍膳，不可名状。有一女，年可十八九，妖丽无比，与奚对食，侍婢十余人，亦皆端妙。银炉煮茗方熟。坐者起入西厢帷中，侍婢悉入，曰：“是何儿郎？突冲人家。”奚面色如土，端坐不语。夷、胜无以致辞，啜茗而出。既下阶，闻闭户之声，曰：“风狂儿郎，因何共止？古人所以卜邻者，岂虚言哉。”奚辞以非己所居，难拒异容。必虑轻侮，岂无他宅，因复欢笑。及时，往覘之，尽复其故。奚独偃於褐衾中，拭目方起。夷、胜诘之，不对。夷、胜曰：“君昼为布衣，夜会公族，苟非妖幻，何以致丽人？不言其实，即当告郡。”奚曰：“此固秘事，言亦无妨。比者玉薄游太原，晚发冷泉，将宿於孝义县，阴晦失道，夜投入庄。问其主，其仆曰：‘汾州崔司马庄也。’令人告焉。出曰：‘延入。’崔司马年可五十余，衣绯，仪貌可爱。问奚之先及伯叔昆弟，诘其中外。自言其族，乃玉亲，重其为表丈也。玉自幼亦尝闻此丈人，但不知其官。慰问殷勤。情礼优重。因令报其妻曰：‘奚秀才乃是右卫将军七兄之子，是吾之重表侄，夫人亦是丈母，可见之。从宦异方，亲戚离阻，不因行李，岂得相逢。请即见。’有顷，一青衣曰：‘屈三郎入。’其中堂陈设之盛，若王侯之居。盘饌珍华，味穷海陆。既食，丈人曰：‘君今此游，将何所求？’曰：‘求举资耳。’曰：‘家在何郡？’曰：‘海内无家。’丈人曰：‘君生涯如此身落然，蓬游无抵，徒劳往复。丈人有侍女，年近长成，今便合奉事。衣食之给，不求於人。可乎？’玉起拜谢，夫人喜曰：‘今夕甚佳，又有牢饌。亲戚中配属，何必广召宾客？吉礼既具，便取今夕。’谢讫复坐，又进食。食毕，憩玉於西厅。具浴，浴讫。授衣中。

引相者三人来，皆聪朗之士，一姓王，称郡法曹；一姓裴，称户曹；一姓韦，称郡都邮，相揖而坐。俄而礼舆香车皆具，华烛前引，自西厅至中门，展亲御之礼。因又绕庄一周，自南门入及中堂，堂中帷帐已满。成礼讫，初三更，其妻告玉曰：‘此非人间，乃神道也。所言汾州，阴道汾州，非人间也。相者数子，无非冥官。妾与君宿缘，合为夫妇，故得相遇。人神路殊，不可久住，君宜即去。’玉曰：“人神既殊，安得配属？以为夫妇，便合相从。何为一夕而别也？”妻曰：“妾身奉君，因无远近。但君生人，不合久居於此。君速命驾。常令君篋中有绢百疋，用尽复满。所到，必求静室独居。少以存想，随念即至。十年之外，可以同行未间，昼别宵会尔。”玉乃入辞。崔曰：“明晦虽殊，人神无二。小女得奉巾栉，盖是宿缘。勿谓异类，遂猜薄之。亦不可言於人。公法讯问，言亦无妨。言讫，得绢百疋而别。自是每夜独宿，思之则来。供帐饌具，悉其携也。若此者五年矣。”夷、胜开其篋，果有绢百疋，因各赠三十疋，求其秘之。言讫遁去，不知所在焉。（出《玄怪录》）

李和子

元和初，上都东市恶少李和子，父名努眼。和子性忍，常偷狗及猫食之，为坊市之患。常臂鹄立於衢，见二人紫衣，呼曰，“尔非李努眼子名和子乎？”和子即揖之。又曰：“有故，可隙处言也。”因行数步，止於人外，言“冥司追公，可即去。”和子初不受，曰：“人也，何给言？”又曰：“我即鬼。”因探怀中，出一牒，印文犹湿，见其姓名分明，为猫犬四百六十

头论诉事。和子惊惧，双弃鹄拜祈之：“我分死耳，必为我暂留，当具少酒。”鬼固辞，不获已。初将入毕罗四，鬼掩鼻，不肯前。乃延於旗亭杜氏，揖让独言，人以为枉也。遂索酒九碗，自饮三碗，六碗虚设於西座，具求其为方便以免。二鬼相顾，“我等受一醉之恩，须为作计。”因起曰：“姑迟我数刻，当返。”未移时至，曰：“君办钱四十万，为君假三年命也。”和子许诺，以翌日及午为期，因酬酒直，酒且返其酒。尝之，味如水矣，冷复冰齿。和子遽归，如期备酬焚之，见二鬼契其钱而去。及三日，和子卒。鬼言三年，人间三日也。（出《酉阳杂俎》）

李僖伯

陇西李僖伯，元和九年任温县。常为予说，元和初，调选时，上都兴道里假居。早往崇仁里访问选人，忽於兴道东门北下曲，马前见一短女人，服孝衣，约三尺已来，言语声音，若大妇人，咄咄似有所尤。即云：“千忍万忍，终须决一场。我终不放伊！”弹指数下云：“大奇大奇。”僖伯鼓动后出，心思异之，亦不敢问。日旰，及广衢，车马已闹，此妇女为行路所怪，不知其由。如此两日，稍稍人多，只在崇仁北街。居无何，僖伯自省门东出，及景风门，见广衢中，人闹已万万，如东西隅之戏场。大围之。其间天数小儿环坐，短女人往前，布幂其首，言词转无次第，群小儿大共嗤笑。有人欲近之，则来拿攫，小儿又退。如是日中，看者转众。短女人方坐，有一小儿突前，牵其幂首布，遂落。见三尺小青竹，挂一触髅髑然。金吾以其事上闻。（出《乾鑿子》）

卷第三百四十四 鬼二十九

王裔老 张弘让 寇鄘 呼延冀 安凤
成叔弁 襄阳选人 祖价

王裔老

华州下邽县东南三十余里，曰延年里，里西南有故兰若，而无僧居。唐元和八年，翰林学士白居易丁母忧，退居下邽县。

七月，其从祖兄曰皞，自华州来访居易，途出于兰若前。及门，见妇女十许人，衣黄绫衣，少长杂坐，会语于佛屋下，声闻于门。皞热行方渴，将就憩，且求饮。望其从者萧士清未至，因下马，系缰于门柱。举首，忽不见，自意其退藏于窗闼之间。从之不见，又意其退藏于屋壁之后。从之，又不见。周视其四旁，则堵墙环然无隙缺。复视其聚谈之所，尘埃冪然，无足迹。由是知其非人，悸然大异之。上马急驱，来告居易。且闻其所言，云云甚多，不能殫记。大抵多云王裔老如此，观其词意，若相与数其过者。厥所去居易舍八九里，因同往访焉。

其地果有王裔者，即其里人也。方徙居於兰若之东北百余步，葺墙屋，筑场艺树仅毕，明日而入。

既入。不浹旬而裔死，不越月而妻死，不逾时而裔之二子二妇及一孙亦死。止余一子，曰明进，大恐惧，不知所为。意新居不祥，乃撒屋拔树。

夜徙去，遂免。（出《白居易集》）

张弘让

元和十二年，寿州小将张弘让，娶兵马使王暹女。淮西用兵方急，令狐通为刺史。弘让妻重疾累月，每思食，弘让与具。后不食，如此自夏及秋，乍进乍退，弘让心终不怠。

冬十月，其妻忽思汤饼，弘让与具之。工未竟，遇军中给冬衣，弘让遂请同志王士征妻为馔。弘让乃去。士征妻馔熟，就床欲进，忽然弘让妻自额鼻中分半，一手一股在床，流血殷席。士征妻惊呼，告营中。军人妻诸邻来，共观之，竞问莫知其由。

俄而吏报通，使人检视。其日又非昏暝，二妇素无嫌怨，遂为吏所录。弘让奔归，及丧所，忽闻空中妇悲泣云：“某被大家唤将看儿去。烦君多时，某不得已，君终不见弃。大家索君恳求耳。”先是弘让营居后小圃中，有一李树，妇云：“君今速为某造四分食，置李树下。君则向树下哀祈，某必得再履人世也。”弘让依其言，陈馔，恳祈拜之。忽闻空中云：“还汝新妇。”便闻王氏云：“接我以力。”弘让如其言接之，俄觉赫然半尸薄下，弘让抱之。遽闻王氏云：“速合床上半尸。”比弘让拳曲持半尸到床，王氏声声云：“勘其剖处，无所参差。”弘让尽力与合之，令等其旧。王氏云：“覆之以衾，无我问三日。”弘让如其教。

三日后，闻呻吟，乃云：“思少羹粥。”弘让以饮灌其喉，尽一杯。又云：“具无相问。”七日则泯如旧，但自项及脊彻尻，有痕如刀伤。前额及鼻，贯胸腹亦然。

一年，平复如故。生数子。此故友庞子肃亲见其事。（出《乾鑿子》）

寇 鄺

元和十二年，上都永平里西南隅，有一小宅，悬榜云：“但有人敢居，即传元契奉赠，及奉其初价。”大历年，安太清始用二百千买得，后卖与王恂。传受凡十七主，皆丧长。布施与罗汉寺，寺家赁之，悉无人敢入。有日者寇鄺，出入于公卿门，诣寺求买，因送四十千与寺家。寺家极喜，乃传契付之。有堂屋三间，甚庠，东西厢共五间，地约三亩，榆楮数百株。门有崇屏，高八尺，基厚一尺，皆炭灰泥焉。鄺又与崇贤里法明寺僧普照为门徒。其夜，扫堂独止，一宿无事。

月明，至四更，微雨，鄺忽身体拘急，毛发如磔，心恐不安。闻一人哭声，如出九泉。乃卑听之，又若在中天。其乍东乍西，无所定。欲至曙，声遂绝。鄺乃告照曰：“宅既如此，应可居焉。”命照公与作道场。至三更，又闻哭声。

满七日，鄺乃作斋设僧，方欲众僧行食次，照忽起，于庭如有所见，遽厉声逐之，喝云：“这贼杀如许人。”绕庭一转，复坐曰：“见矣见矣。”遂命鄺求七家粉水解秽。

俄至门崇屏，洒水一杯，以柳枝扑焉。屏之下四尺开，土忽颓圯，中有一女人，衣青罗裙红袴锦履绯衫子。其衣皆是纸灰，风拂，尽飞于庭，即枯骨籍焉。乃命织一竹笼子，又命鄺作三两事女衣盛之。送葬渭水之沙州，仍命勿回头，亦与设酒馔。自后小大更无恐惧。初郭汾阳有堂妹，出家永平里宣化寺，汾阳王夫人之顶谒其姑，从人颇多。后买此宅，往来安置。或闻有青衣不谨，遂失青衣。夫人令高筑崇屏，此宅因有是焉。亦云，青衣不谨，洩漏游处，由是生葬此地焉。（出《乾鑿子》）

呼延冀

咸和中，呼延冀者，授忠州司户，携其妻之官。至泗水，遇盗。尽夺其财物，乃至裸衫。冀遂与其妻於路旁访人烟。俄逢一翁，问其故，冀告之。老翁曰：“南行之数里，即我家，可与家属暂宿也。”冀乃与老翁同至其家。入林中，得一大宅，老翁安存一室内，设食遗衣。至深夜，亲就冀谈话。复具酒肴，曰：“我家唯有老母。君若未能携妻去，欲且留之，伺到官再来迎，亦可。我见君贫，必不易相携也。”冀思之良久，遂谢而言曰：“丈人既悯我如是，我即以心素托丈人。我妻本出官人也，能歌，仍薄有文艺。然好酒，多放荡。留之后，幸丈人拘束之。”老翁曰：“无忧，但自赴官。”明日，冀乃留妻而去。临别，妻执冀手而言曰：“我本与尔远涉川陆，赴一薄官，今不期又留我于此。君若不来迎我，我必奔出，必有纳我之人也。”泣泪而别。冀到官，方谋远迎其妻。忽一日，有达一书者，受之，是其妻书也。其书曰：“妾今自裁此书，以达心绪，唯君少览焉。妾本歌妓之女也，幼入宫禁，以清歌妙舞为称。固无妇德妇容。及宫中有命，掖庭选人，妾得放归焉。是时也，君方年少，酒狂诗逸，在妾之邻。妾即不拘，君亦放荡。君不以妾不可奉苹蘩，遂以礼娶妾。妾既与君匹偶，诸邻皆谓之才子佳人。每念花间同步，月下相对，红楼戏谑，锦闱言誓。即不期今日之事也。悲夫！一何义绝。君以妾身，弃之如履，留于荒郊，不念孤独。自君之官，泪流莫遏。思量薄情，妾又奚守贞洁哉。老父家有一少年子，深慕妾，妾已归之矣。君其知之。”冀览书掷书，不胜愤怒，遂抛官至泗水。本欲见老翁及其妻，皆杀之。访寻不得，但见一大塚，林木森然。冀毁其塚，

见其妻已死在塚中，乃取尸祭，别葬之而去。（出《潇湘录》）

安 凤

安凤，寿春人，少与乡里徐侃友善，俱有才学。本约同游宦长安，侃性纯孝，别其母时，见母泣涕不止，乃不忍离。凤至长安，十年不达，耻不归。后忽逢侃，携手叙阔别，话乡里之事，悲喜俱不自胜。同寓旅舍数日，忽侃谓凤曰：“我离乡一载，我母必念我，我当归。君离乡亦久，能同归乎？”凤曰：“我本不勤耕凿，而志切於名宦。今日远离乡国，索米於长安，无一公卿知。十年之漂荡，大丈夫之气概，焉能以面目回见故乡之人也？”因泣谓侃曰：“君自当宁亲，我誓不达不归矣！”侃留诗曰：“君寄长安久，耻不还故乡。我别长安去，切在慰高堂。不意与离恨，泉下亦难忘。”凤亦以诗赠别曰：“一自离乡国，十年在咸秦。泣尽卞和血，不逢一故人。今日旧友别，羞此漂泊身。离情吟诗处，麻衣掩泪频。泪别各分袂，且及来年春。”凤犹客长安。因夜梦侃，遂寄一书达寿春。首叙长安再相见，话幽抱之事。侃母得凤书，泣谓附书之人曰：“侃死已三年。”却到长安，告凤，凤垂泣叹曰：“我今日始悟侃别中‘泉下亦难忘’之句。”（出《潇湘录》）。

成叔弁

元和十三年，江陵编户成叔弁有女曰兴娘，年十七。忽有媒氏诣门云：“有田家郎君，愿结婚媛，见在门。”叔弁召其

妻共窥之，人质颇不惬，即辞曰：“兴娘年小，未办资装。”门外闻之，即趋入曰：“拟田郎参丈人丈母。”叔弁不顾，遽与妻避之。田奴曰：“田四郎上界香郎，索尔女不得耶？”即笑一声，便有二人自空而下，曰：“相呼何事？”田曰：“成家见有一女，某今商量，确然不可。二郎以为何如？”二人曰：“彼固不知，安有不可？幸容言议。况小郎娘子魂识已随足下，慕足下深矣。黎庶何知？不用苦怪。”言讫，而兴娘大叫于房中曰：“嫁与田四郎去。”叔弁既觉非人，即下阶辞曰：“贫家养女，不喜观瞩。四郎意旨，敢不从命。但且坐，与媒氏商量，无太匆匆也。”四人相顾大笑曰：“定矣。”叔弁即令市果实，备茶饼，就堂垂帘而坐。媒氏曰：“田家意不美满，四郎亦太匆匆。今三郎君总是词人，请联句一篇然后定。”众皆大笑乐曰：“老姬但作媒，何必议他联句事。”媒氏固请，田郎良久乃吟曰：“一点红裳出翠微。秋天云静月离离。”田请叔弁继之，叔弁素不知书，固辞，往复再四。食顷，忽闻堂上有人语曰：“何不云：‘天曹使者徒回首，何不从他九族卑？’”言讫，媒与三人绝倒大笑曰：“向道魔语，今欲何如？”四人一时趋出，不复更来。其女若醉人狂言，四人去后，亦遂醒矣。（出《河东记》）

襄阳选人

于頔镇襄阳时，选人刘某入京，逢一举人，年二十许，言语明朗，同行数里，意甚相得，因籍草。刘有酒，倾数杯。日暮，举人指歧径曰：“某弊止从此数里，能左顾乎？”刘辞以程期，举人因赋诗曰：“流水涓涓长芹牙，织鸟双飞客还家。

荒村无人作寒食，殡宫空对棠梨花。”至明，刘归襄阳州，因往寻访举人，惟有殡宫存焉。（出《酉阳杂俎》）

祖 价

进士祖价，詠之孙也。落第后，尝游商山中，行李危困。夕至一孤驿，去驿半里已来，有一空佛寺，无僧居，价与仆夫投之而宿。秋月甚明，价独玩月，来去而行。忽有一人，自寺殿后出，揖价共坐，语笑说经史，时时自吟。价烹茶待之，此人独吟不已。又云：“夫人为诗，述怀讽物。若不精不切，即不能动人。今夕偶相遇，后会难期，辄赋三两篇，以述怀也。”遂朗吟云：“家住驿北路，百里无四邻。往来不相问，寂寂山家春。”又吟：“南冈夜萧萧，青松与白杨。家人应有梦，远客已无肠。”又吟：“白草寒路里，乱山明月中。是夕苦吟罢，寒烛与君同。”诗讫，再三吟之。夜久，遂揖而退。至明日，问邻人，此前后数里，并无人居，但有书生客死者，葬在佛殿后南冈上。价度其诗，乃知是鬼。为文吊之而去。（出《会昌解颐录》）

卷第三百四十五 鬼三十

郭承嘏 张庾 刘方玄 光宅坊民
淮西军将 郭翥 裴通远 郑绍 孟氏

郭承嘏

郭承嘏，尝宝惜法书一卷，每携随身。初应举，就杂文试。写毕，夜犹早。缄置篋中，及纳试而误纳所宝书贴。却归铺，于烛笼下取书贴观览，则程氏宛在篋中。计无所出，来往于棘闹门外。见一老吏，询其试事，具以实告。吏曰：“某能换之。然某家贫，居兴道里，倘换得，愿以钱三万见酬。”承嘏许之。逡巡，赍程试入，而书贴出，授承嘏。明日归亲仁里，自以钱送诣兴道里。疑问久之，吏家人出。以姓氏质之，对曰：“主父死三月，力贫，未办周身之具。”承嘏惊叹久之，方知棘围所见，乃鬼也。遂以钱赠其家。（出《尚书谈寻》。）

张 庾

张庾举进士，元和十三年，居长安升道里南街。十一月八日夜，仆夫他宿，独庾在月下。忽闻异香满院，方惊之，俄闻履声渐近。庾履履听之，数青衣年十八九，艳美无敌，推门而入，曰：“步月逐胜，不必乐游原，只此院小台藤架可矣。”

遂引少女七八人，容色皆艳绝，服饰华丽，宛若豪贵家人。庾走避堂中，垂帘望之。诸女徐行，直诣藤下。须臾，陈设床榻，雕盘玉尊杯杓，皆奇物。八人环坐，青衣执乐者十人，执拍板立者二人，左右侍立者十人。丝管方动，坐上一人曰：“不告主人，遂欲张乐，得无慢乎？既是衣冠，邀来同欢可也。”因命一青衣传语曰：“娣妹步月，偶入贵院。酒食丝竹，辄以自乐，秀才能暂出为主否？夜深，计已脱冠，纱巾而来，可称疏野。”庾闻青衣受命，畏其来也，乃闭门拒之。青衣扣门，庾不应，推不可开，遽走复命。一女曰：“吾辈同欢，人不敢预。既入其门，不召亦合来谒。闭门塞户，羞见吾徒，呼既不来，何须更召。”於是二人执尊，一人纛司。酒既巡行，丝竹合奏。馥馥芳珍，音曲清亮。庾度此坊南街，尽是墟墓，绝无人住；谓从坊中出，则坊门已闭。若非妖狐，乃是鬼物。今吾尚未惑，可以逐之。少顷见迷，何能自悟。”於是潜取搯床石，徐开门突出，望席而击，正中台盘，纷然而散。庾逐之，夺得一盏，以衣系之。及明视之，乃一白角盏，奇不可名。院中香气。数日不歇。盏锁於柜中，亲朋来者，莫不传视，竟不能辨其所自。后十余日。转观数次，忽堕地，遂不复见。庾明年，进士上第。（出《续玄怪录》）

刘方玄

山人刘方玄自汉南抵巴陵，夜宿江岸古馆。厅西有巴篱隔之，又有一厅，常扃锁。云，多怪物，使客不安，已十年不开矣。中间为厅，廊崩摧。郡守完葺，至新净，而无人敢入。方玄都不知之。二更后，月色满庭，江山清寂。唯闻篱西有妇人

言语笑咏之声，不甚辨。唯一老青衣语稍重而秦音者，言曰：“往年阿郎贬官时，常令老身骑偏面騮，抱阿荆郎。阿荆郎娇，不肯稳坐。或偏于左。或偏于右。附损老身左膊。至今天欲阴，则酸疼焉。今又发矣。明日必天雨。如今阿荆郎官高也，不知有老身无？”复闻相应答者。

俄而有歌者，歌音清细，若曳缕之不绝。

复吟诗，吟声切切，如含酸和泪之词，不可辨其文。久而老青衣又曰：“昔日阿荆郎，爱念‘青青河畔草’，今日亦可谓‘绵绵思远道’也。”仅四更，方不闻。

明旦果大雨。呼馆吏讯之，吏云：“此西厅空无人。”方叙宾客不敢入之由，方玄因令开院视之，则秋草苍占没阶，西则连山林，无人迹也。启其厅，厅则新净，了无所有。唯前间东柱上有诗一首，墨色甚新。其词曰：“爷娘送我青枫根，不记青风几回落。当时手刺衣上花，今日为灰不堪著。”视其言，则鬼之诗也。馆吏云，此厅成来，不曾有人居。亦先无此题诗处。乃知夜来人也，复以此访於人，终不能知之。（出《博异记》）

光宅坊民

元和中，光宅坊民失姓名，其家有病者。将困，迎僧持念，妻儿环守之。

一夕，众仿佛见一人入户，众遂惊逐，乃投於瓮间。其家以汤沃之，得一袋，盖鬼间取气袋也。忽听空中有声，求其袋，甚衷切，且言“我将别取人以代病者。”

其家因掷还之，病者即愈。（出《酉阳杂俎》）

淮西军将

元和末，有淮西军将，使於汴州，止驿中。夜久，眠将熟，忽觉一物压己，军将素健，惊起，与之角力，其物遂退，因夺得手中革囊。鬼暗中衷祈甚苦，军将谓曰：“汝语我物名，我当相还。”鬼良久曰：“此蓄气袋耳。”军将乃举臂击之，语遂绝。其囊可盛数升，绛色，如藕丝，携於日中无影。（出《酉阳杂俎》）

郭 翥

元和间，有郭翥者，常为鄂州武昌尉。与沛国刘执谦友善，二人每相语，常恨幽显不得通。约先没者，当来告。后执谦卒数月，翥居华阴。一夕独处，户外嗟吁，久而言曰：“闻郭君无恙。”翥聆其音，知执谦也，曰：“可一面也。”曰：“请去烛，当与子谈耳。”翥即撤烛，引其袂而入，与同榻，话旧历历然。又言冥途罪福甚明，不可欺。夜既分，翥忽觉有秽气发于左右，须臾不可受。即以手而扞之，其躯甚大，不类执谦。翥有膂力，知为他怪，因揽其袂，以身加之，牢不可动，掩鼻而卧。既而告去，翥佯与语，留之将晓，求去愈急，曰：“将曙矣，不遣我，祸且及予。”翥不答，顷之，遂不闻语。俄天晓，见一胡人，长七尺余，如卒数日者。时当暑，秽不可近。即命弃去郊外，忽有里人数辈望见，疾来视之，惊曰：“果吾兄也，亡数日矣，昨夜忽失所在。”乃取尸而去。（出《宣室志》）

裴通远

唐宪宗葬景陵，都城人士毕至。前集州司马裴通远家在崇贤里，妻女辈亦以车舆纵观於通化门。及归，日晚，驰马骤。至平康北街，有白头姬步走，随车而来，气力殆尽。至天门街，夜鼓时动，车马转速，姬亦忙遽。车中有老青衣从四小女，其中有哀其奔迫者，问其所居，对曰：“崇贤。”即谓曰：“与姬同里，可同载至里门耶？”姬荷愧，及至，则申重辞谢。将下车，遗一小锦囊。诸女共开之，中有白罗，制为逝者面衣四焉。诸女惊骇，弃於路。不旬日，四女相次而卒。（出《集异记》）

郑绍

商人郑绍者，丧妻后，方欲再娶。行经华阴，止于逆旅。因悦华山之秀峭，乃自店南行。可数里，忽见青衣谓绍曰：“有人令传意，欲暂邀君。”绍曰：“何人也？”青衣曰：“南宅皇尚书女也。适於宅内登台，望见君，遂令致意。”绍曰：“女未适人耶？何以止於此？”青衣曰：“女郎方自求佳婿，故止此。”绍诣之，俄及一大宅，又有侍婢数人出，命绍入，延之于馆舍。逡巡，有一女子出，容质殊丽，年可初笄，从婢十余，并衣锦绣。既相见，谓绍曰：“既遂披觐，当去形迹，冀稍从容。”绍唯唯随之，复入一门，见珠箔银屏，灿烂相照，闺阃之内，块然无侣。绍乃问女：“是何皇尚书家？何得孤居如是耶？尊亲焉在？嘉偶为谁？虽荷宠招，幸祛疑抱。”

女曰：“妾故皇公之幼女也。少丧二亲，厌居城郭，故止此宅。方求自适，不意良人，惠然辱顾。既愜所愿，何乐如之？”女乃命绍升榻。坐定，具酒馔，出妓乐。不觉向夕。女引一金缶献绍曰：“妾求佳婿，已三年矣。今既遇君子，宁无自得。妾虽惭不称，敢以金缶合卺，愿求奉箕帚，可乎？”绍曰：“余一商耳。多游南北，惟利是求，岂敢与簪缨家为眷属也。然遭逢顾遇，谨以为荣，但恐异日为门下之辱。”女乃再献金缶，自弹箏以送之。绍闻曲音凄楚，感动於心。乃饮之交献，誓为伉俪，女笑而起。时夜已久，左右侍婢，以红烛笼前导成礼。到曙，女复于前阁，备芳醪美馔，与绍欢醉。经月余，绍曰：“我当暂出，以缙理南北货财。”女郎曰：“鸳鸯配对，未闻经月而便相离也。”绍不忍。后又经月余，绍复言之曰：“我本商人也，泛江湖，涉道途，盖是常也。虽深承恋恋，然若久不出行，亦吾心之所不乐者。愿勿以此为嫌，当如期而至。”女以绍言切，乃许之。遂於家园张祖席，以送绍，乃囊囊就路。至明年春，绍复至此，但见红花翠竹，流水青山，杳无人迹。绍乃号恸，经日而返。（出《潇湘录》）

孟 氏

维扬万贞者，大商也，多在於外，运易财宝以为商。其妻孟氏者，先寿春之妓人也，美容质，能歌舞。薄知书，稍有词藻。孟氏独游於家园，四望而乃吟曰：“可惜春时节，依然独自游。无端两行泪，长祗对花流。”吟诗罢，泣下数行。忽有一少年，容貌甚秀美，逾垣而入，笑谓孟氏曰：“何吟之大苦耶？”孟氏大惊曰：“君谁家子？何得遽至於此，而复轻言之

也？”少年曰：“我性落魄，不自拘检，唯爱高歌大醉。适闻吟咏之声，不觉喜动于心，所以逾垣而至。苟能容我於花下一接良谈，而我亦或可以强攀清调也。”孟氏曰：“欲吟诗耶？”少年曰：“浮生如寄，年少几何？繁花正妍，黄叶又坠。人间之恨，何啻千端。岂如且偷顷刻之欢也。”孟氏曰：“妾有良人万贞者，去家已数载矣。所恨当兹丽景，远在他方。岂惟惋叹芳菲，固是伤嗟契阔。所以自吟拙句，盖道幽怀。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少年曰：“我向闻雅咏，今睹丽容，固死命犹拚，且责言何害？”孟氏即命笺，续赋诗曰：“谁家少年儿，心中暗自欺。不道终不可，可即恐郎知。”少年得诗，乃报之曰：“神女得张硕，文君遇长卿。逢时两相得，聊足慰多情。”自是孟氏遂私之，挈归己舍。凡逾年，而夫自外至。孟氏忧且泣，少年曰：“勿尔，吾固知其不久也。”言讫，腾身而去，顷之方没，竟不知其何怪也。（出《潇湘录》）

卷第三百四十六 鬼三十一

利俗坊民 太原部将 成公逵 送书使者 臧夏 踏歌鬼
卢燕 李湘 马震 刘惟清 董观 钱方义

利俗坊民

长庆初，洛阳利俗坊，有民行车数两，将出长夏门。有一人负布囊，求寄囊于车中，且戒勿妄开，因返入利俗坊。才入，有哭声。受寄者因发囊视之，其口结以生纆，内有一物，其状如牛胞，及黑绳长数尺。民惊，遽敛结之。有顷，其人亦复，曰：“我足痛，欲憩君车中，行数里，可乎？”民知其异，乃许之。其人登车，览囊不悦，顾谓民曰：“君何无信？”民谢之，又曰：“我非人，冥司俾予录五百人，明历真、虢、晋、绛，及至此。人多虫，唯得二十五人耳。今须往徐泗。”又曰：“君晓予言虫乎？”患赤疮即虫耳。车行二里，遂辞有程，不可久留，“君有寿，不复忧矣。”忽负囊下车，失所在。其年夏，诸州人多患赤疮，亦有死者（出《宣室志》）

太原部将

长庆中，裴度为北部留守，有部将赵姓者，病热且甚。其子煮药于室，既置药于鼎中。拘火。赵见一黄衣人，自门来，

止于药鼎旁。挈一囊，囊中有药屑，其色洁白，如麦粉状，已而致屑于鼎中而去。赵告其子，子曰：“岂非鬼乎？是欲重吾父之疾也。”遂去药。赵见向者黄衣人再至，又致药屑鼎中。赵恶之，亦命弃去。

复一日昼寝，其子又煮药，药熟而赵寤，遂进以饮之。

后数日，果卒。（出《宣室志》）

成公逵

李公颜居守北都时，有部将成少仪者，其子曰公逵，常梦一白衣人入曰：“地府命令我召汝。”逵拒之，使者曰：“冥官遣召一属龙人，汝既属龙，何以逃之？”公逵给曰：“某非属龙者，君何为见诬。”使者稍解，顾曰：“今舍汝归，当更召属龙者。”公逵惊寤，且以其梦白於少仪。少仪有卒十余人，常在其门下，至明日，一卒无疾而卒。少仪因讯其年，其父曰：“属龙。”果公逵之所梦也。（出《宣室志》）

送书使者

昔有送书使者，出兰陵坊西门，见一道士，身長二丈余，长髯危冠。领二青裙，羊髻，亦长丈余。各担二大瓮，瓮中数十小儿，啼者笑者，两两三三，自相戏乐。

既见使者，道士回顾羊髻曰：“庵庵。”羊髻应曰：“纳纳。”瓮中小儿齐声曰：“嘶嘶。”一时北走。不知所之。（出《河东集》）

臧 夏

上都安邑坊十字街东，有陆氏宅，制度古醜，人常谓凶宅。后有进士臧夏僦居其中，与其兄咸尝昼寝。

忽梦魇，良久方寤，曰：“始见一女人，绿裙红袖，自东街而下。弱质纤腰，如雾濛花，收泣而云：‘听妾一篇幽恨之句。’其辞曰：‘卜得上峡日，秋天风浪多。江陵一夜雨，肠断木兰歌。’”（出《河东记》）

踏歌鬼

长庆中，有人於河中舜城北鹳鹊楼下见二鬼，各长三丈许，青衫白袴，连臂踏歌曰：“河水流溷溷，山头种荞麦。两个胡孙门底来，东家阿嫂决一百。”言毕而没。（出《河东记》）

卢 燕

长庆四年冬，进士卢燕，新昌里居。

晨出坊经街，槐影扶疏，残月犹在。见一妇人，长三丈许，衣服尽黑。驱一物，状若羝羊，亦高丈许。自东之西，燕惶骇却走，妇人呼曰：“卢五，见人莫多言。”竟不知是何物也。（出《河东记》）

李 湘

卢从史以左仆射为泽潞节度使，坐与镇州王承宗通谋，贬欢州，赐死於康州。宝历元年，蒙州刺史李湘，去郡归阙。自以海隅郡守，无台阁之亲，一旦造上国，若沧海泛扁舟者。闻端溪县女巫者，知未来之事，维舟召焉。巫曰：“某乃见鬼者也，见之皆可召。然鬼有二等，有福德者，精神俊爽。往往自与人言：贫贱者，气劣神悴，假某以言事，尽在所遇。非某能知也？”湘曰：“安得鬼而问之？”曰：“厅前楸树下，有一人衣紫佩金者，自称泽潞卢仆射，可拜而请之。”湘乃公服执筒，向树而拜。女巫曰：“仆射已答拜。”湘遂揖上阶，空中曰：“从史死於此厅，为弓弦所迫，今尚恶之。使君床上弓，幸除去之。”湘命去焉。时驿厅副阶上，唯有一榻，湘偶忘其贵，将坐问之。女巫曰：“仆射官高，何不延坐，乃将吏视之？仆射大怒，去矣。急随拜谢，或肯却来。”湘匍匐下阶，问其所向，一步一拜，凡数十步。空中曰：“公之官，未敌吾军一裨将，奈何对我而自坐？”湘再三辞谢。巫曰：“仆射回矣。”於是拱揖而行。及阶，巫曰：“仆射上矣。”别置榻。设裯达以延之。巫曰：“坐矣。”湘乃坐。空中曰：“使君何所问？”对曰：“湘远官归朝，伏知仆射神通造化，识达未然。乞赐一言，示其荣悴。”空中曰：“大有人接引，到城一月，当刺梧州。”湘又问，不复言。湘因问曰：“仆射去人寰久矣，何不还生人中，而久处冥冥？”曰：“吁！是何言哉？人世劳苦，万愁缠心，尽如灯蛾。争扑名利，愁胜而发白，神败而体羸。方寸之间，波澜万丈，相妬相贼，猛如豪兽。吾已免离，下视汤火，岂复低身而卧其间乎？且夫据其生死，明晦未殊。学仙

成败，则无所异。吾已得炼形之术也。其术自无形而炼成三尺之形，则上天入地，乘云驾鹤，千变万化，无可也。吾之形所未园者，三寸耳。飞行自在，出幽入明，亦可也。万乘之主不及吾，况平民乎？”湘曰：“炼形之道，可得闻乎？”曰：“非使君所宜闻也。”复问梧州之后，终不言，乃去。

湘到京，以奇货求助，助者数人。

未一月，拜梧州刺史。竟终于梧州，卢所以不复言其后事也欤？（出《续玄怪录》）

马 震

扶风马震，居长安平康坊。正昼，闻扣门。往看，见一赁驴小儿云：“适有一夫人，自东市赁某驴，至此入宅，未还赁价。”其家实无人来，且付钱遣之。

经数日，又闻扣门，亦又如此。前后数四，疑其有异。乃置人于门左右，日日候之。

是日，果有一妇人，从东乘驴来，渐近识之，乃是震母，亡十一年矣。葬于南山，其衣服尚是葬时者。震惊号奔出，已见下驴，被人觉，不暇隐灭。震逐之，环屏而走。既而穷迫，入马厩中，匿身后墙而立。马生连呼，竟不动。遂牵其裾，卒然而倒，乃白骨耳。衣服俨然，而体骨具足。细视之，有赤脉如红线，贯穿骨间。马生号哭，举扶易之，往南山，验其坟域如故。发视，棺中已空矣。

马生遂别卜，迁窆之。而竟不究其理。（出《续玄怪录》）

刘惟清

阴北把关，南御并山滨济，空阔百里，无人居。地势险厄，用兵者，先据此为胜。迄今天阴日暮，鬼怪往往而出。

长庆三年春，平卢节度使薛苹遣衙门将刘惟清使于东平，途出於此。时日已落，忽於野次，遥见幕幄营伍，旌旗人马甚众，烟火极远。惟清少在戎旅，计其部分，可五六万人也。惟清不知。甚骇之。

俄有輜重鼓角，部队纷纭，或歌或语，宣言竞进。惟清乃缓辔出於其中。

忽有衣 者徒行叩惟清，将夺马。惟清与之争，因跃马绝道，而 者执之愈急。惟清有膂力，以所执铁鞭捶其背。

者不甚拒，良久舍去。惟清复路，则向之军旅已过矣。夜阑，方及前驿，会同列将浑钊，自滑使还，亦馆於此。闻惟清至，迎之，则惟清冥然无所知。

众扶持环视，久之乃寤，遂话此事，不二三日，至东平，既就馆，亦不为他人道。先是东平有术士皇甫啗者，落魄不仕，衣蓝缕，众甚鄙之。

一日，惟清出游，啗於途中遥指曰：“刘押衙。”惟清素衣未识，因与相款。啗曰：“本恐他人取马，故牵公避道，奈何却以铁鞭相苦？赖我金铠在身，不尔，巨力坚策，岂易当哉。”笑而竟去。惟清从人辞谢，将问其故，啗跃入稠人中，不可复见。

后四年，李同捷反於沧景，时大下兵皆由平阴以入贼境，岂阴兵先致讨欤？（出《异闻录》）

董 观

董观，太原人，善阴阳占候之术。唐元和中，与僧灵习善，偕适吴楚间。习道卒，观亦归并州。宝历中，观游汾泾，至泥阳郡。会于龙兴寺，堂宇宏丽，有经书千百编，观遂留止，期尽阅乃还。先是院之东庑北室，空而扃鏐，观因请居，寺僧不可，曰：“居是室者，多病或死，且多妖异。”观少年恃气力，曰：“某愿得之。”遂居焉。旬余夜寐，辄有胡人十数，挈乐持酒来，歌笑其中，若无人。如是数夕，观虽惧，尚不言于寺僧。一日经罢，时已曛黑，观怠甚，闭室而寝。未熟，忽见灵习在榻前，谓观曰：“师行矣。”观惊且恚曰：“师鬼也，何为而至？”习笑曰：“子运穷数尽，故我得以候子。”即牵观袂去榻，观回视，见其身尚偃，如寝熟。乃叹曰：“嗟乎？我家远，父母尚在，今死此，谁蔽吾尸耶？”习曰：“何子之言失而忧之深乎？夫所以为人者，以其能运手足，善视听而已。此精魂扶之使然，非自然也。精魂离身故曰死，是以手足不能为，视听不能施，虽六尺之躯，尚安用乎？子宁足念。”观谢之，因问习：“常闻我教中有阴去身者，谁为耶？”习曰：“吾与子谓死而未更生也。”遂相与行。其所向，虽关键甚严，辄不碍，於是出泥阳城西去。其地多草，茸密红碧，如毳毯状。行十余里，一水广不数尺，流而西南。观问习，习曰：“此俗所谓奈河，其源出於地府耶！”观即视其水，皆血，而腥秽不可近。又见岸上有冠带裤襦凡数百。习曰：“此逝者之衣，由此趋冥道耳。”又望水西有二城，南北可一里余。草树蒙蔽，庐舍骈接。习与观曰：“与子俱往彼，君生南城徐氏，为次子。我生北城侯氏，为长子。生十年，当重与君捨家归佛氏。”观

曰：“吾闻人死当为冥官追捕，案籍罪福。苟平生事行无大过，然后更生人间。今我死未尽夕，遂能如是耶？”曰：“不然，冥途与世人无异。脱不为不道，宁桎梏可及身哉！”言已，习即牵衣跃而过。观方攀岸将下，水豁然而开，广丈余，观惊眙惶惑。忽有牵观者，观回视一人，尽体皆毛，状若狮子，其貌即人也。良久谓观曰：“师何往？”曰：“往此南城耳。”其人曰：“吾命汝阅大藏经，宜疾还，不可久留。”遂持观臂，急东西指郡城而归。未至数里又见一人，状如前召观者，大呼曰：“可持去，将无籍。”顷之。遂至寺。时天以曙，见所居室有僧数十，拥其门，视己身在榻。二人排观入门，忽有水自上沃其体，遂寤。寺僧曰：“观卒一夕矣。”於是具以事语僧。后数日，于佛宇中见二土偶象，为左右侍，乃观前所见者。观因誓心精思，留阅藏经，虽寒暑无少堕。凡数年而归，时宝历二年五月十五日。会昌中，诏除天下佛寺，观亦斥去。后至长安，以占候游公卿门，言事往往而中。常为沂州临沂县尉。余在京师，闻其事于观也。（出《宣室志》）

钱方义

殿中侍御史钱方义，故华州刺史礼部尚书徽之子。宝历初，独居长乐第。夜如厕，僮仆从者，忽见蓬头青衣数尺来逼。方义初惧，欲走，又以鬼神之来，走亦何益，乃强谓曰：“君非郭登耶？”曰：“然。”曰：“与君殊路，何必相见？常闻人若见君，莫不致死，岂方义命当死而见耶？方义家居华州，女兄衣佛者亦在此。一旦溘死君手，命不敢惜，顾人弟之情不足。能相容面辞乎？”蓬头者复曰：“登非害人，出亦有限。人之

见者，正气不胜，自致夭横，非登杀之。然有心曲，欲以托人，以此久不敢出。惟贵人福禄无疆，正气充溢，见亦无患。故敢出相求耳。”方义曰：“何求？”对曰：“登久任此职，积效当迁，但以福薄，须人助。贵人能为写金字金刚经一卷，一心表白。回付与登，即登之职，遂乃小转。必有后报，不敢虚言。”方义曰：“诺。”蓬头者又曰：“登以阴气侵阳，贵人虽福力正强，不成疾病，亦当有少不安。宜急服生犀角、生玳瑁，麝香塞鼻则无苦。”方义至中堂，闷绝欲倒，遽服麝香等并塞鼻，则无苦。父门人王直方者，居同里，久於江岭从事，飞书求得生犀角，又服之，良久方定。明旦，选经工，令写金字金刚经三卷，令早毕功。功毕饭僧，回付郭登。后月余，归同州别墅。下马方憩，丈人有姓裴者，家寄鄂渚，别已十年，忽自门入，径至方义阶下，方义遂遽拜之。丈人曰：“有客，且出门。”遂前行，方义从之，及门失之矣。见一紫袍象笏，导从绯紫吏数十人，俟於门外。俯视其貌，乃郭登也，敛笏前拜曰：“弊职当迁，只消金刚经一卷。贵人仁念，特致三卷。今功德极多，超转数等，职位崇重，爵位贵豪，无非贵人之力。虽职已骤迁，其厨仍旧。顷者当任，实如鲍肆之人。今既别司，复求就食，方知前苦，殆不可堪。贵人量察，更为转金刚经七遍，即改厨矣。终身铭德，何时敢忘。”方义曰：“诺。”因问丈人安在，曰：“贤丈江夏寝疾，今夕方困。神道求人，非其亲导，不可自己，适诣先归耳。”又曰：“厕神每月六日例当出巡。此日人逢，必致灾难。人见即死，见人即病。前者八座抱病六旬，盖言登巡毕将归，瞥见半面耳。亲戚之中，递宜相戒避之也。”又曰：“幽冥吏人，薄福者众，无所得食，率常受饿。必能食推食，泛祭一切鬼神，此心不忘。咸见斯众暗中陈力，必救灾厄。”方义曰：“晦明路殊，偶得相遇。每一

奉见，数日不平。意欲所言，幸於梦寐。转经之请，天曙为期。”唯唯而去。及明，因召行数僧念金刚经四十九遍，及明祝付与郭登。功毕，梦曰：“本请一七，数又出之。累计其功，食天厨矣。贵人有难，当先奉白。不尔，不来黷也。泛祭之请，记无忘焉。”（出《续玄怪录》）

卷第三百四十七 鬼三十二

吴任生 鄔涛 曾季衡
赵合 韦安之 李佐文 胡急

吴任生

吴郡任生者，善视者，庐於洞庭山。貌常若童儿，吴楚之俗，莫能究其甲子。宝历中，有前昆山尉杨氏子，侨居吴郡。

常一日，里中三数辈，相与泛舟，俱游虎丘寺。

时任生在舟中，且语及鬼神事。杨生曰：“人鬼殊迹，故鬼卒不可见矣。”任生笑曰：“鬼甚多，人不能识耳，我独识之。”然顾一妇人，衣青衣，拥竖儿，步於岸。生指语曰：“此鬼也。其拥者乃婴儿之生魂耳。”杨曰：“然则何以辨其鬼耶？”生曰：“君第观我与语。”即厉声呼曰：“尔鬼也，窃生人之子乎？”其妇人闻而惊惧，遂疾回去，步未十数，遽亡见矣。杨生且叹且异。

及晚还，岸傍一家，陈宴席，有女巫，鼓舞於其左，乃醮神也。

杨生与任生俱问之，巫曰：“今日里中人有婴儿暴卒，今则寤矣，故设宴以谢。”遂命出婴儿以视，则真妇人所拥者。诸客惊叹之，谢任生曰：“先生真道术者，吾不得而知也。（出《宣室志》）”

邬 涛

邬涛者，汝南人，精习坟典，好道术。旅泊婺州义乌县馆，月余。忽有一女子，侍二婢夜至，一婢进曰：“此王氏小娘子也，今夕顾降於君子。”涛视之，乃绝色也。谓是豪贵之女，不敢答。王氏笑曰：“秀才不以酒色於怀，妾何以奉托？”涛乃起拜曰：“凡陋之士，非敢是望。”王氏令侍婢施服玩於涛寝室，炳以银烛，又备酒食。饮数巡，王氏起谓涛曰：“妾少孤无托，今愿事君子枕席，将为可乎？”涛逊辞而许，恩意款洽。而王氏晓去夕至，如此数月。涛所知道士杨景霄至馆访之，见涛色有异，曰：“公为鬼魅所惑，宜断之。不然死矣。”涛闻之惊，以其事具告，景霄曰：“此乃鬼也。”乃与符二道，一施衣带，一置门上，曰：“此鬼来，当有怨恨，慎忽与语。”涛依法受之。女子是夕至，见符门上，大骂而去，曰：“来日速除之，不然生祸。”涛明日访景霄，具言之，景霄曰：“今夜再来，可以吾咒水洒之，此必绝矣。”涛持水归，至夜，女子复至，悲恚之甚。涛乃以景霄咒水洒之，於是遂绝。（出《集异记》）

曾季衡

大和四年春，监州防御使曾孝安有孙曰季衡，居使宅西偏院。室屋壮丽，而季衡独处之。有仆夫告曰：“昔王使君女暴终於此，乃国色也。昼日其魂或见於此，郎君慎之。”季衡少年好色，愿睹其灵异，终不以人鬼为间。频注名香，颇疏凡俗，

步游闲处，恍然凝思。一日晡时，有双鬟前揖曰：“王家小娘子遣某传达厚意，欲面拜郎君。”言讫，警然而没。俄顷，有异香袭衣。季衡乃束带伺之，见向双鬟，引一女而至，乃神仙中人也。季衡揖之，问其姓氏，曰：“某姓王氏，字丽真。父今为重镇，昔侍从大人牧此城，据此室，无何物故。感君思深杳冥，情激幽壤，所以不间存没，颇思神会。其来久矣，但非吉日良时。今方契愿，幸垂留意。”季衡留之款会，移时乃去。握季衡手曰：“翌日此时再会，慎勿泄於人。”遂与侍婢俱不见。自此每及晡一至，近六十余日。季衡不疑，因与大父麾下将校，说及艳丽，误言之。将校惊惧，欲实其事，曰：“郎君将及此时，愿一扣壁，某当与二三辈潜窥焉。”季衡亦终不能扣壁。是日，女郎一见季衡，容声惨怛，语声嘶咽，握季衡手曰：“何为负约而泄於人？自此不可更接欢笑矣。”季衡惭悔，无词以应，女曰：“殆非君之过，亦冥数尽耳。”乃留诗曰：“五原分袂真吴越，燕折莺离芳草竭。年少烟花处处春，北邙空恨清秋月。”季衡不能诗，耻无以酬，乃强为一篇曰：“莎草青青雁欲归，玉腮珠泪洒临歧。云鬟飘去香风尽，愁见莺啼红树枝。”女遂於襦带，解蹙金结花合子，又抽翠玉双凤翘一只，赠季衡曰：“望异日睹物思人，无以幽冥为隔。”季衡搜书篋中，得小金缕花如意，酬之。季衡曰：“此物虽非珍异，但贵其名如意，愿长在玉手操持耳。”又曰：“此别何时更会？”女曰：“非一甲子，无相见期。”言讫，呜咽而没。季衡自此寢寐求思，形体羸瘵。故旧丈人玉回，推其方术，疗以药石，数日方愈。乃询五原纫针妇人，曰：“王使君之爱女，不疾而终於此院。今已归葬北邙山，或阴晦而魂游於此，人多见之。”则女诗云“北邙空恨清秋月”也。（出《传奇》）

赵 合

进士赵合，貌温气直，行义甚高。大和初，游五原。路经沙碛。睹物悲叹。遂饮酒，与仆使并醉，因寝於沙碛。中宵半醒，月色皎然，闻沙中有女子悲吟曰：“云鬓消尽转蓬稀，埋骨穷荒无所依。牧马不嘶沙月白，孤魂空逐雁南飞。”合遂起而访焉。果有一女子，年犹未笄。色绝代，语合曰：“某姓李氏，居於奉天。有姊嫁洛源镇帅，因住省焉。道曹党羌所虏。至此捽杀，劫其首饰而去。后为路人所悲，掩於沙内，经今三载。知君颇有义心，倘能为归骨於奉天城南小李村，即某家榆耳，当有奉报。”合许之。请示其掩骼处，女子感泣告之。合遂收其骨，包於囊中。伺旦，俄有紫衣丈人，跃骑而至，揖合曰：“知子仁而义，信而廉。女子启祈，尚有感激。我李文悦尚书也，元和十三年，曾守五原。为犬戎三十万围逼城池之四隅，兵各厚十数里，连弩洒雨，飞梯排云。穿壁决濠，昼夜攻击。城中负户而汲者，矢如蝟毛。当其时，御捍之兵，才三千。激厉其居人，妇女老幼负土而立者，不知寒馁。犬戎於城北造独脚楼，高数十丈，城中巨细，咸得窥之。某遂设奇计，定中其楼立碎。羌酋愕然，以为神功。又语城中人曰：“慎勿拆屋烧，吾且为汝取薪，积於城下，许人钓上。又太阴稍晦，即闻城之四隅，多有人物行动，声言云：“夜攻城耳。”城中慑慄，不敢暂安。某曰：“不然。”潜以铁索下烛而照之，乃空驱牛羊行胁其城，兵士稍安。又西北隅被攻，摧十余丈。将遇昏晦，群胡大喜，纵酒狂歌，云：“候明晨而入。”某以马弩五百张而拟之，遂下皮墙障之。一夕，併工暗筑，不使有声，涂之以水。时寒，来日冰坚，城之莹如银，不可攻击。又羌酋建大将

之旗，乃赞普所赐，立之於五花营内。某夜穿壁而夺之如飞，众羌号泣，誓请还前掳掠之人，而赎其旗。纵其长幼妇女百余人，得其尽归。然后掷旗而还之。时邠泾救兵二万人临其境，股慄不进。如此相持三十七日。羌酋乃遥拜曰：“此城内有神将，吾今不敢欺。”遂卷甲而去。不信宿，达宥州，一昼而攻破其城。老少三万人，尽遭掳去。以此厉害，则余之功及斯城不细。但当对时相，使余不得仗节出此城，空加一貂蝉耳。余闻锺陵韦夫人，旧筑一堤，将防水潦，后三十年，尚有百姓及廉问周公感其功，而奏立德政碑峨然。若余当守壁不坚，城中之人，尽为羌胡之贱隶，岂存今日子孙乎？知子有心，请白其百姓，讽其州尊，与立德政碑足矣。”言讫，长揖而退。合即受教，就五原。以语百姓及刺史，俱以为妖，不听，惆账而返。至沙中，又逢昔日神人，谢合曰：“君为言，五原无知之俗，刺史不明，此城当有火灾。方与祈求幽府，吾言於五原之事，不谐，此意亦息。其祸不三旬而及矣。”言讫而没，果如期灾生。五原城饑死万人，老幼相食。合挈女骸骨至奉天，访得小李村而葬之。明日道侧，合遇昔日之女子来谢而言曰：“感君之义，吾大父乃贞元得道之士，有《演参同契续混元经》，子能穷之，龙虎之丹，不日而成矣。”合受之，女子已没。合遂舍举，究其玄微，居於少室。烧之一年，皆使瓦砾为金宝；二年，能起毙者；三年能度进。今时有人遇之於嵩岭耳。（出《传奇》）

韦安之

韦安之者，河阳人，时至阳翟，拟往少室寻师。至登封，

逢一人，问欲何往，曰：“吾姓张名道，家金乡，欲往少室山读书。”安之亦通姓字。所往一志，乃约为兄弟，安之年长，为兄。同入少室，师李潜。经一年，张道博学精通，为学流之首。一日。语安之曰：“兄事业全未，从今去五载，方成名，官亦不过县佐。安之惊异曰：“弟何以知之？”道曰：“余非人，乃冥司主典也。泰岳主者欲重用，为以才识尚寡，给一年假於人间学。今年限已满，功业稍成，将辞君去。慎勿泄於人。”言讫，辞其师。安之送道下山，涕泣而别。

道曰：“君成名之后，有急，当呼道，必可救矣。”安之五年乃赴举。其年擢第，授杭州於潜县尉，被州遣部物，将抵河阴。至淇泽浦，为淮盗来劫。安之遂虔启於道，俄而雷雨暴至，群盗皆溺。安之为龙兴县丞卒。（出《灵异录》）

李佐文

南阳临湍县北界，秘书郎袁测、襄阳椽王汧皆止别业。大和六年，客有李佐文者，旅食二庄。佐文琴棋之流，颇为袁、王之所爱。佐文一日向暮，将止袁庄。仆夫抱衾前去，不一二里，阴风骤起，寒埃昏晦。俄而夜黑，劣乘独行，迷误甚远。约三更，晦稍息，数里之外，遥见火烛。佐文向明而至，至则野中回舍，卑狭颇甚。中有田叟，织芒。佐文逊辞请讬，久之。方延入户，叟云：“此多豺狼，客马不宜远繫。”佐文因移檐下，迫火而憩。叟曰：“容本何诣而来此？”佐文告之，叟晒曰：“此去袁庄，乖於极矣。然必俟晓，方可南归。”而叟之坐后，纬萧障下，时闻稚儿啼号甚痛，每发声，叟即曰：“儿可止，事已如此，悲哭奈何？”俄则复啼，叟辄以前语解

之。佐文不谕，从而诘之，叟则低回他说。佐文因曰：“孩幼苦寒，何不携之近火？”如此数四，叟则携致就炉，乃八九岁村女子耳。见客初无羞骇，但以物画灰，若抱沈恨。忽而怨咽惊号，叟则又以前语解之。佐文问之，终不得其情。须叟平晓，叟即遥指东南乔求曰：“彼袁庄也，去此十里而近。”佐文上马四顾，乃穷荒大野，曾无人迹，独田叟一室耳。行三数里，逢村妇，携酒一壶，纸钱副焉。见佐文曰：“此是巨泽，道无人。客凌晨何自来也？”佐文具白其事，妇乃附膺长号曰：“孰为人鬼之遇耶？”佐文细询之，其妇曰：“若客云去夜所寄宿之室，则我亡夫之殡间耳。我佣居袁庄七年矣。前春，夫暴疾而卒。翌日，始龀之女又亡。贫究无力，父子同瘞焉。守制嫠居，官不免税，孤穷无托，遂意再行。今夕将适他门，故来夫女之瘞告诀耳。佐文则与同往，比至昨暮之室，乃殡宫也，历历踪由，分明可复。妇乃号恸，泪如縠縠。因弃生业，剪发于临湍佛寺，役力誓死焉。其妇姓王，开成四年，客有见者。（出《集异记》）”

胡 急

安定胡急，家于河东郡，以文学知名。大和七年春登进士第，时贾餗为礼部侍郎。后二年，文宗皇帝擢餗相国事。是岁冬十月，京兆乱，餗与宰臣涯已下，俱遁去，有诏捕甚急。时中贵人仇士良，护左禁军，命部将执兵以穷其迹。部将谓士良曰：“胡急受贾餗恩。今当匿在急所。愿骁健士五百，环其居以取之。”士良可其请，於是部将拥兵至急门，召急出，厉声道：“贾餗在君家，君宜立出，不然，与餗同罪。”急度其势

不可以理屈，抗辞拒之。部将怒，执急诣士良，戮于辕门之外。时急弟湘在河东郡，是日，湘及家人，见一人无首，衣绿衣，衣有血濡之迹，自门而入，步至庭。湘大怒，命家人逐之，遽不见。后三日，而急之凶闻至（出《宣室志》）

卷第三百四十八 鬼三十三

辛神邕 唐燕士 郭郿 李全质
沈恭礼 牛生 韦齐休

辛神邕

平卢从事御史辛神邕，太和五年冬，以前白水尉调集于京师。时有佣者刘万金，与家僮自勤，同室而居。自勤病数月，将死。一日，万金他出，自勤偃于塌。忽有一人，紫衣危冠广袂，貌枯形瘠，巨准修髯，自门而入。自塌前，谓自勤曰：“汝强起，疾当间矣。”于是扶自勤负壁而坐。先是室之东垣下，有食案，列数器。紫衣人探袖中，出一掬物，状若稻实而色青，即以十数粒置食器中，谓自勤曰：“吾非人间人，今奉命召万金，万金当食而死。食尔勿泄吾言，不然，则祸及矣。”言讫遂去。是日，万金归，脸赤而喘，且曰：“我以腹虚热上，殆不可治。”即变其器而食，食且尽，自勤疾愈，万金果卒。（出《宣室志》）

唐燕士

晋昌唐燕士，好读书，隐于九华山。常日晚，天雨霁，燕士步月上山。夜既深，有群狼拥其道，不得归。惧既甚，遂匿

于深林中。俄有白衣丈夫，戴纱巾，貌孤俊，年近五十，循涧而来。吟步自若。伫立且久，乃吟曰：“涧水潺潺声不绝，溪垞茫茫野花发。自去自来人不归，长时唯对空山月。”燕士常好为七言诗，颇称于时人。闻此惊叹，将与之言，未及而没。明日，燕士归，以貌问里人，有识者曰：“是吴氏子，举进士，善为诗。卒数年矣。”（出《宣室志》）

郭 鄠

郭鄠罢栢阳县尉，久不得调，穷居京华，困甚。胖猿间，常有二物，如猿獾，衣青碧，出入寝兴，无不相逐。凡欲举意求索，必与鄠俱往。所造诣，如碍枳棘。亲友见之，俱若仇隙，或厌之以符术。或避之于山林，数年竟莫能绝。一夕，忽来告别，云：“某等承君厄运，不相别者久，今则候晓而行，无复至矣。”鄠既喜其去，遂问所诣，云：“世路如某者甚多，但人不见耳，今之所诣乃胜业坊富人王氏，将往散之。”鄠曰：“彼之聚敛丰盈，何以遽散？”云：“先得计于安品子矣。”晓鼓忽鸣，遂失所在。鄠既兴盥栉，便觉愁愤开豁。试诣亲友，无不改观相接。未旬，见宰相面白，遂除通事舍人。鄠有表弟张生者，为金吾卫佐，交游皆豪侠，少年好奇，闻之，未信之也。知胜业王氏隶左军，自是常往伺之。王氏性俭约，所费未常过分。家有妓乐，端丽者至多，外之袷服冶容，造次莫回其意。一日，与宾朋过鸣珂曲，有妇人靓妆立于门首，王生驻马迟留，喜动颜色，因召同列者，置酒为欢，张生预焉。访之，即安品子之弟也。品子善歌，是日歌数曲，王生悉以金采赠之，众皆讶其广费。自此輿辇资货，日输其门。未经数年，遂至贫

匱耳。(出《剧谈录》)

李全质

陇西李全质，少在沂州。尝一日欲大蹴鞠，昧爽之交，假寐于沂州城横门东庭前。忽有一衣紫衣，首戴圆笠，直造其前，曰：“奉追。”全质曰：“何人相追？”紫衣人曰：“非某之追，别有人来奉追也。”须臾，一绿衣人来，曰：“奉追。”其言忽遽，势不可遏。全质曰：“公莫有所须否？”绿衣人曰：“奉命令追，敢言其所须？”紫衣人谓绿衣人曰：“不用追。”以手麾出横门，紫衣人承间谓全质曰：“适蒙问所需，岂不能终诺乎？”全质曰：“所需何物？”答曰：“犀佩带一条耳。”全质曰：“唯。”言毕失所在，主者报蹴鞠，遂令画犀带。日晚，具酒脯，并纸钱佩带，于横门外焚之。是夜，全质才寐，即见戴圆笠紫衣人来拜谢曰：“蒙赐佩带，惭愧之至，无以奉答。然公平生水厄，但危困处，某则必至焉。”洎太和岁初大水，全质已为太平军裨将，兼监察。有切务，自中都抵梁郡城，西走百歇桥二十里，水深而冰薄。素不谙委，程命峻速，片刻不可驻。行从等面如死灰，信讐委命而行。才三数十步，有一人后来，大呼之曰：“勿过彼而来此！吾知其径，安而且捷。”全质荷之，反讐而从焉。才不三里，止泥泞，而曾无尺寸之阻，得达本土。以物酬其人，人固让不取，固与之，答曰：“若仗我而来，则或不让；今因我而行，亦何所苦？”终不肯受，全质意其鲜焉，乃益之。须臾复来，已失所在。却思其人，衣紫衣，戴圆笠，岂非横门之人欤？开成初，衔命入关，回宿寿安县。夜未央而情迫，时复昏晦，不得已而出逆旅，

三数里而大雨，回亦不可。须臾，马旁见一人，全质诘之：“谁欤？”对曰：“邮牒者。”更于马前行，寸步不可睹。其人每以其前路物导之，或曰树。或曰桩，或曰险，或曰培塿，或曰穷，全质皆得免咎。久而至三泉驿，憩焉。才下马，访邮牒者欲酬之，已不见矣。问从者，形状衣服，固紫衣而首戴笠，复非横门之人欤？会昌壬戌岁，济阴大水，谷神子与全质同舟。讶全质何惧水之甚，询其由，全质乃语此。又云，本性无惧水，紫衣屡有应，故兢慄之转切也。（出《博异记》）

沈恭礼

阆乡县主簿沈恭礼，太和中，摄湖城尉。离阆乡日，小疾。暮至湖城，堂前卧。忽有人绕床数匝，意谓从行厅吏雷忠顺，恭礼问之，对曰：“非雷忠顺，李忠义也。”问曰：“何得来此？”对曰：“某本江淮人，因饥寒佣于人，前月至此县，卒于逆旅。然饥寒甚，今投君，祈一食，兼丐一小帽，可乎？”恭礼许之，曰：“遣我何处送与汝？”对曰：“来暮，遣驿中厅子张朝来取。”语毕，立于堂之西楹。恭礼起坐，忠义进曰：“君初止此，更有事，辄敢裨补。”恭礼曰：“可。”遂言：“此厅人居多不安。少间，有一女子，年可十七八，强来参谒。名曰‘蜜陀僧’。君慎不可与之言。或托是县尹家人，或假四邻为附，辄不可交言。言则中此物矣。”忠义语毕，却立西楹未定，堂东果有一女子，峨鬟垂鬟，肌肤悦泽，微笑转盼，谓恭礼曰：“秋室寂寥，蛩啼夜月。更深风动，梧叶堕阶。如何罪责，羈囚如此耶？”恭礼不动。又曰：“珍簟床空，明月满室，不饮美酒，虚称少年。”恭礼又不顾。又吟曰：“黄帝

上天时，鼎湖元在兹。七十二玉女，化作黄金芝。”恭礼又不顾，逡巡而去。忠义又进曰：“此物已去，少间，东廊下有敬寡妇、王家阿嫂。虽不敢同蜜陀僧，然亦不得与语。”少顷果有一女郎，自东庑下，衣白衣，簪白簪，手整披袍，回命曰：“王家阿嫂，何不出来？”俄然有曳红裙，紫袖银帔而来，步庭月数匝，却立于东庑下。忠义又进曰：“此两物已去，可高枕矣。少间，纵有他媚来，亦不足畏也。”忠义辞去，恭礼止之：“为我更驻，候怪物尽即去。”忠义应诺。而四更已，有一物，长二丈余，手持三数髑髅，若跃丸者。渐近厅檐，忠义谓恭礼曰：“可以枕击之。”应声而击，暴然而中手，堕下髑髅。俯身掇之，忠义跳下，以棒乱殴，出门而去。恭礼连呼忠义，不复见，而东方已明。与从者具语之，遂令具食及市帽子。召厅子张朝诘之，曰：“某本巫人也。近者假食为厅吏，具知有新客死客鬼李忠义。”恭礼便付帽子及盘飧等去。其夜，梦李忠义辞谢曰：“蜜陀僧大须防备，犹二三年奉扰耳。”言毕而去。恭礼两月在湖城，夜夜蜜陀僧来，终不敢对；后即归闾乡，即隔夜而至，然终亦不能为患；半年后，或三夜五夜一来；一年余，方渐稀。有僧令断肉及荤辛，此后更不复来矣。（出《博异志》）

牛 生

牛生自河东赴举，行至华州，去三十里，宿一村店。其日，雪甚，令主人造汤饼。昏时，有一人穷寒，衣服蓝缕，亦来投店。牛生见而念之，要与同食。此人曰：“某穷寒，不办得钱。今朝已空腹行百余里矣。”遂食四五碗，便卧于床前地上，其

声如牛。至五更，此人至牛生床前曰：“请公略至门外，有事要言之。”连催出门，曰：“某非人，冥使耳。深愧昨夜一餐，今有少相报。公为置三幅纸及笔砚来。”牛生与之，此人令牛生远立，自坐树下，袖中抽一卷书，牒之。看数张，即书两行，如此三度讫。求纸封之，书云第一封，第二封，第三封。谓牛生曰：“公若遇灾难危笃不可免者。即焚香以次开之视。若或可免，即不须开。”言讫，行数步不见矣。牛生缄置书囊中，不甚信也。及至京，止客户坊，饥贫甚，绝食。忽忆此书，故开第一封，题云：“可于菩提寺门前坐。”自客户坊至菩提寺，可三十余里。饥困，且雨雪，乘驴而往，自辰至鼓声欲绝方至寺门。坐未定，有一僧自寺内出，叱牛生曰：“雨雪如此，君为何人而至此？若冻死，岂不见累耶？”牛生曰：“某是举人，至此值夜，略借寺前一宿，明日自去耳。”僧曰：“不知是秀才，可止贫道院也。”既入，僧仍为设火具食。会语久之，曰：“贤宗晋阳长官，与秀才远近。牛生曰：“是叔父也。”僧乃取晋阳手书，令识之，皆不谬。僧喜曰：“晋阳常寄钱三千贯文在此，绝不复来取。某年老，一朝溘至，便无所付，今尽以相与。”牛生先取将钱千贯，买宅，置车马，纳仆妾，遂为富人。又以求名失路，复开第二封书，题云：“西市食店张家楼上坐。”牛生如言，诣张氏，独止于一室，下廉而坐。有数少年上楼来，中有一人白衫，坐定，忽曰：“某本只有五百千，令请添至七百千，此外即力不及也。”一人又曰：“进士及第，何惜千缗？”牛生知其货及第矣。及出揖之，白衫少年即主司之子。生曰：“某以千贯奉郎君，别有二百千，奉诸公酒食之费，不烦他议也。”少年许之，果登上第。历任台省，后为河东节度副使。经一年，疾困，遂开第三封，题云：“可处置家事。”乃沐浴，修遗书，才讫而遂终焉。（出《会昌解

颐录》)

韦齐休

韦齐休，擢进士第，累官至员外郎，为王璠浙西团练副使。太和八年，卒于润州之官舍。三更后，将小敛，忽于西壁下大声曰：“传语娘子，且止哭，当有处分。”其妻大惊，仆地不苏。齐休于衾下厉声曰：“娘子今为鬼妻，闻鬼语，忽惊悸耶？”妻即起曰：“非为畏悸，但不合与君遽隔幽明。孤惶无所依怙，不意神识有知，忽通言语，不觉惛绝。诚俟明教，岂敢有违？”齐休曰：“死生之期，涉于真宰；夫妇之道，重在人伦。某与娘子，情义至深，他生亦未相舍。今某尸骸且在，足宽襟抱。家事大小，且须商量。不可空为儿女悲泣，使某幽冥间更忧妻孥也。夜来诸事，并自劳心。总无失脱，可助仆喜。”妻曰：“何也？”齐休曰：“昨日湖州庚匕寄买口钱，苍遑之际，不免专心部署。今则一文不欠，亦足为慰。”良久语绝，即各营丧事。才曙，复闻呼：“适到张清家，近造得三间草堂。前屋舍自足，不烦劳他人，更借下处矣。”其夕，张清似梦中忽见齐休曰：“我昨日已死，先令买茔三亩地，可速支关布置。”一一分明，张清悉依其命。及将归，自择发日。呼唤一如常时，婢仆将有私窃，无不发摘，随事捶挞。及至京，便之茔所，张清准拟皆毕。十数日，向三更，忽呼其下曰：“速起，报堂前，萧三郎来相看。可随事具食，款待如法，妨他忙也。”二人语，历历可听。萧三郎者，即职方郎中萧彻。是日卒于兴化里，其夕遂来。俄闻萧呼叹曰：“死生之理，仆不敢恨。但有异者，仆数日前。因至少陵别墅，偶题一首诗。今思之，乃是

生作鬼诗。”因吟曰：“新构茅斋野涧东，松楸交影足悲风。人间岁月如流水，何事频行此路中。”齐休亦悲咤曰：“足下此诗，盖是自识。仆生前忝有科名，粗亦为人所知。死未数日，便有一无名小鬼赠一篇，殊为著钝。然虽细思之，已是落他芜境。”乃咏曰：“涧水溅溅流不绝，芳草绵绵野花发。自去自来人不知，黄昏惟有青山月。”萧亦叹羨之曰：“韦四公死已多时，犹不甘此事。仆乃适来人也，遽为游岱之魂，何以堪处？”即闻相别而去。又数日，亭午间，呼曰：“裴二十一郎来慰，可具食，我自迎去。”其日，裴氏昆季果来。至启夏门外，瘁然神耸，又素闻其事，遂不敢行吊而回。裴即长安县令，名观，齐休之妻兄也。其部曲子弟，动即罪责，不堪其惧。及今未已，不知竟如之何。（出《河东记》）

卷第三百四十九 鬼三十四

房陟 王超 段何 韦鲍生妓
梁璟 崔御史 曹唐

房 陟

房陟任清河县尉，妻荥阳郑氏，有容色。时村中有一老姬，将诣谒禅师，未至，而中路荒野间。见一白衣妇人，于榛棘中行，哭极哀。绕一丘阜，数十步间，若见经营之状者。姬怪而往问，及渐逼，妇人即远，姬适回，而妇人复故处。如是数四。姬度非人，天昏黑，遂舍之。及至禅师处，说所见，兼述妇人形状、衣服。禅师异之，因书记屋壁。后月余日，房陟妻暴亡，果葬于前所哭绕丘阜间，而容貌衣服，一如老姬前见者。（出《通幽录》）

王 超

太和五年，复州医人王超，善用针，病无不差。死经宿而苏，言如梦：至一处，城壁台阁，如王者居。见一人卧，召前脉视，右膊有肿，大如杯，令超治之。即为针出浓升余。顾黄衣吏曰：“可领视毕也。”超随入一门，门署曰毕院。庭中有人眼数千，聚成山，视内迭瞬明灭。黄衣曰：“此即毕也。”

俄有二人，形甚奇伟，分处左右。鼓巨箎，吹激聚眼，扇而起，或飞，或走为人者，顷刻而尽。超访其故，黄衣曰：“有生之类，先死为毕。”言次忽活。（出《酉阳杂俎》）

段 何

进士段何赁居客户里。

太和八年夏，卧疾逾月，小愈。昼日因力栉沐，凭几而坐。忽有一丈夫，自所居壁缝中出，裳而不衣，啸傲立于何前，熟顾何曰：“疾病若此，何不娶一妻，俾侍疾。忽尔病卒，则如之何？”何知其鬼物矣。曰：“某举子贫寒，无意婚娶。”其人曰：“请与君作媒氏。今有人家女子，容德可观，中外清显，姻属甚广。自有资从，不烦君财聘。”何曰：“未成名，终无此意。”其人又曰：“不以礼，亦可矣。今便与君迎来。”

其人遂出门，须臾复来，曰：“至矣。”俄有四人，负金壁舆。从二青衣，一云髻，一半髻，皆绝色。二苍头，持装奁衣篋，直置舆于阶前。媒者又引入阁中，垂帟掩户，复至何前曰：“迎她良家子来，都不为礼，无乃不可乎？”何恶之，兼以困惫，就枕不顾。媒又曰：“纵无意收采，第试一观。”如是说谕再三，何终不应。

食顷，媒者复引出门，舆中者乃以红笺题诗一篇，置何案上而去。其诗云：“乐广清羸经几年，姹娘相托不论钱。轻盈妙质归何处，惆怅碧楼红玉田。”其书迹柔媚，亦无姓名，纸末唯书一“我”字。

何自此疾病日退。（出《河东记》）

韦鲍生妓

酒徒鲍生，家富畜妓。开成初，行历阳道中，止定山寺，遇外弟韦生下第东归，同憩水阁。鲍置酒，酒酣，韦谓鲍曰：“乐妓数辈焉在？得不有携者乎？”鲍生曰：“幸各无恙，然滞维阳日，连毙数驷，后乘既缺，不果悉从。唯与梦兰、小倩俱，今亦可以佐欢矣。”顷之，二双鬟抱胡琴方响而至，遂坐韦生、鲍生之右，搯丝击金，响亮溪谷。酒阑，鲍谓韦曰：“出城得良马乎？”对曰：“予春初塞游，自鄜坊历乌延，抵平夏。止灵武而回。部落驹骏获数疋，龙形凤颈，鹿颈鳧膺，眼大足轻，脊平肋密者，皆有之。”鲍抚掌大悦，乃停杯命烛，阅马于轻槛前数匹，与向来夸诞，十未尽其八九。韦戏鲍曰：“能以人换，任选殊尤。”鲍欲马之意颇切，密遣四弦，更衣盛妆，顷之乃至。命棒酒劝韦生，歌一曲以送之云：“白露湿庭砌，皓月临前轩。此时颇留恨，含思独无言。”又歌《送鲍生酒》云：“风飏荷珠难暂圆，多生信有短姻缘。西楼今夜三更月，还照离人泣断弦。”韦乃召御者，牵紫叱拨以酬之。鲍意未满，往复之说，紊然无章。有紫衣冠者二人，导从甚众，自水阁之西，升阶而来。鲍韦以寺当星使交驰之路，疑大寮夜至，乃恐悚入室，阖门以窥之。而杯盘狼籍，不假收拾。时紫衣即席，相顾笑曰：“此即向来闻妾换马之筵。”因命酒对饮，一人须髯甚长，质貌甚伟，持杯望月，沉吟久之，曰：“足下《盛赋》云：‘斜汉左界，北路南躔。白露暖空，素月流天’可得光前绝后矣。对月殊不见赏’风霁地表，云敛天末。洞庭始波，木叶微脱’。”长须云：“数年来在长安，蒙乐游王引至南宫，入都堂，与刘公干、鲍明远看试秀才，予窃入司文之

室，于烛下窥能者制作。见属对颇切，而赋有蜂腰鹤膝之病，诗有重头重尾之犯。若如足下“洞庭”“木叶”之对，为纰谬矣。小子拙赋云：‘紫台稍远，燕山无极。凉风忽起，白日西匿。’则‘稍远’‘忽起’之声，俱遭黜退矣。不亦异哉！”。谓长须曰：“吾闻古之诸侯，贡士于天子，尊贤劝善者也。故一适谓之好德，再适为之遵贤，三适谓之有功。乃加九锡；不贡士，一黜爵，再黜地。三黜爵地。夫古之求士也如此，犹恐搜山之不高，索林也不深。尚有遗漏者，乃每岁春季开府库，出币帛，周天下而礼聘之。当是时，儒墨之徒，岂尽出矣；智谋之士，岂尽举矣；山林深泽，岂无遗矣；日月照临，岂得尽其所矣。天子求之既如此，诸侯贡之又如此，聘礼复如此，当有栖栖于岩谷，郁郁不得志者。吾闻今之求聘之礼缺，是贡举之道隳矣。贤不肖同途焉，才不才汨汨焉。隐岩冗者，自童髦穷经。至于白首焉；怀方策者，自壮岁力学，讫于没齿。虽每岁乡里荐之于州府，州府贡之于有司，有司考之诗赋。蜂腰鹤膝，谓不中度；弹声韵之清浊，谓不中律。虽有周孔之贤圣，班马之文章，不由此制作，靡得而达矣。然皇王帝霸之道，兴亡理乱之体，其可闻乎？今足下何乃赞扬今之小巧，而隳张古之大体？况予乃诉皓月长歌之手，岂能拘于雕文刻句者哉。今珠露既清，桂月如昼，吟咏时发，杯觞间行，能援笔联句，赋今之体调一章，以乐长夜否？”曰：“何以为题？”长须云：“便以妾换马为题，仍以舍彼倾城，求其骏足为韵。”命左右折庭前芭蕉一片，启书囊，抽毫以操之，各占一韵。长须者唱云：“彼佳人兮，如琼之瑛；此良马兮，负骏之名。将有求于逐日，故何惜于倾城？香暖深闺，永厌桃花之色；风清广陌，曾怜喷玉之声。”希逸曰：“原夫人之矜其容，马乃称其德。既各从其所好，谅何求而不克。长跪而别，姿容休耀其金钿；

右牵而来，光彩顿生于玉勒。”文通曰：“步及庭砌，效当轩墀。望新恩，惧非吾偶也；恋旧主，疑借人乘之。香散绿骏，意已忘于鬓发；汗流红额，爱无异于凝脂。”希逸曰：“是知事有兴废，用有取舍。彼以绝代之容为鲜矣，此以轶群之足为贵者。买笑之恩既尽，有类卜之；据鞍之力尚存，犹希进也。”文通赋四韵讫，芭蕉尽。韦生发篋取红笺，跪献于庑下。二人大惊曰：“幽显路殊，何见逼之若是？然吾子非后有爵录，不可与鄙夫相遇。”谓生曰：“异日主文柄，较量俊秀轻重，无以小巧为意也。”言讫，二公行十余步间，忽不知其所在矣。（出《纂异记》）

梁 璟

有梁璟者，开成中，自长沙将举孝廉，途次商山，舍于馆亭中。时八月十五夕，天雨新霁，风月高朗，璟偃而不寐。至夜半，忽见三丈夫，衣冠甚古，皆被珠绿，徐步而来。至庭中，且吟且赏，从者数人。璟心知其鬼也，然素有胆气，因降阶揖之。三人亦无惧色，自称萧中郎、王步兵、诸葛长史。即命席坐于庭中，曰：“不意良夜遇君于此！”因呼其童曰：“玉山取酒。”酒至，环席递酌。已而王步兵曰：“值此好风月，况佳宾在席，不可无诗也。”因举题联句，以咏秋月，步兵即首为之曰：“秋月圆如镜”萧中郎曰：“秋风利似刀。”璟曰：“秋云轻比絮。”次至诸葛长史，嘿然久之，二人促曰：“幸以拙速为事。”长史沉吟，又食顷，乃曰：“秋草细同毛。”二人皆大笑曰：“拙则拙矣，何乃迟乎？”长史曰：“此中郎过耳，为僻韵而滞捷才。”既而中郎又曰：“良会不可无酒佐，

命玉山召惠娘来。”玉山去，顷之，有一美人，鲜衣自门步来，笑而拜坐客。诸葛长史戏谓女郎曰：“自赴中郎召耳。与吾何事？”美人曰：“安知不为众人来？”步兵曰：“欲自明，无如歌以送长史酒。”惠娘起曰：“愿歌凤楼之曲。”即歌之，清吟怨慕，璟听之忘倦。久而歌阕，中郎又歌。曲既终曰：“山光渐明，愿更缀一篇，以尽欢也。”即曰：“山树高高影。”步兵曰：“山花寂寂香。”因指长史曰：“向者僻韵，信中郎过，分愿续此，以观捷才耳。”长史应曰：“山天遥历历。”一坐大笑：“迟不如速，而且拙，捷才如是耶？”长史色不能平。次至璟曰：“山水急汤汤。”中郎泛言赏之，乃问璟曰：“君非举进士者乎。璟曰：“将举孝廉科。”中郎笑曰：“孝廉安知为诗哉？”璟因怒叱之，长史亦奋袂而起，坐客惊散，遂失所在，而杯盘亦无见矣。璟自是被疾恍惚，往往梦中郎步兵来，心甚恶之。后至长安，遇术士李生辟鬼符佩之，遂绝也。（出《宣室志》）

崔御史

广陵有官舍，地步数百，制置宠丽。里中传其中为鬼所宅，故居之者，一夕则暴死。锁闭累年矣。有御史崔某，职于广陵。至，开门曰：“沃不自作，我新居之，岂能为灾耶？”即白廉使而居焉。是夕微雨，崔君命仆者尽居他室，而独寝于堂中，惕然而寝。衣尽沾湿，即起。见己之卧榻在庭中，却寝。未食顷，其榻又适于庭中。如是者三。崔曰：“我谓天下无鬼，今则果有矣。”即具簪笏，命酒沃而祝曰：“吾闻居此者多暴死，且人神殊道，当自安其居，岂害生人耶？虽苟以形见，以声闻

者，是其负冤郁而将有诉者，或将求一饭以祭者，则见于人。而人自惊悸而死，固非神灵害之也。吾甚愚，且无畏惮。若真有所诉，直为我言，可以副汝托，虽汤火不避。”沃而祝者三，俄闻空中有言曰：“君人也，我鬼也。诚不当以鬼干人，直将以深诚奉告。”崔曰：“但言之。”鬼曰：“我女子也，女弟兄三人，俱未笄而歿，父母葬我于郡城之北久矣。其后府公于此峻城池，构城屋。工人伐我封内树且尽，又徙我于此堂之东北隅。羁魂不宁，无所栖托。不期今夕，幸遇明君子，故我得以语其冤。倘君以仁心，为我棺而葬于野，真恩之大者矣。”已而涕泣呜咽，又曰：“我在此十年矣。前后所居者，皆欲诉其事，自是居人惊悸而死。某儿女子，非有害于人也。”崔曰：“吾前言固如是矣。虽然，如何不见我耶？”鬼曰：“某鬼也，岂敢以幽晦之质而见君乎？既诺我之请，虽然冥昧中，亦当感君子恩。岂可徒然而已？”言讫，遂告去。明日，召工人，于堂东北隅发之，果得枯骸，葬于禅智寺隙地。里人皆祭之，谓之三女坟。自是其宅遂安。（出《宣室志》）

曹 唐

进士曹唐，以能诗，名闻当世，久举不第，常寓居江陵佛寺中亭沼。境甚幽胜，每自临玩赋诗，得两句曰：“水底有天云漠漠，人间无路月茫茫。”吟之未久，自以为常制者不及此作。一日还坐亭沼上，方用怡咏，忽见二妇人，衣素衣，貌甚闲冶，徐步而吟，则是唐前所做之二句也。唐自以制未翌日，人固未有知者，何遽而得之。因迫而讯之，不应而去。未十步间，不见矣。唐方甚疑怪，唐素与寺僧法舟善，因言于舟。舟

惊曰：“两日前，有一少年见访，怀一碧笺，示我此诗。适方欲言之。”乃出示唐，颇惘然。数日后，唐卒于佛舍中。（出《灵怪集》）

卷第三百五十 鬼三十五

许生 颜浚 郝惟谅
浮梁张令 欧阳敏 奉天县民

许 生

会昌元年春，孝廉许生，下第东归。次寿安，将宿于甘泉店。甘棠馆西一里已来，逢白衣叟，跃青骢，自西而来。徒从极盛，醺颜怡怡，朗吟云：“春草萋萋春水绿，野棠开尽飘香玉。繡岭宫前鹤发人，犹唱开元太平曲。”生策马前进，问其姓名，叟微笑不答。又吟一篇云：“厌世逃名者，谁能答姓名。曾闻三乐否，看取路傍情。”生知其鬼物矣，遂不复问。但继后而行，凡二三里，日已暮矣。至喷玉泉牌堠之西，叟笑谓生曰：“吾闻三四君子，今日追旧游于此泉。吾昨已被召，自此南去。吾子不可连骑也。”生固请从，叟不对而去，生纵辔以随之。去甘棠一里会，见车马导从，填隘路歧，生麾盖而进。既至泉亭，乃下马。伏于丛棘之下，屏气以窥之。见四丈夫，有少年神貌扬扬者，有短小器宇落落者，有长大少髭髯者，有清瘦言语及瞻视疾速者，皆金紫，坐于泉之北矶。叟既至，曰：“玉川来何迟？”叟曰：“适傍石墨涧寻赏，憩马甘棠馆亭。于西楹偶见诗人题一章，驻而吟讽，不觉良久。”座首者曰：“是何篇什？得先生赏叹之若是？”叟曰：“此诗有似为席中一二公有其题，而晦其姓名，怜其终章皆有意思，乃曰：‘浮

云凄惨日微明，沈痛将军负罪名。白昼叫阍无近戚，缟衣饮气只门生。佳人暗泣填宫泪，厩马连嘶换主声。六合茫茫悲汉土，此身无处哭田横。”座中闻之，皆以襟袖拥面，如欲恸哭。神貌扬扬者云：“我知作诗人矣，得非伊水之上，受我推食脱衣之士乎？”久之，白衣叟命飞杯，凡数巡，而座中歔歔未已。白衣叟曰：“再经旧游，无以自适。宜赋篇咏，以代管弦。”命左右取笔砚，乃出题云：“《喷玉泉感旧游书怀》，各七言长句。”白衣叟倡云：“树色川光向晚晴，旧曾游处事分明。鼠穿月榭荆榛合，草掩花园畦垆平。迹陷黄沙仍未寤，罪标青简竟何名。伤心谷口东流水，犹喷当时寒玉声。”少年神貌扬扬者诗云：“鸟啼莺语思何穷，一世荣华一梦中。孝固有冤藏蠹简，邓攸无子续清风。文章高韵传流水，丝管遗音托草虫。春月不知人事改，闲垂光彩照 宫。”短小器宇落落者诗云：“桃蹊李径尽荒凉，访旧寻新益自伤。虽有衣衾藏李固，终无表疏雪王章。羁魂尚觉霜风冷，朽骨徒惊月桂香。天爵竟为人爵误，谁能高叫问苍苍。”清瘦及瞻视疾速者诗云：“落花寂寂草绵绵，云影山光尽宛然。坏室基摧新石鼠，渚宫水引故山泉。青云自致惭天爵，白首同归感昔贤。惆怅林间中夜月，孤光曾照读书筵。”长大少须髯者诗云：“新荆棘路旧衡门，又驻高车会一樽。寒骨未沾新雨露，春风不长败兰荪。丹诚岂分埋幽壤，白日终希照覆盆。珍重昔年金谷友，共来泉际话孤魂。”诗成，各自吟讽，长号数四，响动岩谷。逡巡，怪鸟鸱梟，相率啾唧；大狐老狸，次第鸣叫。顷之，骡脚自东而来，金铎之声，振于坐中。各命仆马，颇甚草草。惨无言，掩泣攀鞍，若烟雾状，自庭而散。生于是出丛棘。寻旧路，匹马斲草于涧侧，蹇童美寝于路隅。未明，达甘泉店。店媪诘昌夜，生具以对媪。媪曰：“昨夜三更，走马挈壶，就我买酒，得非此耶？”

开柜视，皆纸钱也。（出《纂异录》）

颜 浚

会昌中，进士颜浚，下第游广陵。遂之建业，赁小舟，抵白沙。同载有青衣，年二十许，服饰古朴，言词清丽。浚揖之，问其姓氏，对曰：“幼芳姓赵。”问其所适，曰：“亦之建业。”浚甚喜，每维舟，即买酒果，与之宴饮。多说陈隋间事，浚颇异之，即正色敛衽不对。抵白沙，各迁舟航，青衣乃谢浚曰：“数日承君深顾，某陋拙，不足奉欢笑。然亦有一事，可以奉酬。中元必游瓦官阁，此时当为君会一神仙中人。况君风仪才调，亦甚相称。望不逾此约。至时。某候于彼。”言讫，各登舟而去。浚志其言，中元日，来游瓦官阁。士女阗咽，及登阁，果有美人，从二女仆，皆双环而有媚态。美人倚栏独语，悲叹久之。浚注视不易，美人亦讶之。又曰：“幼芳之言不谬矣。”使双鬟传语曰：“西廊有惠鉴闍黎院，则某旧门徒。君可至是，幼芳亦在彼。”浚甚喜，蹑其踪而走，果见同舟青衣，出而微笑。浚遂于美人叙寒暄，言语毕日。僧进茶果。至暮，谓浚曰：“今日偶此登览，为惜高阁。病兹用功，不久毁除。故来一别，幸接欢笑。某家在清溪，颇多松月，室无他人，今夕必相过。某前往，可与幼芳后来。”浚然之，遂乘轩而去。及夜，幼芳引浚前行，可数里而至。有青衣数辈，秉独迎之。遂延至内室，与幼芳环坐，曰：“孔家娘子相邻，使邀之曰：‘今夕偶有佳宾相访，愿同倾觞，以解烦愤。’”少顷而至，遂延入，亦多说陈朝故事。浚因起白曰：“不审夫人复何姓第，颇贮疑讶。”答曰：“某即陈朝张贵妃，彼即孔贵嫔。居世之

时，谬当后主采顾，宠幸之礼，有过嫔嫱。不幸国亡，为杨广所杀。然此赋不仁可甚，于刘禅、孔皓，岂无嫔御？独有斯人，行此冤暴。且一种亡国，我后主实即风流，诗酒追欢，琴樽取乐而已。不似杨广，西筑长城，东征辽海，使天下男冤女旷，父寡子孤。途穷广陵，死于匹夫之手，亦上天降鉴，为我报仇耳！”孔贵嫔曰：“莫出此言，在坐有人不欲。”美人大叫笑曰：“浑忘却。”浚曰：“何人不欲斯言耶？”幼芳曰：“某本江令公家嬖者，后为贵妃侍儿。国亡之后，为隋宫御女。炀帝江都，为侍汤膳者。及化及乱兵入，某以身蔽帝，遂为所害。萧后怜某尽忠于主，因使殉葬。后改葬于雷塘侧，不得从焉。时至此谒贵妃耳。”孔贵嫔曰：“前说尽是闲理，不如命酒，略延曩日之欢耳。”遂命双鬟持乐器，洽饮久之。贵妃题诗一章曰：“秋草荒台响夜萤，白杨声尽减悲风。彩笺曾擘欺人总，绮阁尘清玉树空。”孔贵嫔曰：“宝阁排云称望仙，五云高艳拥朝天。清溪犹有当时月，夜照琼花绽绮筵。”幼芳曰：“皓魂初圆恨翠娥，繁华浓艳竟如何？两朝唯有长江水。依旧行人逝作波。”浚亦和曰：“萧管清吟怨丽华，秋江寒月倚窗斜。惭非后主题笺客，得见临春阁上花。”俄闻叩门曰：“江脩容、何婕妤、袁照仪来谒贵妃。”曰：“窃闻今夕佳宾幽会，不免辄窥盛筵。”俱艳其衣裾，明其珞珮而入坐。及见四篇，捧而泣曰：“今夕不意再逢三阁之会，又与新狎客题诗也。”顷之，闻鸡鸣，孔贵嫔等俱起，各辞而去。浚与贵妃就寝，欲曙而起。贵妃赠辟尘犀簪一枚，曰：“异日睹物思人。昨宵值客多，未尽欢情。别日更当一小会，然须谕祈幽府。”呜咽而别。浚翌日懵然，若有所失。信宿，更寻曩日地，则近清溪，松桧丘墟。询之于人，乃陈朝宫人墓。浚惨恻而返，数月，阁因寺废而毁。后至广陵，访得吴公台炀帝旧陵，果有宫人赵幼芳墓，因以酒

奠之。（出《传奇》）

郝惟谅

荆州之民郝惟谅，性粗率，勇于私斗。会昌二年寒食日，与其徒游于郊外，蹴踘角力，醉卧冢间。宵分始寤，将归，道左见一人家，室绝卑陋，虽张灯而颇昏暗。遂诣乞浆，有一妇人，容色惨悴，服装雅素，方向灯纫缝。延郝，良久谓郝曰：“知君有胆气，故敢情托。妾本秦人，姓张氏，嫁与府衙健儿李自欢。自欢太和中，戍边不返，妾遭疫而歿。别无亲戚，为邻里殡于此处，已逾一纪，迁葬无因。凡死者饥骨未复于土，魂神不为阴司所籍。虽散恍惚，如梦如醉。君能便妾遗骸得归泉壤，精爽有托，斯愿毕矣。”郝曰：“某生业素薄，力且不办，如何？”妇人云：“某虽为鬼，不废女工。自安此，常造雨衣，与胡氏佣作，凡数年矣。所聚十三万，葬备有余也。”郝许诺而归。迟明，访之胡氏，物色皆符，乃具以告。即与偕往殡所，毁瘞视之，散钱培椁，数如其言。胡氏与郝，哀而异之。复率钱于同辈，合二十万，盛其凶仪，瘞于鹿顶原。其夕，见梦于胡郝。（出《酉阳杂俎》）

浮梁张令

浮梁张令，家业蔓延江淮间，累金积粟，不可胜计。秩满，如京师，常先一程致顿，海陆珍美毕具。至华阴，仆夫施幄幙，陈樽垒。庖人炙羊方熟，有黄衫者，据盘而坐。仆夫连叱，神

色不挠。店姬曰：“今五坊弋罗之辈，横行关内，此其流也，不可与竞。”仆夫方欲求其帅以责之，而张令至，具以黄衫者告，张令曰：“勿叱。”召黄衫者问曰：“来自何方？”黄衫但唯唯耳。促暖酒，酒至，令以大金钟饮之。虽不谢，似有愧色。饮讫，顾炙羊，著目不移，令自割以劝之。一足尽，未有饱色，令又以奩中燂十四五啖之。凡饮二斗余，酒酣，谓令曰：“四十年前，曾于东店得一醉饱，以至今日。”令甚讶，乃勤恳问姓氏，对曰：“某非人也，盖直送关中死籍之吏耳。”令惊问其由，曰：“太山召人魂，将死之籍付诸岳，俾某部送耳，令曰：“可得一观呼？”曰：“更窥亦无患。”于是解革囊，出一轴，其首云：“太行主者牒金天府。”其第二行云：“贪财好杀，见利忘义人，前浮梁县令张某。”即张君也，令见名，乞告使者曰：“修短有限，谁敢惜死。但某方强仕，不为死备，家业浩大，未有所付。何术得延其期？某囊中，计所值不下数十万，尽可以献于执事。”使者曰：“一饭之恩，诚宜报答。百万之贖，某何用焉？今有仙官刘纲，谪在莲花峰。足下宜匍匐径往，哀诉奏章，舍此则无计矣。某昨闻金天王与南岳博戏不胜，输二十万，甚被逼逐。足下可诣岳庙，厚数以许之，必能施力于仙官。纵力不及，亦得路于莲花峰下。不尔，荆榛蒙密，川谷阻绝，无能往者。”令于是赍牲牢，驰诣岳庙，以千万许之。然后直诣莲花峰，得幽径。凡数十里，至峰下，转东南，有一茅堂。见道士隐几而坐，问令曰：“腐骨秽肉，魂亡神耗者，安得来此？”令曰：“钟鸣漏尽，露晞顷刻。窃闻仙官，能复精魂于朽骨，致肌肉于枯骸。既有好生之心，岂惜奏章之力？”道士曰：“吾顷为隋朝权臣一奏，道谪居此峰。尔何德于予，欲陷吾为寒山之叟乎？”令哀祈愈切，仙官神色甚怒。俄有使者，赍一函而至，则金天王之书札也。仙官览书，

笑曰：“关节既到，难为不应。”召使者反报，曰：“莫又为上帝谴责否？”乃启玉函，书一通，焚香再拜以遣之。凡食顷，天符乃降，其上署“彻”字，仙官复焚香再拜以启之，云：“张某弃背祖宗，窃假名位。不顾礼法，苟窃官荣。而又鄙僻多藏，诡诈无实。百里之任，已是叨居；千乘之富，今因苟得。令按罪已实，待戮余魂。何为奏章，求延厥命？但以扶危拯溺者，大道所尚；纾刑宥过者，玄门是宗。狗尔一眈，我全弘化，希其悛恶，庶乃自新。贪生者量延五年，奏章者不能无罪。”仙官览毕，谓令曰：“大凡世人之寿，皆可至百岁。而以喜怒哀乐，汨没心源；爱恶嗜欲，伐生之根。而又扬己之能，掩彼之长，颠倒方寸，顷刻万变。神倦思怠，难全天和。如彼淡泉，汨于五味，欲致不坏，甚可得乎？勉导归途，无堕吾教。”令拜辞，举手已失所在。复寻旧路，稍觉平易，行十余里，黄衫吏迎前而贺。令曰：“将欲奉报，愿知姓字。”吏曰：“吾姓钟，生为宣城县脚力。亡于华阴，遂为幽冥所录。递符之役，劳苦如旧。”令曰：“何以免执事之困？”曰：“但酬金天王愿，曰请置子为閤人，则吾饱神盘子矣。天符已违半日，难更淹留。”便与执事别，入庙南柘林三五步而没。是夕，张令驻车华阴，决东归。计酬金天王愿，所费数逾二万，乃语其仆曰：“二万可以贍吾十舍之资粮矣，安可受祉于上帝，而私谒于土偶人乎？”

明旦，遂东至偃师，止于县馆。见黄衫旧吏，赍牒排闥而进，叱张令曰：“何虚妄之若是？今祸至矣。由尔偿三峰之愿不果，俾吾答一饭之恩无始终。悒悒之怀，如痛毒螫。”言讫，失所在。

顷刻，张令有疾，留书遗妻子，未讫而终。（出《纂异记》）

欧阳敏

陕州东三十里，本无旅舍。行客或薄暮至此，即有人远迎安泊，及晓前进，往往有死者。杨州客欧阳敏，侵夜至，其鬼即为一老叟，迎归舍。夜半后，诣客问乡地，便以酒炙延待。客从容谈及阴鹭之事，叟甚有惊怍之色。客问怪之，乃问曰：“鬼神能侵害人乎？人能害鬼乎？”叟曰：“鬼神之事，人不知，何能害之？鬼神必不肯无故侵害人也。或侵害人者，恐是妖鬼也，犹人间之贼盗耳。若妖鬼之害人，偶闻于明神，必不容。亦不异贼盗之抵宪法也。”叟复深有忧色，客怪之甚，遂谓叟曰：“我若知妖鬼之所处，必诉于尊神，令尽剪除。”叟不觉起拜，叩头而言曰：“我强鬼也，虑至晓，君子不容，今幸望哀恕。”仍献一卷书与客曰：“此书预知帝王历数，保惜保惜。”客受之，至曙，不辞而去，回顾乃一坏坟耳。其书是篆字，后客托人译之，传于世。（出《湘潇录》）

奉天县民

会昌五年，奉天县国盛村民姓刘者，病狂，发时乱走，不避井堑。其家为迎禁咒人侯公敏治之。公敏才至，刘忽起曰：“我暂出，不假尔治。”因杖薪担至田中，袒而运担，状若击物，良久而返。笑曰：“我病已矣，适打一鬼头落，埋于田中。”兄弟及咒者，犹以为狂，遂同往验焉。刘掘出一骷髅，戴赤发十余茎，其病竟愈。（出《酉阳杂俎》）

卷第三百五十一 鬼三十六

邢群 李重 王坤 苏太玄 房千里
韦氏子 李浚 段成式 鬼葬 董汉勋

邢 群

刑部员外邢群，大中二年，以前歙州刺史居洛中，疾甚。群素与御史朱琯善。时琯自淮河从事罢居伊洛，病卒，而群未知。尝昼卧，忽闻扣门者。令视之，见琯骑而来，群即延入坐。先是群闻琯病，及见来，甚喜，曰：“向闻君疾，亦无足忧。”琯曰：“某尝病，今则愈矣。然君之疾，亦无足忧，不一二日，当闻耳。”言笑久之，方去。琯访群之时，乃琯卒也。（出《宣室志》）

李 重

大中五年，检校郎中知盐铁河阴院事李重罢职，居河东郡。被疾，旬日益甚，沈然在榻。一夕，告其仆曰：“我病不能起矣。”即令扃键其门。忽闻庭中窅然有声，重视之，见一人衣绯，乃河西令蔡行己也。又有一人，衣白叠衣，在其后。重与行己善，即惊曰：“蔡侍御来。”因命延上，与白衣者俱坐。顷之，见行己身渐长，手足口鼻，亦随而大焉。细视之，乃非

行己也。重心异也，然因以侍御呼焉，重遂觉身稍可举，即负壁而坐，问曰：“某病旬月矣，今愈甚。得不中于此乎？其人曰：“君之疾当间矣。”即指白衣者：“吾之季弟，善卜。”乃命卜重。白衣者于袖中出一小木猿，置榻上。既而其猿左右跳踞，数四而定。白衣者曰：“卦成矣，郎中之病，固无足忧。当至六十二，然亦有灾。”重曰：“侍御饮酒乎？”曰：“安敢不饮。”重遂命酒，以杯置于前。朱衣者曰：“吾自有饮器。”乃于衣中出一杯，初似银，及既酌，而其杯翻翻不定。细视，乃纸为者。二个各尽二杯，已而收其杯于衣中。将去，又诫重曰：“君愈之后，慎无饮酒，祸且及矣。”重谢而诺之，良久遂去。至庭中，乃无所见，视其外门，扃键如旧。又见其榻前，酒在地，盖二鬼所饮也。重自是病愈，既而饮酒如初，其年，谪为杭州司马。（出《宣室志》）

王 坤

太原王坤，大中四年春为国子博士。有婢轻云，卒数年矣。一夕，忽梦轻云至榻前。坤甚惧，起而讯之，轻云曰：“某自不为人数年矣，尝念平生时，若絜而不忘解也。今夕得奉左右，亦幸会耳。”坤懵然若醉。不寤为鬼也。轻云即引坤出门，门已扃，隙中导坤而过，曾无碍。行至衢中，步月徘徊，久之，坤忽饥，语于轻云，轻云曰：“里中人有与郎善者乎？可以诣而求食也。”坤素与太学博士石贯善，又同里居，坤因与偕行。至贯门，而门已键闭，轻云叩之。有顷，阖者启扉曰：“向闻叩门，今寂无覩，何也？”因阖扉，轻云又扣之，如是者三，阖者怒曰：“厉鬼安得辄扣吾门！”且唾且骂之。轻白坤云：

“石生已寝，固不可诣矣。愿郎更诣他所。”时有国子监小吏，亦同里，每出，常经其门。吏与主月俸及条报除授，坤甚委信之，因与俱至其家。方见启扉，有一人持水缶，注入衢中。轻云曰：“可偕入。”既入，见小吏与数人会食。初，坤立于庭，以为小吏必降阶迎拜。既而小吏不礼，俄见一婢捧汤饼登阶，轻云即殴婢背，遽仆于阶，汤饼尽覆。小吏与妻奴俱起，惊曰：“中恶。”即急召巫者，巫曰：“有一人，朱袂银印，立于庭前。”因祭之，坤与轻云俱就坐，食已而偕去。女巫送到门，焚纸钱于门侧。轻云谓坤曰：“郎可偕某而行。”坤即随出里中，望启夏而去。至郊野数十里，见一墓，轻云曰：“此妾所居，郎可随而入焉。”坤即俯首曲躬而入，墓口曩黑不可辨。忽悸然惊寤，背汗股栗。时天已晓，心恶其梦，不敢语于人。是日，因召石贯。既坐，贯曰：“昨夕有鬼扣吾门者三，遣视之，寂无所覩。”至晓，过小吏，则有焚纸钱迹，即立召小吏，讯其事。小吏曰：“某昨夕方会食，忽有婢中恶。巫云，鬼为祟。由是设祭于庭，焚纸于此。”尽与坤梦同。坤益惧，因告妻孥。是岁冬，果卒。（出《宣室志》）

苏太玄

阳朔人苏太玄，农夫也，其妻徐氏，生三子而卒。既葬，忽一日还家，但闻语而不见形，云：“命未合终，冥司未录。”每至，必怜抚其子，为之纫补。经旬月，邻件乃知，或占卜吉凶，述善恶，一一符验，有乡人在府充职，被疾，其家请卜之。俄顷云：“至凉风馆南，地名柘木林。遇虎当道，不敢过，遂却回。”卜者请逼，因请再往。俄顷曰：“至府，见所疾已

愈。”疑其不实，遂问其所居坊曲，病人形貌。徐氏先不曾至府，又未识病者，一一言之，无差异。又有人来卜，谢无物奉酬，深为不足。徐氏曰：“公家三斗粟在西房，何得称无？”卜者请取之。逡巡，负致其前，众皆愕然。如此不一。忽一旦，言帝舜发兵讨蛮，有人求至驿，助擎熟食，更一两日当远。如期而归。将一分细食，致夫前曰：“此饭曷若人间过军者。”夫尝之，倍珍于他食。又一旦泣告曰：“无端泄阴事，获罪被追。此去难再还，好看儿女。”泣别遂绝。（出《桂林风土记》）

房千里

春州南门外有仙署馆，馆中有卢公亭。房千里贬官，寻医于斯州，太守馆之于是。东厢有内室，仆夫假寐，忽有朱衣人，甚魁伟，直来其前。仆辈惊走，告千里。既一二夕，又然。千里不信，然不复置于室内。后累月，徒居溪亭。复有假掾吏寄与东室，昼日，见一男子披纱裳，屣履而来，曰：“若无久驻此。”掾惊出户，俱以状白于僚吏。有老牙门将陆建宗曰：“元和中，诛李师道，其从事陆行俭流于是州，赐死于是。掾所白之状，果省不谬。”（出《投荒杂录》）

韦氏子

京兆韦氏子，举进士，门阅甚盛。尝纳妓于洛，颜色明秀，尤善音律。韦曾令写杜工部诗，得本甚舛，妓随笔改正，文理晓然。是以韦颇惑之。年二十一而卒，韦悼痛之，甚为羸瘠。

弃事而寐，意其梦见。一日，家僮有言嵩山任处士者，得返魂之术。韦召而求其术，任命择日斋戒，除一室，舒帟于室，焚香。仍须一经身衣以导其魂，韦搜衣笥，尽施僧矣。惟余一金缕裙，任曰：“事济矣。”是夕，绝人屏事，且以暝近悲泣为诫。燃蜡炬于香前，曰：“靚烛燃寸，即复去矣。”韦洁服敛息，一禀其诲。是夜，万籁俱止，河汉澄明。任忽长叹，持裙面帟而招。如是者三，忽闻吁叹之声。俄顷，蚊帟微出，斜睇而立，幽芳怨态，若不自胜。韦惊起泣，任曰：“无庸恐迫，以致倏回。”生忍泪揖之，无异平生。或与之言，颌首而已。逾刻，烛尽及期。欬欲逼之，纷然而灭。生乃捧帟长恻，既绝而苏。任生曰：“某非猎食者，哀君情切，故来奉救。沕沫槿艳，不必置怀。”韦欲酬之，不顾而别。韦尝赋诗曰：“惆怅金泥簇蝶裙，春来犹见伴行云。不教布施刚留得，浑似初逢李少君。”悼亡甚多，不备录。韦自此郁郁不悵，逾年而歿。（出《唐阙史》）

李 浚

咸通中，中牟尉李浚，寓居圃田别墅。性刚戾，不以鬼神为意。每见人酹酒，必怒而止之。一旦，暴得风眩，方卧于庑下，忽有田父立于榻前，云：“邻伍间欲来省疾。”见数人，形貌尪劣，服饰或紫或青。有矮仆，提酒两壶，历阶而上。左右妻子，悉无所睹。谓浚曰：“尔常日负气，忽于我曹。醪醴之间，必为他人爱惜。今有醇酎数斗，众欲为君一醉。”俄以巨杯，满酌饮浚，两壶俱尽，余沥满席。谓浚曰：“何以常时惜酒也耶？”自尔百骸昏悴，如宿宿醒惛然，数月方愈。（出

《剧谈录》)

段成式

太常卿段成式，相国文昌子也，与举子温庭筠亲善。咸通四年六月卒。庭筠居闲辇下，是岁十一月十三日冬至，大雪，凌晨有扣门者。仆夫视之；乃隔扉授一竹筒，云：“段少常送书来。”庭筠初谓误，发筒获书，其上无字。开之，乃成式手札也。

庭筠大惊，驰出户，其人已灭矣。乃焚香再拜而读，但不谕其理，辞曰：“恸发幽门，哀归短数。平生已矣，后世何云。况复男紫悲黄，女青惧绿。杜陵分绝，武子成覩。自是井障流鸮，庭钟舞鹄。交昆之故，永断私情。慷慨所深，力占难尽。不具。荆州牧段成式顿首。”自后寂无所闻。

书云覩字，字书所无，以意读之，当作“群”字耳。温段二家，皆传其本。子安节，前沂王傅，乃庭筠婿也，自说之。（出《南楚新闻》）

鬼 葬

辰州溆浦县西四十里，有鬼葬山。黄闵《沅川记》云，其中岩有棺木，遥望可长十余丈，谓鬼葬之墟。故老云，鬼造此棺，七日昼昏，唯闻斧凿声。人家不觉失器物刀斧，七日霁，所失之物，悉还其主，钁斧皆有肥腻腥臊。见此棺俨然，横据岸畔。（出《洽闻记》）

董汉勋

汝坟部将董汉勋，善骑射，力兼数人，矫捷能斗。累戍于西北边，羌人惮之。乾符丙申岁，为汝之龙兴镇将。忽一日，谓其妻曰：“来日有十余故人相访，可丰备酒食。”其家以为常客也，翌日，盛设厅事。至辰巳间，汉勋束带，出镇门，向空连拜，或呼行第，或呼字，言笑揖让而登厅。其家大愕，具酒食，若陈祭焉。既罢，其妻诘之，汉勋曰：“皆曩日边上阵没同侪也，久别一来耳，何异之有？”后汉勋终亦无恙。至明年秋八月晦，青土贼王仙芝数万人奄至。时承平之代，郡国悉无武备。是日，郡选锐卒五百人，令勇将爨洪主之。出郡东二十里苦慕店，尽为贼所擒，唯一骑走至郡。郡人大惊，遂闭门登陴，部分固守。汉勋以五百人据此门。九月朔旦，贼至合围，一鼓而陷南门，执太守王镣。汉勋于北门，乘城苦战。中矢者皆应弦饮羽，所杀数十人，矢尽，贼已入。汉勋运剑，复杀数十人。剑既折，乃抽屋椽击之，又杀数十人。日上饥疲，为兵所殪，贼帅亦嗟异焉。（出《三水小牋》）

卷第三百五十二 鬼三十七

牟颖 游氏子 李云 郑总 王绍 王鲔
李戴仁 刘璟 李矩 陶福 巴川崔令 冯生

牟 颖

洛阳人牟颖，少年时，因醉，误出郊野，夜半方醒，息于路旁。见一发露骸骨，颖甚伤念之。达曙，躬身掩埋。其夕，梦一少年，可二十已来，衣白练衣，仗一剑，拜颖曰：“我强寇耳，平生恣意杀害，作不平事。近与同辈争，遂为所害。埋于路旁，久经风雨，所以发露。蒙君复藏，我故来谢君。我生为凶勇人，死亦为凶勇鬼。若能容我栖托，但君每夜微奠祭我，我常应君指使。我既得托于君，不至饥渴，足得令君所求狗意也。”颖梦中许之。及觉，乃试设祭飧，暗以祀祷祈。夜又梦鬼曰：“我已托君矣，君每欲使我，即呼赤丁子一声，轻言其事，我必应声而至也。”颖遂每潜告，令窃盗，盗人之财物，无不应声遂意，后致富有金宝。一日，颖见邻家妇有美色，之，乃呼赤丁子令窃焉。邻妇至夜半，忽至外逾垣而至。颖惊起款曲，问其所由来，妇曰：“我本无心，忽夜被一人擒我至君室。忽如梦觉，我亦不知何怪也。不知何计，却得还家。”悲泣不已，颖甚闵之，潜留数日。而其妇家人求访甚切，至于告官。颖知之，乃与妇人诈谋，令妇人出别墅，却自归，言不知被何妖精取去，今却得回。妇人至家后，再每三夜或五夜，依前被

一人取至颖家，不至晓，即却送归。经一年，家人皆不觉。妇人深怪颖有此妖术，后因至切，问于颖曰：“若不白我，我必自发此事。”颖遂具述其实，邻妇遂告于家人，共图此患。家人乃密请一道流，洁净作禁法以伺之。赤丁子方夜至其门，见符篆甚多，却反。白于颖曰：“彼以正法拒我，但力微耳。与君力争，当恶取此妇人。此来必须不放回也。”言讫复去。须臾，邻家飘骤风起。一宅俱黑色，但是符篆禁法之物，一时如扫，复失妇人。至曙。其夫遂去官，同来颖宅擒捉，颖乃携此妇人逃，不知所之。（出《潇湘录》）

游氏子

许都城西之北阨，有赵将军宅，主父既没，子孙流移，其处遂凶，莫敢居者。亲近乃榜于里门曰，有居得者，便相奉。乾符初，许有游氏子者，性刚悍，拳捷过人，见榜曰：“仆猛士也，纵奇妖异鬼，必有以制之。”时盛夏，既夕，携剑而入。室宇深邃，前庭广袤，游氏子设篔簹庭中，絺绤而坐。一鼓尽，闻寂无惊，游氏子倦，乃枕剑面堂而卧。再鼓将半，忽听轧然开后门声，蜡炬齐列，有役夫数十，于堂中洒扫。辟前轩，张朱帘绣幕，陈筵席宝器，异香馥于檐楹。游子心谓此小魅耳，未欲迫之，将观其终。少顷，执乐器，纒朱紫者数十辈，自东厢升阶，歌舞妓数十辈自后堂出，入于前堂。紫衣者居前，朱绿衣白衣者次之，亦二十许人。言笑自若，揖让而坐。于是丝竹合奏，飞觞举白，歌舞间作。游氏子欲前突，擒其渠魁。将起，乃觉髀间为物所压，冷且重，不能兴。欲大叫，口哆而不能声。但观堂上欢洽，直至严鼓。席方散，灯火既灭，寂尔如

初。游氏子骇汗心悸，匍伏而出。至里门，良久方能语。其宅后卒无敢居者。（出《三水小牒》）

李 云

前南郑县尉李云，于长安求纳一姬，其母未许。云曰：“予誓不婚。”乃许之。号姬曰楚宾。数年后，姬卒。卒后经岁，遂婚前南郑令沈氏女。及婚日，云及浴于净室，见楚宾执一药来，径前，谓云曰：“誓余不婚，今又与沈家作女婚。无物奉，赠君香一贴，以资浴汤。”泻药未入浴斛中，钗子搅水讫而去。云甚觉不安，困羸不能出浴，遂卒，肢体如棉，筋骨并散。（出《闻奇录》）

郑 总

进士郑总，以妾病，欲不赴举。妾曰：“不可为一妇人而废举。”固请之，总遂入京。其春下第东归，及家妾年。既葬旬月后，夜深，偶未寝，闻室外有人行声，开户观之，乃亡妾也。召入室而坐，问其所要，但求好茶，总自烹与之。啜讫，总以小儿女也睡，欲呼与相见。妾曰：“不可，渠年小，恐惊之。”言讫辞去，才出户，不见。（出《闻奇录》）

王 绍

明经王绍，夜深读书。有人隔窗借笔，绍借之，于窗上题

诗曰：“何人窗下读书声，南斗阑干北斗横。千里思家归不得，春风肠断石头城。”诗讫，寂然无声，乃知非人也。（出《闻奇录》）

王 鲊

凤翔少尹王鲊，礼部侍郎凝之叔父也。年十四五，与童儿辈戏于果园竹林下，见二枯首为粪壤所没，乃令小仆择净地瘞之，祭以酒饌。其后数夕阴晦，忽闻窗外窸窣有声，良久问之，云：“某等受君深恩，免在芜秽，未知所酬，聊愿驱策。尔后凡有吉凶，胖飧间必来报。”如此数年，遂与灵物通彻。崔珙为度支使，雅知于鲊。一夕，留饮家酿，酒酣稍欢，云：“有妓善歌者。”令召之，良久不至，珙自入视之，云：“理妆才罢，忽病心痛，请饮汤而出。”珙复坐。鲊具言歌者仪貌，珙怪问之。云：“适见一人，著短绫绯衣，控马而去。”语未毕，家仆报中恶，救不返矣。珙甚悲之，鲊密言：“有一事或可活之，须得白牛头及酒一斛。”因召左右，试令求觅。有度支所由甚干事，以善价取之，不逾时而至。鲊令扶歌者，置于净室榻上。前以大盆盛酒，横取板，安牛头于其上。设席焚香，密封其户，且诫曰：“专伺之，晓鼓一动，闻牛吼。当急开户，可以活矣。”鲊遂去。禁鼓忽鸣，果闻牛吼。开户视之，歌者微喘，盆酒悉干，牛怒目出于外。数日方能言，云，其夕治汝既毕，有人促召，出门，乘马而行。约数里，见室宇华丽，开筵张乐。四座皆朱紫少年，见歌者至，大喜，致于妓席。欢笑方洽，忽闻有人大呼，声振庭庑，座者皆失色相视，妓乐俱罢。俄见牛头人，长丈余，执戟径趋前，无不狼狽而走，唯歌者在

焉。牛头引于阶前，背负而出，行十数步，忽觉卧于室内。珙后密询其事，鲔终不言。（出《剧谈录》）

李戴仁

江河多伥鬼，往往呼人姓名，应之者必溺，乃死魂者诱之也。李戴仁尝维舟于枝江县曲浦中，月色皎然，忽见一姬一男子，出水面四顾，失声云：“此有生人。”遽驰水面，若履平地，登岸而去。

当阳令苏洵居江陵，尝夜归，月明中，见一美人被发，所著裾裾，殆似水湿。洵戏云：“非江伥耶？”妇人怒曰：“唤我作鬼。”奔而逐之，洵走，遇更巡方止，见妇却返所来之路。（出《北梦琐言》）

刘 璪

汉江北邓州界，地名穴口，本无镇戍。有小河，南流入于汉，久为沙拥，水道甚隘。前江陵令刘璪。丙子岁，往彼州访亲知。至穴口，宿旧知韩氏家。家人曰：“邻村张家新妇，卒来三日，适来却活。”主人暂往省之。

至夜，韩家归云，张妇为侧近庙神召去，见其中外亲眷亡者咸在焉。为庙神造军顿，无人作饼，故令召来。见厅上门外，将士列坐。言开穴口江水，士卒踏沙，手皆血流。供顿毕，乃放回。乡里未之信，不久，沙壩相次摧垫，江路乃通。（出《北梦琐言》）

李 矩

成汭镇荆州，有垫江县令崔令，与主簿李矩不协，邻于水火。一旦群盗劫县，杀崔令。

贼过后，矩入宅检校，有一厅子方避贼，见矩，以为与贼通，明日，言镇将。众咸知矩与崔失欢，颇疑之。执送中州，推问不伏。遂解送江陵，禁右厢狱，厢吏速于具狱。推吏常某，言于判官范某曰：“李矩诋谰，须考究之。”范固不许，常竟锻炼以成之。

矩临刑，戒家人多烧纸笔，讼于地下。才一月，常某暴亡。后李矩主簿见身，范见矩至，曰：“某受判官深恩，非感造次。但冥府只要为证耳。”及妻子以诚祈之，乞容旬日，区分家事。虽无痛苦，饮食如常，但困惫，逾月而卒。（出《北梦琐言》）

陶 福

蜀将陶福，少年无赖，偷狗屠牛。后立功，至郡守。屯戍兴元府之西县，暴得疾。急命从人朱军将，诣府迎医李令藹。令藹与朱军将连骑驰往。

至夜，抵西县近郭诸葛亮庙前，见秉炬三对前导，拥一人步行，荷校挚缚，众人相从。后有陶亲叟，抱衣裘而随之。令藹先未识陶福，朱军将指谓令藹曰：“此是我家太尉，胡为如此？”逡巡恐悚，亦疑是鬼。晓至其营，已闻家人哭声，向来执录，乃福之魂也。（出《北梦琐记》）

巴川崔令

合州巴川县，乱后官舍残毁，移居塞中，稍可自固。崔某为令，尝有健卒盗寨木，令擒送镇将斩之。卒家先事壁山神，卒死，神乃与令家为祟，或见形往来，或空中诟骂，掷火毁器。钱帛衣服，无敌遗失，箱匣锁闭如初，其中衣服，率皆剪碎。求方术禳解，都不能制。令罢官还千里，鬼亦随之。

又日夕饮食，与人无异。一家承事，不敢有怠。费用甚多，吏力将困。忽一旦，举家闻大鸟鼓翼之声，止于屋。

久之，空中大呼，自称大王，曰：“汝比有灾，值我雍溪兄弟非理，破除汝家活计，损失财物。作诸怪异，计汝必甚畏之，今已遣去矣。汝灾尽福生，吾自来暂驻，亦将不久。且借天蓬龕子中居。此天蓬样极好。借上天，上传写一本，三五日即送来。”

数日后，置天蓬于舍檐上。自此日夕常在，恒与主人语。今大小诵诗赋，作音乐，一一随声唱之。所诵文字，或有谬误，必为改正。其言多劝人为善，亦令学气术修道。或云寻常乘鹤，往来天上。初邑中有群鹤现，神云：“数内只有两只真鹤，我所骑来，其余皆常鸟矣。”又自云姓张。

每日饮食，与人无异。有女名锦绣娘，及妻妾。食物所费亦不少。凡见善人君子，即肯与言。稍强暴之人，即不与语，亦云上天去，忽有醉僧健卒三人来谒之，言词无度，有所凌毁，因不语。

僧去后，徐谓人曰：“此僧食狗肉，凶暴无良，不欲共语。”人之所行，善恶灾福，言无不中。至于小名第行，一一皆知。细问之，即以他语为对。未知是何神也。（出《录异记》）

冯 生

遂宁有冯生见鬼，知人吉凶。颍川陈绚，为武信军留后，而刘知俊代之。据其旧事，冯谓绚曰：“刘公虽号元戎。前无幢节，殆不久乎，幸勿忧也。”未逾岁而知俊被杀。有林泳者，闽人。常谓其僚友曰：“安有生人而终日见鬼乎？无听其袄。”冯闻之，对众谓之曰：“君为宜多不克终，盖曾杀一女人为祟。以公禄寿未尽，莫致其便。我能言其姓名，公信之乎。”于是惭惧。言诚于冯，许为解其冤也。（出《北梦琐言》）

卷第三百五十三 鬼三十八

皇甫枚 陈璠 豫章中官 邵元休 何四郎 陈德遇
青州客 周元枢 朱延寿 秦进忠 望江李令 广陵吏人
张飞庙祝 僧彦脩 建康乐人 黄延让 张瑗 婺源军人妻

皇甫枚

光启中，僖宗在梁州。秋九月，皇甫枚将赴调行在。与所亲裴宜城者偕行。十月，自相州西抵高平县。县西南四十里，登山越玉溪。其日行旅稍稀，烟云昼晦，日昃风劲。惑于多歧，上一长坂。下视有茅屋数间，槿篱疏散，其中有喧语声，乃延望之。少顷，有村妇出自西厢之北，著黄故衣，蓬头败屨。连呼之不顾，但俯首而复入。乃循坂东南下，得及其居，至则荆扉横葛，萦带其上，茨棘罗生于其庭，略无人踪，如涉一二年者矣。枚与裴生，愕立久之。复登坂长望，见官道有人行，乃策蹇驴赴之。至则邮吏将往端氏县者也，乃与俱焉。是夜宿端氏。（出《三水小牋》）

陈璠

陈璠者，沛中之走卒也，与故徐帅时浦，少结军中兄弟之好。及浦为支辟所任，璠亦累迁右职。黄巢之乱，支辟简劬卒

五千人，命浦总之而西，璠为次将。浦自许昌趋洛下，璠以千人反平阴。浦乃矫称支命，追兵回。于是引师与璠合，屠平阴，掠圃田而下。及沛，支虑其变，郊劳及解甲，盛设厚赂之。乃令所亲讽支曰：“军前不安，民望见追，且请公解印，以厌众心。”支力不能制，乃率其孥，出居大彭馆。浦自称留后。璠谓浦曰：“支尚书惠及沛人，若不杀之，将貽后悔。”浦不可，璠固请，与浦往复十余翻，浦怒曰：“自看自看。”璠乃诈为浦命，谓之曰：“请支行李归阙下。”支以为诚也，翌日遂发。璠伏甲于七里亭，至则无少长皆杀之。沛人莫不流涕。其后浦受朝命，乃表璠为宿州太守。璠性惨酷喜杀，复厚敛淫刑，百姓嗟怨。

五年中，货贿山积。浦恶之，乃命都将张友代璠。璠怒，不受命。友至，处别第，以俟璠出。璠夜率麾下五百人围友，迟明，友自领骁果百余人突之。璠溃，与十余人骑走出数十里，从骑皆亡。璠弃马微服乞食于野，野人有识之者，执以送。友繫之，驰白浦，浦命斩之于郡。璠本粗悍木朴，不知书，临刑，忽索笔赋诗曰：“积玉堆金官又崇，祸来倏忽变成空。五年荣贵今何在？不异南柯一梦中。”时以为鬼代作也。（出《三水小牋》）

豫章中官

天复甲子岁，豫率居人近市者，夜恒闻街中若数十人语声，向市而去，就视则无人。如是累夜，人家惶恐，夜不能寤。顷之，诏尽诛阉官，豫章所杀，凡五十余。驱之向市，骤语喧闹，如先所闻。（出《稽神录》）

邵元休

汉左司员外郎邵元休，当天复年中，尚未冠，居兖州廨宅。宅内惟乳母婢仆，堂之西序，最南是书斋。时夜向分，举家灭烛熟寐，书斋内灯亦灭。邵枕书假寐，闻堂之西，窸窣若妇人履声，经于堂阶。先至东序，皆女仆之寝室也。每至一房门，即住少时。遂闻至南廊，有阁子门，不启键，乃推门而入。即闻轰然，若扑破磁器声。遂西入书斋，窗外微月，见一物，形状极伟。不辨其面目，长六七尺，如以青黑帛蒙首而入。立于门扉之下，邵不惧，厉声叱之，仍间数声，都不酬答，遂却出。其势如风，邵欲扞枕击之，则已去矣。又闻行往堂西，其声遂绝。迟明，验其南房内，则茶床之上，一白磁器，已坠地破矣。后问人云，常有兵马留后居是宅，女卒，权于堂西作宾馆。仍访左右，有近邻识其女者，云，体貌颇长，盖其魄也。（出《玉堂闲话》）

何四郎

梁时，西京中州市有何四郎者，以鬻妆粉自业。尝于一日五更初，街鼓未鸣时，闻百步之外，有人极叫何四郎者，几数声而罢。自是率以为常。约半月后，忽晨兴开肆毕，有一人若官僚之仆者，直前揖之云：“官令召汝。”何意府尹之宅有取，未就路，仆又促之。何方束带，仆又不容。俄以衣牵之北行，达于东西之衢。何乃欲回归，仆执之尤急。何乃愈疑，“将非人耶？”尝闻所著鞋履，以之规地自围，亦可御其邪魅。某虽

亟为之，即被掷之于屋。知其无能为也，且讶且行，情甚恍惚，遂正北抵徽安门。又西北约五七里，则昏冥矣。忽有朱门峻宇，若王者之府署。至更深，延入。烈焰荧煌，供帐华丽。唯妇人辈款接殷勤，云：“是故将相之第，幼女方择良匹。实慕英贤，可就吉席。”何既睹妖冶，情亦惑之，婉淑之姿，亦绝代矣。比晓，则卧于丘塚之间，寂无人迹。遂望徽安门而返，草莽翳密，墮于荒井之中。又经一夕，饥渴难状，以衣襟承露而饮之。有樵者见而问之，遂报其家，缒而出之，数日方愈。（出《玉堂闲话》）

青州客

朱梁时，青州有贾客泛海遇风，飘至一处，远望有山川城郭，海师曰：“自顷遭风者，未尝至此。吾闻鬼国在是，得非此耶？”顷之，舟至岸，因登岸。向城而去。其庐舍田亩，不殊中国。见人皆揖之，而人皆不见己。至城，有守门者，揖之，亦不应。入城，屋室人物甚殷。遂至王宫，正值大宴，君臣侍宴者数十，其衣冠器用丝竹陈设之类，多类中国。客因升殿，俯逼王坐以窥之。俄而王有疾，左右扶还，亟召巫者视之。巫至，“有阳地人至此，阳气逼人，故王病。其人偶来尔，无心为祟，以饮食车马谢遣之，可矣。”即具酒食，设座于别室，巫及其君臣，皆来祀祝。客据按而食。俄有仆夫馭马而至，客亦乘马而归。至岸登舟，国人竟不见己。复遇便风得归。时贺德俭为青州节度，与魏博节度杨师厚有亲，因遣此客使魏，其为师厚言之。魏人范宣古，亲闻其事，为余言。（出《稽神录》）

周元枢

周元枢者，睢阳人，为平卢掌书记。寄居临淄官舍，一夕将寝，忽有车马辎重甚众，扣门使报曰：“李司空候谒。”元枢念亲知辈皆无此人，因自思，必乡曲之旧，吾不及知矣。

即出见之，延坐，请问其所从来，曰：“吾亦新家至此，未有所止，求居此宅矣。”元枢惊曰：“何至是？”对曰：“此吾之旧宅也。”元枢曰：“吾从官至此，相传云，书寄之公署也。君何时居此？”曰：“隋开皇中尝居之。”元枢曰：“若尔，君定是鬼耶？”曰：“然。地府许我立庙于此，故请君移去尔。”元枢不可，曰：“人不当与鬼相接，岂吾将死，故君得凌我耶？虽然，理不当以此宅授君。吾虽死，必与君讼。”因召妻子曰：“我死，必多置纸笔于棺中，将与李君对讼。”即具酒与之饮，相酬数百杯，词色愈厉。客将去，复留之。良久，一苍头来云：“夫人传语司空，周书记木石人也，安可与之论难？自取困哉！客于是辞谢而去。送之出门，倏忽不见。元枢竟无恙。（出《稽神录》）

朱延寿

寿州刺史朱延寿，末年，浴于室中，窥见窗外有二人，皆青面朱发青衣，手执文书，一人曰：“我受命来取。”一人曰：“我亦受命来取。”一人又曰：“我受命在前。”延寿因呼侍者，二人即灭。侍者至，问外有何人，皆云无人，俄而被杀。（出《稽神录》）

秦进忠

天祐丙子岁，浙西军士周交作乱，杀大将秦进忠、张胤，凡十余人。进忠少时，尝怒一小奴，刃贯心，杀而并埋之。末年，恒见此奴捧心而立，始于百步之外，稍稍而近。其日将出，乃在马前，左右皆见之。而入府，又遇乱兵，伤胃而卒。张胤前月余，每闻呼其姓名，声甚清越。亦稍稍而近。其日若在对面，入府皆毙矣。（出《稽神录》）

望江李令

望江李令者，罢秩居舒州。有二子，甚聪慧。令尝饮酒暮归，去家数百步，见二子来迎，即共禽而殴之。令惊大怒，大呼，而远方人绝，竟无知者。且行且殴，将至家，二子皆却走而去。及入门，二子复迎于堂下，问之，皆云未尝出门。后月余，令复饮酒于所亲家，因具白其事，请留宿，不敢归。而其子恐其及暮归，复为所殴，即俱往迎之。及中途，见其父，怒曰：“何故暮出？”即使从者击之，困而获免。明日令归，益骇其事，不数月。父子皆卒，郡人云，舒有山鬼，善为此厉。盖黎丘之徒也。（出《稽神录》）

张飞庙祝

梓州去城十余里，有张飞庙，庙中有土偶，为卫士。一夕

感庙祝之妻，经年，遂生一女。其发如朱，眉目手足，皆如土偶之状。至于长大，人皆畏之。凡莅职梓州者，谒庙，则呼出验之，或遗之钱帛，至今犹存。（出《野人闲话》）

僧彦脩

草书僧文英大师彦脩，始在洛都。明宗世子秦王从荣，复厚遇之。后有故，南居江陵西湖曾口寺。一日恍惚，忽见秦王拥二十骑诣寺，访彦脩。彦脩问大王何以此来，恰来对，倏而不见。彦脩方访于人，不旬日，秦王遇害。（出《北梦琐言》）

建康乐人

建康有乐人，日晚如市，见二仆夫云：“陆判官召。”随之而去。至大宅，陈设甚严。宾客十余人，皆善酒，惟饮酒而不设食，酒亦不及乐人。向曙而散，乐人困甚，因卧门外床上。既寤，乃在草间，旁有大冢。问其里人，云，相传陆判官之冢。不知何时人也。（出《稽神录》）

黄延让

建康吏黄延让尝饮酒于亲家，迨夜而散。不甚醉，恍然而身浮。飘飘而行，不能自制。行可十数里，至一大宅，寂然无人。堂前有一小房，房中有床，延让困甚，因寝床上。及寤，

乃在蒋山前草间。逾重城复堑矣。因恍惚得疾，岁余乃愈。（出《稽神录》）

张 瑗

江南内臣张瑗日暮过建康新桥，忽见一美人，袒衣猖獗而走。瑗甚讶，谛视之，妇人忽尔回头，化为旋风扑瑗。瑗马倒伤面，月余乃复。

初马既起，乃提一足，跛行而归。自是每过此桥，马辄提一足而行，竟无他怪。（出《稽神录》）

婺源军人妻

丁酉岁，婺源建威军人妻死更娶。其后妻虐遇前妻之子过甚，夫不能制。

一日，忽见亡妻自门而入，大怒后妻曰：“人谁无死，孰无母子之情，乃虐我儿女如是耶？吾比诉与地下所司，今与我假十日，使我诲汝。汝遂不改，必能杀君。”夫妻皆恐惧再拜，即为其酒食。遍召亲党邻里，问讯叙话如常。他人但闻其声，唯夫见之。

及夜，为设榻别室，夫欲从之宿，不可。满十日，将去，复责励其后妻，言甚切至。举家亲族共送至墓，去墓百余步，曰：“诸人可止矣。”复殷勤辞诀而去。将及柏林中，诸人皆见之，衣服容色如平生，及墓乃没。建威军使汪延昌言如是。（出《稽神录》）

陈德遇

辛亥岁，江南伪右藏库官陈居让字德遇，直宿库中，其妻在家，五更初，忽梦二吏，手把文书，自门而入。问：“此陈德遇家耶？”曰：“然。”“德遇何在？”曰：“在库中。”吏将去，妻追呼之曰：“家夫字德遇耳，有主衣库官陈德遇者，家近在东曲。”二吏相视而嘻曰：“几误矣。”遂去。迨日，德遇晨起如厕，自云有疾，还卧，良久遂卒。二人并居治城之西。（出《稽神录》）

广陵吏人

广陵吏姓赵，当暑。独寝一室。中夜，忽见大黄衣人自门而入，从小黄衣七人。谓己曰：“处处寻不得，乃在此耶！”叱起之，曰：“可以行矣。”一黄衣前曰：“天年未尽，未可遽行，宜有以记之可也。”大人即探怀，出一印，印其左臂而去。及明视之，印文著肉，字若古篆，识其下，右若仙字。左若记字，其上不可识。赵后不知所终。（出《稽神录》）

卷第三百五十四 鬼三十九

杨城 袁继谦 邠州士人 王商 谢彦璋
崇圣寺 任彦思 张仁宝 杨蕴中 王延镐
僧惠进 田达诚 徐彦成 郑郊 李茵 柳鹏举 周洁

杨 城

兖州龙兴寺西南廊第一院，有经藏。有法宝大师者，常于灵神佛堂之前见一白衣叟，如此者数日，怪而诘之，叟曰：“余非人，乃杨书记宅之土地。”僧曰：“何为至此？”叟曰：“彼公愎戾，兴造不辍，致其无容身之地也。”僧曰：“何不祸之？”答曰：“彼福寿未衰，无奈之何。”言毕不见。后数年，朱瑾弃城而遁，军乱。一家皆遇害。杨名城。累举不第。为朱瑾书记。（出《玉堂闲话》）

袁继谦

殿中少监袁继谦尝居兖州，侍亲疾，家在子城东南隅。有仆自外通刺者，署云“前某州长史许延年”，后云陈慰。继谦不乐，命延入。及束带出，则已去矣。仆云，徒步，衣故皂衣，张帽而至，裁投刺入车门，则去矣。其年亲卒，遂以其刺兼冥钱焚之。（出《玉堂闲话》）

邠州土人

朱梁时，有土人自雍之邠，数舍，遇天晴月皎，中夜而进。行至旷野，忽闻自后有车骑声，少顷渐近。土人避于路旁草莽间，见三骑，冠带如王者，亦有徒步，徐行谈话。土人蹶之数十步，闻言曰：“今奉命往邠州，取三数千人，未知以何道而取，二君试为筹之。”其一曰：“当以兵取。”又一曰：“兵取虽优，其如君子小人俱罪其祸何。宜以疫取。”同行者深以为然，既而车骑渐远，不复闻其言。土人至邠州，则部民大疫，死者甚众。（出《玉堂闲话》）

王 商

梁贞明甲戌岁，徐州帅王殷将叛。八月二十日夜，月明如昼，居人咸闻通衢队伍之声。自门隙覘之，则皆青衣兵士而无甲冑。初谓州兵潜以扑盗耳，俄闻清啸相呼，或歌或叹，刀盾矛槊，器隘闾巷，怪状奇形，甚可畏惧，乃知非人也。比自府廡，出于州南之东门，扃键无阻。比至仲冬，殷乃拒诏，朝命刘鄩以兵五万致讨，凡八月而败，合境悉罹其祸。（出《玉堂闲话》）

谢彦璋

梁许州节度使谢彦璋遇害，朝廷命宣和库副使郝昌遇往许

昌籍其家财。别开一室，见彦璋真像之左目下，鲜血在焉，竟不知自何而有，众共异之。彦璋性嗜鳖，镇河阳。命渔者采以供膳，无虚日焉，不获则必加重罚。有渔人居于城东，其日未曙，将往取之。未至一二里，遇一人，问其所适，以实对。此人曰：“子今日能且辍否？”渔人曰：“否则获罪矣。”又曰：“子若不临网罟，则赠子以五千钱，可乎？”渔人许之，遂获五千，肩荷而回。比及晓，唯呀其轻，顾之，其钱皆纸矣。（出《玉堂闲话》）

崇圣寺

汉州崇圣寺，寒食日，忽有朱衣一人，紫衣一人，气貌甚伟，驱殿仆马极盛。寺僧谓其州官至，奔出迎接，皆非也。与僧展揖甚恭，唯少言语。命笔，各题一绝句于壁，朱衣诗曰：“禁烟佳节同游此，正值醅醠夹岸香。缅想十年前往事，强吟风景乱愁肠。”紫衣诗曰：“策马暂寻原上路，落花芳草尚依然。家亡国破一场梦，惆怅又逢寒食天。”题罢，上马疾去。出松径，失其所在，但觉异香经月不散。其诗于今见存。（出《玉堂闲话》）

任彦思

蜀昌州牧任彦思家，忽闻空中有乐声，极雅丽悲切，竟日不休。空中言曰：“与吾设食。”任问是何人，竟不肯言本末，乃与静室设之。如人食无遗，或不与食，即致破什器，虫入人

耳，烈火四起。

彦思恶之，移去回避，亦常先至，凡七八年。忽一日不闻乐声，置食无所飧，厅舍楹上血书诗曰：“物类易迁变，我行人不见。珍重任彦思。相别日已远。”彦思尤恶其所题，以刀划之，而字已入木，终不知何鬼也。

张仁宝

校书郎张仁宝素有才学，年少而逝，自成都归葬阆中，权殡东津寺中。其家寒食日，闻扣门甚急，出视无人，唯见门上有芭蕉叶，上有题曰：

寒食家家尽禁烟，野棠风坠小花钿。
为今空有孤魂梦，半在嘉陵半锦川。

举族惊异。端午日，又闻扣门声，其父于门罅伺之，乃见其子，身長三丈许，足不践地，门上题“五月午日天中节，”题未毕，其父开门，即失所在。顷之克葬，不复至矣。

杨蕴中

进士杨蕴中得罪，下成都府狱，夜梦一妇人，虽形不扬，而言词甚秀，曰：“吾即薛涛也，顷幽死此室。”乃赠蕴中诗曰：

玉漏深长灯耿耿，东墙西墙时见影。

月明窗外子规啼，忍使孤魂愁夜永。

王延镐

梓州有阳关神，即蜀车骑将军西乡侯张飞也，灵应严暴，州人敬惮之。龙州军判官王延镐纳成都美妓人霞卿，甚宠之。携之赴官，经阳关神祠前过，霞卿暴卒。唯所生一女，非延镐之息，倍哀悯之。

一日传灵语，具云：“为阳关神所录，辞而得解。”从此又同寝处，写其貌而凭之。至于盥漱饮食皆如生。乃曰：“俟我嫁女，方与君别。”延镐将更娶，告之，鬼亦许焉。乃娶沈彦循女。

自是或女客列坐，即有一黑蝴蝶，翩翩掠筵席而过，卒以为常。其后延镐为新津令，方嫁其女，资送甚备，自是无闻。

僧惠进

西蜀有僧惠进者，姓王氏，居福感寺。

早出，至资福院门，见一人长身，如靛色，迫之渐急，奔走避之。至竹篱桥，驰入民家。此人亦随至，撮拽牵顿，势不可解。

僧哀鸣祈之，此人问：“汝姓何？”答曰：“姓王。”此人曰：“名同姓异。”乃舍之而去。

僧战摄，投民家，移时稍定，方归寺中。是夕，有与之同名异姓者死焉。（出《录异记》）

田达诚

庐陵有贾人田达诚，富于财，颇以周给为务。治第新城，有夜扣门者，就视无人，如是再三。因呼问之：“为人耶？鬼耶？”良久答曰：“实非人也，比居龙泉，舍为暴雨所毁。求寄君家，治舍毕乃去耳。”达诚不许，曰：“人岂可与鬼同居耶？”对曰：“暂寄居耳，无害于君。且以君义气闻于乡里，故告耳。”达诚许之，因曰：“当止我何所？”达诚曰：“唯有厅事耳。”即拜辞谢而去。数日复来，曰：“家已至厅中，亦无妨君宾客。然可严整家人慎火，万一不意，或当云吾等所为也。”达诚亦虚其厅以奉之。达诚尝为诗，鬼忽空中言曰：“君乃能诗耶？吾亦尝好之，可唱和乎？”达诚即具酒，置纸笔于前，谈论无所不至。众目视之，酒与纸笔，俨然不动。试暂回顾，则酒已尽，字已著纸矣。前后数篇，皆有意义。笔迹劲健，作柳体。或问其姓字。曰：“吾倘言之，将不益于主人，可诗以寄言之。”乃赋诗云：“天然与我一灵通，还与人间事不同。要识我家真姓字，天地南头一段红。”众亦不谕也。一日复告曰：“吾有少子，婚樟树神女。将以某日成礼，复欲借君后堂三日，以终君大惠，可乎？”达诚以虚其堂，以幕围之，三日复谢曰：“吾事讫矣，还君此堂。主人之恩，可谓至矣。然君老婢某，可答一百也。”达诚辞谢。召婢，答数下，鬼曰：“使之知过，可止矣。”达诚徐问其婢，言曾穴幕窃视，见宾客男女，厨膳花烛，与人间不殊。后岁余，乃辞谢而去。达诚以事至广陵，久之不归，其家忧之。鬼复至曰：“君家忧主人耶？吾将省之。”明日还曰：“主人在扬子，甚无恙，行当归矣。新纳一妾，与之同寝，吾烧其帐后幅，以戏之尔。”大

笑而去，达诚归，问其事皆同。后至龙泉，访其居，亦竟不获。
(出《稽神录》)

徐彦成

军吏徐彦成恒业市木，丁亥岁，往信州泂口场，无木可市，泊舟久之，一日晚，有少年从二仆往来岸侧，状若访人而不遇者。彦成因延入舟中，为设酒食，宾敬之。少年甚愧焉，将去，谢曰：“吾家近此数里别业中，君旦日能辱顾乎？”徐彦成许诺，明日乃往。行里余，有仆马来迎，奄至一大宅，门馆甚盛。少年出延客，酒膳丰备。从容久之，彦成因言住此久，无木可市，少年曰：“吾有木在山中，明当令出也。”居一二日，果有材木大至，良而价廉。市易既毕，往辞少年。少年复出大杉板四枚，曰：“向之木，吾所卖，今以此赠君。至吴，当获善价。”彦成回，始至秦淮，会吴师殂，纳杉板为棺。以为材之尤异者，获钱数十万。彦成大市珍玩，复往泂口，以酬少年，少年复与交市。如是三往，颇获其利。间一岁，复诣之，村落如故，了无所见。访其里中，竟无能知者。(出《稽神录》)

郑郊

郑郊，河北人，举进士下第，游陈蔡间。过一家，上有竹二竿，青翠可爱，因驻马吟曰：“冢上两竿竹，风吹常袅袅。”久不能续，闻冢中言曰：“何不云‘下有百年人，长眠不知晓。’”郊惊问之，不复言矣。

李茵

进士李茵，襄阳人。尝游苑中，见红叶自御沟流出，上题诗云：“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茵收贮书囊。后僖宗幸蜀，茵奔窜南山民家。见一宫娥，自云宫中侍书，名云芳子，有才思，茵与之款接。因见红叶，叹曰：“此妾所题也。”同行诣蜀，具述宫中之事。及绵州，逢内官田大人识之，曰：“书家何得在此？”逼令上马，与之前去，李甚快怏。其夕，宿逆旅，云芳复至，曰：“妾已重赂中官，求得从君矣。”乃与俱归襄阳。数年，李茵疾瘠，有道士言其面有邪气，云芳子自陈：“往年绵竹相遇。实已自经而死。感君之意，故相从耳。人鬼殊途，何敢贻患于君。置酒赋诗，告辞而去矣。（出《红梦琐言》）

柳鹏举

唐龙纪中，有士人柳鹏举，游杭州，避雨伍相庙。见一女子，抱五弦，云钱大夫家女仆。鹏举悦之，遂诱而奔。藏于舟中，为厢吏所捕，女仆自经而死。一日，却到柳处，柳亦知其物故。其仆具道其情，故留之，经时而去。（出《北梦琐言》）

周洁

霍丘令周洁，甲辰岁罢任，客游淮上。时民大饥，逆旅殆

绝，投宿无所。升高而望，远见村落烟火，趋而诣之。得一村舍，扣门久之，一女子出应门。告以求宿，女子曰：“家中饥饿，老幼皆病，无以延客。至中堂一榻可矣。”遂入之。女子侍立于前，少顷，其妹复出，映姊而立，不见其面。洁自具食，取饼二枚，以与二女，持之入室，闭关而寝，悄无人声。洁亦耸然而惧，向晓将去，便呼二女告之，了无声应者，因坏户而入。乃见积尸满屋，皆将枯朽。唯女子死可旬日。其妹面目已枯矣，二饼犹置胸上，洁后皆为瘿之云。（出《稽神录》）

卷第三百五十五 鬼四十

杨副使 僧珉楚 陈守规 广陵贾人 浦城人 刘道士
清源都将 王諲妻 林昌业 潘袭 胡澄 王攀 郑守澄 刘鹭

杨副使

壬午岁，广陵瓜州市中，有人市果实甚急。或问所用，云：“吾长官明日上事，有问长官为谁，云：“杨副使也。”又问官署何在，云：“金山之东。”遂去，不可复问。时浙西有副使被召之扬都，明日，船至金山，无故而没。（出《稽神录》）

僧珉楚

广陵法云寺僧珉楚，常与中山贾人章某者亲熟。章死，珉楚为设斋诵经。数月，忽遇章于市中，楚未食，章即延入食店，为置胡饼。既食，楚问：“君已死，那得在此？”章曰：“然，吾以小罪而未得解免，今配为扬州掠剩鬼。”复问何为掠剩，曰：“凡吏人贾贩，利息皆有数常，过数得之，即为余剩，吾得掠而有之。今人间如吾辈甚多。”因指路人男女曰，某人某人，皆是也。顷之。有一僧过于前，又曰：“此僧亦是也。”因召至，与语良久，僧亦不见楚也。顷之，相与南行，遇一妇人卖花，章曰：“此妇人亦鬼，所卖花，亦鬼用之，人间无所

见也。”章则出数钱买之，以赠楚曰：“凡见此花而笑者，皆鬼也。”即告辞而去。其花红芳可爱而甚重，楚亦昏然而归，路人见花，颇有笑者。至寺北门，自念吾与鬼同游，复持鬼花，亦不可，即掷花沟中，溅水有声。既归，同院人觉其色甚异，以为中恶，竞持汤药以救之。良久乃复，具言其故。因相与覆视其花，乃一死人手也，楚亦无恙。（出《稽神录》）

陈守规

军将陈守规者，常坐法流信州，寓止公馆。馆素凶，守规始至。即鬼物昼见，奇形怪状，变化倏忽。守规素刚猛，亲持弓矢刀杖，与之斗。久之，乃空中语曰：“吾鬼神，不欲与人杂居。君既坚正，愿以兄事，可乎？”守规许之。自是常与交言，有吉凶，辄先报。或求饮食，与之，辄得钱物。既久，颇为厌倦，因求方士，手书章疏，奏之上帝。翌日，鬼乃大骂曰：“吾与君为兄弟，奈何上章诉我。大丈夫结交，当如是耶？”守规曰：“安得有此事？”即于空中掷下章疏，纸笔宛然。又曰：“君图我居处，谓我无所止也。吾今往蜀川，亦不下于此矣。”由是遂绝。（出《稽神录》）

广陵贾人

广陵有贾人，以柏木造床，凡什器百余事，制作甚精。其费已二十万，载之建康，卖以求利。晚至瓜步，微有风起，因泊山下。顷之，有巨舟，其中空，惟篙工三人乘之，亦泊于其

侧。贾人疑之，相与议：“此为群盗也，将伺夜而劫我。”前浦既远，风又益急，逃避无所。夜即相与登岸，深林中以避之。俄而风雨雷电，蒙覆舟所。岸上则星月了然。食顷、雨止云散。见巨舟稍稍前去。乃敢归。舟中所载柏木什器，都不复见，余物皆在。巨舟犹在东岸，有人呼曰：“尔无恨，当还尔价。”贾人所载既失，复归广陵。至家，已有人送钱三十万，置之而去。问其人，即泊瓜步之明日也。（出《稽神录》）

浦城人

浦城人少死于路，家有金一斤，其妻匿之，不闻于其姑。逾年，忽夜扣门，号哭而归。其母惊骇，相与哀恻，曰：“汝真死耶？”曰：“儿实已死，有不平事，是以暂归。”因坐母膝，言语如平生，但手足冷如冰耳。因起握刀，责其妻曰：“我此有金，尔何供老母而自藏耶？”即欲杀之，其母曰：“汝已死矣，倘杀是人，必谓吾所杀也。”于是哭辞母而去。复自提刀，送其妻还父家。迨晓，及门数十步，忽然不见。（出《稽神录》）

刘道士

庐山道士刘某，将游南岳，路出宜春，宿一村家。其家至贫，复丧其子，未有以敛。既夕，忽有一男子，行哭而来，但抚膺而呼曰：“可惜，可惜。”刘出视之，见面白如雪，作两髻结。径入其家，负其去，莫知所之。（出《稽神录》）

清源都将

清源都将杨某，为本郡防过营副将，有大第在西郭。某晨趋府未归，有人方食，忽有一鹅，负纸钱，自门而入，径诣西廊房中。家人云：“此鹅自神祠中来耶？”乃令奴逐之，奴入房，但见一双髻白髯老翁，家人莫不惊走。某归，闻之怒，持杖击之，鬼出没四隅，变化倏忽，杖莫能中。某益怒曰：“食讫，当复来击杖之。”鬼乃折腰而前曰：“诺。”杨有二女，长女入厨切肉，且食，肉落砧辄失去。女执刀向空四斫，乃露一大黑毛手，曰：“请斫。”女走气殆绝，因而成病。次女于大瓮中取盐，有一猴，自瓮突出，上女子背。女走至堂前，复失之，亦成疾。乃召巫女，坛召之。鬼亦立坛作法，愈甚于巫。巫不能制，亦惧而去。顷之，二女及妻皆卒。后有善作魔法者，名曰明教，请为持经一宿，鬼乃唾骂某而去，尔因遂绝。某其年亦卒。（出《稽神录》）

王誨妻

王誨者，南安县大盈村人也。妻林氏忽病，有鬼凭之言：“我陈九娘也，以香花祠我，当有益于主人。”誨许之。乃呼林为阿姐，为人言祸福多中。半余岁乃见形，自腰已下可见。人未常来者，亦未见也，但以言语相接。乡人有召者，不择远近，与林偕往。人有祭祀，但具酒食，陈氏自召神名。祝词明惠，听者忘倦，林拱坐而已，二年间，获利甚博。一旦，忽悲泣谓林曰：“我累生为人女，年未笄而夭。闻于地府，乃前生

隐没阿姐钱二十万，故主者令我为神，以偿此钱讫，即生为男子而获寿。今酬已足，请置酒为别。”乃尽见其形，容质端媚，言辞婉转，殷勤致谢，呜咽云：“珍重珍重。”遂不见。（出《稽神录》）

林昌业

林昌业，漳浦人也，博览典籍，精究术数，性高雅，人不可干。尝为泉州军事衙推，年七十余，退居本郡龙溪县关额山之阳，乡里宗敬之。有良田数顷，尝欲舂谷为米，载诣州货之。功力未集，忽有双髻男子，年可三十，须髯甚长，来诣林。林问何人，但微笑，唯唯不对。林知其鬼物，令家人食之，致饱而去。翌日，忽闻仓下砉谷声，视之，乃昨日男子。取谷砉之。而林问：“无故辛苦耶？”鬼亦笑不言。复置丰饌，饭蔬而已。凡月余，砉谷不辍。鬼复自斗量，得米五十余石，拜辞而去，卒无一言。不复来矣。（出《稽神录》）

潘 袭

潘袭为建安令，遣一手力赍牒下乡，有所追摄。手力新受事，未尝行此路。至夕，道左有草舍，扣门求宿。其家唯一妇人应门，云：“主人不在，又将移居，无暇延客也。”手力以道远多虎，苦苦求之，妇人即召入门侧，席地而寝。妇人结束箱篋什器之类，达旦不寐。手力向晓辞去，行数里，乃觉失所赍牒。复返求之，宿处乃是一坟，方见其家人改葬。及开棺，

席下得一书，即所失之牒也。（出《稽神录》）

胡 澄

池阳人胡澄，佣耕以自给。妻卒，官给棺以葬，其平生服饰，悉附棺中。后数年，澄偶至市，见到肆卖首饰者，熟视之。乃妻送葬物也。问其人，云：“一妇人寄于此，约某日来取。”澄如期复往，果见其妻取直而去。澄因蹑其后，至郊外，及之，妻曰：“我昔葬时，官给秘器，虽免暴骨，然至今为所司督责其直。计无所出，卖此以偿之尔。”言讫不见，澄遂为僧。（出《稽神录》）

王 攀

高邮县医工王攀，乡里推其长者，恒往来广陵城东。每数月，辄一直县。自念明日当赴县，今夕即欲出东水门，夜泛小舟，及明可至。既而与亲友饮于酒家，不觉大醉，误出参佐门，投一村舍宿。向晓稍醒，东壁有灯而不甚明。仰望屋室，知非常宿处，因独叹曰：“吾明日须至县，今在何处也？”久之，乃闻其内蹑履声，有妇人隔壁问曰：“客将何之？”因起辞谢曰：“欲之高邮，醉中误至于是。”妇曰：“此非高邮道也，将使人奉送至城东，无忧也。”乃有一村竖至，随之而行。每历艰险，竖辄以手捧其足而过。既随至城东尝所宿店，告辞而去。攀解其襦以赠之，竖不受，固与之，乃持去。既而入店易衣，乃见其襦故在腰下，即复诣处寻之，但古冢耳，并无人家。

（出《稽神录》）

郑守澄

广陵裨将郑守澄，新买婢。旬日，有夜叩门者曰：“君家买婢，其名籍在此，不可留也。”开门视之，无所见。方怪之，数日，广陵大疫，此婢亦病，遂卒。既而守澄亦病卒。而吊客数人，转相染者，皆卒。甲寅岁春也。（出《稽神录》）

刘 鹭

洪州高安人刘鹭，少遇乱，有姊曰粪扫，为军将孙金所虏。有妹曰乌头，生十七年而卒。卒后三岁，孙全为常州团练副使。粪扫从其女君会宴于大将陈氏，乃见乌头在焉。问其所从来，云：“顷为人所虏，至岳州，与刘翁媪为女。嫁得北来军士任某，即陈所将卒也。从陈至此尔。”通信至其家，鹭时为县手力。后数年，因事至都，遂往昆陵省之。晚止逆旅。翌日，先谒孙金。即诣任营中。先遣小仆覘之，方见洒扫庭内，曰：“我兄弟将至矣。”仆良久扣门，问为谁。曰：“高安刘之家使。”乃曰：“非二兄名鹭多髯者乎，昨日晚当至，何为迟也。”即自出营门迎之，容貌如故，相见悲泣，了无少异。顷之，孙金遣其诸甥持酒食，至任之居，宴叙良久，乌头曰：“今日乃得二兄来，证我为人。向者恒为诸生辈呼我为鬼也。”任亦言其举止轻捷，女工敏速，恒夜作至旦，若有人为同作者。饮食必待冷而后食。鹭因密问：“汝昔已死，那得至是？”对曰：

“兄无为如此问我，将不得相见矣。”鹭乃不敢言之。久任卒，再适军士罗氏，隶江州。陈承昭为高安制置使，召鹭问其事。令发墓视之。墓在米岭，无人省视，数十年矣。伐木开路而至，见墓上有穴，大如碗，其深不测。众惧不敢发，相与退坐大树下，笔疏其事，以白承昭。是岁，乌头病，鹭往省之，乃曰：“顷为乡人十余辈，持刀杖劫我，几中我面。我大责骂，力拒之，乃退坐大树下，作文书而去。至今举身犹痛。”鹭乃知恒出入墓中也，因是亦惧而疏之。罗后移隶晋王城成。显德五年，周有淮南之地，罗陷没，不知所在，时年六十二岁矣（出《稽神录》）

卷第三百五十六 夜叉一

哥舒翰 章仇兼琼 杨慎矜
江南吴生 朱岷女 杜万 韦自东 马燧

哥舒翰

哥舒翰少时，有志气，长安交游豪侠，宅新书坊。有爱妾，曰裴六娘者，容范旷代，宅于崇仁，舒翰常悦之。居无何，舒翰有故，游近畿，数月方回。及至，妾已病死，舒翰甚悼之。既而日暮，因宿其舍。尚未葬，殡于堂奥，既无他室，舒翰曰：“平生之爱，存没何间？”独宿总帐中。夜半后，庭月皓然，舒翰悲叹不寐。忽见门屏间有一物，倾首而窥。进退逡巡。入庭中，乃夜叉也。长丈许，著豹皮褌，锯牙披发。更有三鬼相继进，及拽朱索，舞于月下。相与言曰：“床上贵人奈何？”又曰：“寝矣。”便升阶，入殡所拆发。舁椁于月中，破而取其尸，糜割肢体，环坐共食之。血流于庭，衣物狼藉。舒翰恐怖，且痛之，自分曰：“向叫我作贵人，我今击之，必无苦。”遂潜取帐外竿，忽于暗中掷出，大叫击鬼。鬼大骇走，舒翰乘势逐之西北隅，逾垣而去。有一鬼最后，不得上，舒翰击中流血，乃得去。家人闻变乱，起来救之，舒翰具道其事。将收余骸，及至堂，殡所俨然如故，而啖处亦无所见。舒翰恍忽，以为梦中，验其墙有血，其上有迹，竟不知其然。后数年，舒翰显达。（出《通幽录》）

章仇兼琼

章仇兼琼镇蜀日，佛寺设大会。百戏在庭，有十岁童儿舞于竿杪，忽有一物，状如鸱鹞，掠之而去。群众大骇，因罢乐。后数日，其父母见在高塔之上，梯而取之，而神形如痴。久之方语云，见如壁画飞天夜叉者，将入塔中，日饲里实饮食之味，亦不知其所自。旬日，方精神如初。（出《尚书故实》）

杨慎矜

开元中，杨慎矜为御史中丞。一日，将入朝，家童开其外门，既启锁，其门噤不可解。慎矜且惊且异。泊天将晚，其导从吏自外见慎矜门有夜叉，长丈余，状极异，立于宇下，以左右手噤其门。火吻电眸，盼顾左右。从吏见之，俱惊栗四去。久而衢中舆马人物稍多，其夜叉方南向而去，行者见之，咸辟易仆地。慎矜闻其事，惧甚。后月余，遂为李林甫所诬，弟兄皆诛死。（出《宣室志》）

江南吴生

有吴生者，江南人。尝游会稽，娶一刘氏为卒。后数年，吴生宰县于雁门郡，与刘氏偕之官。刘氏初以柔婉闻，凡数年。其后忽旷烈自恃不可禁，往往有逆意者，即发怒。殴其婢仆，或啮其肌血且甚，而怒不可解。吴生始知刘氏悍戾，心稍外之。

尝一日，吴与雁门部将数辈，猎于野，获狐兔甚多，致庖舍下。明日，吴生出，刘氏即潜入庖舍，取狐兔生啖之。且尽，吴生归，因诘狐兔所在，而刘氏俯然不语。吴生怒，讯其婢，婢曰：“刘氏食之尽矣。”生始疑刘氏为他怪。旬余，有县吏，以一鹿献，吴生命致于庭。已而吴生始言将远适，既出门，即匿身潜伺之。见刘氏散发袒肱，目眦尽裂，状貌顿异，立庭中，左手执鹿，右手拔其脾而食之。吴生大惧，仆地不能起。久之，乃召吏卒十数辈，持兵仗而入。刘氏见吴生来，尽去襦袖，挺然立庭，乃一夜叉耳。目若电光，齿如戟刃，筋骨盘蹙，身尽青色，吏卒惧战栗不敢近。而夜叉四顾，若有所惧。仅食顷，忽东向而走，其势甚疾。竟不如所在。（出《宣室志》）

朱岷女

武陵郡有浮屠祠，其高数百寻。下瞰大江，每江水泛扬，则浮屠势若摇动，故里人不敢登其上者。有贾人朱岷，家极赡，有一女，无何失所在。其家寻之，仅旬余，莫穷其适。一日，天雨霁，郡民望见浮屠之颠，若有人立者，隐然纹缣衣，郡民且以为他怪。岷闻之，即往观焉。望其衣装，甚类其女，即命人登其上而取之。果见女也，岷惊讯其事，女曰：“某向者独处，有夜叉长丈余，甚诡异，自屋上跃而下，入某之室，谓某曰：‘无惧我也。’即揽衣驰去，至浮屠上。既而兀兀然，若甚醉者。凡数日，方稍寤，因惧且甚。其夜叉率以将晓则下浮屠，行里中，取食饮某。一日，夜叉方去，某下视之，见其行里中，会遇一白衣，夜叉见，辟易退远百步，不敢窃视。及暮归。某因诘之：“何为惧白衣者乎？”夜叉曰：“向者白衣，

自小不食太牢。故我不得近也。’某问何故，夜叉曰：‘牛者所以耕田畴，为生人之本。人不食其肉，则上帝祐之。故我不得而近也。’某默念曰：“吾人也，去父母，与异类为伍，可不悲乎？”明日，夜叉去而祝曰：‘某愿不以太牢为食。’凡三祝。其夜叉忽自郡中来，至浮屠下，望某而语曰：‘何为有异志而弃我乎？使我终不得近子矣。从此别去。’词毕，即东向走，而竟不知其所往。某喜甚，由浮屠中得以归。”（出《宣室志》）

杜 万

杜万员外，其兄为岭南县尉，将至任，妻遇毒瘡，数日卒。时盛夏，无殡敛。权以苇席裹束，瘞于绝岩之侧。某到官，拘于吏事，不复重殓。

及北归，方至岩所，欲收妻骸骨。及观坎穴，但苇尚存。某叹其至深而为所取，悲感久之。会上岩有一径，某试寻。行百余步，至石窟中，其妻裸露，容貌狰狞，不可复识。怀中抱一子，子旁亦有一子，状类罗刹。极呼方寤，妇人口不能言，以手画地，书云：“我顷重生，为夜叉所得。今此二子，即我所生。”书之悲涕。

顷之，亦能言，谓云：“君急去，夜叉倘至，必当杀君。”某问：“汝能去否？”曰：“能去。”便起抱小儿，随某至船所。

便发，夜叉寻抱大儿至岸，望船呼叫，以儿相示。船行既远，乃擘其儿作数十片，方去。妇人手中之子，状如罗刹，解人语。大历中，母子并存。（出《广异记》）

韦自东

贞元中，有韦自东者，义烈之士也。尝游太白山，栖止段将军庄，段亦素知其壮勇者。一日，与自东眺望山谷，见一径甚微，若旧有行迹。自东问主人曰：“此何诣也？”段将军曰：“昔有二僧，居此山顶，殿宇宏壮，林泉甚佳。盖唐开元中，万回师弟子之所建也。似驱役鬼工，非人力所能及。或问樵者说，其僧为怪物所食，今绝踪二三年矣。又闻人说，有二夜叉于此山，亦无人敢窥焉。”自东怒曰：“余操心在平侵暴，夜叉何类，而敢噬人？今夕，必挈夜叉首，至于门下。”将军止曰：“暴虎凭河，死尔无悔？”自东不顾，仗剑备衣而往，势不可遏。将军悄然曰：“韦生当其咎耳。”自东扞萝蹠石，至精舍，悄寂无人。睹二僧房，大敞其户，履锡俱全，衾枕俨然，而尘埃凝积其上。又见佛堂内，细草茸茸，似有巨物偃寝之处。四壁多挂野彘玄熊之类，或庖炙之余，亦有锅镬薪。自东乃知樵者之言不谬耳。度其夜叉未至，遂拔柏树，径大如碗，去枝叶，为大杖。扞其户，以石佛拒之。是夜，月白如昼。夜未分，夜叉挈鹿而至，怒其扞鏹，大叫，以首触户，折其石佛，而踏于地。自东以柏树搥其脑，再举而死之。拽之入室，又阖其扉。顷之，复有夜叉继至，似怒前归者不接己，亦哮吼，触其扉，复踏于户闼，又搥之，亦死。自东知雌雄已殒，应无济类，遂掩关烹鹿而食。及明，断二夜叉首，挈余鹿而示段，段大骇曰：“真周处之俦矣。”乃烹鹿饮酒尽欢，远近观者如堵。有道士出于稠人中，揖自东曰：“某有衷恳，欲披告于长者，可乎？”自东曰：“某一生济人之急，何为不可？”道士曰：“某栖心道门，恳志灵药，非一朝一夕耳。三二年前，神仙为吾配

合龙虎丹一炉，据其洞而修之，有日矣。今灵药将成，而数有妖魔入洞，就炉击触，药几废散。思得刚烈之士，仗剑卫之。灵药倘成，当有分惠。未知能一行否？”自东踊跃曰：“乃平生所愿也。”遂仗剑从道士而去。济险蹶峻，当太白之高峰，将半，有一石洞，可百余步，即道士烧丹之室，唯弟子一人。道士约曰：“明晨五更初，请君仗剑，当洞门而立。见有怪物，但以剑击之。”自东曰：“谨奉教。”久立烛于洞门外，以伺之。俄顷，果有巨虺长数丈，金目雪牙，毒气氤郁，将欲入洞。自东以剑击之，似中其首，俄顷若轻务而化去。食顷，有一女子，颜色绝丽，执芰荷之花，缓步而至。自东又以剑拂之，若云气而灭。食顷，将欲曙，有道士，乘云驾鹤，导从甚严，劳自东曰：“妖魔已尽，吾弟子丹将成矣，吾当来为证也。”盘旋候明而入，语自东曰：“喜汝道士丹成，今为诗一首，汝可继和。”诗曰：“三秋稽顙叩真灵，龙虎交时金液成。绛雪既凝身可度，蓬壶顶上彩云生。”自东详诗意曰：“此道士之师。”遂释剑而礼之。俄而突入，药鼎爆烈，更无遗在。道士恸哭，自东悔恨自咎而已。二人因以泉涤其鼎器而饮之。自东后更有少容，而适南岳，莫知所止。今段将军庄尚有夜叉骷髅见在，道士亦莫知所之。（出《传奇》）

马燧

马燧贫贱时，寓游北京，谒府主，不见而返。寄居于园吏，吏曰：“莫欲谒护戎否？若谒，即须先言，当为其歧路耳。护戎讳数字而甚切，君当在意，若犯之，无逃其死也。然若幸愜之，则所益与诸人不同。慎忽暗投也。某乃护戎先乳母子，

得以详悉，而辄赞君子焉。”燧信与疑半。明晨，入谒护戎，果犯其讳，庭叱而去。畏惧之色见于面，园吏曰：“是必忤护戎耳。”燧问计求脱，园吏曰：“君子戾我，而悽惶如是，然败则死，不得渎我也。”遂匿燧于粪车中，载出郭而逃。于时护戎果索燧，一报不获，散铁骑者，每门十人。燧狼狈窜六十余里，日暮，度不出境，求蔽于逃民败室之中。尚未安，闻车马辘轳声，人相议曰：“能更三二十里否？”果护戎之使也。俄闻车马势渐远，稍安焉。未复常息，又闻有窸窣人行声，燧危栗次。忽于户牖，见一女人，衣布衣，身形绝长，手携一袱曰：“马燧在此否？”燧默然，不敢对。又曰：“大惊怕否？胡二姊知君在此，故来安慰，无生忧疑也。”燧乃应诺而出。胡二姊曰：“大厄，然已过，尚有余恐矣。君固馁，我食汝。”乃解所携袱，有熟肉一瓯，胡饼一个，燧食甚饱。却令于旧处，更不可动。胡二姊以灰数斗，放与燧前地上，横布一道。仍授之言曰：“今夜半，有异物相恐劫，辄不可动。过此厄后，勋贵无双。”言毕而去。夜半，有物闪闪照人，渐进户牖间。见一物，长丈余，乃夜叉也。赤发猬奋，全身锋铄，臂曲瘿木，甲驾兽爪，衣豹皮裤，携短兵，直入室来。狞目电燿，吐火喷血，跳躅哮吼，铁石消铄。燧之惴栗，殆丧魂亡精矣。然此物终不敢越胡二姊所布之灰。久之，物乃撒一门扉，藉而熟寝。俄又闻车马来声，有人相谓曰：“此乃逃入室，不妨马生匿于此乎？”时数人持兵器，下马入来。冲啼夜叉，夜叉奋起，大吼数声，裂人马啖食，血肉殆尽。夜叉食既饱，徐步而出。四更，东方月上，燧觉寂静，乃出而去，见人马骨肉狼藉，乃获免。后立大勋，官爵穹崇。询访胡二姊之由，竟不能得。思报不获，乃每春秋祠飨，别置胡二姊一座，列于庙左（出《传异记》）

卷第三百五十七 夜叉二

东洛张生 薛淙 丘濡
陈越石 张融 蕴都师

东洛张生

牛僧孺任伊阙县尉，有东洛客张生，应进士举，携文往谒。至中路，遇暴雨雷霆，日已昏黑，去店尚远，歇于树下。逡巡，雨定微月，遂解鞍放马。张生与僮仆宿于路侧，困倦甚，昏睡良久方觉。见一物如夜叉，长数丈，拿食张生之马。张生惧甚，伏于草中，不敢动。逸讫，又取其驴，驴将尽，遽以手拽其从奴，提两足裂之。张生惶骇，遂狼狈走。野叉随后，叫呼诟骂。里余，渐不闻。路抵大冢，冢畔有一女立。张生连呼救命，女人问之，具言事，女人曰：“此是古冢，内空无物，后有一孔，郎君且避之。不然，不免矣。”张生遂寻冢孔，投身而入，内至深，良久亦不闻声。须臾，觉月转明。忽闻冢上有人语，推一物，便闻血腥气。视之，乃死人也，身首皆异矣。少顷，又推一人，至于数四，皆死者也。既讫，闻其上分钱物衣服声，乃知是劫贼。其帅且唱曰，某色物与某乙，某衣某钱与某乙，都唱十余人姓名。又有言不平，相怨怒者，乃各罢去。张生恐惧甚，将出，复不得。乃熟念其贼姓名，记得五六人。至明，乡村有寻贼者，至墓旁，睹其血，乃围墓掘之。睹贼所杀人，皆在其内。见生惊曰：“兼有一贼堕于墓中。”乃持出缚之。

张生具言其事，皆不信，曰：“此是劫贼，杀人送于此，偶墮下耳。”笞击数十，乃送于县。行一二里，见其从奴驴马鞍驮悉至，张生惊问曰：“何也？”从者曰：“昨夜困甚，于路旁睡着。至明，不见郎君，故此寻求。”张生乃说所见，从者曰：“皆不觉也。”遂送至县。牛公先识之，知必无此，乃为保明。张生又记劫贼数人姓名，言之于令，令遣扑捉，尽获之，遂得免。究其意，乃神物冤魄，假手于张生，以擒贼耳。（《出逸史》）

薛 淙

前进士薛淙，元和中，游卫州界村中古精舍。日暮欲宿，与数人同访主人僧，主人僧会不在。唯闻库西黑室中呻吟声，迫而视，见一老僧病，须发不剪，如雪，状貌可恐。淙乃呼其侣曰：“异哉病僧！”僧怒曰：“何异耶？少年予要闻异乎？病僧略为言之。”淙等曰：“唯唯。”乃曰：“病僧年二十时，好游绝国。服药休粮，北至居延，去海三五十里。是日平明，病僧已行十数里。日欲出，忽见一枯立木，长三百余丈，数十围，而其中空心。僧因根下窥之，直上，其明通天，可容人。病僧又北行数里，遥见一女人，衣绯裙，跣足袒膊，被发而走，其疾如风。渐近，女人谓僧曰：‘救命可乎？’对曰：‘何也？’云：‘后有人觅，但言不见，恩至极矣。’须臾，遂入枯木中。僧更行三五里，忽见一人，乘甲马，衣黄金衣，备弓箭之器。奔跳如电，每步可三十余丈，或在空，或在地，步骤如一。至僧前曰：‘见某色人否？’僧曰：‘不见。’又曰：‘勿藏，此非人，乃飞天夜叉也。其党数千，相继诸天伤人，’

已八十万矣。今已并擒戮，唯此乃尤者也，未获。昨夜三奉天帝命，自沙吒天逐来，至此已八万四千里矣。如某之使八千人散捉，此乃获罪于天，师无庇之尔。’僧乃具言。须臾，便至枯木所。僧返步以观之，天使下马，入木窥之。却上马，腾空绕木而上。人马可半木已来，见木上一排点走出，人马逐之，去七八丈许，渐入霄汉，没于空碧中。久之，雨三数十点血，意已为中矢矣。此可以为异。少年以病僧为异，无乃陋乎？”（出《博异传》）

丘 濡

博士丘濡说，汝州傍县五十年前，村人失其女，数岁，忽自归。言初被物寐中牵去，倏止一处。及明，乃在古塔中，见美丈夫，谓曰：“我天人，分合得汝为妻。自有年限，勿生疑惧。”且诫其不窥外也。日两返下取食，有时炙饵犹热。经年，女伺其去，窃窥之，见其腾空如飞，火发蓝肤，磔耳如驴，至地，乃复人焉。女惊怖汗洽。其物返，觉曰：“尔固窥我。我实夜叉，与尔有缘，终不害尔。”女素慧，谢曰：“我既为君妻，岂有恶乎。君既灵异，何不居人间，使我时见父母乎？”其物言：“我罪业，或与人杂处，则疫作。今形迹已露。任尔纵观，不久当归尔也。”其塔去人居止甚近，女常下视，其物在空中，不能化形，至地，方与人杂。或有白衣坐中者，其物敛手则避。或见枕其头唾其面者，行人悉若不见。及归，女问之：“向者君街中，有敬之者，有戏狎之者，何也？”物笑曰：“世有吃牛肉者，予得而欺矣。遇忠直孝养，释道守戒律法录者，吾误犯之，当为天戮。”又经年，忽悲泣语女：“缘已

尽，候风雨送尔归。”因授一青石，大如鸡卵，言至家，可磨此服之，能下毒气。后一夕风雷，其物遽持女曰：“可去矣。”如释氏言，屈伸臂顷，已至其家，坠在庭中。其母因磨石饮之，下物如青泥斗余。（出《酉阳杂俎》）

陈越石

颍州陈越石，初名黄石，郊居于王屋山中，有妾张氏者。元和中，越石与张氏俱夜食，忽闻烛影后，有呼吸之声甚异。已而出一手，至越石前。其手青黑色，指短，爪甲纤长，有黄毛连臂，似乞食之状。越石深知其怪，恶而且惧。久之，闻烛影下有语：“我病饥，故来奉谒。愿以少肉致掌中，幸无见阻。”越石即以少肉投于地，其手即取之而去。又曰：“此肉味甚美。”食讫，又出手越石前。越石怒骂曰：“妖鬼何为辄来，宜疾去。不然，且击之，得无悔耶？”其手即引去，若有所惧。俄顷，又出其手，至张氏前，谓张曰：“女郎能以少肉见惠乎？”越石谓张氏曰：“慎无与。”张氏竟不与。久之，忽于烛影旁出一面，乃一夜叉也，赤发蓬然，两目如电，四牙若锋刃之状，甚可惧。以手击张氏，遽仆于地，冥然不能动。越石有胆勇，即起而逐之，夜叉遂走，不敢回视。明日，穷其迹，于垣上有过踪。越石曰：“此物今夕将再来矣。”于是至夜，持杖立东北垣下，以伺之。仅食顷，夜叉果来，既逾墙，足未及地，越石即以杖连击数十。及夜叉去，以烛视其垣下，血甚多，有皮尺余，亦在地，盖击而堕者。自是张氏病愈。至夕，闻数里外有呼者曰：“陈黄石何为不归我皮也？”连呼不止。仅月余，每夕，尝闻呼声。越石度不可禁，且恶其见呼，于是

迁居以避之，因改名为越石。元和十五年，登第进士，至会昌二年，卒于蓝田令。（出《宣室志》）

张 融

渤海张融，字眉嶠。晋咸宁中，子妇产男，初不觉有异，至七岁，聪慧过人。融曾将看射，令人拾箭还，恒苦迟。融孙云：“自为公取也。”后射才发，便赴，遂与箭俱至棚，倏已捉矢而归，举坐怪愕。还经再宿，孙忽暴病而卒。将殓，呼诸沙门烧香，有一胡道人谓云：“君速敛此孙，是罗刹鬼也，当啖害人家。”既见取箭之事，即狼狽阖棺。须臾，闻棺中有扑摆声，咸辍悲骇愕，遽送葬埋。后数形见，融作八关斋，于是便去。（出《宣验记》）

蕴都师

经行寺僧行蕴，为其寺都僧。尝及初秋，将备盂兰会，洒扫堂殿，齐整佛事。见一佛前化生，姿容妖冶，手持莲花，向人似有意。师因戏谓所使家人曰：“世间女人，有似此者，我以为妇。”其夕归院，夜未分，有款扉者曰：“莲花娘子来。”蕴都师不知悟也，即应曰：“官家法禁极严，今寺门已闭，夫人何从至此？”既开门，莲花及一从婢，妖姿丽质，妙绝无伦，谓蕴都师曰：“多种中无量胜因，常得亲奉大圆正智。不谓今日，闻师一言，忽生俗想。今已谪为人，当奉执巾钵。朝来之意，岂遽忘耶？”蕴都师曰：“某信愚昧，常获僧戒。素

非省相识，何尝见夫人。”遂相给也。”即日，师朝来佛前见我，谓家人曰，倘貌类我，将以为妇。言犹在耳，我感师此言，诚愿委质。”因自袖中出化生曰：“岂相给乎？”蕴师悟非人，回惶之际，莲花即顾侍婢曰：“露仙可备帷幄。”露仙乃陈设寝处，皆极华美。蕴虽骇异，然心亦喜之，谓莲花曰：“某便誓心矣。但以僧法不容，久居寺舍，如何？”莲花大笑曰：“某天人，岂凡识所及。且终不以累师。”遂绸缪叙语，词气清婉。俄而灭烛，童子等犹潜听伺之。未食顷，忽闻蕴失声，冤楚颇极。遽引燎照之，至则拒户闩，禁不可发。但闻猞牙啮垢嚼骨之声，如胡人语音而大骂曰：“贼秃奴，遣尔辞家剃发，因何起妄想之心。假如我真女人，岂嫁与尔作妇耶？”于是驰告寺众，坏垣以窥之，乃二夜叉也，锯牙植发，长比巨人，哮叫拿获，腾蹕而出。后僧见佛座壁上，有二画夜叉，正类所睹，唇吻间犹有血痕焉。（出《河东记》）

卷第三百五十八 神魂一

庞阿 马势妇 无名夫妇 王宙 郑齐婴 柳少游 苏莱
郑生 韦隐 齐推女 郑氏女 裴珙 舒州军史

庞阿

钜鹿有庞阿者，美容仪。同郡石氏有女，曾内睹阿，心悦之。未几，阿见此女来诣阿。阿妻极妒，闻之。使婢缚之，遂还石家。中路，遂化为烟气而灭。婢乃直诣石家，说此事，石氏之父大惊曰：“我女都不出门，岂可毁谤如此。”阿妇自是常加意伺察之，居一夜，方值女在斋中，乃自拘执，以诣石氏。石氏父见之，愕贻曰：“我适从内来，见女与母共作，何得在此？”即令婢仆，于内唤女出，向所缚者，奋然灭焉。父疑有异，故遣其母诘之，女曰：“昔年庞阿来厅中，曾窃视之，自尔仿佛，即梦诣阿。乃入户，即为妻所缚。”石曰：“天下遂有如此奇事。”夫精情所感，灵神为之冥著，灭者盖其魂神也。既而女誓心不嫁。经年，阿妻忽得邪病，医药无徵，阿乃授币石氏女为妻。（出《幽明录》）

马势妇

吴国富阳人马势妇，姓蒋，村人应病死者，蒋辄恍惚，熟

眠经日。见人人死，然后省觉，则具说，家中不信之。语人云：“某中病，我欲杀之，怒强魂难杀。未即死，我入其家内。架上有白米饭几种鲑，我暂过灶下戏。婢无故犯我，我打眷甚，使婢当时闷绝，久之乃苏。”其兄病，有乌衣人令杀之，向其请乞，终不下手。醒语兄云，当活。（出《搜神记》）

无名夫妇

有匹夫匹妇，忘其姓名。居一旦，妇先起，其夫寻亦出外。某谓夫尚寝，既还内，见其夫犹在被中。既而家童自外来云：“即令我取镜。”妇以奴诈，指床上以示奴，奴云：“适从郎处来也。”乃驰告其夫，夫大愕。径入示之，遂与妇共观，被中人高枕安眠，真是其形，了无一异。虑是其魂神，不敢惊动，乃徐徐抚床，遂冉冉入席而灭，夫妇惋怖不已。经少时，夫忽得疾，性理乖误，终身不愈。（出《搜神记》）

王 宙

天授三年，清河张镒因官家于衡州。性简静，寡知友。无子，有女二人，其长早亡，幼女倩娘，端妍绝伦。镒外甥太原王宙，幼聪悟，美容范，镒常器重，每曰：“他时当以倩娘妻之。”后各长成，宙与倩娘，常私感想于寤寐，家人莫知其状。后有宾僚之选者求之，镒许焉。女闻而郁抑，宙亦深恚恨。托以当调，请赴京，止之不可，遂厚遣之。宙阴恨悲恻，决别上船。日暮，至山郭数里。夜方半，宙不寐，忽闻岸上有一人行

声甚速，须臾至船。问之，乃倩娘，徒行跣足而至。宙惊喜若狂，执手问其从来，泣曰：“君厚意如此，寝食相感，今将夺我此志，又知君深情不易，思将杀身奉报。是以亡命来奔。”宙非意所望，欣跃特甚，遂匿倩娘于船，连夜遁去。倍道兼行，数月至蜀。凡五年，生两子。与镒绝信，其妻常思父母，涕泣言曰：“吾曩日不能相负，弃大义而来奔君。向今五年，恩慈间阻。覆载之下，胡颜独存也？”宙哀之曰：“将归无苦。”遂俱归衡州。既至，宙独身先至镒家，首谢其事，镒曰：“倩娘病在闺中数年，何其诡说也？”宙曰：“见在舟中。”镒大惊，促使人验之。果见倩娘在船中，颜色怡畅，讯使者曰：“大人安否？”家人异之，疾走报镒。室中女闻，喜而起，饰妆更衣，笑而不语，出与相迎，翕然而合为一体，其衣裳皆重。其家以事不正，秘之，惟亲戚间有潜知之者。后四十年间，夫妻皆丧，二男并孝廉擢第，至丞尉。事出陈玄祐《离魂记》云。玄祐少常闻此说，而多异同，或谓其虚。大历末，遇莱芜县令张仲颢，因备述其本末。镒则仲颢堂叔，而说极备悉，故记之。（出《离魂记》）

郑齐婴

郑齐婴，开元中，为吏部侍郎河南黜陟使。将归，途次华州，忽见五人，衣五方色衣，诣厅再拜。齐婴问其由，答曰：“是大使五藏神。”齐婴问曰：“神当居身中，何故相见？”答曰：“是以守气，气竭当散。”婴曰：“审如是，吾其死乎？”曰：“然。”婴仓卒求延咎刻，欲为表章及身后事，神言还至后衙则可。婴为设酒馔，皆拜而受。既修表，沐浴，服

新衣，卧西壁下，至时而卒。（出《广异记》）

柳少游

柳少游善卜筮，著名于京师。

天宝中，有客持一缣，诣少游。引入问故，答曰：“愿知年命。”少游为作卦，成而悲叹曰：“君卦不吉，合尽今日暮。”其人伤叹久之，因求浆，家人持水至，见两少游，不知谁者是客。少游指神为客，令持与客，客乃辞去，童送出门，数步遂灭。

俄闻空中有哭声，甚哀，还问少游：“郎君识此人否？”具言前事，少游方知客是精神。遽使看缣。乃一纸缣尔，叹曰：“神舍我去，吾其死矣。”日暮果卒。（出《广异记》）

苏 莱

天宝末，长安有马二娘者，善于考召。

兖州刺史苏诜，与马氏相善。初诜欲为子莱求婚卢氏，谓马氏曰：“我唯有一子，为其婚娶，实要婉淑。卢氏三女，未知谁佳，幸为致之，一令其母自阅视也。”马氏乃于佛堂中，结坛考召。

须臾，三女魂悉至，莱母亲自看。马云：“大者非不佳，不如次者，必当为刺史妇。”苏乃娶次女。

天宝末，莱至永宁令，死于禄山之难，其家怨马氏失言。洎二京收复，有诏赠莱怀州刺史焉。（出《广异记》）

郑 生

郑生者，天宝末，应举之京。

至郑西郊，日暮，投宿主人。主人问其姓，郑以实对。内忽使婢出云：“娘子合是从姑。”须臾，见一老母，自堂而下。郑拜见，坐语久之，问其婚姻，乃曰：“姑有一外孙女在此，姓柳氏，其父见任淮阴县令，与儿门地相埒。今欲将配君子，以为何如？”郑不敢辞，其夕成礼，极人世之乐。

遂居之数月，姑为郑生，可将妇归柳家。郑如其言，携其妻至淮阴。先报柳氏，柳举家惊愕。柳妻意疑令有外妇生女，怨望形言。俄顷，女家人往视之，乃与家女无异。

既入门下车，冉冉行庭中。内女闻之笑，出视，相值于庭中，两女忽合，遂为一体。令即穷其事，乃是妻之母先亡，而嫁外孙女之魂焉。生复寻旧迹，都无所有。（出《灵怪录》）

韦 隐

大历中，将作少匠韩晋卿女，适尚衣奉御韦隐。隐奉使新罗，行及一程，怆然有思，因就寝。乃觉其妻在帐外，惊问之，答曰：“愍君涉海，志愿奔而随之，人无知者。”隐即诈左右曰：“俗纳一妓，将侍枕席。”人无怪者。

及归，已二年，妻亦随至。隐乃启舅姑，首其罪，而室中宛存焉。及相近，翕然合体，其从隐者乃魂也。（出《独异记》）

齐推女

元和中，饶州刺史齐推女，适陇西李某。李举进士，妻方娠，留至州宅。至临月，迁至后东阁中。其夕，女梦丈夫，衣冠甚伟，瞋目按剑叱之曰：“此屋岂是汝腥秽之所乎？亟移去。不然，且及祸。”明日告推，推素刚烈，曰：“吾忝土地主，是何妖孽，能侵耶？”数日，女诞育，忽见所梦者，即其床帐乱殴之。有顷，耳目鼻皆流血而卒。父母伤痛女冤横，追悔不及。遣遽告其夫，俟至而归葬于李族。遂于郡之西北十数里官道，权瘞之。李生在京师，下第将归，闻丧而往。比至饶州，妻卒已半年矣。李亦粗知其死不得其终，悼恨既深，思为冥雪。至近郭，日晚，忽于旷野见一女，形状服饰，似非村妇。李即心动，驻马谛视之，乃映草树而没。李下马就之，至则真其妻也。相见悲泣，妻曰：“且无涕泣，幸可复生。俟君之来，亦已久矣。大人刚正，不信鬼神，身是妇女，不能自诉。今日相见，事机校迟。”李曰：“为之奈何？”女曰：“从此直西五里鄱亭村，有一老人姓田，方教授村儿，此九华洞中仙官也，人莫之知。君能至心往来，或异谐遂。”李乃径访田先生，见之，乃膝行而前，再拜称曰：“下界凡贱，敢谒大仙。”时老人方与村童授经，见李惊避曰：“衰朽穷骨，旦暮溘然。郎君安有此说？”李再拜，扣头不已，老人益难之。自日宴至于夜分，终不敢就坐，拱立于前。老人俯首良久曰：“足下诚恳如是，吾亦何所隐焉。”李生即顿首流涕，具云妻枉状。老人曰：“吾知之久矣，但不蚤申诉。今屋宅已败，理之不及。吾向拒公，盖未有计耳。然试为足下作一处置。”乃起从北出，可行百步余，止于桑林，长啸。倏忽见一大府署，殿宇环合，仪卫

森然，拟于王者，田先生衣紫帔，据案而坐，左右解官等列侍，俄传教呼地界。须臾，十数部各拥百余骑，前后奔驰而至。其帅皆长丈余，眉目魁岸，罗列于门屏之外。整衣冠，意绪苍惶，相问今有何事。须臾，谒者通地界、庐山神、江渚神、彭蠡神等，皆趣入。田先生问曰：“比者此州刺史女，因产为暴鬼所杀。事甚冤滥，尔等知否？”皆俯伏应曰：“然。”又问：“何故不为申理？”又皆对曰：“狱讼须有其主，此不见人诉，无以发摘。”有问知贼姓名否，有一人对曰：“是西汉鄱阳县王吴芮。今刺史宅，是芮昔时所居。至今犹恃雄豪，侵占土地，往往肆其暴虐，人无可奈何。”田先生曰：“即追来。”俄顷，缚吴芮至。先生诘之，不伏，乃命追阿齐。良久，见李妻与吴芮庭辩。食顷，吴芮理屈，乃曰：“当是产后虚弱，见某惊怖自绝，非故杀。”田先生曰：“杀人以挺与刃，有以异乎？”遂令执送天曹。回谓：“速检李氏寿命几何？”顷之，吏云：“本算更合寿三十二年，生四男三女。”先生谓群官曰：“李氏寿算长，若再生，议无厌伏。公等所见何如？”有一老吏前启曰：“东晋邺下有一人横死，正与此事相当。前使葛真君，断以具魂作本身，却归生路。饮食言语，嗜欲追游，一切无异。但至寿终，不见形质耳。”田先生曰：“何谓具魂？”吏曰：“生人三魂七魄，死则散离，本无所依。今收合为一体，以续弦胶涂之。大王当街发遣放回，则与本身同矣。”田先生曰善，即顾谓李妻曰：“作此处置，可乎？”李妻曰：“幸甚。”俄见一吏，别领七八女人来，与李妻一类，即推而合之。有一人，持一器药，状似稀饧。即于李妻身涂之。李氏妻如空中坠地，初甚迷闷。天明，尽失夜来所见，唯田先生及李氏夫妻三人，共在桑林中。田先生顾谓李生曰：“相为极力，且喜事成，便可领归。见其亲族，但言再生，慎无他说。吾亦

从此逝矣。”李遂同归至州，一家惊疑，不为之信。久之，乃知实生人也。自尔生子数人，其亲表之中，颇有知者，云：“他无所异，但举止轻便，异于常人耳。”（出《玄怪录》）

郑氏女

通州有王居士者，有道术。会昌中，刺史郑君有幼女，甚念之，而自幼多疾，若神魂不足得。郑君因请居士，居士曰：“此女非疾，乃生魂未归其身。”郑君讯其事，居士曰：“某县令某者，即此女前身也。当死数岁矣，以平生为善，以幽冥祐之，得过期，今年九十余矣。令歿之曰，此女当愈。”郑君急发人驰访之，其令果九十余矣，后月。其女忽若醉寤，疾愈。郑君又使往验，令果以女疾愈之日，无疾卒。（出《宣室志》）

裴 珙

孝廉裴珙，家洛阳。仲夏，自郑西归，及端午以覲亲焉。日晚。方至石桥，忽有少年，骑从鹰犬甚众。顾珙笑曰：“明旦节日，今当蚤归，何迟迟也。”乃以后乘借之。珙甚喜，谓二童曰：“尔可缓驱，投宿于白马寺西表兄窦温之墅，明日徐归可也。”因上马疾驱，俄顷，至上东门，归其马，珍重而别。珙居水南，促步而进，及家暝矣。入门，方见其亲与珙之姊妹张灯会食。珙乃前拜，曾莫瞻顾。因俯阶高语曰：“珙自外至。”即又不闻。珙即大呼弟妹之辈，亦无应者。珙心神忿感，思又极呼，皆亦不知。但见其亲叹曰：“珙那今日不至也。”遂

涕下，而坐者皆泣。珙私怪曰：“吾岂为异物邪？”因出至通衢，徘徊久之，有贵人导从甚盛，遥见珙，即以鞭指之曰：“彼乃生者之魂也。”俄有佩囊鞬者，出于道左，曰：“地界启事，裴珙孝廉，命未合终。遇昆明池神七郎子，案鹰回，借马送归，以为戏耳。今当领赴本身。”贵人微哂曰：“小儿无理，将人命为戏。明日与尊父书，令答之。”既至而囊鞬者招珙，复出上东门，度门隙中，至窦庄。方见其形僵仆，二童环泣啾啾焉。囊鞬者令其闭目，自后推之，省然而苏。其二童皆云：“向者行至石桥，察郎君疾作，语言大异，惧其将甚，投于此。既至，则已绝矣。”珙惊叹久之少顷无恙。（出《集异记》）

舒州军吏

王琪为舒州刺史，有军吏方某者，其家忽有鬼降。自言：“姓杜，年二十，广陵富家子，居通泗桥之西。前生欠君钱十万，今地府使我为神神，偿君此债尔。”因为人占候祸福，其言多中。方以家贫告琪，求为一镇将。因问鬼：“吾所求可得否？”鬼曰：“诺，吾将问之。”良久乃至曰：“必得之，其镇名一字正方，他不能识矣。”既而得双港镇将，以为其言无验。未及之任，忽谓方曰：“适得军牒，军中令一人来为双港镇将，吾今以尔为皖口镇将。”竟如其言，凡岁余，鬼忽言曰：“吾还君债足。”告别而去，遂寂然。方后至广陵，访得杜氏，问其弟子。云：“吾第二子，顷忽病，如痴人，岁余愈矣。”（出《稽神录》）

卷第三百五十九 妖怪一

武都女 东方朔 双头鸡 张遗 翟宣 臧仲英
顿丘人 王基 应璩 公孙渊 诸葛恪 零陵太守女
荥阳廖氏 陶璜 赵王伦 张聘 怀瑶 裴楷 卫瓘
贾谧 刘峤 王敦 王献 刘宠 桓温府参军 郭氏

武都女

武都有一丈夫，化为女子，美而艳，盖女精也。蜀王纳为妃，不习水土，欲去，主留之。乃为东平之歌以乐之。无几物故，王哀之，乃遣五丁之武都。担土为妃作冢，盖地数亩，高七丈，上有石镜。今成都北角武担是也。（出《华阳国志》）

东方朔

汉武帝东游，至函谷关，有物当道，其身長数丈，其状象牛。青眼而曜精，四足入土，动而不徙。百官惊惧，东方朔乃请酒灌之，灌之数十斛而消。帝问其故，答曰：“此名忧，患之所生也。此必是秦之狱地。不然，罪人徙作地聚。夫酒忘忧，故能消之也。”帝曰：“博物之士，至于此乎？”（出《搜神记》）

双头鸡

汉太初二年，大月氏贡双头鸡，四足一尾，鸣则俱鸣。武帝致于甘泉馆，更有余鸡媿之，得种类也。而不能鸣，非吉祥也，帝乃送还西域。至西关，鸡返顾，望汉宫而哀鸣，言曰：“三七末，鸡不鸣，犬不吠。宫中荆棘乱相移，当有九虎争为帝。”至王莽篡位，将军九虎之号。其后丧乱弘多，宫掖中并生蒿棘，家无鸡犬。此鸡未至月支，乃飞，而声似鸚鸡，翱翔云里。（出《拾遗录》）

张遗

桂阳太守江夏张遗，字叔高，居儁陵。田中有大树，十围余，盖六亩，枝叶扶疏，蟠地不生谷草。遣客斫之，斧数下，树大血出。客惊怖，归白叔高，叔高怒曰：“老树汗出，此等何怪？”因自斫之，血大流出，叔高更斫之。又有一空处，白头发翁长四五尺，突出趁叔高，叔高以刀迎斫，杀之，四五老翁并出。左右皆惊怖伏地，叔高神态恬然如旧。诸人徐视之，似人非人，似兽非兽，此所谓木石之怪。夔魍魎者乎。其伐树年中，叔高辟司空御史兖州刺史。（出《法苑珠林》）

翟 宣

王莽居摄，东郡太守翟义，知其将篡也，谋举兵。兄宣，

教授诸生满堂，群雁数十中庭，有狗从而啣之。皆惊，比救之，皆断头。狗走出门，求不知处。宣大恶之，数日，莽夷其三族。（出《搜神记》）

臧仲英

扶风臧仲英为侍御史，家人作食，有尘垢在焉；炊熟，不知釜处；兵弩自行。火从筐中起，衣尽烧而筐篋如故；儿妇女婢使，一旦尽亡其镜，数日后，从堂下投庭中。言：“还汝镜。”女孙年四岁，亡之，求之不知处，二三日，乃于圃中粪下嗅。若此非一。许季山上之曰：“家当有青狗，内中御者名盖喜，与共为之，诚欲绝之。”杀此狗，遣盖喜归乡里，从之遂绝，仲英迁太尉长史鲁相。（出《搜神记》）

顿丘人

黄初中，顿丘界骑马夜行者，见道中有物，大如兔，两眼如镜。跳梁遮马，令不得前。人遂惊惧堕马，魅便就地犯之。人惧惊怖，良久得解，遂失魅，不知所往。乃更上马，前行数里，逢一人相问讯，因说向者之事变如此，今相得甚欢。人曰：“我独行，得君为伴，快不可言。君马行疾前，我在后相随也。”遂共行，乃问：“向者物何如，乃令君如此怖？”对曰：“身如兔，眼如镜，形状可恶。”人曰：“试顾我眼。”又观视之，犹复是也，魅就跳上马，人遂堕地，怖死。家人怪马独归，即行推索，于道边得之，宿昔乃苏，说事如此状。（出

《搜神记》)

王 基

安平太守王基，家数有怪，使管辂筮之。

卦成，辂曰：“君之卦，当有一贱人生一男，堕地，便走入灶中死；又床上当有一大蛇衔笔，大小共视，须臾便去；又鸟来入室，与燕斗，燕死鸟去。有此三卦？”王基大惊曰：“精义之致，乃至于此。幸为处其吉凶。”辂曰：“非有他祸，直以官舍久远，魑魅魍魉，共为妖耳。儿生入灶，宋无忌之为也；大蛇者，老书佐也；鸟与燕斗者，老铃下也。夫神明之正者，非妖能乱也；万物之变，非道所止也；久远之浮精，必能之定数也。今卦中不见其凶，故知假托之类，非咎妖之征。昔高宗之鼎，非雉所雉；太戊之阶，非桑所生。然而妖并至，二年俱兴，安知三事不为吉祥？愿府君安神养道，勿恐于神奸也。”

后卒无他，迁为安南将军。（出《搜神记》）

应 璩

朱建平善相，相应璩曰：“君年六十二，位为常伯。先此一年，当独见白狗也。”

璩年六十一，为侍中，直内省，忽见白狗。

众人悉不见。作急游观，饮宴自娱，六十二卒。（出《魏志》）

公孙渊

魏司马太傅懿平公孙渊，斩渊父子。

先时渊家有犬，著朱帟绛衣。襄平城市，生肉，有头目，无手足而动摇。

占者曰：“有形不成，有体无声，其国灭亡。”（出《搜神记》）

诸葛恪

诸葛恪为丹阳太守，出猎两山之间。有物如小儿，伸手欲引人。恪令伸之，仍引去故地，去故地即死。

既而参佐问其故，以为神明，恪曰：“此事在《白泽图》内。曰：‘两山之间，其精如小儿，见人则伸手欲引人，名曰‘俟’，引去故地则死。’无谓神明而异之，诸君偶未之见耳。”（出《搜神记》）

零陵太守女

零陵太守史，有女，悦书吏，乃密使侍婢，取吏盥残水饮之。遂有孕，十月而生一子。

及晬，太守令抱出门，儿匍匐入吏怀，吏推之，仆地化为水。穷问之，省前事，太守遂以女妻其吏。（出《搜神记》）

荥阳廖氏

荥阳郡有一家，姓廖，累世为蛊，以此致富。后取新妇，不以此语之。曾遇家人咸出，唯此妇守舍。忽见屋中有大缸，妇试发之，见有大蛇，妇乃作汤，灌杀之。及家人归，妇具白其事，举家惊惋。未几，其家疾疫，死亡略尽。又有沙门昙游，戒行清苦。时剡县有一家事蛊，人啖其食饮，无不吐血而死。昙游曾诣之，主人下食，游便咒焉。见一双蜈蚣，长尺余，于盘中走出，游因饱食而归，竟无他。（出《灵鬼志》及《搜神记》）

陶 璜

卢王将陶璜掘地，于土穴中得一物，白色，形似蚕，长数丈。大十围余，蠕蠕而动，莫能名。剖腹，内如猪肪，遂以为臠。甚香美，璜啖一杯，于是三军尽食之。《临海异物志》云，土肉正黑，如小儿臂大，长五寸，中有肠，无目，有三十足，如钗股。大者一头长尺余，中肉味。又有阳遂虫，其背青黑，肠下白。有五色，长短大小皆等，不知首尾所在。生时体软，死则干脆。（出《感应经》）

赵王伦

永康初，赵王伦篡位。京师得一鸟，莫能名。伦使人持出，

周旋城邑以问人。积日，有一小儿见之，自言曰：“鸛鷖。”即还白伦，伦使更求，又见之，乃将入宫。密笼鸟，并闭小儿。明日视之，封闭如故，悉不见。时伦有目瘤之疾，故言鸛鷖。伦寻被诛。（出《广古今五行记》）

张 骋

晋大安中，江夏功曹张骋，乘车周旋，牛言曰：“天下方乱，吾甚极为，乘我何之？”骋及从者数人，皆惊惧，因给之曰：“令汝还，勿复言。”乃中道还。至家，未释驾，牛又言曰：“归何也？”骋益忧惧，秘而不言。安陆具有善卜者，骋从之，卜之曰：“大凶，非一家之祸，天下将有起兵。一郡之内，皆破亡乎。”骋还家，牛又人立而行，百姓聚观。其秋，张昌贼起，先略江夏，诳曜百姓，以汉祚复兴，有凤凰之瑞，圣人当世。从军者皆绛抹额，以彰火德之祥。百姓波荡，从乱如归。骋兄弟并为将军都尉，未期而败。于是一郡残破，死伤者半，而骋家族矣。京房《易妖》曰：“牛能言，如其言，占吉凶。”（出《搜神记》）

怀 瑶

晋元康中，吴郡娄县怀瑶家，闻地中有犬子声隐隐。其声上有小穿，大如蚓。怀以杖刺之，入数尺，觉如有物。及掘视之，得犬，雌雄各一，目犹未开，形大于常犬也。哺之而食，左右咸往观焉。长老或云，此名犀犬，得之者家富昌，宜当养

活。以为目未开，还置穿中，覆以磨砢。宿昔发视，左右无孔，而失所在，瑶家积年无他福祸也。（出《搜神记》）

裴 楷

晋裴楷家中炊，黍在甑，或变为拳，或化为血，或作芜菁子。未几而卒。（出《五行记》）

卫 瓘

卫瓘家人炊，饭堕地，悉化为螺，出足而行。寻为贾后所诛。（出《五行记》）

贾 谧

贾谧字长渊，元康九年六月，夜暴雷电。谧斋柱陷，压毁床帐。飘风吹其服，上天数百丈，久乃下。（出《异苑》）

刘 峤

永嘉末，有刘峤居晋陵。其兄早亡，嫂寡居。夜，嫂与婢在堂中眠，二更中，婢忽大哭，走往其房。云：“嫂屋中及壁上，奇怪不可看。”刘峤便持刀然火，将妇至。见四壁上如人

面，张目吐舌，或虎或龙，千变万形。视其面长丈余，嫂即亡。
(出《广古今五行记》)

王 敦

元帝时，王敦在于武昌。铃下仪杖生花，如莲花，五六日而萎落。干宝曰：“荣华之盛，如狂花之不可久也。”敦以逆命自死，加戮其尸焉。(出《广古今五行记》)

王 献

王献失镜，镜在罍中，罍才数寸，而镜尺余。以问郭璞，曰：“此乃邪魅所为。”使烧车辖以拟镜，镜即出焉。(出《搜神记》)

刘 宠

东阳刘宠字道弘，居姑熟。每夜，门庭自有血数斗，不知所从来，如此三四日。后宠为折冲将将军，见遣北征，将行而炊饭尽变为虫，其家蒸炒亦为虫，火愈猛而虫愈壮。宠遂北征，军败于檀丘，为徐龛之所杀。(出《搜神记》)

桓温府参军

穆帝末年，桓温府参军夜坐，忽见屋梁上有伏兔，张目切齿向之，兔来转近。以刀斫之，见正中兔，而实及伤膝流血。复以刀重斫，又还自伤。幸刀不利，不至于死。（出《幽明录》）

郭 氏

毕修之外祖母郭氏，尝夜独寝，唤婢，应而不至。郭屡唤犹尔。后闻蹋床声甚重，郭厉声呵婢，又应诺诺不至。俄见屏风上有一面。如方相，两目如升，光明一屋。手中如簸箕，指长数寸。又挺动其耳目。郭氏道精进，一心至念，凡物乃去。久之，婢辈悉来，云：“向欲应，如有物镇压之者，体轻便来。”（出《幽明录》）

卷第三百六十 妖怪二

庾翼 庾谨 商仲堪 寿颁 李势 郗恢
庾实 乞佛炽盘 姚绍 桓振 贾弼之
江陵赵姥 诸葛长民 盐官张氏 王愉
朱宗之 虞定国 丁譱 富阳王氏 乐遐
刘斌 王徵 张仲舒 萧思话 傅氏女
郭仲产 刘顺 王谭 周登之 黄寻
荊州人 田骚 邓差 司马申 段暉

庾 翼

庾翼为南蛮校尉南郡太守，夜登厕，忽见厕中一物，头如方相。两眼大而有光，从土中出。庾乃攘袂，以拳击之，应拳有声，忽失所在。（出《渚宫故事》）

庾 谨

新野庾谨母病，兄弟三人，悉在侍疾。忽闻床前狗斗声非常，举家共视，了不见狗。只见一死人头在地，犹有血，两眼尚动，其家怖惧，夜持出于后园中埋之。明旦视之，出在土上，两眼犹尔。即又埋之，后旦已复出。乃以砖著头，令埋之，不复出。后数日，其母遂亡。（出《幽冥录》）

商仲堪

晋商仲堪曾从桓玄行，至鹤穴，逢一老公，驱一青牛，形色瑰异。堪即以所乘牛，易而取之。

行至零陵溪，牛忽骏馱非常，因息驾顾之，牛乃径走入江，伺之终日不出。

堪心以为怪。未几玄败，堪亦被诛戮矣。（出《幽冥录》）

寿 颀

晋孝武大元十二年，吴郡寿颀道志，边水为居。渚次忽生一双物，状若青藤，而无枝叶，数日盈拱。试共伐之，即有血出，声在空中，如雄鹅叫，两音相应，腹中得一卵，形如鸭子，其根头似蛇面眼。（出《异苑》）

李 势

蜀王李势宫人张氏，有妖容，势宠之。一旦，化为大斑理蛇，长丈余。送于苑中，夜复求寝床下。势惧，遂杀之。

复有郑美人，势亦宠之，化为雌虎，一夕食势宠姬。未几，势为桓温所杀。（出《独异志》）

郗恢

安帝隆安初，雍州刺史高平郗恢家内，忽有一物如蜥蜴，每来，辄先扣户，则便有数枚，便灭灯火。儿女大小，莫不惊惧，以白郗，不信，须臾即来。至龙安二年，郗恢与殷仲堪谋议不同，下奔京师，道路遇害，并及诸子。（出《幽冥录》）

庾实

义熙中，新野庾实妻荥阳毛氏。五月暴晒苇席，忽有三岁女在席下卧，惊惶乃灭，女真形在别床如故。不旬日而女夭。（出《五行记》）

乞佛炽盘

西秦乞佛炽盘，都长安。端门外又有井，人常宿汲亭水之下，而夜闻磕磕有声，惊起照视，瓮中如血。中有丹鱼，长可三寸，而有寸光。时东羌西虏，互相攻伐，国寻灭亡。（出《异苑》）

姚绍

后秦姚泓义熙十三年，遣叔父大将军绍帅众攻函谷关。厨

人为绍炊饭，气蒸汗溜辄成血，腥甚。如此积日，绍心恶之，令勿复炊，乞饭于诸军。后八十日，绍病死，泓为晋将刘裕所擒，斩于建康市。（出《五行记》）

桓 振

桓振在淮南，夜闻人登床声，振听之，隐然有声。求火看之，见大聚血。俄为义师所灭，桓振，玄从父之弟。（出《异苑》）

贾弼之

河东贾弼之，晋义熙中，为琅琊府参军。夜梦一人，面丑甚，多须大鼻，诣之曰：“爱君之貌，欲易头可乎？”弼曰：“人各有头面，岂容此理？”明昼又梦，意甚恶之，乃于梦中许之。明朝起，不觉，而人见悉惊走。弼取镜自看，方知怪异。还家，家人悉惊。入内，妇女走藏，曰：“那得异男子。”弼自陈说良久，并遣至府检阅，方信。后能半面笑，两手各执一笔俱书，辞意皆美，俄而安帝崩，恭帝立。（出《西明杂录》）

江陵赵姥

江陵赵姥，以酤酒为业。义熙中，屋内土忽自隆起。察为

异，朝夕以酒酹土。尝见一物出，头似驴，而地初无孔穴。及姥死，邻人闻土下朝夕有声，如哭。后人掘宅，见一异物，蠢而动，不测大小，须臾失之，谓土龙。（出《异苑》）

诸葛长民

安帝时，诸葛长民为豫州刺史。有捣衣杵相与语，如人声，不可解。令移各一处，俱遥相唤。又长民在豫州时，见屋中柱及椽相间，悉见有如蛇头。令人以刀斫之，应刃藏隐。

或一月，或数十日，辄于夜眠中，惊起跳踉，如与人相打。毛修之尝与之同宿，骇愕不达此意。长民曰：“此物奇健，非我无以制之。”毛曰：“是何物？”长民曰：“我正见一物甚黑，而有手足，不分明，莫知其形状。而来辄共斗，深自惧焉。”长民俄而伏诛。（出《五行记》）

盐官张氏

晋末有张氏，在盐官，闲居端坐，忽闻煎食香。斯须，风吹一盘食至，酒肉肴馔毕备。有黄袍人乘舆来，上床，与张共食。问其姓，含笑不答，久之，登舆而去。后张为孙恩所害而已。（出《广古今五行记》）

王愉

王愉字茂和，义熙初，愉在庭中行，帽忽自脱，仍乘空，

如人所著。及愉母丧，月朝上祭，酒器在几上，酒器须臾下地，覆还登床。寻而第三儿绥怀贰伏诛。（出《异苑》）

朱宗之

会稽国司理令朱宗之，常见亡人殡，去头三尺许，有一青物，状如覆瓮。人或当其处则灭，人去随复见。凡尸头无不有此青物者，又云，人殡时，鬼无不暂还临之。（出《幽冥录》）

虞定国

余姚虞定国，有好仪容，同县苏氏女，亦有美色，定国尝见，悦之。后见定国来，主人留宿。中夜，告苏公曰：“贤女令色，意甚钦之，此夕宁能令暂出否？”主人以其乡里贵人，便令女出从之。往来渐数，语苏公：“无以相报，若有官事，其为君任之。”主人喜，自尔后有役召事，往造定国，定国大惊曰：“都未尝面命，何由便尔。此必有异。”具说之，定公曰：“仆宁当请人之父而人之女？君复见来，便斫之。”后果得怪。（出《搜神记》）

丁 譱

东阳丁譱出郭，于方山亭宿。亭渚有刘散骑，遭母艰，于京葬还。夜中，忽有一妇，自通云刘女郎，“患疮，闻参军统

治，故来耳。”譁使前，姿形端媚。从妇数人，命仆具肴饌。酒酣叹曰：“今夕之会，令人无复贞白之操。”丁云：“女郎盛德，岂顾老夫。”便令妇取琵琶弹之。歌曰：“久闻忻重名，今遇方山亭。肌体虽朽老，亦足悦人情。”放琵琶，上膝抱头。又歌曰：“女形虽薄贱，愿得忻作媵。缱绻覩良宵，千载结同契。”声气婉媚，令人绝倒。便令灭火，共展好情。比晓，忽不见。吏云，此亭旧有妖魅。（出《幽冥记》）

富阳王氏

宋元嘉初，富阳人姓王，于穷渚中作蟹断。旦往视之，见一材，长二尺许，在断中，而断裂开，蟹都出尽。乃修治断，出材岸上。明往视之，材复在断中，断败如前，王又治断出材，晨视所见如初。王疑此材妖异，乃取内蟹笼中，束头担归，云：“至家，当斧斫然之。”

未至家三里，闻笼中窸窣动。转头，见向材头变成一物，人面猴身，一手一足，语王曰：“我性嗜蟹，比日实入水，破君蟹断，入断食蟹，相负已尔。望君见恕，开笼出我。我是山神，当相祐助，并令断大得蟹。”王曰：“汝犯暴人，前后非一，罪自应死。”此物恳告苦请乞放，王回顾不应。物曰：“君何名？我欲知之。”频问不已，王遂不答。

去家转近，物曰：“既不放我，又不告我何姓名，当复何计，但应就死耳。”

王至家，炽火焚之，后寂然无复异。

土俗谓之山獠。云，知人姓名，则能中伤人。所以勤勤问王，欲害人自免。（出《搜神记》）

乐 遐

元嘉九年，南阳乐遐尝在内坐，忽闻空中有人，呼其夫妇名甚急，半夜乃止，殊自惊惧，后数日，妇屋后还，忽举体衣服悉是血。未一月，夫妇相继病卒。（出《幽冥记》）

刘 斌

刘斌在吴郡时，娄县有一女，忽夜乘风雨，恍恍至郡城内。自觉去家正一炊顷，衣不沾濡，晓在门上求通，言：“我天使也，府君宜起延我，当大富贵。不尔，必有凶祸。”刘问所来，不自知。后二十许日，刘被诛。（出《幽冥录》）

王 徵

元嘉中，交州刺史太原王徵，始拜，乘车出行，闻其前铮铮有声，见一辆车当路，而余人不见，至州遂亡。（出《幽冥记》）

张仲舒

张仲舒，元嘉十七年，七月中，晨夕间，辄见门侧有赤气赫然，后空中忽雨绛罗于其庭，广七八寸，长五六寸，皆以笺

系之。纸广长亦与罗等，纷纷甚馱。仲舒恶而焚之，信宿，暴疾而死。（出《异苑》）

萧思话

萧思话在清州，常所用铜升，覆在药厨下。忽于其下，得二死雀。思话叹曰：“升覆雀殡，其不祥乎？”既而被系。（出《宋书》）

傅氏女

北地傅尚书小女，尝拆荻作鼠，以狡狴，放地，荻鼠忽能行，径入户限。土中。又拆荻更作，咒之云：“汝若为家怪者，当更行，不者不动。”放地，便复行如前，即掘限内觅，入地数尺，了无所见。后诸女相继丧亡。（出《列异传》）

郭仲产

郭仲产宅在江陵枇杷寺南。宋元嘉中，起斋屋，竹以为窗棂，竹遂渐生枝叶，长数丈，郁然成林，仲产以为吉祥。及孝建中，被诛。（出《述异记》）

刘 顺

宋大明中，顿丘令刘顺，酒酣，蚤入妾许眼。晨起，见榻上有一聚凝血，如覆盆形。刘是武人，了不惊怪，乃令作荠，亲自切血，染荠食之，弃其有余。后十许载，至元徽二年，为王道隆所害。（出《述异记》）

王 谭

大明中，琅琊王谭，字思玄，为南阳太守。母丧去职，寄郡城南，设庐位于庭。有一光，大如鸭卵，黄色分明，从东来，入厅事上。俄顷，又二枚续至，其状如前，良久乃去。自此夕夕来往，或单至双来，久停则灭，一夜或四五来，如此十许日不见。其年，谭二婢死，明年弟亡，谭患疾，至都而卒。（出《广古今五行记》）

周登之

周登之家在都，宋明帝时，统诸灵庙，甚被恩宠。母谢氏，奉佛法。泰始三年，夏月暴雨，有物形隐烟雾，垂头，属厅事前地，头如大赤马，饮庭中水。登之惊骇，谓是善神降之。汲水益之，饮百余斗，水竭乃去。二年而谢氏亡，后半岁而明帝

崩，登之自此事业衰败。（出《述异记》）

黄 寻

后魏宣武帝景明年中，海陵人黄寻，先居家单贫，忽风雨飞钱于其家，后巨富，钱至数万，其年被诛。（出《五行记》）

荆 州 人

梁元帝天监元年，荆州荆人，杀了，其人不僵，首堕于地，动口张目，血如箭，直上丈余，然后如雨细下。是岁荆州大旱，与晋愍帝督运令史淳于伯同。（出《广古今五行记》）

田 骚

田骚，南阳人，梁末，晚暮执弓箭，从妇家还。去余十里，无伴畏惧。遥望前路坂头，有绯衣小儿，急逐之，及到，问曰：“汝何村小儿？”小儿曰：“家在树头。”骚谓欺己，谓之曰：“吾长者，与尔童稚共语，何为轻薄见报？”更行百许步，至坂头，道边有极大树，小儿径上树，状如猿猴。心以为异，乃张弓绕树觅，见一物如幡，长数丈高而灭。至家，困病几死。

（出《五行记》）

邓 差

梁邓差，南郡临沮人，于麦城耕地，得古铜数斛，因此大富。行值雨，止于皂荚树下。遇一老公，谓差曰：“君虽富，明年舍神若出。方衰耗之后，君必因火味获殃。”差以为此叟假称邪术，妄求施与，都不采录。明年，宅内见一物，青黑色，似鳖而非，可长二尺许。自出自入，或隐或见，伸缩举头，狗见，辄围绕共吠，吠则缩头，家人亦不敢触。如此者百余日。后有人种作，黄昏从外入，见之，谓是蜃，乃以镰斫之，伤其足血，曳脚入稻积下，因失所在。自后遭火。儿侄丧亡，官役连及。差又于道逢估人，先不相识，道边相对共食，罗布甘美，味皆珍味。二人呼差同饮，谓曰：“观君二人，游行商估，势在不丰，何为顿尔珍差美食？”估人曰：“寸光可惜，人生在世，终止为身口耳。一朝病死，安能复进甘美乎。终不如临沮邓生，平生不用，为守钱奴耳。”差亦不告姓名，默然归，至家，宰鹅以自食，动筋咬骨，哽其喉，病而死。（出《广古今五行记》）

司马申

陈后主时，幸臣司马申任右卫将军，常谮毁朝臣。后于尚书省昼寝，有鸟啄其口，流血及席。时论以谮毁之效，而陈渐微之征，后主竟降。（出《广古今五行记》）

段 暉

段暉，字长祚，有一童子辞归，从暉请马。暉戏作木马与之，童子谓暉曰：“吾泰山府君子，谢子厚赠。”言终，乘木马，腾空而去。（出魏收《后魏书》）

卷第三百六十一 妖怪三

崔季舒 安阳黄氏 齐后主 王惠照 独孤陀
杨素 滕景贞 元邃 刘志言 素娥 张易之
李承嘉 泰州人 梁载言 范季辅 洛阳妇人
裴休贞 牛成 张翰 南郑县尉 李泮 元自虚

崔季舒

北齐崔季舒，位至侍中特进。忽尔其家池中莲，皆化为人面，著鲜卑帽。又其妻曾昼寝，见一神人，身長丈余，黑体黑毛，前来逼己。巫曰：“此是五道将军，入宅者不祥也。”又庭中忽流血，有一白物，大如斛，自天而下，当其子首，未至尺余，乃灭。季舒又见其家内厅中，有一大手，长丈余，从地而出，满室光耀。问左右，皆云不见，寻以非罪见诛。（出《北史》）

安阳黄氏

北齐武成时，安阳县有黄家者，住古城南。其先累世巨富，有巫师占君家财物欲出，好自防守。若去，家即大贫。其家每夜使人分守。夜有一队人，尽着黄衣，乘马，从北门出。一队白衣人，乘马，从西门出。一队青衣人，乘马，从东园门出。

悉借问赵虞家此去近远。当时并忘，去后醒觉，抚心懊悔，不可复追。所出黄白青者，皆金银钱货。良之，复见一人，跛脚负薪而来，亦问赵虞，家人念极，命奴击之。就视，乃家折脚铛也。自此之后，渐贫，死亡都尽。（出《广古今五行记》）

齐后主

北齐后主武平五年，如晋阳，在路，兵人于幕下忽唱叫，讯之曰：“见无数人，皆骑小马如狐，争挥刀稍，故叫之。”（出《广古今五行记》）

王惠照

武平末，广平都省主事王惠照。息休为郡学生，刻木作一小儿，盛衣带里，每食必食之，告云：“奴啖。”方自食，自此以后迷，为魍魎著之，时饷不饲，则病友垂死。渐不飧菜蔬，要索酒肉。休兄窃取，以火焚之，休病转困。其家事急，顾工匠刻木，妙写形状，为置灵床之处。下语云：“烧毁我如此，重刻何益？”岁余，休成狂病卒。（出《广古今五行记》）

独孤陀

隋独孤陀，字黎邪，文帝时，为延州刺史。性好左道，其外家高氏，先事猫鬼，已杀其舅郭沙罗，因转入其家，帝微闻

之而不信。其姊为皇后，与杨素妻郑氏俱有疾。召医视之，皆曰：“此猫鬼疾。”帝以陀后之异母弟，陀妻乃杨素之异母妹也，由是疑陀所为。阴令其兄穆以情喻之，上又遣左右讽陀。言无有，上不悦，左迁陀，陀遂出怨言。上令左仆射高颖、纳言苏威、大理杨远、皇甫孝绪杂按之。而陀婢徐阿尼供言，本从陀母家来，常事猫鬼。每以子日夜祀之，言子者鼠也。猫鬼每杀人，被杀者家财遂潜移于畜猫鬼家。帝乃以事问公卿，奇章公牛弘曰：“妖由人兴，杀其人，可以绝矣。”上令犍车载陀夫妻，将死，弟诣阙哀求，于是免死除名，以其妻杨氏为尼。先王有人诉其母为猫鬼杀者，上以为妖妄，怒而遣之。及是，乃诏赦诉行猫鬼家焉。陀亦未几而卒。（出《北史》）

杨 素

大业五年，尚书令杨素于东都造宅。潜于宫省，遣人就卫尉少卿萧吉，请择良日入新宅。吉知其不终，乃以书一卷付之。此书专是述死丧之事，素开而恶之，乃焚于前庭。素宅内造沉香堂，甚精丽。初成，闭之三日，然后择日，始开视之，四壁如新血所洒，流于地，腥气触人，素甚恶之，竟遇鸩而死。九年，素长子礼部尚书杨玄感，庭中无故有血洒地，玄感惧，遂举兵反，伏诛。（出《广古今五行记》）

滕景贞

滕景贞在广州七层寺，永徽中，罢职归家。婢炊，釜中忽

有声如雷，米上芄芄隆起。滕就视，声转壮。甑上生花数十，长似莲花，色赤如金，俄顷萎灭。旬日，景贞卒。（出《酉阳杂俎》）

元 邃

永淳初，同州司功元邃，其母白日在堂坐，忽见屏外有小人骑小马入来，人长二三尺，马亦相称，衣甲具装，光彩辉日，于庭内巡墙驰走，良久方灭。此后每常欲自杀，合家守之，经年稍怠。母夜卧，以衣置被中自代，便即走出。侍者觉之，分觅，以投于井，比及出之，殆亦绝矣。（出《广古今五行记》）

刘志言

长安刘志言任华州下邽县尉，此廨素凶，邃于里内借宅，然宅内不免有怪。婢晨起理发，梳堕地，婢俯取梳，见床下有布袋，中似有数岁小儿。婢引手取之，袋内跳出。婢惊惧走出，举家就视，了无所见。志言秩满而卒。（出《五行记》）

素 娥

素娥者，武三思之妓人也。三思初得乔氏青衣窈娘，能歌舞。三思晓知音律，以窈娘歌舞，天下至艺也。未几，沉于洛水，遂族乔氏之家。左右有举素娥曰：“相州凤阳门宋媪女，

善弹五弦，世之殊色。”三思乃以帛三百段往聘焉。素娥既至，三思大悦，遂盛宴以出素娥。公卿大夫毕集，唯纳言狄仁杰称疾不来。三思怒，于座中有言。宴罢，有告仁杰者。明日谒谢三思曰：“某昨日宿疾暴作，不果应召。然不靓丽人。亦分也。他后或有良宴，敢不先期到门。”素娥闻之。谓三思曰：“梁公强毅之士。非欸狎之人。何必固抑其性？再宴不可无，请不召梁公也。”三思曰：“傥阻我宴，必族其家。”后数日，复宴，客未来，梁公果先至。三思特延梁公坐于内寝，徐徐饮酒，待诸宾客。请先出素娥，略观其艺。遂停杯，设榻召之。有顷，苍头出曰：“素娥藏匿，不知所在。”三思自入召之，皆不见。忽于堂奥隙中闻兰麝芬馥，乃附耳而听，即素娥语音也，细如属丝，才能认辨，曰：“请公不召梁公，今固召之，不复生也。”三思问其由，曰：“某非他怪，乃花月之妖，上帝遣来，亦以多言荡公之心，将兴李氏。今梁公乃时之正人，某固不敢见。某尝为仆妾，敢无情？愿公勉事梁公，勿萌他志。不然，武氏无遣种矣。”言迄更问。亦不应也。三思出。见仁杰。称素娥暴疾。未可出。敬事之礼。仁杰莫知其由。明日，三思密奏其事，则天叹曰：“天之所授，不可废也。”（出《甘泽谣》）

张易之

张易之将败也，母韦氏，号阿藏，在宅坐，家人报云，有车马骑从甚多，至门而下，疑其内官也。藏出迎之，无所见，又野狐数擎饭瓮墙头而过。未旬日而祸及。垂拱之后，诸州多进雌鸡化为雄鸡者，则天之应也。（出《朝野佥载》）

李承嘉

唐神龙中，户部尚书李承嘉，不识字，不解书，为御史大夫，兼洛州长史。名判司为狗，骂御史为驴，威振朝廷。西京造一堂新成，坊人见野狐无数，直入宅。

须臾堂舍四裂，瓦木一聚，判事笔管，手中直裂。别取笔，复裂如初。

数日，出为藤州员外司马卒。（出《朝野僉载》）

泰州人

太定年中，泰州赤水店，有郑家庄。有一儿，年二十余，日晏，于驿路上，见一青衣女子独行，姿容殊丽，问之，云：“欲到郑县，待二婢未来，踌躇伺候。”此儿屈就庄宿，安置厅中，供给酒食，将衣被同寝。至晓，门久不开，呼之不应。于窗中窥之，惟有脑骨头颅在，余并食讫。家人破户入，于梁上暗处，见一大鸟，冲门飞出，或云是罗刹魅也。（出《朝野僉载》）

梁载言

唐怀州刺史梁载言，昼坐厅事，忽有物如蝙蝠，从南飞来，直入口中，翕然似吞一物，腹中遂绞痛，数日而卒。（出《朝野僉载》）

范季辅

鄜城尉范季辅，未娶。有美人崔氏，宅在永平里，常依之。开元二十八年二月，崔氏晨起下堂，有物死在阶下。身如狗，项有九头，皆如人面，面状不一，有怒者，喜者，妍者，丑者，老者，少者，蛮者，夷者，皆大如拳，尾甚长，五色。崔氏恐，以告季辅。问诸巫，巫言焚之五道，灾则消矣。乃于四达路积薪焚之，后数日，崔氏母殂，又数日，崔氏死，又数日，季辅亡。（出《记闻》）

洛阳妇人

玄宗时，洛阳妇人患魔魅，前后术者治之不愈。妇人子诣叶法善道士，求为法遣。善云：“此是天魔，彼自天上负罪，为帝所谴，暂在人间。然其谴已满，寻当自去，无烦遣之也。”其人意是相解之词，故求祐助，善云：“诚不惜往，乃携人深入阳翟山中。”绝岭有池水，善于池边行禁，久之，水中见一头髻，如三间屋，冉冉而出，至两目，睽如电光。须臾云雾四合，因失所在。（出《广异记》）

裴休贞

金吾将军裴休贞，微时，居教业里。有客过之，休贞饮客，其弟皆预。日晚客去，休贞独卧厅事。昏后，休贞醒，绕床有

声曰：“哥哥去娘子。”如此不绝。休贞视呼者，状甚可畏，绕之不止。休贞惧，跳门呼奴，奴以灯来，其弟亦至。于是怪依灯影中，状若昆仑，齿大而白，长五尺。休贞弟休元，素多力，击之以拳，应手有声，如击铁石，怪形即灭。其岁，休贞母殂。（出《记闻》）

牛 成

京城东南五十里，曰孝义坊，坊之西原，常有怪。开元二十九年，牛肃之弟成，因往孝义，晨至西原，遇村人任杲，与言。忽见其东五百步，有黑气如轳车，凡十余。其首者高二三丈，余各丈余，自北徂南，将至原穷。又自南还北，累累相从。日出后，行转急，或出或没。日渐高，皆失。杲曰：“此处常然，盖不足怪。数月前，有飞骑者，番满南归，忽见空中有物，如角馱之像。飞骑刀刺之，角馱涌出为人，身長丈余，而逐飞骑。飞骑走，且射之，中。怪道少留，又来踵，飞骑又射之，乃止。既明，寻所射处，地皆有血，不见怪。因遇疾，还家，数日而卒。”（出《记闻》）

张 翰

右监门卫录事参军张翰，有亲故妻，天宝初，生子，方收所生男，更一无首孩子，在傍跳跃。揽之则不见，手去则复在左右。按《白泽图》曰。其名曰“常”。依图呼名。至三呼。奄然已灭。（出《记闻》）

南郑县尉

南郑县尉孙旻，为山南采访支使，尝推覆在途，舍于山馆。忽有美妇人面，出于柱中，顾旻而笑。旻拜而祈之，良久方灭，惧不敢言也。后数年，选授桑泉尉，在京疾，友人问疾，旻乃言之而卒。（出《记闻》）

李 泮

咸阳县尉李泮，有甥勇而顽，常对客自言，不惧神鬼，言甚夸诞。忽所居南墙，有面出焉，赤色，大尺余，跌鼻瞠目，锋牙利口，殊可憎恶。甥大怒，拳殴之，应手而灭。俄又见于西壁，其色白。又见东壁，其色青，状皆如前，拳击亦灭。后黑面见于北墙，貌益恐人，其大则倍。甥滋怒，击数拳不去，拔刀刺之，乃中。面乃去墙来掩，甥手推之。不能去，黑面遂合于甥面，色如漆，甥仆地死。及殡殓，其色终不改。（出《记闻》）

元自虚

开元中，元自虚为汀洲刺史。至郡部，众官皆见，有一人，年垂八十，自称萧老，“一家数口，在使君宅中累世，幸不占厅堂。”言讫而没。自后凡有吉凶，萧老为预报，无不应者。自虚刚正，常不信之。而家人每夜见怪异，或见有人坐于檐上，

脚垂于地；或见人两两三三，空中而行；或抱婴儿，问人乞食；或有美人，浓妆美服，在月下言笑，多掷砖瓦。家人乃白自虚曰：“常闻厨后空舍是神堂，前人皆以香火事之。今不然，故妖怪如此。”自虚怒，殊不信。忽一日，萧老谒自虚云：“今当远访亲旧，以数口为托。”言讫而去。自虚以问老吏，吏云：“常闻使宅堂后枯树中，有山魃。自虚令积柴与树齐，纵火焚之，闻树中冤枉之声，不可听。月余，萧老归，缟素哀哭曰：“无何远出，委妻子于贼手。今四海之内，孑然一身，当令公知之耳。”乃于衣带，解一小合，大如弹丸，掷之于地，云：“速去速去。”自虚俯拾开之，见有一小虎，大才如绳，自虚欲捉之，遂跳于地，已长数寸，跳掷不已。俄成大虎，走入中门，其家大小百余人，尽为所毙，虎亦不见。自虚者，亦一身而已。（出《会昌解颐录》）

卷第三百六十二 妖怪四

长孙绎 韦虚心 裴镜微 李虞 武德县妇人
怀州民 武德县民 张司马 李适之 李林甫
杨慎矜 姜皎 晁良贞 李氏 张周封 王丰
房集 张寅 燕凤祥 王生 梁仲朋

长孙绎

长孙绎之亲曰郑使君，使君惟二子，甚爱之。子年十五，郑方典郡，常使苍头十余人给其役，夜中，苍头皆食，子独坐，忽闻户东有物行来，履地声甚重，每移步殷然。俄到户前，遂至床下。乃一铁小儿也，长三尺，至粗壮，朱目大口。谓使君子曰：“嘻！阿母呼，令吮乳来。”子惊叫，跳入户。苍头既见，遽报使君。使君命十余人，持棒击之，如击石。徐而下阶，望门南出。至以刀斧锻，终不可伤。命举火爇之，火焚其身，则开口大叫，声如霹雳，闻者震倒。于是以火驱之，既出衙门。举足募一车辙，遂灭，其家亦无休咎。（出《纪闻》。）

韦虚心

户部尚书韦虚心，有三子，皆不成而死。子每将亡，则有大面出手床下，瞋目开口，貌如神鬼。子惧而走，大面则化为

大鸟，以翅遮拥，令自投于井。家人觉，遽出之，已愚，犹能言其所见，数日而死。如是三子皆然，竟不知何鬼怪。（出《纪闻》）

裴锦微

河东裴镜微，曾友一武人，其居相近。武人夜还庄，操弓矢，方驰骑，后闻有物近焉。顾而见之，状大，有类方相，口但称渴。将及武人，武人引弓射，中之，怪乃止。顷又来近，又射之，怪复住，斯须又至。武人遽至家，门已闭，武人逾垣而入。入后，自户窥之，怪犹在。武人不敢取马，明早启门，马鞍弃在门，马则无矣。求之数里墓林中，见马被啗已尽，唯骨在焉。（出《纪闻》）

李 虞

全节李虞，好大马，少而不逞。父尝为县令，虞随之官，为诸漫游。每夜，逃出自窦，从人饮酒。后至窦中，有人背其身，以尻塞穴，虞排之不动，以剑刺之，剑没至镡，犹如故。乃知非人也，惧而归。又岁暮，野外从禽，禽入墓林。访之林中，有死人面仰，其身洪胀，甚可憎恶，巨鼻大目，挺动其眼，眼仍光起，直视于虞。虞惊怖殆死，自是不敢畋猎焉。（出《纪闻》）

武德县妇人

开元二十八年，武德有妇娠，将生男。其姑忧之，为具储糗。其家窳，有面数豆，有米一区。及产夕，其夫不在，姑与邻母同膳之。男既生，姑与邻母具食。食未至。妇若饥渴，求食不绝声。姑馈之，尽数人之餐，犹言馁。姑又膳升面进之，妇食，食无遗，而益称不足。姑怒，更为具之。姑出后，房内饼盎在焉，归下床，亲执器，取饼食之，饼又尽。姑还见之，怒且恐，谓邻母曰：“此妇何为？”母曰：“吾自幼及长，未之见也。”姑方询怒，新妇曰：“姑无怒，食儿乃已。”因提其子食之，姑夺之不得，惊而走。俄却入户，妇已食其子尽，口血犹丹。因谓姑曰：“新妇当卧且死，亦无遗。若侧，犹可收矣。”言终，仰眠而死。（出《纪闻》）

怀州民

开元二十八年，春二月，怀州武德、武陟、修武、三县人，无故食土，云，味美异于他土。先是武德期城村妇人，相与采拾，聚而言曰：“今米贵人饥，若为生活！”有老父，紫衣白马，从十人来过之，谓妇人曰：“何忧无食？此渠水傍土甚佳，可食，汝试尝之。”妇人取食，味颇异，遂失老父。乃取其土至家，拌其面为饼，饼甚香。由是远近竟取之，渠东西五里，南北十余步，土并尽。牛肃时在怀，亲遇之。（出《纪闻》）

武德县民

武德县逆旅家，有人锁闭其室，寄物一车。如是数十日不还，主人怪之，开视囊，皆人面衣也，惧而闭之。其夕，门自开，所寄囊物，并失所在。（出《纪闻》）

张司马

定州张司马，开元二十八年夏，中夜与其妻露坐。闻空中有物飞来，其声颢颢然，过至堂屋，为瓦所碍。宛转屋际，遂落檐前。因走，司马命逐之，逐者以蹴之，乃为狗音。擒得火照，则老狗也，赤而鲜毛，身甚长，足甚短，可一二寸。司马命焚之，深忧其为怪。月余，改深州长史。（出《纪闻》）

李适之

李适之既贵且豪，常列鼎于前，以具膳羞。一旦，庭中鼎跃出相斗，家僮告适之，乃往其所，酌酒自誓，而斗亦不解，鼎耳及足皆落。明日，适之罢知政事，拜太子少保。时人知其祸未止也。俄为李林甫所陷，贬宜春太守，适之男霁，为卫尉少卿。亦贬巴陵郡别驾。适之至州，不旬月而终。时人以林甫迫杀之。霁乃迎丧至都，李林甫怒犹未已，令人巫告，于河南府杖杀之。适之好饮，退朝后，即速宾朋亲戚，谈话赋诗，曾不备于林甫。初适之在相位日，曾赋诗曰：“朱门长不备，亲

友恣相过。今日过五十，不饮复如何。”及罢相，作诗曰：“避贤初罢相，乐圣且啣杯。借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及死非其罪，时人冤叹之。（出《明皇杂录》）

李林甫

李林甫宅，亦屡有怪妖。其南北隅沟中，有火光大起，或有小儿持火出入，林甫恶之，奏于其地立嘉猷观。林甫将疾，晨起将朝，命取书囊，即常时所要事目也。忽觉书囊颇重于常，侍者开视之，即有二鼠出焉，投于地，即变为狗，苍色壮大，雄目张牙，仰视林甫。命弓射之，殷然有声，狗形即灭。林甫恶之，称疾不朝，其日遂病，不逾月而卒。（出《明皇杂录》）

又

平康坊南街废蛮院，即李林甫旧第也。林甫于正寝之后，别创一堂，制度弯曲，有却月之形，名曰偃月堂。土木华丽，剗剔精巧，当时莫俦也，林甫每欲破灭人家，即入月堂，精思极虑，喜悦而出，其家不存矣。及将败，林甫于堂上，见一物如人，遍体被毛，毛如猪立，锯身钩爪，长三尺余，以手戟林甫，目如电光而怒视之。林甫连叱不动，遽命弧矢，毛人笑而跳入前堂，堂中青衣，遇而暴卒。经于厩，厩中善马亦卒，不累月而林甫败。（出《开天传信记》）

杨慎矜

杨慎矜兄弟富贵，常不自安，每诘朝礼佛象，默祈冥卫。一日，像前土榻上，聚尘三堆，如冢状，慎矜恶之，且虑儿戏，命扫去。

一夕如初，寻而祸作。（出《酉阳杂俎》）

姜 皎

姜皎常游禅定寺，京兆办局甚盛。及饮酒，座上一妓绝色，献酒整鬟，未尝见手，众怪之。有客被酒，戏曰：“非支指乎？”乃强牵视，妓随牵而倒，乃枯骸也，姜竟及祸焉。（出《酉阳杂俎》）

晁良贞

晁良贞能判知名，性刚鸷，不惧鬼。

每年，恒掘太岁地竖屋，后忽得一肉，大于食魁，良贞鞭之数百，送通衢。

其夜，使人阴影听之。三更后，车骑众来至肉所，问太岁：“兄何故受此屈辱，不仇报之？”太岁云：“彼正荣盛，如之奈何？”明失所在。（出《广异记》）

李 氏

上元末，复有李氏家，不信太岁，掘之，得一块肉。相传云，得太岁者，鞭之数百，当免祸害。李氏鞭九十余，忽然腾上，因失所在。李氏家有七十二口，死亡略尽，惟小蒯公尚存，李氏兄弟恐其家灭尽，夜中，令奴悉作鬼装束，劫小蒯，便藏之。唯此子得存，其后袭封蒯公。（出《广异记》）

又

宁州有人，亦掘得太岁，大如方，状类赤菌，有数千眼。其家不识，移至大路，遍问识者。有胡僧惊曰：“此太岁也，宜速埋之。”其人遽送旧处，经一年，人死略尽。（出《广异记》）

张周封

工部员外张周封，言旧庄在城东狗架嘴西，尝筑墙于太岁上，一夕尽崩。且意其基虚，工不至。率庄客，指挥复筑之。高未数尺，炊者惊叫曰：“怪作矣！”遽视之，饭数斗，悉跃出列地著墙，匀若蚕子，无一粒重者，矗墙之半，如界焉。因谒巫，酹地谢之，亦无他。（出《酉阳杂俎》）

王 丰

莱州即墨县，有百姓王丰，兄弟三人。丰不信方位所忌，尝于太岁上掘坑，见一肉块，大如斗，蠕蠕而动。遂填其坑，肉随填而出，丰惧弃之，经宿肉长，塞于庭。兄弟奴婢，数日内悉暴卒，惟一女子存焉。（出《酉阳杂俎》）

房 集

唐肃宗朝，尚书郎房集，颇持权势。暇日，私弟独坐厅中，忽有小儿，十四五，髡发齐眉，而持一布囊，不知所从来，立于其前。房初谓是亲故家遣小儿相省，问之不应。又问囊中何物，小儿笑曰：“眼睛也。”遂倾囊，中可数升眼睛，在地四散，缘墙上屋。一家惊怪，便失小儿所在，眼睛又不复见。后集坐事诛。（出《原化记》）

张 寅

范阳张寅尝行洛阳故城南，日已昏暮，欲投宿故人家。经狭路中，马忽惊顾踏局不肯行，寅疑前有异，因视路旁坟，大柱石端有一物，若似纱笼，形大如桥柱上慈台，渐渐长大，如数斛。及地，飞如流星，其声如雷。所历林中宿鸟惊散，可百余步，堕一人家。寅窃记之，乃去。后月余，重经其家，长幼无遣矣。乃询之邻人，云：“其妇养姑无礼，姑死，遂有此祸。”

(出《广异记》)

燕凤祥

平阳燕凤祥，颇涉六艺，聚徒讲授。夜与其妻在家中，忽闻外间暗鸣之声。以为盗，屣履视之，正见一物，白色，长丈许，在庭中，遽掩入户。渐闻登阶，呼凤祥曰：“夜未久，何为闭户？”默不敢应，明灯自守。须臾，门隙中有一面，如猴，即突入。呼其侣数百头，悉从隙中入。皆长二尺余，著豹皮犊鼻褌，鼓唇眙目，貌甚丑恶。或缘屋壁，或在梁栋间，跳踯在后，势欲相逼。凤祥左右，惟有一枕，及妇琵琶，即以掷之，中者便去。至明方尽，遂得免。恍惚常见室中有衣冠大人，列在四壁，云：“我平阳尧平使者。”诸巫祝祠祷之，终不能去。乃避于精舍中，见佛榻下有面，瞪目视之。又将逃于他所，出门，复见群鬼，悉戏巷中。直赴凤祥，不得去。既无所出，而病转笃。乃多请僧设斋，结坛持咒。亦迎六丁道士，为作符禁咒，鬼乃稍去。数日，凤祥梦有一人，朱衣墨帻，住空中，云：“还汝魂魄。”因而以物掷凤祥，有如妇人发者，有如绛衣者数十枚，凤祥悉受，明日遂愈焉。(出《广异记》)

王 生

永泰初，有王生者，住扬州孝感寺北。夏日被酒卧，手垂于床，其妻恐风射，举之。忽有巨手出于床前，牵王臂坠床，身渐入地。其妻与奴婢共曳之，不禁。地如裂状，初余衣带，

顷亦不见。其家并力掘之，深二丈许，得枯骨一具，已如数百年者。竟不知何怪。（出《酉阳杂俎》）

梁仲朋

叶县人梁仲朋，家在汝州西郭之街南。渠西有小庄，常朝往夕归。大历初，八月十五日，天地无氛埃。去十五六里，有豪族大墓林，皆植白杨。是时，秋景落木，仲朋跨马及此。二更，闻林间槭槭之声，忽有一物，自林飞出。仲朋初谓是惊栖鸟，俄便入仲朋怀，鞍桥上坐。月照若五斗栲栳大，毛黑色，头便似人，眼肤如珠。便呼仲朋为弟，谓仲朋曰：“弟莫惧。”颇有膻羯之气，言语一如人。直至汝州郭门外，见人家未寐，有灯火光。其怪歛飞东南去，不知所在。如此仲朋至家多日，不敢向家中说。忽一夜，更深月上，又好天色，仲朋遂召弟妹，于庭命酌，或啸或吟，因语前夕之事。其怪忽从屋脊上飞下来，谓仲朋曰：“弟说老兄何事也？”于是小大走散，独留仲朋。云：“为兄作主人。”索酒不已，仲朋细视之，颈下有瘿子，如生瓜大，飞翅是双耳，又是翅，鼻乌毛斗辖，大如鹅卵。饮数斗酒，醉于杯筵上，如睡着。仲朋潜起，砺阔刃，当其项而刺之，血流迸洒。便起云：“大哥大哥，弟莫悔。”却映屋脊，不复见，庭中血满。三年内，仲朋一家三十口荡尽。（出《乾鑿子》）

卷第三百六十三 妖怪五

韦滂 柳氏 王诉 李哲 卢瑗
庐江民 扬州塔 高邮寺 刘积中

韦 滂

唐大历中，士人韦滂，膂力过人，夜行一无所惧。善骑射，每以弓矢随行。非止取鸟兽烹炙，至于蛇蝎、蚯蚓、蜚螂、蝼蛄之类，见之则食。尝于京师暮行，鼓声向绝，主人尚远，将求宿，不知何诣。忽见市中一衣冠家，移家出宅。子弟欲锁门。滂求寄宿，主人曰：“此宅邻家有丧，俗云，妨杀入宅，当损人物。今将家口于侧近亲故家避之，明日即归。不可不以奉白也。”韦曰：“但许寄宿，复何害也。杀鬼吾自当之。”主人遂引韦入宅，开堂厨，示以床榻，饮食皆备。滂令仆使歇马槽上，置烛灯于堂中，又使入厨具食。食讫，令仆夫宿于别屋，滂列床于堂，开其双扉，息烛张弓，坐以伺之。至三更欲尽，忽见一光，如大盘，自空飞下厅北门扉下，照耀如火。滂见尤喜，于暗中，引满射之，一箭正中，爆然有声。火乃掣掣如动，连射三箭，光色渐微，已不能动。携弓直往拔箭，光物堕地。滂呼奴，取火照之，乃一团肉，四向有眼，眼数开动，即光。滂笑曰：“杀鬼之言，果不虚也。”乃令奴烹之。而肉味馨香极甚。煮令过熟，乃切割，为挚挚之，尤觉芳美。乃沾奴仆，留半呈主人。至明，主人归，见韦生，喜其无恙。韦乃说得杀

鬼，献所留之肉，主人惊叹而已。（出《原化记》）

柳 氏

唐大历中，有士人，庄在渭南，遇疾卒于京。妻柳氏，因庄居。有一子，年十一二。夏夜，其子忽恐悸不眠，三更后，见一老人，白衣，两牙出吻外。熟视之，良久渐近前。有婢眠熟，因扼其喉，咬然有声，衣随手碎，攫食之。须臾骨露，乃举起，饮其五藏。见老人口大如箕，子方叫，一无所见。婢已骨矣。数月后，亦无他，士人祥斋。日暮，柳氏露坐纳凉，有胡蜂绕其首面，柳氏以扇击堕地，乃胡桃也。柳氏取置堂中，遂长。初如拳如碗，惊顾之际，已如盘矣。曝然分为两扇，空中转轮，声如分蜂，忽合于柳氏首，柳氏碎首，齿著于树，其物飞去。竟不知何怪也。（出《酉阳杂俎》）

王 诉

建中三年，前杨府功曹王诉，自冬调选，至四月，寂无音书。其妻扶风窦氏，忧甚。有二女，皆国色。忽闻门有卖卜女巫包九娘者，过其巷，人皆推占事中，遂召卜焉。九娘设香水讫，俄闻空间有一人下，九娘曰：“三郎来，与夫人看功曾有何事？更无音书，早晚合归！”言讫而去。经数刻，忽空中宛转而下，至九娘喉中曰：“娘子酬答何物？阿郎归甚平安。今日在西市绢行举钱，共四人长行。缘选场用策子，被人告，所以不得见官。作行李次，密书之。”五月二十三日初明，诉奄

至宅。窦氏甚喜。坐讫，便问：“君何故用策子，令选事不成？又于某月日西市举钱，共四人长行。”诉自以不附书，愕然惊异，妻遂话女巫之事。即令召巫来，曰：“忽忧，来年必得好官。今日西北上有人牵二水牛，患脚，可勿争价买取。旬月间，应得数倍利。”至时，果有人牵跛牛过，即以四千贯买。经六七日，甚肥壮，足亦无损。同曲磨家，二牛暴死，卒不可市，遂以十五千求买。初诉宅在庆云寺西，巫忽曰：“可速卖此宅。”如言货之，得钱十五万，又令于河东，月僦一宅，贮一年已来储。然后买竹，作粗笼子，可盛五六斗者，积之不知其数。明年春，连帅陈少游，议筑广陵城，取诉旧居，给以半价。又运土筑笼，每笼三十文，计资七八万，始于河东买宅。神巫不从包九娘而自至，曰：“某姓孙，名思儿，寄住巴陵。欠包九娘钱，今已偿足。与之别归，故来辞耳。”吁嗟久之，不见其形。窦氏感其所谋，谓曰：“汝何不且住，不然，吾养汝为儿，可乎？”思儿曰：“娘子既许，某更何愁？可为作一小纸屋，安于堂檐。每食时，与少食，即足矣。”窦氏依之。月余，遇秋风飘雨，中夜长叹，窦氏乃曰：“今与汝为母子，何所中外？不然，向吾床头柜上安居，可乎？”思儿又喜，是夕移入。便问拜两娣，不见形，但闻其言。诉长女好戏，因谓曰：“娣与尔索一新妇。”于是纸画一女，布綵绩。思儿曰：“请如小娣装素。”其女亦戏曰：“依尔意。”其夜言笑，如有所对。即云：“新妇参二姑姑。”诉堂妹事韩家，住南堰，新有分娩。二女作绣鞋，欲遗之。方命青衣装，思儿笑，二女问笑何事，答曰：“孙儿一足肿，难著绣鞋。”窦氏始恶之，思儿已知，更数日，乃告辞，云：“且归巴陵，蒙二娣与娶新妇，便欲将去。望与令一船子，长二尺已来。令娣监将香火，送至扬子江，为幸足矣！”窦氏从其请。二女又与一幅绢，画

其夫妻相对。思儿着绿乘板。具小船上拜别。自其去也，二女皆若神不足者。二年，长女嫁外兄，亲礼夜，卒于帐门。以烛照之，其形若黄叶尔。小女适张初，初嫁亦如其娣，诉终山阳郡司马。（出《乾鑿子》）

李 哲

唐贞元四年春，常州录事参军李哲家于丹阳县东郭。去五里有庄，多茅舍，昼日无何，有火自焚，救之而灭。视地，麻屨迹广尺余，意为盗，索之无状。旬时屡灾而易扑，方悟其妖异。后乃有投掷空间，家人怖悸。辄失衣物。有乳母阿万者，性通鬼神，常见一丈夫，出入随之。或为胡形，须髯伟然，羔裘貂帽，间以朱紫，倏闪出来，哲晚习《春秋》于阁，阿万见胡人窃书一卷而去，驰报哲。哲阅书，欠一卷，方祝祈之，须臾，书复帙中，亦无损污。李氏患之，意其庭竹笋茂，鬼魅可栖，潜议伐去之，以植桃。忽于庭中得一书；闻君议伐竹种桃，尽为竹筹。州下粟方贱，一船竹可贸一船粟，幸速图之。”其笔札不工，纸方数寸。哲兄子士温、士儒，并刚勇。常骂之。”辄失冠履。后稍祈之，而归所失。复投书曰：“惟圣罔念作狂，唯狂克念作圣，君始骂我而见祈，今并还之。”书后言“墨荻君状”。居旬，邻人盗哲犬，杀而食之。事发，又得一书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智？”数旬之后，其家失物至多，家人意其鬼为盗，又一书言：“刘长卿诗曰：‘直氏偷金枉，君谓我为盗。’今既得盗，如之何？”士温、士儒竟扞御之。是夏夜，士温醉卧，背烛床头。见一丈夫，自门直入，不虞有人，因至烛前。士温忽跃身擒之，果获，烛亦灭。于暗

中扞御尽力，久之，喀喀有声，烛至坚渐。是一瓦，瓦背画作眉目，以纸为头巾，衣一小儿衣，又以妇人披帛，缠头数匝，方结之。李氏遂钉于柱，碎之，数日外，有妇人丧服哭于圃，言杀我夫。明日哭于庭，乃投书曰：“谚所谓‘一鸡死，一鸡鸣’。吾属百户，当相报耳。”如是往来如初，尝取人衣著中庭树，扶疏莫知所由也，求而遂解之。又以大器物投小器物中，出入不碍。旬时，士儒又张灯，见一妇人外来，戏烛下，复为士儒擒焉。扞力良久，杀而硬，烛之，亦瓦而衣也，遂末之。而明日复有其类哀哭。常畏三侄。呼为二郎。二郎至。即不多来。李氏潜欲徙其居。而得一书曰：“闻君欲徙居，吾已先至其所矣。”李氏有二老犬，一名韩儿，一名猛子，自有此妖，不复食，常摇尾戏于空暗处，遂毙之。自后家有窃议事，魅莫能知之。一书：“自无韩大猛二，吾属无依。”又家人自郭返，至其里，见二丈夫于道侧，迎问家人曰：“闻尔家有怪异，若之何？”遂以事答，及行，顾已不见。李氏于润州迎山人韦士昌，士昌以符置诸瓦椽间，以压之。鬼书至曰：“符至圣也，而置之屋上，不亦轻为。”士昌无能为，乃去。闻淮楚有卫生者，久于咒术，乃邀之。卫生至，其鬼颇惮之，其来稍疏。卫生乃设道场，以考召。置箱于坛中，宿昔箱中得一状，状件所失物，云：“若干物已货讫，得钱若干；买果子及梳子等食讫，其余若干，并送还。”验其物，悉在箱中。又言：“失铛子，其实不取，请问诸水滨。”状言孤腾豚等状，自此更不复来。异日，于河中果得铛子，乃验水滨之说也。（出《通幽记》）

卢 瑗

贞元九年，前亳州刺史卢瑗家于东都康裕坊。瑗父正病卒，

后两日正昼，忽有大鸟色苍，飞于庭，巡翔空间。度其影，可阔丈四五，家人咸见。顷之，飞入西南隅井中，久而飞出。人往视之，其井水已竭，中获二卵，大如斗。将出破之，血流数斗。至明，忽闻堂西奥，有一女人哭。往看，见一女子，年可十八九，乌巾帽首，哭转哀厉。问其所从来，徐徐出就东间，乃言曰：“吾诞子井中，何敢取杀？”言毕，却往西间，拽其尸，如糜散之，讫，奋臂而去，出门而灭。其家大震惧，取所留卵，却送于野，使人驰问桑道茂。道茂令禳谢之，后亦无徵祥，而莫测其异也。（出《通幽记》）

庐江民

贞元中，有庐江都民，因采樵至山。会日暮，忽见一胡人，长丈余，自山崦中出，衣黑衣，执弓矢。民大恐，遽走匿古木中，窥之，胡人伫望良久，忽东向发一矢。民随望之，见百步外有一物，状类人，举体黄毛数寸，蒙乌巾而立。矢中其腹，辄不动。胡人笑曰：“果非吾所及。”遂去。又一胡，亦长丈余，魁伟愈于前者。亦执弧矢，东望而射，中其物之胸，亦不动。胡人又曰：“非将军不可。”又去。俄有胡人数十，衣黑，臂弓腰矢，若前驱者。又见一巨人，长数丈，被紫衣，状貌极异，缓步而来。民见之，不觉惶然。巨胡东望，谓其前驱者曰：“射其喉。”群胡欲争射之。巨胡诫曰：“非雄舒莫可。”他胡皆退，有一胡前，引满一发，遂中其喉。其物亦不惧，徐以手拔去三矢，持一巨砾，西向而来，胡人皆有惧色。前白巨胡：“事迫矣，不如降之。”巨胡即命呼曰：“将军愿降。”其物乃投砾于地，自去其中，状如妇人，无发。至群胡前，尽

收夺所执弓矢，皆折之。遂令巨胡跪于地，以手连掌其颊。胡人哀祈，称死罪者数四，方释之。诸胡高拱而立，不敢辄动。其物徐以巾蒙首，东望而去。胡人相贺曰：“赖今日甲子耳，不然，吾辈其死乎。”既而俱拜于巨胡前，巨胡颌之。良久，遂导而入山岫。时欲昏黑，民雨汗而归，竟不知其何物也。（出《宣室志》）

扬州塔

谘议朱景玄，见鲍容说，陈少游在扬州时，东市塔影忽倒。老人言，海影翻则如此。（出《酉阳杂俎》）

高邮寺

高邮县有一寺，不记名。讲堂西壁枕道，每日晚，人马车鬣影，悉透壁上。衣红紫者，影中鲁莽可辨。壁厚数尺，难以理究。辰午之时则无，相传如此。二十余年，或一年半年不见。（出《酉阳杂俎》）

刘积中

刘积中，常于西京近县庄居。妻病亟，未眠，忽有妇人，白首，长才三尺，自灯影中出，谓刘曰：“夫人病，唯我能理，何不祈我？”刘素刚，咄之。姥徐戟手曰：“勿悔勿悔。”遂

灭，妻因暴心痛，殆将卒，刘不得已，祝之。言已复出，刘揖之坐。乃索茶一瓯，向日如咒状，顾令灌夫人，茶才入口，痛愈。后时时辄出，家人亦不之惧。经年，复谓刘曰：“我有女子及笄，烦主人求一佳婿。”刘笑曰：“人鬼路殊，难遂所托。”姥曰：“非求人也，但为刻桐木稍工者，可矣。”刘许诺，因为具之。经宿，木人失矣。又谓刘曰：“兼烦主人作铺公铺母，若可，某夕，我自具车舆奉迎。”刘心计无奈之何，亦许之。至一日，过西。有仆马车乘至门，姥亦至曰：“主人可往。”刘与妻各登其车马，天黑至一处，朱门崇墉，笼烛列迎，宾客供帐之盛，如王公家。引刘至一厅，朱紫数十，有相识者，有已歿者，各相视无言。妻至一堂，蜡炬如臂，锦翠争焕，亦有妇人数十，存歿相识各半，但相识而已。及五更，刘与妻恍惚，却还至家。如醉醒，十不记其一二。数日，姥复来拜谢曰：“我小女成长，今复托主人。”刘不耐，以枕抵之曰：“老魅，敢如此扰之。”姥随枕而灭，妻随疾发。刘与男女酹地禱之，不复出矣。妻竟以心痛卒。刘妹复病心痛，刘欲徙居，一切物胶着其处，轻若履屐，亦不可举。迎道流上章，梵僧持咒，悉不禁。刘常暇日读药方，其婢小碧，自外来，垂手缓步，大言：“刘四，颇忆平昔无。”既而嘶咽曰：“省躬近从泰山回，路逢飞天野叉，携贤妹心肝，我已夺得。”因举袖，袖中蠕蠕有物。左顾似有所命，曰：“可为安置。”又觉袖中风生，冲帘幌。婢入堂中，乃对刘坐，问存歿，叙平生事。刘与杜省躬同年及第，友善，其婢举止笑语，无不肖也。顷曰：“我有事，不可久留。”执刘手呜咽，刘亦悲不自胜。婢忽倒，及觉，一无所记，其妹亦自此无恙。（出《酉阳杂俎》）

卷第三百六十四 妖怪六

江淮士人 李鹄 僧智圆 南孝廉 谢翱
僧法长 河北村正 僧弘济 金友章 于凝

江淮士人

江淮有士人庄居，其子年二十余，尝病厌。其父一日饮茗，瓯中忽醜起如瓯，高出瓯外，莹净若琉璃。有人长一寸，立于沕上，高出瓯中。细视之，衣服状貌，乃其子也。

食顷爆破，一无所见，茶碗如旧，但有微墨耳。

数日，其子遂著神，译神言，断人休咎不差。（出《酉阳杂俎》）

李 鹄

前秀才李鹄，覲于颍川，夜至一驿。才卧，见物如猪者，突上厅阶。鹄惊走，透后门，投驿廐，潜身草积中，屏息伺之。怪亦随至，声绕草积数匝，瞪目视鹄所潜处，忽变为巨星，腾起，数道烛天。鹄左右取炬，索鹄于草积中，鹄已卒矣。半日方苏，因说所见。

未旬，无疾而卒。（出《酉阳杂俎》）

僧智圆

郑余庆在梁州，有龙兴寺僧智圆，善总持教勤之术，制邪理病，多著效。日有数十人候门，智圆老，稍倦。郑颇敬之，因求住城东隙地，起草屋而居，有沙弥行者各一人。数年，暇日，智圆向阳科脚甲，有布衣妇人，甚端丽，至阶作礼，泣曰：“妾不幸，夫亡子幼，老母危病，知师神咒助力，乞加救护。”智圆曰：“贫道本厌城隍喧湫，兼烦于招谢。弟子母病，可就此为加持也。”妇人复再三泣请，且言母病亟，不可举扶，智圆亦哀而许之。乃言从此向北二十余里，至一村，村侧近有鲁家庄，但访韦十娘所居也。智圆诘朝。如言行二十余里，历访不得，乃还。明日，妇人复至，僧责曰：“贫道昨日远赴约，何差谬如此？”妇人言：“只去师所止处二三里耳。师慈悲，必为再往。”僧怒曰：“老僧衰暮，今誓不出。”妇人乃大声言：“慈悲何在耶？今事须去。”因上阶牵僧臂，僧惊迫，亦疑其非人，恍惚以小刀刺之，妇人遂倒，乃沙弥误中刀，流血死矣。僧遽与行者瘞于饭瓮下。沙弥本村人，家去兰若十余里。其日，家人悉在田，有人皂衣褐袂，乞浆于田中，且说其事。沙弥父母，举家号哭，诣僧，僧犹给焉。其父及锹索而获，即诉于官。郑公大骇，俾求盗吏细按，意其必冤也。僧具陈状，复白：“贫道宿债，有死而已。”按者亦以死论。僧求假七日命，持念，为将来资粮，余庆哀而许之，僧沐浴设坛，急印契缚懺，考其魅，凡三夕，妇人见于坛上，言：“我类不少，所求食处，辄为师破除。沙弥且在，能为誓不持念，必相还也。”智圆恳为设誓，妇人喜曰：“沙弥在城南某村古丘中。”僧言于官吏，如其言寻之，沙弥果在，神已痴矣。发沙弥棺中，乃

一苕帚也。僧自是绝其术。(出《酉阳杂俎》)

南孝廉

唐南孝廉，失其名，莫知何许人，能作鲰，殼薄缕细，轻可吹起。操刀响捷，若合节奏。因会客炫伎，先起架以陈之，忽暴风雨。震一声，鲰悉化为胡蝶飞去。南惊惧，遂折刀，誓不复作。(出《酉阳杂俎》)

谢翱

陈郡谢翱者，尝举进士，好为七字诗。其先寓居长安升道里，所居庭中，多牡丹。一日晚霁，出其居，南行百步，眺终南峰。伫立久之，见骑自西驰来，绣纈仿佛，近乃双鬟，高髻靚妆，色甚姝丽。至翱所，因驻谓翱：“郎非见侍耶？”翱曰：“步此，徙望山耳。”双鬟笑，降拜曰：“愿郎归所居。”翱不测，即回望其居，见一青衣三四人，偕立其门外。翱益骇异。入门，青衣俱前拜。既入，见堂中设茵毯，张帷帘，锦绣辉映，异香遍室。翱愕然且惧，不敢问。一人前曰：“郎何惧？固不为损耳？”顷之，有金车至门，见一美人，年十六七，风貌闲丽，代所未识。降车入门，与翱相见，坐于西轩。谓翱曰：“闻此地有名花，故来与君一醉耳。”翱惧稍解。美人即命设饌同食，其器用物，莫不珍丰。出玉杯，命酒递酌。翱因问曰：“女郎何为者？得不为他怪乎？”美人笑不答，固请之，乃曰：“君但知非人则已，安用问耶？”夜阑，谓翱曰：“某

家甚远，今将归，不可久留此矣。闻君善为七言诗，愿有所赠。”翱怅然，因命笔赋诗曰：“阳台后会杳无期，碧树烟深玉漏迟。半夜香风满庭月，花前竟发楚王时。”美人览之，泣下数行曰：“某亦尝学为诗，欲答来赠，幸不见诮。”翱喜而请，美人求绛笺，翱视笥中，唯碧笺一幅，因与之。美人题曰：“相思无路莫相思，风里花开只片时。惆怅金闺却归处，晓莺啼断绿杨枝。”其笔札甚工，翱嗟赏良久。美人遂顾左右，撒帐帘，命烛登车。翱送至门，挥泪而别。未数十步，车与人马，俱亡见矣。翱异其事，因贮美人诗笥中。明年春，下第东归，至新丰，夕舍逆旅。因步月长望，感前事，又为诗曰：“一纸华笺丽碧云，余香犹在墨犹新。空添满目凄凉事，不见三山缥缈人。斜月照衣今夜梦，落花啼雨去年春。红闺更有堪愁处，窗上虫丝镜上尘。”既而朗吟之。忽闻数百步外，有车音西来甚急。俄见金闺从数骑，视其从者，乃前时双鬟也。惊问之，双鬟遽前告，即驻车，使谓翱曰：“通衢中恨不得一见。”翱请其舍逆旅，固不可。又问所适，答曰：“将之弘农。”翱因曰：“某今亦归洛阳，愿偕东可乎？”曰：“吾行甚迫，不可。”即褰车帘谓翱曰：“感君意勤厚，故一面耳。”言竟，呜咽不自胜。翱亦为之悲泣，因诵以所制之诗，美人曰：“不意君之不忘如是也，幸何厚焉？”又曰：“愿更酬此一篇。”翱即以纸笔与之，俄顷而成曰：“惆怅佳期一梦中，五陵春色尽成空。欲知离别偏堪恨，只为音尘两不通。愁态上眉凝浅绿，泪痕侵脸落轻红。双轮暂与王孙驻，明日西驰又向东。”翱谢之，良久别去。才百余步，又无所见。翱虽知为怪，眷然不能忘。及到陕西，遂下道至弘农，留数日，冀一再遇。竟绝影响，乃还洛阳。出二诗，话于友人。不数月，以怨结遂卒。（出《宣室志》）

僧法长

河南龙门寺僧法长者，郑州原武人。宝历中，尝自龙门归原武。家有田数顷，稔则未刈。一夕，因乘马行田间。马忽屹不前，虽鞭扶，辄不动，唯瞪目东望，若有所见。时月明，随其望数百步外，有一物，如古木色，兀然而来。长惧，即回马走道左数十步，伺之。其物来渐近，乃白气，高六七尺，腥秽甚，愈于鲍肆。有声绵绵，如呻吟，西望而去。长策马随其后，常远数十步。行一里余，至里民王氏家，遂突入焉，长驻马伺之。顷之，忽闻其家呼曰：“车宇下牛将死，可偕来视之！”又顷，闻呼：“后舍驴蹶仆地，不可救！”又顷。闻惊哭。有出者，长佯过讯之，曰：“主人有子十余岁，忽卒。”语未竟。又闻哭音，或惊叫，联联不已。夜分后，声渐少，迨明而绝。长骇异，即具告其邻，偕来王氏居侦之。其中悄然无闻，因开户，而其家十余人皆死，鸡犬无存焉。（出《宣室志》）

河北村正

处士郑宾于言，尝客河北，有村正妻新死，未敛。日暮，其儿女忽觉有乐声渐进，至庭宇，尸已动矣。及入房，如在梁栋间，尸遂起舞。乐声复出，尸倒。旋出门，随乐声而去。其家惊惧，时月黑，亦不敢寻逐。一更，村正方归，知之，乃折一桑枝如臂，被酒大骂寻之，入墓林，约五六里，复觉乐声在一柏林上。乃近树，树下有火荧荧然，尸方舞矣。村正举杖击之，尸倒，乐声亦止，遂负而还。（出《酉阳杂俎》）

僧弘济

医僧行儒说，福州有僧弘济，斋戒精苦。尝于沙岸得一颅骨，遂贮衣篮中。归寺数日，忽眠中有物啮其耳，以手拨之落，声如数升物，疑其颅骨所为也。及明，果坠在床下，遂破为六片，零置瓦沟中。夜半，有火如鸡卵，次第入瓦下，烛之，弘济责曰：“尔不能求生入天，凭朽骨何也？”于是怪绝。（出《酉阳杂俎》）

金友章

金友章者，河内人，隐于蒲州中条山，凡五载。山有女子，日常挈瓶而汲溪水，容貌殊丽。友章于斋中遥见，心甚悦之。一日，女子复汲，友章蹑屣企户而调之曰：“谁家丽人，频此汲耶？”女子笑曰：“涧下流泉，本无常主，须则取之，岂有定限？先不相知，一何造次！然儿止居近里，少小孤遗。今且托身于姨舍，艰危受尽，无以自适。”友章曰：“娘子既未适人，友章方谋婚媾，既偶夙心，无宜遐弃。未委如何耳？”女曰：“君子既不以貌陋见鄙，委焉敢拒违？然候夜而赴佳命。”言讫，女子汲水而去，是夕果至。友章迎之入室，夫妇之道，久而益敬。友章每夜读书，常至宵分，妻常坐伴之，如此半年矣。一夕，友章如常执卷，而妻不坐，但伫立侍坐。友章诘之，以他事告。友章乃令妻就寝，妻曰：“君今夜归房，慎勿执烛，妾之幸矣。”既而友章秉烛就榻，即于被下，见其妻乃一枯骨耳。友章惋叹良久，复以被覆之。须臾，乃复本形，因大悸怖，

而谓友章曰：“妾非人也，乃山南枯骨之精，居此山北。有恒明王者，鬼之首也。常每月一朝，妾自事金郎，半年都不至彼。向为鬼使所录，榜妾铁杖百。妾受此楚毒，不胜其苦，向以化身未得，岂意金郎视之也。事以彰矣，君宜速出，更不留恋。盖此山中，凡物总有精魅附之，恐损金郎。”言讫，涕泣呜咽，因尔不见，友章亦凄恨而去。（出《集异记》）

于 凝

岐人于凝者，性嗜酒，常往来邠泾间。故人宰宜禄，因访饮酒，涉旬乃返。既而宿醒未愈，令童仆先路，以备休憩。时孟夏，麦野韶润，缓辔而行，遥见道左嘉木美荫，因就焉。至则系马藉草，坐未定，忽见马首南顾，鼻息恐骇，若有睹焉。凝则随向观之，百步外，有枯骨如雪，箕踞于荒冢之上，五体百骸，无有不具，眼鼻皆通明，背肋玲珑，枝节可数，凝即跨马稍前，枯骨乃开口吹嘘，槁叶轻尘，纷然自出。上有乌鸢纷飞，嘲噪甚众。凝良久稍逼，枯骨乃竦然挺立，骨节绝伟。凝心悸，马亦惊走，遂驰赴旅舍。而先路童仆出迎，相顾骇曰：“郎君神思，一何惨悴！”凝即说之。适有泾倅十余。各执长短兵援蕃。覘以东。皆曰：“岂有是哉？”洎逆旅少年辈，集聚极众。凝即为之导前，仍与众约曰：“倘或尚在，当共碎之。虽然，恐不得见矣。”俄到其处，而端坐如故。或则叫噪，曾不动摇；或则弯弓发矢，又无中者；或欲环之前进，则亦相顾莫能先焉。久之，枯骸欻然自起，徐徐南去。日势已晚，众各恐讐，稍稍遂散。凝亦鞭马而回。远望，尚见乌鸢翔集，逐去不散。自后凝屡经其地，及询左近居人，乃无复见者。（出

太平广记

·538·

《集异记》)

卷第三百六十五 妖怪七

王申子 韩伋 许敬张闲 太原小儿 李师古
孟不疑 戴警 杜惊 郑綯 河北军将 宫山僧

王申子

贞观中，望苑驿西有民王申，手植榆于路旁，成林，构茅屋。夏月，常馈浆于行人，官客即延憩具茗。有儿年十三，每令伺客。

一日，白其父，路有女子求水，因令呼入。女年甚少，衣碧襦白幅巾。自言家在南十余里，夫死无儿，今服禫矣。将适马嵬访亲情，丐衣食。语言明晤，举止可爱。王申乃留食，谓曰：“今日已暮，可宿此，达明去也。”女亦欣然从之，其妻内之后堂，呼为妹，倩裁衣数事。自午至戌，悉办。针指细密，殆非人工。申大惊异，妻尤爱之。乃戏曰：“妹能为我作新妇乎？”女笑曰：“身既无托，愿执井灶。”王申即日，借衣贯酒，礼纳为新妇。其夕暑热，戒其夫，近多盗，不可辟门。即举巨椽，捍户而寝。及夜半，王申妻梦其子被发诉曰：“被食将尽矣！”妻惊，欲省其子。王申曰：“渠得好新妇，喜极吃言耶。”妻还睡，复梦如初。申与妻秉烛，呼其子及新妇，悉不应。扣其户，户牢如键。乃坏门阖。才开，有一物，圆目凿凿，体如蓝色，冲人而去。其子唯余脑骨及发而已。（出《酉阳杂俎》）

韩 饮

韩饮在桂州。妖贼封盈，能为数里雾。先是尝行野外，见黄蝶数十，因逐之，至大树下而灭。掘得石函，素书大如臂，遂成左道。归之如市，乃声言某日收桂州。有紫气者，我必胜。至期，果有紫气如匹帛，亘于州城上。白气直冲之，紫气遂散。忽大雾，至午稍霁。州宅诸树，滴下铜佛。大如麦，不知其数。是年韩卒。（出《酉阳杂俎》）

许敬张闲

唐贞元中，许敬、张闲同读书于偃月山。书堂两间，人据其一，中隔有丈。许西而张东，各开户牖。初敬遽相勸励，情地甚狎。自春徂冬，各秉烛而学。一夜二更，忽有一物，推许生户而入。初意其张生，而不之意。其物已在案侧立。及读书遍，乃回视。方见一物，长可五尺余，虎牙狼目，毛如猿獾，爪如鹰鹞，服豹皮褌，见许生顾盼，乃叉手端目，并足而立。许生恐甚，遂失声，连叫张生相救。如是数百声。张生灭烛，柱户佯寝，竟不应之。其物忽倒行，就北壁火炉所，乃蹲踞视。许生呼张生不已。其物又起，于床下取生所用伐薪斧，却回而坐，附火复如初。良久，许生乃安心定气而言曰：“余姓许名敬。辞家慕学，与张闲同到此。不早谒诸山神，深为罪耳。然浮俗浅识，幸勿责之。”言已，其物奋起，叉手鞠躬，唯唯而出。敬恨张生之甚也，翌日，乃撒书而归。于是张生亦相与俱罢，业竟不成。（出《传信志》）

太原小儿

严绶镇太原，市中小儿如水际泅戏。忽见物中流流下，小儿争接。乃一瓦瓶，重帛幂之。儿就岸破之，有婴儿长尺余，遂迅走。群儿逐之。顷间，足下旋风起，婴儿已蹈空数尺。近岸舟子，遽以篙击杀之。发朱色，目在顶上。（出《酉阳杂俎》）

李师古

李师古治山亭，掘得一物，类铁斧头。时李章武游东平，师古示之。武惊曰：“此禁物也，可饮血三斗。”验之而信。（出《酉阳杂俎》）

孟不疑

东平未用兵时，有举人孟不疑客昭义。夜至一驿，方欲濯足，有称淄青张评事者至，仆从数十。孟欲谒之。张被酒，初不顾。孟因退就西间。张连呼驿吏，索煎饼。孟默窥之，且怒其傲。良久，煎饼至。孟见一黑物如猪，随盘，至灯影而灭。如此五六返，张竟不察。孟恐惧不睡。张寻太馱。至三更，孟才寐。忽见一人皂衣，与张角力。久乃相摔入东偏房，拳声如杵。顷之，张被发双袒而出，还寝床上。至五更，张乃唤仆使，张烛巾栉。就孟曰：“某昨醉中，都不知秀才同厅。”因命食，谈笑甚欢。时时小声曰：“昨夜甚惭长者，乞不言也。”孟但

唯唯。复曰：“某有故，不可早发。秀才可先也。”探靴中，得金一挺，授孟曰：“薄贖，乞密前事。”孟不敢辞，即前去。行数里，方听捕杀人贼。孟询诸道路，皆曰：“淄青张评事，至其驿早发。及明，但空鞍，失张所在。骑吏返至驿寻索，驿西阁中有席角。发之，白骨而已，无泊一蝇肉也。地上滴血无余，唯一只履在旁。相传此驿旧凶，竟不知何怪。”举人祝元膺尝言：“亲见孟不疑说，每诫夜食必须祭也。”祝又言：“孟素不信释氏，颇能诗。其句云：‘白日故乡远。青山佳句中。’后尝持念。溺于游览，不复应举。（出《酉阳杂俎》）”

戴 簪

临川郡南城县令戴簪，初买宅于馆娃坊。暇日，与弟闲坐厅中。忽闻外有妇人聚笑声，或近或远。簪颇异之。笑声渐近，忽见妇人数十散在厅前，倏忽不见，如是累日，簪不知所为。厅际有枯梨树，大合抱。意其为祥，因伐之。根下有石，露如拳。掘之转阔，势如釜形。乃烈火其上。沃醋复凿。深五六尺，不透。忽见妇人绕坑，拊掌大笑，有顷，共牵簪入坑，投于石上。一家惊惧。妇人复还，大笑，簪亦随出。簪才出，又失其弟。家人恸哭，簪独不哭。曰：“他亦甚快活。何用哭也。”簪至死，不肯言其状。（出《酉阳杂俎》）

杜 惊

杜惊未达时，游江湖间。值一程稍遥，昏暝方达一戍。有

传舍，居者多不安，或怖惧而卒。驿将见惊骨气非凡，内思之，此或贵人。若宿而无恙，必将相也。遂请惊舍于内，供待极厚。到夜分，闻东序隙舍，洶洶如千万人声。惊取纸，大署己之名，系于瓦石，掷之喧聒之处，其声即绝。又闻西序复喧，即如前掷之，寻亦寂然，遂安寝。迟明，驿吏问安。公具述之，乃知必贵。以束素饷之。及大拜。即访吏擢用。（出《玉堂闲话》）

郑 綱

唐阳武侯郑綱罢相，自岭南节度入为吏部尚书，居昭国里。弟缙为太常少卿，皆在家。厨饌将备，其釜忽如物于灶中筑之，离灶尺余，连筑不已。其旁有铛十余所，并烹庖将热，皆两耳慢摇。良久悉能行，乃止灶上。每三铛负一釜而行，其余列行引从，自厨中出。在地有足折者，有废不用者，亦跳踯而随之。出厨，东过水渠。诸铛并行，无所碍，而折足者不能过。其家大小惊异，聚而视之，不知所为。有小儿咒之曰：“既能为怪，折足者何不能前？”诸铛乃弃釜于庭中，却过，每两铛负一折足者以过。往入少卿院堂前，大小排列定。乃闻空中轰然，如屋崩，其铛釜悉为黄埃黑煤，尽日方定。其家莫测其故。数日，少卿卒，相国相次而薨。（出《灵怪集》）

河北军将

湖城逆旅前，尝有河北军将过。行未数里，忽有旋风如斗器，起于马前。军将以鞭击之，转大。遂旋马首，鬣起竖如植。

军将惧，下马观之。觉鬣长数尺，中有细绠，如红线。马时人立嘶鸣。军将怒，乃取佩刀拂之。因风散灭，马亦死。军将剖马腹视之，腹中已无肠。不知何怪。（出《酉阳杂俎》）

宫山僧

宫山在沂州之西鄙，孤拔耸峭，回出众峰。环三十里，皆无人居。贞元初，有二僧至山，荫木而居。精勤礼念，以昼继夜。四远村落，为构屋室。不旬日，院宇立焉。二僧尤加勉励，誓不出房，二十余载。元和中，冬夜月明。二僧各在东西廊，朗声呗唱。空中虚静，时闻山下有男子恸哭之声。稍近，须臾则及院门。二僧不动，哭声亦止。逾垣遂入。东廊僧遥见其身绝大，跃入西廊，而呗唱之声寻辍。如闻相击扑争力之状，久又闻咀嚼啖噬，啜吒甚厉。东廊僧惶骇突走。久不出山，都忘途路。或仆或蹶，气力殆尽。回望，见其人踉跄将至，则又跳进。忽逢一水，兼衣径渡毕，而追者适至。遥诟曰：“不阻水，当并食之。”东廊僧且惧且行，罔知所诣。俄而大雪，咫尺昏迷。忽得人家牛坊，遂隐身于其中。夜久，雪势稍晴。忽见一黑衣人，自外执刀枪，徐至栏下。东廊僧省息屏气，向明潜窥。黑衣蜘蛛徙倚，如有所伺。有顷，忽院墙中般过两廊衣物之类。黑衣取之，束缚负担。续有一女子，攀墙而出，黑衣挈之而去。僧惧涉踪迹，则又逃窜，恍惚莫知所之。不十数里，忽坠废井。井中有死者，身首已离，血体犹暖，盖适遭杀者也。僧惊悸，不知所为。俄而天明，视之，则昨夜攀墙女子也。久之，即有捕逐者数辈偕至。下窥曰：“盗在此矣。”遂以索缢人，就井縶缚，加以殴击，与死为邻。及引上，则以昨夜之事本末陈述。

而村人有曾至山中，识为东廊僧者。然且与死女子俱得，未能自解，乃送之于邑。又细列其由，谓西廊僧已为异物啖噬矣。邑遣吏至山中寻验，西廊僧端居无恙。曰：“初无物。但将二更，方对持念，东廊僧忽然独去。久与誓约，不出院门。惊异之际，追呼已不及矣。山下之事，我则不知。”邑吏遂以东廊僧诬妄，执为杀人之盗。榜掠薰灼，楚痛备施。僧冤痛诬，甘置于死。赃状无据，法吏终无以成其狱也。逾月，而杀女窃资之盗，他处发败，具得情实。僧乃冤免。（出《集异记》）

卷第三百六十六 妖怪八

杜元颖 朱道士 郑生 赵士宗 曹朗
籽儿 李约 张缜 马举 韦琛 张谋孙
李黄 宋洵 张氏子 僧十朋 宜春人
朱从本 周本 王宗信 薛老峰 欧阳璨

杜元颖

杜无颖镇蜀年，资州方丈大石走行，盘礴数亩。新都县大道观老君旁泥人须生数寸，拔之，俄顷又出。都下诸处有栗树，树叶结实。食之，味如李。鹿头寺泉水涌出，及猫鼠相乳之妖。蛮欲围城，城西门水，有人见一龙与水牛斗，俄顷皆灭。又说，李树上皆得木瓜，而空中不实。（出《戎幕闲谈》）

朱道士

朱道士者，大和八年，常游庐山。憩于涧石，忽见蛇虺如堆缯锦，俄变为巨龟。访之山叟，云是玄武。朱道士又曾游青城山丈人观。至龙桥，见岩下有枯骨，背石平坐，接手膝上。钩鏤，附苔络蔓，色白如雪。云，祖父已常见。（出《酉阳杂俎》）

郑 生

俗传人之死，凡数日，当有禽自柩中而出者，曰“杀”。大和中，有郑生者，常于鞬川，与郡官略于野。有网得一巨鸟，色苍，高五尺余。主将命解而视之，忽无所见。生惊，即访里中民，讯之，民有对者曰：“里中有人死，且数日。卜人言，今日‘杀’当去。其家伺而视之，有巨鸟色苍，自柩中出。君之所获，果是乎。”

天宝中，京兆尹崔光远因游略，常遇一妖鸟，事与此同也。（出《宣室志》）

赵士宗

会昌元年，戎州水涨，浮木塞江。刺史赵士宗召水军接木段。公署卑小地窄，不复用，因并修开元寺。

后月余日，有夷人，逢一人，如猴，著故青衣，亦不辩何制。云：“关将军遣来采木，被此州接去，不知为计，要须明年却来收。”夷人说于州人。

至二年七月，天欲曙，忽暴雨至。州城临江枕山，每大水，犹去州五十余丈。其时水高百丈，漂二十余人。州基地有陷十丈外，大石如三间屋者，积堆于州基。水黑而腥，至晚方退。知州官虞藏玘及吏，才及船投岸。

旬月后，州水方干。除大石外，更无一物。唯开元寺玄宗真容，去旧处十余步，卓立沙上。其他铁石，一无有者。（出《酉阳杂俎》）

曹 朗

进士曹朗，文宗时任松江华亭令。秩将满，于吴郡置一宅。又买小青衣，名曰花红云。其价八万，貌甚美，其家皆怜之。至秋受代。令朗将其家人入吴郡宅。后逼冬至，朗缘新堂修理未毕，堂内西间，贮炭二百斤。东间窗下有一榻，新设茵席，其上有修车细芦席十领。东行，南厦。西廊之北一房，充库。一房即花红及乳母，一间充厨。至除前一日，朗姊妹乃亲，皆办奠祝之用。铛中及煎三升许油，旁堆炭火十余斤。妹作饼，家人并在左右，独花红不至。朗亲意其情寝，遂召之至，又无所执作。朗怒，笞之，便云头痛。忽有大砖飞下，几中朗亲。俄又一大砖击油铛，于是惊散。厨中食器，乱在阶下。日已晚，俱入西舍，遂移入堂，并将小儿。及扃堂门，子母相依而坐，汗流如水，不谕其怪。朗取炭数斤燃火，俄又空中轰榻之声，火又空中上下。忽见东窗下床上，有一女子，可年十四五。作两髻，衣短黄襦裤，跪于床，似效人碾茶。朗走起擒之，绕屋不及。逡巡，匿芦席积中。朗又踏之，啾然有声，遂失所在。坐以至旦，鸡鸣，方敢开门。乳母花红熟寝于西室。朗召玉芝观顾道士作法。数日，有人长吁曰：“吾是梁苑客枚皋。前因节日，求食于此。君家不知云何见捕。”朗具茶酒。引之与坐。皋谓朗曰：“吾元和初，游上元瓦棺阁。第二层西隅壁上，题诗一首。”朗苦请，皋曰：“方心事无惊，幸相悉。他日到金陵，可自录之。足下之崇，非吾所为。其人不远，但问他人，当自知。”朗遂白顾道士，舍之。里中有女巫朱二娘，又召令占。巫悉召家人出，唯花红头痛未起。巫强呼之出，责曰：“何故如此？娘子不知，汝何不言。”遂拽其臂，近肘有青脉

寸余隆起。曰：“贤圣宅于此。夫人何故惊之？”花红拜，唯称不由己。朗惧，减价卖之。历二家，皆如此。遂放之。无所容身，常于诸寺纫针以食。后有包山道士申屠千龄过，说花红本是洞庭山人户，共买人家一女，令守洞庭山庙。后为洞庭观拓北境二百余步，其庙遂除。人户卖与曹时用，庙中山魅无所依，遂与其类巢于其臂。东吴人尽知其事。（出《乾鑿子》）

籽儿

彭城刘刺夫，会昌中，进士上第。大中年，授鄆县尉卒。妻王氏，归其家，居洛阳敦化里第，礼堂之后院。咸通丁亥岁，夜聚诸子侄藏鉤，食煎饼。厨在西厢。小童籽儿，持器下食。时月晦云惨，指掌莫分。籽儿者，忽失声仆地而绝。秉炬视之，则体冷面黑，口鼻流血矣。擢发炙指，少顷而苏。复令数夫束缦火循廊之北。于仓后得所持器。仓西则大厕。厕上得一煎饼，溷中复有一饼焉。（出《三水小牋》）

李约

咸通丁亥岁，陇西李夷遇为邠州从事。有仆曰李约，乃夷遇登第时所使也。愿捷善行，故常令邮书入京。其年秋七月，李约自京还邠，早行数坊，鼓始绝。倦憩古槐下。时月映林杪，余光尚明。有一父皤然，伛而曳杖，亦来同止。既坐而呻吟不绝。良久谓约曰：“老夫欲至咸阳，则蹒跚不能良行。若有义心，能负我乎？”约怒不应，父请之不已。约乃谓曰：“可登

背。”父欣然而登。约知其鬼怪也，阴以所得哥舒棒，自后束之而趋。时及开远门，东方明矣。父数请下，约谓曰：“何相悔而见登？何相惮而欲舍？”束之愈急。父言语无次，求哀请命。约不答。忽觉背轻，有物坠地。视之，乃败枢板也，父已化去。掷于里垣下，后亦无咎。（出《三水小牋》）

张 缜

处士张缜，多能善琴。其妻早亡于江陵，纳妾甚丽。未旬日，主庖小青衣于灶下得一铜人，长可一寸，色如火。须臾渐大，长丈余，形状极异。走入缜室，取其妾食之，毛发皆尽。食讫渐小，复如旧形，入灶下而失。（出《闻奇录》）

马 举

马举，常为山南步奏官。间道入蜀，时兵后僻路，绝无人烟。夜至一馆，闻东廊下有人语声，因往告之。有应者云：“中堂有床，自往宿去。”举至中堂，唯有土榻。求火，答云，无火。求席，隔屋掷出一席，可重十余斤。举亦壮士，殊不介意。中夜，有一物如猴，升榻而来。举以铁椎急击之，叫呼而走。及明告别，其人怒去。更云：“夜来见伊独处，令儿子往伴，打得几死。”举推其门，不可开。自隙窥之，积壤而已。举后为太原大将，官至淮南节度使。（出《稽神录》）

韦 琛

昭义从事韦琛，幼年时，尚在学院。

冬节夜，捧书以归。及寝堂，绝无人，独厨中有篝火烹油之所。因窥之，则铛长数尺，久而复低，如是者三四。琛大恐，奔出于门，方见其家。悉于外寝，营享奠之所矣。琛神色惨栗，且告之故。家人咸叱之，以为稚子妄语也。

俄顷，厨中有主庖青衣，就铛作食。仍映小儿于怀抱间。儿踊身索哺，因误坠铛中。沸油涌溢，青衣大叫。火已及屋，长幼奔救。或沃以水，焰则转炽，盖膏水相激也。乃杂掷瓮盎茵毯之类，久之方灭。火灭，儿已焦矣。阖室惊怖，为之罢节。青衣亦以此发悸而死。（出《唐阙史》）

张谋孙

广州副使张谋孙，虽出于闾葺，有口辩，善心计，累为王府参佐。咸通初。从交广辟，遂为元寮。性贪侈，聚敛不倦。南海多奇货，若犀象珠贝之类，不可胜计。

及府罢北归，止于汝坟。于郡西三十里，郁阳驿南，汝水之上，构别业，穷极华敞。常凿一池，欲北引官渠水涨之。或曰：“此处今年太岁所在也。”谋孙诫役夫曰：“掘得太岁则止。”

明日及泉，获一土囊。破之，中有物升余，色白，如粟粒，忽跳跃四散而隐。谋孙遂中暴病，信宿而死。（出《三水小牋》）

李 黄

渠州刺史李黄，夏日憩于小厅。见鼠穴中有一人，长数寸，执簪，扫穴前而入。有二人，亦长三二寸，舁一镬，添水爨薪。须臾，镬前有一夜叉，执铁杈，又一人。披紫袍，执象笏，长三二寸，形色状貌，乃李也。黄虽惧而不敢惊之。乃咄黄脱衣，入镬中，须臾而出。黄衣服而入穴中。又见一妇人出火中，乃黄之孀妇，寓岳州久矣。主镬者挹黄涕入镬中，须臾，又出。涕服衣亦入穴中。主镬者亦入。又二人舁镬入。而拥簪者又扫去其灰尽。数日如此。黄大忧。遣访其涕。亦无恙。数年方卒。黄十余年方卒。（出《闻奇录》）

宋 洵

进士宋洵，下第南归。兄波，为金州石泉令。洵以县邑喧杂，于县东数里葺一山居。未毕，役者闻山石中有妇人语云：“宋三郎来矣！”及洵居之，因月夜，于书堂侧履步。又自闻石中云：“宋三郎来矣！”驻步听之，石门忽开。见妇人数辈，再拜笑曰：“请三郎入来。”洵欲走，为数辈所擒。入其室，石门遂闭。仆夫急告波。穿石求之，终不能得。（出《闻奇录》）

张氏子

唐文德中，京官张，忘其名，寓苏台。子弟少年，时往文

人陆评事院往来，为一美人所悦。来往多时，心疑之，寻病瘖。遇开元观道士吴守元，云，有不祥之气。授一以符，果一盟器婢子，背书红英字。在空舍柱穴中。因焚之，其妖乃绝。闻于刘山甫。（出《北梦琐言》）

僧十朋

刘建封寇豫章，僧十朋，与其徒奔分宁，宿澄心僧院。初夜，见窗外有光。视之，见团火，高广数尺。中有金车子，与火俱行。呕轧有声。十朋始惧。其主人云：“见之数年矣。每夜，必出于僧堂西北隅地中，绕堂数周，复没于此。以其不为祸福，故无掘视之者。”（出《稽神录》）

宜春人

天祐初，有人游宜春，止空宅中。兵革之后，井邑芜没。堂西至梁上，有小窗，窗外隙荒数十亩。日暮，窗外有一物，正方，自下而上。顷之，全蔽其窗。其人引弓射之，应弦而落。时已夕，不能即视。明旦寻之，西百余步，有方杉板，带一矢，即昨所射也。（出《稽神录》）

朱从本

李遇为宣州节度使，军政委大将朱从本。本家厩中畜猴。

圉人夜起秣马，见一物如驴，黑而毛，手足皆如人。据地而食此猴，见人乃去，猴已食其半。明年，遇族诛。宣城故老云。郡中常有此怪。每军城有变。此物辄出。出则满城皆臭。田頔将败，出于街中。巡夜者见之，不敢逼。旬月祸及。（出《稽神录》）

周 本

信州刺史周本入覲扬都，舍于邸第。遇私讳日，独宿外斋，张灯而寐。未熟，闻室中有声划然。视之，见火炉冉冉而升，直傅于屋，良久乃下，飞灰勃然。明日，满室浮埃覆物，亦无他怪。（出《稽神录》）

王宗信

唐末，蜀人攻岐还，至于白石镇，裨将王宗信止普安禅院僧房。时严冬，房中有大禅炉，炽炭甚盛。信拥妓女十余人，各据僧床寢息。信忽见一姬飞入炉中，宛转于炽炭之上。宗信忙遽救之。及离火，衣服并不焦灼。又一姬飞入如前，又救之。顷之，诸妓或出或入，各迷闷失音。有亲吏隔驿墙，告都招讨使王宗俦。宗俦至，则徐入，一一提臂而出。视之，衣裾纤毫不毁，但惊悸不寐。讯之，云，被胡僧提入火中，所见皆同。宗信大怒，悉索诸僧立于前，令妓识之。有周和尚者，身长貌胡。皆曰，是此也。宗信遂鞭之数百，云有幻术。此僧乃一村夫，新落发，一无所解。又缚手足，欲取炽炭爇之。宗俦知其

屈，遂解之使逸。讫不知何妖怪。（出《王氏见闻》）

薛老峰

福州城中有乌石山，山有峰，大凿三字，曰“薛老峰”。癸卯岁，一夕风雨，闻山上如数千人喧噪之声。及旦，则薛老峰倒立，峰字反向上。城中石碑，皆自转侧。其年闰亡。（出《稽神录》）

欧阳璨

三传欧阳璨，住徐州南五十里。有故到城，薄晚方回。不一二里，已昏瞑矣。是夕阴晦。约行三十里，则夏雨大澍，雷电震发。路之半，有山林夹道，密林邃谷，而多鸇兽。生怖惧不已。既达山路，两势弥盛。俄见巨物出于面前，裁十余步。长丈余，色正白，亦不辨首足之状，但导前而行。生恐悸尤极，口常讽大悲神咒，欲朗讽之，口已噤矣，遂心存念之，三数遍则能言矣。诵之不辍，俄失其妖。去家渐近，雨亦稍止。自尔，昏瞑则不敢出庭户之间矣。（出《玉堂闲话》）

卷第三百六十七 妖怪九（人妖附）

妖怪 东柯院 王守贞 彭颢 吕师造
崔彦章 润州气 黄极 熊勋 王建封
广陵士人 张鏞 宗梦征 黄仁浚 孙德遵
人妖 东郡民 胡頊 乌程县人 李宣妻
赵宣母 马氏妇 杨欢妻 寿安男子
崔广宗 许州僧 田暉 元镐 无足妇人
娄逞 孟姬 黄崇嘏 白项鸦

妖怪

东柯院

陇城县有东柯僧院，甚有幽致。高槛可以眺远，虚窗可以来风。游人如市。忽一日，有妖异起。空中掷下瓦砾，扇扬灰尘，人莫敢正立。居僧晚夕不安，衣装道具，有时失之复得。有道士者闻之曰：“妖精安敢如是？余能去之。”院僧甚喜，促召至。道士入门，于殿上禹步，诵天蓬咒，其声甚厉。良久，失其冠。人见其空中掷过垣墙矣。复取之，结纓而冠，诵咒不已。逡巡。衣褌带解，裤并失。随身有小袱，贮符书法要，顷时又失之。道士遂狼狈而窜。累日后，邻村有人，于藩篱之下掘土，获其袱。县令杜延范，正直之人也。自往观之，曰：

“安有此事。”至则箕踞而坐。妖于空中，抛小书帖，纷纷然不知其数。多成绝句，凌谑杜令。记其一二曰：“虽共蒿兰伍，南朝有宗祖。莫打绿袍人，空中且歌舞。”又曰：“堪怜木边士，非儿不似女。瘦马上高山，登临何自苦。”延范觉之，亦遽还。其不记者，绝句甚多。又有巡官王昭纬，恃其血气方刚，往而诟詈，至则为大石中腰而回。（出《玉堂闲话》）

王守贞

徐州有寄褐道士王守贞，蓄妻子而不居宫观。行极凡鄙。常游太满宫，窃携道流所佩之箬而归，置于卧榻蓐席之下，覆以妇人之衣。褻黩尤甚。怪异数见：灯檠自行，猫儿语：“莫如此，莫如此。”不旬日，夫妻皆卒。（出《玉堂闲话》）

彭颢

宣州盐铁院官彭颢，常病数月，恍惚不乐。每出外厅，辄见俳優乐工数十人，皆长数寸。合奏，百戏并作，朱紫炫目。颢视之，或时欣笑，或愤懣，然无如之何。他人不见也。颢后病愈，亦无复见。后十余年，乃卒。（出《稽神录》）

吕师造

吕师造为池州刺史，颇聚敛。常嫁女于扬都，资送甚厚。

使家人送之，晚泊竹筱江岸上。忽有一道士，状若狂人，来去奔走。忽跃入舟，直穿舟中过。随其所经，火即大发。复登后船，火亦随之。凡所载之物，皆为煨烬，一老婢发亦尽，余人与船，了无所损。火灭，道士亦不复见。（出《稽神录》）

崔彦章

饶州史崔彦章，送客于城东。方宴，忽有小车，其色如金，高尺余，巡席而行，若有求觅。

遂止不行。彦章因即绝倒，舆归州而卒。（出《稽神录》）

润州气

戊子岁，润州有气如虹，五彩夺目。有首如驴，长数十丈。环厅事而行，三周而灭。占者曰：“厅中将有哭声，然非州府之咎也。”顷之，其国太后殂，发哀于此堂。（出《稽神录》）

黄极

甲午岁，江西馆驿巡官黄极，子妇生子男，一首两身相背，四手四足。建昌民家生牛，每一足，更附出一足。投之江中，翌日浮于水上。

里地陷，长数十步，广者数丈，狭者七八尺。其年，节度使徐知询卒。（出《稽神录》）

熊 勛

军吏熊勛，家于建康长乐漫之东。常日晚出，屋上有二物，大如卵，赤而有光，往来相驰逐。家人骇惧。有亲客壮勇，登屋捕之。得其一，乃辟繒綵包一鸡卵壳也。剖而焚之，臭闻数里。其一走去，不复来矣。家亦无恙。（出《稽神录》）

王建封

江南军使王建封，骄恣奢僭。筑大第于淮之南。暇日临街，坐窗下。见一老姬，携少女过于前。衣服褴褛，而姿色绝世。建封呼问之。云：“孤贫无依，乞食至此。”建封曰：“吾纳尔女，而给养尔终身，可乎？”姬欣然。建封即召入，命取新衣二袭以衣之。姬及女始脱故衣，皆为凝血，聚于地。旬月，建封被诛。（出《稽神录》）

广陵士人

广陵有士人，常张灯独寝。一夕，中夜而寤。忽有双髻青衣女子，资质甚丽，熟寐于其足。某知其妖物也，惧不敢近，复寝如故。向晓乃失，门户犹故扃闭。自是夜夜恒至。有术士，为书符，施髻中。其夜，佯寝以伺之。果见自门而入，径诣髻中，解取符。灯下视之，微笑。讫，复入置髻中，升床而寝。甚惧。后闻玉笥山有道士，符禁神妙，乃往访之。既登舟，遂

不至。途次豫章，暑夜，乘月行舟。时甚热，乃尽开船窗而寝。中夜，忽复见。寐于床后。某即潜起，急促其手足，投之江中，熵然有声。因尔遂绝。（出《稽神录》）

张 鏞

兖州录事参军张鏞者，少年时，尝居淄州。第中忽多鬼怪，唯不睹其形质。家僮辈捧执食馔，皆为鬼所搏，复置空器。或以器皿掷于空中，久之方堕。或舍自行于地，更相击触。又飞火块著人身，烧而不痛，若有诟詈之者，即砖石瓦砾，应声而至。

常有一儒生，不信其事，仗剑入宿于舍。其剑为瓦石所击，锋刃缺折。又有称禁咒者，将入其门，倏见瓦石交下，不能复前。宾客来者，或被搏其巾帻，掷致他所，至有露顶而逸者。如是累旬方已，其家竟亦无他。（出《玉堂闲话》）

宗梦征

晋蔡州巡官宗梦征，善医，居东京。

开运二年秋，解玉巷东有病者，夜深来召，乘马而至。将及四更，去解玉巷口民家门前，有一物，立而动，其形颇伟，若黑雾亭亭然。仆者前行，愕立毛竖，马亦鼻鸣耳耸不进。宗则强定心神，策马而去。比其患者之家，则不能诊脉，尤觉恍惚矣。

既归伏枕，凡六七日方愈。（出《玉堂闲话》）

黄仁浚

舒州司士参军黄仁浚，自言壬子岁，罢陇州汧阳主簿，至凤翔城。有文殊寺，寺中土偶数十躯，忽自然摇动，状如醉人，食顷不止。观者如堵，官司禁止之。至今未知其应。（出《稽神录》）

孙德遵

舒州都虞侯孙德遵，其家寝堂中铁灯擎，忽自摇动，如人撼之，至明日，有一婢偶至灯擎所，忽然尔仆地，遂卒。（出《稽神录》）

人妖

东郡民

汉建安中，东郡民家有怪事。无故瓮器自发，匍匐作声，若有人击。盘案在前，忽然便失。鸡生辄失子。如是数岁，人共恶之。乃多作美食，覆盖著一室中，阴藏户间伺之。果复来发。闻声，便闭户周旋。室中了无所见，乃暗以杖挝之。至久，于室隅闻有呻呼之声，乃开户视之。得一老翁，可百余岁，言语状貌，颇类于兽。遂周问，及于数里外得其家。云，失来十余年，得之哀喜。后岁余，复失之。闻陈留界复有怪如此，时

犹以为此翁。（出《搜神记》）

胡 瑛

夏县尉胡瑛，词人也。尝至金城县界，止于人家。人为具食，瑛未食，私出。及还，见一老母，长二尺，垂白寡发，据案而食，饼果且尽。其家新妇出，见而怒之，搏其耳，曳入户。瑛就而窥之，纳母于槛中，窥望两目如丹。瑛问其故，妇人曰：“此名为魅，乃七代祖姑也。寿三百余年而不死，其形转小。不须衣裳，不惧寒暑。锁之槛，终岁如常。忽得出槛，偷窃饭食得数斗。故号为魅。”瑛异之。所在言焉。（出《记闻》）

乌程县人

吴孙休时，乌程有人，因重疾愈而能响言，音闻十数里外。所闻之处，即若座间。其邻家，有子居外，久不归省。其父假之，使为责词。子闻之，以为鬼神，颠沛而归。亦不知所以然也。（出《广古今五行记》）

李宣妻

晋安帝义熙中，魏兴李宣妻樊氏，有娠，过期不孕。而额上有疮，儿穿之而出。（出《广古今五行记》）

赵宣母

长山赵宣母，妊身，臂上生疮，儿从疮中出。（出《广古今五行记》）

马氏妇

后蜀李势末年，马氏妇妊身，儿从肋下出，母子无恙。其年，势为桓温所灭。（出《广古今五行记》）

杨欢妻

宋孝武时，荆州人杨欢妻，于股中生女。及孝武崩，子业立。狂暴，被废见害。所生女，至齐犹存。（出《广古今五行记》）

寿安男子

寿安男子，不知姓名。肘拍板，鼻吹笛，口唱歌。能半面笑，半面啼。一乌犬解人语，应口所作，与人无殊。（出《朝

野金载》)

崔广宗

清河崔广宗者，开元中为蓟县令。犯法，张守珪致之极刑。广宗被梟首，而形体不死。家人舁归。每饥，即画地作饥字，家人遂屑食于颈孔中，饱即书止字。家人等有过犯，书令决之。如是三四岁，世情不替。更生一男。于一日书地云：“后日当死，宜备凶具。”如其言也。（出《广古今五行记》）

许州僧

许州有一老僧，自四十岁已后，每寝熟，即喉声如鼓簧，若成韵节。许州伶人伺其寝，即谱其声，按之丝竹，皆合古奏。僧觉，亦不自知。二十余年如此。（出《酉阳杂俎》）

田 暲

秀才田暲云，大和六年秋，凉州西县百姓妻，产一子。四手四足，一身分两面，顶上发一穗，长至足。时朝伯峻为县令。（《出酉阳杂俎》）

元 镐

故京兆少尹元镐，任虢县令日，怒一狱子王行约者。命曳之，去巾，既无毛发，而有两角，长三四寸。镐曰：“真牛头也。”遂舍之。（出《闻奇录》）

无足妇人

晋少主之代，有妇人，仪状端严，衣服铅粉，不下美人。而无腿足，繇带以下，像截而齐，余皆具备。其父载之于独车，自邺南游浚都，乞丐于市，日聚千人。至于深坊曲巷，华屋朱门，无所不至。时人嗟异，皆掷而施之。后京城获北戎间谍，官司案之，乃此妇为奸人之领袖。所听察甚多，遂戮之。（出《玉堂闲话》）

娄 逞

南齐东阳女子娄逞，变服诈为丈夫。粗会棋博，解文义。游公卿门。仕至扬州从事而事泄。明帝令东还，始作妇人服。叹曰：“有如此伎，还为老姬，岂不惜哉。”史臣曰：“此人妖也。阴为阳，事不可。”后崔惠景举事不成应之。（出《南史》）

孟 姬

彭城刘颇，常谓子婿进士王胜话，三原县南董店，店东壁，贞元末，有孟姬，年一百余而卒。店人悉曰张大夫店。颇自渭北入城，止于媪店。见有一媪，年只可六十已来。衣黄绸大裘，乌帻，跨门而坐焉。左卫李胄曹，名士广。其姬问广何官，广具答之。其媪曰：“此四卫耳，大好官。”广即问媪曰：“何以言之。”媪曰：“吾年二十六，嫁于张警为妻。”警为人多力，善骑射。郭汾阳之总朔方，此皆部制之郡。灵夏邠泾岐蒲是焉。吾夫张警，为汾阳所任，请重衣赐，常在汾阳左右。警之貌，酷相类吾。警卒，汾阳伤之。吾遂伪衣丈夫衣冠，投名为警弟，请事汾阳。汾阳大喜，令替缺。如此又寡居一十五年。自汾阳之薨，吾已年七十二。军中累奏，兼御史大夫。忽思茆独，遂嫁此店潘老为妇。迩来复诞二子，曰滔，曰渠。滔五十有四，渠年五十有二。”是二儿也，颇每心记之。与子婿王胜，话人间之异者。（出《乾鑿子》）

黄崇嘏

王蜀有伪相周庠者，初在邛南幕中，留司府事。时临邛县送失火人黄崇嘏，才下狱，便贡诗一章曰：“偶离幽隐住临邛，行止坚贞比涧松。何事政清如水镜，绊他野鹤向深笼。”周览诗，遂召见。称乡贡进士，年三十许，祇对详敏。即命释放。后数日，献歌。周极奇之，召于学院与诸生侄相伴。善棋琴，妙书画。翌日，荐摄府司户参军。颇有三语之称，胥吏畏伏，

案牍丽明。周既重其英聪，又美其风采。在任将逾一载，遂欲以女妻之。崇嘏又袖封状谢，仍贡诗一篇曰：“一辞拾翠碧江涯，贫守蓬茅但赋诗。自服蓝衫居板椽，永抛鸾镜画蛾眉。立身卓尔青松操，挺志铿然白璧姿。幕府若容为坦腹，愿天速变作男儿。”周览诗，惊骇不已，遂召见诘问。乃黄使君之女，幼失覆荫，唯与老奶同居，元未从人。周益仰贞洁，郡内咸皆叹异。旋乞罢，归临邛之旧隐，竟莫知存亡焉。（出《玉溪编事》）

白项鸦

契丹犯阙之初，所在群盗蜂起，戎人患之。陈州有一妇人，为贼帅，号曰白项鸦。年可四十许，形质粗短，发黄体黑。来诣戎王，袭男子姓名，衣中拜跪，皆为男子状。戎王召见，赐锦袍银带鞍马，署为怀化将军。委之招辑山东诸盗，赐与甚厚。伪燕王赵延寿，召问之。妇人自云，能左右驰射，被双鞬，日可行二百里。盘矛击剑，皆所善也。其属数千男子，皆役服之。人问有夫否，云，前后有夫数十人，少不如意，皆手刃之矣。闻者无不嗟愤。旬日在都下。乘马出入。又有一男子，亦乘马从之。此人妖也。北戎乱中夏，妇人称雄，皆阴盛之应。妇人后为兖州节度使符彦卿戮之。（出《玉堂闲话》）

卷第三百六十八 精怪一

杂器用（偶像附） 阳城县吏 桓玄 徐氏婢
江淮妇人 刘玄 游先朝 居延部落主 僧太琼 清江郡叟
韦训 卢赞善 柳崇 南中行者 曲秀才 虢国夫人

阳城县吏

魏景初中，阳城县吏家有怪。无故闻拍手相呼，伺无所见。其母夜作倦，就枕寢息。有顷，复闻灶下有呼曰：“文约，何以不见？”头下应曰：“我见枕，不能往，汝可就我。”至明，乃饭镬也。即聚烧之，怪遂绝。（出《搜神记》）

桓玄

东晋桓玄时，朱雀门下，忽有两小儿，通身如墨，相和作《芒笼歌》，路边小儿从而和之数十人。歌云：“芒笼茵，绳缚腹。车无轴，倚孤木”声甚哀楚，听者忘归。日既夕，二小儿还入建康县，至阁下，遂成一双漆鼓槌。鼓吏列云：“槌积久，比恒失之而复得，不意作人也。”明年春而桓玄败。言“车无轴，倚孤木”，“桓”字也。荆州送玄首，用败笼茵包裹之，又以芒绳束缚其尸，沉诸江中。悉如童谣所言尔。（出《续齐谐记》）

徐氏婢

东海徐氏婢兰，晋义熙中，忽患病，而拂拭异常。共伺察之，见扫帚从壁角来，趋婢床。乃取而焚之。（出《异苑》）

江淮妇人

江淮有妇人，为性多欲，存想不舍，日夜常醉。旦起，见屋后二少童，甚鲜洁，如宫小吏者。妇因欲抱持，忽成扫帚，取而焚之。（出《幽明录》）

刘玄

宋中山刘玄居越城。日暮，忽见一著乌裤褶来取火，面首无七孔，面莽党然。乃请师箠之。师曰：“此是家先代时物，久则为魅，杀人。

及其未有眼目，可早除之。”刘因执缚，刀断数下，乃变为一枕。此乃是祖父时枕也。（出《集异记》）

游先朝

广平游先朝。丧其妻。见一人著赤裤褶。知是魅。乃以刀斫之。良久。乃是己常著履也。（出《集异记》）

居延部落主

周静帝初，居延部落主勃都骨低，凌暴，奢逸好乐，居处甚盛。忽有人数十至门，一人先投刺曰：“省名部落主成多受。”因趋入。骨低问曰：“何故省名部落？”多受曰：“某等数人各殊，名字皆不别造。有姓马者，姓皮者，姓鹿者，姓熊者，姓獐者，姓卫者，姓班者，然皆名受。唯某帅名多受耳。”骨低曰：“君等悉似伶官，有何所解。”多受曰：“晓弄碗珠，性不爱俗，言皆经义。”骨低大喜曰：“目所未睹，有一优即前曰：“某等肚饥，臃臃怡怡皮漫绕身三匝。主人食若不充，开口终当不舍。”骨低悦，更命加食。一人曰：“某请弄大小相成，终始相生。”于是长人吞短人，肥人吞瘦人，相吞残两人。长者又曰：“请作终始相生耳。”于是吐下一人，吐者又吐一人，递相吐出，人数复足。骨低甚惊，因重赐赉遣之。明日又至，戏弄如初。连翻半月，骨低颇烦，不能设食。诸伶皆怒曰：“主人当以某等为幻术，请借郎君娘子试之。”于是持骨低儿女弟妹甥侄妻妾等，吞之于腹中。腹中皆啼呼请命，骨低惶怖。降阶顿首，哀乞亲属。伶者皆笑曰：“此无伤，不足忧。”即吐出之，亲属完全如初。骨低深怒，欲用衅杀之。因令密访之，见至一古宅基而灭。骨低令掘之，深数尺，于瓦砾下得一大木槛，中有皮袋数千。槛旁有谷麦，触即为灰。槛中得竹简书，文字磨灭，不可识。唯隐隐似有三数字，若是“陵”字。骨低知是诸袋为怪，欲举出焚之。诸袋因号呼槛中曰：“某等无命，寻合化灭。缘李都尉留水银在此，故得且存。某等即都尉李少卿般粮袋，屋崩平压。绵历岁月，今已有命。见为居延山神收作伶人，伏乞存情于神，不相残毁。自此不敢复

扰高居矣。”骨低利其水银，尽焚诸袋。无不为冤楚声，血流漂洒。焚讫，骨低房廊户牖，悉为冤痛之音，如焚袋时，月余日不止。其年，骨低举家病死。周岁，无复子遗。水银后亦失所在。（出《玄怪录》）

僧太琼

唐上都僧太琼者，能讲《仁王经》。开元初，讲于奉先县京遥村，遂止村寺。经两夏，于一日，持钵将上堂。阖门之次，有物坠檐前。时天才辨色，僧就视之，乃一初生儿，其襁褓甚新。僧惊异，遂袖之。将乞村人，行五六里，觉袖中轻。探之，乃一敝帚也。（出《酉阳杂俎》）

清江郡叟

唐开元中，清江郡叟常牧牛于郡南田间。忽闻有异声自地中发，叟与牧童数辈，俱惊走辟易。自是叟病热且甚。仅旬余，病少愈。梦一丈夫，衣青襦，顾谓叟曰：“迁我于开元观。”叟惊而寤，然不知其旨。后数日，又适野，复闻之。即以其事白于郡守。封君怒曰：“岂非昏而妄乎？”叱遣之。是夕，叟又梦衣青襦者告曰：“吾委迹于地下久矣，汝速出我，不然得疾。”叟大惧。及晓，与其子偕往郡南，即凿其地。约丈余，得一钟，色青，乃向所梦丈夫色衣也。遂再白于郡守，郡守置于开元观。是日辰时，不击忽自鸣，声极震响。清江之人。俱异而惊叹。郡守因其事上闻，玄宗诏宰臣林甫写其钟样，告示

天下。(出《宣室志》)

韦 训

唐京兆韦训，暇日于其家学中读《金刚经》。忽见门外绯裙妇人，长三丈，逾墙而入。遥捉其家先生，为捽发曳下地。又以手捉训，训以手抱《金刚经》遮身，仓卒得免。先生被曳至一家，人随而呼之，乃免。其鬼走入大粪堆中。先生遍身已蓝靛色，舌出长尺余。家人扶至学中，久之方苏。率村人掘粪堆中，深数尺，乃得一绯裙白衫破帛新妇子。焚于五达衢，其怪遂绝焉。(出《广异记》)

卢赞善

卢赞善家，有一瓷新妇子。经数载，其妻戏谓曰：“与君为妾。”卢因尔惘惘。恒见一妇人，卧于帐中。积久，意是瓷人为祟，送往寺中供养。有童人，晓于殿中扫地，见一妇人。问其由来，云是卢赞善妾，为大妇所妬，送来在此。其后见卢家人至，因言见妾事。赞善穷核本末，所见服色，是瓷人。遂命击碎。心头有血，大如鸡子。(出《广异记》)

柳 崇

越州兵曹柳崇，忽瘡生于头，呻吟不可忍。于是召术士夜

观之，云：“有一妇女绿裙，问之不应，在君窗下。急除之。”崇访窗下，止见一瓷妓女，极端正，绿瓷为饰。遂于铁臼捣碎而焚之，疮遂愈。（出《朝野僉载》）

南中行者

南中有僧院，院内有九子母象，装塑甚奇。尝有一行者，年少，给事诸僧。不数年，其人渐甚羸瘠，神思恍惚。诸僧颇怪之。有一僧，见此行者至夜入九子母堂寝宿，徐见一美妇人至，晚引同寝，已近一年矣。僧知塑象为怪，即坏之。自是不复更见，行者亦愈，即落发为沙门。（出《玉堂闲话》）

曲秀才

道士叶法善，精于符篆之术，上累拜为鸿胪卿，优礼特厚。法善居玄真观，常有朝客十余人诣之，解带淹留。满坐思酒，忽有人扣门，云，曲秀才。法善令人谓之曰：“方有朝寮，无暇晤语，幸吾子异日见临也。”语未毕，有一措大，傲睨直入。年二十许。肥白可观。笑揖诸公，居于末席，抗声谭论，援引今古。一坐不测，众耸观之。良久暂起，如风旋转。法善谓诸公曰：“此子突入，词辨如此。岂非妖魅为眩惑乎？试与诸公取剑备之。”曲生复至，扼腕抵掌，论难锋起，势不可当。法善密以小剑击之，随手丧元，坠于阶下，化为瓶盖。一坐惊惶惶遽，视其处所，乃盈瓶醴醢也，咸大笑。饮之，其味甚佳。坐客醉而抚其瓶曰：“曲生曲生，风味不可忘也，（出《开天

传信记》)

虢国夫人

长安有一贫僧，衣甚褴褛。卖一小猿，会人言，可以驰使。虢国夫人闻之，遽命僧至宅。僧既至，夫人见之，问其由。僧曰：“本住西蜀，居山二十余年。偶群猿过，遗下此小猿，怜悯收养，才半载以来，此小猿识人意，又会人言语，随指顾，无不应人使用。实不异一弟子耳。僧今昨至城郭。资用颇乏。无计保借得此小猿，故鬻之于市。”夫人曰：“今与僧束帛，可留此猿，我当养之。”僧乃感谢，留猿而去。其小猿旦夕在夫人左右，夫人甚爱怜之。后半载，杨贵妃遗夫人芝草，夫人唤小猿令看玩。小猿对夫人面前倒地，化为一小儿，容貌端妍，年可十四五。夫人甚怪，呵而问之。小儿曰：“我本姓袁。卖我僧昔在蜀山中。我偶随父入山采药，居林下三年，我父常以药苗啗我。忽一日，自不觉变身为猿。我父惧而弃我，所以被此僧收养，而至于夫人宅。我虽前日口不能言，我心中之事，略不遗忘也。自受恩育，甚欲述怀抱于夫人，恨不能言。每至深夜，唯自泣下。今不期却变人身，即不测尊意如何。”夫人奇之，遂命衣以锦衣，侍从随后。常秘密其事。又三年，小儿容貌甚美，贵妃曾屡顾之。复恐人见夺，因不令出，别安于小室。小儿唯嗜药物，夫人以侍婢常供饲药食，忽一日，小儿与此侍婢，俱化为猿。夫人怪异，令人射杀之，其小儿乃木人耳。（出《大唐奇事》）

卷第三百六十九 精怪二

杂器用 苏丕女 蒋惟岳 华阴村正 韦谅
东莱客 交城里人 岑顺 元无有 李楚宾

苏丕女

武功苏丕，天宝中为楚丘令，女适李氏。李氏素宠婢，因与丕女情好不笃。其婢求术者行魇蛊之法，以符埋李氏宅粪土中。又缚綵妇人形七枚，长尺余，藏于东墙窟内，而泥饰之，人不知也。

数岁，李氏及婢，相继死亡。女寡居四五年。魇蛊术成。綵妇人出游宅内，苏氏因尔疾发闷绝。李婢已死，莫知所由。

经一载，累求术士，禁咒备至，而不能制。后伺其复出，乃率数十人掩捉，得一枚。视其眉目形体悉具，在人手中，恒动不止。以刀斫之，血流于地，遂积柴焚之。其徒皆来焚所号叫，或在空中，或在地上。烧毕，宅中作炙人气。

翌日，皆白衣号哭，数日不已。其后半岁，累获六枚，悉焚之。唯一枚得而复逸，逐之，忽乃入粪土中。

苏氏率百余人掘粪，深七八尺，得桃符。符上朱书字，宛然可识。云：“李氏婢魇苏氏家女，作人七枚，在东壁上土瓮中。其后九年当成。”遂依破壁，又得一枚，丕女自尔无恙。（出《广异记》）

蒋惟岳

蒋惟岳，不惧鬼神。常独卧窗下，闻外有人声，岳祝云：“汝是冤魂，可入相见。若是闹鬼，无宜相惊。”

于是窅然排户，而欲升其床。见岳不惧，旋立壁下，有七人焉。问其所为，立而不对。岳以枕击之，皆走出户。因走趁，没于庭中。

明日掘之，得破车辐七枚，其怪遂绝。又其兄常患重疾，岳亲自看视。

夜深，又见三妇人鬼，至兄床前。叱退之，三遍，鬼悉倒地，久之走出。其兄遂愈。（出《广异记》）

华阴村正

华阴县七级赵村，村路因啮成谷，梁之以济往来。有村正常夜渡桥，见群小儿聚火为戏。村正知甚魅，射之，若中木声，火即灭。闻啾啾曰：“射著我阿连头。”村正上县回，寻之，见破车轮六七片，有头杪尚衔其箭者。（出《酉阳杂俎》）

韦 谅

乾元中，江宁县令韦谅堂前忽见小鬼，以下唇掩面，来至灯所，去又来。使人逐之，没于阶下。明旦，掘其没处，得一故门扇，长尺余，头作卷荷状。（出《广异记》）

东莱客

东都郡有馆亭，其西轩常有怪异。客有寝其下者，夜常闻有犬吠，声甚微。以烛视之，则一无所见，如是者累年矣。其后郡守命扃键为库。尝一夕月皎，有库吏见一犬甚小，苍色，自轩下环庭而走。库吏怪其与常犬异，因投石击之。其犬吠而去，入西轩下。明日，库吏以其事白于郡守。郡守命于西轩穷其迹，见门上狗有苍毛甚多，果库吏所见苍犬之色，众方悟焉。（出《宣室志》）

交城里人

交城县南十数里，常夜有怪见于人，多悸而病且死焉。里人患之久矣。其后里中人有执弧矢夜行者，县南见一魁然若巨人状，衣朱衣，以皂中蒙其首，缓步而来，欹偃若其醉者。里人惧，即引满而发，果中焉，其怪遂退。里人惧少解，即北走至旅舍，且语其事。明日，抵县城。见郭之西丹桂，有一矢贯其上，果里人之矢。取之以归，镞有血甚多。白于县令，令命焚之。由是县南无患。（出《宣室志》）

岑 顺

汝南岑顺字孝伯，少好学有文，老大尤精武略。旅于陕州，贫无第宅。其外族吕氏，有山宅，将废之，顺请居焉。人有劝

者，顺曰：“天命有常，何所惧耳！”卒居之。后岁余，顺常独坐书阁下，虽家人莫得入。夜中闻鼓鼙之声，不知所来，及出户则无闻。而独喜，自负之，以为石勒之祥也。祝之曰：“此必阴兵助我，若然，当示我以富贵期。”数夕后，梦一人被甲胄，前报曰：“金象将军使我语岑君，军城夜警，有喧诤者。蒙君见嘉，敢不敬命。君甚有厚禄，幸自爱也。既负壮志，能猥顾小国乎。今敌国犯垒，侧席委贤，钦味芳声，愿执旌钺。”顺谢曰：“将军天质英明，师真以律。猥烦德音，屈顾疵贱。然犬马之志，惟欲用之。”使者复命。顺忽然而寤，恍若自失，坐而思梦之征。俄然鼓角四起，声愈振厉。顺整巾下床，再拜祝之。须臾，户牖风生，帷帘飞扬。灯下忽有数百铁骑，飞驰左右。悉高数寸，而被坚执锐，星散遍地。倏闪之间，云阵四合。顺惊骇，定神气以观之。须臾，有卒赍书云：“将军传檄。”顺受之。云：“地连獯虺，戎马不息。向数十年，将老兵穷，姿霜卧甲。天设勅敌，势不可止。明公养素畜德，进业及时。屡承嘉音，愿托神契。然明公阳官，固当享大祿于圣世，今小国安敢望之？缘天那国北山贼合从，克日会战。事图子夜，否灭未期，良用惶骇。”顺谢之，室中益烛，坐观其变。夜半后，鼓角四发。先是东面壁下有鼠穴，化为城门。垒敌崔嵬。三奏金革，四门出兵，连旗万计，风驰云走，两皆列阵。其东壁下是天那军，西壁下金象军，部后各定。军师进曰：“天马斜飞度三止，上将横行系四方。辘车直入无回翔，六甲次第不乖行。”王曰：“善。”于是鼓之，两军俱有一马，斜去三尺止。又鼓之，各有一步卒，横行一尺。又鼓之，车进。如是鼓渐急而各出，物包矢石乱交。须臾之间，天那军大败奔溃，杀伤涂地。王单马南驰，数百人投西南隅，仅而免焉。先是西南有药，王栖臼中，化为城堡。金象军大振，收其甲卒，舆尸横地。顺俯

伏观之，于时一骑至禁，颙曰：“阴阳有厝，得之者昌。亭亭天威，风驱连激，一阵而胜，明公以为何如？”顺曰：“将军英贯白日，乘天用时，窃窥神化灵文，不胜庆快。”如是数日会战，胜败不常。王神貌伟然，雄姿罕俦。宴饌珍宴与顺，致宝贝明珠珠玑无限。顺遂荣于其中，所欲皆备焉。后遂与亲朋稍绝，闲间不出。家人异之，莫究其由。而顺颜色憔悴，为鬼气所中。亲戚共意有异，诘之不言。因饮以醇醪，醉而究泄之。其亲人僭备锹钺，因顺如厕而隔之。荷钺乱作，以掘室内，八九尺忽坎陷，是古墓也。墓有砖堂，其盟器悉多，甲冑数百，前有金床戏局，列马满枰，皆金铜成形，其干戈之事备矣。乃悟军师之词，乃像戏行马之势也。既而焚之，遂平其地。多得宝贝，皆墓内所畜者。顺阅之，恍然而醒，乃大吐，自此充悦，宅亦不复凶矣。时宝应元年也。（出《玄怪录》）

元无有

宝应中，有元无有，常以仲春末，独行维扬郊野。值日晚，风雨大至。时兵荒后，人户多逃，遂入路旁空庄。须臾霁止，斜月方出。无有坐北窗，忽闻西廊有行人声。未几，见月中有四人，衣冠皆异，相与谈谐，吟咏甚畅。乃云：“今夕如秋，风月若此，吾辈岂不为一言，以展平生之事也？”其一人即曰云云。吟咏既朗，无有听之具悉。其一衣冠长人即先吟曰：“齐纨鲁缟如霜雪，寥亮高声予所发。”其二黑衣冠短陋人诗曰：“嘉宾良会清夜时，煌煌灯烛我能持。”其三故弊黄衣冠人亦短陋，诗曰：“清冷之泉候朝汲，桑纆相牵常出入。”其四故黑衣冠人诗曰：“爨薪贮泉相煎熬，充他口腹我为劳。”无

有亦不以四人为异，四人亦不虞无有之在堂隍也。递相褒赏，羨其自负。则虽阮嗣宗《咏怀》，亦若不能加矣。四人迟明方归旧所，无有就寻之，堂中惟有故杵、灯、台、水桶、破铛，乃知四人，即此物所为也。（出《玄怪录》）

李楚宾

李楚宾者，楚人也。性刚傲，惟以畋猎为事。凡出猎，无不大获。时童元范家住青山，母尝染疾，昼常无苦，至夜即发。如是一载，医药备至，而绝无瘳减。时建中初，有善《易》者朱邕归豫章，路经范舍，邕为筮之。乃谓元范曰：“君今日未时，可具衫服，于道侧伺之，当有执弓挟矢过者。君能求之斯人，必愈君母之疾，且究其原矣。”元范如言，果得楚宾，张弓骤马至。元范拜请过舍，宾曰：“今早未有所获，君何见留？”元范以其母疾告之，宾许诺。元范备饮膳，遂宿楚宾于西庑。是夜，月明如昼。楚宾乃出户，见空中有一大鸟，飞来元范堂舍上，引喙啄屋，即闻堂中叫声，痛楚难忍。楚宾揆之曰：“此其妖魅也。”乃引弓射之，两发皆中，其鸟因而飞去，堂中哀痛之声亦止。至晓，楚宾谓元范曰：“吾昨夜已为子除母害矣。”乃与元范绕舍遍索，俱无所见。因至坏屋中，碓榘古址，有箭两只，所中箭处，皆有血光。元范遂以火燔之，精怪乃绝。母患自此平复。（出《集异记》）

卷第三百七十 精怪三

杂器用 国子监生 姚司马 崔珏 张秀才
河东街吏 韦协律兄 石从武 姜修 王屋薪者

国子监生

元和中，国子监学生周乙者，尝夜习业。忽见一小儿，鬅髻头，长二尺余，满颈碎光如星，荧荧可恶。戏弄笔砚，纷纭不止。学生素有胆，叱之稍却。复傍书案，因伺其所为。渐逼近，乙因擒之。踞坐哀求，辞颇苦切。天将晓。觉如物折声。视之，乃弊木构也，其上粘粟百余粒。（出《酉阳杂俎》）

姚司马

姚司马寄居邠州，宅枕一溪。有二小女，常戏钓溪中，未尝有获。忽挠竿，各得一物，若鱸者而毛，若鳖者而腮。其家异之，养于盆池。经夕，二女悉患精神恍惚。夜常明炷，对作戏。染蓝涅皂，未尝暂息，然莫见其所取也。时杨元卿在邠州，与姚有旧。姚因从事邠州。又历半年，女病弥甚。其家尝张灯戏钱，忽见二小手出灯影下。大言曰，乞一钱。家或唾之。又曰：“我是汝家女婿，何敢无礼？”一称乌郎。一称黄郎，后常与人家狎昵。杨元卿知之，因为求上都僧瞻。瞻善鬼神部，

持念，治病魅者多著效。瞻至姚家，标釭界绳，印手敕剑，召之。后设血食盆酒于界外。中夜，有物如牛，鼻于酒上。瞻乃匿剑，蹠步大言，极力刺之。其物匣刃而步，血流如注。瞻率左右，明炬索之，迹其血，至后宇角中，见若乌革囊，大可合箠，喘若鞞囊。盖乌郎也。遂毁薪焚杀之，臭闻十余里，一女即愈。自是风雨夜，门庭闻啾啾。次女犹病。瞻因立于前，举代折罗叱之。女恐怖叩额。瞻偶见其衣带上有一皂袋子，因令侍奴婢解视之，乃小龠也。遂搜其服玩，龠勘得一箠，箠中悉是丧家搭帐衣，衣色唯黄与皂耳。瞻假将满，不能已其魅，因归京。逾年，姚罢职入京，先诣瞻，为加功治之。涉旬，其女臂上肿起如沔，大如瓜。成瞻禁针刺，出血数合，竟差。（出《酉阳杂俎》）

崔 珏

元和中，博陵崔珏者，自汝郑来，侨居长安延福里。常一日，读书牖下。忽见一童，长不尽尺，露发衣黄，自北垣下，趋至榻前，且谓珏曰：“幸寄君砚席。可乎？”珏不应。又曰：“我尚壮，愿备指使，何见拒之深耶？”珏又不顾。已而上榻。跃然拱立。良久，于袖中出一小幅文书，致珏前，乃诗也。细字如粟，历然可辨。诗曰：“昔荷蒙恬惠，寻遭仲叔投。夫君不指使，何处觅银钩。”览讫，笑而谓曰：“既愿相从，无乃后悔耶？”其僮又出一诗，投于几上。诗曰：“学问从君有，诗书自我传。须知王逸少，名价动千年。”又曰：“吾无逸少之艺，虽得汝，安所用？”俄而又投一篇曰：“能令音信通千里，解致龙蛇运八行。惆怅江生不相赏，应缘自负好文章。”

珽戏曰：“恨汝非五色者。”其僮笑而下榻，遂趋北垣，入一穴中。珽即命仆发其下，得一管文笔。珽因取书，锋锐如新，用之月余。亦无他怪。（出《宣室志》）

张秀才

东都陶化里，有空宅。大和中，张秀才借得肆业，常忽忽不安。自念为男子，当抱慷慨之志，不宜恇怯以自软。因移入中堂以处之。夜深欹枕，乃见道士与僧徒各十五人，从堂中出。形容长短皆相似，排作六行。威仪容止，一一可敬。秀才以为灵仙所集，不敢惕息，因佯寝以窥之。良久，别有二物，展转于地。每一物各有二十一眼，内四眼，剡剡如火色。相驰逐，而目光眩转，害割有声。逡巡间，僧道三十人，或驰或走，或东或西，或南或北。道士一人，独立一处，则被一僧击而去之。其二物周流于僧道之中。未尝暂息。如此争相击搏，或分或聚。一人忽叫云：“卓绝矣！”言竟，僧道皆默然而息。乃见二物相谓曰：“向者群僧与道流，妙法绝高，然皆赖我二物，成其教行耳。不然，安得称卓绝哉？”秀才乃知必妖怪也，因以枕而掷之。僧道三十人与二物，一时惊走，曰：“不速去，吾辈且为措大所使也。”遂皆不见。明日，搜寻之，于壁角中得一败囊，中有长行子三十个，并骰子一双耳。（出《宣室志补遗》）

河东街吏

开成中，河东郡有吏，常中夜巡警街路。一夕天晴月朗，

乃至景福寺前。见一人俯而坐，交臂拥膝，身尽黑，居然不动。吏惧，因叱之。其人俯而不顾。叱且久，即扑其首。

忽举视，其面貌及异。长数尺，色白而瘦，状甚可惧，吏初惊仆于地，久之，稍能起。

因视之，已亡见矣。吏由是惧益甚，即驰归，具语于人。其后因重构景福寺门，发地，得一漆桶，凡深数尺，上有白泥合其首，果街吏所见。（出《宣室志》）

韦协律兄

太常协律韦生，有兄甚凶，自云平生无惧惮耳，闻有凶宅，必往独宿之。其弟话于同官，同官有试之者。

且闻延康东北角有马镇西宅，常多怪物，因领送其宅。具与酒肉，夜则皆去，独留之于大池之西孤亭中宿。韦生以饮酒且热，袒衣而寝。

夜半方寤，乃见一小儿，长可尺余，身短脚长，其色颇黑，自池中而出，冉冉前来，循阶而上，以至生前，生不为之动。乃言曰：“卧者恶物，直又顾我耶？”乃绕床而行。

须臾，生回枕仰卧，乃觉其物上床，生亦不动。逡巡，觉有两个小脚，缘于生脚上，冷如水铁，上彻于心，行步甚迟。生不动，候其渐行上，及于肚，生乃遽以手摸之，则一古铁鼎子，已欠一脚矣。

遂以衣带系之于床脚，明旦，众看之，具白其事。乃以杵碎其鼎，染染有血色。自是人皆信韦生之凶，而能绝宅之妖也。（出《异怪录》）

石从武

开成中，桂林裨将石从武，少善射，家染恶疾，长幼罕有全者。每深夜，见一人自外来，体有光耀。若此物至，则疾者呼吟加甚，医莫能效。从武他夕，操弓映户，以俟其来。俄而精物复至，从武射之，一发而中，焰光星散。命烛视之，乃家中旧使樟木灯擎，已倒矣。乃劈而燔之，弃灰河中。于是患者皆愈。（出《桂林风土记》）

姜 修

姜修者，并州酒家也。性不拘检，嗜酒，少有醒时，常喜与人对饮。并州人皆惧其淫于酒，或揖命，多避之，故修罕有交友。忽有一客。皂衣乌帽，身才三尺，腰阔数围，造修求酒。修饮之甚喜，乃与促席酌。客笑而言曰：“我平生好酒，然每恨腹内酒不常满。若腹满，则既安且乐。若其不满，我则甚无谓矣。君能容我久托迹乎？我尝慕君高义，幸吾人有以待之。”修曰：“子能与我同好，真吾徒也，当无间耳。”遂相与席地饮酒。客饮近三石，不醉。修甚讶之，又且意其异人，起拜之，以问其乡闾姓氏焉，复问何道能多饮邪。客曰：“吾姓成，名德器。其先多止郊野，偶造化之垂恩，使我效用于时耳。我今既老，复自得道，能饮酒。若满腹，可五石也。满则稍安。”修闻此语，复命酒饮之。俄至五石，客方酣醉，狂歌狂舞。自叹曰：“乐哉乐哉！”遂仆于地。修认极醉，令家僮扶于室内。至室客忽跃起，惊走而出。家人遂因逐之，见客误抵一石，

割然有声，寻不见。至晓睹之，乃一多年酒瓮，已破矣。（出《潇湘录》）

王屋薪者

王屋山有老僧，常独居一茅庵，朝夕持念，唯采药苗及松实食之。每食后，恒必自寻溪涧以澡浴。数年在山中，人稍知之。忽一日，有道士衣敝衣，坚求老僧一宵宿止。老僧性僻，复恶其尘杂甚，不允。道士再三言曰：“佛与道不相疏，混沌已来，方知有佛。师今佛弟子，我今道弟子，何不见容一宵，陪清论耳？”老僧曰：“我佛弟子也，故不知有道之可比佛也。”道士曰：“夫道者，居亿劫之前，而能生天生人生万物，使有天地，有人，有万物，则我之道也。亿劫之前，人皆知而尊之，而师今不知，即非人也。”老僧曰：“我佛恒河沙劫，皆独称世尊。大庇众生，恩普天地，又岂闻道能争衡？我且述释迦佛世尊，是国王之子。其始也。舍王位，入雪山，乘曩劫之功，证当今之果。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故使外道邪魔，悉皆降伏。至于今日。就不闻之。尔之老君，是谁之子？何处修行？教迹之间，未闻有益，岂得与我佛同日而言？”道士曰：“老君降生于天，为此劫之道祖，始出于周。浮紫气，乘白鹿，人孰不闻？至于三岛之事。十州之景，三十六洞之神仙，二十四化之灵异，五尺童子，皆能知之。岂独师以庸庸之见而敢蔑耶？若以尔佛，舍父逾城，受穿膝之苦，而与外道角胜，又安足道哉？以此言之，佛只是群魔之中一强梁者耳。”我天地人与万物，本不赖尔佛而生。今无佛，必不损天地人之万物也。千万勿自言世尊，自言世尊，世必不尊之，无自称尊耳。老僧

作色曰：“须要此等人。设无此等。即顿空却阿毗地狱矣。”道士大怒，伸臂而前，拟击老僧。僧但合掌闭目。须臾，有一负薪者过，见而怪之，知老僧与道士争佛道优劣。负薪者攘袂而呵曰：“二子俱父母所生而不养，处帝王之土而不臣，不耕而食，不蚕而衣，不但偷生于人间，复更以他佛道争优劣耶。无居我山，挠乱我山居之人。”遂遽焚其茅庵，仗伐薪之斧，皆欲杀之。老僧惊走入地，化为一铁铮。道士亦寻化一龟背骨，乃知其皆精怪耳。（出《潇湘录》）

卷第三百七十一 精怪四

杂器用 独孤彦 姚康成 马举 吉州渔者
凶器上 梁氏 曹惠 奚不疑

杂器用

独孤彦

建中末，有独孤彦者，尝客于淮泗间。会天大风，舟不得进，因泊于岸。一夕步月登陆，至一佛寺中，寺僧悉赴里民会去，彦步绕于庭。俄有二丈夫来。一人身甚长，衣黑衣，称姓甲，名侵讦，第五。一人身广而短，衣青衣，称姓曾，名元。与彦揖而语，其吐论玄微，出于人表。彦素耽奇奥，常与方外士议语，且有年矣。至于玄门释氏，靡不穷其指归。乃遇二人，则自以为不能加也，窃奇之，且将师焉。因再拜请曰：“某好奇者，今日幸遇先生，愿为门弟子，其可乎？”二人谢曰：“何敢？”彦因征其所自。黑衣者曰：“吾之先，本卢氏，吾少以刚劲闻。大凡物有滞而不通者，必侵犯以讦悟之。时皆谓我为‘侵讦’，因名之。其后适野，遇仇家击断，遂易姓甲氏，且逃其患。又吾素精药术，尝侍忝医之职。非不能精熟，而升降上下，即假手于人。后以年老力衰，上欲以我为折腰吏，吾固辞免，退居田间。吾有舅氏，常为同僚。其行止起居，未尝不俱。然我自摈弃，常思吾舅。直以用舍殊，致分不见矣。今

夕君子问我，我得以语平生事，幸何甚哉！”语罢，曾元曰：“吾之先，陶唐氏之后也。唯陶唐之官，受姓于姚曾者，与子孙以字为氏，故为曾氏焉，我其后也。吾早从莱侯，居推署之职，职当要热。素以褊躁，又当负气以凌上，由是遭下流沸腾之谤，因而解去。盖吾忠烈之罪。我自弃置，处尘土之间，且有年矣。甘同瓦砾。岂敢他望乎？然日昔与吾父遭事。吾父性坚正，虽鼎镬不避其危。矧人之急，要赴汤蹈火，人亦以此重之。今拘于旧职，窘若囚系。余以父弃擿之故，不近于父，迨今亦数岁。足下有问，又安敢默乎？”语未卒，寺僧俱归。二人见之，若有所惧，即驰去，数十步已亡见矣。彦讯僧，僧曰：“吾居此寺且久，未尝见焉，惧为怪耳。”彦奇其才，且异之，因祈其名氏。久而悟曰：“所闻曾元者，岂非‘甑’乎？夫文，以附‘曾’，是‘甑’字也。名元者，盖以‘瓦’中之画，致瓦字之上，其义在矣。甲侵讦者，岂非铁杵乎？且以‘午木’是‘杵’字。姓甲者，东方甲乙木也。第五者，亦假午字也。推是而辩，其杵字乎？名侵讦者，盖反其语为全截。以‘截’附‘全’，是‘铁’字也。总而辩焉，得非甑及铁杵耶！”明日，即命穷其迹，果于朽坏中，得一杵而铁者。又一甑自中分，盖用之余者。彦大异之，尽符其解也。（出《宣室志》）

姚康成

太原掌书记姚康成，奉使之汧陇。会节使交代，八蕃使回，邮馆填咽。遂假邢君牙旧宅，设中室，以为休息之所。其宅久空废，庭木森然。康成昼为公宴所牵，夜则醉归，及明复出，

未尝暂歇于此。一夜，自军城归早，其属有博戏之会，故得不醉焉。而坐堂中，因命茶，又复召客，客无至者。乃命馆人取酒，遍赐仆使，以慰其道路之勤。既而皆醉，康成就寝。二更后，月色如练，因披衣而起，出于宅门，独步移时，方归入院。遥见一人，入一廊房内，寻闻数人饮乐之声。康成乃蹑履而听之，聆其言语吟啸，即非仆夫也。因坐于门侧，且窥伺之。仍闻曰：“诸公知近日时人所作，皆务一时巧丽。其于托情喻己。体物赋怀，皆失之矣。”又曰：“今三人可各赋一篇，以取乐乎。”皆曰善。乃见一人，细长而甚黑，吟曰：“昔人炎炎徒自知，今无烽灶欲何为。可怜国柄全无用，曾见人人下第时。”又见一人，亦长细而黄，面多疮孔，而吟曰：“当时得意气填心，一曲君前值万金。今日不如庭下竹，风来犹得学龙吟。”又一人肥短，鬓发垂散，而吟曰：“头焦鬓秃但心存，力尽尘埃不复论。莫笑今来同腐草，曾经终日扫朱门。”康成不觉失声，大赞其美。因推门求之，则皆失矣。俟晓，召舒吏询之，曰：“近并无此色人。”康心疑其必魅精也，遂寻其处。方见有铁铍子一柄，破笛一管，一秃黍穰帚而已。康成不欲伤之，遂各埋于他处。（出《灵怪集》）

马 举

马举镇淮南日，有人携一棋局献之，皆饰以珠玉。举与钱千万而纳焉。数日，忽失其所在。举命求之，未得。而忽有一叟，策杖诣门，请见举。多言兵法，举遥坐以问之。叟曰：“方今正用兵之时也，公何不求兵机战术，而将御寇仇。若不如是，又何作镇之为也？”公曰：“仆且治疲民，未暇于兵机

战法也。幸先生辱顾，其何以教之？”老叟曰：“夫兵法不可废也，废则乱生，乱生则民疲，而治则非所闻。曷若先以法而治兵，兵治而后将校精，将校精而后士卒勇。且夫将校者，在乎识虚盈，明向背，冒矢石，触锋刃也。士卒者，在乎赴汤蹈火，出死入生，不旋踵而一焉。今公既为列藩连帅，当有为帅之才，不可旷职也。”举曰：“敢问为帅之事何如？”叟曰：“夫为帅也，必先取胜地，次对于敌军。用一卒，必思之于生死。见一路，必察之于出入。至于冲关入劫，虽军中之余事，亦不可忘也。仍有全小而舍大，急杀而屡逃。据其险地，张其疑兵。妙在急攻，不可持疑也。其或迟速未决，险易相悬，前进不能，差须求活。屡胜必败，慎在欺敌。若深测此术，则为帅之道毕矣。”举惊异之，谓叟曰：“先生何许人？何学之深耶？”叟曰：“余南山木强之人也。自幼好奇尚异，人人多以为有韬玉含珠之誉。屡经战争，故尽识兵家之事。但乾坤之内，物无不衰。况假合之体，殊不坚牢，岂得更久耶？聊得晤言，一述兵家之要耳，幸明公稍留意焉。”因遽辞，公坚留，延于客馆。至夜，令左右召之，见室内唯一棋局耳，乃是所失之者。公知其精怪，遂令左右以古镜照之，棋局忽跃起，坠地而碎，似不能变化。公甚惊异，乃令尽焚之。（出《潇湘录》）

吉州渔者

吉州龙兴观有巨钟，上有文曰：“晋元康年铸。”钟顶有一窍，古老相传，则天时，钟声震长安。遂有诏凿之，其窍是也。天祐年中，忽一夜失钟所在，至旦如故。见蒲牢有血痕并煮草，煮草者，江南水草也，叶如薤，随水浅深而生。观前大

江，数夜，居人闻江水风浪之声。至旦，有渔者，见江心有一红旗，水上流下。渔者棹小舟往接取之，则见金鳞光，波涛汹涌，渔者急回。始知蒲牢斗伤江龙（出《玉堂闲话》）

凶器上

梁 氏

后魏洛阳阜财里，有开善寺，京兆人韦英宅也。英早卒，其妻梁，不治丧而嫁，更纳河内向子集为夫。虽云改嫁，仍居英宅。英闻梁嫁，白日来归。乘马，将数人，至于庭前，呼曰：“阿梁，卿忘我也。”子集惊怖，张弓射之，应箭而倒，即变为桃人。所骑之马，亦化为茅马。从者数人，尽为蒲人。梁氏惶惧，舍宅为寺。（出《洛阳伽蓝记》）

曹 惠

武德初，有曹惠为江州参军。官舍有佛堂，堂中有二木偶人，长尺余，雕饰甚巧妙，丹青剥落。惠因持归与稚儿。后稚儿方食饼，木偶引手请之。儿惊报惠，惠笑曰：“取木偶来。”即言曰：“轻素自有名，何呼木偶？”于是转盼驰走，无异于人。惠问曰：“汝何时物，颇能作怪？”轻素与轻红曰：“是宣城太守谢家俑偶。当时天下工巧，皆不及沈隐侯家老苍头孝忠也。轻素、轻红，即孝忠所造。隐侯哀宣城无常，葬日故有此赠。时素圻中，方持汤与乐夫人濯足，闻外有持兵称敕

声。夫人畏惧，跣足化为白螭。

少顷，二贼执炬至，尽掠财物。谢郎持舒瑟瑟环，亦为贼敲颞脱之。贼人照见轻红等曰：‘二明器不恶，可与小儿为戏具。’遂持出，时天平二年也。自尔流落数家。陈末，麦铁杖犹子将至此。”

惠又问曰：“曾闻谢宣城婚王敬则女，尔何遽云乐夫人？”轻素曰：“王氏乃生前之妻，乐氏乃冥婚耳。王氏本屠酤种，性粗率多力，至冥中，犹与宣城不睦。伺宣城严颜，则礲石拄关，以为威胁。宣城自密启于天帝，许逐之，二女一男，悉随母归矣。遂再娶乐彦辅第八女，美姿质，善书，好弹琴，尤与殷东阳仲文、谢荆州晦夫人相得，日恣追寻。”

宣城常云：“我才方古词人，唯不及东阿耳。其余文士，皆吾机中之肉，可以宰割矣。”见为南曹典铨郎，与潘黄门同列，乘肥衣轻，贵于生前百倍。然十月一朝晋宋齐梁，可以为劳，近闻亦已停矣。”惠又问曰：“汝二人灵异若此，吾欲舍汝如何？”

即皆言曰：“以轻素等变化，虽无不可，君意如不放，终不能逃。庐山山神，欲取轻素为舞姬久矣，今此奉辞，便当受彼荣富。然君能终恩，请命画工，便赐粉黛。”惠即令工人为图之，使搯锦绣。轻素笑曰：“此度非论舞伎，亦当彼夫人。无以奉酬，请以微言留别。百代之中。但以他人会者，无不为忠臣，居大位矣。鸡角入骨，紫鹤吃黄鼠。申不害。五通泉室。为六代吉昌。”

后有人祷庐山神，女巫言神君新纳二妾，要翠钗花簪，汝宜求之，当降大福。”祷者求而焚之，遂如愿焉。惠亦不能知其微言，访之时贤，皆不悟。或云，中书令岑文本识其三句，亦不人为说。（出《玄怪录》）

窦不疑

武德功臣孙窦不疑，为中郎将，告老归家。家在太原，宅于北郭阳曲县。不疑为人勇，有胆力，少而任侠。常结伴十数人，斗鸡走狗，樗蒲一掷数万，皆以意气相期。而太原城东北数里，常有道鬼，身長二丈。每阴雨昏黑后，多出。人见之，或怖而死。诸少年言曰：“能往射道鬼者，与钱五千。”余人无言，唯不疑请行。迨昏而往。众曰：“此人出城便潜藏，而夜给我以射，其可信乎？盍密随之？”不疑既至魅所，鬼正出行。不疑逐而射之，鬼被箭走。不疑追之，凡中三矢，鬼自投于岸下，不疑乃还。诸人笑而迎之，谓不疑曰：“吾恐子潜而给我，故密随子，乃知子胆力若此。”因授之财，不疑尽以饮焉。明日，往寻所射岸下，得一方相，身则编荆也，其傍仍得三矢，自是道鬼遂亡，不疑亦从此以雄勇闻。及归老，七十余矣，而意气不衰。天宝二年冬十月，不疑往阳曲，从人饮，饮酣欲返，主苦留之。不疑尽令从者皆留，己独乘马，昏后归太原。阳曲去州三舍，不疑驰还。其间则沙场也，狐狸鬼火丛聚，更无居人。其夜，忽见道左右皆为店肆，连延不绝。时月满云薄，不疑怪之。俄而店肆转众，有诸男女，或歌或舞，饮酒作乐，或结伴踏蹄。有童子百余人，围不疑马，踏蹄且歌，马不得行。道有树，不疑折其柯，长且大，以击。歌者走，而不疑得前。又至逆旅，复见二百余人，身長且大，衣服甚盛，来绕不疑，踏蹄歌焉。不疑大怒，又以树柯击之，长人皆失。不疑恐，以所见非常，乃下道驰。将投村野，忽得一处百余家，屋宇甚盛。不疑叩门求宿，皆无人应，虽甚叫击，人犹不出。村中有庙，不疑入之，系马于柱，据阶而坐。时朗月，夜未半，

有妇人素服靓妆，突门而入，直向不疑再拜。问之，妇人曰：“吾见夫婿独居，故此相偶。”不疑曰：“孰为夫婿？”妇人曰：“公即其人也。”不疑知是魅，击之，妇人乃去。厅房内有床，不疑息焉。忽梁间有物，坠于其腹，大如盆盎。不疑殴之，则为犬音。自投床下，化为火人，长二尺余，光明照耀，入于壁中，因尔不见。不疑又出户，乘马而去，遂得入林木中憩止，天晓不能去。会其家求而得之，已愚且丧魂矣。异之还，犹说其所见。乃病月余年。（出《纪闻》）

卷第三百七十二 精怪五

凶器下 桓彦范 蔡四 李华 商乡人 卢涵 张不疑

桓彦范

扶阳王桓彦范，少放诞，有大节，不饰细行。常与诸客游侠，饮于荒泽中。日暮，诸客罢散，范与数人大醉，遂卧泽中。二更后，忽有一物，长丈余，大十围，手持矛戟，瞋目大唤，直来趋范等。众皆俯伏不动，范有胆力，乃奋起叫呼，张拳而前，其物乃返走。遇一大柳树，范手断一枝，持以击之，其声策策，如中虚物。数下，乃匍匐而走。范逐之愈急，因入古圻中。洎明就视，乃是一败方相焉。（出《广异记》）

蔡 四

颖阳蔡四者，文词之士也。天宝初，家于陈留之浚仪。吟咏之际，每有一鬼来登其榻，或问义，或赏诗。蔡问君何鬼神，忽此降顾。鬼曰：“我姓王，最大。慕君才德而来耳。”蔡初甚惊惧，后稍狎之。其鬼每至，恒以王大蔡氏相呼，言笑欢乐。蔡氏故人有小奴，见鬼，试令观之，其奴战栗。问其形，云：“有大鬼，长丈余，余小鬼数人在后。”蔡氏后作小木屋，置宅西南隅，植诸果木其外。候鬼至，谓曰：“人神道殊，君所

知也。昨与君造小舍，宜安堵。”鬼甚喜，辞谢主人。其后每言笑毕，便入此居偃息，以为常矣。久之，谓蔡氏曰：“我欲嫁女，暂借君宅。”蔡氏不许曰：“老亲在堂，若染鬼气，必不安稳。君宜别求宅也。”鬼云：“大夫人堂，但闭之，必当不入。余借七日耳。”蔡氏不得已借焉，七日之后方还住，而安稳无他事也。

后数日，云：“设斋。”凭蔡为借食器及帐幕等。蔡云：“初不识他人，唯借己物。”因问欲于何处设斋。云：“近在繁台北。世间月午，即地下斋时。”问至时欲往相看，得乎？曰：“何适不可。”蔡氏以鬼，举家持千手千眼咒，家人清净，鬼即不来。盛食荤血，其鬼必至。欲至其斋，家人皆精心念诵，着新净衣，乘月往繁台。遥见帐幕僧徒极盛，家人并诵咒，前逼之。见鬼惶遽纷披，知其惧人，乃益前进。既至，翕然而散。其王大者，与徒侣十余人北行。蔡氏随之，可五六里。至一墓林，乃没，记其所而还。明与家人往视之，是一废墓，中有盟器数十，当圻者最大，额上作“王”字。蔡曰：“斯其王大乎。”积火焚之，其鬼遂绝。（出《广异记》）

李 华

唐吏部员外李华，幼时与流辈五六人，在济源山庄读书。半年后，有一老人，须眉雪色，恒持一裹石，大如拳。每日至晚，即骑院墙坐，以石掷华等，当窗前后。数月，居者苦之。邻有秦别将，善射知名。华自往诣之，具说其事。秦欣然持弓，至山所伺之。及晚复来，投石不已。秦乃于隙中纵矢，一发便中，视之，乃木盟器。（出《广异记》）

商乡人

近世有人，旅行商乡之郊。初与一人同行，数日，忽谓人曰：“我乃是鬼。为家中明器叛逆，日夜战斗，欲假一言：以定祸乱。将如之何？”云：“苟可成事，无所惮。”会日晚，道左方至一大坟。鬼指坟，言：“是己冢，君于冢前大呼，有敕斩金银部落。如是毕矣。”鬼言讫，入冢中，人便宣敕。须臾间，斩决之声。有顷，鬼从中出，手持金银人马数枚，头悉斩落。谓人曰：“得此足一生福，以报恩耳。”人至西京，为长安捉事人所告。县官云：“此古器，当是破冢得之。”人以实对。县白尹，奏其事。发使人随开冢，得金银人马，斩头落者数百枚。（出《广异记》）

卢 涵

开成中，有卢涵学究，家于洛下，有庄于万安山之阴。夏麦既登，时果又熟，遂独跨小马造其庄。去十余里，见大柏林之畔，有新洁室数间，而作店肆。时日欲沉，涵因憩马。睹一双鬟，甚有媚态。诘之，云是耿将军守茔青衣，父兄不在。涵悦之，与语。言多巧丽，意甚虚襟，盼睐明眸，转资态度。谓涵曰：“有少许家酝，郎君能饮三两杯否？”涵曰：“不恶。”遂捧古铜樽而出，与涵饮极欢。青衣遂击席而讴，送卢生酒曰：“独持巾栉掩玄关，小帐无人烛影残。昔日罗衣今化尽，白杨风起陇头寒。”涵恶其词之不称，但不晓其理。酒尽，青衣谓涵曰：“更与郎君入室添杯去。”秉烛挈樽而入。涵蹶足

窥之，见悬大乌蛇，以刀刺蛇之血，滴于樽中，以变为酒。涵大恐栗，方悟怪魅，遂掷出户，解小马而走。青衣连呼数声曰：“今夕事须留郎君一宵，且不得去。”知势不可，又呼东边方大：“且与我趁，取遮郎君。”俄闻柏林中，有一大汉，应声甚伟。须臾回顾，有物如大枯树而趋，举足甚沉重，相去百余步。涵但疾加鞭，又经一小柏林中，有一巨物，隐隐雪白处。有人言云：“今宵必须擒取此人，不然者，明晨君当受祸。”涵闻之，愈怖怯。及庄门，已三更。扃户闃然，唯有数乘空车在门外。群羊方咀草次，更无人物。涵弃马，潜跼于车箱之下。窥见大汉径抵门，墙极高，只及斯人腰跨。手持戟，瞻视庄内。遂以戟刺庄内小儿，但见小儿手足捞空，于戟之巅，只无声耳。良久而去。涵度其已远，方能起扣门。庄客乃启关，惊涵之夜至。喘汗而不能言。及旦，忽闻庄院内客哭声。云：“三岁小儿，因昨宵寐而不苏矣。”涵甚恶之，遂率家僮及庄客十余人，持刀斧弓矢而究之。但见夜来饮处，空逃户环屋数间而已，更无人物。遂搜柏林中，见一大盟器婢子，高二尺许，傍有乌蛇一条，已毙。又东畔柏林中，见一大方相骨。遂俱毁拆而焚之。寻夜来白物而言者，即是人白骨一具。肢节筋缀，而不欠分毫。锻以铜斧，终无缺损。遂投之于堑而已。涵本有风疾，因饮蛇酒而愈焉。（出《传奇》）

张不疑

南阳张不疑，开成四年，宏词登科，授秘书。游京。假丐于诸侯回。以家远无人，患其孤寂，寓官京国。欲市青衣，散耳目于闾里间。旬月内，亦累有呈告者，适憎貌未偶。月余，

牙人来云：“有新鬻仆者，请阅焉。”不疑与期于翌日。及所约时至，抵其家，有披朱衣牙笏者，称前浙西胡司马。揖不疑就位，与语甚爽朗。云：“某少曾在名场，几及成事，曩以当家使于南海，蒙携引数年。记于岭中。偶获婢仆等三数十人，自浙右以历南荆，货鬻殆尽，今但有六七人。承牙人致君子至焉。”语毕，一青衣捧小盘，各设于宾主位，俄携银樽金盏，醪醴芳新，馨香扑鼻。不疑奉道，常御酒止肉。是日，不觉饮数杯。余命诸青衣六七人，并列于庭，曰：“唯所选耳。”不疑曰：“某以乏于仆使，今唯有钱六万，愿贡其价。却望高明，度六万之直者一人以示之。”朱衣人曰：“某价翔庠各有差等。”遂指一丫鬟重耳者曰：“春条可以偿耳。”不疑睹之，则果是私目者矣。即日操契符金。春条善书录，音旨清婉，所有指使，无不惬意，又好学。月余日，潜为小诗，往往自于户牖间题诗云：“幽室锁妖艳，无人兰蕙芳。春风三十载，不尽罗衣香。”不疑深惜其才貌明慧。如此两月余。不疑素有礼奉门徒尊师，居旻天观。相见，因谓不疑曰：“郎君有邪气绝多。”不疑莫知所自。尊师曰：“得无新聘否？”不疑曰：“聘纳则无，市一婢耳。”尊师曰：“祸矣。”不疑恐，遂问计焉。尊师曰：“明旦告归，慎勿令觉。”明早，尊师至，谓不疑曰：“唤怪物出来。”不疑召春条，泣于屏幕间，亟呼之，终不出来。尊师曰：“果怪物耳。”斥于室内，闭之。尊师焚香作法，以水向东而喷者三。谓不疑曰：“可往观之，何如也？”不疑视之曰：“大抵是旧貌，但短小尺寸间耳。”尊师曰：“未也。”复作法禹步，又以水向门而喷者三。谓不疑曰：“可更视之，何如也。”不疑视之，长尺余，小小许，僵立不动。不疑更前视之，乃仆地，扑然作声。视之。一朽盟器。背上题曰“春条”，其衣服若蝉蜕然，系结仍旧。不疑大惊。尊师曰：“此虽

然腰腹间已合有异。”令不疑命刀劈之，腰颈间果有血，浸润于木矣。遂焚之。尊师曰：“向使血遍体，则郎君一家，皆遭此物也。”自是不疑郁悒无已，岂有与明器同居而不之省，殆非永年。每一念至，惘然数日，如有所失。因得沉痼，遂请告归宁。明年，为江西辟。至日使淮南。中路府罢。又明年八月而卒。卒后一日，尊夫人继歿。道士之言果验。（出《博异志》）

又

一说，张不疑常与道士共辨往来。道士将他适，乃诫不疑曰：“君有重厄，不宜居太夫人膝下，又不可进买婢仆之辈。某去矣，幸勉之。”不疑即启母卢氏，卢氏素奉道，常日亦多在别所求静。因持寺院以居，不疑旦问省。数月，有牙僧言：“有崔氏孀妇甚贫，有妓女四人，皆鬻之。今有一婢曰金釭，有姿首，最其所惜者。今贫不得已，将欲货之。”不疑喜，遂令召至，即酬其价十五万而获焉。宠侍无比。金釭美言笑，明利轻便，事不疑，皆先意而知。不疑愈惑之。无几，道士诣门。及见不疑，言色惨沮，吁叹不已。不疑诘之，道士曰：“嘻！祸已成，无奈何矣。非独于君，太夫人亦不免矣。”不疑惊怛，起曰：“别后皆如师教，尊长寓居佛寺，某守道殊不敢怠，不知何以致祸。且如之何？”哀祈备至。道士曰：“皆无计矣。但为君辨明之。”因诘其别后有所进者，不疑曰：“家少人力，昨唯买二婢耳。”道士曰：“可见乎？”不疑即召之，金釭不肯出。不疑连促之，终不出。不疑自诘之，即至。道士曰：“即此是矣。”金釭大骂曰：“婢有过，鞭撻之可也。不要，鬻之可也。一百五十千尚在，何所忧乎？何物道士，预人家事耶。”

道士曰：“惜之乎？”不疑曰：“此事唯尊师命，敢不听德？”道士即以拄杖击其头，沓然有声，如击木，遂倒，乃一盟器女子也，背书其名。道士命掘之，五六尺得古墓，柩傍有盟器四五，制作悉类所焚者。一百五十千，在柩前俨然，即不疑买婢之资也。复之，不疑恟恟发疾。累月而卒。亲卢氏，旬日继歿焉。（出《博异记》）

卷第三百七十三 精怪六

火 贾耽 刘希昂 范璋
胡荣 杨祯卢郁 刘威士 马希范

火

贾 耽

唐相贾耽退归第，急令召上东门卒至，耽严戒之曰：“明日当午，有异色人入门，尔必痛击之，死且无妨。”门卒稟命。自巳至午，果有二尼，自东百步，相序而至，更无他异。直至门，其尼施朱傅粉，冶容艳佚，如媚人之妇。其内服殷红，下饰亦红，二尼悉然。卒计曰：“尼髡未之有也。”因以挝痛击之，伤脑流血，叫号称冤，返走，疾如奔马。旋击，又旋伤其足，殆狼籍毁裂。百步已上，落草映树，已失所在，更无踪焉。门卒报耽，具述别无异色，只遇二尼衣服容色之异。耽曰：“打得死否？”具对伤脑折足，痛楚殆极，但打不死而失所在，无可寻之。耽叹曰：“然不免小有灾矣。”翌日，东市奏失火，延袤百千家，救之得止。（出《芝田录》）

刘希昂

元和中，内侍刘希昂将遇祸。家人上厕，忽闻厕中云：

“即来，且从容。”家人惊报希昂。希昂自往听之。又云：“即出来，即出来。”昂曰：“何不出来？”遂有一小人，可长尺余。一家持枪跨马，而走出迅疾，趁不可及，出门而无所见。未几而复至。七月十三日中，忽有一白衣女人，独行至门，曰：“缘游看去家远，暂借后院盘旋，可乎？”希昂令借之。勒家人领过，姿质甚分明。良久不见出，遂令人覘之，已不见。希昂不信，自去观之，无所见，唯有一火柴头在厕门前。家属相谓曰：“此是火灾欲起。”觅术士镇厌之，当镇厌日，火从厨上发，烧半宅且尽。至冬，希昂忤宪宗，罪族诛。（出《博异志》）

范 璋

宝历二年，明经范璋居梁山读书。夏中深夜，忽厅厨中有拉物声，范慵省之。至明，见束薪长五寸余，齐整可爱，积于灶上。地上危累蒸饼五枚。又一夜，有物扣门，因拊掌大笑，声如婴儿。如此经三夕。璋素有胆气，乃乘其笑，曳巨薪逐之。其物状如小犬，连却击之，变成火，满川而灭。（出《酉阳杂俎》）

胡 荣

长庆元年春，楚州淮岸屯官胡荣家，有精物，或隐或见。或作小儿，为着女人红裙，扰乱于人。或称阿姑。时复一处火发，所烧即少，皆救得之。三月，火大起，延烧河市营戍庐舍

殆尽。岁中，胡云亦死。（出《祥异集验》）

杨 祜

进士杨祜，家于渭桥。以居处繁杂，颇妨肄业。乃诣昭应县，长借石瓮寺文殊院。居旬余，有红裳既夕而至。容色姝丽，姿华动人。祜常悦者，皆所不及。徐步于帘外，歌曰：“凉风暮起骊山空，长生殿锁霜叶红。朝来试入华清宫，分明忆得开元中。”祜曰：“歌者谁耶，何清苦之若是？”红裳又歌曰：“金殿不胜秋，月斜石楼冷。谁是相顾人，褰帷吊孤影。”祜拜迎于门。既即席，问祜之姓氏，祜具告。祜祖父母叔兄弟中外亲族，曾游石瓮寺者，无不熟识。祜异之曰：“得非鬼物乎？”对曰：“吾闻魂气升于天，形魄归于地，是无质矣，何鬼之有？”曰：“又非狐狸乎？”对曰：“狐狸者，接人矣，一中其媚，祸必能及。某世业功德，实利生民。某虽不淑，焉能苟媚而欲奉祸乎？”祜曰：“可闻姓氏乎？”“某燧人氏之苗裔也。始祖有功烈于人，乃统丙丁，镇南方。复以德王神农、陶唐氏。后又王于西汉。因食采于宋，远祖无忌，以威猛暴耗，人不可亲，遂为白泽氏所执。今樵童牧竖，得以知名。汉明帝时，佛法东流。摩胜、竺法兰二罗汉，奏请某十四代祖，令显扬释教，遂封为长明公。魏武季年，灭佛法，诛道士，而长明公幽死。魏文嗣位，佛法重兴，复以长明世子袭之。至开元初，玄宗治骊山，起至华清宫，作朝元阁，立长生殿，以余材因修此寺。群象既立，遂设东幢。帝与妃子，自汤殿宴罢，微行佛庙，礼陶伽竟，妃子谓帝曰：‘当于飞之秋，不当今东幢岿然无偶。’帝即日命立西幢，遂封某为西明夫人。因赐琥珀膏，

润于饥骨。设珊瑚帐，固予形貌。于是选生及蛾，即不复强暴矣。”祜曰：“歌舞丝竹，四者孰妙？”曰：“非不能也，盖承先祖之明德，稟炎上之烈信，故奸声乱色，不入于心。某所能者，大则铄金为五兵，为鼎鬲钟镛；小则化食为百品，为炮燔烹炙。动即煨山岳而烬原野，静则烛幽暗而破昏蒙。然则抚朱弦，咀玉管，骋纤腰，矜皓齿，皆冶容之末事，是不为也。昨闻足下有幽隐之志，籍甚既久，愿一款颜。由斯而来，非敢自献。然宵清月朗，喜觐良人，桑中之讯，亦不能耻。倘运与时会，少承周旋，必无累于盛德。”祜拜而纳之。自是晨去而暮还，唯霾晦则不复至。常遇风雨，有婴儿送红裳诗：其词云：“烟灭石楼空，悠悠永夜中。虚心怯秋雨，艳质畏飘风。向壁残花碎，侵阶坠叶红。还如失群鹤，饮恨在雕笼。”每侵星请归，祜追而止之。答曰：“公违晨夕之养，就岩谷而居者，得非求静，专习文乎？奈何欲使采过之人，称君为亲而就偶。一被瑕玷，其能洗涤乎？非但损公之盛名。亦当速某之生命耳。”归半年，家童归，告祜乳母。母乃潜伏于佛榻，俟明以观之。果自隙而出，入西幢，澄澄一灯矣。因扑灭，后遂绝红裳者。（出《慕异记》）

卢郁

进士卢郁者，河朔人，徙家长安。尝北游燕赵，遂客于内黄。郡守馆郁于廨舍。先是其舍无居人，及郁至，见一姥，发尽白，身庠而肥，被素衣来。谓郁曰：“妾侨居于此且久矣，故相候谒。”已而告去。是夕，郁独居堂之前。夜潮寒，有风雪，其姥又至。谓郁曰：“贵客独处，何以为欢耶。”命坐语

谓。姥曰：“妾姓石氏，家于华阴郡，后随吕御史者至此，且四十年。家苦贫，幸贵客见哀。”于是郁命食，而老姥卒不顾。郁问之曰：“姑何为不食？”姥曰：“妾甚饥，然不食粟。以故寿而安。”

郁好奇，闻之甚喜，且以为有道术者。因问曰：“姑既不食粟，何胞其腹耶？岂常饵仙药乎？”姥曰：“妾家于华阴，先人好神仙，庐于太华。妾亦常隐于山中，从道士学长生法。道士教妾吞火，自是绝粒。今已年九十矣，未审一日有寒暑之疾。”

郁又问曰：“某早岁常遇至人，教吸气之术，自谓其妙。后以奔走名利，从都国之贡，昼趋而夜息。不意今夕遇姑，语及平生之好。然不知吞火岂神仙之旨乎？”姥曰：“子不闻至人，寒暑不能侵者耶。故入火，火不能焚。入水，水不能溺。如是则吞火固其宜也。”郁曰：“愿观姑吞火可乎？”姥曰：“有何不可哉。”

于是以手采炉中火而吞之，火且尽，其色不动。郁且惊且异，遂起束带再拜。谢曰：“鄙野之人，未尝闻神仙事。今夕遇仙姑，以吞火之异，实平生所未闻者。”姥曰：“此小术尔，何足贵哉。”言讫，且告去，郁因降阶送之。既别，郁遂归于寝堂。既深，有仆者告郁曰，西庑下有火发。郁惊起而视之，其西庑舍已焚。于是里中人俱至竟以水沃之，迨旦方绝。及穷火发之迹，于庑下坎中，得一石火通，中有火甚多。先是有败草积其上，故延而至烧。郁方悟老姥乃此火通耳。果所谓姓石氏，居于华山者也。郁因质问吕御史，有郡中老吏，谓郁曰：“吕御史，魏之从事也。居此宅，迨今四十年矣。”咸如老姥言也。又青州济南平陵城北石虎，一夜自移城东南善石沟上，有狼狐千余迹随之，迹皆成路。（出《宣室异录记》）

刘 威

丁卯岁，庐州刺史刘威移镇江西。既去任而郡中大火。庐候吏巡火甚急，而往往有持火夜行者，捕之不获。或射之殪，就视之，乃棺材板腐木败帚之类。郡人愈恐。数月，除张宗为庐州刺史，火灾乃止。（出《稽神录》）

土

马希范

楚王马希范修长沙城，开濠毕，忽有一物，长十丈余，无头尾手足，状若土山。自北岸出，游泳水上。久之，入南岸而没，出入俱无踪迹。或谓之土龙。无几何而马氏亡。（出《稽神录》）

卷第三百七十四 灵异

鳖灵 玉梁观 湘穴 耒阳水 孙坚得葬地
聂友 八阵图 海畔石龟 钓台石 汾州女子
波斯王女 程颜 文水县坠石 玄宗圣容 渝州莲花
玉马 华山道侣 郑仁本弟 楚州僧 胡氏子 王蜀先主
庐山渔者 桂从义 金精山木鹤 卖饼王老 桃林禾 王延政 洪州樵人

鳖 灵

鳖灵于楚死，尸乃溯流上。至汶山下，忽复更生。乃见望帝，望帝立以为相。时巫山瓮江蜀民多遭洪水，灵乃凿巫山，开三峡口，蜀江陆处。后令鳖灵为刺史，号曰西州皇帝。以功高，禅位与灵，号开明氏。（出《蜀记》）

玉梁观

汉武帝时，玉笥山民，感山之灵异，或愆旱灾蝗，祈之无不应。乃相谓曰：“可置一观，彰表灵迹。”既构殿，缺中梁一条。邑民将选奇材，经数旬未获。忽一夜，震雷风裂，达曙乃晴。天降白玉梁一条，可以尺度，严安其上，光彩莹目。因号为玉梁观。至魏武帝时，遣使取之。至其山门，去观数里。亭午之际，雷电大镇，裂殿脊，化为白龙，擘烟雾而去，没观

之东山下。晋永嘉中，有戴氏，不知其谁之子，每好游岩谷。偶入郁木山下，见两座青石，指一条白玉梁于岩下。戴氏俯近看之，以手扪摸其上，见赤书五行，皆天文云篆。试以手斧敲之，声如钟，又如隐雷之声，鳞甲张起。戴氏惊异，奔走告人。再求寻之，不知其所。唐大历初，有无瑶黄生，因猎亦见。后数数有人见之，皆隐而不闻于人。自玉梁飞去后，其处莫能居之，皆为猛兽毒蛇所逼。（出《玉笥山录》）

湘 穴

湘穴中有黑土，岁旱，人则共壅水，以塞此穴。穴淹则大雨立至。（出干宝《搜神记》）

耒阳水

耒阳县有雨濼。此县时旱，百姓共壅塞之，则甘雨普降。若一乡独壅，雨亦遍应。随方所祈，信若符刻。（出盛弘之《荆州记》）

孙坚得葬地

孙坚丧父，行葬地。忽有一人曰：“君欲百世诸侯乎，欲四世帝乎？”答曰：“欲帝。”此人因指一处，喜悦而没。坚异而从之。时富春有沙涨暴出。及坚为监丞，邻党相送于上。

父老谓曰：“此沙狭而长，子后将为长沙矣。”果起义兵于长沙。（出《异苑》）

聂友

新淦聂友少时贫。尝猎，见一白鹿，射中后见箭著梓树。（出《宣室志》）

八阵图

夔州西市，俯临江岸，沙石下有诸葛亮八阵图。箕张翼舒，鹅形鹤势，象石分布，宛然尚存。峡水大时，三蜀雪消之际，湏涌混漾，可胜道哉。大树十围，枯槎百丈，破碇巨石，随波塞川而下。

水与岸齐，人奔山上，则聚石为堆者，断可知也。及乎水落川平，万物皆失故态。唯诸葛阵图，小石之堆，标聚行列，依然如是者。仅已六七百年，年年淘灑推激，迨今不动。（出《嘉话录》）

海畔石龟

海畔有大石龟，俗云鲁班所作。夏则入海，冬则复止于山上。陆机诗云：“石龟常怀海，我宁忘故乡？”（出《述异记》）

又

临邑县北，有燕公墓碑，碑寻失，唯趺龟存焉。石赵世。此龟夜常负碑入水，至晓方出。其上常有萍藻。有伺之者，果见龟将入水。因叫呼，龟乃走，坠折碑焉。（出《酉阳杂俎》）

钓台石

大业七年二月，初造钓台之时，多运石者。将船兵丁，困弊于役，嗟叹之声，闻于道路。时运石者，将船至江东岸山下取石，累构为钓台之基。忽有大石如牛，十余，自山顶飞下，直入船内，如人安置，船无伤损。（出《大业拾遗记》）

汾州女子

隋末筑汾州城，惟西南隅不合，朝成夕败，如此数四焉。城中一童女，年十二三。告其家人云：“非吾入筑，城终无合理。”家人莫信，邻里哂之。此后筑城，败如初。童女曰：“吾今日死，死后瓮盛吾，埋于筑处。”言讫而终。如其言瘞之，瘞讫，即板筑，城不复毁。（出《广古今五行记》）

波斯王女

吐火罗国缚底野城，古波斯王乌瑟多习之所筑也。王初筑

此城，即坏。叹曰：“吾今无道，天令筑此城不成矣。”有小女名那息，见父忧恚，问曰：“王有邻敌乎？”王曰：“吾是波斯国王，领千余国。今至吐火罗中，欲筑此城，垂功万代，既不遂心，所以忧耳。”女曰：“愿王无忧，明旦令匠视我所履之迹筑之，即立。”王异之。至明，女起步西北，自截右手小指，遗血成踪。匠随血筑之，城不复坏。女遂化为海神，其海至今犹在堡下，水澄清如镜，周五百余步。（出《酉阳杂俎》）

程 颜

程颜税居新昌里，调选不集，贫而复病。有老妪谓曰：“君贫病，吾能救之，复能与君致妻。”言讫而去。是夜三更，果有人云，陈尚令持礼来。颜莫测其由，开关，乃送绫绢数十束。颜问陈尚何人也，使者曰：“医也。”乃附药一丸，令带之能愈一切疾。颜带之，果疾愈。数日后，夕有大旋风入颜居。须臾风定，见担舆三乘，有一女，三青衣从之。问其故，曰：“越州扶余县赵明经之女，父母配事前扶余尉程颜，适为大风飘至此。”颜无所遣，因纳之。既而以其事验之，信然。而越州自有人，与颜姓名同。（出《闻奇录》）

文水县坠石

唐贞观十八年十月，文水县天大雷震，云中落一石下，大如碓髻，脊高腹平。县丞张孝静奏，时有西域摩伽竺菩提寺长年师到西京。颇推博识。敕问之，是龙食，二龙相争，故落下

耳。(出《法苑珠林》)

玄宗圣容

玄宗皇帝御容，夹苎作。本在周至修真观中。忽有僧如狂，负之，置于武功潜龙宫。宫即神尧故第也，今为佛宇。御容唯衣绛纱衣幅巾而已。寺僧云：“庄宗入汴，明宗入洛，洎清泰东赴伊瀍之岁。额上皆有汗流。”学士张沆，尝闻之而未之信。及经武功，乃细视之，果如其说。又意其雨漏所致，而幅巾之上则无。自天福之后，其汗遂绝。高陵县又有神尧先世庄田，今亦为宫观矣。有柏树焉，相传云，高祖在襁褓之时，母即置放柏树之阴，而往饷田。比饷回，日斜而树影不移，则今柏树是也。史传不载，而故老言之。(出《玉堂闲话》)

渝州莲花

渝州西百里相思寺北石山，有佛迹十二，皆长三尺许，阔一尺一寸，深九寸，中有鱼文。在佛堂北十余步。贞观二十年十月，寺侧泉内，忽出红莲花，面广三尺。游旅往还，无不叹讶，经月不灭。昔齐荆州城东天子井，出锦。于时士女取用，与常锦不异，经月乃歇。亦此类也。(见吴均《齐春秋》)

玉 马

沈傅师为宣武节度使。堂前忽马嘶，其声甚近，求之不得。

他日，嘶声渐近，似在堂下。掘之，深丈余，遇小空洞。其间得一玉马，高三二寸，长四五寸，嘶则如壮马之声。其前致碎朱砂，贮以金槽。粪如绿豆，而赤如金色。沈公恒以朱砂喂之。（出《闻奇录》）

华山道侣

处士元固言，贞元初，尝与道侣游华山。谷中见一人股，袜履甚新，断处如膝头，初无痕迹。（出《酉阳杂俎》）

郑仁本弟

唐大和中。郑仁本表弟，不记姓名。常与一王秀才游嵩山，扪罗越涧，境极幽邃，忽迷归路。

将暮，不知所之。徙倚间，忽觉丛中鼾声。披榛窥之，见一人布衣，衣甚洁白，枕一袱物，方眠熟。即呼之曰：“某偶入此径，迷路，君知向官道无？”其人举首略视，不应复寝。

又再三呼之，乃起坐，顾曰：“来此。”二人因就之，且问其所自。

其人笑曰：“君知月七宝合成乎？月势如丸，其影多为日烁。其亚处也，常有八万二千户修之。子即一数。”

因开袱，有斤凿事。玉屑饭两裹，授与二人曰：“分食此，虽不足长生，无疾耳。”

乃起，与二人指一歧径，曰：“但由此，自合官道矣。”言已不见。（出《酉阳杂俎》）

楚州僧

楚州界内小山，山上有室而无水。僧智一掘井，深三丈遇石。凿石穴及土，又深五十尺，得一玉。长尺二，阔四寸，赤如榴花。每面有六龟子，紫色可爱，中若可贮水状。僧偶击一角视之，遂沥血，半月日方止。（出《酉阳杂俎》）

胡氏子

洪州胡氏子，亡其名。胡本家贫，有子五人，其最小者，气状殊伟。此子既生，家稍充给。农桑营贍，力渐丰足。乡里咸异之。其家令此子主船载麦，溯流诣州市。

未至间，江岸险绝，牵路不通。截江而渡，船势抵岸，力不制，沙摧岸崩。穴中得钱数百万，乃弃麦载钱而归。由是其家益富，市置仆马，营饰服装。咸言此子有福。不欲久居村落，因令来往城市。稍亲狎人事。

行及中道，所乘之马跪地不进。顾谓其仆曰：“船所抵处得钱，今马跪地，亦恐有物。”因令左右副斫之。得金五百两。赍之还家。

他日复诣城市，因有商胡遇之，知其头中有珠，使人诱而狎之，饮之以酒，取其珠而去。初额上有肉，隐起如球子形，失珠之后，其肉遂陷。既还家，亲友眷属，咸共嗟讶之。自是此子精神减耗，成疾而卒，其家生计亦渐亡落焉。（出《录异记》）

王蜀先主

唐僖宗皇帝，播迁汉中，蜀先主建为禁军都头。与其侪于僧院掷骰子，六只次第相重，自么至六。人共骇之。他日霸蜀。因幸兴元，访当时僧院，其僧尚在。问以旧事，此僧具以骰子为对。先主大悦，厚赐之。（出《北梦琐言》）

庐山渔者

庐山中有一深潭，名落星潭，多渔钓者。后唐长兴中，有钓者得一物，颇觉难引，迤邐至岸。见一物如人状，戴铁冠，积岁莓苔裹之。意其木则太重，意其石则太轻，渔者置之潭侧。后数日，其物上有泥滓莓苔，为风日所剥落，又经雨淋洗，忽见两目俱开，则人也。欻然而起，就潭水盥手醜面。众渔者惊异，共观之。其人即询诸渔者，本处土地山川之名，及朝代年月甚详审，问讫，却入水中，寂无声迹。然竟无一人问彼所从来者。南中吏民神异之，为建祠坛于潭上。（出《玉堂闲话》）

桂从义

池阳建德县吏桂从义，家人入山伐薪，常所行山路，忽有一石崩倒。就视之，有一室。室有金漆柏床六张，菱荐芒簟皆新，金翠积叠。其人坐床上，良久，因揭簟下，见一角柄小刀，取内怀中而出。扶起崩石塞之，以物为记。归呼家人共取。及

至，则石壁如故，了无所见。（出《稽神录》）

金精山木鹤

虔州虔化县金精山，昔长沙王吴芮时，仙女张丽英飞升之所，道馆在焉。岩高数百尺，有二木鹤，二女仙乘之。铁锁悬于岩下，非榜道所及，不知其所从。其二鹤，恒随四时而转，初不差忒。

顺义道中，百胜军小将陈师粲者，能卷簾为井，跃而出入。尝与乡里女子遇于岩下，求娶焉。

女子曰：“君能射中此鹤目，即可。”师粲即一发而中，臂即无力，归而病卧。如梦非梦，见二女道士，饶床而行。每过，辄以手拂师粲之目，数四而去。竟失明而卒。所射之鹤，自尔不复转，其一犹转如故。

辛酉岁，其女子犹在。师粲之子孙，亦为军士。（出《稽神录》）

卖饼王老

广陵有卖饼王老，无妻，独与一女居。王老昼日，自卖饼所归家，见其女与他少年共寝于北户下。

王老怒，持刀逐之，少年跃走得免。王老怒甚，遂杀其女。而少年行至中路，忽流血满身。吏呵问之，不知所对。拘之以还王老之居，邻伍方案验其事。王老见而识之，遂抵罪。（出《稽神录》）

桃林禾

闽王审知，初为泉州刺史。州北数十里，地名桃林。光启初，一夕，村中地震有声，如鸣数百面鼓。及明视之，禾稼方茂，了无一茎。试掘地求之，则皆倒悬在土下。其年，审知剋晋安，尽有瓯闽之地。传国六十年。至于延羲立，桃林地中复有鼓声。时禾已收，惟余梗在田。及明视之，亦无一茎。掘地求之，则亦倒悬土下。其年，延羲为左右所杀，王氏遂灭。（出《稽神录》）

王延政

王延政为建州节度，延平村人夜梦人告之曰：“与汝富，旦入山求之。”明日入山，终无所得。尔夕，复梦如前。村人曰：“旦已入山，无所得也。”其人曰：“但求之，何故不得？”于是明日复入。向暮，息大树下，见方丈之地独明净，试掘之，得赤土如丹。既无他物，则负之归。饰以墙壁，焕然可爱。人闻者，竞以善价。从此人求市。延政闻之，取以饰其宫室，署其人以牙门之职。数年，建州亦败。（出《稽神录》）

洪州樵人

洪州樵人，入西山岩石之下。藤萝甚密，中有一女冠，姿色绝世，闭目端坐，衣帔皆如新。众观之不能测，或为整其冠

髻，即应手腐坏。众惧散去。复寻之，不能得。（出《稽神录》）

卷第三百七十五 再生一

史姁 范明友奴 陈焦 崔涵 柳苾 刘凯
石函中人 杜锡家婢 汉宫人 李俄 河间女子
徐玄方女 蔡支妻 陈朗婢 于宝家奴 韦讽女奴
邺中妇人 李仲通婢 崔生妻 东莱人女

史 姁

汉陈留考城史姁，字威明。年少时，尝病，临死谓母曰：“我死当复生，埋我，以竹杖柱于瘞上，若杖折，掘出我。”及死埋之，柱如其言。七日往视，杖果折。即掘出之，已活，走至井上浴，平复如故。后与邻船至下邳卖锄，不时售。云欲归。人不信之。曰：“何有千里暂得归耶？”答曰：“一宿便还。即不相信，作书取报，以为验实。”一宿便还，果得报。考城令江夏郟贾和姊病在乡里，欲急知消息，请往省之。路遥三千，再宿还报。（出《搜神集》）

范明友奴

汉末人发范明友冢。家奴死而再活。明友是霍光女婿，说光家事，废立之际，多与汉书相应。此奴常游走民间，无止住处，竟不如所在。（出《博物志》）

陈 焦

孙休永安四年，吴民陈焦死，埋之六日更生，穿土而出。
(出《五行记》)

崔 涵

后魏菩提寺，西域人所立也，在慕义。沙门达多，发墓取砖，得一人以送。时太后与孝明帝在华林堂，以为妖异。谓黄门郎徐纆曰：“上古以来，颇有此事不？”纆曰：“昔魏时发冢，得霍光女婿范明友家奴，说汉朝废立，于史书相符。此不足为异也。”后令纆问其姓名，死来几年，何所饮食。答曰：“臣姓崔名涵，字子洪，博陵安平人。父名畅，母姓魏。家在城西阜财里。死时年十五。乃二十七，在地下十二年。常似醉卧，无所食。时复游行，或遇饮食，如梦中。不甚辨了。”后即遣门下录事张隽。诣阜财里，访涵父母。果有崔畅，其妻魏。隽问畅曰：“卿有儿死不？”畅曰：“有息子涵，年十五而亡。”隽曰：“为人所发，今日苏活。主上在华林园，遣我来问。”畅闻惊怖，曰：“实无此儿，向者谬言。”隽具以实闻。后遣送涵向家。畅闻涵至，门前起火，手持刀，魏氏把桃杖拒之。曰：“汝不须来，吾非汝父，汝非我子，急速去，可得无殃，”涵遂舍去，游于京师，常宿寺门下。汝南王赐黄衣一通。性畏日，不仰视天。又畏水火及兵刃之属。常走于路，疲则止，不徐行也。时人犹谓是鬼。洛阳大市北有奉终里，里内之人，多卖送死之具及诸棺槨。涵谓曰：“柏棺勿以桑木为椁。”人

问其故。涵曰：“吾在地下，见发鬼兵。”有一鬼称之柏棺，应免兵。吏曰：“尔虽柏棺，桑木为榱。”遂不免兵。”京师闻此，柏木涌贵。人疑卖棺者货涵，故发此言。（出《塔寺》）

柳 苙

梁承圣二年二月十日，司徒府主簿柳苙卒，子褒葬于九江。三年，因大雨冢坏，移葬换棺。见父棺中目开，心有暖气。

良久，乃谓褒曰：“我生已一岁，无因令汝知。九江神知我横死，遣地神以乳饲我，故不死。今雨坏我冢，亦江神之所为也。”扶出，更生三十年卒。（出《穷神秘苑》）

刘 凯

唐贞观二年，陈留县尉刘全素，家于宋州。父凯，曾任卫县令，卒于官，葬于郊三十余年。全素丁母忧，护丧归卫，将合葬。

既至，启发，其尸俨然如生。稍稍而活，其子踊跃举扶。将夕能言曰：“别久佳否？”全素泣而叙事。乃曰：“勿言，吾尽知之。”速命东流水为汤。

既至，沐浴易衣，饮以糜粥，神气属。乃曰：“吾在幽途，蒙署为北酆主者三十年。考治幽滞，以功业得再生。恐汝有疑，故粗言之。”仍戒全素不得泄于人。全素遂呼为季父。

后半年，之蜀不还，不知所终。（出《通幽记》）

石函中人

上都务本坊，贞元中，有一人家，因打墙掘地，遇一石函。发之，见物如丝满函，飞出于外。视之次，忽有一人，起于函中，披发长丈余，振衣而起，出门失所在。其家亦无他。前记中多言此事，盖道太阴炼形，日将满，人必露之。（出《酉阳杂俎》）

杜锡家婢

汉杜锡家葬，而婢误不得出。后十余年，开冢祔葬，而婢尚生。问之，曰：“其始如瞑目，自谓当一再宿耳。”初婢埋时，年十五六。及开冢后，资质如故。更生十五六年。嫁之有子。（出《搜神记》）

汉宫人

汉末，关中大乱。有发前汉时宫人冢者，人犹活。既出，平复如旧。魏郭后爱念之，录置宫中，常在左右。问汉时宫内事，说之了了，皆有次叙。郭崩，哭泣过礼，遂死。（出《博物记》）

李 俄

汉末，武陵妇人李俄，年六十岁，病卒，埋于城外，已半月。

俄邻舍有蔡仲，闻俄富，乃发冢求金。以斧剖棺，俄忽棺中呼曰：“蔡仲护我头。”仲惊走，为县吏所收，当弃市。俄儿闻母活，来迎出之。

太守召俄问状，俄对曰：“误为司命所召，到时得遣。出门外，见内兄刘文伯，惊相对泣。俄曰：‘我误为所召，今复得归。既不知道，又不能独行，为我求一伴。我在此已十余日，已为家人所葬，那得自归也。’文伯即遣门卒与户曹相闻。答曰：‘今武陵西界。有男子李黑，亦得还，便可为伴，兼敕黑过俄邻舍，令蔡仲发出，于是文伯作书与儿，俄遂与黑同归。’”

太守闻之，即赦蔡仲。仍遣马吏，于西界推问李黑，如俄所述。文伯所寄书与子，子识其纸，是父亡时所送箱中之书矣。（出《穷神秘苑》）

河间女子

晋武帝时，河间有男女相悦，许相配适。而男从军，积年不归。女家更以适人。女不愿行，父母逼之而去。寻病死。其夫戍还，问女所在。其家具说之。乃至冢，欲哭之叙哀，而不胜情。遂发冢开棺，女即苏活。因负还家，将养平复。后夫闻，乃诣官争之。郡县不能决，以讞廷尉。奏以精诚之至，感于天地，故死而更生。是非常事，不得以常理断，请还开棺者。（出《搜神记》）

徐玄方女

晋时东平冯孝将，广州太守，儿名马子，年二十岁余。独卧廐中，夜梦见女子，年十八九。言我是太守北海徐玄方女，不幸早亡。亡来出入四年，为鬼所枉杀。案生录，当年八十余。听我更生。要当有依凭，乃得活，又应为君妻。能从所委见救活不？”马子答曰：“可尔。”与马子克期当出。至期日，床前有头发，正与地平。令人扫去，愈分明。始悟所梦者，遂屏左右。便渐额面出，次头形体顿出。马子便令坐对榻上，陈说语言，奇妙非常。遂与马子寢息。每戒云：“我尚虚。”借问何时得出，答曰：“出当待，本生生日，尚未至。”遂往廐中。言语声音，人皆闻之。女计生至，具教马子出己养之方法，语毕拜去。马子从其言，至日，以丹雄鸡一只，黍饭一盘，清酒一升，醮其丧前，去廐十余步。祭讫，掘棺出。开视，女身体完全如故。徐徐抱出，着毡帐中，唯心下微暖，口有气。令婢四守养护之。常以青羊乳汁沥其两眼。始开口，能咽粥，积渐能语，二百日持杖起行。一期之后，颜色肌肤气力悉复常。乃遣报徐氏，上下尽来，选吉日下礼，聘为夫妇。生二男，长男字元庆，永嘉初，为秘书郎；小男敬度，作太傅掾。女适济南刘子彦，征士延世之孙。（出《法苑珠林》）

蔡支妻

临淄蔡支者，为县吏。曾奉书谒太守。忽迷路，至岱宗山下，见如城郭，遂入致书。见一官，仪卫甚严，具如太守。乃

盛设酒肴，毕付一书。谓曰：“掾为我致此书与外孙也。”吏答曰：“明府外孙为谁？”答曰：“吾太山神也，外孙天帝也。”

吏方惊，乃知所至非人间耳。掾出门，乘马所之。有顷，忽达天帝座太微宫殿。左右侍臣，具如天子。支致书讫，帝命坐，赐酒食。仍劳问之曰：“掾家属几人。”对父母妻皆已物故，尚未再娶。

帝曰：“君妻卒经几年矣？”吏曰：“三年。”帝曰：“君欲见之否？”支曰：“恩唯天帝。”帝即命户曹尚书，敕司命辍蔡支妇籍于生录中，遂命与支相随而去。

乃苏归家，因发妻冢，视其形骸，果有生验，须臾起坐，语遂如旧。（出《列异传》）

陈朗婢

义熙四年，琅邪人陈朗婢死，已葬。府史夏假归，行冢前，闻土中有人声，怪视之。婢曰：“我今更活，为我报家。”其日已暮，旦方开土取之，强健如常。（出《五行记》）

于宝家奴

于宝字令升，父莹，为丹阳丞。有宠婢，母甚妒之。及莹亡，葬之，遂生推婢于墓。于宝兄弟尚幼，不之审也。

后十余年，母丧开墓，而婢伏棺如生。载还，经日乃苏。言其父恩情如旧，地中亦不觉为恶。既而嫁之，生子。（出《五行记》）

韦讽女奴

唐韦讽家于汝颖，常虚默，不务交朋。诵习时暇，缉园林，亲稼植。小童薅草锄地，见人发，锄渐深，渐多而不乱，若新梳理之状。讽异之，即掘深尺余。见妇人头，其肌肤容色，俨然如生。更加锹锸，连身背全，唯衣服随手如粉。其形气渐盛，顷能起，便前再拜。言是郎君祖之女奴也，名丽容，初有过，娘子多妒。郎不在，便生理于园中。托以他事亡去，更无外人知。

某初死，被二黑衣人引去。至一处，太阙广殿。赅勇甚严。拜其王，略问事故。黑衣人具述端倪，某亦不敢诉娘子。须臾，引至一曹司。见文案积屋，吏人或二或五，检寻甚闹。某初一吏执案而问，检案，言某命未合死，以娘子因妒，非理强杀。其断减娘子十一年禄以与某。又经一判官按问。其事亦明。判官寻别有故，被罚去职，某案便被寝绝。

九十余年矣，彼此散行。昨忽有天官来搜求幽系冥司积滞者，皆决遣，某方得处分。如某之流，亦甚多数，盖以下贱之人，冥官不急故也，天官一如今之道士，绛服朱冠。羽骑随从。方决幽滞。令某重生，亦不失十一年禄。

讽问曰：“魂既有所诣。形何不坏？”答曰：“凡事未了之人，皆地界主者以药傅之，遂不至坏。”讽惊异之，乃为沐浴易衣，貌如二十许来。

其后潜道幽冥中事，无所不至，讽亦洞晓之。常曰：“修身累德，无报以福。神仙之道，宜勤求之。”

数年后，失讽及婢所在，亲族与其家得遗文，记再生之事。时武德二年八月也。（出《通幽记》）

邺中妇人

窦建德，常发邺中一墓，无他物。开棺，见妇人，颜色如生，姿容绝丽，可年二十余。衣物形制，非近世者。候之，似有气息。乃收还军养之，三日而生，能言。云：“我魏文帝宫人，随甄皇后在邺，死葬于此。命当更生，而我无家属可以申诉，遂至幽隔。不知今乃何时也。”说甄后见害，了了分明。建德甚宠爱之。其后建德为太宗所灭，帝将纳之。乃具以事白，且辞曰：“妾幽闭黄壤，已三百年，非窦公何以得见今日，死乃妾之分也。”遂饮恨而卒，帝甚伤之。（出《神异录》）

李仲通婢

开元中，李仲通者，任鄱陵县令。婢死，埋于鄱陵。经三年，迁蜀郫县宰。家人扫地，见发出土中，频扫不去，因以手拔之。鄱陵婢随手而出，昏昏如醉。家人问婢何以至此。乃曰：“适如睡觉。”仲通以为鬼，乃以桃汤灌洗，书符御之，婢殊不惧，喜笑如故。乃闭于别室，以饼哺之，餐啖如常。经月余出之。驱使如旧。便配与奴妻，生一男二女，更十七年而卒。（出《惊听录》）

崔生妻

元和间，有崔生者，前婚萧氏，育一儿卒，后婚郑氏。萧

卒十二年，托梦于子曰：“吾已得却生于阳间，为吾告汝母，能发吾丘乎？”子虽梦，不能言。后三日，又梦如此，子终不能言。郑氏有贤德，萧乃下语于老家人云：“为吾报郑夫人，速出吾，更两日，即不及矣。”老人家叫曰：“娘子却活也。”夫人卜之曰：“无生象。”即罢。来日家人又曰：“娘子却活也。”郑夫人再占，卜人曰：“有生象。”即开坟，果活动矣。异归，郑夫人以粥饮之，气通能言。其说幽途知抚育贤德之恩。又说：“初有一龟，环绕某遗骸而去。数日，又来环饶。将去复来，啣某足指。”则知前卜无生象者，龟止环饶而已；后云有生象者，是龟咬足指也。萧氏与郑氏为姊妹共居，情若骨肉。得十年而终。（出《芝田录》）

东莱人女

东莱人有女死，已葬。女至冥司，以枉见捕得还，乃敕两吏送之。鬼送墓中，虽活而无从出。鬼亦患之，乃问女曰：“家中父母之外，谁最念汝？”女曰：“独季父耳。”一鬼曰：“吾能使来劫墓，季父见汝活，则遂生也。”女曰：“季父仁恻，未尝有过，岂能发吾冢耶？”鬼曰：“吾易其心也。”留鬼守之，一鬼去。俄而季父与诸劫贼，发意开棺，女忽从棺中起，季父惊问之，具以前白季父。季父大加惭恨，诸贼欲遂杀之。而季父号泣哀求得免，负之而归。（出《广异记》）

卷第三百七十六 再生二

郑会 王穆 邵进 李太尉军士 五原将校
范令卿 汤氏子 土人甲 李简 竹季贞 陆彦

郑 会

荥阳郑会，家在渭南，少以力闻。唐天宝末，禄山作逆，所在贼盗蜂起，人多群聚州县。会恃其力，尚在庄居，亲族依之者甚众。会恒乘一马，四远覘贼，如是累月。后忽五日不还，家人忧愁。然以贼劫之故，无敢寻者。其家树上，忽有灵语，呼阿奶，即会妻乳母也。家人惶惧藏避。又语云：“阿奶不识会耶？前者我往探贼，便与贼遇，众寡不敌，遂为所杀。我以命未合死，频诉于冥官，今蒙见允，已判重生。我尸在此庄北五里道旁沟中，可持火来，及衣服往取。”家人如言，于沟中得其尸，失头所在。又闻语云：“头北行百余步，桑树根下者也。到舍，可以穀树皮作线，牵之。我不复来矣。努力勿令参差。”言讫，作鬼啸而去。家人至舍，依其牵凑毕，体渐温。数日，乃能视。恒以米饮灌之，百日如常（出《广异记》）

王 穆

太原王穆，唐至德初，为鲁旻部将，于南阳战败，军马奔

走。穆形貌雄壮，马又奇大，贼骑追之甚众。及，以剑自后斫穆颈，殪而陨地。筋骨俱断，唯喉尚连。初冥然不自觉死，至食顷乃悟，而头在脐上，方始心惋。旋觉食漏，遂以手力扶头，还附颈，须臾复落，闷绝如初，久之方苏。正颈之后，以发分系两畔，乃能起坐，心亦茫然，不知自免。而所乘马，初不离穆。穆之起，亦来止其前。穆扶得立，左膊发解，头坠怀中，夜后方苏。系发正首之后，穆心念，马卧方可得上，马忽横伏穆前，因得上马。马亦随之起，载穆东南行。穆两手附两颊，马行四十里，穆麾下散卒十余人群行，亦便路求穆。见之，扶寄村舍。其地去贼界四十余里，众心恼惧。遂载还吴军。军城寻为贼所围。穆于城中养病，二百余日方愈，绕颈有肉如指，头竟小偏。旻以穆名家子，兼身殉王事。差摄南阳令。寻奏叶令。岁余，迁临汝令。秩满，摄枣阳令。保卒于官。（出《广异记》）

邵 进

唐大历元年，周智光为华州刺史，劫剥行侣，旋欲谋反。遣吏邵进，潜往京，伺朝廷御伐之意。进归告曰：“朝廷无疑公之心。”光怒，以其叶朝廷而给于己，遽命斩之。既而甚悔，速遣送其首付妻儿。妻即以针纫颈，俄顷复活，以药傅之，然犹惧智光，使人告光曰：“进本蒲人，今欲归葬。”光亦矜贖之。既至蒲，浹旬，其疮平愈，乃改姓他游。后三十年，崔颢为宋州牧，晨衙，有一人投刺，曰：“敕吏。”颢召见。讯其由，进曰：“明公昔为周智光从事。”因叙其本末。颢乃省悟，与缣帛，揖之而去。（出《独异志》）

李太尉军士

长安里巷说，朱泚乱时，李太尉军中有一卒，为乱兵所刃，身颈异处。凡七日，忽不知其然而自起。但觉胬骨称硬，咽喉强于昔时，而受刃处痒甚。行步无所苦，扶持而归本家。妻儿异之，讯其事，具说其所体与颈分之时，全不悟其害，亦无心记忆家乡。忽为人驱入城门，被引随兵死数千计。至其东面，有大局署。见绿衣长吏凭几，点籍姓名而过。次呼其人，便云：“不合来。”乃呵责极切，左右逐出令还。见冥司一人，髭桑木如臂大，其状若浮沕钉。牵其人头身断处。如令勘合，则以桑木钉自脑钉入喉，俄而便觉。再见日月。不甚痛楚。妻儿因是披顶发而观，则见隆高处一寸已上，都非寻常。皮里桑木黄文存焉，人或谓之粉黛。元和中，温会有宗人守清，为邠镇之权将，忽话此事，守清便呼之前出。乃云，是其麾下甲马士耿皓，今已七十余，膂力犹可支数夫。会因是亲睹其异。（出《定命录》）

五原将校

五原遣将校往扬子，请衣赐。校有所知，能承顾问。院官与之歎曲，顾见项上有一肉环围绕，瘢痕可惧。院官与之熟，因诘其所来，具对。昔岁巡边，其众五六百，深犯榆塞。遭虜骑掩袭，众数千，悉是骑兵。此五百短兵，全军陷歿。积尸为京观，其身首已异矣。至日入。但魂魄觉有呵喝，状若官府一点巡者。至某，官怒曰：“此人不合死，因何杀却？”胥者扣

头求哀。官曰：“不却活，君须还命。”胥曰：“活得。”遂许之，良久而喝回，又更约束：“须速活，勿误死者。”胥厉声唱诺。某头安在项上，身在三尺厚叶上卧。头边有半碗稀粥，一张折柄匙，插在碗中。某能探手取匙，抄致口中，渐能食。即又迷闷睡著。眼开，又见半碗粥，匙亦在中。如此六七日，能行，策杖却投本处。荏苒今日，其瘢痕是也。（出《芝田录》）

范令卿

隋文帝开皇二年，汴州浚义县功曹范钦子令卿，在家与族人文志校书，竞工拙。令卿以手反击文志，鼻血出不止，因即殒。文志父乃执令卿，以绳悬缢于屋梁，移时气绝。文志父母恐令卿却活，复用布重绞之。死经三日，令卿却苏，文志长逝。（出《五行记》）

汤氏子

汤氏子者，其父为乐平尉。令李氏，陇西望族。素轻易，恒以吴人狎侮，尉甚不平。轻为令所猥辱，如是者已数四，尉不能堪。某与其兄，诣令纷争。令格骂，叱左右曳下，将加捶楚，某怀中有剑，直前刺令，中胸不深，后数日死。令家人亦击某系狱。州断刑，令辜内死，当决杀。将入市，无悴容。有善相者云：“少年有五品相，必当不死。若死，吾不相人矣。”施刑之人，加之以绳，决毕气绝。牵曳就狱，至夕乃苏。狱卒白官，官云：“此手杀人，义无活理。”令卒以绳缢绝。其

夕三更，复苏。卒又缢之，及明复苏。狱官以白刺史，举州叹异。而限法不可。呼其父，令自毙之。

及于州门，对众缢绝。刺史哀其终始，命家收之。

及将归第，复活。因葬空棺，养之暗室。久之无恙。乾元中，为全椒令卒。（出《广异记》）

士人甲

晋元帝世，有甲者，衣冠族姓，暴病亡，见人将上天，诣司命，司命更推校，算历未尽，不应枉召。主者发遣令还。甲尤脚痛，不能行，无缘得归。主者数人共愁，相谓曰：“甲若卒以脚痛不能归，我等坐枉人之罪。”遂相率具白司命。

司命思之良久，曰：适新召胡人康乙者，在西门外。此人当遂死，其脚甚健，易之，彼此无损。主者承教出，将易之。胡形体甚丑，脚殊可恶，甲终不肯。主者曰。君若不易，便长决留此耳。不获已，遂听之。

主者令二并闭目，倏忽，二人脚已各易矣。仍即遣之，豁然复生，具为家人说。发视，果是胡脚，丛毛连结，且胡臭。甲本土，爱玩手足。而忽得此，了不欲见。虽获更活，每惆怅，殆欲如死。旁人见识此胡者，死犹未殓，家近在茄子浦。甲亲往视胡尸。果见其脚著胡体。

正当殓敛。对之泣。胡儿并有至性。每节朔。儿并悲思。驰往，抱甲脚号啕。忽行路相逢，便攀援啼哭。

为此每出入时，恒令人守门，以防胡子。终身憎秽，未曾娱视。虽三伏盛暑，必复重衣，无暂露也。（出《幽冥录》）

李 简

唐开元末，蔡州上蔡县南里村百姓李简，痼病卒。瘞后十余日，有汝阳县百姓张弘义，素不与李简相识，所居相去十余舍，亦因病，经宿却活。不复认父母妻子，且言我是李简，家住上蔡县南李村，父名亮。遂径往南李村，入亮家。亮惊问其故，言方病时，梦二人着黄，赍帖见追。行数十里，至大城，署曰“王城”。引入一处，如人间六司院。留居数日，所勘责事，委不能对。忽有一人自外来，称错追李简，可即放还。有一吏曰：“李身坏，别令托生。”一时忆念父母亲族，不欲别处受生，因请却复本身。少顷，见领一人至，通曰：“追到杂职汝阳张弘义。”吏又曰：“张弘义身幸未坏，速令李简托其身，以尽余年。”遂被两吏扶却出城。但行甚速，渐无所知，忽若梦觉。见人环泣，及屋宇，都不复认。亮问其亲族名氏，及平生细事，无不知也。先解竹作，因息入房，索刀具，破蔑盛器。语音举止，信李简也，竟不返汝阳。时段成式三从叔父，摄蔡州司户，亲验其事。昔扁鹊易鲁公扈、赵齐婴之心，及寝，互返其室，二室相咨。以是稽之，非寓言矣。（出《酉阳杂俎》）

竹季贞

陈蔡间，有民竹季贞，卒十余年矣。后里人赵子和亦卒，数日忽寤，即起驰出门。其妻子惊，前讯之。子和曰：“我竹季贞也，安识汝。今将归吾家。”既而语音非子和矣，妻子遂随之。至季贞家，见子和来，以为狂疾，骂而逐之。子和曰：

“我竹季贞，卒十一年，今乃归。何拒我耶？”其家聆其语，果季贞也。验其事，又季贞也。妻子俱骇异，诘之，季贞曰：“我自去人世，迨今且一纪。居冥途中，思还省妻孥，不一日忘。然冥间每三十年，即一逝者再生，使言罪福。昨者吾所请案据，得以名闻冥官。愿为再生者，既而冥官谓我曰：“汝宅舍坏久矣，如何？”案据白曰：‘季贞同里赵子和者，卒数日，愿假其尸与季贞之魂。’冥官许之。即遣使送我于赵氏之舍，我故得归。”因话平昔事，历然可听，妻子方信而纳之。自是季贞不食酒肉，衣短粗衣，行乞陈蔡汝郑间。缙帛随以修佛，施贫饿者。一还家，至今尚存。（出《宣室志》）

陆彦

余杭人陆彦，夏月死十余日，见王。云：“命未尽，放归。”左右曰：“宅舍亡坏不堪，时沧州人李谈新来，其人合死，王曰：“取谈宅舍与之。”彦遂入谈枢中而苏。遂作吴语，不识妻子。具说其事。遂向余杭，访得其家。妻子不认，具陈由来，乃信之。（出《朝野僉载》）

卷第三百七十七 再生三

赵泰 袁廓 曹宗之 孙回璞
李强友 韦广济 郗惠连

赵 泰

晋赵泰字文和，清河贝丘人也。祖父京兆太守。泰郡察孝廉，公府辟不就。精思圣典，有誉乡里。当晚乃仕，终中散大夫。泰年三十五时，尝卒心痛，须臾而死。下尸于地，心暖不冷，屈申随意。既死十日，忽然喉中有声如雨，俄而苏活。说初死之时，梦有一人，来近心下。复有二人，乘黄马，从者二人，夹持泰腋，径将东行。不知可几里，至一大城，崔嵬高峻，城邑青黑色，遂将泰向城门入。经两重门，有瓦室，可数千间。男女大小，亦数千人。行列而吏著皂衣，有五六月人，条疏姓字。云：“当以科呈府君。”泰名在三十，须臾，将泰与数千人男女，一时俱进。府君西向坐，阅视名簿讫，复遣泰南入里门。有人著绛衣，坐大屋下，以次呼名。问生时何作罪，行何福善，谛汝等以实言也。此恒遣六部使者在人间，疏记善恶，具有条状，不可得虚。泰答：“父兄仕官皆二千石。我少在家，修学而已，无所事也，亦不犯恶。”乃遣泰为水官监作吏，将二千余人，运沙裨岸，昼夜勤苦。后转泰水官都督，知诸狱事。给泰兵马，令案行地狱，所至诸狱。楚毒各殊。或针贯其舌，流血竟体。或被头露发，裸形徒跣，相牵而行。有持大仗，从后

催促。铁床铜柱，烧之洞然。驱迫此人，抱卧其上，赴即焦烂，寻复还生。或炎炉巨镬，焚煮罪人，身首碎坠，随沸翻转。有鬼持叉，倚于其侧。有三四百人，立于一面，次当入镬，相抱悲泣。或剑树高广，不知限极，根茎枝叶，皆剑为之。人众相讐，自登自攀，若有欣竞，而身体割截，尺寸离断。泰见祖父母及二弟，在此狱中涕泣。泰出狱门，见有二人，赍文书来。说狱吏。言有三人，其家为于塔寺中悬幡烧香，救解其罪，可出福舍。俄见三人，自狱而出，已有自然衣服，完整在身。南诣一门，名开光大舍。有三重门，朱彩照发。见此三人，即入舍中，泰亦随入。前有大殿，珍宝周饰，精光耀目，金玉为床。见一神人，姿容伟异，殊好非常，坐此座上。边有沙门，立倚甚众。见府君来，恭敬作礼。泰问此是何人，府君致敬。吏曰：“号名世尊，度人之师。”有顷，令恶道中人，皆出听经。时有万九千人，皆出地狱，入百里城。在此到者，奉法众生也。行虽亏殆，尚当得度，故开经法。七日之中，随本所作善恶多少，差次免脱。泰未出之顷，已见十人，升虚而去。出此舍，复见一城，方二百余里，名为受变形城。地狱考治已毕者，当于此城，更受变报。泰入其城，见有土瓦屋数千区，各有房舍。正中有瓦屋高壮，栏槛采饰。有数百局吏，对校文书。云：杀生者当作蜉蝣，朝生暮死，劫盗者当作猪羊，受人屠割；淫逸者作鹤鹭鹰麋；两舌作鸱枭鸩鹩；捍债者为骡驴牛马。泰案行毕，还水官处。主者语泰，卿是谁者子，以何罪过，而来在此。泰答：“祖父兄弟，皆二千石。我举孝廉，公府辟不行。修志念善，不染众恶。”主者曰：“卿无罪，故相使为水官都督。不尔，与地狱中人无以异也。”泰问主者曰：“人有何行，死得乐报？”主者言：“唯奉法弟子，精进持戒，得乐报，无有谪罚也。”

泰复问曰：“人未事法时，所行罪过。事法之后，得以除否？”答曰：“皆除也。”语毕，主者开藤篋，检年纪，尚有余算三十年在。乃遣泰还。临别，主者曰：“已见地狱罪报如是，当告世人，皆令作善。善恶随人，其犹影响，可不慎乎？”时亲表内外候视泰者，五六十人，同闻泰说。泰自书记，以示时人。时晋太始五年，七月十三日也。乃为祖父母二弟，延请僧众，大设福会。皆命子孙，改意奉法，课观精进。士人闻泰死而复生，多见罪福，互来访问。时有太中大夫武城孙丰、关内侯常山郝伯平等十人，同集泰会。款曲寻问，莫不惧然。皆即奉法。（出《冥祥记》）

袁 廓

宋袁廓字思度，陈郡人也。元徽中，为吴郡丞。病经少日，奄然如死，但余息未尽。棺衾之具并备，待毕而殓。三日而能转动视瞬。自说云：有使者称教唤，廓随去。既至，有大城池，楼堞高整，阶闱崇丽。既命廓进。主人南面，与廓温凉毕，命坐。设酒炙，果粽菹者等味，不异世中。酒数行，主人谓廓曰：“主簿不幸有缺，以君才颖，故欲相屈，当能顾怀不？”廓意知是幽途，乃固辞凡薄，非所克堪。加少穷孤，兄弟零落，乞蒙恩放。主人曰：“君当以幽显异方，故辞耳。此间荣禄服御，乃胜君世中，甚贪共事。想必降意，副所期也。”廓复固请曰：“男女藐然，并在韶齿，仆一旦供任，养视无托。父子之恋，理有可矜。”廓因流涕稽颡。主人曰：“君辞让乃尔，何容相逼？愿言不获，深为叹恨。”就案上取一卷文书，勾点之。既而廓谢恩辞归。主人曰：“君不欲定省先亡乎？”乃遣

人将廓行，经历寺署甚众，未得一垣门，盖圉圉也。将廓入中，叙趣一隅有诸屋宇，骈闳相接。次有一屋弊陋，见其所生母羊氏在焉，容服不佳，甚异平生。见廓惊喜。户边有一人，身面伤疾，呼廓。廓惊问谁，羊氏曰：“此王夫人，汝不识耶？”王夫人曰：“吾在世时，不信报应。虽无馀罪，正坐鞭挞婢仆过苦，受此罚。亡来痛楚，殆无暂休。今特小时宽隙耳。前唤汝姊来，望以自代，竟无所益，徒为忧聚。”言毕涕泗。王夫人即廓嫡母也，廓姊时亦在侧。有顷。使人复将廓去，经涉巷陌，闾里整顿，似是民居。未有一宅，竹篱茅屋，见父凭案而坐。廓入门，父扬手遣廓曰：“汝既蒙罢，可速归去，不须迟也。”廓跪辞而归，至家即活。（出《法苑珠林》）

曹宗之

高平曹宗之，元嘉二十五年，在彭城，夜寝不寤，旦亡。晡时气息还通。自说所见：一人单衣帻，执手板，称北海王使者，殿下相唤。宗之随去。殿前中庭，有轻云，去地数十丈，流荫徘徊。帷幌之间，有紫烟飘摇。风吹近人，其香非常。使者曰：“君停阶下，今入白之。”须臾，传令谢曹君。”君事能可称，久怀钦迟，今欲相屈为府佐。君今年几，曾经鹵簿官未？”宗之答：“才干素弱，仰惭圣恩。今年三十一，未曾经鹵簿官。”又报曰：“君年算虽少，然先有福业，应受显要，当经鹵簿官。乃辞身，可且归家，后当更议也。”寻见向使者送出门，恍惚而醒。

宗之后任广州，年四十七。明年职解，遂还州病亡。（出《述异记》）

孙回璞

唐殿中侍医孙回璞，济阴人也。贞观十三年，从车驾幸九成宫三善谷，与魏征邻家。尝夜二更，闻外有一人，呼孙侍医者。璞谓是魏征之命，既出，见两人谓璞曰：“官唤。”璞曰：“我不能步行。”即取马乘之。随二人行，乃觉天地如昼日光明，璞怪而不敢言。出谷，历朝堂东，又东北行六七里，至苜蓿谷。遥见有两人，持韩凤方行。语所引璞二人曰：“汝等错追，所得者是，汝宜放彼。”人即放璞。璞循路而还，了了不异平生行处。既至家，系马，见婢当户眠，唤之不应。越度入户，见其身与妇并眠，欲就之而不得。但著南壁立，大声唤妇，终不应。屋内极明光，壁角中有蜘蛛网，中二蝇，一大一小。并见梁上所著药物，无不分明，唯不得就床。自知是死，甚忧闷，恨不得共妻别。倚立南壁，久之微睡，忽惊觉，身已卧床上，而屋中暗黑，无所见。唤妇，令起然火，而璞方大汗流。起视蜘蛛网，历然不殊。见马亦大汗。凤方是夜暴死。后至十七年，璞奉敕，驿驰往齐州，疗齐王佑疾。还至洛州东孝义驿，忽见一人来问曰：“君子是孙回璞。”曰：“是。君何问为？”答：“我是鬼耳，魏太监追君为记室。”因出书示璞。璞视之，则魏征署也。璞惊曰：“郑公不死，何为遣君送书？”鬼曰。已死矣，今为太阳都录太监，令我召君。”回璞引坐共食，鬼甚喜谢。璞请曰：“我奉敕使未还，郑公不宜追。我还京奏事毕，然后听命，可乎？”鬼许之。于是昼则同行，夜便同宿，遂至闾乡。鬼辞曰：“吾今先行，度关待君。”次日度关，出西门，见鬼已在门外。复同行，到滋水。鬼又与璞别曰：“待君奏事讫，相见也。君可勿食荤辛。”璞许诺。既奏

事毕，访征已薨。校其薨日，则孝义驿之前日也。璞自以必死，与家人诀别。而请僧行道，造像写经。可六七夜。梦前鬼来召，引璞上高山，山巅有大宫殿。既入，见众君子迎谓曰：“此人修福，不得留之，可放去。”即推璞堕山，于是惊悟。遂至今无恙矣。（出《冥祥记》）

李强友

李强友者，御史如璧之子。强友天宝末，为剡县丞。上官数日，有素所识屠者，诣门再拜。问其故，答曰：“因得病暴死，至地下，被所由领过太山。见大郎做主簿，因往陈诉。未合死至，蒙放得还。故来拜谢。”大郎者，强友也。强友闻，惆怅久之。曰：“死得太山主簿，办复何忧？”因问职事何如？屠者云：“太山有两主簿，于人间如判官也，俟从甚盛。鬼神之事，多经其所。”后数日，强友亲人死，得活。复去被收至太山。太山有两主簿，一姓李，即强友也。一姓王。其人死在王下，苦自论别。年尚未尽，忽闻府君召王主簿，去顷便回。云，官家设斋，须漆器万口。谓人曰，君家有此物，可借一用。速宜取之，事了即当放。此人来诣强友云。被借漆器，实无手力。强友为囑王候，久之未决。又闻府君唤李主簿，走去却回。谓亲吏曰：“官家嗔王主簿不了事，转令与觅漆器。此事已急，无可至辞，宜速取也。”其人不得已，将手力来取。拣阅之声，家人悉闻。事毕，强友领过府君，因而得放。既愈，又为强友说之。强友于官严毅，典吏甚惧。衙后多在门外。忽传赞府出，莫不罄折。有窃视，见强友著帽，从百余人，不可复识。皆怪讶之。如是十余日，而强友卒。（出《广异记》）

韦广济

韦广济，上元中，暴死。自言初见使持帖，云，阎罗王追己为判官，己至门下，而未见王。须臾，衢州刺史韦黄裳复至。广济拜候。黄裳与广济为从兄弟，问汝何由而来。答云：“奉王帖，追为判官。”裳笑曰：“我已为之，汝当得去。”命坐久之，命所司办食。顷之食至，盘中悉是人鼻手指等。谓济曰：“此鬼道中食，弟既欲还，不宜复吃。”因令向前人送广济还。及苏，说其事。而黄裳犹无恙，后数日而暴卒。其年，吕延为浙东节度，有术士谓曰：“地下所由云，王追公为判官。速作功德，或当得免。”延之惶惧，大造经像。数十日，术者曰：“公已得免矣，今王取韦衢州，其牒已行。”延之使人至信安，遽报消息。后十日，黄裳竟亡也。（出《广异记》）

郗惠连

大历中，山阳人郗惠连，始居泗上，以其父尝为河朔官，遂从居清河。父歿，惠连以哀瘠闻。廉使命吏临吊，赠粟帛。既免丧，表授漳南尉。岁余，一夕独处于堂，忽见一人，衣紫佩刀，趋至前，谓惠连曰：“上帝有命，拜公为司命主者，以册立阎波罗王。”即以锦纹箱贮书，进于惠连曰：“此上帝命也。”轴用琼钿，标以纹锦。又象笏紫绶，金龟玉带，以赐。惠连且喜且惧，心甚惶惑，不暇顾问。遂受之。立于前轩，有相者趋入，赞曰：“驱殿吏卒且至。”已而有数百人，绣衣红额，左右佩兵器，趋入，罗为数行，再拜。一人前曰：“某幸

得为使之吏，敢以谢。”词竟又拜。拜讫，分立于前。相者又曰：“五岳卫兵主将。”复有百余人趋入，罗为五行，衣如五方色，皆再拜。相者又曰：“礼器乐悬吏，鼓吹吏，车舆乘马吏，符印簿书吏，帑藏厨膳吏。”近数百人，皆趋而至。有顷，相者曰：“诸岳卫兵及礼器东悬车舆乘马等，请使躬自阅之。”惠连曰：“诸岳卫兵安在？”对曰：“自有所自有所耳。”惠连即命驾，于是控一白马至，具以金玉。其导引控御从辈，皆向者绣衣也。数骑夹道前驱，引惠连东北而去，传呼甚严。可行数里，兵士万余，或骑或步，尽介金执戈，列于路。枪槊旗饰，文繡交换。俄见朱门外，有数十人，皆衣绿执笏，曲躬而拜者。曰：“此属吏也。”其门内，悉张帷帘几榻，若王者居。惠连既升阶，据几而坐。俄绿衣者十辈，各赍簿书，请惠连判署。已而相者引惠连于东庑下一院，其前庭有车舆乘马甚多，又有乐器鼓箫，及符印管钥。尽致于榻上，以黄纹帔蔽之。其榻绕四墉。又有玉册，用紫金填字，以篆籀书，盘屈若龙凤之势。主吏白曰：“此阎波罗王之册也。”有一人具簪冕来谒，惠连与抗礼。既坐，谓惠连曰：“上帝以邺郡内黄县南兰若海悟禅师有德，立心画一册。有阎波罗王礼甚，言以执事有至行，故拜执事为司命主者，统册立使。某幸列宾掾。故得侍左右。”惠连问曰：“阎波罗王居何？”府掾曰：“地府之尊者也。缥冠岳渎，总幽冥之务。非有奇特之行者，不在是选。”惠连思曰：“吾行册礼于幽冥，岂非身已死乎？”又念及妻子，怏怏有不平之色。府掾已察其旨，谓惠连曰：“执事有忧色，得非以妻子为念乎？”惠连曰：“然。”府掾曰：“册命之礼用明日，执事可暂归治其家。然执事官至崇，幸不以幽显为恨。”言讫遂起。惠连即命驾出行，而昏然若醉者。即据案假寐，及寤，已在县。时天才晓，惊叹且久。自度上帝命，固不可免。

即具白妻子，为理命。又白于县令。令曹某不信。惠连遂汤沐，具绅冕，卧于榻。是夕，县吏数辈，皆闻空中有声若风雨，自北来，直入惠连之室。食顷，惠连卒。又闻其声北向而去，叹骇。因遣使往邺郡内黄县南问，果是兰若院禅师海悟者，近卒矣。（出《宣室志》）

卷第三百七十八 再生四

刘宪 张汶 隰州佐史 邓俨
贝禧 干庆 陈良 杨大夫 李主簿妻

刘 宪

尚书李寰，镇平阳时，有衙将刘宪者，河朔人，性刚直，有胆勇。一夕，见一白衣来至其家，谓宪曰：“府僚命汝甚急，可疾赴召也。”宪怒曰：“吾军中裨将，未尝有过，府僚安得见命乎？”白衣曰：“君第去，勿辞，不然祸及。”宪震声叱之，白衣驰去，行未数步，已亡所在。宪方悟鬼也。

夜深又至，呼宪。宪私自计曰，吾闻生死有命，焉可以逃之。即与偕往。出城数里，至一公署，见冥官在厅，有吏数十辈，列其左右。

冥官闻宪至，整中帻，降阶尽礼。已而延坐，谓宪曰：“吾以子勇烈闻，故遣奉命。”宪曰：“未委明公见召之旨。”冥官曰：“地府有巡察使，以巡省岳渎道路，有不如法者，得以察之。亦重事，非刚烈者不可以委焉。愿足下俯而任之。”宪谢曰：“某无他才，愿更择刚勇者委之。”冥官又曰：“子何拒之深耶？”

于是命案掾立召洪洞县吏王信讷，即遣一吏送宪归。宪惊寤。复数日，寰命宪使北都，行次洪洞县，因以事话於县寮。县寮曰：“县有吏王信者，卒数日矣。”（出《宣室志》）

张 汶

右常侍杨潜，尝自尚书郎出刺西河郡。时属县平遥，有乡吏张汶者，无疾暴卒，数日而寤。初汶见亡兄来诣其门，汶甚惊，因谓曰：“吾兄非鬼耶？何为而来？”兄泣曰：“我自去人间，常常属念亲友，若瞽者不忘视也。思平生欢，岂可得乎？今冥官使我得归而省汝。”汶曰：“冥官为谁？”曰：“地府之官，权位甚尊。吾今为其吏，往往奉使至里中。比以幽明异路，不可诣汝之门。今冥官召汝，汝可疾赴。”汶惧，辞之不可，牵汶袂而去。行十数里，路曛黑不可辨，但闻马车驰逐，人物喧语。亦闻其妻子兄弟呼者哭者，皆曰：“且议丧具。”汶但与兄俱进，莫知道途之几何。因自念，我今死矣，然常闻人死，当尽见亲友之殁者。今我即呼之，安知其不可哉。汶有表弟武季伦者，卒且数年，与汶善，即呼之。果闻季伦应曰：“诺。”既而俱悲泣。汶因谓曰：“令弟之居，为何所也？何为曛黑如是？”季伦曰：“冥途幽晦，无日月之光故也。”又曰：“恨不可尽，今将去矣。”汶曰：“今何往？”季伦曰：“吾平生时，积罪万状。自委身冥途，日以戮辱。向闻兄之语，故来与兄言。今不可留。”又悲泣久之，遂别。呼亲族中亡殁者数十，咸如季伦，应呼而至。多言身被涂炭，词甚凄咽。汶虽前去，亦不知将止何所，但常闻妻子兄弟号哭及语音，历然在左右。因遍呼其名，则如不闻焉。久之，有一人厉呼曰：“平遥县吏张汶。”汶既应曰诺。又有一人责怒汶，问平生之过有几。汶固拒之。於是命案掾出文之籍。顷闻案掾称曰：“张汶未死。愿遣之。”冥官怒曰：“汶未当死，何召之？”掾曰：“张汶兄今为此吏，向者许久处冥途，为投且甚，请以

弟代。虽未允其请，今召至此。”冥官怒其兄曰：“何为自召生人，不顾吾法。”即命囚之，而遣汶归。汶谢而出，遂独行。以道路熏晦，惶惑且甚。俄顷，忽见一烛在数十里外，光形极微。汶喜曰：“此烛将非人居乎？”驰走，望形而去。可行百余里，方觉其形稍近。迫而就之，乃见己身偃卧于榻。其室有烛，果汶见者。自是寤。汶即以冥中所闻妻子兄弟号哭及议丧具，讯其家，无一异者。（出《宣室志》）

隰州佐史

隰州佐史死，数日后活。云：初阎罗王追为典史，自陈素不解案。王令举其所知，某荐同曹一人，使出帖追。王问佐史，汝算既未尽，今放汝还。因问左右，此人在生有罪否。左右云：“此人曾杀一犬一蛇。”王曰：“犬听合死，蛇复何故？枉杀蛇者。法合殊死。”令某回头，以热铁汁一杓，灼其背。受罪毕，遣使送还。吏就某索钱一百千文。某云：“我素家贫，何因得办？”吏又觅五十千，亦答云无。吏云：“汝家有胡钱无数，何得诉贫？”某答：“胡钱初不由己。”吏言取之即得，何故不由。领某至家取钱。胡在床上卧，胡儿在钱堆上坐，未得取钱。且暂入庭中。狗且吠之，某以脚蹴，狗叫而去。又见其妇营一七斋，取面做饭。极力呼之，妇殊不闻。某怒，以手牵领巾，妇蹶于地。久之，外人催之。

及出，胡儿犹在钱上。某劲以拳拳其肋，胡儿闷绝，乃取五十千付使者。因得放，遂活。活时，胡儿病尚未愈。后经纪竟折五十千也。（出《广异记》）

邓 俨

会昌元年，金州军事典邓俨，先死数年。其案下书手蒋古者，忽心痛暴卒。如人捉至一曹司，见邓俨喜曰：“我主张甚重，籍尔录数百幅书也。”蒋见堆案绕壁，皆涅楮朱书。乃给曰：“近损右臂，不能搦管。”旁有一人谓邓：“既不能书，可令还也。”蒋草草被领还，隕一坑中而觉。因病，右手遂废。（出《酉阳杂俎》）

贝 禧

义兴人贝禧，为邑之乡胥。乾宁甲寅岁十月，宿於茭渚别业。夜分，忽闻叩门者，人马之声甚众。出视之，见一人绿衣秉筒，西面而立，从者百余。禧摄衣出迎，自通曰：“隆，姓周，弟十八。”即延入坐，问以来意。曰：“身为地府南曹判官，奉王命，召君为北曹判官尔。”禧初甚惊惧。隆曰：“此乃阴府要职，何易及此，君无辞也。”俄有从者，持床榻食案帷幕，陈设毕，满置酒食，对饮良久。一吏趋入白：“殷判官至。”复有一绿衣秉筒，二从者捧箱随之，箱中亦绿衣。殷揖禧曰：“命赐君，兼同奉召。”即以绿裳为禧衣之。就坐共饮，可至五更。曰：“王命不可留矣。”即相与同行。禧曰：“此去家不远，暂归告别，可乎。”皆曰：“君今已死，纵归，可复与家人相接耶？”乃出门，与周殷各乘一马，其疾如风，涉水不溺。至暮，宿一村店，店中具酒食，而无居人。虽设灯烛，如隔帷幔。云已行二千余里矣。向晓复行，久之，至一城，门

卫严峻。周殷先入，复出召禧。凡经三门，左右吏卒，皆趋拜。复入一门，正北大殿垂帘。禧趋走参谒，一同人间。既出，周谓禧曰：“北曹阙官多年，第宅曹署，皆须整缉。君可暂止吾家也。”即自殿门东行，可一里，有大宅，止禧于东厅。顷之，有同官可三十余人，皆来造请庆贺。遂置宴。宴罢，醉卧。至晓，遍诣诸官曹报谢。复有朱衣吏。以王命至，钱帛车马饗饩甚丰备。翌日，周谓禧曰：“可视事矣。”又相与向王殿之东北，有大宅，陈设甚严，止禧于中。有典吏可八十余人，参请给使。厅之南大屋数十间，即曹局，簿书充积。其内厅之北，别室两间，有几案及数书厨，皆杂宝饰之。周以金钥授禧曰：“此厨簿书，最为秘要，管钥恒当自掌，勿轻委人也。”周既去，禧开视之。书册积叠，皆方尺余。首取一册，金题其上陝州字。其中字甚细密，谛视之，乃可见，皆世人之名簿也。禧欲知其家事，复开一厨，乃得常州簿。阅其家籍，见身及家人世代名字甚悉，其已死者，以墨钩之。至晚，周判官复至曰：“王以君世寿未尽，遣暂还，寿尽，当复居此职。”禧即以金钥还授于周。禧始阅簿时，尽记其家人及己祸福寿夭之事，至是昏然尽忘矣。顷之，官吏俱至，告别。周殷二人送之归。翌日夜，乃至茭渎村中。入室，见己卧于床上，周殷与禧各就寝。俄而惊寤，日正午时，问其左右，云，死始半日。而地府已四日矣。禧既愈，一如常人，亦无小异。又四十余年乃卒。（出《稽神录》）

干 庆

晋有干庆者，无疾而终。时有术士吴猛，语庆之子曰：

“干侯算未穷。我为试请命，未可殒敛。”尸卧静舍，唯心下稍暖。居七日，猛凌晨至，以水激之，日中许，庆苏焉。旋遂张目开口，尚未发声。阖门皆悲喜。猛又令以水含洒。乃起。吐血数声，兼能言语。三日平复。初见十数人来，执缚桎梏到狱。同辈十余人，以次旋对。次未至，俄见吴君北面陈释，王遂敕脱械令归。所经官府，皆见迎接吴君。而吴君与之抗礼，即不知悉何神也。（出《幽明录》）

陈 良

大元中，北地人陈良与沛国刘舒友善，又与同郡李焉共为商贾，曾获厚利，共致酒相庆。焉遂害良，以苇裹之，弃之荒草，经十许日，良复生归家。说死时，见一人著赤帻，引良去，造一城门。门下有一床，见一老人，执朱笔，点校籍。赤帻人言曰：“向下土有一人姓陈名良，游魂而已，未有统摄，是以将来。”校籍者曰：“可令便去。”良既出，忽见友人刘舒，谓曰：“不图于此相见。卿今幸蒙尊神所遣，然我家厕屋后桑树中有一狸，常作妖怪，我家数数横受苦恼。卿归，岂能为我说此耶。”良然之。既苏，乃诣官疏李焉而伏罪。仍特报舒家，家人涕泣云，悉如言。因伐树，得狸杀之，其怪遂绝。（出《幽明录》）

杨大夫

杨大夫者，宦官也，亡其名。年十八岁，为冥官所摄，无

疾而死。经日而苏，云：既到阴冥间，有廨署官属，与世无异。阴官以案牒示之，见名字历历然。云，年寿十八岁而已。杨亦无言请托。旁有一人，为其请乞，愿许再生，词意极切。久之而冥官许，即令却还。其人亦送杨数百步，将别，杨愧谢之：“不知即今再生之恩，何以为报？”问其所欲，其人曰：“或遗鸣砂弓，即相报也。”因以大铜钱一百余与杨，俄然而觉，平复无苦。

自是求访鸣砂弓，亦莫能致。或作小宫阙屋子，焚而报之，如是者数矣。杨颇留心炉鼎，志在丹石，能制返魂丹。有疾疫暴病死者，研丹一粒，拗开其口，灌之即活。尝救数人。有阉官夏侯，得杨丹五粒。戒云，有急即吞一丸。夏侯一旦得疾，状甚危笃，取一粒以服之。既而为冥官追去，责问之次，白云：“某曾服杨大夫丹一粒耳。”冥官即遣还。

夏侯得丹之效，既苏，尽服四丸。岁余，又见黄衣者追捕之。云，非是冥曹，乃太山追之耳。夏侯随去，至高山之下，有宫阙焉。及其门，见二道士，问其平生所履，一一对答。徐启曰，某曾服杨大夫丹五粒矣。道士却令即回。夏侯拜谢曰：“某是得神丹之力，延续年命，愿改名延，可乎？”道士许之。复活，因改名延矣。杨自审丹之灵效，常以救人。其子暄，因自畿邑归京。未明，行二十余里，歇于大庄之上。忽闻庄中有惊喧哭泣之声。问其故，主人之子暴卒。暄解衣带中，取丹一粒，令研而灌之，良久亦活。杨物产贍足，早解所任，纵意闲放，唯以金石为务。未尝有疾，年九十七而终。

晚年，遇人携一弓，问其名。云：“鸣砂弓也。於角面之内，中有走砂。”杨买而焚之，以报见救之者。其返魂丹方，云是救者授之，自密修制，故无能得其术者。（出《神仙感遇传》）

李主簿妻

选人李主簿者，新婚。东过华岳，将妻入庙，谒金天王。妻拜次，气绝而倒，唯心上微暖。过归店，走马诣华阴县求医卜之人。县宰曰：“叶仙师善符术，奉诏投龙回。去此半驿，公可疾往迎之。”李公单马奔驰五十余里，遇之。李生下马，拜伏流涕，具言其事。仙师曰：“是何魅怪敢如此。”遂与先行。谓从者曰：“鞍驮速驰来。待朱钵及笔。”至店家，已闻哭声。仙师入，见事急矣。且先将笔墨及纸来。遂画符焚香，以水喷之。符化北飞去，声如旋风，良久无消息。仙师怒，又书一符，其声如雷，又无消息。少顷，鞍驮到，取朱笔等，令李左右煮少许薄粥，以候其起。乃以朱画一道符，喷水叱之，声如霹雳。须臾，口鼻有气，渐开眼能言。问之，某初拜时，金天王曰，好夫人。第二拜云，留取。遣左右扶归院，适已三日。亲宾大集，忽闻敲门，门者走报王。王曰：“何不逐却。”乃第一符也。逡巡，门外闹甚。门者数人，细语於王耳。王曰：“且发遣。”第二符也。俄有赤龙飞入，正扼王喉，才能出声。曰：“放去。”某遂有人送。乃第三符也。李生罄装以谢，叶师一无所取。是知灵庙女子不得入也。（出《逸史》）

卷第三百七十九 再生五

刘薛 李清 郑师辩 法庆
开元选人 崔明达 王抡 费子玉 梅先

刘 薛

晋太元九年，西河离石县有胡人刘薛者，暴疾亡，而心下犹暖。其家不敢殓殮，经七日而苏。言初见两吏录去，向北行，不测远近。至十八重地狱，随报轻重，受诸楚毒。忽观世音语云：“汝缘未尽，若再得生，可作沙门。今洛下、齐城、丹阳、会稽，并有阿育王塔，可往礼拜。若寿终，不堕地狱。”语竟，如坠高岩，忽然醒寤。因此出家，法名惠达，游行礼塔。次至丹阳，未知塔处。乃登越西望，见长干里有异气色，因就礼拜，果是先阿育王塔之所也。由是定知必有舍利，乃聚众掘之。入地一丈，得石牌三，下有铁函，函中复有银函，函中又有金函，盛三舍利及爪发。薛乃于此处造一塔焉。（出《塔寺记》）

李 清

李清者，吴兴于潜人也，仕桓温大司马府参军督护。于府得病，还家而死，经夕苏活。说云，初见传教，持信幡唤之，云：“公欲相见。”清谓是温召，即起束带而去。出门，见一

竹舆，便令入中，二人推之，疾速如驰。至一朱门，见阮敬。时敬死已三十年矣。敬问清曰：“卿何时来？知我家何似？”清云：“卿家暴恶。”敬便雨泪。言知吾子孙如何。答云，且可。敬云：“我今令卿得脱，汝能料理吾家不？”清云：“若能如此，不负大恩。”敬言：“僧达道人是官师，甚被敬礼，当苦告之。”还内良久，遣人出云：“门前四层寺，官所起也。僧达常以平旦入寺礼拜，宜就求哀。”清往其寺，见一沙门语曰：“汝是我前七生时弟子，已经七世受福，迷著世乐，忘失本业。背正就邪，当受大罪。令可改悔。和尚明出，当相助。”清还先舆中，夜寒凛冻。至晓门开，僧达果出。清便随逐稽颡。僧达云：“汝当革为善，归命佛、法，归命比丘僧。受此三归，可得不横死。受持勤者，亦不经苦难。”清便奉受。又见昨所遇沙门，长跪请曰：“此人僧达宿世弟子，忘正失法，方将受苦。先缘朱所追，今得归余，愿垂慈愍。”答曰：“先是福人，当易拔济耳。”便还向朱门，俄遣人出云：“李参军可去。”敬时亦出，与清一青竹杖，令闭眼骑之。清如其言，忽然至家。家中啼哭，及乡亲塞堂，欲入不得。会买材还。家人及客，赴监视之，唯尸在地。清入至尸前，闻其尸臭，自念悔还。得外人逼突，不觉入。少时，于是而活。即营理敬家，分宅以居。于是归心法宝，劝信法教，遂作佳流弟子。（出《冥祥记》）

郑师辩

唐东官右监门兵曹参军郑师辩，年未弱冠，暴死三日而苏。自言初有数人见收，将人入官府大门。有见囚百余人，皆重行

北面立，凡为六行。其前行者，形状肥白，好衣服，如贵人。复行渐瘦恶，或著枷锁，或但去巾带，偕行连袂，严兵守之。师辩至，配入第三行，东头第三立，亦巾带连袂。辩忧惧，专心念佛。忽见平生相识僧来。入兵团内，兵莫之止。囚至辩所，谓曰：“平生不修福，今忽如何？”辩求请救。僧曰：“吾今救汝得出，可持戒耶？”“诺。”须臾，吏引入诸囚至官前，以次诘问。寻于门外，僧为授五戒，用瓶水灌其额。谓曰：“日西当活。”又以黄帔一枚与辩，曰：“披此至家，置净处也。”仍示归路，辩披之而归。至家掖帔至床角上，既而目开身动，家人惊散，谓死欲起。唯母不去，问曰：“汝活耶。”辩曰：“日西当活。”辩意时疑日午，问母。母曰：“夜半。”方知死生相违，昼夜相及。既到日西，能食而愈，犹见帔在床头。及辩能起，帔形渐灭，而尚有光。七日乃尽。辩遂持五戒。后数年，有友人劝食猪肉。辩不得已，食一脔。是夜。梦已化为罗刹，爪齿各长数尺，捉生猪食之。既晓，觉口醒唾血。使人视口，尽是凝血。辩惊，不敢复食肉。又数年，娶妻。家逼食，后乃无验。然而辩自五六年来，身臭有大疮，溃烂不愈。或恐以破戒之故也。唐临昔与辩同直东宫，见其自说。（出《冥报记》）

法庆

凝观寺有僧法庆。造丈六挟纆像未成暴死。时宝昌寺僧大智，同日亦卒。三日并苏。云，见官曹，殿上有人似王者，仪仗甚众。见法庆在前，有一像忽来，谓殿上人曰：“庆造我未成，何乃令死？”便检文簿，云：“庆食尽，命未尽。”上人

曰：“可给荷叶以终寿。”言讫，忽然皆失所在，大智便苏。众异之，乃往凝观寺问庆，说皆符验。庆不复能食，每日朝进荷叶六枝，斋时八枝。如此终身。同流请乞，以成其像。（出《两京记》）

开元选人

吏部侍郎卢从愿父，素不事佛。开元初，选人有暴亡者，以鼻未尽，为地下所由放还。既出门，逢一老人著枷，谓选人曰：“君以得还，我子从愿，今居吏部。若选事未毕，当见之，可以相谕。已由不事佛，今受诸罪，备极苦痛。可速作经像相救。”其人既活，向铨司为说之。从愿流涕请假，写经像相救毕。却诣选人辞谢。云：“已生人间，可为白儿。”言讫不见。（出《广异记》）

崔明达

崔明达，小字汉子，清河东武城人也。祖元奖，吏部侍郎杭州刺史。父庭玉，金吾将军冀州刺史。明达幼於西京太平寺出家，师事利涉法师。通《涅槃经》，为桑门之魁柄。开元初，斋后，房中昼寝。及寤，身在檐外。还房，又觉出。如是数四，心甚恶之。须臾，见二牛头卒，悉持死人，於房外炙之，臭气冲塞。问其所以，卒云：“正欲相召。”明达曰：“第无令臭。不惮行。”卒乃於头中拔出其魂，既而引出城中。所历相识甚众，明达欲对人告诉，则不可。既出城西，路迳狭小，俄而又

失二卒，有赤索系片骨，引明达行，甚亲之。行数里，骨复不见。明达惆怅独进，仅至一城，城壁毁坏。见数百人，洋铁补城。明达默然而过，不敢问。更行数里，又至一城。城前见卒吏数十人，和整修方丈室。有绯衫吏，诘问明达，寻令卒吏推明达入室。累整塞之，明达大叫枉。吏云：“聊欲相试，无苦也。”须臾，内传王教，召明达师。明达随入大厅，见贵彩少年，可二十许。阶上阶下，朱紫罗列，凡数千人。明达行入庭，窃心念，王召我，不下阶。忽见王在阶下，合掌虔敬，谓明达曰：“冥中深要阳地功德，闻上人通《涅槃经》。故使奉迎，开题延寿。”明达又念，欲令开讲，不致塔座，何以敷演？又见塔座在西廊下，王指令明达上座开题，仍於塔下设席。王跪，明达说一行，王云，得矣。明达下座至，王令左右送明达法师还。临别，谓明达，可为转一切经。既出，忽於途中见车骑数十人，云是崔尚书。及至，乃是其祖元奖。元奖见明达不悦。明达大言云：“己是汉子。阿翁宁不识耶？”元奖引至厅，初问蓝田庄，次问庭玉，明达具以实对。元奖云：“吾自没后，有职务，未尝得还家，存亡不之知也。”寻有吏持案至元奖处。明达窃见籍有明达名。云：“太平寺僧，嵩山五品。”既毕，元奖问明达：“得窥也。明达辞不见。乃令二吏送明达诣判官，令两人送还家。判官见，不甚致礼。左右数客云：“此是尚书嫡孙，何得以凡客相待，判官乃处分二吏送明达，曰：“此辈送上人者，岁五六辈，可以微贖劳之。”出门，吏各求五百千。吏云：“至家，宜便於市致啗之，吾等待钱方去。”及房，见二老婢披发哭，门徒等并叹息。明不识其尸，但见大坑。吏推明达於坑，遂活。尚昏沉，未能言，唯累举手。左右云：“要纸钱千贯。”明达颔之。及焚钱讫，明达见二人各持钱去，自尔病愈。初明达至王门，见数吏持一老姥，至明达所居，云是

鄆县灵岩人。及入，王怒云：“何物老婢，持菩萨戒，乃尔不洁。令放还，可清洁也。”及出，与明达相随行，可百余步，然后各去。明达疾愈，往诣灵岩，见姥如旧识也。（出《广异记》）

王 抡

天宝十一年，朔方节度判官大理司直王抡，巡至中城，病死。凡一十六日而苏。初疾亟属纆之际，见二人追去，恍惚以为人间，不知其死也。须臾入大城门，见朔方节度李林甫，相见拜揖，以为平生时也。又见李邕、裴敦复数人，於一府庭，言责林甫命。抡方悟死耳。林甫手持纸笔，与邕等辩对。俄而见其案，冥司断曰：“林甫死后破家，杨国忠代为相。”其冬，林甫死。杨国忠果代之。抡兄撮，亡已六年，时见之。撮云：“尔未当死，若得钱三千贯，即重生也。”抡家在西定远，去中城数百里。便见一山下有崎岖小道，驰归其家。斯须而升堂告妻曰：“我已死矣，若得钱三千贯，即再生。”其夕，毕家咸闻窗牖间，窅然有物声，犬亦迎吠。既明，其妻泣言，梦抡已死，求钱三千贯。即取纸剪为钱财，召巫者焚之。抡得之，即与人间钱不殊矣。冥中无昼夜，长如十一月十二月太阴雪时。有鬼王，衣紫衣，决罪福。判官数十人。其定罪以负心为至重，其被考理者，多僧尼及衣冠。抡在生时无他过，及定罪，唯举食肉罪。旁见小吏，曰：“此人虽食肉，不故杀。”然食肉者信罪矣，杀而食之，罪又甚焉。抡未病时，曾解衣写《金光明经》。手自封裹，置于佛堂内。及冥中，以此业得见地藏菩萨。汝同此善，当得更生。即令取经，经即抡所封裹之经也。鬼王

判官数人，皆平生相友善，相见恍惚，不叙故。亦见其先府君夫人，拜伏之后，都无问讯，如不相识。又见诸先亡兄弟，亦无兄弟情。兄摄近亡，相睦如生，当以日近故也。至其视事之所，见亲故有当贵及寿夭，皆宿命先定，不可移改。俄而放归，有一吏曰：“君有禄及寿，然此中之事，必不得泄之。”言毕，奄然而活，亡已十六日也。（出《通幽记》）

费子玉

天宝中，犍为参军费子玉官舍夜卧，忽见二吏至床前。费参军子玉惊起，问谁。吏云：“大王召君。”子玉云：“身是州吏，不属王国，何得见召？”吏云：“阎罗。”子玉大惧，呼人备马，无应之者。仓卒随吏去。至一城，城门内外各有数千人。子玉持诵金刚经，尔时恒心诵之。又切念云，若遇菩萨。当诉以屈。须臾，王命引入。子玉再拜，甚欢然。俄见一僧从云中下，子玉前致敬。子玉复扬言，欲见地藏菩萨。王曰：“子玉此是也。”子玉前礼拜。菩萨云：“何以知我耶？”因谓王曰：“此人一生诵金刚经，以算未尽，宜遣之去。”王视子玉。忽怒问其姓名。子玉对云：“嘉州参军费子玉。”王曰：“犍为郡，何嘉州也？汝合死。正为菩萨苦论，且释君去。”子玉再拜辞出，菩萨云：“汝还，勿复食肉，当得永寿。子玉礼圣容，圣容是铜佛，头面手悉动。菩萨礼拜，手足悉展。子玉亦礼，礼毕出门。子玉问：“门外人何其多乎？”菩萨云：“此辈各罪福不明，已数百年为鬼，不得记生。”子玉辞还舍，复活。后三年，食肉又死。为人引证。菩萨见之，大怒云初不令汝食肉，何故违约？子玉既重生，遂断荤血。初子玉累取三

妻，皆云被追之，亦悉来见。子玉问：“何得来耶？”妻云：“君勿顾之耳。”小妻：“君於我不足，有恨而来，所用已钱，何不还之？”子玉云：“钱亦易得。”妻云：“用我铜钱，今还纸钱耶？”子玉云：“夫用妇钱，义无还理。”妻无以应。退回各去也。（出《广异记》）

梅 先

钱塘梅先恒以善事自业。好持佛经，兼造生七斋，邻里呼为居士。天宝中，遇疾暴卒而活。自说，初死为人所领，与徒十余辈见阎罗王。王问君在生复有何业，先答曰：“唯持经念佛而已。”王曰：“此善君能行之，冥冥之福，不可虚耳。”令检先簿，喜曰：“君尚未合死，今放却生，宜崇本业也。”再拜。会未有人送，留在署中。王复讯问，次至钱塘里正包直。问何故取李平头钱，不为属户。直曰：“直为里长团头身常在县夜归早出实不知山乞追子问。”王令出帖追直子。须臾有使者至今送直还。遂活。说其事，时其子甚无恙，众人皆试之。后五六日，直子果病，即二日死矣。（出《广异记》）

卷第三百八十 再生六

王璿 魏靖 杨再思 金坛王丞
韩朝宗 韦延之 张质 郑洁

王 璿

唐尚书刑部郎中宋行质，博陵人也。性不信佛，有慢谤之言。永徽二年五月病死。至六月九日，尚书都官令吏王璿暴死，经二日而苏。言初死之时，见四人来云，官府追汝。璿随行，入一大门。见厅事甚壮。西间有一人坐，形容肥黑。东间有一僧坐，与官相当。皆面向北，各有床几案褥。侍童二百许人，或冠或弁，皆美容貌。阶下有吏执文案。有一老人，著枷被缚，立东阶下。璿至庭，亦已被缚。吏执纸笔问璿曰：“贞观十八年，在长安佐史之日，因何改李须达籍？”答曰：“璿前任长安佐史，贞观十六年转选。至十七年，蒙授司农寺府史。十八年改籍，非璿罪也。”厅上大官，读其辞辨，顾谓东阶下老囚曰：“何因妄诉耶？”囚曰：“须达年实未至，由璿改籍，加须达年，岂敢妄耶？”璿云：“至十七年改任告身见在，请追验之。”官呼领璿者三人，解璿缚，将取告身。既至，大官自读之，谓老囚曰：“他改任分明，汝无理。”令送老囚出门外。门外昏暗有城，城上皆有女墙，似是恶处。大官因书案上。谓璿曰：“汝无罪。放汝去。”璿辞拜，吏引璿至东阶，拜辞。僧印璿臂曰：“好去。”吏引璿出，东南行，度三重门，皆勘

视臂印，然后出。至四门，门甚壮大，重楼朱粉，三户并开，状如城门，守卫严切。又验印，听出门。东南行数十步，闻有人从后唤璠，璠回顾，见郎中宋行质，面色惨黑，色如湿地，露头散腰，著故绯袍，头发短垂，如胡人者，立於厅事阶下，有吏主守之。西近城，有一大木牌，高一丈二尺许。大书牌曰：“此是勘当过王人。”其字大方尺余，甚分明。厅上有床座几案，如官府者，而无人坐。行质见璠悲喜，云：“汝何故得来？”璠曰：“官追，勘问改籍，无事放还。”行质捉其两手，谓璠曰：“吾被官责问功德簿，吾平生无受此困苦，加之饥渴寒苦不可说，君可努力至我家，急语令作功德也。”如是殷勤数四嘱之，璠乃辞去。行数十步，又呼璠还。未及言，厅上有官人来坐。怒璠曰：“我方勘事，如何人辄至囚处。”使卒搭其耳，推令去。璠走，又至一门，门吏曰：“汝被搭耳，耳当聋，吾为汝却其中物。”因以手挑其耳，耳中鸣，乃验印放出。门外黑如漆，璠不知所在，以手摸西及南，皆是墙壁，唯东无障碍，而暗不可行。立待少时，见向者追璠之吏从门来，曰：“君尚能待我，甚善。可乞我钱一千。”璠因愧谢曰：“依命。”吏曰：“吾不用铜钱，欲得白纸钱，期十五日来取。”璠许，因问归路。吏曰：“但东行二百步，有墙穿破见明，可推倒，即至君家。”璠如言，已至所居隆政坊南门矣。于是归家。见人坐泣，入户而苏。至十五日，璠忘与钱，明日复病，困绝。见吏来怒曰：“君果无行，期与我钱，遂不与，今复将汝。”因即驱行，出金光门，令入坑。璠拜谢百余，遂即放归，又苏。璠告家人，买纸百张，作钱送之。明日，璠又病困，复见吏曰：“君幸能与钱，而钱不好。”璠辞谢，请更作，许之。又苏。至二十日，璠令用钱，别买白纸作钱，并酒食。自於隆政坊西渠水上烧之，既而身轻体健，遂平复如故。（出《冥报记》）

魏 靖

魏靖，钜鹿人，解褐武城尉。时曹州刺史李融，令靖知捕贼。贼有叔为僧，而止盗赃。靖案之，原其僧。刺史让靖以宽典，自案之。僧辞引伏，融令靖杖杀之。载初二年夏六月，靖会疾暴卒，权殓已毕，将冥婚男女，故未果葬。经十二日。靖活，呻吟棺中，弟侄俱走。其母独命斧开棺，以口候靖口，气微暖。久之目开，身肉俱烂。徐以牛乳乳之，既愈，言初死，经曹司，门卫旗鼓甚肃。引见一官，谓靖何为打杀僧，僧立于前，与靖相论引。僧辞穷。官谓靖曰：“公无事，放还。”左右曰：“肉已坏。”官令取药，以纸裹之，曰：“可还他旧肉。”既领还，至门闻哭声，惊惧不愿入，使者强引之。及房门，使者以药散棺中，引靖臂推入棺，颓然不复觉矣。既活，肉蠹烂都尽，月余日知故。初到宅中，犬马鸡鹅悉鸣，当有所见矣。（出《广异记》）

杨再思

神龙元年，中书令杨再思卒，其日中书供膳亦死，同为地下所由引至王所。王问再思：“在生何得有许多罪状？”既多，何以收赎？”再思言：“已实无罪。”王令取簿来。须臾。有黄衣吏持簿至。唱再思罪云，如意元年，默啜陷瀛檀等州，国家遣兵赴救少，不敌。有人上书谏，再思违谏遣行，为默啜所败，杀千余人。大足元年，河北蝗虫为灾，烝人不粒。再思为相，不能开仓赈给，至令百姓流离，饿死者二万余人。宰相燮

理阴阳，再思刑政不平，用伤和气，遂令河南三郡大水，漂溺数千人。如此者凡六七件，示再思，再思再拜伏罪。忽有手大如床，毛鬣可畏，攫再思。指间血流，腾空而去。王问供膳，何得至此。所由对云，欲问其人，云，无过，宜放回。供膳既活，多向人说其事。为中宗所闻，召问，具以实对。中宗命列其事迹於中书厅记之云。（出《广异记》）

金坛王丞

开元末，金坛县丞王甲，以充纲领户税在京，於左藏库输纳。忽有使者至库所云，王令召丞。甲仓卒随去。出城行十余里，到一府署。入门，闻故左常侍崔希逸语声。王与希逸故三十年，因问门者，具知所以。求为通刺，门者入白。希逸问此人何在，遽令呼入，相见惊喜。谓甲曰：“知此是地府否？”甲始知身死，悲感久之。复问曾见崔翰否？翰是希逸子。王云：“入城已来，为开库司，未暇至宅。”希逸笑曰：“真轻薄士。”以死生易怀，因问其来由。王云：“适在库中，随使至此，未了其故。”有顷，外传王坐。崔令传语白王云：“金坛王丞，是已亲友，计未合死。事了，愿早遣。时热，恐其舍坏。”王引入，谓甲曰：“君前任县丞受赃相引。”见丞着枷，坐桐树下。问云：“初不同情，何故见诬？”丞言受罪辛苦，权救仓卒。王云：“若不相关，即宜放去。”出门，诣希逸别。希逸云：“卿已得还，甚善。传语崔翰，为官第一莫为人作枉，后自当之，取钱必折今生寿。每至月朝十五日，宜送清水一瓶，置寺中佛殿上，当获大福。”甲问此功德云何，逸云：“冥间事，卿勿预知，但有福即可。”言毕送出，至其所，遂活。

(出《广异记》)

韩朝宗

天宝中，万年主簿韩朝宗，尝追一人来迟，决五下。将过县令，令又决十下。其人患天行病而卒。后於冥司下状，言朝宗。宗遂被追至，入乌颈门极大。至中门前，一双桐树。门边一阁，垂帘幕。窥见故御史洪子舆坐，子舆曰：韩大何为得此来？”朝宗云：“被追来，不知何事。”子舆令早过大使。入屏墙，见故刑部尚书李义。朝宗参见。云：“何为决杀人？”朝宗诉云：“不是朝宗打杀，县令重决，因患天行病自卒。非朝宗过。”又问县令决汝，何牵他主簿？朝宗无事，然亦县丞，悉见例皆受行杖。”亦决二十，放还。朝宗至晚始苏，脊上青肿。疼痛不复可言，一月已后始可。於后巡检坊曲，遂至京城南罗城。有一坊，中一宅，门向南开，宛然记得追来及吃杖处。其宅空无人居，问人，云，此是公主凶宅，人不敢居。乃知大凶宅，皆鬼神所处，信之。(出《朝野僉载》)

韦延之

睦州司马韦延之，秩满，寄居苏州嘉兴。大历八年，患痢疾。夏月独寐厅中，忽见二吏云：“长官令屈。”延之问：长官为谁？”吏云：“奉命追公，不知其他。延之疑是鬼魅，下地欲归。吏便前持其袂，云：追君须去，还欲何之？”延之身在床前，神乃随出，去郭，复不见陂泽，但是陆路。行数十

里，至一所，有府署。吏将延之过大使，大使传语领过判官。吏过延之。判官褊笏下阶敬肃甚谨，因谓延之曰：“有人论讼，事须对答。”乃令典领於司马对事。典引延之至房，房在判官厅前，厅如今县令厅。有两行屋，屋间悉是房，房前有斜眼格子，格子内板床坐人。典令延之坐板床对事。须臾，引囚徒六七人，或枷或锁或露首者，至延之所。典云：“汝所论讼韦司马取钱，今冥献酬自直也。”问云：“所诉是谁？”曰：是韦冰司马，实不识此人。”典便贺司马云：“今得重生。”甚喜。乃引延之至判官所，具白，判官亦甚相贺，处分令还，白大使放司马回。典复领延之至大使厅，大使已还内，传语放韦司马去，遣追韦冰。须臾。绿衫吏把案来，呵追吏，何故错追他人。各决六十，流血被地，令便送还。延之曰：“欲见向后官职。”吏云：“何用知之？”延之苦请。吏开簿，延之名后，但见白纸，不复有字。因尔遂出。行百余步，见吏拘清流县令郑晋客至，是延之外甥。延之问：“汝何故来？”答曰：“被人见讼。”晋客亦问延之云，何故来。延之云：“吾错被追，今得放还。”晋客称善数四，欲有传语，吏拘而去，意不得言，但累回顾云：“舅氏千万。”延之至舍乃活。问晋客，云：“死来五六日。”韦冰宅住上元，即以延之重生其明日韦冰卒。（出《广异记》）

张 质

张质者，猗氏人，贞元中明经。授亳州临涣尉。到任月余，日暮，见数人持符来追，其仆亦持马俟於阶下，乘马随之出县门。县吏列坐门下，略无起者。质怒曰：“州司暂追，官不遽

废，人吏敢无礼耶？”人亦不顾。出数十里，至一柏林，使者曰：“到此宜下马。”遂步行百余步，入城，直北有大府门，署曰：“北府。”入府，径西有门，题曰“推院”，吏士甚众。门人曰：“临涣尉张质。”遂入。见一美须髯衣绯人，据案而坐，责曰：“为官本合理人，因何曲推事，遣人枉死？”质被摔抢地。呼曰：“质本任解褐得，到官月余，未尝推事。”又曰：“案牘分明，诉人不远。府命追勘，仍敢言欺。”取枷枷之。质又曰：“诉人既近，请与相见。”曰：“召冤人来。”有一老人眇目，自西房出，疾视质曰：“此人年少，非推某者。”仍刺录库检猗氏张质，贞元十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上临涣尉。又检诉状被屈事，又牒阴道亳州。其年三月，临涣见任尉年名，如已受替，替人年名，并受上月日。得牒，其年三月，见任尉江陵张质，年五十一。贞元十一年，四月十一日任，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受替。替人猗氏张质，年四十七。检状过。判官曰：“名姓偶同，遂不审勘。本典决十下，改追正身。”执符者复引而回，若行高山，坠于岩下，如梦觉，乃在柏林中，伏于马项上。两肋皆痛，不能自起，且不知何处。隐隐闻樵歌之声，知其有人，遂大呼救命。樵人来，惊曰：“县失官人及马，此非耶？”竟来问，质不能对。扶正其身，策以送归县。质之马为鬼所取，仆人不知。县既失质，其宰惑之，且疑质之初临，严於吏，吏怨而杀之。是夜坐门者及门人当宿之吏，莫不禁锢。寻求不得者，已七日矣。质归，憩数日，方能言，然神识遂阙。（出《续玄怪录》）

郑 洁

郑洁，本荜阳人，寓於寿春郡，尝以假摄丞尉求食。婚李

氏，则善约之犹子也。洁假摄停秩，寄迹安丰之里。开成五年，四月中旬，日向暮，李氏忽得心痛疾，乃如狂言，拜於空云：“且更乞。”须臾间而卒，唯心尚暖耳。一家号恸，呼医命巫。竟无效者，唯备死而已。至五更，鸡鸣一声，忽然回转，众皆惊捧。良久，口鼻间觉有嘘吸消息。至明，方语云，鬼两人，把帖来追。初将谓州县间，犹冀从容。而俄被使人曳将，怕惧，行亦不觉甚难。至一城郭，引入，见一官人，似曹官之辈。又领入曹司，聆读元追之由。云，某前生姓刘，是丈夫，有妻曰马氏。马氏悍戾，刘乃杀而剔其腹，令马氏无五脏，不可托生。所诉者马母。某便告本司云：“居欲得马氏托生，即放某回。尽平生所有，与作功德，为计即可也。若今追某，徒置于无间狱，亦何裨於马氏哉？”本司云：“此则自辨之。”须臾，马氏者到。李恐马氏无礼，遂对官人云：“何得如此狡毒？”李具以私中之言对之。官人问马氏曰，何如。马氏曰：“冤系多年，别罪受毕，合归生路无计，伏取裁断？”李氏又云：“且请检某算寿几何，若未合来，即请依前说。若合命尽，伏听处分。”官人云：“灼然有理。”遂召司命。须臾，一主者抱案入来。云：“李未合来，昨追时已检讫。”须臾更检，检出，捧呈官云：“更有十八年合在人间。”本司云：“且令随衙勘责，夜则放归耳。”彼处欲夜，所司放出，似梦而归也。自是人间日暮，追使即来，鸡鸣即放回，如常矣。郑虽贫苦，百计祇待来使。三五日后，使人惭谢郑曰：“百味之物，深所反侧，然不如赐茶浆水粥耳，茶酒不如赐浆水。又贫居易辨。”自是每晚则备浆水及粥，纸钱三五张。月十日后，每来皆语言商议，出拔李氏。李氏初每归来，并不敢言。自使人同和，兼许微说冥间事。常言人罪之重者，无如枉法杀人而取金帛。又曰：“布施者。不必造佛寺，不如先救骨肉间饥寒。如有余，即分锡类。”

更有余，则救街衢间也。其福最大。”郑君兼凭问还往间一人寿命官爵。”回报云：“此人好受金帛，今被折寿，已欲尽矣。然更有一官。如能改，即得终此秩。若踵前，则不离任矣。”又云：“每烧钱财，如明旦欲送钱与某神祇，即先烧三十二张纸钱，以求五道，其神祇到必获矣。如寻常烧香，多不达。如是春秋祭祀者，即不假告报也。其烧时，辄不得就地，须以柴或草荐之，从一头以火爇，不得搅碎其钱即不破碎，一一可达也。”至八月中，李却回，忽喜曰：“已有计可脱矣。”郑询之，曰：“奈何，然须致纸钱三五万，令他行下可矣。”郑乃求於还往，一邑官吏并知之，共与同力，依言救之。后数日。方肯说。因云：“冥司又有剔五脏而杀人者，冥司勘覆未毕，且取彼五脏，置诸马氏腹，令托生矣。”自是追呼稍稀，或十日方一去。但云：“磨勘文案未毕，所言受罪亦不见，其余但拷问科决而已。”又尝言当邑某坊曲某姓名人，合至某月日卒，至时更无差谬。又郑君自云：“某即合得摄安丰尉。”至明年正月三日，果为崔中丞邀摄安丰县尉，皆其妻素知之。自正月已后，更免其追呼矣。郑君自有记录四十余纸，此略而言也。（出《博异记》）

卷第三百八十一 再生七

赵文若 孔恪 霍有邻 皇甫恂
裴龄 六合县丞 薛涛 赵裴 邓成 张瑶

赵文若

隋大业中，雍州长安县人赵文若，死经七日，家人大殓，将欲入棺，乃缩一脚。家人惧怕，不敢入棺，文若得活。眷属喜问所由，文若云，初有人引至王所，王问：“汝生存之时，作何福业？”文若答王：“受持《金刚般若经》。王叹云：“善哉！此福第一。汝虽福善，且将示汝其受罪之处。”令人一引文若北行十步，至一墙孔，令文若入。隔壁有人引手，从孔中捉文若头引出，极大辛苦，得度墙外。见大地狱，镬汤苦具，罪人受苦，不可具述。乃有众多猪羊鸡鸭之属，竟来从文若债命。文若云：“吾不食汝身，何故见逼？”诸畜生云：“汝往时某处食我，头脚四肢，节节分张，人各饮啖。何讳之？”文若一心念佛，深悔诸罪，不出余言，求为修福报谢。诸畜各散，使人将文若却至王所。王付一碗钉，令文若食之，并用五钉钉文若头顶及手足。然后放回。文若得苏。其说此事，然患头痛及手足。久后修福，痛渐得差。后尔已来，精勤诵持《金刚般若经》，不敢遗漏寸阴。但见道俗亲疏，并劝受持。后因使，至一驿厅上，暂时偃息。於时梦见一青衣妇女，急来乞命。文若惊寤，即唤驿长问曰：“汝为吾欲杀生不？”驿长答云：

“实为公欲杀一小羊。”文若问云：“其羊做何色？”答云：“是青牦羊。”文若报云：“汝急放却，吾与价直。”赎取放之，良由般若威力，冥资感应也。（出《冥祥记》）

孔 恪

唐武德中，遂州总管府记室参军孔恪，暴病死，一日而苏。自说，被收至官所，问何故杀牛两头。恪云，不杀。官曰：“汝弟证汝杀，何故不承？”因呼恪弟，死已数年矣。既至，枷械甚严。官问：“汝所言兄杀牛虚实，弟曰：“兄前奉使招慰獠贼，使某杀牛会之，实奉兄命，非自杀也。”恪曰：“使弟杀牛会是实，然国事也，恪有何罪？”官曰：“汝杀牛，会獠，以招慰为功，用求官赏，以为己利，何为国事也？”因谓恪弟曰：“汝以证兄故久留，汝兄既遣杀，汝便无罪，放任受生。”言讫，弟忽不见，亦竟不得言叙。官又问恪：“因何复杀两鸭？”恪曰：“前任县令，杀鸭供客，岂恪罪也？”官曰：“客自有料，杀鸭供之，将求美誉，非罪而何？”又问：“何故杀鸡卵六枚？”曰：“平生不食鸡卵。唯忆九岁时寒食日，母与六枚，因煮食之。”官曰：“然欲推罪母也。”恪曰：“不敢，但说其因耳。”官曰：“汝杀他命，当自受之。”言讫，忽有数十人来执恪，将出去。恪大呼曰：“官府亦大枉滥。”官闻之，呼还曰：“何枉滥？”恪曰：“生来有罪皆不遗，生来修福，皆不见记者，岂非滥耶？”官问主司，恪有何福，何为不录？主司对曰：“福亦皆录，量罪多少。若福多罪少，先令受福。罪多福少，先令受罪。然恪福少罪多，故未论其福。”官怒曰：“虽先受罪，何不唱福示之？”命鞭主司一百，倏

忽鞭讫，血流溅地。既而唱恪生来所修之福，亦无遗者。官谓恪曰：“汝应先受罪，我更令汝归七日，可勤追福。”因遣人送出，遂苏。恪大集僧尼，行道忏悔，精勤苦行，自说其事。至七日，家人辞诀，俄而命终也。（出《冥报记》）

霍有邻

开元末，霍有邻为汲县尉，在州直刺史。刺史段崇简严酷。会察长之日，中后索羊肾。有邻催促，屠者遑遽，未及杀羊，破肋取肾。其夕，有邻见吏曰：“王追。有邻随吏见王，王云：“有诉君云，不待杀了，生取其肾。何至如是耶？”有邻对曰：“此是段使君杀羊，初不由己。”王令取崇简食料，为阅毕。谓羊曰：“汝实合供段使君食，何得妄诉霍少府。”驱之使出，令本追吏送归。有邻还，经一院，云，御史大夫院。有邻问吏，此是何官乎？”吏云：“百司并是，何但於此。”复问大夫为谁，曰：“秋仁杰也。”有邻云，狄公是亡舅，欲得一见。吏令门者为通，须臾召入。仁杰起立，见有邻，悲哭毕。问汝得放还耶。呼令上坐，有佐史过案。仁杰问是何案。云，李适之得宰相。又问天曹判未，对曰。诸司并了，已给五年。仁杰判纸余。方毕，回谓有邻，汝来多时，屋室已坏。令左右取两丸药与之，“持归，可研成粉，随坏摩之。”有邻拜辞讫，出门十余里，至一大坑，为吏推落，遂活。

时炎暑有邻死经七日方活。心虽微暖，而形体多坏。以手中药作粉，摩所坏处，随药便愈，数日能起。崇简占见，问其事，嗟叹久之。

后月余，李适之果拜相。（出《广异记》）

皇甫恂

安定皇甫恂，以开元中，初为相州参军，有疾暴卒，数食顷而苏。刺史独孤思庄，好名士也。闻其重生，亲至恂所，问其冥中所见。云，甚了了，但苦力微，稍待徐说之。顷者，恂初至官，尝摄司功。有开元寺主僧，送牛肉二十斤，初亦不了其故，但受而食之。适而被追，乃是为僧所引。既见判官，判官问何故杀牛。恂云：“生来蔬食，不曾犯此。”判官令呼僧，俄而僧负枷至，谓恂曰：“已杀与君，君实不知，所以相引，欲求为追福耳。”因白判官：“杀牛已自当之，但欲与参军有言。”判官曰：“唯。”僧乃至恂所，谓恂曰：“君后至同州判司，为我造陀罗尼幢。”恂问，相州参军何由得同州掾官？且余甚贫，幢不易造，如何？”僧云：“若不至同州则已，必得之，幸不忘所托。然我辩伏，今便受罪。及君得同州，我罪亦毕，当托生为猪。君造幢之后，必应设斋庆度。其时会有所睹。”恂乃许之，寻见牛头人以股叉叉其颈去。恂得放还。思庄素与僧善，召而谓之，僧甚悲惧，因敬其私财为功德。后五日，患头痛，寻生三痛，如叉之状。数日死。恂自相州参军迁左武卫兵曹参军，数载，选受同州司土。既至，举官钱百千，建幢设斋。有小猪来师前跪伏，斋毕，绕幢行道数百转，乃死。（出《广异记》）

裴龄

开元中，长安县尉裴龄，常暴疾数日。至正月十五日夜，

二更后，堂前忽见二黄衫吏持牒，云，王追。龄辞已疾病，呼家人取马，久之不得，乃随吏去。见街中灯火甚盛，吏出门行十余里，烟火乃绝，唯一径在衰草中。可行五十里，至一城，墙壁尽黑，无诸树木。忽逢白衣居士，状貌瑰伟，谓二吏曰：“此人无罪，何故追来？”顾视龄曰：“君知死未？”龄因流涕，合掌白居士：“生不曾作罪业，至此，今为之奈何？”求见料理。”居士谓吏曰：“此人衣冠，且又无过，不宜去其巾带。”吏乃还之，因复入城。数里之间，见朱门爽丽，奇树郁茂。前谓一官云是主簿，主簿遣领付典，勘其罪福。典云：“君无大罪，理未合来。”龄便苦请救助。检案云：“杀一驴，所以追耳”然其驴执是市吏杀，君第不承，事当必释。”须臾，王坐，主簿引龄入。王问何故追此人，主簿云：“市吏便引，适以诘问。”云：“实求肠，不遣杀驴。”言讫，见市吏枷项在前，有驴羊鸡豕数十辈。随其后。王问市吏，何引此人。驴便前云：“实为市吏所杀，将肉卖与行人，不关裴少府事。”市吏欲言其他羊豕等，各如所执。王言，此人尚有数政官禄，不可久留，宜速放去。若更迟延，恐形骸隳坏。因谓龄曰：“令放君回，当万计修福。”龄再拜出，王复令呼。谓主簿，可领此人观诸地狱。主簿令引龄前行，入小孔中。见牛头卒以叉刺人，随业受罪。龄不肯观出小孔，辞主簿毕，复往别吏。吏云：“我本户部令史。”一人曰：“我本京兆府史，久在地府，求生人间不得。君可为写《金光明经》、法华、维摩、涅槃等经，兼为设斋度，我即得生人间。”龄悉许之。吏复求金银钱各三千贯。龄云，京官贫穷、实不能办。吏云：“金钱耳，是世间黄纸钱。银钱者。白纸钱耳。”龄曰：“若求纸钱，当亦可办，不知何所送之。”吏云：“世作钱於都市，其钱多为地府所收。君可呼凿钱人，於家中密室作之。毕，可以袋盛。

当於水际焚之，我必得也。受钱之时，若横风动灰，即是我得。若有风颺灰，即为地府及地鬼神所受。此亦宜为常占。然鬼神常苦饥，烧钱之时，可兼设少佳酒饭，以两束草立席上，我得映草而坐，亦得食也。”辞讫，行数里，至舍。见家人哭泣，因尔觉痛。遍身恍惚，迷闷久之，开视遂活。造经像及烧钱毕，十数日平复如常。（出《广异记》）

六合县丞

六合县丞者，开元中暴卒，数日即苏。云初死，被拘见判官，云是六合刘明府，相见悲喜。问家安否，丞云：“家中去此甚迹，不曾还耶？”令云：“冥阳道殊，何由得往？”丞云：“郎君早擢第，家甚无横。但夫人年老。微有风疾耳。”令云：“君算未尽，为数羊相讼，所以被追。宜自剖析，当为速返。”须臾，有黑云从东来，云中有大船，轰然坠地，见羊头四枚。判官云：“何以枉杀此辈？”答云：“刺史正料，非某之罪。”二头寂然。判官骂云：“汝自负刺史命，何得更讼县丞？”船遂飞去。羊大言云：“判官有情，会当见帝论之。”判官谓丞曰：“帝是天帝也，此辈何由得见？如地上天子，百姓求见，不亦难乎？然终须为作功德尔。”言毕，放丞还。既出，见一女子，状貌端丽，来前再拜。问其故，曰：“身是扬州谭家女，顷被召至，以无罪蒙放回。门吏以色美，曲相留连。离家已久，恐舍宅颓坏，今君得还，幸见料理。我家素富，若得随行，当奉千贯，兼永为姬妾，无所吝也。以此求哀。”丞入白判官，判官谓丞曰：“千贯我得二百，我子得二百，余六百属君。”因为书示之。判官云：“我二百可为功德。”便呼

吏问：“何得勾留谭家女子？”决吏二十，遣女子随丞还。行十余里，分路各活。丞既痊平，便至谭家访女。至门，女闻语声，遽出再拜。辞曰：“尝许为妾身不由己，父母遣适他人。今将二百千赎身，余一千贯如前契。”丞得钱，与刘明府子，兼为设斋功德等。天宝末，其人尚在焉。（出《广异记》）

薛 涛

江陵尉薛涛，以乾元中，死三日活。自言初逢一吏，持帖云，王使追。押帖作“祐”字。涛未审是何王，鞞马便去。行可十余里，至一城，其吏排闥，便入厅中。一人羽卫如王者，涛入再拜。王问：“君是荆州吏耶。”涛曰是。王曰：“罪何多也？今诉君者，不可胜数。”对曰：“往任成固县尉，成固主进鹰鹞，涛典其事，不得不杀，杀多诚有之。”王曰：“杀有私乎？”曰：“亦有之！”公私孰多？”曰：“私少于公。”王曰：“诚之然。君禄福有厚，寿命未已。彼亦无如君何，不得不追对耳。”令涛出门，遍谢诸命。涛至，见雉兔等遍满数顷，皆飞走逼涛。涛云：“天子按鹰鹞，非我所为。观君辈意旨，尽欲杀我，其何故也？适奉命为君写经像，使皆托生。何必众人杀一命也？”王又令人传语。久之，稍稍引去。涛入，王谓之曰：“君算未尽。故特为君计，还宜作功德，以自赎耳。”涛再拜数四，王问：“君读书否？”曰：“颇常读之。”又问：“知晋朝有羊祐否？”曰：“知之！”王曰：“即我是也。我昔在荆州，曾为刺史，卒官舍，故见君江陵之吏，增依依耳。”言讫辞出，命所追之吏送之归舍，遂活。（出《广异记》）

赵 裴

明经赵裴，贞元中，选授巴州清化县。失志成疾，恶明，不饮食四十余日。忽觉室中雷鸣，顷有赤气如鼓，轮转至床，腾空上，当心而住。初觉精神游散，奄如梦中。有朱衣平帻者，引之东行。出山断处，有水东西流。久立视之，又东行。一桥饰以金碧。过北，入一城，至曹司中，人吏甚众。见妹婿贾奕，与己争杀牛事。疑是冥司，遽逃避至一壁间。墙如石，黑，高数丈。厅有呵喝声，朱衣者遂领入大院。吏通曰：“司命过人。”复见贾奕，因与辨对。奕固执之，无以自明。忽有巨镜径丈，虚悬空中，仰视之，宛见贾奕鼓刀。业负明。有不忍之色，奕始伏罪。朱衣人又引至司，入院，一人褐帔紫霞冠，状如尊像。责曰：“何故，窃他袂头二事。在滑州市，隐橡子三升。”因拜之无数。朱衣复引出，谓曰：“能游上清乎？”乃共登一山，下临流水，其水悬注腾沫，人随流而入者千万，不觉身亦随流。良久，住大石上，有青白晕道。朱衣者变成两人，一导之，一促之。乃升石崖上立，坦然无尘。行数里，旁有草如红兰，茎叶密，无刺，其花拂拂然，飞散空中。又有草如苜蓿，附地，亦飞花，初出如马勃，破，大如叠，赤黄色。过此，见火如山，横亘天。候焰绝乃前。至大城，城上重谯，街列果树，仙子为伍，迭谣鼓乐，仙姿绝世。凡历三重门，舟艫交换。其地及壁，澄光可鉴，上不见天，若有绛晕都复之。正殿三重，悉列尊像。见道士一人，如旧相识。赵求为弟子，不许。诸乐中有如琴者，长四尺，九弦，近头尺余方广，中有两道横，以变声。又一如酒榼，三弦，长三尺，腹面上广下狭，背丰隆项。有过录，乃引出。阙南一院，中有绛冠紫帔，命与二朱衣人坐厅事。乃命

先过戊申录，录如人间辞状，首冠人生辰，次言姓名年纪，下注生月日，别行横布六旬甲子。所有功德，日下具之。如无，即无字。赵自视其录，姓名生辰日月，一无差也。过录者，数盈亿兆。朱衣人言，每六十年，天下人一过录，以考校善恶增算也。朱衣者引出北门，至向路，执手别曰：“游此是子之魂，可寻此行，勿反顾，当达家矣。”依其言，行稍急，蹶倒，如梦觉，死已七日矣。赵著《魂游上清记》，叙事甚该悉。（出《酉阳杂俎》）

邓 成

邓成者，豫章人也，年二十余。曾暴死。所由领至地狱，先过判官。判官是刺史黄麟，麟即成之表丈也。见成悲喜，具问家事，成语之，悉皆无恙。成因求哀。麟云：“我亦欲得汝归，传语于我诸弟。”遂入白王。既出曰：“已论放汝讫。”久之，王召成问云：“汝在生作何罪业，至有尔许冤对头。然算犹未尽，当得复还。无宜更作地狱冤也。”寻有畜生数十头来噬成。王谓曰：“邓成已杀尔辈，复杀邓成，无益之事。我今放成却回，令为汝作功德，皆使汝托生人间，不亦善哉！”悉云：“不要功德，但欲杀邓成耳。”王言：“如此於汝何益。杀邓成，汝亦不离畜生之身。曷若受功德，即改为人身也。”诸辈多有去者，唯一驴频来踢成，一狗啮其衣不肯去。王苦救卫，然后得免。遂遣所追成吏送之。出过麟，麟谓成曰：“至喜莫过重生，汝今得还，深足忻庆。吾虽为判官，然日日恒受罪。汝且住此，少当见之。”俄有一牛头卒，持火来从麟顶上然至足，麟成灰，遂灭，寻而复生。悲涕良久，谓成曰：“吾

之受罪如是，其可忍也！”汝归，可传语弟，努力为造功德。令我得离此苦，然非我本物。虽为功德，终不得之。吾先将官料置得一庄子，今将此造经佛，即当得之。或恐诸弟为恍惚，不信汝言，持吾玉簪还，以示之。”因拢头上簪与成。麟前有一大水坑，令成合眼，推入坑中遂活。其父母富於财，怜其子重生，数日之内造诸功德。成既愈，遂往黄氏，为说麟所托，以玉簪还之。黄氏识簪，举家悲泣，数日乃卖庄造经也。（出《广异记》）

张 瑶

东阳张瑶病死，数日方活。云，被所由领过一府舍，中有贵人宾从如王者。瑶至庭内，见其所杀众生尽来对。瑶曾杀一牛，以布两端，与之追福。其牛亦在中庭，角戴两布。又曾供养病僧，其僧亦来，谓所司曰：“张瑶持《金刚经》，满三千遍，功德已入骨；又写《法华经》一部，福多罪少，故未合死。”所司命秤之，畜生尽起，而瑶犹在地上。所司取司命簿勘之，一紫衣引黄衫吏抱黄簿至，云：“张瑶名已掩了，合死。”视簿，有纸帖掩其名。又命取太山簿，顷之，亦紫衣吏人引黄衫吏持簿至。云：“张瑶掩了，合死。”又命取阁内簿检，使者云：“名始掩半，未合死。”王问瑶：“汝名两处全掩，一处掩半，六分之一，五分合死，故不合复生。以功德故，放汝归阎浮地，勿复杀生。”命瑶入地狱，遍见受罪，火坑镬汤，无不见有。僧曰：“汝勿复为罪。”遂即以印印其股，曰：“将此为信。”既活，印甚分明，至今未灭。（出《广异记》）

卷第三百八十二 再生八

支法衡 程道惠 僧善道 李旦 梁甲
任义方 齐士望 杨师操 裴则子 河南府史 周颂 卢弁

支法衡

晋沙门支法衡，得病旬日，亡经三日而苏。说死时，有人将去。见如官曹舍者数处，不肯受之。俄见有铁轮，轮上有爪，从西转来，无持引者，而转驶如风。有一吏呼罪人当轮立，轮转来辄之。翻还。如此数，人碎烂。吏呼衡道人来当轮立。衡恐怖自责，悔不精进，今当此轮乎？语毕，吏谓衡曰：“道人可去。”于是仰首，见天有孔，不觉倏尔上升，以头穿中，两手搏两边，四向顾视。见七宝官船及诸天。衡甚踊跃，不能得上，疲而复下。所将衡去人笑曰：“见何物，不能上乎？”乃以衡付船官，船官行船，使为舵工。衡曰：“我不能持舵。”强之。有船数百，皆随衡后。衡不晓捉舵，踰沙洲上。吏司推衡，以法应斩。引衡上岸，雷鼓将斩。忽有五色二龙，推船还浮，吏乃原之，衡大恐惧。望见西北有讲堂，上有沙门甚众。闻经呗之声，衡遽走趣之。堂有十二阶，始躡一阶，见亡师法柱，踞胡床坐。见衡曰：“我弟子也，何以而来？”因起临阶，以手巾打衡面曰：“莫来。”衡甚欲上，复举步登阶，柱复推令下。至三乃上。见平地有一井，深三四丈，砖无隙际，衡心念言，此井自然。井边有人谓曰：“不自然者，何得成井？”

虽见法柱故倚望之，谓衡：“可复道还去，狗不啮汝。”衡还水边，亦不见向来船也。衡渴，欲饮水，乃堕水中，因便得苏。于是出家，持戒菜食，尽夜精思，为至行沙门。比丘法桥，衡弟子也。（出《冥祥记》）

程道惠

程道惠，字文和，武昌人也。世奉五斗米道，不信有佛。常云：“古来正道，莫逾李老，何乃信惑胡言，以为胜教。”太元十五年，病死，心下尚暖。家不殓殮，数日得苏。说初死时，见十许人，缚录将去。逢一比丘云：“此人宿福，未可缚也。”乃解其缚，散驱而去。道路修平，而两边棘刺森然，略不容足。驱诸罪人，驰走其中，身随著刺，号呻聒耳。见道惠行在平路，皆叹羨曰：“佛弟子行路，复胜人也。”道惠曰：“我不奉法。”其人笑曰：“君忘之耳。”道惠因自忆先身奉佛，已经五生五死。忘失本志，今生在世。幼遇恶人，未达邪正，乃惑邪道。既至大城，径进厅事。见一人，年可四五十，南面而坐。见道惠惊曰：“君不应来。”有一人著单衣帻，持簿书，对曰：“此人伐社杀人，罪应来此。”向逢比丘，亦随道惠入，申理甚至，云：“伐社非罪也，此人宿福甚多，杀人虽重，报未至也。”南面坐者曰：“可罚所录人。”命道惠就坐，谢曰：“小鬼谬滥，枉相录来，亦由君忘失宿命，不知奉正法故也。”将遣道惠还，乃使暂兼覆校将军，历观地狱。道惠欣然辞出，导从而行。行至诸城，皆是地狱，人众巨亿，悉受罪报。见有獠狗，啮人百节，肌肉散落，流血蔽地。又有群鸟，其嘴如锋，飞来甚速，入人口中，表里贯洞。其人宛转呼

叫，筋骨碎落。观历既遍，乃遣道惠还。复见向所逢比丘，与道惠一铜物，形如小铃。曰：“君还至家，可弃此门外，勿以入室。某年月日，君当有厄。诚慎过此，寿延九十。”

时道惠家于京师大桁南，自还，达皂荚桥，见亲表三人，驻车共语，悼道惠之亡。

至门，见婢行哭而市。彼人及婢，咸弗见也。道惠将入门，置向铜物门外树上，光明舒散，流飞属天，良久还小，奄尔而灭。至户，闻尸臭，惆怅恶之。时宾亲奔吊，哭道惠者多。不得徘徊，因进入尸，忽然而苏。

说所逢车人及市婢，咸皆符同。道惠后为廷尉，预西堂听诵，未及就列，欬然顿闷，不识人。半日乃愈。计其时日。即道人所戒之期。顷之。迁为广州刺史。元嘉六年卒，八十九矣。（出《广异记》）

僧善道

僧善道者，在新野时，见有一人来寺中会，叉手恭敬，精进过常。善道问：“贤者何乃用心如此？”其人曰：“我曾死三日。见有十余间瓦屋，下有数吏。有一轮，如作瓮均，径广二丈余。有铁叉，又著均上，均转如风。求死不得，一宿二日，眼眩心闷。有赤帻吏来，捉数枚筒及一笔，问此是何人，均边人曰：‘佛弟子，时不精进，但持生礼行就人，无有慈心。’吏问曰：‘此人罪略当毕，遣归。’于是得去，乃活。弟子未更此一死，实喜以生礼行就人。嫁女取妇家，恒五升面二双鸡，礼士大夫。今日叉手呼佛，手适相离，已后恐堕均上。”（出《神鬼传》）

李 旦

宋李旦，字世则，广陵人也，以孝谨质素，著称乡里。元嘉三年，正月十四日，暴病，心不冷，七日而苏。嗜以饮粥，宿昔复常。云，有一人，将信幡来至床头。称府君教唤，旦便随去。直向北行，道甚平净。既至，城阙高丽，似今宫阙。遣传教慰劳，呼旦可前。至大厅上，见有三十人，单衣青帻，列坐森然。一人东坐，被袍隐几，左右侍卫，可有百余。视旦而语坐人云：“当示以诸狱，令世知也。”旦闻言已，举头四视，都失向处，乃是地狱中。见群罪人，受诸苦报，呻吟号呼，不可忍视。寻有传教称：“府君放君还去，当更相迎。”因此而还。”至六年正月复死，七日又活。述所见事，较略如先。或有罪人寄语报家，道生时犯罪，使为作福。稍说姓字亲识乡伍，旦依言寻求，皆得之。又云，甲申年当行疾病，杀诸恶人。佛家弟子，作八关斋，修心善行，可得免也。旦本作道家祭洒，即欲弃录本法，道民谏制，故遂两事，而常劝化作八关斋。（出《冥报记》）

梁 甲

北齐时，有仕人姓梁，甚豪富。将死，谓其妻子曰：“吾平生所爱奴马，使用日久，称人意。吾死，可以为殉。不然，吾所弃也。”及死，家人囊盛土，压奴杀之，马犹未杀。奴死四日而苏，说云，初不觉去，忽至官府，留止在门。经宿，见亡主被锁，兵卫引入。见奴谓曰：“我谓死人得使奴婢，故遗

言唤汝。今各自受其苦，全不相关。今当白官放汝。”言毕而入。奴从屏外窥之，见官问守卫人曰：“昨日压脂多少乎？”对曰：“得八斗。”官曰：“更将去，压取一斛六斗。”主则被牵出，竟不得言。

明旦又来，有喜色。谓奴曰：“今当为汝白也。”又入。官问得脂乎，对曰：“不得。”官问何以，吏曰：“此人死三日，家人为请僧设会，每闻经呗声，铁梁辄折，故不得也。”官曰：“且将去。”吏白官：“请放奴。”

官即令放。与主俱出门，主遣传语妻子曰：“赖汝追福，获免大苦。然犹未脱，更能造经像以相救，冀因得免。自今无设祭，既不得食，而益无罪。”言毕而别，奴遂重生，而具言之。家中果以其日设会，于是倾家追福，合门练行。（出《法苑珠林》）

任义方

唐括州刺史乐安任义方，武德年中，死经数日而苏。自云，被引见阎罗王。王令人引示地狱之处，所说与佛经不殊。又云，地下昼日昏暗，如雾中行。

时其家以义方心上少有温气，遂即请僧行道，义方乃于地下闻其赞叹之声。王检其案，谓吏曰：“未合即死，何因错追？”遂放令归。义方出，度三关。关吏皆睡。

送人云，但寻呗声，当即到舍。见一坑当道，意欲跳过，遂落坑中，应时即起。论说地狱，画地成图。其说得奉禄，皆造经像，曾写《金刚般若》千余部。义方自说。（出《法苑珠林》）

齐士望

魏州武强人齐士望，贞观二十一年，死经七日而苏。白云，初死之后，被引见王，即付曹司，别遣勘当。经四五日，勘簿云：“与合死者同姓字，然未合即死。”判官语士望曰：“汝生平好烧鸡子，宜受罪而归。”即命人送其出门。去曹司一二里，即见一城门，城中有鼓吹之声，士望忻然趋走而入之。入后，城门已闭，其中更无屋宇，遍地皆是热灰。士望周章不知所计，烧灼其足，殊常痛苦。士望四顾，城门并开，及走向门，其扉即掩。凡经一日，有人命门者曰：“开门，放昨日罪人出。”即命人送归。使者辞以路遥，迁延不送之。始求以钱绢，士望许诺。遂经历川涂，践履荆棘。行至一处，有如环堵，其中有坑，深黑。士望惧之，使者推之，遂入坑内，不觉渐苏。寻乃造纸钱等待焉，使者依期还到，士望妻亦同见之。（出《法苑珠林》）

杨师操

雍州醴泉县人杨师操，贞观中，任蓝田县尉。尉后以身老还家，躬耕为业。然立性毒恶，喜见人过。每乡人有事，无问大小，即录告官。县令装瞿昙，用为烦碎，初不与理。师操或上表闻天，人皆不喜。每谓人曰：“吾性虽急暴，从武德已来，四度受戒，日诵经论。然有人侵己，则不能忍。”到永徽元年，四月七日夜，见著青衣人，骑白马从东来，云，东阳大监追汝，须臾不见。师操身忽倒。已到东阳都录处。于时府君大衙未散，

师操遂私行曹司，皆有几案床席。见囚人，或著枷锁，露头散腰，或坐立行住。如是不可算数。师操向东行，到一处，有孔极小，唯见小星流出，臭烟蓬勃。有两人手把铁棒，修理门首。师操问：“此是何曹司？”答云：“是猛火地狱，拟著持戒不全人。闻有杨师操，一生喜论人过，逢人诈言惭愧，有片言侵凌，实不能忍。欲遣入此，故修理之。今日是四月八日，其家为师操身死，布施斋供，曹司平章欲放归，未得进止。我在此待。”师操便叩头礼谢云：“杨师操者，弟子身是。愿作方便。”答云：“尔但志礼十万佛，勤心忏悔，改却毒心，即往生乐处。”师操依语声发愿，遂蒙放还，经三日却活。操具述于慧靖禅师，改过忏悔。今见年七十五，每一食长斋，六时礼念。后梦前追使者云：“尔既止恶，更不来追。但勤诚修善而已。”（出《冥祥记》）

裴则子

唐曹州离狐人裴则男，贞观末，年二十，死经三日而苏。白云，初死，被一人将至王所，王遣将牛耕地。诉云：“兄弟幼小，无人扶侍二亲。”王即愍之，乃遣使将向南。至第三重门，入见镬汤及刀山剑树，数千人头皆被斩，布列地上，此头并口云大饥。当村有一老母，年向七十，时有未死，见在镬汤前燃火。观望讫，还至王前，见同村人张成，亦未死。有一人诉成云：“毁破某屋。”王遣使检之，报云：“是实。”成曰：“犁地，不觉犁破其冢，非故然也。”王曰：“汝虽非故心，终为不谨。”且遂令人杖其腰七下。有顷，王曰：“汝更无事，放汝早还。”乃使人送去，遣北出逾墙，及登墙，望见己舍，

遂闻哭声，乃跳下墙，忽觉起坐。既苏之后，具为乡曲言之。邑人视张成，腰上有杖迹，迹极青黑。问其毁墓，答云，不虚。老母寻病，未几而死。（出《冥报拾遗》）

河南府史

洛阳郭大娘者，居毓财里，以当垆为业，天宝初物故。其夫姓王，作河南府史。经一年，暴卒，数日复活。自说，初被追见王，王云：“此人虽好酒，且无狂乱，亦不孤负他人，算又未尽，宜放之去。”处分讫，令所追人引入地狱，示以罪报。初至粪池狱，从广数顷，悉是人粪。见其妻粪池中受秽恶，出没数四。某悲涕良久。忽见一人头，从空中落，堕池侧，流血滂沱。某问此是何人头也，使者云，是秦将白起头。某曰：“白起死来已千余载，那得复新遇害？”答曰：“白起以诈坑长平卒四十万众，天帝罚之，每三十年一斩其头。迨一劫方已。又去一城中，悉是煨火。有数千人，奔走其间。遥望城间驰欲出，至辄已闭。盘回其间，苦痛备急。事了别王，王言汝好饮酒，亦是罪。终须与一疾，不然，无诚将来。令左右以竹杖染水，点其足上。因推坑中，遂活。脚上点处，成一钉疮，痛不可忍。却后七年方死。（出《广异记》）

周 颂

周颂者，天宝中，进士登科。永泰中，授慈溪令。在官，夜暴卒，为地下有司所追。至一城，其人将颂见王。门外忽逢

吉州刺史梁乘，问颂何以至此地狱耶？”初颂虽死，意犹未悟。闻道地狱，心甚凄然。因哽咽悲涕，向乘云：“母老子幼，漂寄异城，奈何而死。求见修理。”乘言当相为白。君第留此。入门，闻呵叱云，判官见王，久之乃出。谓颂曰：“已论遣，君宜暂见王，无苦也。”有顷，使者引领入见王，王形貌甚伟。头有两角。问颂曰：“公作官，不横取人财否？”颂云：“身是平时进士出身，官至慈溪县令，皆是累历，未常非理受财。”王令检簿，检讫，云：“甚善甚善，既无勾当，即宜还家。衣裳得无隳坏耶。”颂意谓衣裳是形骸。便答云：“适尔辞家，衣裳故当未损。”再拜辞出。乘甚喜云：“王已相释，理可早去。”颂云：“道路茫昧，何尔归去？”乘令遣人送颂。行数里，其人大骂云：“何物等流，使我来去迎送如是。独不解一言相识，孤恩若是。如得五千贯，当送汝还。”颂云：“纸钱五千贯，理易办。”因便许之。使者乃行十余里，至一石井，坐其侧，复求去。人言入井即活，更何所之。遂推颂落井而活。（出《广异记》）

卢 弁

卢弁者，其伯任湖城令。弁自东都就省，夜宿第二谷。梦中见二黄衣吏来追，行至一所，有城壁。入城之后，欲过判官。属有使至，判官出迎。吏领住一舍下，其屋上有盖，下无梁。柱下有大磨十枚，磨边有妇女数百，磨恒自转。牛头卒十余，以大箕抄妇人，置磨孔中，随磨而出，骨肉粉碎。痛苦之声，所不忍闻。弁于众中，见其伯母，即湖城之妻也，相见悲喜，各问其来由。弁曰：“此等受罪云何？”曰：“坐妒忌，以至

于此。”弁曰：“为之奈何？”伯母曰：“汝素持《金刚经》，试为我诵，或当减罪。”弁因持经，磨遂不转，受罪者小息。牛头卒持叉来弁所，怒曰：“何物郎君，来此诵经，度人作事。”弁对曰：“伯母在此。”卒云：“若惜伯母，可与俱去。”弁遂将伯母奔走出城，各归就活。初，弁唯一小奴同行，死已半日，其奴方欲还报，会弁已苏。后数日，至湖城，入门，遇伯设斋。家人见弁，惊喜还报。伯母迎执其手曰：“不遇汝，当入磨中。今得重生，汝之力也。”（出《广异记》）

卷第三百八十三 再生九

索卢贞 琅邪人 胡勒 颜畿 余杭广
曲阿人 贺瑀 食牛人 丘友 庾申
李除 张导 石长和 古元之

索卢贞

北府索卢贞者，本中郎荀羨之吏也，以晋太元五年六月中病亡，经一宿而苏。云，见羨之子粹，惊喜曰：“君算未尽。然官须得三将，故不得便尔相放。君若知有干捷如君者，当以相代。”卢贞即举龚颖。粹曰：“颖堪事否？”卢贞曰：“颖不复下己。”粹初令卢贞疏其名，缘书非鬼用，粹乃索笔，自书之，卢贞遂得出。忽见一曾邻居者，死已七八年矣，为太山门主。谓卢贞曰：“索都督独得归耶？”因嘱卢贞曰：“卿归，为谢我妇。我未死时，埋万五千钱于宅中大床下。我乃本欲与女市钏，不意奄终，不得言于妻女也。”卢贞许之。及苏，遂使人报其妻。已卖宅移居武进矣。因往语之，仍告买宅主，令掘之。果得钱如其数焉。即遣其妻与女市钏。寻而龚颖亦亡，时辈共奇其事。（出《幽明录》）

琅邪人

琅邪人，姓王，忘名，居钱塘。妻朱氏，以太元九年病亡，

有三孤儿。王复以其年四月暴死。时有二十余人，皆乌衣，见录云。到朱门白壁，状如宫殿。吏朱衣素带，玄冠介情。或所被著，悉珠玉相连接，非世中仪服。复将前，见一人长大，所著衣状如云气。王向叩头，自说妇已亡，余孤儿尚小，无相奈何。便流涕。此人为之动容。云：“汝命自应来，为汝孤儿，特与三年之期。”王诉云：“三年不足活儿。”左右一人语云：“俗尸何痴，此间三年，是世中三十年。”因便送出，又活三十年。（出《幽明录》）

胡 勒

湖熟人胡勒，以隆安三年冬亡，三宿乃苏。云，为人所录，赭土封其鼻，以印印之，将至天门外。有三人从门出曰：“此人未应到，何故来？且裸身无衣，不堪驱使。”所录勒者云：“下土所送，已摄来到。当受之。”勒邻人张千载，死已经年，见在门上为亭长。勒告诉之，千载入内，出语勒：“已语遣汝，便可去。”于是见人以杖挑其鼻土印封落地，恍惚而还。见有诸府舍门，或向东，或向南，皆白壁赤柱，禁卫严峻。始到门时，遥见千载叔文怀在曹舍料理文书。文怀素强，闻勒此言，甚不信之。后百余日，果亡。勒今为县吏。自说病时，悉脱衣在被中。及魂爽去，实裸身也。（出《广异记》）

颜 畿

晋咸宁中，琅邪颜畿，字世都，得病，就医张瑒。死于瑒

家。家人迎丧，旛每绕树不可解。乃托梦曰：“我寿命未应死，但服药太多，伤我五脏耳。今当复活，慎无葬我。”乃开棺，形骸如故，微有人色。而手爪所刮摩，棺板皆伤。渐有气，急以绵饮沥口，能咽，饮食稍多，能开目，不能言语。十余年，家人疲于供护，不复得操事。其弟弘都，绝弃人事，躬自侍养。以后便衰劣。卒复还死也。（出《搜神记》）

余杭广

晋升平末，故章县老公有一女，居深山。余杭广求为妇，不许。公后病死，女上县买棺，行半道，逢广。女具道情事。女因曰：“穷逼，君若能往家守父尸，须吾还者，便为君妻。”广许之。女曰：“我栏中有猪，可为杀，以饴作儿。”广至女家，但闻屋中有鼓掌欣舞之声。广披离，见众鬼在堂，共捧弄公尸。广把杖大呼，入门，群鬼尽走。广守尸，取猪杀。至夜，见尸边有老鬼，伸手乞肉。广因捉其臂，鬼不复得去，持之愈坚。但闻户外有诸鬼共呼云，老奴贪食至此，甚快。广语老鬼，杀公者必是汝，可速还精神，我当放汝。汝若不还者，终不置也。老鬼曰：“我儿等杀公耳。”即唤鬼子，可还之。公渐活，因放老鬼。女载棺至，相见惊悲，因取女为妇。（出《幽明录》）

曲阿人

景平元年，曲阿有一人病死。见父于天上。谓父曰：“汝

算录正余八牛，若此限竟死，便入罪谪中。吾比欲安处汝，职局无缺者，唯有雷公缺，当启以补其职。”

即奏按入内，便得充此任。令至辽东行雨，乘露车，中有水，东西灌洒。

未至，于中路复被符至辽西。事毕还，见父苦求还。云，不乐处职。父遣去，遂得苏活。（出《幽明录》）

贺 瑀

会稽山阴贺瑀，字彦琚。曾得疾，不知人，惟心下尚温，居三日乃苏。云，吏将上天，见官府。府君居处甚严，使人将瑀入曲房。房中有层架，其上有印及剑，使瑀取之。

及虽意所好，短不及上层，取剑以出。问之：“子何得也？”瑀曰：“得剑。”吏曰：“恨不得印，可以驱策百神。今得剑，唯使社公耳。”疾既愈，每行，即社公拜谒道下，瑀深恶之。（出《录异记》）

食牛人

桓玄时，牛大疫，有一人食死牛肉，因得病亡。云，死时见人执录，将至天上。有一贵人问云：“此人何罪？”对曰：“此坐食疫死牛肉。”

贵人云：“今须牛以转轮，肉以充百姓食，何故复杀之。”催令还。既更生，具说其事。于是食牛肉者，无复有患。（出《幽明录》）

丘 友

乌程丘友，尝病死，经一日活。云，将去上天，入大廨舍。见一人著紫帻坐。或告友，尔祖丘孝伯也，今作主录。告人言友不应死，使人遣之，友得还去。出门，见其祖父母系一足，在门外树。后一月亡。（出《录异记》）

庾 申

颍川庾某，宋孝建中，遇疾亡，心下犹温，经宿未殓，忽然而寤。说初死，有两人黑衣来，收缚之，驱使前行。见一大城，门楼高峻，防卫重复。

将庾入厅前，同入者甚众。厅上一贵人南向坐，侍直数百，呼为府君。府君执笔，简阅到者。次至庾曰：“此人算尚未尽。”催遣之。一人阶上来，引庾出，至城门，语吏差人送之。门吏云：“须复白，然后得去。”

门外一女子，年十五六，容色闲丽。曰：“庾君幸得归，而留停如此，是门司求物。”庾云：“向被录轻来，无所赍持。”女脱左臂三只金钏，投庾云：“并此与之。”庾问女何姓，云：“姓张，家在茅渚，昨霍乱亡。”

庾曰：“我临亡，遣赍五千钱，拟市材。若更生，当送此钱相报。”女曰：“不忍见君艰厄，此我私物，不烦还家中也。瘐以钏与吏，吏受，竟不复白，便差人送去。庾与女别，女长叹泣下。庾既恍惚苏。至茅渚寻求，果有张氏新亡少女云。（出《还冤记》）

李 除

襄阳李除，中时气死，其妇守尸。至夜三更，岷然起坐，搏妇臂上金钏甚剧，妇因助脱。既手执之，还死。妇伺察之。至晓，心中更暖，渐渐得苏。既活云，吏将去，比伴甚多。见有行货得免者，乃许吏金钏，吏令还，故归取以与吏。吏得钏，便放令还。见吏取钏去，不知犹在妇衣内。妇不敢复著，依事呪埋。（出《续搜神记》）

张 导

齐武帝建元元年，太子左率张导字进贤。少读书，老饷术。每食不过二味，衣服不修装。既得疾，谓妻朱氏曰：“我死后。棺足周身。敛我服，但取今著者，慎勿改易。”

及卒，子乾护欲奉遗旨。朱氏曰：“汝父虽遗言如此，不忍依其言。”因别制四时服而敛焉。敛后一月日，家人忽闻棺中呼乾护之声，人皆一时惊惧。及至殡棺，见导开目，乃扶出于旧寝。

翌日，坐责妻曰：“我平生素俭，奈何违言，易我故服。”谓子曰：“复敛我故服。”乾护乃取故衣敛之。敛后又曰：“但安棺中，后三日看之。若俨然，即葬。如目开，必重生矣。”后三日，乾护等启棺，见眼开，人皆惊喜，扶出遂生。谓子曰：“地府以我平生修善著德，放再生二十年。”导后位至建德令而卒。（出《穷神秘苑》）

石长和

赵石长和者，赵国高邑人也。年十九，病月余卒。家贫，未及殓殓。经四日而苏。说初死时，东南行，见二人治道，在长和前五十步。长和行有迟疾，二人亦随缓速，常五十步。而道之两边，棘刺森然，如鹰爪。见人甚众，群足棘中，身体伤裂，地皆流血。

见长和独行平道，俱叹息曰：“佛子独行大道中。”前至瓦屋，御楼可数千间，屋甚高。上有一人，形面状大，著皂袍四缝，临窗而坐。长和拜之，阁上人曰：“石君来耶，一别二千余年。”长和便若忆得此别时也。相识中有冯翊牧孟丞夫妻，先死已积岁。

阁上人曰：“君识孟丞不？”长和答曰：“识。”阁上人曰：“孟丞生时不能精进，今恒为我司扫除之役。孟妻精进，居处甚乐。”举手指西南一房曰：“孟妻在此也。”孟妻开窗，见长和，厚相慰问，遍访其家中大小安否。曰：“石君还时，可更见过，当因附书也。”俄见孟丞执帚提箕，自阁西来，亦问家消息。阁上人曰：“闻鱼龙超精进，为信耳。何所修行？”长和曰：“不食鱼肉，酒不经口。恒转尊经，救诸疾痛。”阁上人曰：“所传不妄也。”

语久之，阁上人问都笥主者，审案石君录，勿谬滥也。主者按箒。余三十年。阁上人曰：“君欲归不？”长和对：“愿归。”乃敕主者，以车骑两吏送之。长和拜辞，上车而归。前所行道，更有传馆吏民饮食储峙之具。

倏忽至家，恶其尸，不欲附之，于尸头立。见其亡妹于后推之，踏尸面上，因得苏。法道人山，时未出家，闻长和所说，

遂定入道之志。法山者，咸和时人也。（出《冥祥记》）

古元之

后魏尚书令古弼族子元之，少养于弼，因饮酒而卒。弼怜之特甚，三日殓毕。追思，欲与再别，因命启棺，开已却生矣。元之云，当昏醉，忽然如梦，有人沃冷水于体，仰视，乃见一神人。衣冠绛裳茀帔，仪貌甚俊。顾元之曰：“吾乃古说也，是汝远祖。适欲至和神国中，无人担囊侍从，因来取汝。”即令负一大囊，可重一钧。又与一竹杖，长丈二余，令元之乘骑随后，飞举甚速，常在半天。西南行，不知里数，山河逾远。欻然下地，已至和神国。其国无大山，高者不过数十丈，皆积碧珉。石际生青彩籀筱，异花珍果，软草香媚，好禽嘲晰。山顶皆平整如砥，清泉迸下者，三二百道。原野无凡树，悉生百果及相思石榴之辈。每果树花卉俱发，实色鲜红，翠叶于香丛之下，纷错满树，四时不改。唯一岁一度暗换花实，更生新嫩，人不知觉。田畴尽长大瓠，瓠中实以五谷，甘香珍美，非中国稻粱可比。人得足食，不假耕种。原野滋茂，菽稷不生。一年一度，树木枝干间，悉生五色丝纆，人得随色收取，任意纺织。异锦纤罗，不假蚕杼。四时之气，常熙熙和淑，如中国二三月。无蚊虻蚁虱蜂蝎蛇虺守宫蜈蚣蛛蠓之虫，又无枭鸱鸱鸢鸢鸢鸢鸢鸢之属，及无虎狼豺豹狐狸麋駮之兽，又无猫鼠猪犬扰害之类。其人长短妍蚩皆等，无有嗜欲爱憎之者。人生二男二女，为邻则世世为婚姻，笄年而嫁，二十而娶。人寿一百二十，中无夭折疾病暗聋跛蹙之患。百岁已下，皆自记忆。百岁已外，不知其寿几何。寿尽则欻然失其所在，虽亲族子孙，皆忘其人，

故常无忧戚。每日午时一食，中间唯食酒浆果实耳。餐亦不知所化，不置溷所。人无私积困仓，余粮栖亩，要者取之。无灌园鬻蔬，野菜皆足人食。十亩有一酒泉，味甘而香。国人日相携游览，歌咏陶陶然，暮夜而散，未尝昏醉。人人有婢仆，皆自然谨慎，知人所要，不烦促使。随意屋室，靡不壮丽。其国六畜唯有马，驯极而骏，不用趋秣，自食野草，不近积聚。人要乘则乘，乘讫而却放，亦无主守。其国千官皆足，而仕官不知身之在事，杂于下人，以无职事操断也。虽有君主，而君不自知为君，杂于千官，以无职事升贬故也。又无迅雷风雨，其风常微轻如煦，袭万物不至于摇落。其雨十日一降，降必以夜，津润条畅，不有淹流。一国之人，皆自相亲，有如戚属，各各明惠。无市易商贩之事，以不求利故也。古说既至其国，顾谓元之曰：“此和神国也。虽非神仙，风俗不恶。汝回，当为世人说之。吾既至此，回即别求人负囊，不用汝矣。”因以酒令元之饮。饮满数巡，不觉沉醉，既而复醒，身已活矣。自是元之疏逸人事，都忘宦情，游行山水，自号知和子。后竟不知其所终也。（出《玄怪录》）

卷第三百八十四 再生十

周子恭 李及 阿六 崔君 刘溉
朱同 郗澄 王勋 苏履霜 景生 许琛

周子恭

唐天后朝，地官郎中周子恭，忽然暴亡。见大帝于殿上坐，裴子仪侍立。子恭拜，问为谁？曰：“周子恭追到。”帝曰：“我唤许子儒，何为错将子恭来？即放去。”子恭苏，问家中曰：“许侍郎好在否？”时子儒为天官侍郎，已病，其夜卒。则天闻之，驰驿向并州，问裴子仪。仪时为判官，无恙。（出《朝野僉载》）

李 及

李及者，性好饮酒，未尝余沥。所居在京积善里。微疾暴卒，通身已冷，唯心微暖。或时尸语，状若词诉。家人以此日夜候其活，积七八日方苏。自云，初有鬼使，追他人。其家房中先有女鬼，以及饮酒不浇漓，乃引鬼使追及。及知错追己，故屡尸语也。其鬼大怒，持及不舍。行三十余里，至三门，状若城府。领及见官，官问不追李及，何忽将来。及又极理称枉。官怒，挾使者二十，令送及还。使者送及出门，不复相领。及

经停曹司十日许。见牛车百余具，因问吏，此是何适。答曰：“禄山反，杀百姓不可胜数，今日车般死按耳。”时禄山尚未反，及言禄山不反，何得尔为。吏云：“寻当即反。”又见数百人，皆理死按甚急。及寻途自还，久之至舍。见家人当门，不得入，因往南曲妇家将息。其妇若有所感，悉持及衣服玩具等，中路招之，及乃随还。见尸卧在床，力前便活耳。（出《广异记》）

阿 六

饶州龙兴寺奴名阿六，宝应中死，随例见王。地下所由云：“汝命未尽，放还。”出门，逢素相善胡。其胡在生，以卖饼为业，亦于地下卖饼。见阿六欣喜，因问家人，并求寄书。久之，持一书谓阿六曰：“无可相赠，幸而达之。”言毕，堆落坑中，乃活。家人于手中得胡书，读云：“在地下常受诸罪，不得托生，可为造经相救。”词甚凄切。其家见书，造诸功德。奴梦胡云：“劳为送书得免诸苦。今已托生人间，故来奉谢，亦可为谢妻子。”言讫而去。（出《广异记》）

崔 君

故崔宁镇蜀时，犍为守清河崔君，既以启尹真人函，是夕，崔君为冥司所召。其冥官即故相吕諲也，与崔君友善。相见悲泣，已而谓崔曰：“尹真人有石函在贵郡，何为辄开？今奉上帝命，召君按谏，将如之何？”崔谢曰：“昏俗聋瞽，不识神

仙事，故辄开真人之函。罪诚重，然以三宥之典，其不识不知者，俱得原赦。傥公宽之，庶获自新耳。” 諲曰：“帝命至严，地府卑屑，何敢违乎？”即召按掾，出崔君籍。有顷，按掾至。白曰：“崔君余位五任，余寿十五年。今上帝有命，折寿十三年，尽夺其官。”崔又谢曰：“与公平生为友，今日之罪，诚自己招。然故人岂不能宥之？” 諲曰：“折寿削官，则固不可逃，然可以为足下致二年假职，优其廩禄，用副吾子之托。”崔又载拜谢。言粗毕，忽有云气蔼然，红光自空而下。諲及庭掾仆吏，俱惊惧而起曰：“天符下。”遂揖崔于一室中，崔即于隙间潜视之。见諲具巾笏，率庭掾，分立于庭，咸俯而拱。云中有一人，紫衣金鱼，执一幅书。宣道帝命。于是諲及庭掾再拜受书。使驾云而上，顷之遂设。諲命崔君出坐，启天符视之，且叹且泣。谓崔曰：“子识元三乎？”崔曰：“乃布衣之旧耳。” 諲曰：“血属无类，吁，可悲夫！某虽与元三为友，至是亦无能拯之，徒积悲叹。”词已又泣。既而命一吏送崔君归，再拜而出，与使者俱行。入郡城廨中，已身卧于榻，妻孥辈哭而环之。使者引崔俯于榻，魂与身翕然而合，遂寤。其家云：“卒三日矣，本郡以白廉使。”崔即治装，尽室往蜀，具告于宁。宁遂署摄副使，月给俸钱二十万。时元载方执国政，宁与载善，书遗甚多。闻崔之言，惧其连坐，因命亲吏赍五百金，赂载左右，尽购得其书百余幅，皆焚之。后月余，元载籍没。又二年，崔亦终矣。（出《宣室志》）

刘 溉

彭城刘溉者，贞元中，为韩城令，卒于官。家甚贫，因寄

韩城佛寺中。岁未半，其县丞窦亦卒，三日而寤。初窦生昼寐，梦一吏导而西去，经高原大泽数百里，抵一城。既入门，导吏亡去。生惧甚，即出城门。门有卫卒，举剑而列。窦生讯之，卫卒举剑南指曰：“由此走，生道耳。”窦始知身死，背汗而髀栗。即南去，虽殆，不敢息。俄见十余人立道左，有一人呼窦生，挈其手以泣。熟视之，乃刘溉。曰：“吾子何为而来？”窦具以告。曰：“我自与足下别，若委身于陷阱中，念平生时安可得？”因涕泣。窦即讯冥途事，溉泣不语。久之又曰：“我妻子安在，得无恙乎？”窦曰：“贤子侨居韩城佛寺中，将半岁矣。”溉曰：“子今去，为我问讯。我以穷泉困辱，邈不可脱。每念妻孥，若肘而不忘步。幽显之恨，何可尽道哉！”别谓窦曰：“我有诗赠君，曰：‘冥路杳杳人不知，不用苦说使人悲。喜得逢君传家信，后会茫茫何处期。’”已而又泣，窦遂告别。未十余里，闻击钟声极震响，因悸而寤。窦即师锡从祖兄，其甥崔氏子，常以事语于人。（出《宣室志》）

朱 同

朱同者，年十五时，其父为瘦陶令。暇日出门，忽见素所识里正二人云，判官令追。仓卒随去。出瘦陶城，行可五十里，见十余人临河饮酒。二里正并入厅坐，立同于后。同大忿怒，骂曰：“何物里正，敢作如此事？”里正云：“郎君已死，何故犹作生时气色？”同悲泪久之。俄而坐者散去，同复随行。行至一城，城门尚闭，不得入。里正又与十余辈共食，虽命同坐，而不得食。须臾城开，内判官出。里正拜谒道左，以状引同过判官，判官问里正引同入城。立衙门，尚盘桓，未有所适。

忽闻传语云：“主簿退食。”寻有一青衫人，从门中出，曳履徐行，从者数四。其人见同识之，因问：“朱家郎君，何得至此？”同初不识，无以叙展。主簿云：“曾与贤尊连官，情好甚笃。”遂领同至判官，与极言相救。久之，判官云：“此儿算亦未尽，当相为放去。”乃令向前二里正送还。同拜辞欲出，主簿又唤，书其臂作主簿名，以印印之。戒曰：“若被拘留，当以示之。”同既出城，忽见其祖父奴，下马再拜云：“翁知郎君得还，故令将马送至宅。”同便上马，可行五十里，至一店。奴及里正，请同下马，从店中过。店中悉是大镬煮人，人熟，乃将出几上，裁割卖之。如是数十按，交关者甚众。其人见同，各欲烹煮。同以臂印示之，得免。前出店门，复见里正奴马等。行五十里，又至店。累度二店，店中皆持叉竿弓矢，欲来杀同。以臂印示之，得全。久之，方至瘦陶城外。里正令同下马，云：“远路疲极，不复更能入城。兼求还书与主簿。云，送至宅讫。同依其言，与书毕，各拜辞去。同还，独行入城，未得至宅，从孔子庙堂前过，因入廨歇。见堂前西树下，有人自缢，心并不惧。力（出《史传》）

郜 澄

郜澄者，京兆武功人也。尝因选集，至东都。骑驴行槐树下，见一老母，云，善相手，求澄手相。澄初甚恶之。母云：“彼此俱闲，何惜来相。”澄坐驴上，以手授之。母看毕，谓澄曰：“君安所居，道里远近，宜速还家。不出十日，必死。”澄闻甚惧，求其料理。母云：“施食粮狱，或得福助。不然，必不免。”澄竟如言，市食粮狱。事毕，往见母，令速还，澄

自尔便还。至武功，一日许，既无疾，意甚欢然。因脱衫出门，忽见十余人，拜迎道左。澄问所以，云是神山百姓，闻公得县令，故来迎候。澄曰：“我不选，何得此官？”

须臾，有策马来者，有持绿衫来者，不得已，著衫乘马，随之而去。行之十里，有碧衫吏，下马趋澄拜。问之，答曰：“身任慈州博士，闻公新除长史，故此远迎。”因与所乘马载澄，自乘小驴随去。行二十里所，博士夺澄马。澄问何故相迎，今复无礼。

博士笑曰：“汝是新死鬼，官家捉汝，何得有官乎？”其徒因驱澄过水，水西有甲宅一所，状如官府。门榜云：中丞理冤屈院。澄乃大叫冤屈。中丞遣问：“有何屈？”答云：“澄算未尽，又不奉符，枉被鬼拘录。”中丞问有状否，澄曰：“仓卒被拘，实未有状。”中丞与澄纸，令作状，状后判检。旁有一人，将检入内。中丞后举一手，求五百千，澄遥许之。检云：“枉被追录，算实未尽。”中丞判放，又令检人领过大夫通判。至厅，见一佛廩小胡，头冠毡帽，著麋靴，在厅上打叶钱。令通云：“中丞亲人，令放却还生。”胡儿持按入，大夫依判，遂出。

复至王所，通判守门者，就澄求钱。领人大怒曰：“此是中丞亲眷，小鬼何敢求钱？”还报中丞，中丞令送出外。澄不知所适，徘徊衢路。忽见故妹夫裴氏，将千余人，西山打猎。惊喜问澄，何得至此。澄具言之。裴云：“若不相值，几成闲鬼。三五百年，不得变转，何其痛哉！”时府门有赁驴者，裴呼小儿驴，令送大郎至舍，自出二十五千钱与之。澄得还家，心甚喜悦。行五六里，驴弱，行不进。日势又晚，澄恐不达。小儿在后百余步，唱歌。澄大呼之，小儿走至，以杖击驴。惊澄堕地，因尔遂活。（出《广异记》）

王 勳

华州进士王勳，尝与其徒赵望舒等入华岳庙。入第三女座，悦其倩巧而盅之，即时便死。望舒惶惧，呼神巫，持酒馔，于神前鼓舞，元之方生。怒望舒曰：“我自在彼无苦，何令神巫弹琵琶呼我为？”众人笑而问之，云：“女初藏已于车中，适繾綣，被望舒弹琵琶告王，令一黄门搜诸婢车中。次诸女，即不得已，被推落地，因尔遂活矣。（出《广异记》）”

苏履霜

太原节度使马侍中燧，小将苏履霜者，顷事前节度使鲍防。从行营日，并将伐回纥。时防临阵指一旗刘明远，以不进锋，命履霜斩之。履霜受命，然数目明远，遽进，得脱丧元之祸。后十余年卒。履霜亦游于冥间，见明远。乃谓履霜曰：“曩日蒙君以生成之故，无因酬德，今日当展素愿。”遂指一路，路多榛棘。云：“但趋此途，必遇舍利王，王平生曾为侍中之部将也。见而诉之，必获免。”告之命去，履霜遂行。一二十里间，果逢舍利王弋猎。舍利素识履霜，惊问曰：“何因至此？”答曰：“为冥司所召。”乃曰：“公不合来，宜速反。”遂命判官王凤翔，令早放回，兼附信耳。谓履霜曰：“为余告侍中，自此二年，当罢节。一年之内，先须去，入赴朝廷。郎君早弃人世。慎勿泄之。”凤翔检籍放归。至一关门，逢平生饮酒之友数人，谓履霜曰：“公独行归，余曹企慕，所不及也。”生五六日，遂造凤翔。凤翔逆已知之。问曰：“舍利何词？”

曰：“有之，不令告他人也。”凤翔曰：“余亦知之，汝且归。余候隙，当白侍中。”旬日，遂与履霜白之。侍中召履霜讯之，履霜亦具所见。凤翔陈告后，所验一如履霜所言。盖凤翔生自司冥局，隐而莫有知之者，因履霜还生而泄也。（出《玄怪录》）

景 生

景生者，河中猗氏人也。素精于经籍，授胄子数十人。岁暮将归，途中偶逢故相吕谭，以旧相识，遂以后乘载之而去。群胄子乃散报景生之家。而景生到家，身已卒讫，数日乃苏。云：“冥中见黄门侍郎严武，朔方节度使张或然。”景生善《周易》，早岁兼与吕相讲授，未终秩，遇吕相薨。乃命景生，请终余秩。时严张俱为左右台郎，顾吕而怒曰：“景生未合来，固非冥间之所勾留。奈何私欲而有所害？”共请放回，吕遂然之。张尚书乃引景生，属两男，一名曾子，一名夫子。闰正月三日，当起北屋，妨曾子新妇。为报止之，令速罢，当脱大祸。及景苏数日，而后报其家。屋已立，其妻已亡矣。又说曾子当经刺史，夫子亦为刺史，而不正拜。后果如其言。（出《玄怪录》）

许 琛

王潜之镇江陵也，使院书手许琛因直宿，二更后暴卒，至五更又苏。谓其侪曰，初见二人黄衫，急呼出使院门，因被领

去。其北可行六七十里，荆棘榛莽之中，微有径路。须臾，至一所楔门。高广各三丈余，横楣上，大字书标牌，曰“鸦鸣国”，二人即领琛入此门。门内气暗惨，如人间黄昏以后。兼无城壁屋宇，唯有古槐万万株。树上群鸦鸣噪，咫尺不闻人声。如此又行四五十里许，方过其处。又领到一城壁，曾署牙门极纬，亦甚严肃。二人即领过曰：“追得取乌人到。”厅上有一紫衣官人，据案而坐。问琛曰：“尔解取鸦否？”琛即诉曰：“某父兄子弟，少小皆在使院，执行文案，实不业取鸦。”官人即怒，因谓二领者曰：“何得乱次追人？”吏良久惶惧伏罪，曰：“实是误。”官人顾琛曰：“即放却还去。”又于官人所坐床榻之东，复有一紫衣人，身长大，黑色，以绵包头，似有所伤者，西向坐大绳床，顾见琛讫。遂谓当案官人曰：“要共此人路语。”即近副阶立，呼琛曰：“尔岂不即归耶？见王仆射，为我云，武相公传语仆射，深愧每惠钱物。然皆碎恶，不堪行用。今此有事，切要五万张纸钱，望求好纸烧之，烧时勿令人触。至此即完全矣，且与仆射不久相见。”言讫，琛唱喏。走出门外，复见二使者却领回，云：“我误追你来，几不得脱。然君喜当取别路归也。”琛问，曰：“所捕鸦鸣国，周递数百里，其间日月所不及，经日昏暗，常以鸦鸣知昼夜。是虽禽鸟，亦有谪罚。其阳道限满者，即捕来，以备此中鸣噪耳。”又问曰：“鸦鸣国空地奚为。”二人曰：“人死则有鬼，鬼复有死，若无此地。何以处之？”初琛死也，已闻于潜。既苏，复报之。潜问其故，琛所见即具陈白。潜闻之，甚恶即相见之说，然问其形状，真武相也。潜与武相素善，累官皆武相所拔用，所以常于月晦岁暮焚纸钱以报之。由是以琛言可验。遂市藤纸十万张，以如其请。琛之邻而姓许名琛者，即此夕五更暴卒焉。时大和二年四月。至三年正月，王仆射亡矣。（出《河东记下》）

卷第三百八十五 再生十一

崔绍 辛察 僧彦先 陈龟范

崔 绍

崔绍者，博陵王玄暉曾孙。其大父武，尝从事于桂林。其父直，元和初，亦从事于南海，常假郡符于端州。直处官清苦，不蓄羡财，给家之外，悉拯亲故。在郡岁余，因得风疾，退卧客舍，伏枕累年。居素贫，无何。寝疾复久，身谢之日，家徒索然。繇是眷属辈不克北归。绍遂孜孜履善，不堕素业。南越会府，有摄官承乏之利，济沦落羈滞衣冠。绍迫于冻馁，常屈至于此。贾继宗，外表兄夏侯氏之子，则绍之子婿，因缘还往，颇熟其家。大和六年，贾继宗自琼州招讨使改换康州牧，因举请绍为掾属。康之附郭县曰端溪，端溪假尉陇西李彘，则前天理评事景休之犹子。绍与彘，锡类之情，素颇友洽。崔李之居，复隅落相近。彘之家，畜一女猫，常往来绍家捕鼠。南土风俗，恶他舍之猫产子其家，以为大不祥。彘之猫产二子于绍家，绍甚恶之。因命家童，絜三猫于筐篚，加之石，复以绳固筐口，投之于江。是后不累月。绍丁所出茱阳郑氏之丧，解职，居且苦贫。孤孀数辈，餽粥之费，晨暮不充。遂薄游羊城之郡，丐于亲故。大和八年五月八日发康州官舍，历抵海隅诸郡，至其年九月十六日达雷州。绍家常事一字天王，已两世矣。雷州舍于客馆中，其月二十四日，忽得热疾，一夕遂重，二日遂殒。

将殪之际，忽见二人焉，一人衣黄，一人衣皂，手执文帖，云：“奉王命追公。”绍初拒之，云：“平生履善，不省为恶，今有何事，被此追呼。”二使人大怒曰：“公杀无辜三人，冤家上诉，奉天符下降，令按劾公。方当与冤家对命，奈何犹敢称屈，违拒王命！”遂展帖示。绍见文字分明，但不许细读耳。绍颇畏讦，不知所裁。顷刻间，见一神人来，二使者俯伏礼敬。神谓绍曰：“尔识我否？”绍曰：“不识。”神曰：“我一字天王也，常为尔家供养久矣，每思以报之。今知尔有难，故来相救。”绍拜伏求救。天王曰：“尔但共我行，必无忧患。”王遂行，绍次之，二使者押绍之后。通衢广陌，杳不可知际。行五十许里，天王问绍：“尔莫困否？”绍对曰：“亦不甚困。犹可支持三二十里。”天王曰：“欲到矣。”遂巡，遥见一城门，墙高数十仞，门楼甚大，有二神守之。其神见天王，侧立敬惧。更行五里，又见一城门，四神守之。其神见天王之礼，亦如第一门。又行三里许，复有一城门，其门关闭。天王谓绍曰：“尔且立于此，待我先入。”天王遂乘空而过。食顷，闻摇锁之声，城门洞开。见十神人，天王亦在其间，神人色甚忧惧。更行一里，又见一城门，有八街，街极广阔，街两边有杂树，不识其名目。有神人甚多，不知数，皆罗立于树下。八街之中，有一街最大。街西而行，又有一城门，门两边各有数十间楼，并垂帘。街衢人物颇众，车舆合杂，朱紫缤纷。亦有乘马者，亦有乘驴者，一似人间模样。此门无神看守。更一门，尽是高楼，不记间数。珠帘翠幕，眩惑人目。楼上悉是妇人，更无丈夫，衣服鲜明，装饰新异，穷极奢丽，非人寰所睹。其门有朱旗，银泥画旗，旗数甚多，亦有著紫人数百。天王立绍于门外，便自入去。使者遂领绍到一厅，使者先领见王判官。既至厅前，见王判官著绿，降阶相见，情礼甚厚。而答绍拜，

兼通寒暄，问第行，延升阶与坐，命煎茶。良久，顾绍曰：“公尚未生。”绍初不晓其言，心甚疑惧。判官云：“阴司讳死，所以唤死为生。”催茶，茶到，判官云：“勿吃，此非人间茶。”逡巡，有著黄人，提一瓶茶来，云：“此是阳官茶，绍可吃矣。”绍吃三碗讫。判官则领绍见大王，手中把一纸文书，亦不通入。大王正对一字天王坐，天王向大王云：“只为此人来。”大王曰：“有冤家上诉，手虽不杀，口中处分，令杀于江中。”天王令唤崔绍冤家，有紫衣十余人，齐唱喏走出。顷刻间，有一人，著紫襦衫，执牙笏，下有一纸状，领一妇人来，兼领二子，皆人身而猫首。妇人著惨裙黄衫子，一女子亦然，一男子亦然，著皂衫。三冤家号泣不已，称崔绍非理相害。天王向绍言：“速开口与功德。”绍忙惧之中，都忘人间经佛名目，唯记得《佛顶尊胜经》，遂发愿，各与写经一卷。言讫，便不见妇人等。大王及一字天王遂令绍升阶与坐，绍拜谢大王，王答拜。绍谦让曰：“凡夫小生，冤家陈诉，罪当不赦，敢望生回。大王尊重，如是答拜，绍实所不安。”大王曰：“公事已毕，即还生路。存歿殊途，固不合受拜。”大王问绍：“公是谁家子弟？”绍具以房族答之。大王曰：“此若然者，与公是亲家，总是人间马仆射。”绍即起申叙，马仆射犹子礮夫，则绍之妹夫。大王问礮夫安在，绍曰：“阔别已久，知家寄杭州。”大王又曰：“莫怪此来，奉天符令勘，今则却还人道。”便回顾王判官云：“崔子停止何处？”判官曰：“便在某厅中安置。”天王云：“甚好。”绍复咨启大王：“大王在生，名德至重，官位极崇，则合却归人天，为贵人身。何得在阴司职？”大王笑曰：“此官职至不易得。先是杜司徒任此职，总滥蒙司徒知爱，举以自代，所以得处此位。岂容易致哉。”绍复问曰：“司徒替何人？”曰：“替李若初。若初性严寡恕，

所以上帝不遣久处此，杜公替之。”绍又曰：“无因得一至此，更欲咨问大王，绍闻冥司有世人生籍。绍不才，兼本抱疾，不敢望人间官职。然顾有亲故，愿一知之，不知可否？”曰：“他人则不可得见，缘与公是亲情，特为致之。大王顾谓王判官曰：“从许一见之，切须诚约，不得令漏泄。漏泄之，则终身暗哑。”又曰：“不知绍先父在此，复以受生？”大王曰：“见在此充职。”绍涕泣曰：“愿一拜觐，不知可否？”王曰：“亡歿多年，不得相见。”绍起辞大王，其一字天王，送绍到王判官厅中，铺陈贍给，一似人间。判官遂引绍到一瓦廊下，廊下又有一楼，便引绍入门。满壁悉是金榜银榜，备列人间贵人姓名。将相二色，名列金榜。将相以下，悉列银榜。更有长铁榜，列州县府僚属姓名。所见三榜之人，悉是在世人。若谢者，则随所落籍。王判官谓绍曰：“见之则可，慎勿向世间说榜上人官职。已在位者，犹可言之。未当位者，不可漏泄，当犯大王向来之诫。世人能行好心，必受善报。其阴司诛责恶人颇甚。”绍在王判官厅中，停止三日。旦暮严，打警鼓数百面，唯不吹角而已。绍问判官曰：“冥司诸事，一切尽似人间，惟空鼓而无角，不知何谓？”判官曰：“夫角声者，像龙吟也。龙者，金精也。金精者，阳之精也。阴府者，至阴之司。所以至阴之所，不欲闻至阳之声。”绍又问：“判官曰：“闻阴司有地狱，不知何在？”判官曰：“地狱名目不少，去此不远，罪人随业轻重而入之。”又问此处城池人物，何盛如是？”判官曰：“此王城也，何得怪盛？”绍又问：“王城之人如海，岂得俱无罪乎，而不入地狱耶？”判官曰：“得处王城者，是业轻之人，不合入地狱。候有生关，则随分高下，各得受生。”又康州流人宋州院官田洪评事，流到州二年，与绍邻居。绍洪复累世通旧，情爱颇洽。绍发康州之日，评事犹甚康宁。去

后半月，染疾而卒。绍未回，都不知之。及追到冥司，已见田生在彼。田崔相见，彼此涕泣。田谓绍曰：“洪别公后来，未经旬日，身已谢世矣。不知公何事，忽然到此。”绍曰：“被大王追勘少事，事亦寻了，即得放回。”洪曰：“有少情事，切敢奉托。洪本无子，养外孙郑氏之子为儿，已唤致得。年六十，方自有一子。今被冥司责以夺他人之嗣，以异姓承家，既自有子，又不令外孙归本族，见为此事，被勘劾颇甚。令公却回，望为洪百计致一书，与洪儿子，速令郑氏子归本宗。又与洪传语康州贾使君，洪垂尽之年，窜逐远地，主人情厚，每事相依。及身歿之后，又发遣小儿北归，使道体归葬本土，眷属免滞荒陬。虽仁者用心，固合如是。在洪浅劣，何以当之。但荷恩于重泉，恨无力报。”言讫，二人恸哭而别。居三日，王判官曰：“归可矣，不可久处于此。”一字天王与绍欲回，大王出送。天王行李颇盛，道引骑从，填塞街衢。天王乘一小山自行，大王处分，与绍马骑，尽诸城门。大王下马，拜别天王，天王坐山不下，然从绍相别。绍跪拜，大王亦远拜讫，大王便回。绍与天王自归。行至半路，见四人，皆人身而鱼首，著惨绿衫，把笏，衫上微有血污，临一峻坑而立，泣拜请绍曰：“性命危急。欲堕此坑，非公不能相活。”绍曰：“仆何力以救公？”四人曰：“公但许诺则得。”绍曰：“灼然得。”四人拜谢。又云：“性命已蒙君放讫，更欲启难发之口，有无厌之求，公莫怪否？”绍曰：“但力及者，尽力而应之。”曰：“四人共就公乞《金光明经》，则得度脱罪身矣。”绍复许，言毕，四人皆不见。却回至雷州客馆，见本身偃卧于床，以被蒙复手足。天王曰：“此则公身也，但徐徐入之，莫惧。”如天王言，入本身便活。及苏，问家人辈，死已七日矣，唯心及口鼻微暖。苏后一日许，犹依稀见天王在眼前。又见阶前有一木

盆，盆中以水养四鲤鱼。绍问此是何鱼，家人曰：“本买充厨膳，以郎君疾殒，不及修理。”绍曰：“得非临坑四人乎？”遂命投之于陂池中，兼发愿与写《金光明经》一部。（出《玄怪录》）

辛 察

太和四年十二月九日，边上从事魏式暴辛于长安延福里沈氏私庙中。前二日之夕，胜业里有司门令史辛察者，忽患头痛而绝，心上微暖。初见有黄衫人，就其床，以手相就而出。既而返顾本身，则已僵矣。其妻儿等，方抱持号泣，嚙水灸灼，一家苍惶。察心甚恶之，而不觉随黄衣吏去矣。至门外，黄衫人踟蹰良久，谓察曰：“君未合去，但致钱二千缗，便当相舍。”察曰：“某素贫，何由致此？”黄衫曰：“纸钱也。”遂相与却入庭际，大呼其妻数声，皆不应。黄衫哂曰：“如此，不可也。”乃指一家僮，教察以手扶其背，因令达语求钱。于是其家果取纸钱焚之。察见纸钱烧讫，皆化为铜钱，黄衫乃次第抽拽积之。又谓察曰：“一等为惠，请兼致脚直送出城。”察思度良久，忽悟其所居之西百余步，有一力车佣载者，亦常往来，遂与黄衫俱诣其门。门即闭关矣，察叩之，车者出曰：“夜已久，安待来耶。”察曰：“有客要相顾，载钱至延平门外。”车曰诺，即来。装其钱讫，察将不行。黄衫又邀曰：“请相送至城门。”三人相引部领，历城西街，抵长兴西南而行。时落月辉辉，钟鼓将动。黄衫曰：“天方曙，不可往矣。当且止延福沈氏庙。”逡巡至焉，其门亦闭。黄衫叩之，俄有一女人，可年五十余，紫裙白襦，自出应门。黄衫谢曰：“夫人幸勿怪，

其后日当有公事，方来此庙中。今有少钱，未可遽提去，请借一隙处暂贮收之。后日公事了，即当般取。”女人许之。察与黄衫及车人，共般置其钱于庙西北角。又于户外，见有苇席数领，遂取之复。才毕，天色方晓，黄衫辞谢而去。察与车者相随归。至家，见其身犹为家人等抱持，灸疗如故。不觉形神合而苏。良久，思如梦非梦。乃曰：“向者更何事？”妻具言家童中恶，作君语，索六百张纸作钱，以焚之。皆如前事，察颇惊异。遽至车子家，车家见察曰：“君来，正解梦耳。夜来所梦，不似寻常。分明自君家，别与黄衫人载一车子钱至延福沈氏庙，历历如在目前。”察愈惊骇，复与车子偕往沈氏庙，二人素不至此，既而宛然昨宵行止。既于庙西北角，见一两片芦席，其下纸缙存焉。察与车夫，皆识夜来致钱之所。即访女人，守门者曰：“庙中但有魏侍御于此，无他人也。”沈氏有藏获，亦住庙旁，闻语其事，及形状衣服，乃泣曰：“我太夫人也。”其夕五更，魏氏一家，闻打门声，使候之，即无所见。如是者三四，式意谓之盗。明日，宣言于县胥，求备之。其日，式夜邀客为煎饼，食讫而卒。察欲验黄衫所验公事，尝自于其侧侦之，至是果然矣。（出《河东记》）

僧彦先

青城室园山僧彦先尝有隐愿，离山往蜀州，宿于中路天王院，暴卒。被人追摄，诣一官曹。未领见王，先见判官。诘其所犯，彦先抵讳之。判官乃取一猪脚与彦先，彦先推辞不及，龟勉受之，乃是一镜。照之，见自身在镜中，从前愆过猥褻，一切历然。彦先渐惧，莫知所措。判官安存，戒而遣之。洎再

生，遍与人说，然不言所犯隐秽之事。（出《北梦琐言》）

陈龟范

陈龟范，明州人，客游广陵。因事赞善马潜。一夕暴卒，至一府署，有府官视牒曰：“吾追陈龟谋，何故追龟范耶？”范对曰：“范本名龟谋，近事马赞善，马公讳言，故改一字耳。”府公乃曰：“取明州簿来。”顷之，一吏持簿至，视之，乃龟谋也。因引至曹署，吏云：“有人讼君，已引退矣，君当得还也。”龟范因自言：“平生多难，贫苦备至，人生固当死，今已至此，不愿还也。”吏固遣之，又曰：“若是，愿知将来穷达之事。”吏因为检簿曰：“君他日甚善，虽不至富贵，然职录无缺。”又问寿几何，曰：“此因不可言也。”又问卒于何处，曰：“不在扬州，不在鄂州。”送还家寤。后潜历典二郡，甚见委用。潜卒，归于扬州，奉使鄂州，既还，卒于彭泽。（出《稽神录》）

卷第三百八十六 再生十二

贾偶 章泛 谢弘敞妻 梁氏 朱氏
李强名妻 荆州女子 周哲滞妻 刘长史女
卢頊表姨 刘氏子妻 延陵村人妻 赵某妻

贾 偶

汉建安中，南阳贾偶字文合，得病而亡。时有吏将诣太山，司命阅簿，谓吏曰：“当召某郡文合，何以召此人？可速遣之。”时日暮，遂至郭外树下宿。见一少女子独行，文合问曰：“子类衣冠，何乃徒步？姓字为谁？”女曰：“某三河人，父见为弋阳令，昨被召而来，今得却还。遇日暮，惧获瓜田李下之讥。望君之容，必是贤者，是以停留，依冯左右。”文合曰：“悦子之心，愿交欢于今夕。”女曰：“闻之诸姑，女子以贞专为德，洁白为称。”文合反复与言，终无动志，天明各去。

文合卒以再宿，停丧将殓，视其面有色，扪心下稍温，少顷却苏。

文合欲验其事，遂至弋阳，修刺谒令，因问曰：“君女宁卒而却苏耶？”具说女子姿质服色，言语相反复本末。令入问女，所言皆同。初大惊叹，竟以女配文合焉。（出《搜神记》）

章 泛

临海乐安章泛年二十余，死经日，未殡而苏。云，被录天曹，天曹主者是其外兄，料理得免。初到时，有少女子同被录送，立住门外。女子见泛事散，知有力助，因泣涕，脱金钏三只及臂上杂宝托泛与主者，求见救济。泛即为请之，并进钏物。良久出，语泛已论，秋英亦同遣去，秋英即此女之名也。于是俱去。脚痛疲顿，殊不堪行，会日亦暮，止道侧小屈。状如客舍，而不见主人。泛共宿爇接，更相问。女曰：“我姓徐，家吴县乌门，临渎为居，门前倒枣树即是也。”明晨各去，遂并活。泛先为护军府吏，依假出都，经吴，乃对乌门。依此寻索。得徐氏舍，与主人叙阔，问秋英何在，主人云：“女初不出入，君何知其名？”泛因说昔日魂相见之由。秋英先说之，所言因符主人乃悟。惟羞不及寝爇之事，而其邻人或知，以语徐氏。徐氏试令侍婢数人递出示泛曰：“非也。”乃令秋英见之，则如旧识。徐氏谓天意，遂以妻泛。生子名曰天赐。（出《异苑》）

谢弘敞妻

唐吴王文学陈郡谢弘敞，妻高阳许氏。武德初，遇患死，经四日而苏。说云，被二三十人拘至地狱，未见官府，即闻唤。虽不识面，似是姑夫沈吉光语音。许问云：“语声似是沈丈，何因无头？”南人呼姑姨夫，皆为某姓丈也。吉光即以手提其头，置于膊上，而诫许曰：“汝且在此，勿向西院。待吾汝造

请，即应得出。”许遂住，吉光经再宿始来。语许云：“汝今此来，王欲令汝作女伎。倘引见，不须道解炫管。如不为所悉，可引吾为证也。”少间，有吏抱案引入。王果问解炫管不，许云：“不解，沈吉光具知。”王问吉光，答曰：“不解。”王曰：“宜早放还，不须留也。”于时吉光欲发遣，即共执案人筹度。许不解其语，执案人曰：“娘子功德虽强，然为先有少罪，随便受却，身业具净，岂不怪修福，何罪而至斯耶？”答曰：“娘子曾以不净碗盛食与亲，须受此罪，方可得去。”遂以铜汁灌口，非常苦毒，比苏时，口内皆烂。吉光即云：“可于此人处受一本经，记取将归，受持勿怠。自今已去，保年八十有余。”许生时素未诵经，苏后，遂诵得一卷。询访人间，所未曾有，今见受持不缺，吉光其时尚存。后二年，方始遇害。凡诸亲属，有欲死者，三年前并于地下预见。许之从父弟仁则说之。（出《冥杂记》）

梁 氏

咸阳有妇人姓梁，贞观年中，死经七日而苏。自云，被收至一大院，见厅上有官人，据案执笔，翼侍甚盛。令勘问，此妇人合死不。有吏人赍一案云：“与合死者同姓名，所以误追。”官人敕左右，即放还。吏白官人云：“不知梁有何罪，请即受罪而归。”官人即令勘案，云：“梁生平唯有两舌恶骂之罪，更无别罪。”即令一人拔舌，一人执斧砍之，日常数四。凡经七日，始送令归。初似落深崖，少时如睡觉。家人视其舌上，犹大烂肿。从此以后，永断酒肉，至令犹存。（出《冥报拾遗》）

朱 氏

唐郑州武阳县妇女姓朱，其夫先负外县人绢，夫死之后，遂无人还。贞观末，因病死，经再宿而苏。白云，被人执至一所，见一人云：“我是司命府史。汝夫生时，负我家若干匹，所以追汝。今放汝归，宜急具物，至某县某村，送还我母。如其不送，追捉更切。兼为白我娘，努力为造像修福。”朱即告某乙乡闾，得绢送还其母。具言其男貌状，有同平生。其母亦对之流涕，颺欷久之。（出《法苑珠林》）

李强名妻

陇西李强名，妻清河崔氏，甚美，其一子，生七年矣。开元二十二年，强名为南海丞。方署月，妻因暴疾卒。广州器热，死后埋棺于土，其外以塹围而封之。强名痛其妻夭年，而且远官，哭之甚恸，日夜不绝声。数日，妻见梦曰：“吾命未合绝，今帝许我活矣。然吾形已败，帝命天鼠为吾生肌肤。更十日后，当有大鼠出入塹棺中，即吾当生也。然当封闭门户，待七七日，当开吾门，出吾身，吾即生矣。”及旦，强名言之，而其家仆妾梦皆协。十余日，忽有白鼠数头，出入殡所，其大如狨。强名异之，试发其柩，见妻骨有肉生焉，遍体皆尔。强名复闭之。积四十八日，其妻又见梦曰：“吾明晨当活，盍出吾身。”既晓，强名发之，妻则苏矣。扶出浴之。妻素美丽人也，及乎再生，则美倍于旧。肤体玉色，倩盼多姿。袿服靓妆，人间殊绝矣。强名喜形于色。时广州都督唐昭闻之，令其夫人观焉，于

是别驾已下夫人皆从。强名妻盛服见都督夫人，与抗礼，颇受诸夫人拜。薄而观之，神仙中人也。言语饮食如常人，而少言，众人访之，久而一对。若问冥间事，即杜口，虽夫子亦不答。明日，唐都督夫人置馔，请至家。诸官夫人皆同观之，悦其柔姿艳美，皆曰：“目所未睹。既而别驾长史夫人等次其日列筵，请之至宅，而都督夫人亦往。如是已二十日矣。出入如人，唯沉静异于畴日。既强名使于桂府，七旬乃还。其妻去后为诸家所迎，往来无恙。强名至数日，妻复言病。病则甚间一日遂亡。计其再生，才百日矣。或曰，有物凭焉。（出《记闻》）

荆州女子

开元二十三年，荆州女子死三日生。自言具见冥途善恶，国家休咎。鬼王令其传语于人主，荆州以闻，朝廷骇异，思见之。敕给驿骑，令至洛。行至南阳，遂暗不能言，更无所识。至都，以其妄也，遽归。（出《记闻》）

周哲滞妻

汝南周哲滞妻者，户部侍郎席豫之女也。天宝中，暴疾，危亟殆死。平生素有衣服，悉舍为功德。唯有一红地绣珠缀背裆，是母所赐，意犹惜之，未施。其疾转剧。又命佛工，以背裆于疾所铸二躯佛，未毕而卒。初群鬼搏撮席氏，登大山。忽闻背后有二人唤，令且住，群鬼乃迁延不敢动。二人既至，颜色滋黑，灰土满面。群鬼畏惧，莫不骇散。遂引席氏还家，闻

家人号哭，二人直至尸前，令入其中，乃活。二人即新铸二佛也。（出《广异记》）

刘长史女

吉州刘长史无子，独养三女，皆殊色，甚念之。其长女年十二，病死官舍中。刘素与司丘掾高广相善，俱秩满，与同归，刘载女丧还。高广有子，年二十余，甚聪慧，有姿仪。路次豫章，守水不得行，两船相去百余步，日夕相往来。一夜，高氏子独在船中披书。二更后，有一婢，年可十四五，容色甚丽，直诣高云：“长史船中烛灭，来乞火耳。”高子甚爱之，因与戏调，妾亦忻然就焉。曰：“某不足顾，家中小娘子，艳绝无双，为郎通意，必可致也。”高甚惊喜，意为是其存者，因与为期而去。至明夜，婢又来曰：“事谐矣，即可便待。”高甚踊跃，立候于船外。时天无纤云，月甚清朗。有顷，遥见一女，自后船出，从此婢直来，未至十步，光彩映发，馨香袭人。高不胜其意，便前持之。女纵体入怀，姿态横发，乃与俱就船中，倍加款密。此后夜夜辄来，情念弥重。如此月余日，忽谓高曰：“欲论密事，得无嫌难乎？”高曰：“固请说之。”乃曰：“儿本长史亡女，命当更生。业得承奉君子，若垂意相采，当为白家令知也。”高大惊喜曰：“幽明契合，千载未有。方当永同枕席，何乐如之！”女又曰：“后三日必生，使为开棺。夜中以面乘霜露，饮以薄粥，当遂活也。”高许诺。明旦，遂白广。广未之甚信，亦以其绝异，乃使诣刘长史，具陈其事。夫人甚怒曰：“吾女今已消烂，宁有玷辱亡灵，乃至此耶？”深拒之。高求之转苦。至夜，刘及夫人俱梦女曰：“某命当更

生，天使配合，必谓喜而见许。今乃靳固如此，是不欲某再生耶？”及觉，遂大感悟。亦以其姿色衣服，皆如所白，乃许焉。至期，乃共开棺，见女姿色鲜明，渐有暖气，家中大惊喜。乃设帷幕于岸侧，举置其中，夜以面承露，昼哺饮。父母皆守视之。一日，转有气息，稍开目，至暮能言，数日如故。高问其婢，云：“先女死，尸柩亦在舟中。”女既苏，遂临，悲泣与决。乃择吉日，于此地成婚，后生数子。因名其地，号为礼会村也。（出《广异记》）

卢瑛表姨

洛州刺史卢瑛表姨常畜一狗子，名花子，每加念焉。一旦而失，为人所毙。后数月，卢氏忽亡。冥间见判官姓李，乃谓曰：“夫人天命将尽，有人切论，当得重生一十二年。”拜谢而出。行长衢中，逢大宅，有丽人，侍婢十余人，将游门屏，使人呼夫人入。谓曰：“夫人相识耶？”曰：“不省也。”丽人曰：“某即花子也。平生蒙不以兽畜之贱，常加养育。某今为李判官别室，昨所嘱夫人者，即某也。冥司不广其请，只加一纪，某潜以改十二年为二十，以报养育之恩。”有顷李至，伏愿白之本名，无为夫人之号，恳将力祈。李逡巡而至，至别坐语笑。丽人首以图乙改年白李，李将让之。对曰：“妾平生受恩，以此申报，万不获一，料必无难之。”李欣然谓曰：“事则匪易，感言请之切，遂许之。”临将别，谓夫人曰：“请收余骸，为瘞埋之。骸在履信坊街之北墙，委粪之中。”夫人既苏，验而果在，遂以子礼葬之，后申谢于梦寐之间。后二十年，夫人乃亡也。（出《玄怪录》）

刘氏子妻

刘氏子者，少任侠，有胆气，常客游楚州淮阴县，交游多市井恶少。邻人王氏有女，求聘之，王氏不许。后数岁，因饥。遂从戎。数年后，役罢，再游楚乡。与旧友相遇，甚欢，常恣游骋。昼事弋猎，夕会狭邪。因出郭十余里，见一坏墓，棺柩暴露。归而合饮酒。时将夏夜，暴雨初至，众人戏曰：“谁能以物送至坏冢棺上者？”刘秉酒恃气曰：“我能之。”众曰：“若审能之，明日，众置一筵，以赏其事。”乃取一砖，同会人列名于上，令生持去，余人饮而待之。生独行，夜半至墓。月初上，如有物蹲踞棺上，谛视之，乃一死妇人也。生舍砖于棺，背负此尸而归。众方欢语，忽闻生推门，如负重之声。门开，直入灯前，置尸于地，卓然而立，面施粉黛，髻发半披。一座绝倒，亦有奔走藏伏者。生曰：“此我妻也。”遂拥尸至床同寝。众人惊惧。至四更，忽觉口鼻微微有气。诊视之，即已苏矣。问所以，乃王氏之女，因暴疾亡，不知何由至此。未明，生取水，与之洗面濯手，整钗髻，疾已平复。乃闻邻里相谓曰：“王氏女将嫁暴卒，未殓，昨夜因雷，遂失其尸。生乃以告王氏，王氏悲喜，乃嫁生焉。众咸叹其冥契，亦伏生之不惧也。（出《原化记》）”

延陵村人妻

延陵灵宝观道士谢又损，近县村人有丧妇者，请又损为斋。妇死已半月矣，忽闻推棺而呼，众皆惊走。其夫开棺视之，乃

起坐，顷之能言。云，为舅姑所召去，云我此无人，使之执爨。其居处甚闲洁，但苦无水。一日，见沟中水甚清，因取以漉馈。姑见之，大怒曰：“我不知尔不洁如是，用尔何为？”因逐之使回。走出门，遂苏。今尚无恙。（出《稽神录》）

赵某妻

丁亥岁，浙西有典客吏赵某妻死。未及大殓，忽大叫而活。云为吏所录，至鹤林门内，有府署，侍卫严整，官吏谘事及领囚禁者甚众。吏持己入，至庭下，堂上一绿衣一白衣偶坐。绿衣谓吏曰：“汝误，非此人也，急遣之。”白衣曰：“已追至此，何用遣也？”绿衣不从，相质食顷。绿衣怒，叱吏遣之。吏持己疾趋出，路经一桥，数十人方修桥，无板有钉。吏持之走过，钉伤足，因痛失声，遂活。视足果伤，俄而邻妇暴卒，不复苏矣。（出《稽神录》）

卷第三百八十七 悟前生一

羊祜 王练 向靖女 崔彦武 岐王范
太华公主 马家儿 采娘 刘三复 圆观

羊 祜

晋羊祜三岁时，乳母抱行。乃令于东邻树孔中探得金环。东邻之人云：“吾儿七岁堕井死，曾弄金环，失其处所。”乃验祜前身，东邻子也。（出《独异记》）

王 练

王练字玄明，琅琊人，宋侍中。父珉，字悉琰，晋中书令。相识有一胡沙门，每瞻珉风采，甚敬悦之，辄语同学云：“若我后生，得为此人作子，于近愿亦足矣。”珉闻而戏之曰：“法师才行，正可为弟子耳。”

顷之，沙门病亡，亡后岁余而练生焉。始能言，便解外国语。及绝国奇珍，铜器珠贝，生所不见，未闻其名，即而名之，识其产出。又自然亲爱诸胡，过于汉人。咸谓沙门审其先身，故珉字之曰阿练，遂为大名云。（出《冥祥记》）

向靖女

向靖字奉仁，河内人也。在吴兴郡有一女，数岁而亡。女始病时，弄小刀子，母夺取不与，伤母手。

丧后一年，母又产一女。女年四岁，谓母曰：“前时刀子何在？”母曰无也。女曰：“昔争刀子，故伤母手，云何无耶？”母甚惊怪，具以告靖。靖曰：“先刀子犹在不？”母曰：“痛念前女，故不录之。”靖曰：“可更取数个刀子，合置一处，令女自识。”女见大喜，即取先者。（出《冥详记》）

崔彦武

隋开皇中，魏州刺史博陵崔彦武，因行部至一邑，愕然惊喜。谓从者曰：“吾昔常在此中为妇人，今知家处。”

因乘马入修巷，屈曲至一家，命叩门。主人公年老，走出拜谒。彦武入家，先升其堂，视东壁上，去地六七尺，有高隆处。

客谓主人曰：“吾者所读《法华经》并金钗五只，藏此壁中高处是也。其经第七卷尾后纸，火烧失文字。吾今每诵此经，至第七卷尾，恒忘失，不能记得。”因令左右凿壁，果得经函，开第七卷尾及金钗，并如其言。主人涕泣曰：“己妻存日，常诵此经，钗亦是其物。”彦武指庭前槐树：“吾欲产时，自解发置此树空中。”试令人探树中，果得发。于是主人悲喜。彦武留衣物，厚给主人而去。（出《冥杂录》）

岐王范

开元初，岐王范以无子，求叶道士净能为奏天曹。闻天曹报答云：“范业无子。”净能又牒天曹，为范求子。天曹令二人取敬爱寺僧为岐王子，鬼误至善慧寺大德房。大德云：“此故应误，我修兜率天业，不当为贵人作子。当敬爱寺僧某乙耳。”鬼遂不见，竟以此亡。经一年，岐王生子。年六七岁，恒求敬爱寺礼拜，王亦知其事。任意游历，至本院，若有素。及年十余，竟不行善，唯好持弹，弹寺院诸鸽迨尽耳。（出《广异记》）

太华公主

世传太华公主者，高宗王皇后后身，虽为武妃所生，而未尝欢颜，见妃辄嗔。年数岁，忽求念珠。左右问何得此物，恒言有，但诸人不知。始皇后虽恶终，然其所居之殿，及平素玩弄俱在。后保母抱公主从殿所过，因回指云：“我珠在殿宝帐东北角。”使人求之，果得焉。（出《广异记》）

马家儿

相州滏阳县智力寺僧玄高，俗姓赵氏。其兄子，先身于同村马家为儿，至贞观未死。临死之际，顾谓母曰：“儿于赵宗家有宿因缘，死后当与宗为孙。”宗即与其同村也。其母弗信，

乃以墨点儿右肘。赵家妻又梦此儿来云：“当与娘为息。”因而有娠。梦中所见，宛然马家之子。产讫，验其黑子，还在旧处。及儿年三岁，无人导引，乃自向马家，云：“此是儿旧舍也。”（出《法苑珠林》）

采 娘

郑氏肃宗时为润州刺史，兄偁，嫂张氏。女年十六，名采娘。淑慎有仪。七夕夜，陈香筵，祈于织女。是夜，梦云舆羽盖蔽空，驻车命采娘曰：“吾织女，汝求何福？”曰：“愿工巧耳。”乃遗一金针，长寸余，缀于纸上，置裙带中。令三日勿语，汝当奇巧。不尔，化成男子。经二日，以告其母。母异而观之，则空纸矣，其针迹犹在。张数女皆卒，采娘忽病而不言。张氏有娠，叹曰：“男女五人矣，皆夭，复怀何为？”将服药以损之，药至将服，采娘昏奄之内，忽称杀人。母惊而问之，曰：“某之身终，当为男子，母之所怀是也。闻药至情急，是以呼耳。”母异之，乃不服药。采娘寻卒，既葬，母悲念，乃收常所戏之物而匿之。未逾月，遂生一男。人有动所匿之物，儿啼哭。张氏哭女，其儿亦哭。罢即止。及能言，常收戏弄之物。官至柱史。（出《史遗》）

刘三复

刘三复者，以文章见知于李德裕。德裕在浙西，遣诣阙求试。及登第，历任台阁。三复能记三生事，云，曾为马，马常

患渴，望驿嘶，伤其蹄则连心痛。后三复乘马，硃确之地，必为缓辔，有石必去之。其家不施门限，虑伤马蹄也。其子邺，敕赐及第。登廊庙，上表雪德裕。以朱崖灵柩，归葬洛中，报先恩也。士大夫美之。（出《北梦琐言》）

圆 观

圆观者，大历末，洛阳惠林寺僧。能事田园，富有粟帛。梵学之外，音律贯通。时人以富僧为名，而莫知所自也。李谏议源，公卿之子，当天宝之际，以游宴歌酒为务。父愷居守，陷于贼中，乃脱粟布衣，止于惠林寺，悉将家业为寺公财。寺人日给一器食一杯饮而已。不置仆使，绝其知闻。唯与圆观为忘言交，促膝静话，自旦及昏。时人以清浊不伦，颇招讥诮。如此三十年。二公一旦约游蜀州，抵青城峨嵋，同访道求药。圆观欲游长安，出斜谷；李公欲上荆州，出三峡。争此两途，半年未决。李公曰：“吾已绝世事，岂取途两京？”圆观曰：“行固不由人，请出从三峡而去。”遂自荆江上峡。行次南泊，维舟山下。见妇女数人，幄达锦铛，负瓮而汲。圆观望而泣下曰：“某不欲至此，恐见其妇人也。”李公惊问曰：“自此峡来，此徒不少，何独泣此数人？”圆观曰：“其中孕妇姓王者，是某托身之所。逾三载，尚未娩怀，以某未来之故也。今既见矣，即命有所归。释氏所谓循环也。”谓公曰：“请假以符咒，遣某速生。少驻行舟，葬某山下。浴儿三日，亦访临。若相顾一笑，即其认公也。更后十二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与公相见之期也。”李公遂悔此行，为之一恸。遂召妇人，告以方书。其妇人喜跃还家，顷之，亲族毕至。以枯鱼酒献于水

滨，李公往为授朱字，圆观具汤沐，新其衣装。是夕，圆观亡而孕妇产矣。李公三日往观新儿，襁褓就明，果致一笑。李公泣下，具告于王。王乃多出家财，厚葬圆观。明日，李公回棹，言归惠林。询问观家，方知已有理命。后十二年秋八月，直诣余杭，赴其所约。时天竺寺，山雨初晴，月色满川，无处寻访。忽闻葛洪川畔，有牧竖歌竹枝词者，乘牛叩角，双髻短衣，俄至寺前，乃圆观也。李公就谒曰：“观公健否？”却问李公曰：“真信士矣。与公殊途，慎勿相近。俗缘未尽，但愿勤修，勤修不堕，即遂相见。”李公以无由叙话，望之潜然。圆观又唱竹枝，步步前去。山长水远，尚闻歌声，词切韵高，莫知所谓。初到寺前歌曰：“三生石上旧精魂，赏月吟风不要论。惭愧情人远相访，此身虽异性长存。”又歌曰：“身前身后事茫茫，欲话因缘恐断肠。吴越溪山寻已遍，却回烟棹上瞿塘。”后三年，李公拜谏议大夫，二年亡。（出《甘泽谣》）

卷第三百八十八 悟前生二

顾非熊 齐君房 刘立 张克勤 孙缅家奴
文澹 王鄂 僧道杰 袁滋 崔四八 马思道

顾非熊

顾况有子，数岁而卒，况悲伤不已，为诗哭之云：“老人哭爱子，日暮千行血。心逐断猿惊，迹随飞鸟灭。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时别。”其子虽卒，魂神常在其家，每闻父哭声，听之感恻。因自誓，忽若作人，当再为顾家子。一日，如被人执至一处，若县吏者，断令托生顾家。复都无所知。勿觉心醒开目，认其屋宇兄弟，亲爱满侧，唯语不得。当其生也，已后又不记。至七岁，其兄戏批之，忽曰：“我是尔兄，何故批我？”一家惊异。方叙前生事，历历不误，弟妹小名，悉遍呼之。即顾非熊也。（出《酉阳杂俎》）

齐君房

齐君房者，家于吴。自幼苦贫，虽勤于学，而寡记性。及壮有篇咏，则不甚清新。常为冻馁所驱，役役于吴楚间，以四五六七言干谒，多不遇侯伯礼接。虽时所获，未尝积一金。贮布袋，脱满一绳，则必病，罄而复愈。元和初，游钱塘，时属

凶年箕敛，投人十不遇一，乃求朝飧於天竺。至孤山寺西，馁甚，不能前去，因临流零涕，悲吟数声。俄尔有胡僧自西而来，亦临流而坐。顾君房笑曰：“法师，谙秀才旅游滋味否。”君房曰：“旅游滋味即足矣。法师之呼，一何谬哉！”僧曰：“子不忆讲《法华经》于洛中同德寺乎？”君房曰：“某生四十五矣，盘桓吴楚间，未尝涉京江，又何有洛中之说乎？”僧曰：“子应为饥火所恼，不暇忆前事也。”乃探钵囊，出一枣，大如拳。曰：“此吾国所产，食之知过去未来事，岂止於前生尔。”君房馁甚，遂请食之。食讫甚渴，掬泉水饮之。忽欠伸枕石而寝，顷刻乃寤。因思讲《法华》于同德寺，如昨日焉。因泣涕礼僧曰：“震和尚安在？”曰：“专精未至，再为蜀僧，今则断攀缘矣。”神上人安在？”曰：“前愿未满，又闻为法师矣。”“悟法师焉在？”曰：“岂不忆香山寺石像前，戏发大愿，若不证无上菩提，必愿为赳赳贵臣。昨闻已得大将军。当时云水五人，唯吾得解脱，独尔为冻馁之土耳。”君房泣曰：“某四十馀年日一餐，三十馀年拥一褐。浮俗之事，决断根源。何期福不圆修，困于今日。”僧曰：“过由师子座上，广说异端，使学空之人，心生疑惑。戒珠曾缺，禅味曾膻，声浑响清，终不可致。质伧影曲，报应宜然。”君房曰：“为之奈何？”僧曰：“今日之事，吾无计矣。他生之事，庶有警于吾子焉。”乃探钵囊中，出一镜，背面皆莹彻。谓君房曰：“要知贵贱之分，修短之限，佛法兴替，吾道盛衰，宜一览焉。”君房览镜，久之谢曰：“报应之事，荣枯之理，谨知之矣。”僧收镜入囊，遂挈之而去。行十余步，旋失所在。是夕，君房至灵隐寺，乃剪发具戒，法名镜空。大和元年，李玫习业在龙门天竺寺，镜空自香山敬善寺访之，遂闻斯说。因语玫曰：“我生五十有七矣，僧腊方十二。持钵乞食，尚九年在。舍世

之日，佛法其衰乎！”诘之，默然无答。乃请笔砚，题数行於经藏北垣而去。曰：“兴一沙，衰恒沙。兔而置，犬而孥。牛虎相交亡角牙宝檀终不灭其华。”（出《纂异记》）

刘立

刘立者，为长葛尉。其妻杨氏，忽一日泣谓立曰：“我以弱质，托附君子，深蒙爱重。将谓琴瑟之和，终以偕老。何期一旦，舍君长逝。”哽咽涕泗，不能自胜。立曰：“君素无疾恙，何得如此？”妻言我数日沉困，精思恍惚，自度必不济矣，且以小女美美为托。又谓立曰：“他日美美成长，望君留之三二年。”其夕杨氏卒。及立罢官，寓居长葛，已十年矣。时郑师崔公，即立之表丈也。立往诣之，崔待之亦厚。念其贫，令宾幕致书于诸县，将以济之。有县令某者，邀立往部外看花。及期而县令有故，不克同往，令立先去，舍赵长官庄。行三二里，见一杏园，花盛发，中有妇女十数人。立驻马观之，有一女，年可十五六，亦近垣中窥。立又行百许步，乃至赵长官宅。入门，见人物匆遽，若有惊急。主人移时方出。曰：“适女子与亲族看花，忽中暴疾，所以不果奉迎。”坐未定，有一青衣与赵耳语，赵起入内，如是数四，又闻赵公嗟叹之声，乃问立曰：“君某年某月为长葛尉乎？”曰：“然。”“婚杨氏乎？”曰：“然。”“有女名美美，有仆名秋笋乎？”曰：“然。仆今控马者是矣。”赵又叹息惊异。旋有人唤秋笋入宅中，见一女，可十五六，涕泣谓曰：“美美安否？”对曰：“无恙也。”仆拜而出，莫知其由，立亦讶之。徐问赵曰：“某未省与君相识，何故知其行止也？”赵乃以实告曰：“女适看花，忽若

暴卒，既苏，自言前身乃公之妻也，今虽隔生，而情爱未断。适窥见公，不觉闷绝。”立歔歔久之。须臾，县令亦至，众客具集。赵具白其事，众咸异之。立曰：“某今年尚未高，亦有名官，愿与小娘子寻隔生之好。”众共成之，于是成婿。而美美长于母三岁矣。（出《会昌解颐录》）

张克勤

张克勤者，应明经举。置一妾，颇爱之而无子。其家世祝华岳神，祷请颇有验。克勤母乃祷神求子，果生一男，名最怜，甚慧黠。后五年，克勤登第，娶妻经年，妻亦无子，母亦祷祈之。妇产一子，而最怜日羸弱，更祷神求祐。是夕，母见一人，紫绶金章，谓母曰：“郎君分少子，前子乃我所致耳。今妇复生子，前子必不全矣。非我之力所能救也。”但谢其祭享而去。后最怜果卒，乃以朱涂右膊，黛记眉上，埋之，明年。克勤为利州葭萌令，罢任，居利州。至录事参军韦副家，见一女至前再。克勤视之，颇类最怜。归告其母，母取视之，女便欣然。谓家人曰：“彼我家也。”及至，验其涂记，宛然具在。其家人使人取女，犹眷眷不忍去焉。

孙缅家奴

曲沃县尉孙缅家奴，年六岁，未尝解语。后缅母临阶坐，奴忽瞪视。母怪问之，奴便笑云：“娘子总角之时，曾着黄裙白袷，养一野狸，今犹忆否？”母亦省之。奴云：“尔时野

狸，即奴身是也。得走后，伏瓦沟中，闻娘子哭泣声，至暮乃下，入东园，园有古冢，狸於此中藏活。积二年，后为猎人击殪。因随例见阎罗王。王曰：‘汝更无罪，当得人身。’遂生海州，为乞人作子。一生之中，常苦饥寒，年至二十而死。又见王，王云：‘与汝作贵人家奴。奴名虽不佳，然殊无忧惧。’遂送至此。今奴已三生，娘子故在，犹无恙有福，不其异乎！”（出《广异记》）

文 澹

前进士文澹甚有德行，人皆推之。生三四岁，能知前生事。父母先有一子，才五岁，学人诵诗书，颇亦聪利。无何，失足坠井而卒。父母怜念，悲涕不胜。后乃生澹。澹一旦语父母曰：“儿先有银葫芦子并漆球香囊等，曾收在杏树孔中，不知在否？”遂与母寻得之。父母知澹乃前子也，怜惜过于诸兄。志学之年，词藻俊逸。后应举，翰林范学士禹偁坐下及第。澹之兄谷也。（出《野人闻语》）

王 鄂

唐王鄂者，尚书郾之弟也。西京乱离，郾挈家入蜀，沿嘉陵江下。至利州百堂寺前，鄂年七岁，忽云：“我曾有经一卷，藏在此寺石龕内。”因令家人相随，访获之。木梳亦存。寺僧曰：“此我童子也。”较其所夭之年，与王氏之子所生之岁，果验也。其前生父母尚存。及长仕蜀，官至令录。

僧道杰

相州滏阳县人信都元方，少有操尚，尤好释典，年二十九。至显庆五年春正月死。死后月余，其兄法观寺僧道杰，思悼不已，乃将一巫者至家，遣求元方与语。道杰又颇解法术，乃作一符，摄得元方，令巫者问其由委。巫者不识字，遣解书人执笔。巫者为元方口授，作书一纸，与同学冯行基，具述平生之意，并诗二首。及其家中，亦留书启。文理顺序，言词凄怆。其书疏大抵劝修功德，及遣念佛写经，以为杀生之业，罪之大者。无过于此。又云：“元方不入地狱，亦不堕鬼中，全蒙冥官处分。今于石州李仁师家为男。但为陇州吴山县石名远，于华岳祈子，及改与石家为男。又再受生日逼，匆迫不得更住。从二月受胎，至十二月诞育。愿兄等慈流。就彼相看也。”言讫，涕泣而去。河东薛大造寓居滏阳，前任吴山县令，自云，具识名远。智力寺僧慧永、法真等说之。（出《冥报拾遗》）

袁 滋

复州青溪山，秀绝无比。袁相公滋未达时，居复郢间。晴日偶过峻峰，行数里，渐幽奇险怪，人迹罕到。有儒生，以卖药为业，家焉。袁公与语，言甚相狎，因留宿。乃问曰：“此处合有灵隐者，曾从容不？”答曰：“有道者五六人，每两三日一至，不知居处。某虽与之熟，亦不肯言。”袁曰：“某来修谒，得否？”曰：“彼甚恶人，然颇好酒。足下求美酝一榼，就此宿候，或得见也。”袁公去，得酒持至，以伺之，数夕果

到。五人鹿皮冠或纱帽，藜杖草履，遥相与通寒暄，大笑，乃临涧濯足戏弄。儒生置酌列席，少顷，尽入茅舍，睹酒甚喜。曰：“何处得此？”既饮数杯，儒生曰：“某非能自致，有客携来，愿谒仙兄。”乃导袁公出，历拜俯偻。五人相顾失色，且悔饮此酒，兼怒儒生曰：“不合引外人相扰。”儒生曰：“兹人诚志可赏，况是道流，稍许从容，亦何伤也！”意遂渐解。复睹袁公恭甚，乃时与语笑。目袁生曰：“坐。”袁再拜就席。少顷半酣，颇欢。注视袁公，相谓曰：“此人大似西峰坐禅和尚。”良久云：“直是。屈指数日，此僧亡来四十七年矣。”问袁公之岁，正四十七。相顾抚掌曰：“觅官职去，福祿至矣，已后极富贵。”遂呼主人别，袁公拜，道流皆与握手。过涧上山顶，们罗跳跃，有若飞鸟，逡巡不见。（出《逸史》）

崔四八

崔慎由，初以未有儿息，颇以为念。有僧常游崔氏之门者，崔因告之，且问其计。僧曰：“请夫人盛饰而游长安大寺，有老僧院，即诣之。彼若不顾，更之他所。若顾我厚，宜厚结之，俾感动其心，则其身后为公子矣。”如其言，初适三处，不顾。后至一院，僧年近六十矣，接待甚勤至，崔亦厚施之。自是供施不绝。僧乃曰：“身老矣，自度无所报公，愿以后身为公之子。”

不数年，僧卒，而四八生焉。或云，手文有“纲僧”二字。（出《玉堂闲话》）

马思道

洪州医博士马思道，病笃。忽自叹曰：“我平生不省为恶，何故乃为女子，今在条子坊朱氏妇所托生矣。”其子试寻之，其家妇果娠，乃作襁褓以候之。及思道卒而朱氏生，实女子也。（出《稽神录》）

卷第三百八十九 冢墓一

聪明花树 相思木 广川王 袁安 丁姬 浑子 王粲 孙钟
吴纲 陆东美 潘章 胡邕 戴熙王伯阳 羊祜 闾丘南阳
古层冢 隋王楚王冢 舒绰 李德林 郝处俊 徐勣
韦安石 源乾曜 杨知春 唐尧臣 陈思膺

聪明花树

李正字弘卿，学道。见东王父，教之。十七年后，正身死，家人埋之于武陵，而冢上生花树，高七尺。有人遇见此花，皆聪明，文章盛。（出《武陵十仙传》）

相思木

晋战国时，卫国苦秦之难，有民从征，戍秦不返。其妻思之而卒，既葬，冢上生木，枝叶皆向夫所在而倾，因谓之相思木。（出《述异记》）

广川王

广川王去疾，好聚无赖少年游猎，罟弋无度，国内冢藏，

一皆发掘。爰猛说，大父为广川王中尉，每谏王不听，病免归家，说王所发掘冢墓，不可胜数，其奇异者百数。为刘向说十许事，记之如左。魏襄王冢，以文石为椁，高八尺许，广狭容三十人。以手扞椁，滑易如新。中有石床石屏风，宛然周正，不见棺柩明器踪迹，但见床上玉唾盂一枚，铜剑二枚，金杂具皆如新，王自取服之。襄王冢，以铁灌其上，穿凿三日乃开。黄气如雾，触人鼻目皆辛苦，不可入。以兵守之，七日乃歇。初至户，无扇钥。石床方四尺，上有石几，左右各三石人立侍，皆武冠带剑。复入一户，石扇有关锁，扣开，见棺柩，黑光照人，刀斫不能入。烧锯截之，乃漆杂兕革为棺，厚数寸，累积十余重，力少不能开，乃止。复入一户，亦石扇，开钥，得石床，方六尺。石屏风，铜帐叶一具，或在床上，或在地下。以帙帐糜朽，而铜叶堕落。床上石枕一枚，床上尘埃舃舃甚高，似是衣服。床左右妇人各二十，悉皆立侍。或有执巾梳镜镊之象，或有执盘奉食之形。无余异物，但有铁镜数百枚。魏王子且渠冢，甚浅狭，无柩，但有石床，广六尺，长一丈。石屏风。床下悉是云母，床上两尸，一男一女，皆二十许，俱东首裸卧，无衣食，肌肤颜色如生人。鬋发齿牙爪，不异生人。王惧，不敢侵，还拥闭如旧。袁盎冢，以瓦为棺椁，器物都无，唯有铜镜一枚。晋灵公冢，甚瑰壮。四角皆以石为鹰犬，捧烛。石人男女四十余，皆立侍。棺器无复形兆，尸犹不坏，九窍中皆有金玉。其余器物，皆朽烂不可别。唯玉蟾蜍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合水，光润如新。王取以成水书滴。幽公冢，甚高壮。羨门既开，皆是石堊。拨除丈余，乃得云母。深尺所，乃得百余尸，纵横相枕，皆不朽。唯一男子，余悉女子。或坐或卧，亦有立者，衣服形色，不异生人。栾书冢，棺柩明器，朽烂无余。有白狐儿，见人惊走。左右逐戟之，莫能得，伤其左脚。

夕，王梦一丈夫，鬢眉尽白，来谓王曰：“何故伤吾脚？”仍以杖叩王左脚，王觉，脚肿痛生疮。至此不差。（出《西京杂记》）

袁 安

袁安父亡，母使安以鸡酒诣卜贡问葬地。道逢三书生，问安何之，具以告。书生曰：“吾知好葬地。”安以鸡酒礼之，毕，告安地处。云：“当葬此地，世为贵公。”便与别。数步顾视，皆不见。安疑是神人，因葬其地。遂登司徒，子孙昌盛，四世五公。（出《幽明录》）

丁 姬

王莽秉政，贬丁姬号，开其椁户。火出，炎四五丈。吏卒以水沃灭，乃得入，烧燔冢中器物。公卿遣子弟及诸生四夷十余万人，操持作具，助将作，掘平恭王母傅太后坟及丁姬冢，二旬皆平。又周棘其处，以为世戒。云：“时有群燕数千，衔土投丁姬穿中。今其坟冢，巍然尚秀。隅阿相承，列郭数周，面开重门。（出《水经》）”

浑 子

昆明池中有冢，俗号浑子。相传昔居民有子名浑子者，尝

违父语，若东则北，若水则火。父病且死，欲葬于高陵之处，矫谓曰：“我死，必葬于水中。”及死，浑子泣曰：“我今日不可更违父命。”遂葬于此。盛弘之《荆洲记》云：“固城临洱水，水之北岸，有五女墩。西汉时，有人葬洱北，墓将为所坏。其人有五女，共创此墩以防墓。”又云：“一女嫁阴县佷子，家资万金。自少及长，不从父言。临死，经意欲葬山上，恐子不从，乃言必葬我渚下碛上。佷子曰：“我由来不取父教，今当从此一语，遂尽散家财，作石冢，以土绕之，遂成一洲。长数百步。元康中，始为水所坏。今余石如半榻许数百枚，聚在水中。”（出《酉阳杂俎》）

王 粲

魏武北征蹋顿，升岭眺瞩，见一岗不生百草。王粲曰：“必是古冢。此人在世，服生礬石，死而石气蒸出外，故卉木焦灭。”即令凿看，果大墓，有礬石满莹。一说，粲在荆州，从刘表登鄆山，而见此异。曹武之平乌桓，粲犹在江南，此言为当。（出《异苑》）

孙 钟

孙钟家于富春，幼失父，事母至孝。遭岁荒，以种瓜自业。忽有三少年诣钟乞瓜，钟厚待之。三人谓曰：“此山下善，可葬之，当出天子。君下山百许步，顾见我去，即可葬处也。”钟去三四十步，便反顾，见三人成白鹤飞去。钟记之，后死葬

其地。地在县城东，冢上常有光怪。云五色，气上属天。及坚母孕坚，梦肠出，绕吴阖门。以告邻母，曰：“安知非吉祥！”（出《祥瑞记》）

吴纲

魏黄初末，吴人发吴芮冢取木，于县立孙坚庙。见芮尸，容貌衣服并如故。吴平后，预发冢人，于寿春，见南蛮校尉吴纲，曰：“君形貌何类长沙王吴芮乎？但君微短耳。”纲瞿然曰：“是先祖也。”

自芮卒至冢开四百年，至见纲，又四十余年矣。（出《水经》）

陆东美

吴黄龙年中，吴都海盐有陆东美，妻朱氏，亦有容止。夫妻相重，寸步不相离，时人号为比肩人。夫妇云：“皆比翼，恐不能佳也。”后妻卒，东美不食求死。家人哀之，乃合葬。

未一岁，冢上生梓树，同根二身，相抱而合成一树。每有双鸿，常宿于上。孙权闻之嗟叹，封其里曰“比肩”，墓又曰“双梓”。后子弘与妻张氏，虽无异，亦相爱慕。吴人又呼为“小比肩”。（出《述异记》）

潘章

潘章少有美容仪，时人竞慕之。楚国王仲先，闻其美名，故来求为友，章许之。因愿同学，一见相爱，情若夫妇，便同衾共枕，交好无已。后同死，而家人哀之，因合葬于罗浮山。冢上忽生一树，柯条枝叶，无不相抱。时人异之，号为共枕树。

胡邕

吴国胡邕，为人好色，娶妻张氏，怜之不舍。后卒，邕亦亡。家人便殡于后园中，三年取葬，见冢上化作二人，常见抱如卧时。人竞笑之。（出《笑林》）

戴熙

武昌戴熙，家道贫陋，墓在樊山南。占者云：“有王气。”桓温仗钺西下，停武昌。凿之，得一物，大如水牛，青色，无头脚。时亦动摇，斫刺不陷。乃纵著江中，得水，便有声如雷，响发长川。熙后嗣沦胥殆尽。（出《异苑》）

王伯阳

王伯阳家在京口，宅东有一冢，传云是鲁萧墓。伯阳妇，

郗鉴兄女也，丧，王平墓以葬。后数日，伯阳昼坐厅上，见一贵人乘肩舆，侍人数百，人马络绎。遥来谓曰：“身是鲁子敬，君何故毁吾冢？”因目左右牵下床，以刀钁击之数百而去。绝而复苏，被击处皆发疽溃。数日而死。

一说，伯阳亡，其子营墓，得二漆棺，移置南冈。夜梦鲁肃怒云：“当杀汝父。”寻复梦见伯阳云：“鲁肃与吾争墓，吾日夜不得安。”后于灵座褥上见数升血，疑鲁肃之故也。墓今在长广桥东一里。（出《搜神记》）

羊祜

晋有相羊祜墓者云：“后应出受命君。”祜恶其言，遂掘断以坏其相。相者云：“墓势虽坏，犹应出折臂三公。”俄而祜堕马折臂，果至三公。（出《世说新语》）

阎丘南阳

范阳粉水口有一墓，石虎石柱，号文将军冢。晋安帝隆安中，阎丘南阳将葬妇于墓侧，是夕从者数十人，皆梦云：“何故危人以自安？”觉说之，人皆梦同。虽心恶之，耻为梦回。及葬，但鸣鼓角为声势。闻墓上亦有鼓角及铠甲声，转近，及至墓，死于墓门者三人。既葬之后，阎丘为杨佺期所诛族。人皆为以文将军之祟。（出《荆州记》）

古层冢

古层冢，在武陵县北一十五里二百步，周回五十步，高三丈，亡其姓名。古老相传云，昔有开者，见铜人数十枚，张目视。俄闻冢中击鼓大叫，竟不敢进。后看冢土，还合如初。（出《郎州图经》）

隋王

齐隋王尝率佐使，上樊姬墓酣宴。其夕，梦樊姬怒曰：“独不念封崇之义，奈何溷我，当令尔知。”诘旦，王被病，使巫覡引过设祀，积日方愈。（出《渚宫旧事》）

楚王冢

南齐襄阳盗发楚王冢，获玉屐玉屏风青丝编筒，盗以火自照，王僧虔见十余筒，曰：“是科斗书《考工记》、《周官》阙文。”

舒绰

舒绰，东阳人，稽古博文，尤以阴阳留意，善相冢。吏部侍郎杨恭仁，欲改葬其亲。求善图墓者五六人，并称海内名手，

停于宅，共论艺，互相是非。恭仁莫知孰是，乃遣微解者，驰往京师，于欲葬之原，取所拟之地四处，各作历，记其方面，高下形势，各取一斗土，并历封之。恭仁隐历出土，令诸生相之，取殊不同，言其行势，与历又相乖背。绰乃定一土堪葬，操笔作历，言其四方形势，与恭仁历无尺寸之差。诸生雅相推服，各赐绢十匹遣之。绰曰：“此所拟处，深五尺之外，有五谷，若得一谷，即是福地，公侯世世不绝。”恭仁即将绰向京，令人掘深七尺，得一穴，如五石瓮大，有粟七八斗。此地经为粟田，蚁运粟下入此穴。当时朝野之士，以绰为圣。葬竟。赐细马一匹，物二百段。绰之妙能，今古无比。（出《朝野僉载》）

李德林

隋内史令李德林，深州饶阳人也。使其子卜葬于饶阳城东，迁厝其父母。遂问之，其地奚若。曰：“卜兆云，葬后当出八公。其地东村西郭，南道北堤。”林曰：“村名何？”答曰五公。林曰：“唯有三公在，此其命也，知复云何。”遂葬之。子伯药，孙安期，并袭安平公。至曾孙，与徐敬业反，公遂绝。（出《朝野僉载》）

郝处俊

唐郝处俊，为侍中死。葬讫，有一书生过其墓，叹曰：“葬压龙角。其棺必斫。”后其孙象贤，坐不道，斫俊棺，焚其尸。俊发根入脑骨，皮托毛着骷髅，亦是奇毛异骨，贵相人

也。（出《朝野僉载》）

徐勣

唐英公徐勣初卜葬，繇曰：“朱雀和鸣，子孙盛荣。”张景藏闻之，私谓人曰：“所占者过也，此所谓‘朱雀悲哀，棺中见灰’。”后孙敬业扬州反。弟敬贞答款曰：“敬业初生时，于蓐下掘得一龟，云大贵之象。英公今秘而不言，果有大变之象。”则天怒，斫英公棺，焚其尸。“灰”之应也。（出《朝野僉载》）

韦安石

神龙中，相地者僧泓师，与韦安石善。尝语安石曰：“贫道近于凤栖原见一地，可二十余亩，有龙起伏形势。葬于此地者，必累世为台座。”安石曰：“老夫有别业，在城南。待闲时，陪师往诣地所，问其价几何。同游林泉，又是高兴。”安石妻闻，谓曰：“公为天子大臣，泓师通阴阳术数，奈何一旦潜游郊野，又买墓地，恐祸生不测矣。”安石惧，遂止。泓叹曰：“国夫人识达先见，非贫道所及。公若要买地，不必躬亲。”夫人曰：“欲得了义，兼地不要买。”安石曰：“舍弟縉，有中殇男未葬，便与买此地。”泓曰：“如贤弟得此地，即不得将相，位止列卿。”已而縉竟买其地，葬中殇男。縉后为太常卿礼仪使，卒官。（出《戎幕闲谈》）

源乾曜

泓师自东洛回，言于张说，缺门道左有地甚善，公试请假三两日，有百僚至者，贫道于帘间视其相甚贵者，付此地。说如其言，请假两日，朝士毕集。泓云：“或已贵，大福不再。或不称此地；反以为祸。”及监察御史源乾曜至，泓谓说曰：“此人贵与公等，试召之，方便授以此。”说召乾曜与语。源云：“乾曜大茔在缺门，先人尚未启祔。今请告归洛。赴先远之期。故来拜辞。”说具述泓言，必同行尤佳。源辞以家贫不办此，言不敢烦师同行。后泓复经缺门，见其地已为源氏墓矣。回谓说曰：“天赞源氏者，合洼处本高，今则洼矣；合高处本洼，今则高矣。其安坟及山门角缺之所，皆作者。问其价，乃賒买耳。问其卜葬者，村夫耳。问其术，乃凭下俚斗书耳。其制度一一自然如此。源氏子大贵矣。”乾曜自京尹拜相，为侍中近二十年。（出《戎幕闲谈》）

杨知春

开元中，忽相传有僵人在地一千年，因墓崩，僵人复生，不食五谷，饮水吸风而已。时人呼为地仙者，或有呼为妄者，或多知地下金玉积聚焉，好行吴楚齐鲁间。有二贼，乘僵人言，乃结凶徒十辈，于濠寿开发墓。至盛唐县界，发一冢，时呼为白茅冢。发一丈，其冢有四房阁，东房皆兵器，弓矢枪刃之类悉备；南房皆繒綵，中奩隔，皆锦绮，上有牌云，周夷王所赐锦三百端。下一隔，皆金玉器物；西房皆漆器，其新如昨；北

房有玉棺，中有玉女，俨然如生。绿发稠直，皓齿编贝，穠纤修短中度，若素画焉。衣紫帔，绣袜珠履，新香可爱。以手循之，体如暖焉。玉棺之前，有一银樽，满。凶徒竞饮之，甘芳如人间上樽之味。各取其锦彩宝物，玉女左手无名指有玉环，贼争脱之。一贼杨知春者曰：“何必取此，诸宝已不少。”久不可脱，竟以刀断其指，指中出血，如赤豆汁。知春曰：“大不仁。有物不能赎，卒断其指，痛哉。”众贼出冢，以知春为诈，共欲杀之。一时举刀，皆不相识，九人自相斫，俱死。知春获存，遂却送所掠物于冢中，相以土瘞之而去。知春诣官，自陈其状，官以军人二十余辈修复。复寻讨铭志，终不能得。（出《博异志》）

唐尧臣

张师览善卜冢，弟子王景超传其业。开元中，唐尧臣卒于郑州，师览使景超为定葬地。葬后，唐氏六畜等皆能言，骂云：“何物虫狗，葬我著如此地？”家人惶惧，遽移其墓，怪遂绝。（出《广异记》）

陈思膺

陈思膺，本名聿修，福州龙平人也。少居乡里，以博学为志。开元中，有客求宿。聿修奇其客，厚待之。明日将去，乃曰：“吾识地理，思有以报。遥见此州上里地形，贵不可言，葬之必福昆嗣。”聿修欣然，同诣其处视之。客曰：“若葬此，

可世世为郡守。”又指一处曰：“若用此，可一世为都督。”聿修谢之。居数载，丧亲。遂以所指都督地葬焉。他日拜墓，忽见其地生金笋甚众，遂采而归。再至，金笋又生。及服阕，所获多矣。因携入京，以计行赂。以所业继之，颇致闻达。后有宗人名思膺者，以前任诰牒与，因易名干执政。久之，遂除桂州都督。今壁记具列其名，亦有子孙仕本郡者。（出《桂林风土记》）

卷第三百九十 冢墓二

奴官冢 卢涣 赵冬曦 丁永兴 严安之 女媧墓
李邈 贾耽 张式 樊泽 齐景公墓 郭谊 寿安土棺
李思恭 武瑜 曹王墓 韩建 海陵夏氏 庐陵彭氏
武夷山 林赞尧 张绍军卒 马黄谷冢 秦进崇 和文

奴官冢

鄆县有后汉奴官冢，初，村人田于其侧，每至秋获。近冢地多失穗不稔。积数岁，已苦之。后恒夜往伺之。见四大鹅，从冢中出，食禾，逐即入去。村人素闻奴官冢有宝，乃相结开之。初入埏前，见有鹅，鼓翅击人，贼以棒反击之。皆不复动。乃铜鹅也。稍稍入外厅，得宝剑二枚，其它器物不可识者甚众。次至大藏，水深，有紫衣人当门立，与贼相击。贼等群争往击次，其人冲贼走出。入县大叫云：“贼劫吾墓。”门主者曰：“君墓安在？”答曰：“正奴官冢是也。”县令使里长逐贼，至皆擒之。开元末。明州刺史进三十余事。（出《广异记》）

卢涣

黄门侍郎卢涣。为洛州刺史。属邑翁山县，溪谷迴无人，尝有盗发墓。云：“初行，见车辙中有花砖，因揭之，知是古

冢，乃结十人。县投状，请路旁居止，县许之。遂种麻，令外人无所见，即悉力发掘。入其隧路，渐至圻中，有三石门，皆以铁封之。其盗先能诵咒，因斋戒近之。

至日，两门开。每门中各有铜人铜马数百，持执干戈，其制精巧。盗又斋戒三日，中门半开，有黄衣人出曰：“汉征南将军刘，使来相闻，某生有征伐大勋，及死，敕令护葬，又铸铜人马等，以象存日仪卫。奉计来此，必要财货，所居之室，实无他物。且官葬不瘞宝货，何必苦以神咒相侵？若更不已，当不免两损。”

言讫复入，门合如初。又诵咒数日不已，门开，一青衣又出传语。盗不听。两扇欬辟，大水漂荡，盗皆溺死。一盗能泅而出，自缚诣官，具说本末。涣令复视其墓，中门内有一石床，骷髏枕之。水漂，已半垂于床下。因却为封两门，窒隧路矣。（出《玄怪录》）

赵冬曦

华阴太守赵冬曦，先人茔在鼓城县。天宝初，将合附焉。启其父墓，而树根滋蔓，围绕父棺，悬之于空。遂不敢发。以母柩置于其旁，封墓而返。宣城太守刁缅，改葬二亲，缅亦纳母棺于其侧，封焉，后门绪昌盛也。冬曦兄弟七人，皆秀才，有名当世，四人至二千石。缅三为将军，门施长戟。

开元二十年。万年有人，父死后，家渐富，遂葬母。父柩亦为萦绕，不可解。其人遂刀断之，根皆流血，遂以葬。即而家道稍衰，死亡俱尽。（出《纪闻》）

丁永兴

高唐县南有鲜卑城，旧传鲜卑聘燕，享于此城。旁有盗跖冢，冢极高大，贼盗尝私祈焉。天宝初，县令丁永兴，有群盗劫其部内。兴乃密令人冢旁伺之，果有祀者，乃执诣县，按杀之。自后祀者颇绝。《皇览》言盗跖冢在河东。按盗跖死于东陵，此地古名东平陵，疑此近之。（出《酉阳杂俎》）

严安之

天宝初，严安之为万年县捕贼官。亭午，有中使黄衣乘马，自门驰入。宣敕曰：“城南十里某公主墓，见被贼劫。宣使往捕之，不得漏失。”安之即领所由并器械，往掩捕。见六七人，方穴地道，才及堦路，一时擒获。安之令求中使不得，因思之曰：“贼方开冢，天子何以知之。”至县，乃尽召贼，讯其事。贼曰：“才开墓，即觉有异，自知必败。至第一门，有盟器敕使数人，黄衣骑马。内一人持鞭，状如走势，袂头脚亦如风吹直竖，眉目已来，悉皆飞动。某即知必败也。”安之即思前敕使状貌，两盟器敕使耳。（出《逸史》）

女娲墓

潼关口河潭上，有树数株，虽水暴涨，亦不漂没。时人号为女娲墓。唐天宝十三年五月内，因大风吹失所在。乾元二年

六月，虢州刺使王晋光上言：“今月一日，河上侧近，忽闻风雷。晓见坟踊出，上有双柳树，下巨石，柳各高丈余。”（出《唐历》）

李邈

刘晏判官李邈，庄在高陵，庄客欠租课，积五六年。邈因罢归庄，方将责之，见仓库盈美，输尚未完。邈怪问，悉曰：“某久为盗，近闻一古墓，冢西去庄十里，极高大，入松林二百步，方至墓。墓侧有碑，断倒草中，字磨灭不可读。初旁掘数十丈，遇一石门，辄以铁计，累日洋粪沃之，方开。开时，箭出如雨，射杀数人。众惧欲出，某审无他，必设机耳。乃令投石其中，每投，箭辄出。投十余石，箭不复发。因列炬而入，至开重门，有木人数十，张目运剑，又伤数人。众以棒击之，兵杖悉落。四壁各画兵卫之像，南壁有大漆棺，悬以铁索，其下金玉珠玑堆积。众惧，未即掠之。棺两角忽飒飒风起，有沙扑人面。须臾风甚，沙出如注，遂没至髀。众惊恐退走，比出，门已塞矣。一人复为沙埋死。乃同酹地谢之，誓不发冢。”《水经》言越王句践都琅琊，欲移尤常冢，冢中生风，飞沙射人，人不得近，遂止。按汉旧仪，将作营陵之内方丈，外设伏弩伏火弓矢与沙。盖古制有此机也。（出《酉阳杂俎》）

贾耽

贾耽在滑州境内。天旱，耽召大将二人谓曰：“今岁荒，

烦君二人救民也。”皆言：“当利军州，死不足辞。”耽笑曰：“君可辱为健步。明日，当有两骑，衣惨绯。所乘马，蕃步鬣长。经市出城，可随之，识其所灭处，则吾事谐矣。”二将乃裹粮，衣皂衣，寻之。果有二绯衣，经市至野行二百余里，映大冢而灭。遂垒石丧之，信宿而返。耽大喜，发数百人，具畚鍤，与二将偕往发冢，获陈粟数十万斛，人竟不之测。（出《酉阳杂俎》）

张式

张式幼孤，奉遗命，葬于洛京。时周士龙识地形，称郭璞青乌之流也。式与同之外野，历览三日而无获，夜宿村舍。时冬寒，室内唯一榻，式则籍地，士龙据榻以憩。士龙夜久不寐，式兼衣拥炉而寝。欻然惊寤曰：“亲家。”士龙遽呼之，式固不自知，久而复寐。又惊寤曰：“亲家。”士龙又呼之，式亦自不知所谓。及晓，又与士龙同行。出村之南，南有土山，士龙驻马遥望曰：“气势殊佳。”则与式步履久之。南有村夫伐木，远见士龙相地，则荷斧遽至曰：“官等得非择葬地乎？此地乃某之亲家所有。如何？则某请导致焉。”士龙谓式曰：“畴昔夜梦再惊，皆曰亲家。岂非神明前定之证与！”遂卜葬焉，而式累世清贵。（出《集异记》）

樊泽

樊泽为襄阳节度使。有巡官张某者，父为邕管经略史，葬

于邓州北数十里。张兄第三人，忽同时梦其父曰：“我葬墓某夜被劫，贼将衣物，今日入城来，停在席帽行。汝宜速往擒之，日出后，即不得矣。”张兄弟夜起，泣涕相告。未明，扣州门，见泽，具白其事。立召都虞候，令捕之。同党六人，并贼帅之妻皆获。泽引入，面问之曰：“汝劫此墓有异耶？”贼曰：“某今日之事，亦无所隐，必是为神理所殛。某夫妻业劫冢已十余年，每劫，夫妻携酒熬火，诸徒党即开墓。至棺盖，某夫妻与其亡人，递为斟酌。某自饮一盏，曰：“客欲一盏，即以酒沥于亡人口中，云，主人饮一盏。又妻饮一盏遍，便云酒钱何处出？其妻应云，酒钱主人出。遂取夜物宝货等。某昨开此墓，见棺中人紫衣玉带，其状如生。某依法饮酒，及沥酒云，至主人一盏，言讫，亡人笑。某等惊甚，便扶起，唯枯骨耳。遂解腰带，亡人呼曰，缓之，我腰痛。某辈皆惊惧，遂驰出。自此神魂恍惚，即知必败。悉杀之。数日，邓州方上其事。（出《逸史》）

齐景公墓

贝邱县东北齐景公墓，近世有人开之。下入三丈，石函中得一鹅。鹅回转翅以拨石。复下入一丈，便有青气上腾，望之如陶烟。飞鸟过之，辄堕死。遂不敢入。（出《酉阳杂俎》）

郭谊

潞州军校郭谊，先为邯郸郡牧使。因兄亡，遂入郢州，举

其先，同营于磁州滏阳。县接山，土中多石，有力者卒，共凿石为穴。谊之所卜，亦凿焉。即日倍加，忽透一穴，穴中有石，长可四尺。形如守宫，支体首尾毕具。役者误断焉，谊恶之。将别卜地，白于刘从谏，从谏不许，因葬焉。后月余，谊陷于厕，几死，骨肉奴婢相继死者二十余口。自是常恐悸，寤寐不安，因表请罢职。从谏以都押衙焦长楚之务，与谊对换。及刘稹阻兵，谊为共魁，军破梟首。其家无少长悉投死井中。盐州从事郑宾于言，石守宫见在磁州官库中。（出《酉阳杂俎》）

寿安土棺

寿安之南有土峰甚峻，乾宁初，因雨而圯。半壁衔土棺，棺下有木，横亘之。木见风成尘，而土形尚固。邑令涤之，泥汨于水粉，膩而蜡黄。剖其腹，依稀骸骨。因徵近代，无以土为周身之器者。载记云，夏后氏壑周，盖其时也。（出《唐阙史》）

李思恭

乾宁三年丙辰，蜀州刺史节度参谋李思恭埋弟于成都锦浦里北门内西回第一宅，西与李冰祠邻。距宅之北，地形渐高，冈走西南，与祠相接。于其堂北，凿地五六尺，得大冢，砖甃甚固。于砖外得金钱数十枚，各重十七八铢，径寸七八分，圆而无孔。去缘二分，有隐起规，规内两面，各有书二十一字。其缘甚薄，有刃焉。督役者驰其二以白思恭，命使者入青城云

溪山居以示道士杜光庭，云：“此钱得有石余。”思恭命并金钱复瘞之，但不知谁氏之墓也。其地北百步所，有石笋，知石笋即此墓之阙矣。自此甚灵，人不敢犯。其后蜀主改置祠堂享之。（出《广异记》）

武瑜

安州城东二十余里，有大墓。群贼发之，数日乃开。得金钗百余枚，合重百斤。有石座，杂宝古腰带陈列甚多。取其一带，随手有水涌，俄顷满墓。所开之处，寻自闭塞。盗以二钗，子献刺史武瑜。夜梦一人古服，侍从极多，来谒云：“南蛮武相公也，为群盗坏我居处，以君宗姓，愿为修之。盗当发狂，勿加擒捕。”即命修之，群盗三十余人，同时发狂，相次皆卒。（出《录异记》）

曹王墓

永平乙亥岁，有说开封人发曹王皋墓，取其石人羊马砖石之属。见其棺宛然，而随手灰灭，无复形骨，但有金器数事。棺前有铸银盆，广三尺，满盆贮水。中坐玉婴儿，高三尺，水无减耗。则泓师所云。墓中贮玉，则草木温润；贮金多，则草木焦枯。曹王自贞元之后，历二百岁矣，盆水不减，玉之润也。（出《录异记》）

韩建

韩建丧母，卜葬地。有术云：“只有一穴，可置大钱，而不久即散。若华州境内，莫如于此也。”建乃于此葬母。明年，大驾来幸。四海之人，罔不臻凑。建乃广收商税，二载之后，有钱九百万贯。复三年，为朱梁所有。（出《中朝故事》）

海陵夏氏

戊戌岁，城海陵县为郡，侵人冢墓。有市侩夏氏，其先尝为盐商，墓在城西，夏改葬其祖。百一十年矣，开棺，唯有白骨，而衣服器物，皆俨然如新，无所损污。有红锦被，文彩尤异。夏方贫，皆取卖之，人竞以善价买云。其余冢，虽历年未及，而皆腐败矣。（出《稽神录》）

庐陵彭氏

庐陵人彭氏，葬其父。有术士为卜地曰：“葬此，当世为藩牧郡守。”彭从之。又掘坎，术士曰：“深无过九尺。”久之，术士暂憩他所，役者遂掘丈余。歛有白鹤自地出，飞入云中，术士叹恨而去。今彭氏子孙，有为县令者。（出《稽神录》）

武夷山

建州武夷山，或风雨之夕，闻人马箫管之声。及明，则有棺椁在悬崖之上，中有胫骨一节，土人谓之仙人换骨函。近代有人深入绝壑，俯见一函，其上题云：润州朝京门内染师张某第三女。好事者记之。后至润州，果得张氏之居。云：“第三女未嫁而卒，已数岁。”因发其墓，则空棺矣。（出《稽神录》）

林赞尧

丙午岁，漳州裨将林赞尧杀监军中使，据郡，及保山岩以为营。掘地，得一古冢，棺椁皆腐。中有一女子，衣服容貌皆如生，举体尤有暖气。军士取其金银钗环，而弃其尸。又发一冢，开棺，见一人被发复面，蹲于棺中。军士骇惧，致死者数人。赞尧竟伏诛。（出《稽神录》）

张绍军卒

丙午岁，江南之师围留安，军政不肃。军士发掘冢墓，以取财物，诸将莫禁。监军使张匡绍所将卒二人，发城南一冢，得一椰实杯，以献匡绍。因曰：“某发此冢，开棺，见绿衣人面如生，惧不敢犯。墓中无他珍，唯得此杯耳。”既还营，而绿衣人已坐某房矣，一日数见，意甚恶之。居一二日，二卒皆战死。（出《稽神录》）

马黄谷冢

安州城南马黄谷冢左有大冢，棺椁已腐，唯一髑髅，长三尺。陈人左鹏，亲见之焉。（出《稽神录》）

秦进崇

周显德乙卯岁，伪连水军使秦进崇，修城，发一古冢。棺椁皆腐，得古钱破铜镜数枚。复得一瓶，中更有一瓶，黄质黑文，成隶字云：“一双青乌子，飞来五两头。借问船轻重，寄信到扬州。”其明年，周师伐吴，进崇死之。（出《稽神录》）

和文

蜀人王昭远，戊午岁为巡边制置使。及文州，遇军人喧聚，问之，言旧冢内有尸不坏，或以砖石投之，其声铿然。昭远往，见其形质俨然，如新逝，冢中得石版云：“有唐故文州马步都虞侯和文，年五十八，大中五年辛未五月五日卒，葬于此。”昭远致祭，复令掩闭之，于墓侧刻石以铭之。（出《野人闲话》）

卷第三百九十一 铭记一

李斯 夏侯婴 张恩 高流之 高显洛 谢灵运
王果 丰都冢 樊钦贲 姜师度 邬载 郑钦悦

李斯

周末，有发冢得方玉石，上刻文八十字，当时莫识，遂藏书府。至秦时，李斯识八字，云：上天作命，皇辟迭王。至汉时，叔孙通识二字。（出《述异记》）

夏侯婴

汉夏侯婴以功封滕公，及死将葬，未及墓，引车马踏地不前。使人掘之，得一石室，室中有铭曰：“佳城郁郁，三千年见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遂改卜焉。（出《独异志》）

张恩

后魏天赐中，河东人张恩盗发汤冢，得志云：“我死后二千年，困于恩。”恩得古钟磬，皆投于河。此又别见《圣贤城冢记》。（出《史系》）

高流之

后魏高流之，为徐州刺史。决滹沱河水绕城，破一古墓。得铭曰：“吾死后三百年，背底生流泉，赖逢高流之，迁吾上高原。”流之为造棺椁衣物，取其枢而改葬焉。（出《朝野僉载》）

高显洛

洛阳大统寺南，有三公令史高显洛宅。洛每于夜见赤光行于堂前，如此者非一。向光所掘地丈余，得黄金百斤。铭云：“苏秦家金，得者为吾造功德。”洛遂造招福寺。世又谓此地苏秦旧时宅，当时元义秉政，闻其得金，就洛索之，以二十斤与之。案苏秦时未有佛法，功德者，不必起寺，或是碑铭之类，颂声绩也。（出《洛阳伽蓝记》）

谢灵运

宋浦阳江有琵琶圻，圻有古冢，堕水。甓有隐起字云：“筮吉龟凶，八百年，落江中。”谢灵运取甓诣京，咸传视焉。乃验龟繇，古冢已八百矣。（出《水经》）

王 果

唐左卫将军王果被责，出为雅州刺史。于江中泊船，仰见岩腹中有一棺，临空半出。乃缘崖而观之，得铭曰：“欲堕不堕逢王果。五百年中重收我。”果喟然叹曰：“吾今葬此人。被责雅州，固其命也。”乃收窆而去。

丰都冢

东都丰都市，在长寿寺之东北。初筑市垣，掘得古冢，土藏，无砖甃。棺木陈朽，触之便散。尸上著平上帻，朱衣。得铭云：“筮道居朝，龟言近市。五百年间，于斯见矣。”当时达者参验，是魏黄初二年所葬也。（出《朝野佥载》、《两京记》）

樊钦贡

寇天师谦之，后魏时得道者也，常刻石为记，藏于嵩山。上元初，有洛川郟城县民，因采药于山，得之，以献县令樊文。言于州，州以上闻，高宗皇帝诏藏于内府。其铭记文甚多，奥不可解。略曰，木子当天下。又曰，止戈龙。又曰，李代代不可移宗。又曰，中鼎显真容。又曰，基千万岁。所谓“木子当天下”者，盖言唐氏受命也。“止戈龙”者，言天后临朝也。“止戈”为“武”，武天后氏也。“李代代不移宗”者，谓中宗中兴，再新天地。“中鼎显真容”者，实真宗之庙讳。“真”

为睿圣之徽谥，得不信乎。“基千万岁”者，“基”玄宗名也，“千万岁”盖历数久长也。后中宗御历，樊文男钦贲，以石记本上献，上命编于国史。（出《宣室志》）

姜师度

卫先生大经，解梁人，以文学闻。不狎俗，常闭门绝人事。生而敏悟，周知天文历象，穷冥索玄。后以寿终，墓于解梁之野。开元中大水，姜师度奉诏凿无咸河，以溉盐田。划室庐，溃丘墓甚多，解梁人皆病之。既至卫先生墓前，发其地，得一石，刻字为铭，盖先生之词也。曰：“姜师度，更移向南三五步。”工人得之，以状言之于师度。师度异其事，叹咏久之，顾谓僚吏曰：“卫先生真奇士也。”即命工人迁其河，远先生之墓数十步。（出《宣室志》）

邬载

开元中，江南大水，溺而死者数千。郡以状闻，玄宗诏侍御史邬君载往巡之。载至江南，忽见道旁有古墓，水溃其穴。公念之，命迁其骸于高原上。既发墓，得一石，凿而成文，盖志其墓也。志后有铭二十言，乃卜地者之词。词曰：“尔后一千岁，此地化为泉。赖逢邬侍御，移我向高原。”载览而异之，因校其年，果千岁矣。（出《宣室志》）

郑钦悦

天宝中，有商洛隐者任升之，尝贻右补阙郑钦悦书曰：“升之白。顷退居商洛，久阙披陈。山林独往，交亲两绝。意有所问，别日垂访。升之五代祖仕梁为太常，初住南阳王帐下，于钟山悬崖圯圻之中得古铭，不言姓氏。小篆文云：‘龟言土，誓言水。旬服黄钟启灵趾。瘞在三上庚，堕遇七中巳。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文虽剥落。仍且分明。大雨之后，才堕而获。即梁武大同四年。数日，遇孟兰大会，从驾同泰寺，录示史官姚訾并诸学官。详议数月。无能知者。筐笥之内，遗文尚在。足下学乃天生而知，计舍运筹而会，前贤所不及，近古所未闻。愿采其旨要，会其归趣，著之遗简，以成先祖之志，深所望焉。乐安任升之白。”数日，钦悦即复书曰：“使至，忽辱简翰，用浣襟怀，不遗旧情。俯见推访，又示以大同古铭，前贤未达，仆非远识，安敢轻言，良增怀愧也。属在途路，无所披求。据鞍运思，颇有所得。发圻者未知谁氏之子，卜宅者实为绝代之贤。藏往知来，有若指掌。契终论始，不差锱铢。隗炤之预识龚使，无以过也。不说葬者之岁月，先识圯时之日辰，以圯之日，却求初兆，事可知矣。姚史官亦为当世达识，复与诸儒详之，沉吟月余，竟不知其指趣，岂止于是哉。原卜者之意，隐其事，微甚言，当待仆为龚使耳。不然，何忽见顾访也。谨稽诸历术，测以微词，试一探言，庶会微旨。当梁武帝大同四年，岁次戊午。言‘旬服’者，五百也。‘黄钟’者，十一也。五百一十一年而圯。从大同四年上求五百一十一年，得汉光武帝建武四年戊子岁也。‘三上庚’，三月上旬之庚也。其年三月辛巳朔，十日得庚寅，是三月初葬于钟山

也。‘七中巳’，乃七月戊午朔，十二日得己巳，是初圯墮之日，是日己巳可知矣。‘浹辰’十二也，从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总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每月一交，故云六千三百浹辰交也。二九为十八，重三为六，未言四百，则六为千，十八为万可知。从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庚寅初葬，至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己巳初圯，计一十八万六千四百日，故云‘二九重三四百圯’也。其所言者，但说年月日数耳。据年则五百一十一，会于‘甸服黄钟’；言月则六千三百一十二，会于‘六千三百浹辰交’；论日则一十八万六千四百，会于‘二九重三四百圯’。从‘三上庚’至于‘七中巳’；据历计之，无所差也。所言年则月日，但差一数，则不相照会矣。原卜者之意，当待卜言之。吾子之问，契使然也。从吏已久，艺业荒芜。古人之意，复难远测。足下更询能者。时报焉。使还不代。郑钦悦白。”记，贞元中，李吉甫任尚书屯田员外郎兼太常博士，时宗人巽为户部郎中。於南宫暇日，语及近代儒术之士，谓吉甫曰：“故右补阙集贤殿直学士郑钦悦，于术数研精，思通玄奥，盖僧一行所不逮。以其天阨当世，名不甚闻，子知之乎？”吉甫对曰：“兄何以核诸？”巽曰：“天宝中，商洛隐者任升之，自言五代祖仕梁为太常。大同四年，于钟山下获古铭，其文隐秘。博求时儒，莫晓其旨。因緘其铭，诫诸子曰：‘我代代子孙，以此铭访于通人，倘有知者，吾无所恨。’至升之，颇耽道博雅，闻钦悦之名，即告以先祖之意。钦悦曰：‘子当录以示我，我试思之。’升之书遗其铭，会钦悦适奉朝使，方授驾于长乐驿，得铭而释之。行及滋水，凡三十里，则释然悟矣。故其书曰，‘据鞍运思，颇有所得。’不亦异乎！”辛未岁，吉甫转驾部员外郎，钦悦子克钧，自京兆府司录授司门员外郎，吉甫数以巽之说质焉，虽且符其言，然克钧自云亡其草，每想其微

言至蹟而不获见，吉甫甚惜之。壬申岁，吉甫贬明州长史。海岛之中，有隐者姓张氏，名玄阳，以明《易经》，为州将所重。召置阁下，因讲《周易》卜筮之事，即以钦悦之书示吉甫。吉甫喜得其书。扞卡，逾获宝。即编次之，仍为著论曰：“夹一丘之土，无情也。遇雨而圯，偶然也。穷象数者，已悬定于十八万六千四百日之前。矧于理乱之运，穷达之命。圣贤不逢，君臣偶合。则姜牙得璜而尚父，仲尼无凤而旅人。傅说梦达于岩野，子房神授于圯上，亦必定之符也。然而孔不暇暖其席，墨不俟黔其突，何经营如彼。孟去齐而接淅，贾造湘而投吊，又眷恋如此，岂大圣大贤，犹惑于性命之理欤？将浼身存教，示人道之不可废欤？余不可得而知也。钦悦寻自右补阙历殿中侍御史，为时宰李林甫所恶，斥摈于外，不显其身。故余叙其所闻，系于二篇之后。以著蓍筮之神明，聪哲之悬解，奇偶之有数，贻诸好事，为后学之奇玩焉。时贞元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赵郡李吉甫记。”（出《异闻记》）

卷第三百九十二 铭记二

韩愈 裴度 张惟清 王璠 柳光
李福 熊博 王敬之 王承检

韩愈

泉州之南有山焉，其山峻起壁立，下有潭水，深不可测，周十余亩。中有蛟螭，尝为人患，人有误近或马牛就而饮者，辄为吞食。泉人苦之有年矣。由是近山居者，咸挈引妻子，徙去他郡，以逃其患。

元和五年，一夕，闻山南有雷震暴兴，震数百里，若山崩之状，一郡惊惧。里人泊牛马鸡犬，俱失声仆地，流汗被体，屋瓦交击，木树颠拔。自戌及子，雷电方息。

明旦往视之，其山摧堕石壁数百仞殆尽，俱填其潭，水溢流，注满四野。蛟螭之血，遍若玄黄。而石壁之上，有凿成文字一十九言，字势甚古，郡中士庶无能知者。自是居人无复患矣。惧者既息，迁者亦归。结屋架庐，接比其地。郡守因之名其地为石铭里，盖因字为铭，且识其异也。

后有客于泉者，能传其字，持至东洛。时故吏部侍郎韩愈自尚书郎为何南令，见而识之。其文曰：“诏示黑水之鲤鱼，天公卑杀牛人，壬癸神书急急。”然则详究其义，似上帝责蛟螭之词，令戮其害也。其字则蝌蚪篆书，故泉人无有识者矣。（出《宣室志》）

裴度

元和元年，秋九月，淮西帅吴少诚死，子元济拒命。诏邻淮西焉，以兵四攻之，凡数年不克。十三年，召丞相晋国公裴度将而击焉。度既至，因命封人深池濠，且发其地。有得一石者，上有雕出文字为铭，封人持以献度。文曰：“井底一竿竹，竹色深绿绿。鸡未肥，酒未熟，障车儿郎且须缩。”度得之，以示从事，令辩其义焉，咸不能究。度方念之，俄有一卒，自行间跃而贺曰：“吴元济逆天子命，纵狂兵为反谋。赖天子威圣，与丞相德合。今日逆竖成擒矣，敢贺丞相功。”度惊讯之，对曰：“封人得石铭，是其兆也。且‘井底一竿竹，竹色深绿绿’者。言吴少诚由行间一卒，遂拥十万兵，为一方帅，且喻其荣也。‘鸡未肥’者，言无肉也。夫以‘肥’去‘肉’，为‘己’字也。‘酒未熟’者，言无水也。以‘酒’去‘水’，为‘酉’字。‘障车儿郎’，谓兵革之士也。‘且缩’者，谓宜退守其所也。推是言之，则‘己’酉日当克也。苟未及期，则可俟矣。”度喜，顾左右曰：“卒辨者也。”叹而异之。是岁冬十月，相国李愬将兵入淮西，生得元济，尽诸反者。度因校其日，果己酉焉。于是度益奇卒之辨，擢为裨将。（出《宣室志》）

张惟清

黑山之阴，有李卫公庙。宝历中，张惟清都护单于。其从事卢立尝梦一人，颀长黑衣，告立曰：“吾居于卫公庙且久矣，

子幸迁我于军城中。”已而遂去。及晓，立不谕，即入白于惟清曰：“卫公于国有大勋。今庙宇隳残，飘濡且甚，愿新其土木之制。”惟清喜而可其语。先是单于府以惟清有美化，状其政绩。请护军骆忠表闻于上。有诏，命中书舍人高公钺文事其，刻于碑。诏既至而未有碑石，惟清方命使采石于云中郡，未还。及修卫公庙，铲其西，得一石，方而长，其下有刻出“张”字，历然可辨。工人持以献惟清，惟清喜曰：“天赐吾之碑石。”即召从事视之，立且惊且异。因起贺而白前梦。于是以石为碑，刻高公之文焉。（出《宣室志》）

王璠

太和中，王璠廉问丹阳。因沟其城，既凿深数尺，得一石。铭文曰：“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即休也。”工人得之，具以事告白献于璠。详其义，久而不能解，即命僚左辨之，皆无能析其理者。

数日，有一吏请谒璠之吏，且密谓曰：“吾闻王公得石铭，今有辨者乎？”吏曰：“公方念之，其义为何如。君岂即能究耶！”叟曰：“是不祥也。夫‘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即‘休也。’皆叙王公之世也。且公之先曰峯，峯生礎，以文而观，‘是山有石’也。礎生璠。是‘石有玉’也。璠之子曰‘瑕休’。是‘玉有瑕即休’。休者绝之兆，推是而辨，其绝绪乎？”吏谢之，叟言竟而去。

至大和九年冬，璠卒夷其宗，果符叟之解也。（出《宣室志》）

柳光

太和中，有柳光者，尝南游。因行山道，会日晚，误入山
 庵中，松引盘曲。行数里，至一石室，云水环拥，清泉交贯。
 室有茵榻，若人居者。前对霞翠，固非人境。光因临流凝伫，
 忽见一缶，合于地。光即趋之，其缶下有泉，周不尽尺，其水
 清澈。举卮以饮，若甘醴，尽十余卮而已醉甚，遂偃于榻，及
 晓方寤。因祝石壁，有雕刻文字极多，遂写其字，置於袖。词
 曰：“武之在卯，尧王八季。我弃其寝，我去其宸。深深然，
 高高然，人不吾知，又不吾谓。由今之后，二百余祀，熠熠其
 光，和和其始。东方有兔，小首元尾，经过吾道，来至吾里。
 饮吾泉以醉，登吾榻而寐。刻乎其壁，奥乎其义，人谁辨，其
 东平子。”光先阅，阅而异之，遂行。出径数十步，回望其室，
 尽亡见矣。光究之不得。有吕生者，视而解之，未几告曰：
 “吾尽详矣，此乃得道者语也。夫唐氏之初，建号武德。武之
 二年，其岁己卯，则武之在卯，其义见矣，盖武德二年也。
 ‘尧王’者，谓高祖之号神尧。曰‘八季’者，亦二年也。
 ‘我弃其寝，我去其宸’者，言其去，盖绝去之时，乃武德二
 年也。‘深深然，高高然。人不吾知，人不吾谓’者，言其隐而
 人不知也。‘由今之后，二百余祀’者，言君者来也。且唐氏
 之初，今果二百余矣。‘熠熠其光，和和其始’者，‘熠熠其
 光’，谓岁在丁未也，焰者火，岂非南方之丙丁之谓乎？未亦
 火之位也；‘和和其始’。谓今天子建号曰太和其始。盖元年也。
 ‘东方有兔，小首元尾’者，叙君之名氏。东方甲乙木也，兔
 者卯也，‘卯’以附‘木’。是‘柳’字也。‘小首元尾’。是
 光也。‘经吾道，来吾里。’言君之来也。‘饮吾泉以醉，登

吾榻而寐。’言君之止也。‘刻乎其壁，奥乎其义。’‘谁人以辨，其东平子。’谓其义奥而隐，独吾能辨之。东平吾之邑也，即又信矣。如是而辨，果得道者之遗记也。”（出《宣室志》）

李福

洛京北邙太清观钟楼，唐咸通年中，忽然摧塌。有屋椽一条，其中空虚，每撑动触动转，内敲磕有声。人遂相传，来竞观之。道士李威仪不欲聚人，乃令破之，于其间得一黑漆板，上有陷金之字。曰：“山水谁无言，元年遇福重修。”道士赍呈洛中诸官，皆不能详文。李福相公罢镇西川归洛，见此隐文，反复详读数四，遂谓观主曰：“但请度工鸠徒，当以俸余之金，独立完葺也。百年之前，智者勒其志，已冥合今日。安得不重兴观宇乎！”洎观成，或请其由。福曰：“‘山水谁无言’者，今上御名也。‘元年遇福’者，改元之初作镇，获俸而回，福其不修，复待何人者哉！”（出《玉堂闲话》）

熊博

熊博者，本建安津吏。岸崩，得一古冢。藤蔓缠其棺，旁有石铭云：“欲陷不陷被藤缚，欲落不落被沙阁。五百年后遇熊博。”博时贫老，僧为率钱葬之。博后至建州刺史。（出《稽神录》）

王敬之

故邺都之西北门，曰芳林乡。齐村民王敬之，编户中尤贫者，常以樵苏为业。丙午岁秋九月，因掘一株铜雀台下，其地欻然小陷。随而锛之，三尺许，得一苍石，大如盆。遂力索之，石忽破为二。若摧榫然。中有苍石匣，长尺有咫，厚三寸，广四寸。敬之骇，内诸瓮中以归。洁之以水，则温润昭烂，真奇宝也。四旁及背引起龙骧凤翥及花葩之状，雕镂奇诡，殆非人工。徐启之，中有白玉板，上刻大篆六行。文曰：“上土巴灰除虚除，伊尹东北八九余，秦赵多应分五玉，白丝竹木子世世居。但看六六百中外，世主留难如国如。”于是敬之持以献魏帅乐彦真，彦真赉以束帛，而鬻其地征焉。亦无能洞达其隐词者。噫，当曹氏石氏高氏之代，斯则邺之王气休运所钟，于是诸贤众矣。焉知不有阴睹后代，总括风云，幅裂山河之事，而瘞玉以讖之。今石既出，其事将兆矣。（出皇甫枚《玉匣记》）

王承检

王蜀秦州节度使王承检，筑防蕃城。至上邽山下，获瓦棺，内无尸，唯有一片舌，肉色红润，坚如铁石。其舌上只有一髑髅，中有一古钱，有二蝇，振然飞去。片石刻篆字曰：“大隋开皇二年，渭州刺史游崇妻夫人王氏，年二十五，嫁于崇，三年而娠。恶其妊娠，遂卒。铭曰：“车道之北，邽山之阳，深深葬玉，郁郁埋香。刻斯贞石，焕乎遗芳。地变陵谷，嶮列城隍。乾德丙年，坏者合郎。”是岁伪乾德六年，丙子岁也。言

“坏者合郎”，即王承检小字也。（出《玉溪编事》）

卷第三百九十三 雷一

李叔卿 杨道和 石勒 虢州人 封元则 僧道宣
苏践言 狄仁杰 偃师 雷斗 漳泉界 包超
张须弥 蔡希闵 徐景先 欧阳忽雷 宣州
王干 华亭堰典 李师道 李鄘 徐訢

李叔卿

汉河南李叔卿，为郡工曹，应孝廉。同辈疾之，宣言曰：“叔卿妻寡妹。”以故不得应孝廉之目，叔卿遂闭门不出。妹悲愤，乃诣府门自经，叔卿亦自杀，以明无私，既而家人葬之。后霹雳，遂击杀所疾者，以置叔卿之墓。所震之家，收葬其尸。葬毕。又发其冢。（出《列女传》）

杨道和

晋扶风杨道和，夏于田中，值雷雨，至桑树下。霹雳下击之，道和以锄格，折其肱，遂落地不得去。唇如丹，目如镜，毛角长三尺余。状如六畜，头似猕猴。（出《搜神记》）

石勒

后赵石勒时，暴风大雨雷雹。建德殿端门、襄国市西门倒。杀五人。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鸡子，平地三尺，洿下丈余。行人禽兽，死者万数。历千余里，树木摧折，禾稼荡然。勒问徐光，曰：“去年不禁寒食，介推帝乡之神也，故有此灾。（出《五行记》）”

虢州人

唐虢州有兄弟析居，共分堂宇。至显庆元年夏夜，雷震烈风可畏。其兄甚惧，欲于弟舍避之，将去复止。门前十数步，先有长坑。风雨拔住屋及老小十一口，皆投坑死。所拔之处，尽坑也。仍卷数千巨细家用物，咸入于坑，讫无遗者。惟墙壁不动。庭槐大可数围，枝条甚茂，拔其根茎。洪纤俱尽，遂失所在，终寻不得。先是一年，其妻见树有羊，但共怪之，后遂遭此变。而弟所居，但拔露椽瓦，有似人拆之，余无所损。有子卫士，在京番直，刺史于立政奏之，敕放子还，仍赐物三十件。时桓思绪为司功，亲检其事。（出《广古今五行记》）

封元则

唐封元则，渤海长河人。显庆中，为光禄寺太官掌膳。时于阗王来朝，食料余羊，凡数十百口，王并托元则送僧寺长生。

元则乃窃令屠家烹货收直。

龙朔元年夏六月，洛阳大雨，雷震杀元则于宣仁门外街中，折其项，血流洒地。观者盈衢，莫不惊愕。（出《法苑珠林》）

僧道宣

唐刘禹锡云，道宣持律第一。忽一旦，霹雳绕户外不绝。宣曰：“我持律更无所犯，若有宿业，则不知之。”于是褫三衣于户外，谓有蛟螭凭焉。衣出而声不已，宣乃视其十指甲，有一点如油麻者，在右手小指上。疑之，乃出于隔子孔中，一震而失半指。黑点是蛟龙之藏处也。禹锡曰：“在龙亦尤善求避地之所矣，而终不免。则一切分定，岂可逃乎？”（出《嘉话录》）

苏践言

司礼寺苏践言，左相温国公良嗣之长子，居于嘉善里。永昌年六月，与其弟崇光府录事参军践义，退朝还第。弘道观东，猝遇暴雨。震雷电光，来绕践言等马，回旋甚急，雷声亦在其侧。有顷方散。其年九月，元肃言与赵怀节谋逆，践言妻妾并被縲絏数月，仍各解职。及良嗣薨，并放流荒裔。（出《五行记》）

狄仁杰

唐代州西十余里，有大槐，震雷所击，中裂数丈。雷公夹于树间，吼如霆震。时狄仁杰为都督，宾从往观。欲至其所，众皆披靡，无敢进者。仁杰单骑劲进，迫而问之。乃云：“树有乖龙，所由令我逐之。落势不堪，为树所夹。若相救者，当厚报德。”仁杰命锯匠破树，方得出，其后吉凶必先报命。

偃师

唐元和元年六月，偃师县柏李村，震雷于民家。地裂，阔丈余，长十五里，测无底。所裂之处，井厕相通；所冲之墓。棺出地。亦不知所由也。

雷斗

唐开元末，雷州有雷公与鲸斗。鲸身出水上，雷公数十，在空中上下。或纵火，或诟击，七日方罢。海边居人往看，不知二者何胜，但见海水正赤。（出《广异记》）

漳泉界

唐开元中，漳泉二州，分疆界不均，互讼于台者，制使不

能断。迨数年，辞理纷乱，终莫之决。于是州官焚香，告于天地山川，以祈神应。俄而雷雨大至，霹雳一声，崖壁中裂。所竞之地，拓为一迳。高千尺，深仅五里，因为官道。壁中有古篆六行，二十四字，皆广数尺。虽约此为界，人莫能识。贞元初，流人李协辩之曰：“漳泉两州，分地太平。永安龙溪，山高气清。千年不惑，万古作程。”所云永安龙溪者，两郡界首乡名也。（出《录异记》）

包超

唐安丰尉裴翽，士淹孙也。云：玄宗尝冬月，诏山人包超，令致雷声。对曰：“来日午当有雷。”遂令高力士监之。一夕，醮式行法，及明至巳，曾无纤翳。力士惧之。超曰：“将军视南山，当有黑气如盘矣。”力士望之，如其言。有顷风起，黑气弥漫，疾雷数声。上令随哥舒翰西征，每阵尝得胜风。（出《酉阳杂俎》）

张须弥

唐上元中，滁州全椒人苍督张须弥，县遣送牲诣州。山路险阻，淮南多有义堂及井，用庇行人。日暮暴雨，须弥与沙门子邻，同入义堂。须弥驱驮人王老，于雨中收驴。顷之，闻云中有声堕地，忽见村女九人。共扶一车。王有女阿推，死已半岁，亦在车所。见王悲喜，问母妹家事，靡所不至。其徒促之乃去。初扶车渐上，有云拥蔽，因作雷声，方知是雷车。（出

《广异记》)

蔡希闵

唐蔡希闵，家在东都。暑夜，兄弟数十人会于厅。忽大雨，雷电晦暝。堕一物于庭，作飒飒声。命火视之，乃妇人也，衣黄紬裙布衫，言语不通，遂目为天女。后五六年，能汉语。问其乡国，不之知。但云：“本乡食粳米，无碗器，用柳箱贮饭而食之。”竟不知是何国人。初在本国，夜出，为雷取上，俄堕希闵庭中。（出《广异记》）

徐景先

唐徐景先，有弟阿四，顽鬻纵佚，每侮辱之。而母加爱念，曲为申解，因厉声应答。云雷奄至，曳景先于云中。有主者，左右数十人。诘诘。景先答曰：“缘弟不调，供养有缺，所心诟辱。母命释之，非当詈母。”主者不识其言。寻一青衣。自空跃下，为景先对。曰：“若尔放去，至家，可答一辩。钉东壁上，吾自令取之。”遂排景先堕舍前池中，出水，了无所损。求纸答辩，钉东壁，果风至而辩亡。（出《广异记》）

欧阳忽雷

唐欧阳忽雷者，本名绍，桂阳人，劲健，勇于战斗。尝为

郡将，有名，任雷州长史。馆于州城西偏，前临大池，尝出云气，居者多死。绍至，处之不疑。令人以度测水深浅，别穿巨壑，深广类是。

既成，引决水，于是云兴，天地晦冥，雷电大至，火光属地。绍率其徒二十余人，持弓矢排镞，与雷师战。衣并焦卷，形体伤腐，亦不之止。自辰至酉，雷电飞散，池亦涸竭。中获一蛇。状如蚕。长四五尺，无头目。斫刺不伤，蠕蠕然。具大镬油煎。亦不死。洋铁汁。方焦灼。仍杵为粉。而服之至尽。南人因呼绍为忽雷。（出《广异记》）

宣州

唐贞元年，宣州忽大雷雨，一物堕地，猪首，手足各两指，执一赤蛇啣之。俄顷云暗而失，时皆图而传之。（出《酉阳杂俎》）

王干

唐贞元初，郑州王干，有胆勇。夏中作田，忽暴雨，因入蚕室中避之。有顷，雷电入室中，黑气陡暗。干遂掩户，荷锄乱击。雷声渐小，云气亦敛。干大呼，击之不已。气复如半床，已至如盘。忽然堕地，变为慰斗折刀小折足铛焉。（出《酉阳杂俎》）

华亭堰典

唐贞元中，华亭县界村堰典，妻与人私，又于邻家盗一手巾。邻知觉，至典家寻觅。典与妻共诿诟骂，此人冤愤，乃报曰：“汝妻与他人私，又盗物。仍共诿骂，神道岂容汝乎？”典曰：“我妻的不奸私盗物，如汝所说，遣我一家为天霹。”既各散已。至夜，大风雨，雷震怒，击破典屋，典及妻男女五六人并死。至明，雨尤未歇，邻人但见此家屋倒，火烧不已。众共火中搜出，觅得典及妻，皆烧如燃烛状。为礼拜，求乞不更烧之，火方自熄。典肋上题字云：“痴人保妻贞将家口质。”妻肋上书：“行奸仍盗。”告县检视，远近咸知。吴越闻震死者非少，有牛及鱮鱼树木等。为雷击死者，皆闻于县辩识。或曰：“人则有过的，天杀可也。牛及树木鱼等，岂有罪恶而杀之耶？”又有弑君弑父杀害非理者，天何不诛？请为略说。洞庭子曰：昔夏帝武乙，射天而震死。晋臣王导，寝柏而移灾。斯则列于史籍矣。至于牛鱼，以穿踏田地，水伤害禾苗也。或曰，水所损亦微，何罚之大？对曰：五谷者，万人命也，国之宝贵，天故诛之，以诫于人。树木之类，龙藏于中，神既取龙，遂损树木耳。天道悬远，垂教及人，委曲有情，不可一概。余曾见漳泉故事。漳泉接境，县南龙溪，界域不分，古来争竞不决。忽一年大雷雨，霹一山石壁裂，壁口刻字：“漳泉两州，分地太平。万里不惑，千秋作程。南安龙溪，山高气清。”其文今犹可识。天之教令，其可惑哉！且《论语》云：迅雷风烈必变。又《礼记》曰：若有疾风迅雷甚雨，则必变。虽夜必兴，衣服冠而坐。又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夫圣人奉天教，岂妄说哉！今所以为之言者，序述耳。因为不尔，岂足

悲哉！夫然弑君弑父杀害无辜，人间法自有刑戮，岂可以区区之意，而责恢恢之网者欤。（出《原化记》）

李师道

唐元和中，李师道据青齐，蓄兵勇锐，地广千里，储积数百万，不贡不覲。宪宗命将讨之，王师不利。而师道益骄，乃建新宫，拟天子正殿，卜日而居。是夕云物遽晦，风雷如撼，遂为震击倾圮。俄复继以天火，了无遗者。青齐人相顾语曰：“为人臣而逆其君者，祸固宜矣；今谪见于天，安可逃其戾乎？”旬余，师道果诛死。（出《宣室志》）

李鄠

唐李鄠，北都介休县民。送解牒，夜止晋祠宇下。夜半，闻人叩门云：“介休王暂借霹雳车，某日至介休收麦。”良久，有人应曰：“大王传语，霹雳车正忙，不及借。”其人再三借之。遂见五六人秉烛，自庙后出，介山使者亦自门骑而入。数人共持一物，如幢，扛上环缀旗幡，授与骑者曰：“可点领。”骑即数其幡，凡十八叶，每叶有光如电起。民遂遍报邻村，令速收麦，将有大风雨，悉不之信，乃自收刈。至日，民率亲戚，据高阜，候天色。乃午，介山上有云气，如窑烟，须臾蔽天，注雨如绳，风吼雷震，凡损麦千余顷。数村以民为妖，讼之。工部员外郎张周封亲睹其推案。（出《酉阳杂俎》）

徐訥

唐润州延陵县茅山界，元和春，大风雨。堕一鬼，身二丈余，黑色，面如猪首，角五六尺，肉翅丈余，豹尾。又有半服绛裯，豹皮缠腰，手足两爪皆金色。执赤蛇，足踏之，瞪目欲食，其声如雷。田人徐訥，忽见惊走，闻县。寻邑令亲往睹焉，因令图写。寻复雷雨，翼之而去。（出《录异记》）

卷第三百九十四 雷二

陈鸾凤 建州山寺 萧氏子 周洪 萧浣 僧文净
 徐智通 雷公庙 南海 陈义 叶迁韶 元稹
 裴用 东阳郡山 段成式伯 智空

陈鸾凤

唐元和中，有陈鸾凤者，海康人也。负气义，不畏鬼神，乡党咸呼为后来周处。海康者，有雷公庙，邑人虔洁祭祀。祷祝既淫，妖妄亦作。邑人每岁闻新雷日，记某甲子。一旬复值斯日，百工不敢动作。犯者不信宿必震死，其应如响。时海康大旱，邑人祷而无应。鸾凤大怒曰：“我之乡，乃雷乡也。为神不福，况受人奠酌如斯，稼穡既焦，陂池已涸，牲牢殫尽，焉用庙为！”遂秉炬爇之。其风俗，不得以黄鱼彘肉，相和食之，亦必震死。是日，鸾凤持竹炭刀，于野田中，以所忌物相和啖之，将有所伺。果怪云生，恶风起，迅雷急雨震之。鸾凤乃以刃上挥，果中雷左股而断。雷堕地，状类熊猪，毛角，肉翼青色，手执短柄刚石斧，流血注然，云雨尽灭。鸾凤知雷无神，遂驰赴家，告其血属曰：“吾断雷之股矣，请观之。”亲爱愕骇，共往视之，果见雷折股而已。又持刀欲断其颈，啗其肉。为群众共执之曰：“霆是天上灵物，尔为下界庸人。辄害雷公，必我一乡受祸。”众捉衣袂，使鸾凤奋击不得。逡巡，复有云雷，裹其伤者，和断股而去。沛然云雨，自午及酉，涸

苗皆立矣。遂被长幼共斥之，不许还舍。于是持刀行二十里，诣舅兄家，及夜，又遭霆震，天火焚其室。复持刀立于庭，雷终不能害。旋有人告其舅兄向来事，又为逐出。复往僧室，亦为霆震，焚热如前，知无容身处，乃夜秉炬，入于乳穴嵌孔之处，后雷不复能震矣，三暝然后返舍。自后海康每有旱，邑人即醵金与鸾凤，请依前调二物食之，持刀如前，皆有云雨滂沱，终不能震。如此二十余年，俗号鸾凤为雨师。至大和中，刺史林绪知其事，召至州，诘其端倪。鸾凤云：“少壮之时，心如铁石。鬼神雷电，视之若无当者。愿杀一身，请苏万姓，即上玄焉能使雷鬼敢骋其凶臆也！”遂献其刀于绪，厚酬其直。（出《传奇》）

建州山寺

唐柳公权侍郎，尝见亲故说：元和末，止建州山寺。夜半，觉门外喧闹，潜于窗棂中窥之。见数人运斤造雷车，宛如图画者。久之，一嚏气，忽斗暗，其人双目遂昏。（出《酉阳杂俎》）

萧氏子

唐长庆中，兰陵萧氏子，以胆勇称。客游湘楚，至长沙郡，舍于仰山寺。是夕，独处撤烛。忽暴雷震荡檐宇，久而不止。俄闻西垣下，窸窣有声。萧恃膂力，曾不之畏。榻前有巨槌，持至垣下。俯而扑焉，一举而中。有声甚厉，若呼吟者。因连扑数十，声遂绝，风雨亦霁。萧喜曰：“怪且死矣。”迨晓，

西垣下睹一鬼极异。身尽青，伛而庳。有金斧木楔，以麻缕结其体焉。瞬而喘，若甚困状。于是具告寺僧观之。或曰：“此雷鬼也，盖上帝之使耳。子何为侮于上帝？祸且及矣。”里中人具牲酒祀之，俄而云气曛晦，自室中发，出户升天，鬼亦从去。既而雷声又兴，仅数食顷方息。萧气益锐，里中人皆以壮士名焉。（出《宣室志》）

周 洪

唐处士周洪云。宝历中，邑客十余人，逃暑会饮。忽骤风雨，有物堕如攫，两目眈眈，众惊伏于床下。倏忽上阶周视，俄失所在。及雨定，稍稍能起，相顾，但耳悉泥矣。邑人云，向来雷震，牛战鸟坠，而邑客止觉殷殷然。（出《酉阳杂俎》）

萧 浣

唐萧浣，初至遂州，造二幡刹，施于寺。斋庆毕，作乐。忽暴雨震刹，俱成数十片。至来岁雷震日，浣死。（出《酉阳杂俎》）

僧文净

唐金州水陆院僧文净，因夏屋漏，滴于脑，遂作小疮。经年，若一大桃。来岁五月后，因雷雨霆震，穴其赘。文净睡中

不觉，寤后唯赘痛。遣人视之，如刀割，有物隐处，乃蟠龙之状也。（出《闻奇录》）

徐智通

唐徐智通，楚州医士也。夏夜乘月，于柳堤闲步。忽有二客，笑语于河桥，不虞智通之在阴翳也。相谓曰：“明晨何以为乐？”一曰：“无如南海赤岩山弄珠耳。”答曰：“赤岩主人嗜酒，留客必醉。仆来日未后，有事于西海，去恐复为萦滞也。不如只于此郡龙兴寺前，与吾子较技耳。”曰：“君将何戏？”曰：“寺前古槐，仅百株。我霆震一声，剖为纤茎，长短粗细，悉如食箸。君何以敌？”答曰：“寺前素为郡之戏场，每日中，聚观之徒，通计不下三万人。我霆震一声，尽散其发，每缕仍为七结。”二人因大笑，约诺而去。智通异之，即告交友六七人，迟明，先俟之。是时晴朗，已午间，忽有二云，大如车轮，凝于寺上。须臾昏黑，咫尺莫辨。俄而霆震两声，人畜顿踣。及开霁，寺前槐林，劈栉分散，布之于地，皆如算子。大小洪纤，无不相肖。而寺前负贩戏弄观看人数万众，发悉解散，每缕皆为七结。（出《集异记》）

又

洛京天津桥，有儒生，逢二老人言话，风骨甚异。潜听之，云：“明日午时，于寺中斗疾速。一人曰：“公欲如何？”一人曰：“吾一声，令寺内听讲驴马尽结尾。”一人曰：“吾一

声，令十丈幡竿尽为算子，仍十枚为一积。”儒生乃与一二密友，于寺候之。至午，果雷雨。霹雳一声，客走出视，驴马数百匹尽结尾。一声，幡竿在廊下为算子，十枚一积。（出《录异记》）

雷公庙

雷州之西雷公庙，百姓每岁配连鼓雷车。有以鱼彘肉同食者，立为霆震，皆敬而惮之。每大雷雨后，多于野中得黧石，谓之雷公墨。叩之玢然，光莹如漆。又如霹雳处，或土木中，得楔如斧者，谓之霹雳楔，小儿佩带，皆辟惊邪；孕妇磨服，为催生药。必验。（出《岭表录异》）

南海

南海秋夏间，或云物惨然，则见其晕如虹，长六七尺，此候则飓风必发，故呼为飓母。见忽有震雷，则飓风不作矣。舟人常以为候，预为备之。（出《岭表录异》）

陈义

唐罗州之南二百里，至雷州，为海康郡。雷之南濒大海，郡盖因多雷而名焉，其声恒如在檐宇上。雷之北高，亦多雷，声如在寻常之外。其事雷，畏敬甚谨，每具酒肴奠焉。有以彘

肉杂鱼食者，霹雳辄至。南中有木名曰掉，以煮汁渍梅李，俗呼为掉汁。杂彘肉食者，霹雳亦至。犯必响应。牙门将陈义传云：“义即雷之诸孙。昔陈氏因雷雨昼冥，庭中得大卵，覆之数月，卵破，有婴儿出焉。目后日有雷扣击户庭，入其室中，就于儿所，似若乳哺者。岁余，儿能食，乃不复至，遂以为己子。义即卵中儿也。又云：“尝有雷民，畜畝犬，其耳十二。每将猎，必笞犬，以耳动为获数。未尝偕动。一日，诸耳毕动。既猎，不复逐兽。至海旁测中噪鸣。郡人视之，得十二大卵以归，置于室中。后忽风雨，若出自室。既霁就视，卵破而遗甲存焉。后郡人分其卵甲，岁时祀奠，至今以获得遗甲为豪族。或阴冥云雾之夕，郡人呼为雷耕。晓视野中，果有垦迹。有是乃为嘉祥。又时有雷火发于野中，每雨霁，得黑石，或圆或方，号雷公墨。凡讼者投牒，必以雷墨杂常墨书之为利。人或有疾，即扫虚室，设酒食，鼓吹幡盖，迎雷于数十里外。既归。屠牛彘以祭，因置其门。邻里不敢辄入，有误犯者为唐突，大不敬，出猪牛以谢之。三日又送，如初礼。又云。尝有雷民，因大雷电，空中有物，豕首鳞身，状甚异。民挥刀以斩，其物踏地，血流道中，而震雷益厉。其夕凌空而去。自后挥刀民居室，频为天火所灾。虽逃去，辄如故。父兄遂摈出，乃依山结庐以自处，灾复随之。因穴崖而居，灾方止。或云，其刀尚存。雷民图雷以祀者，皆豕首鳞身也。（出《投荒杂录》）

叶迁韶

唐叶迁韶，信州人也。幼岁樵牧，避雨于大树下。树为雷霆，俄而却合，雷公为树所夹，奋飞不得迁。韶取石楔开枝，

然后得去。仍愧谢之，约曰：“来日复至此可也。”如其言至彼，雷公亦来，以墨篆一卷与之，曰：“依此行之，可以致雷雨，祛疾苦，立功救人。我兄弟五人，要闻雷声，但唤雷大雷二，即相应。然雷五性刚躁，无危急之事，不可唤之。”自是行符致雨，咸有殊效。尝于吉州市大醉，太守擒而责之，欲加楚辱。迁韶于庭下大呼雷五。时郡中方旱，日光猛炽，霹震一声，人皆颠沛。太守下阶礼接之，请为致雨。信宿大霪，田原遂足，因为远近所传。游滑州，时方久雨，黄河泛滥。官吏备水为劳，忘其寝食。迁韶以铁札，长二尺，立一符于河岸上。水涌溢堆阜之形，而沿河流下，不敢出其符外。人免垫溺，如今传之。或有疾请符，不择笔墨，书而援之，皆得其效。多在江浙间周游，好啗荤腥，不修道行。后不知所之。（出《神仙感遇传》）

元 稹

唐元稹镇江夏。襄州贾墅有别业。构堂，架梁才毕，疾风甚雨。时户各输油六七瓮，忽震一声，瓮悉列于梁上，都无滴汙于外。是年稹卒。（出《剧谈录》）

裴 用

唐大和，濮州军吏裴用者，家富于财。年六十二，病死。既葬旬日，霆震其墓，棺飞出百许步，尸枢零落。其家即选他处重瘞焉，仍用大铁索系缆其棺。未几，震如前。复选他处重

瘞，不旬日，震复如前，而棺枢灰尽，不可得而收矣。因设灵仪，招魂以葬。（出《集异记》）

东阳郡山

唐东阳郡，滨于浙江，有山周数百里，江水曲而环焉，迂滞舟楫，人颇病之。常侍敬昕，大和中出守。其山一夕云物曛晦，暴风雷电，动荡室庐。江水腾溢，莫不惶惑。迨晓方霁。人往视之，已劈而中分，相远数百步，引江流直而贯焉。其环曲处，悉填以石，遂无萦绕之患。（出《宣室志》）

段成式伯

唐段成式三从伯父，少时于阳羨亲旧舍，夜值雷雨，每电起光中，见有人头数十，大于栲栳。（出《酉阳杂俎》）

智空

唐晋陵郡建元寺僧智空，本郡人，道行闻于里中，年七十余。一夕既阖关，忽大风雷，若起于禅堂，殷然不绝。烛灭而尘坌，晦黑且甚，檐宇摇震。矍然自念曰：“吾弃家为僧，迨兹四纪，暴雷如是，岂神龙有怒我者？”不然，有罪当雷震死耳。”既而声益甚，复坐而祝曰：“某少学浮屠氏，为沙门迨五十余年，岂所行乖于释氏教耶？不然，且有黷神龙耶？设如

是，安敢逃其死？傥不然，则愿亟使开霁，俾举寺僧得自解也。”言竟，大声一举，若发左右。茵榻倾糜，昏霾颠悖，由是惊慑仆地。仅食顷，声方息，云月晴朗。然觉有腥腐气，如在室内，因烛视之，于垣下得一蛟皮，长数丈，血满于地。乃是禅堂北有槐，高数十寻，为雷震死，循理而裂，中有蛟蟠之迹焉。（出《宣室志》）

卷第三百九十五 雷三

百丈泓 杨询美从子 高邮人 王忠政 史无畏
张应天公坛 申文纬 法门寺 陈绚彭城佛寺 欧阳氏
庐山卖油者 李诚 茅山牛 番禺村女 江西村姬 甘露寺 南康县

百丈泓

唐河东郡东南百余里，有积水，谓之百丈泓。清澈，纤毫必鉴。在驿路之左，槐柳环拥，烟影如束，途出于此者，乃为憩驾之所。大和五年夏，有徐生自洛阳抵河东，至此水。困殆既甚，因而暂息，且吟且望。将午，忽闻水中有细声，若蝇蚋之噪。俄而纤光发，其音稍响，轰若击鞀，其光如索而曳焉。生始异之。声久益繁，遂有雷自波间起，震光为电，接云气。至旅次，遽话其事。答曰：“此百丈泓也。岁旱，未尝不指期而雨。今旱且甚，吾师命属官禱焉。”巫者曰：“某日当有甚雨。”果是日矣。（出《宣室志》）

杨询美从子

唐御史杨询美，居广陵郡。从子数人皆幼，始从师学。尝一夕风雨，雷电震耀。诸子俱出户望，且笑且詈曰：“我闻雷有鬼，不知鬼安在，愿得而杀之，可乎？”既而雷声愈震，林

木倾靡。忽一声轰然，若在于庑。诸子惊甚，即驰入户，负壁而立，不敢辄动。复闻雷声，若大呵地吼，庐舍摇动。诸子益惧。近食顷，雷电方息，天月清霁。庭有大古槐，击拔其根而劈之。诸子觉两髀痛不可忍，具告询美。命家僮执烛视之，诸髀咸有赤文，横布十数，状类杖痕。似雷鬼之所为也。（出《宣室志》）

高邮人

唐进士郑翬家在高邮，亲表卢氏庄近水。邻人数家，共杀一白蛇。未久，忽大震雷，雨发，数家陷溺无遗。卢宅当中，唯一家无恙。（出《因话录》）

王忠政

唐泗州门监王忠政云，开城中，曾死十二日却活。始见一人，碧衣赤帻，引臂登云曰，“天召汝行，汝隶于左落队。”其左右落队，各有五万甲马，簇于云头。偏向下，重楼深室，囊柜之内，纤细悉见。更异者，见米粒长数尺。凡两队，一队于小项瓶子，贮人间水。一队所贮如马牙硝，谓之乾雨。皆在前，风车为殿。每雷震，多为捉龙。龙有过者，谪作蛇鱼，数满千，则能沦山。行雨时，先下一黄旗，次下四方旗，乃随龙所在。或霆或雷，或雨或霤，若吾伤一物，则刑以铁杖。忠政役十一日，始服汤三瓯，不复饥困。以母老哀求，得归。（出《唐年小录》）

史无畏

唐史无畏，曹州人也，与张从真为友。无畏止耕垆亩，衣食窘困。从真家富，乃谓曰：“弟勤苦田园，日夕区区。奉假千缗货易，他日但归吾本。”

无畏忻然赍缗，父子江淮射利，不数岁，已富。从真继遭焚热，及罹劫盗，生计一空。遂诣无畏曰：“今日之困，不思弟千缗之报，可相济三二百乎。”闻从真言，辄为拒扞，报曰：“若言有负，但执券来。”

从真恨怨填臆，乃归。庭中焚香，泣泪诅之，言词慷慨，闻者战慄。午后，东西有片黑云骤起，须臾，霪雨雷电兼至。霹雳一震，无畏遽变为牛，朱书腹下云：“负心人史无畏。”经旬而卒。刺史图其事而奉奏焉。（出《会昌解颐录》）

张应

唐张应，自荥阳被命至河内郡。涉九鼎渡，所乘小驷惊逸。及北岸，视后足有物萦绕，状如大螭，绛色。乃抽佩刀，断于地，辄复相续，坚缩如白色角栳，红影若缕，横络之。遂置诸囊中。

事毕而还，复渡河，至平阴。天景歛蒸，憩于园井，就之盥濯。因与园叟话之，取角栳置盆水上。忽然黑气勃兴，浓云四合，狂电震霆，雨雹交下。食顷方霁，盆涸而栳已亡。（出《三水小牒》）

天公坛

巴蜀间，于高山顶或洁地，建天公坛。祈水旱。盖开元中上帝所降仪法，以示人也。其坛或羊牛所犯，及预斋者饮酒食肉，多为震死。新繁人王堯，因往别业，村民烹豚待之。有一自天公斋回，乃即席食肉。王谓曰：“尔不惧雷霆耶？”曰：“我与雷为兄弟，何惧之有？”王异之，乃诘其所谓。曰：“我受雷公箒，与雷同职。”因取其箒验之，果如其说。仍有数卷，或画壮夫，以拳地地为井，号拳地井。或画一士负薪，号一谷柴。或以七手撮山箕之，号七山箕。江陵东村李道士舍，亦有此箒。或云，三洞法箕外，有一百二法，为天师子嗣师所禁。唯许救物，苟邪用，必上帝考责阴诛也。（出《北梦琐言》）

申文纬

尉氏尉申文纬，尝话，顷以事至洛城南玉泉寺。时盛夏，寺左有池，大旱，村人祈祷，未尝不应。池之阳有龙庙，时文纬俯池而观，有物如败花，叶大如盖，因以瓦砾掷之。僧曰：“切不可，恐致风雷之怒。”申亦不以介意。

逡巡，白雾自水面起，才及山趾。寺在山上，石路七盘。大雨，霆雷震击，比至平地，已数尺，溪壑暴涨。驴乘洎仆夫，随流漂荡，莫能植足。昼日如暮，霆震不已。申之口吻皆黑，怖惧非常。

俄至一村，寻亦开霁。果中伤寒病，将晓有微汗，比明无恙。岂龙之怒，几为所毙也。（出《玉堂闲话》）

法门寺

长安西法门寺，乃中国伽蓝之胜境也，如来中指节在焉。照临之内，奉佛之人，罔不归敬。殿宇之盛，寰海无伦。僖、昭播迁后，为贼盗毁之。中原荡析，人力既殫，不能复构，最须者材之与石。忽一夕，风雷骤起，暴澍连宵。平晓，诸僧窥望，见寺前良材巨石，阜堆山积，亘十余里，首尾不断，有如人力置之。于是鸠集民匠，复构精蓝，至于貌备。人谓鬼神送来，愈更钦其圣力。育王化塔之事，岂虚也哉。（出《玉堂闲话》）

陈 绚

伪蜀王氏彭王傅陈绚，常为邛州临溪令。县署编竹为藩而涂之，署久，泥忽墜落，唯露其竹。侍婢秉炬而照，一物蟠于竹节中，文彩烂然，小虵也。俄而雷声隐隐，绚疑其乖龙，惧罹震厄，乃易衣炷香，抗声祈于雷曰：“苟取龙，幸无急遽。”虽狂电若昼，自初夜迨四更，隐隐不发。既发一声，俄然开霁。向物已失，人无震惊，有若雷神佑乎恳祷。（出《北梦琐言》）

彭城佛寺

国某杨汀自言，天祐初，在彭城，避暑于佛寺。雨雹方甚，

忽闻大声震地。走视门外，乃下一大雹于街中，其高广与寺楼等，入地可丈余。顷之雨止，则炎风赫日。经月，雹乃消尽。（出《稽神录》）

欧阳氏

广陵孔目吏欧阳某者，居决定寺之前。其妻少遇乱，失其父母。至是有老父诣门，使白其妻，我汝父也。

妻见其贫陋，不悦，拒绝之。父又言其名字及中外亲族甚悉，妻竟不听。

又曰：“吾自远来，今无所归矣。若尔，权寄门下信宿可乎？”妻又不从。其夫劝之，又不可。父乃去曰：“吾将讼尔矣。”左右以为公讼耳，亦不介意。

明日午，暴风雨从南方来，有雷霆入欧阳氏之居，牵其妻至中庭，击杀之。大水平地数尺，邻里皆震荡不自持。后数日，欧阳之人至后土庙，神座前得一书，即老父讼女文也。（出《稽神录》）

庐山卖油者

庐山卖油者，养其母甚孝谨，为暴雷震死。其母自以无罪，日号泣于九天使者之祠，愿知其故。一夕，梦朱衣人告曰：“汝子恒以鱼膏杂油中，以图厚利。且庙中斋醮，恒用此油。腥气薰蒸，灵仙不降。震死宜矣。”母知其事，遂止。（出《稽神录》）

李 诚

江南军使苏建雄，有别墅，在毗陵，恒使僮人李诚来往检视。乙卯岁六月，诚自墅中回，至句容县西。时盛暑赫日，持伞自覆。忽值大风，飞石拔木，卷其伞盖而去，唯持伞柄。行数十步，云雨大至，方忧濡湿，忽有飘席至其所，因取覆之。俄而雷震地，道傍数家之中，卷一家屋室，向东北而去。顷之遂霁，其居荡然，无复遗者。老幼十余，皆聚桑林中，一无所伤。舍前有足迹，长三尺。诚又西行数里，遇一人，求买所覆席，即与之。又里余。复遇一人，求买所持伞柄。诚乃异之，曰：“此物无用，尔何为者而买之。”其人但求乞甚切，终不言其故。随行数百步，与之乃去。（出《稽神录》）

茅山牛

庚寅岁，茅山有村中儿牧牛。洗所著汗衫，暴于草上而假寐。及寤失之，唯一邻儿在傍。以为窃去，因相喧竞。邻儿父见之，怒曰：“生儿为盗，将安用之。”即投水中。邻儿匍匐出水，呼天称冤者数四。复欲投之，俄而雷雨暴至，震死其牛，汗衫自牛口中呕出，儿乃得免。（出《稽神录》）

番禺村女

庚申岁，番禺村中有老姥，与其女饷田。忽云雨晦冥，及

霁，乃失其女。姥号哭求访，邻里相与寻之，不能得。

后月余，复云雨昼晦，及霁，而庭中陈列筵席，有鹿脯乾鱼，果实酒醢，甚丰洁。其女盛服而至。姥惊喜持之，女自言为雷师所娶，将至一石室中，亲族甚众。婚姻之礼，一同人间。今使归返回，他日不可再归矣。

姥问：“雷朗可得见耶？”曰：“不可。”留数宿，一夕复风雨晦冥，遂不复见。（出《稽神录》）

江西村姬

江西村中霆震，一老妇为电火所烧，一臂尽伤。既而空中有呼曰：“误矣。”即坠一瓶，瓶有药如膏。曰：“以此傅之，即差。”如其言，随傅而愈。家人共议，此神药也，将取藏之。数人共举其瓶，不能动。顷之，复有雷雨，收之而去。又有村人震死，既而空中呼曰：“误矣。可取蚯蚓烂捣，覆脐中，当差。”如言傅之，遂苏。（出《稽神录》）

甘露寺

道士范可保，夏月独游浙西甘露寺。出殿后门，将登北轩。忽有人衣故褐衣，自其傍入，肩帔相拂。范素好洁，衣服新，心不悦。

俄而牵一黄狗，又驾肩而出。范怒形于色，褐衣回顾张目，其光如电。范始畏惧。顷之，山下人至曰：“向山下霹雳取龙。不知之乎？”范故不闻也。（出《稽神录》）

南康县

辛酉五月四日，有使过南康，县令胡侃置酒于县南莲花馆水轩。忽有暴风吹沙从南来，因手掩目。闻盘中器物，蔌蔌有声，若有物过。良久开目，见食器微仄，其银酒杯与杯之舟，皆挟长如东西形。壁旁大桐树，亦拔出墙外。时一里外皆此风雨，常遥闻馆中迅雷，而馆中初不闻也，胡亦无恙。（出《稽神录》）

卷第三百九十六 雨（风虹附）

房玄龄 不空三藏 一行 无畏三藏 玉龙子
狄惟谦 子朗 风 秦始皇 王莽 贾谧 张华
刘曜 刘裔 徐羨之 柳世隆 崔惠景 许世宗 徐妃
李密 虹 夏世隆 陈济妻 薛愿 刘义庆 首阳山 韦皋

雨

房玄龄

唐贞观末，房玄龄避位归第。时天旱，太宗将幸芙蓉园，观风俗。玄龄闻之，戒其子曰：“銮舆必当见幸，亟使洒扫，兼备饌具。”有顷，太宗果先幸其第，便载入宫。其夕大雨，咸以为优贤之应。（出《大唐新语》）

不空三藏

唐梵僧不空，得总持门，能役百神，玄宗礼之。岁旱，命祈雨。不空言可过某日，今祈之必暴。上乃命金刚三藏，设坛请雨。果连淋注不止，坊市有漂溺者，遽召不空止之。遂於寺庭，建泥龙五六。乃溜水，胡言詈之。良久，复置之大笑。有顷雨霁。玄宗又尝诏术士罗公远与不空祈雨，互陈其效。俱召

问之，不空曰：“臣昨焚白檀香龙。”上命左右掬庭水嗅之，果有檀香气。每祈雨，无他轨则，但设数绣座，手旋数寸木神，念咒掷之，自立于座上。伺木神口角牙出，目瞤，雨辄至。（出《酉阳杂俎》）

一行

僧一行，开元中尝旱，玄宗令祈雨。曰：“当得一器，上有龙状者，方可致之。”命如内府遍视，皆言不类。后指一镜鼻盘龙，喜曰：“此真龙矣。”持入道场，一夕而雨。或云，是扬州新进。初范模时，有异人至，请闭户入室。数日开户，模成，其人已失。有图并传，见行于世。此镜。五月五日于杨子江心铸之。（出《酉阳杂俎》）

无畏三藏

玄宗尝幸东都，大旱。圣善寺竺乾国三藏僧无畏善召龙致雨术，上遣力士疾召请雨。奏云：“今旱数当然，召龙必兴烈风雷雨，适足暴物，不可为之。”上强之曰：“人苦暑病久矣，虽暴风疾雷，亦足快意。”不得已，乃奉诏。有司陈请雨之具，幡幢像设甚备。笑曰：“斯不足以致雨。”悉命撤之，独盛一钵水，以小刀子搅旋之，胡言数百祝之。须臾有龙，状类其大指，赤色。首撒水上，俄复没于钵中。复以刀搅咒之三，顷之，白气自钵中兴，如炉烟，径上数尺，稍稍引出讲堂外。谓力士曰：“亟去，雨至矣。”力士绝驰去，还顾白气，旋绕亘空，

若一匹素。既而昏霾大风，震雷而雨。力士才及天津之南，风雨亦随马而至，天衢大树多拔。力士比复奏，衣尽沾湿。（出《柳氏史》）

玉龙子

唐玄宗至渭水，侍者得玉龙子进。上皇曰：“吾为婴儿时，天后召诸孙，坐於殿上，观其嬉戏。因出西国所贡玉环兼杯盘，罗列殿上，纵令争取，以观其志。莫不奔竞，厚有所得。时吾在其中独坐，略不为动。后抚吾背曰：‘此儿当为太平天子。’因取玉龙子赐吾。本太宗於晋阳宫得之，文德皇后尝置之衣中。及大帝载诞日，后以珠络衣褓并玉龙子赐焉，其后尝藏于内府。虽广不数寸，而温润精巧，非人间所有，以为国瑞，帝帝相传。上皇即位初，每京师悯雨，即祷之，必有霖注。逼而视之，苦奋鳞鬣。开元中，三辅大旱。上皇复祈祷，而涉旬无应。乃密投于南内龙池。俄而云物暴起，风雨随作。及上皇幸西蜀，车驾回次渭水，将渡，驻蹕于水滨。左右侍者，因临流濯弄，沙中得之。自后夜中必有光彩，辉焕一室。上皇还京，为小黄门私窃，以遗李辅国，常致柜中。辅国将败，夜闻柜中如有声，开而视之，已亡所在。人有诗曰：“圣运潜符瑞玉龙，自兴云雨更无纵。不如渭水沙中得，争保銮舆复九重。”（出《神异录》）

狄惟谦

唐会昌中，北都晋阳令狄惟谦，仁杰之后。守官清恪，不

畏强御。属邑境亢阳，自春徂夏，数百里田，皆耗殍。祷于晋祠，略无其应。时有郭天师，暨并州女巫，少攻符术，多行厌胜。监军使携至京国，因缘中贵，出入宫掖，遂赐天师号。旋归本土。僉曰：“若得天师一至晋祠，则不足忧矣。”惟谦请于主帅，初甚难之。既而敦请，主帅遂亲往迓焉。巫者唯唯。乃具车舆，列幡盖，惟谦躬为控马。既至祠所，盛设供帐，警折庭中。翌日，语惟谦曰：“我为尔飞符上界请雨，已奉天地命，必在至诚，三日雨当足矣。”繇是四郊土庶云集，期满无征。又曰：“灾沴所兴，良由县令无德。我为尔再告天，七日方合有雨。”惟谦引罪，奉之愈谨，竟无其效。乃骤欲入州，复拜留曰：“天师已为万姓来，更乞至心祈请。”悖然而詈曰：“庸琐官人，不知天道。天时未肯下雨，留我将复奚为。”乃谢曰：“非敢更烦天师？俟明相饒耳。”于是宿戒左右：“我为巫者所辱，岂可复言为官耶？诘旦有所指挥，汝等咸须相禀。是非好恶，予自当之。”迨晓，时门未开，郭已严饰归骑，而狄酒肴供设，一无所施。郭乃坐堂中，大怒诃责。惟谦遂曰：“左道女巫，妖惑日久，当须毙在此日，焉敢言归？”叱左右，于神前鞭背二十，投于漂水。祠后有山，高可十丈。遽命设席焚香，从吏悉皆放还，簪笏立其上。于是阖城骇愕，云邑长杖杀天师，驰走纷纭，观者如堵。时砂石流烁，忽起片云，大如车盖，先覆惟谦立所，四郊云物会之。雷震数声，甘雨大澍，原野无不滂流。土庶数千，自山拥惟谦而下。州将以杀巫者，初亦怒之，既而精诚感应，深加叹异。表列其事，诏书褒异云：“惟谦剧邑良才，忠臣华胄。睹兹天厉，将瘳下民，当请祷于晋祠，类投巫于邺县。曝山椒之畏景，事等焚躯。起天际之油云，情同剪爪。遂使旱风潜息，甘泽旋流。昊天犹监克诚，予意岂忘褒善。特颁朱绂，俾耀铜章。勿替令名，更昭

殊绩。”乃赐钱五十万。（出《剧谈录》）

子郎

伪蜀王氏，梁州天旱，祈祷无验。僧子郎诣州，云能致雨。乃具十石瓮贮水，僧坐其中，水灭于顶者，凡三日，雨足。州将王宗侑异礼之，檀越云集，后莫知所适。僧令蔼，他日于兴州见之，因问其术。曰：“此闭气耳，习之一月就。本法于湫潭中作观，与龙相系。龙为定力所制，必致惊动，因而致雨。然不如瓮中为之，保无他害。”（出《北梦琐言》）

风

秦始皇

秦始皇二十八年，渡淮至衡山，浮江至湘，遇大风。博士云：“尧女舜妻葬于此。”始皇怒，使刑徒三千人，伐湘山树。（出《广古今五行记》）

王莽

王莽地皇四年，大风，毁路堂。其年，司徒王寻、司空王邑守昆阳，光武起兵南阳，至昆阳，败之。风雷屋瓦皆飞，雨下如注，滙川盛溢。寻、邑乘死人而渡，王寻见杀，军人皆散

走。王邑还长安，莽败，俱被诛。（出《广古今五行记》）

贾 谧

西晋八年六月，飘风吹贾谧朝衣，飞数百丈。明年，谧诛。其年十一月，京都大风，发屋折木。十二月，愍怀太子幽废，死于许昌。三子幽于金墉，杀太子母谢氏，丧还洛，又大风雷电，帷盖风裂。（出《广古今五行记》）

张 华

西晋永康元年，大风，飞石沙折木。其年四月，张华舍，风飘起折木，飞辂轴六七枚。是月，赵王伦矫制废贾后，害张华、裴頠等。（出《广古今五行记》）

刘 曜

前赵刘曜，葬父母，费用亿计。发掘古冢。暴骸骨原野，哭声盈衢。大霖雨。震曜父墓门屋，大风飘散，发父寝堂于外垣五十余步。松柏植已成林，至是悉枯死。曜竟为石勒所擒。（出《广古今五行记》）

刘 裔

东晋成帝时，刘裔镇守浔阳。有回风从东来，入裔船中，状如匹练，长五六丈。术人戴洋曰：“有刀兵死丧之乱。”顷为郭默所杀。（出《广古今五行记》）

徐羨之

宋徐羨之，文帝初，任扬州。有飘风起自西门，须臾合，直至厅事，绕帽及席，迳造西际。寻而羨之为文帝所诛。（出《广古今五行记》）

柳世隆

宋孝武时，柳太尉世隆，乘车行还。於庭中洗车，有大风从门而入，直来冲车有声，车盖覆向天。是年，明帝立，合门被杀。（出《广古今五行记》）

崔惠景

宋崔惠景围台城，有五色幡，风吹，飞在云中，半日乃下。众见惊异，相谓曰：“幡者事当翻覆。”数日而惠景败。（出《广古今五行记》）

许世宗

北齐北海王许世宗，时转为录尚书，拜命。其夜暴风震雷，拔庭中桐树六十围者，倒立本处。识者知其不终。竟为高肇所谮。旬日处死。（出《广古今五行记》）

徐妃

梁元帝妃徐妃，初嫁夕，车至西州，而疾风大起，发屋折木。无何，雪霰交下，帷帘皆白。及长还之日，又大雷电，西州厅事，两柱俱碎。帝以为不祥。妃竟以淫秽自杀。不中之应。（出《广古今五行记》）

李密

隋大业十三年二月，李密于巩县南设坛，刑白马祭天，称魏公，置僚佐。改元升坛时，黑风从西北暴至，吹密衣冠及左右僚属，皆倒于坛下。沙尘暗天，咫尺不相见，良久乃息。贼军恶之，俄而密败。（出《广古今五行记》）

虹

夏世隆

故越王无诸旧宫上，有大杉树，空中，可坐十余人。越人

夏世隆，高尚不仕，常之故宫。因雨霁欲暮，断虹饮于宫池，渐渐缩小，化为男子，著黄赤紫之间衣而入树，良久不出。世隆怪异，乃召邻之年少十数人，往视之，见男子为大赤蛇盘绕。众惧不敢逼，而少年遥掷瓦砾。闻树中有声极异，如妇人之哭。须臾，云雾不相见，又闻隐隐如远雷之响。俄有一彩龙，与赤鹄飞去。及晓，世隆往观之。见树中紫蛇皮及五色蛟皮，欲取以归，有火生树中，树焚荡尽。吴景帝永安三年七月也。（出《东甌后记》）

陈济妻

庐陵巴丘人陈济，为州吏。其妇秦在家，一丈夫长大端正，著绛碧袍，衫色炫耀，来从之。后常相期于一山涧，至于寝处，不觉有人道相感接。如是积年。村人观其所至，辄有虹见。秦至水侧，丈夫有金瓶，引水共饮，后遂有身。生儿如人，多肉。济假还，秦惧见之，内于盆中。丈夫云：“儿小，未可得我去。”自衣，即以绛囊盛。时出与乳之时，辄风雨，邻人见虹下其庭。丈夫复少时来，将儿去，人见二虹出其家。数年而来省母。后秦适田，见二虹于涧，畏之。须臾，见丈夫云：“是我，无所畏。”从此乃绝。（出《神异录》）

薛愿

东晋义熙初，晋陵薛愿，有虹饮其釜鬲，喙响便竭。愿辇酒灌之，随投随竭，乃吐金满器，於是日益隆富。（出《文枢》）

镜要》)

刘义庆

宋长沙王道邻子义庆，在广陵卧疾。食粥次，忽有白虹入室，就饮其粥。义庆掷器于阶，遂作风雨声，振于庭户，良久不见。（出《独异志》）

首阳山

后魏明帝正光二年，夏六月，首阳山中，有晚虹下饮于溪泉。有樵人阳万，于岭下见之。良久，化为女子，年如十六七。异之，问不言。乃告蒲津戍将宇文显，取之以闻。明帝召入宫，见其容貌姝美。问云：“我天女也，暂降人间。”帝欲逼幸，而色甚难。复令左右拥抱，声如钟磬，化为虹而上天。（出《八庙穷经录》）

韦 皋

唐宰相韦皋，镇蜀。尝与宾客从事十余人，宴郡西亭。暴风雨，俄顷而霁。方就食，忽虹霓自空而下，直入庭，垂首于筵。韦与宾偕悸而退，吸其食饮且尽。首似驴，霏然若晴霞状，红碧相覆。虚空五色，四视左右，久而方去。公惧且恶之，遂罢宴。时故河南少尹豆卢署，客于蜀。亦列坐。因起曰：“公

何为色忧乎？”曰：“吾闻虹霓者，妖沴之气。今宴方酣而沴气止吾筵，岂非怪之甚者乎？吾窃惧此。”署曰：“真天下祥符也，固不为人之怪耳。夫虹霓天使也，降于邪则为戾，降于正则为祥。理宜然矣。公正人也，是宜为庆为祥。敢以前贺。”于是具以帛书其语而献，公览而喜。后旬余，有诏就拜中书令。（出《祥验集》）

卷第三百九十七 山（溪附）

玉笥山 大翻山 山精 石鸡山 新丰山
庆山 瓮峰 夸父山 插灶 河山石斛 终南乳洞
古铁锁 崖山 圣钟山 嵩梁山 石鼓山 射的山
怪山 鸣饶山 赣台 上霄峰 麦积山 斗山观 大竹路溪 溪毒山

玉笥山

汉武帝好仙，于玉笥山顶上，置降真坛大还丹灶。道士昼夜祈祷，天感其诚，乃降白玉笥，置坛上。武帝遣使取之，至其坛侧，飘风大震，卷玉笥而去。因此则为玉笥山焉。（出《玉笥山录》）

大翻山

上郡人王次仲，少有异志，变仓颉旧文为今隶书。秦始皇时，官务烦多，以次仲所易文，简便于事，因而召之。凡三徵不致。次仲怀道履真，穷数术之妙。始皇怒其不恭，令槛车送之，次仲行次。忽化为大鸟，出车外，翻飞而去。落二翻于斯山，故其峰峦有大翻小翻之名矣。魏《土地记》曰：“沮阳城东北六十里，有大翻小翻山。山上神名大翻。庙东有温汤水口，温汤疗治万病。泉所发之麓，俗谓之土亭山。北水热甚诸汤，

疗病者，要须别消息用之。（出《水经》）

山 精

吴天门张盖，冬月，与村人共猎。见大树下有蓬庵，似寢息处，而无烟火。有顷，见一人，身長七尺，毛而不衣，负数头死猿。盖与语不应，因将归，闭空屋中。十余日，复送故处。

又孙皓时，临海得毛人。《山海经》云：“山精如人，面有毛。”此山精也。故《抱朴子》曰：“山之精，形如小儿而独足。足向后，喜来犯人。其名蚊，知而呼之，即当自却耳。一名曰超空，亦可兼呼之。”

又有山精，或如鼓，赤色一足，其名曰浑。

又或如人，长九尺，衣裘戴笠，名曰金累。

又或如龙，有五赤色角，名曰飞龙。见之，皆可呼其名，不敢为害。玄中记。山精如人，一足，长三四尺。食山蟹，夜出昼藏。（出《异苑》）

石鸡山

晋永嘉之乱，宜阳有女子，姓彭名娥。父母昆弟为长沙贼所虏。时娥负器出汲于溪，还见坞壁已破，殆不胜哀。与贼相格，贼缚娥，驱去溪边。将杀之际，有大山石壁，娥仰呼皇天：“山灵有神不，我为何罪？”因奔走向山，山立开，广数丈。平路如砥。群贼亦逐娥入山，山遂崩合，泯然如初。贼皆压死山里，头出山外。娥遂隐不复出。娥所舍汲器，化为石，形似

鸡。土人因号曰石鸡山，溪为娥潭。（出《幽明录》）

新丰山

唐高宗朝，新丰出山，高二百尺。有神池，深四十尺。水中有黄龙现，吐宝珠，浮出大如拳。山中有鼓鸣。改新丰县为庆山县。（出《广德神异录》）

庆山

昭应庆山，长安中，亦不知从何飞来。夜过，闻有声如雷，疾若奔，黄土石乱下，直坠新丰西南。一村百余家，因山为坟。今于其上起持国寺。（出《传载》）

瓮峰

华岳云台观，中方之上，有山崛起，如半瓮之状，名曰瓮肚峰。玄宗尝赏望，嘉其高回，欲于峰腹大凿“开元”二字，填以白石，令百余里外望见之。谏官上言，乃止。（出《开天传信记》）

夸父山

辰州东有三山，鼎足直上，各数千丈。古老传曰：邓夸父

与日竞走，至此煮饭，此三山者，夸父支鼎之石也。（出《朝野僉载》）

插 灶

荆州有空舸峡，绝崖壁立数百丈，飞鸟不栖。有一火炆，插在崖间，望见可长数尺。传云，洪水时，行舟者泊爨于此，余炆插之，至今犹曰插灶。（出《洽闻记》）

河山石斛

融州河水，有泉半岩，将注其下，相次九磴，每磴下一白石浴斛承之，如似铸造。尝有人携一婢，取下浴斛中浣巾。须臾，风雨忽至，其婢震死。所浣巾斛，碎于山下。自别安一斛，新于向者。（出《酉阳杂俎》）

终南乳洞

有人游终南山一乳洞，洞深数里，乳旋滴沥，成飞仙状。洞中已有数十，眉目衣服，形制精巧。一处滴至腰已上，其人因手承漱之。经年再往，见所承滴象已成矣，乳不复滴，当手承处，衣缺二寸不就。（出《酉阳杂俎》）

古铁锁

齐郡接历山，上有古铁锁。大如臂，绕其峰再浹。相传本海中山，山神好移，故海神锁之。挽锁断，飞于此。（出《酉阳杂俎》）

崖山

太原郡东有崖山，天旱，土人常烧此山以求雨。俗传崖山神娶河伯女，故河伯见火，必降雨救之。今山上多生水草。（出《酉阳杂俎》）

圣钟山

黎州圣钟山，古老传此山有钟，闻其声而形不见。南诏犯境，钟则预鸣。唐天宝、大和、咸通、乾符之载，群蛮来寇，皆有征也。昔有名僧讲《大乘经论》，钟亦震焉。乾宁中，刺史张惠安请门僧京师右街净众寺惠维讲《妙法莲花经》一遍，此钟频鸣，如人扣击，知向所传者不谬矣。（出《黎州图经》）

嵩梁山

澧州嵩梁山，今名石门。永安六年，自然洞开，玄朗如门，

高三百丈。角上生竹，倒垂下拂，谓之天帚。（出《十道记》）

石鼓山

歙州石鼓山，有石如鼓形，又有石人石驴。俗传石鼓鸣，则驴鸣人哭，而县官不利。后凿破其鼓，遂不复鸣。（出《歙州图经》）

射的山

孔晔《会稽记》云：“射的山，远望的的，有如射侯，故曰射的。南有石室，可方丈，谓之射室。传云，羽人所游憩，土人常以此占谷贵贱。谚云：‘射的白，米斛一百；射的玄，米斛一千。’”孔灵符《会稽记》云：“射的石水数十丈，其清见底。其西有山，上参烟云。半岭石室，曰仙人射堂。水东高岩临潭有石的，形甚员明，视之如镜。”又《会稽录》云：“仙人常射如此，使白鹤取箭，北有石帆壁立。”（出《洽闻记》）

怪山

会稽山阴郭中，有怪山，世传本琅琊东武山。时天夜雨晦冥，旦而见在此焉。百姓怪之，因名曰怪山。（出《广古今五行记》）

鸣饶山

鸣饶山，萧子开《建安记》云：“一名大戈山，越王无诸，乘象辂，大将军乘。鸣饶载旗，畋猎登于此山。”古老传，天欲雨，其山即有音乐声也。（出《建州国经》）

赣台

虔州赣台县东南三百六十三里。《南康记》云：山上有台，方广数丈，有自然霞，如屋形。风雨之后，景气明净，颇闻山上有鼓吹声，即山都木客，为其舞唱。（出《十道记》）

上霄峰

补阙熊皎云。庐山有上霄峰者，去平地七千仞，上有石迹，云是夏禹治水之时，泊船之所。凿石为窍，以系缆焉。磨崖为碑，皆科斗文字，隐隐可见。则知大禹之功，与天地不朽矣。（出《玉堂闲话》）

麦积山

麦积山者，北跨清渭，南渐两当，五百里冈峦，麦积处其半。崛起一石块，高百万寻，望之团团，如民间积麦之状，故

有此名。其青云之半，峭壁之间，镌石成佛，万龕千室。虽自人力，疑其鬼功。隋文帝分葬神尼舍利函于东阁之下，石室之中，有庾信铭记，刊于岩中。古记云：“六国共修。自平地积薪，至于岩巅，从上镌凿其龕室佛像。功毕，旋旋折薪而下，然后梯空架险而上。其上有散花楼，七佛阁，金蹄银角犍儿。由西阁悬梯而上，其间千房万屋，缘空蹑虚，登之者不敢回顾。将及绝顶，有万菩萨堂，凿石而成。广若今之大殿。其雕梁画拱，绣栋云楣，并就石而成。万躯菩萨，列于一堂。自此室之上，更有一龕，谓之天堂，空中倚一独梯，攀缘而上。至此，则万中无一人敢登者，于此下顾，其群山皆如培楼。王仁裕时独能登之，仍题诗于天堂西壁上曰：“蹑尽悬空万仞梯，等闲身共白云齐。檐前下视群山小，堂上平分落日低。绝顶路危人少到，古岩松健鹤频栖。天边为要留名姓，拂石殷勤手自题。时前唐末辛未年，登此留题。”于今三十九载矣。（出《玉堂闲话》）

斗山观

汉乾祐中，翰林学士王仁裕云，兴元有斗山观，自平川内，耸起一山，四面悬绝，其上方于斗底，故号之。薜萝松桧，景象尤奇。上有唐公昉饮李八百仙酒，全家拔宅之迹。其宅基三亩许，陷为坑，此盖连地而上升也。仁裕辛巳岁，於斯为节度判官，尝以片板题诗于观曰：“霞衣欲举醉陶陶，不觉全家住绛霄。拔宅只知鸡犬在，上天谁信路歧遥。三清辽廓抛尘梦，八景云烟事早朝。为有故林苍柏健，露华凉叶锁金飙。”旧说云，斗山一洞，西去二千里，通于青城大面山，又与严真观并

相通。仁裕癸未年入蜀，因谒严真观，见斗山诗碑在焉。诘其道流，云，不知所来，说者无不惊奇之。（出《玉堂闲话》）

大竹路

兴元之南，有大竹路，通于巴州。其路则深溪峭岩，扞萝摸石，一上三日，而达于山顶。行人止宿，则以絙蔓系腰，萦树而寝。不然，则堕于深涧，若沈黄泉也。复登措大岭，盖有稍似平处，路人徐步而进，若儒之布武也。其绝顶谓之孤云两角，彼中谚云：“孤云两角，去天一握。”淮阴侯庙在焉。昔汉祖不用韩信，信遁归西楚。萧相国追之，及于兹山，故立庙貌。王仁裕尝佐褒梁师王思同，南伐巴人，往返登陟，亦留题于淮阴祠。诗曰：“一握寒天古木深，路人犹说汉淮阴，孤云不掩兴亡策，两角曾悬去住心。不是冕旒轻布素，岂劳丞相远追寻。当时若放还西楚，尺寸中华未可侵。”崎岖险峻之状。未可殫言。（出《玉堂闲话》）

溪

溪 毒

江南间有溪毒，疾发时，如重伤寒。识之者，取水笔管，内于鼻中，以指弹之三五下，即出墨血，良久疾愈。不然，即致卒矣。（出《录异记》）